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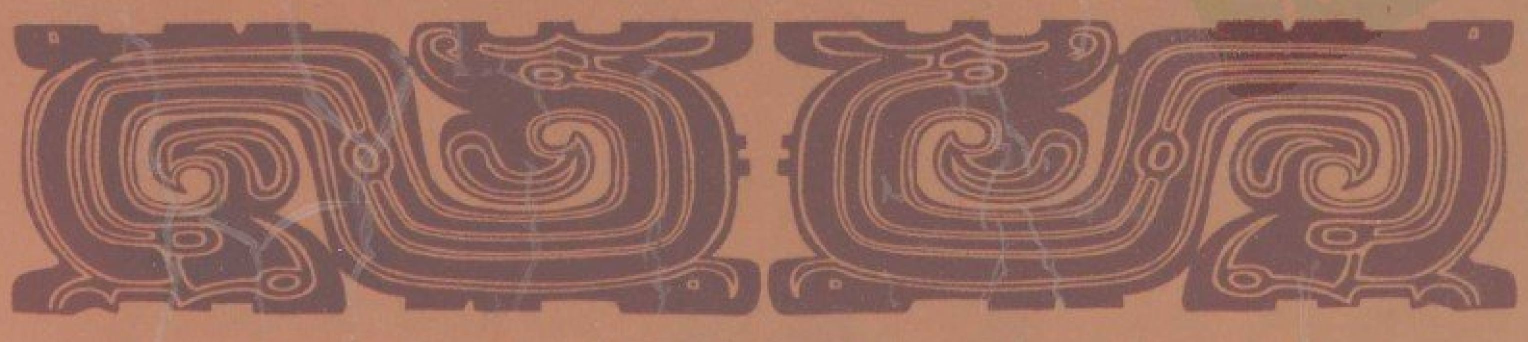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十一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十一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祀典源流譜卷第二之一

歷代崇祀

先師源流考

壬戌 周敬王四十有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公誄孔子曰尼父。

謹案、舊載哀公十七年立廟故宅、祀孔子、爲廟祀之始。而闕里文獻考乘云周末時、郎孔子所居之堂爲廟。今附注於此。

丙午 漢高帝十二年冬十一月、帝自淮南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此帝王祀孔子之始。○史記云、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戊寅 元帝永光元年、詔褒成侯霸以所食邑祀孔子。

此世爵奉祠之始。

辛酉 平帝元始元年夏六月、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此謚孔子之始。

己丑 光武帝建武五年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宏祠孔子。

初起大學、帝還視之。

己未 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令學校皆祀周公、孔子。

此學校祀孔子之始。○是歲春三月、臨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令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

壬申 十五年春三月、帝東巡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此弟子從祀之始。○漢春秋曰、帝升廟西向、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乃坐。

乙酉 章帝元和二年、帝東巡。春三月庚寅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賜賚有差。留祭器、陶質大尊一、銅質犧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謹案、漢五器今尚供闕里廟庭。國朝乾隆三十六年、高廟東巡、釋奠闕里、特降聖諭、前歲修葺太學告成、因念闕里廟堂設有犧象諸尊、爰擇鑴藏周範銅鼎尊等十事、陳之大成殿、用備禮器。茲臨幸曲阜、祇謁先師、闕祼所列各器、不過後漢時所造、且色澤亦不能甚古。惟茲昌平聖里、宜陳法物、以爲觀美。著倣太學之例、頒內府所藏姬朝銅器十事、備列廟庭、用愜從周素願。俟朕回鑾後、愼選郵發、交與衍聖公孔昭煥、世守勿替、以副朕則古稱先至意。欽此。後賚到周範銅器、木鼎、亞尊、犧尊、伯彝、冊卣、蟠夔敦、寶簠、夔鳳豆、饕餮甗、四足鬲各一、別以十干爲次。又圖冊一本、首御書器備從先四字、次序說、圖說。居祭恭陳殿庭、已事謹藏禮器庫。其漢時五器庋而不用。

甲子 安帝延光三年、帝東巡。春三月戊戌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壬辰　桓帝元嘉二年春三月、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

典主守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直。制曰可。

己酉　靈帝建寧二年春三月、魯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

戊午　光和元年、立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辛丑　昭烈帝章武元年魏文帝黃初二年。春正月、魏令魯郡修孔子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史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辛酉　帝禪延熙四年魏齊王芳正始二年。春二月、魏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此國學釋奠以顏子配享之始。○以講論語通故。其後五年講尚書通、七年講禮記通、並使太常以太牢釋奠辟雍如儀。

丁亥　晉武帝泰始三年冬十一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謹案、曲阜志還編於太始二年、有詔以顏子爲先師一條。

辛卯　七年、皇太子以太牢祀孔子。

此太子釋奠之始。○以講孝經通故。自是皇太子每通一經、必親釋奠于太學、而歷朝亦並舉其禮。

乙酉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亭四時祭孔子祠直、如太始故事。

乙未　成帝咸康元年春二月甲子、帝釋奠於國學。

此天子親祭國學之始。○以講詩經通故。

丁巳　穆帝升平元年春三月壬申、帝釋奠於中堂。

祠孔子、以顏子配。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權以中堂爲太學。

乙亥　孝武帝寧康三年、帝釋奠於中堂。

己丑　太元十四年冬十一月、勅修闕里孔子廟。

壬午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冬十二月丙申、詔修孔子廟、復學舍、召生徒。

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

乙酉　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皇太子釋奠、樂用登歌。

此釋奠用樂之始。

甲午　孝武帝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冬十月戊寅、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

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缺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乙丑　齊武帝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秋、詔釋奠先師、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此釋奠用舞之始。

己巳　七年魏太和十三年。春二月己丑、詔修孔子祀。

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邱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堂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茨草。今學校興立、實禀洪規。撫事懷人、彌將欽屬。可改築宗祐、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戊寅　明帝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三月戊申、詔修孔子祀。

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宏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元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嘆、而祧薦靡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因戚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牢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乙酉　梁武帝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夏六月庚戌、詔建孔子廟。

己丑　八年魏永平二年。秋九月、皇太子釋奠。

周捨以為先師在堂、皇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從之。

庚寅　九年、魏永平三年。帝視學。

丁丑　敬帝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春正月壬寅、詔修孔子祀。

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元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似續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一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乙巳　陳後主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冬十一月己未、詔建孔子廟。

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亡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愴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簡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

辛丑　魏道武帝天興四年晉隆安五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

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

丙寅　太武帝始光三年宋元嘉三年。春二月、詔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庚寅　太平眞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帝進至魯郡、使使者以太牢祠孔子。

戊申　獻文帝皇興二年、宋泰始四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祀孔子。

壬子　孝文帝延興二年宋泰豫元年。春二月乙巳、定祭孔子廟之制。

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己巳　太和十三年齊永明七年。秋七月、詔立孔子廟於京師。

壬申　十六年齊永明十年、春二月癸丑、詔改諡孔子曰文聖尼父、告諡于廟。

時並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主祀于中書省親行拜祭。○此有司祀廟之始、

乙亥　十九年齊建武二年。夏四月庚申、帝如魯城祠孔子。

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栽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辛丑　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普通二年。春三月庚午、帝詣國學祠孔子、以顏子配。

先是、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行禮。

甲寅　孝武帝永熙三年梁中大通六年。春二月丙子、帝釋奠於先師。

勅諸大臣講經。

庚午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梁大寶元年。夏六月、遣祭孔子。

制、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廟、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列軒縣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定春秋二仲致祭、月朔、祭酒以下拜孔揖顏、郡學于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每月而朝。○此春秋釋奠及朔日行禮之始。

庚子　周靜帝大象二年陳太建十二年。春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三月丁亥、追封孔子鄒國公。

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宏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旅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準

舊、幷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辛酉　隋文帝仁壽九年、制釋奠樂章。

制、國子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郡學以春秋仲月釋奠。奏誠夏、令存者惟登歌一章。辭曰、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鑒禮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無虧。○謹案、舊志有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一條、而闕里文獻考不載、今附注於此。

己卯　唐高祖皇帝武德二年、隋皇泰二年。夏六月戊戌、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

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濟生民。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甲申　七年春二月丁巳、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曰、釋奠之禮、致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缺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爲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親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戊子　太宗皇帝貞觀二年、詔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從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議。

庚寅　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丁酉　十一年秋七月、尊孔子爲宣父。

詔兗州作闕里孔子廟、給守林廟戶二十。命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祭祀冕服亦如之。

庚子　十四年春二月丁丑、觀釋奠於國學。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尋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丁未　二十一年、初以先儒配享孔子廟。

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可幷配享宣父廟堂。初、國學釋奠以儒官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博士爲亞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博士爲亞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主簿若尉爲亞終獻。州縣釋奠、既遣刺史縣令爲祭主、請準祭社稷、給明衣。國學祭以太牢、樂用軒縣、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司業爲亞終獻。州縣祭以少牢、無樂。詔從之。○此先儒配享及國學遣官釋奠、亦省以長官主祭之始。○謹案、唐初沿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等定雅樂、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貞觀中、協律郎張文收等奉詔考正律呂、叶其聲音。其用於釋奠者、降神奏永和、文武三成、送神一成、奠幣登歌奏肅和、入俎及徹豆奏雍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獨未詳酌獻樂、或亦如當時凡祭酌獻奏壽和、與迎神送神辭曰、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崇是極。奠幣辭曰、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庇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虞、王化茲首。儒風是宣。迎俎辭曰、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

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蘋蘩可薦。出入二舞辭曰、華集龜開、昭鑿烈、能蹈鳳峙、肅神威。尊儒敬業宏圖闢、緯武經文盛德施。武舞歌凱安辭曰、肯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業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丁巳 高宗皇帝顯慶二年、始定釋奠先聖、先師之制。

永徽中、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以下皆從祀。至是從太尉長孫無忌等議、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丙寅 乾封元年、帝過曲阜、贈孔子太師、祠以少牢。

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太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宏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咏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入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盛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燕殺荒蕪、餘基尚在、暨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型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蔭緒、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〇春二月己亥、遣司稼卿扶餘隆致祭、曰、惟神玉鈎陳璣、發開四肘之源、金璽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投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宜刪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奠。於是考三古、褒一言、刊典謨、定風化、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栗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夫。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晝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叟隸、徒有生芻之筵。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貢。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承繼千年、同此肩而為友、韋陳非奠、用旌無朽。梅嗜霞梁、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倘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

戊辰 總章元年春二月、皇太子釋奠、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表建闕里孔子廟碑。詔從之。

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顏曾之特、蔚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勸誘之方、奠斯為尚。顏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命崔行功撰孔子廟碑文。

庚午 咸亨元年夏五月、詔州縣皆修孔子廟。

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先師缺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有司速事營造。

庚寅 中宗皇帝嗣聖七年冬十月、封孔子為隆道公。

乙巳 神龍元年、詔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

壬子 睿宗皇帝太極元年春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帝親與孔子贊、以兗州近祠戶三十供灑掃。贈顏子太子太師、曾子太子太保。



帝製孔子贊曰、倚與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進、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己未　元宗皇帝開元七年冬十一月乙亥、定皇太子齒胄祀先聖儀如釋奠。

詔三獻皆用胄子。

庚申　八年、初定十哲配祀孔子廟。

從司業李元瓘言、詔十哲爲坐像、悉與祀。曾參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一賢於廟壁、帝自製顏子贊、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於壁。○此十哲配祀之始。

乙丑　十三年冬十一月丙申、帝詣孔子宅釋奠、遣禮部尙書蘇頲以太牢祭孔子墓。

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民之耳目。朕増封岱岳、迴鑾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咏。遐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尙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祠享、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

壬申　二十年秋九月、開元禮成、定州縣釋奠儀。

先是十一年、詔州縣釋奠用牲牢、屬縣用酒脯。十九年、停牲牢。至是定先聖先師籩豆八、簠簋二、俎三、準祭社稷。

甲戌　二十二年、詔撰釋奠樂章、樂用姑洗之均三成。

增三和爲十五和。釋奠用宣和。改迎神辭曰、通吳表聖、問老探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送神辭曰、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川如覩。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具奏。

戊寅　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勅鄉貢謁先師、著爲令。

己卯　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贈弟子公侯伯爵。

詔曰、宏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文明、光被華夏。時則異於古今、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諡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重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又詔曰、道可襃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參行

之。親授教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乃贈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晳哀郳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郜伯，曹卹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榮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邱伯，狄黑臨濟伯，邦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邱伯，公西蒧祝阿伯，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行冊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行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皆改冕服。其諸州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牲用太牢，樂宮縣，舞六佾。州縣則牲以少牢而無樂。○謹案：諸賢封爵，考新唐書及唐會要所載，除十哲外，祇六十七人，而杜氏通典則多衛伯蘧瑗、清河伯林放、潁伯陳亢、魯伯申棖、闕伯琴牢、南陵伯琴張六人，今附注於此。

庚辰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

遇大祀用中丁，州縣祭常上丁。

丙午 代宗皇帝大歷元年春二月，國學祠堂成，始釋奠，設宮縣。

壬辰 唐明宗長興三年，初定七十二賢祠饗，各陳酒脯。

以國子博士蔡同文奏，勅準郊祀錄，從祀位各陳脯醢。

戊申 漢高祖乾祐元年，改雅樂。

改唐十二和爲十二成，廢後增三和，而易宣和爲師雅，以祀孔子。

壬子 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六月朔乙酉，帝如曲阜，祠孔子，拜其墓。

帝謁孔子祠，將拜，從臣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其墓。命禁樵採，置所奠金花銀鑪十數事於廟。

乙卯 世宗顯德二年，詔營國子監。

己未 六年春正月，作律準，定大樂。

改十二順，去師雅，而奏禮順以釋奠孔子。其樂章與漢十二成，今幷佚。

戊寅 遼太祖神冊三年梁貞明四年。夏五月，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帝問侍臣：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事之，何先？皆以佛對。帝曰：佛非中國教。太子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帝大悅，即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庚子 道宗清寧六年宋嘉祐五年。夏六月，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庚申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春正月、帝視學、謁孔子。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孔、顏贊、書於座端。令羣臣分撰餘贊。釋奠用永安之樂。

帝製孔子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用兼判太常寺翰林學士賈黼言、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改十二順爲十二安。祭孔子用永安。然惟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止登歌而已。護案、三年春正月癸未及二月丙辰、連幸國子監。乾德元年春三月丁亥、幸國子監。終帝之世、凡三詣國學謁孔子廟。

辛酉　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

壬戌　三年、詔祭文宣王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

癸未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詔修闕里孔子廟。呂蒙正爲之記。

戊子　端拱元年秋八月庚辰、帝詣太學謁孔子。

庚寅　淳化元年、帝詣太學謁孔子。

甲午　五年冬十一月丙寅、帝詣太學謁孔子。

己亥　眞宗皇帝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帝詣太學謁孔子。

丙午　景德三年、令諸道修葺文宣王廟、禁不得殘毁。從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之請。

丁未　四年夏五月、詔兗州增孔子守塋二十戶。頒釋奠儀於天下。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一月戊午、帝至闕里謁孔子廟、加謚元聖文宣王。遂拜其墓。

帝封禪畢、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祠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欽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謹將朕意、仍付所司。帝謁廟、行酌獻禮、特展拜、令近臣分奠孔子父母及七十二弟子。遂詣叔梁父堂、又謁孔林。越三日辛酉、追謚孔子。詔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太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啟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元功侔於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德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歷、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考稽冊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初帝欲追封孔子爲帝、或曰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號而已。遣行吏部尚書、濟河郡開國公張齊賢祭告曰、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觴、用遵典禮、以充公顏子等配。又追封聖父聖母。詔曰、朕以祗陟岱宗、新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有自、亦錫美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燦典章。叔梁父可追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

祭告。追封聖配詔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願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飭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榮、垂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命有司以時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又命以御香一盒并銀鑪及親奠祭器、皆留於廟、授四十六代孫孔聖佑奉禮郎。聖佑及近屬賜出身者六人、仍賜孔氏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賜祭田百頃、勅藏經史及太宗皇帝御製御書於廟中書樓。初孔林有樹礙道、有司將翦伐、帝不許、降韓乘馬至墓設奠再拜、慰息墓左者久之。

己酉 二年春三月、頒曲阜廟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從上公制。

帝製孔子贊、命廷臣分撰顏子以下諸贊。

詔曰、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肩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盛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并錫其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元聖之名、冀廣嚴師之道、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爵賢、竝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伊彼先儒、皆傳聖道、咸加贈典、俾耀素風。仍命有宋分紀遺烈、式昏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贊成、命刻石國學及曲阜廟中。○帝製孔子贊序曰、若夫檢玉介邱、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宏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夏五月乙卯、詔追封孔子弟子。秋七月戊寅、又封左邱明等十九人爵。

封顏回兗國公、閔損琅邪公、冉耕東平公、冉雍下邳公、宰予臨淄公、端木賜黎陽公、冉求彭城公、仲由河內公、言偃丹陽公、卜商河東公、曾參瑕邱侯、顓孫師宛邱侯、澹臺滅明金鄉侯、宓不齊單父侯、原憲任城侯、公冶長高密侯、南宮适龔邱侯、公晳哀北海侯、曾點萊蕪侯、顏無繇曲阜侯、商瞿須昌侯、高柴共城侯、漆雕開平輿侯、公伯寮壽張侯、司馬耕楚邱侯、樊須益都侯、公西赤鉅野侯、有若平陰侯、巫馬施東阿侯、陳亢南頓侯、梁鱣千乘侯、顏辛陽穀侯、冉孺臨沂侯、冉季諸城侯、伯虔沭陽侯、公孫龍枝江侯、秦冉新息侯、秦祖鄄城侯、漆雕哆濮陽侯、顏高雷澤侯、漆雕徒父高苑侯、壤駟赤上邽侯、林放長山侯、商澤鄒平侯、石作蜀成紀侯、任不齊當陽侯、申棖文登侯、公良孺牟平侯、曹卹上蔡侯、奚容蒧濟陽侯、句井疆滏陽侯、申黨淄川侯、公祖句茲卽墨侯、榮旂猒次侯、縣成武城侯、左人郢南華侯、燕伋汧源侯、鄭國朐山侯、秦非華亭侯、施之常臨濮侯、顏噲濟陰侯、步叔乘博昌侯、顏之僕宛句侯、蘧瑗內黃侯、叔仲會博平侯、顏何堂邑侯、狄黑林慮侯、邽巽高堂侯、孔忠鄆城侯、公西輿如臨朐侯、公西蒧徐城侯、琴張頓邱侯。秋、又封左邱明瑕邱伯、公羊高臨淄伯、穀梁赤龔邱伯、伏勝乘氏伯、高堂生萊蕪伯、戴聖楚邱伯、毛萇樂壽伯、孔安國曲阜伯、劉向彭城伯、鄭衆中牟伯、杜子春緱氏伯、馬融扶風伯、盧植良鄉伯、鄭康成高密伯、服虔榮陽伯、賈逵岐陽伯、何休任城伯、王弼偃師伯、范甯新野伯、王肅生前已封蘭陵亭侯、加贈爲司空。杜預生前已封當陽侯、加贈爲司徒。

庚戌 三年、頒釋奠儀注及祭器圖於諸路。

宋沿唐制、國學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州則以刺史上佐博士、縣則以令丞簿尉。至是以判國

子監孫奭言、國學丁祭差太尉、太常、光祿卿充三獻官。

辛亥　四年夏五月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壬子　五年冬十二月壬申、改諡孔子曰至聖文宣王。

以國諱故。七年、從宰相王旦請、以先天節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甲子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秋八月己卯、帝詣太學謁孔子。

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退閱七十二賢贊、觀禮器。

壬申　明道元年秋八月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左邱明以下二十一人、悉以本品衣冠圖之。

甲戌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乙亥　二年、詔釋奠孔子廟用凝安九成之樂。

帝親製郊廟樂章、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分造羣祀樂章。文宣王廟迎神奏凝安、辭曰、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升殿降階、並奏同安、辭曰、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奠幣奏明安、辭曰、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兩獻奏成安、辭曰、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飲福奏綏安、辭曰、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凝安、辭曰、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肸蠁、退馭陵旋。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甲申　慶曆四年夏五月壬申、帝詣太學謁孔子。

仍再拜。

戊子　八年、詔齊國公像易以九章之服、於聖殿後立廟以祀。

辛丑　嘉祐六年春三月、頒御書宣聖廟額及大成殿榜於闕里孔子廟。

遣兗州通判田洵祭告孔子。文曰、惟王淵聖難名、誠明異宗。叢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敎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邇瞻牆仞、邈邈門扉。爰於飛染之殿、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惟降格、遂冀鑒觀。○謹案額三字以泥金篆之、榜三字爲飛白體。

壬子　神宗皇帝熙寧五年、罷貢舉人釋奠。

甲寅　七年定、學校釋奠、十哲從祀制。

甲子　元豐七年夏五月、增孟子配享。

六年、詔封孟子鄒國公。至是、從晉州教授陸長愈言、春秋釋奠以兗鄒二公並配。又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廟庭。令撰贊文。又詔修四孟釋菜儀。

辛未　哲宗皇帝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帝釋奠於太學。

一獻再拜。將兗國公配位酌獻樂奏成安、辭曰、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粟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壬午　徽宗皇帝崇寧元年春二月庚戌，詔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詔曰：孔子之道，萬世所尊。鯉與聞詩禮，爲堂從祀，歟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又詔曰：孔伋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秋八月甲戌，建外學於國南。

甲申　三年，詔名文宣王殿曰大成。

是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政和三年，又以其子雱從祀。後以楊時言，罷安石配享，猶列從祀。淳熙四年，詔黜雱。淳祐元年，帝以安石謂天命不足畏，三言爲萬世罪人，乃黜安石。

冬十一月甲戌，帝詣太學謁孔子。

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兗國公以下。

乙酉　四年秋八月，增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廟門立二十四戟，並同王者之制。

先是，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八年，新廟成，秩又舉開元制，乞增文宣王冕旒章服，禮官沿建隆及大中祥符之制，不允。當時所定先賢先儒冠服，悉依本朝郡國縣封爵制度。崇寧三年，以國子監丞趙子櫟言，詔易七十二子以周之冕服，而孔子仍舊。至是，國子監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詔從之。又頒祭服制度於州縣，皆以法服行禮。

頒祝文

文宣王位前祝文曰：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兗國公位前曰：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絕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常典，從祀配神，尚饗。鄒國公位前曰：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修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惟公生後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常典，從祀配神，尚饗。謹案祖庭廣記載：唐開元禮釋奠祝文，先聖位前與宋所頒辭同。惟至聖文宣王作先聖，宣父惟王作惟夫子、以兗國公鄒國公作以先師顏子，少異耳。先師位前祝曰：具官某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春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壺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今附注於此。

丁亥　大觀元年，定貢士入學釋菜之儀。

戊子　二年，詔繪子思子像，從祀於左邱明二十四賢之閒。

從通事郎侯孟請。

己丑　三年，大晟府釋奠樂成。

迎神奏凝安，辭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峩峩膠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



始升降奏同安、辭曰、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罍、陳茲芹藻。言升言旋、式崇盛斯教。奠幣奏明安、辭曰、於論鼓鐘、于茲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贍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秩秩、素王之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殺我無疆、與天為久。究國公辭曰、仁由三月、名高四科。容並而坐、時邈以歌。旅陳惟嘉、祗薦無顏。宣尼之侍、衛其誰過。鄒國公辭曰、踧踧周道、狂瀾倒泚、躬承辭闕、高倬禹功。世與降文、盛典推崇。濤錫嘉栗、式陳儀容。亞終獻、亦奏成安、辭曰、罍設於東、黃流其中。腆盡三挹、歌還一終。彼屯而窮、今泰而通。亨與斯文同、堯之風。送神奏凝安、辭曰、肅莊紳綏、吉錫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貺。後政和六年、頒降闕里、又闕里新志載宋時樂曲、內於升降奠幣各多一章、不知何時所更易、亦未識須於何年、附識於此。其升降辭曰、賢於唐虞、飛鷹粹英。玩成義易、刊定蔚經。宗周尊王、炎劉推明。時予命祀、登降惟誠。其奠幣辭曰、晨幾飛霜、聲初諧商。事先陳幣、恭宏承箱。由階載升、於位肅將。周旋無譁、如在洋洋。

庚寅　四年、詔封公夏首等十人侯爵。

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案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唐會要、開元禮、公夏首等十人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與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亢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

辛卯　政和元年夏六月、詔更定從祀封爵犯聖諱者曾參等八人。

太常寺言、孔子高弟子封爵與宣聖名同、失尊師之禮。乃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潁川侯、南宮适汝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邱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又詔稱縣名犯先聖諱者、悉改之。

甲午　四年、頒大成殿額於孔子廟。

乙未　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

封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

丙申　六年夏五月、頒正聲大樂器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

闕里始備大常制度。又詔四仲之月祭文宣禮畢、易常服詣聖父、聖母、聖配及泗水侯、沂水侯殿、各酌獻三奠、訖、而後徹樂。

己亥　宣和元年、立孔林石儀。

壬寅　四年春三月辛酉、帝詣太學謁孔子、親製像贊。

帝製孔子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立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戊午　高宗皇帝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夏六月，詔撥衢州官田奉先聖祀事。

時衍聖公孔玠從帝渡江，隔絕林廟。

庚申　十年金天眷三年。秋七月，詔京師釋奠文宣王爲大祀。

從王普請。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州縣仍爲中祀。

癸亥　十三年金皇統三年。秋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聖像。

甲子　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三月己巳，帝詣太學謁孔子，製先聖及七十二子贊，親書揭於大成殿及兩廡。

帝幸太學，止輦大成門外，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遣官分奠如常儀。○帝製孔子贊曰：大哉宣王，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喩。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丙寅　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夏仁宗人慶三年。夏，夏國尊孔子爲文宣帝。

先是夏主仁孝大慶五年，始建太學於國中，親釋奠。至是復尊孔子帝號。○從曹魏例，附祀正朔下。

丁酉　孝宗皇帝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詣太學謁孔子。

庚子　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詔依國學位數、爵號、姓名及祭器，頒於州縣。

乙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仍定文宣王爲中祀。

癸亥　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春三月戊戌，帝詣太學謁孔子。

乙未　理宗皇帝端平二年春正月甲寅，詔升子思子於十哲。

辛丑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廟庭。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製道統十三贊。

帝將祀太學，甲辰，降御札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乃封敦頤汝南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載郿伯。熹於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帝製孔子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旣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辛酉　景定二年蒙古世祖中統二年。春正月丁丑，皇太子禥釋奠。詔以張栻、呂祖謙從祀。

栻封華陽伯，祖謙封開封伯。

丁卯　度宗皇帝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以邵雍、司馬光從祀。戊申，帝詣太學舍菜。

雍封新安伯。

二月、封曾參郕國公、子思沂國公、與顏、孟並配享。升顓孫師十哲、與伯魚從祀。

詔曰、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書、丕闡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闕典。先皇帝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議、可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以聞。於是以曾思配享、升顓孫師十哲、封陳公。更封閔損爲費公、冉耕爲鄆公、冉雍爲薛公、宰予爲齊公、端木賜爲黎公、冉求爲徐公、仲由爲衛公、言偃爲吳公、卜商爲魏公。以伯魚從祀、列鄆城侯孔忠之次。

丁巳　金熙宗皇帝仍稱天會十五年、（宋紹興七年。）立孔子廟於上京。

辛酉　皇統元年（宋紹興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帝謁孔子廟。

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

甲午　世宗皇帝大定十四年、（宋淳熙元年。）定釋奠儀禮、行三獻、樂用登歌。增先聖冕十二旒、服十二章、顏子孟子冕九旒、服九章。

定釋奠樂章。

金初取汴、就用北宋樂。至是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而定樂曲以寧名。釋奠迎神奏來寧、辭曰、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疑旒、巍然聖典、斯文伊始、羣方所親。盥洗奏靜寧、辭曰、偉矣素王、風欲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惟良、爰修祀事、沃盥於庭、嚴禋禮備。升殿。奏肅寧、辭曰、巍乎聖師、道全德豐、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適追遺風、嚴祀中虔、登降有容。奠幣、初獻奏和寧、辭曰、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陳辭、斯文復振。降階奏安寧、辭曰、稟靈尼邱、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祇、酹爲告成、祇循典禮。兗國公酌獻、奏輯寧、辭曰、聖師之門、惟顏稱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鄒國公酌獻、奏泰寧、辭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世。亞終獻奏咸寧、辭曰、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送神奏來寧、辭曰、吉蠲爲儀、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褻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舉祀、太平極徽。

庚戌　章宗皇帝明昌元年（宋紹熙元年。）春三月、詔修闕里孔子廟。

帝曰、昔夫子設教洙泗、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今遺祠久不加葺、且隘陋不足以稱聖師居。乃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以修之。又令以捏塑易兩廡畫像。明年、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

壬子　三年（宋紹熙三年。）冬十一月丙子、詔臣庶迴避周公、孔子之名。

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並禁之。

癸丑　四年（宋紹熙四年。）秋八月丁未、帝釋奠孔子廟。

先期論宣徽院曰，明日親釋奠，有司議肅揖，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可備拜禮，朕將拜焉。釋奠日，帝北面再拜。

乙卯　六年宋慶元元年。　夏四月，闕里孔子廟成，定附名曰奎文，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

闕里始特頒樂章。迎神奏來寧，辭曰：「有功者祀，德厚流光。猗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宮對越，神其鑒饗。」盥洗奏靜寧，辭曰：「楚楚祀儀，昕微奠獻。爰清其持，以元拔帨。匪持之清，精誠是況。神之來思，是欽嘉降。」升降奏肅寧，辭曰：「衣冠趨足，元王之宗。春秋陳祀，元王之宮。清沫或潤，東山戎童。此封此祀，承承無窮。」奠幣奏溥寧，辭曰：「仰惟聖獻，宏賜命顯。祊燎設縣，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粢洗腆。崇報孔明，不墜敬典。」一酌獻奏德寧，正位辭曰：「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伸於萬世。王號尊榮，公封相繼。消辰之良，嚴潔以祭。」配位兗國公辭曰：「好學潛心，簞瓢樂內。貝體而微，我進人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鄒國公辭曰：「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堯舜，力排楊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為上公，宜茲配食。」亞獻、終獻辭曰：「法施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閑直，如聲破聵。栖遲衰周，光華昭代。儼然南面，門人列配。」送神奏歸寧，辭曰：「籩豆有嘉，威儀孔惠。三獻備舉，四方所視。神保是饗，永光闕里。神之聿歸，貽穀孫子。」

秋八月，命兗州節度使孫康以修廟成祭告孔子，立廟碑。

勅党懷英撰碑文。其祭文曰：「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禧。」

丁巳　承安二年宋慶元三年。　春，帝釋奠孔子廟，親製贊文，更加從祀封爵。

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勅先賢先儒舊封公者升為國公，侯者升國侯，郕伯以下皆封侯。

甲子　泰和四年宋嘉泰四年。　春二月癸丑，詔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乙丑　五年宋開禧元年。　春三月，諭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

謹案：曲阜志遍編於是年有秋八月帝釋奠孔子廟一條。

壬辰　哀宗皇帝天興元年宋紹定五年。　秋八月丁巳，帝釋奠孔子廟。

癸巳　蒙古太宗皇帝五年宋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　冬十二月，勅修孔子廟。

初，太祖平燕京，從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至是始勅修，其後八年三月復修。

丁酉　九年宋嘉熙元年。　詔衍聖公孔元措修闕里孔子廟，給復守廟一百戶。

復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

辛酉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宋開慶三年。　夏六月乙卯，詔宣聖

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

秋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

丁卯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春正月、勅修闕里孔子廟。

定首領官朔望謁孔子之禮。

夏五月丁亥、勅上都重建孔子廟。

癸酉元至元十年宋咸淳九年。定釋奠官服制。

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上言、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具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安。於是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公服、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

丙戌二十三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祀先聖。

甲午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時成宗即位、詔以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凡廟學書院、諸官員使臣軍馬不得侵擾褻瀆。其贍學土地、毋許侵奪、專以供祭祀、贍師生、修廟宇。

乙未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詔葺闕里林廟。

命郡縣祀三皇如孔子禮。

丁酉大德元年、定各官涖任謁廟制。

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爲令。

壬寅六年夏六月甲子、詔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京師舊無孔子廟、國學寓於他署、左丞相哈剌哈孫始奏建之。

丙午十年秋八月丁巳、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元取簫韶九成之義、樂名曰大成。其初時釋奠猶襲用金樂、至是令廷臣新撰釋奠樂章、而當時翰林乃全取宋大晟樂府擬撰未用之詞、錄而奏之、惟增撰鄒國公沂國公酌獻樂二章而已。餘雖撰擬而未經施用。其迎神奏凝安、辭曰、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又曰、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惟茲初丁、潔我盛粢、永言其道、萬世之師。又曰、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又曰、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盥洗及升降並奏同安、盥洗辭曰、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升降辭曰、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奠幣奏明安、辭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奉俎奏豐安、辭曰、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於忱、神之來暨。酌獻奏成安、正位辭曰、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兗國公辭曰、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鄒國公辭曰、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沂國公辭曰、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

載是崇。鄒國公辭曰、道之由興、於皇宣聖。維公之傳、人知趨正。與饗在堂、衍文斯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亞獻奏文安、辭曰、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棣祇、素王之風。芬兮斯牲、芳兮斯酒。殺我無疆、與天同久。終獻及分獻茲奏成安、終獻辭曰、百王宗師、生民物軌。噫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咸禮。分獻十哲辭曰、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備風光揭、輔世安仁。椒衆斯旨、蘭徵既陳。于酌于獻、福禱皆豫。從祀辭曰、饌然冠饌、崇然廟庭。百王承祀、祠辰惟丁。于生于酌、其從與享。申之樂歌、式昭師仰。飲福受胙、與盥洗同。徹豆奏娛安、辭曰、獲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奏凝安、辭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茲惟馨、神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聖登與盥洗同。其擬而未用之饌、迎神奏文明、曰、天縱之聖、集厥大成。擬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恩、景福來并。盥洗奏昭明、曰、神既寧止、有孚顒若。暑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封越在茲、數恭惟則。升殿降陟、並奏景明、曰、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播齊委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奠幣奏德明、曰、圭袞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苾、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咫斯文、纍神之祐。酌獻奏誠明、正位辭曰、惟聖鑒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頌斯牲。奉醴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兗國公辭曰、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與弗渝。鄒國公辭曰、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揚墨、以承三聖。遵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亞終獻竝奏靈明、曰、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樂、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送神奏慶明、曰、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斁益虔。文教茲首、膺風是宣。佑我○○○○○○。

丁未　十一年秋七月辛巳、制加孔子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

時武宗即位、制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秋七月丁卯、遣集賢學士王德淵、齋銀幣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傃往祀林廟、以兗國公、鄒國公配。

己酉　二年、制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辛亥　四年冬十月辛未、遣國子祭酒劉賡、齋銀幣雜綵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修禋類、徧于羣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謁闕里、侑茲饎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以兗國公、鄒國公配。○此登極遣告之始。先是、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方行禮、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

癸丑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夏六月甲申、詔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

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周敦頤等九人於南宋時已列從祀、元初猶沿金舊制、至是始與衡並詔從祀。）

丙辰　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孔子、以顏、曾、思、孟配享。

（是爲四配之始。先是宋咸淳三年、增配曾子、子思、元人未用其制。至是以御史中丞趙世延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乃詔從之。又封孟子父激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

己未　六年冬十二月壬戌、詔封周敦頤道國公。以蘧瑗從祀、封內黃侯。

庚申　七年、更頒祝文。

（文宣王位前曰、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茲率舊章、式陳明薦。尚冀格思、永昌文教。以兖國公、鄒國公配。尚饗。兖國公位前曰、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爲仁、萬世作則。推尊侑坐、尚冀格思。尚饗。鄒國公位前曰、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推尊侑坐、尚冀格思。尚饗。○謹案、是時已增郕國、沂國二公配享、舊志不聞更頒祝文。）

夏五月丁亥、遣祕書王存義齎金幣詣闕里、以太牢祭告孔子。

（時英宗即位、遣存義時、帝手以香加額授之。文曰、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崇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

癸亥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冬十一月、遣使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

（時泰定帝即位。）

己巳　文宗皇帝天曆二年春二月、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齎金幣、詣闕里祭告孔子。

庚午　至順元年秋閏七月戊申、詔封聖父啟聖王、聖母啟聖王太夫人、顏子兖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

（加封聖父聖母制曰、闕里有家、柔出神明之冑。尼山請禱、天啟聖人之生。朕聿覲人文、歎求往哲。雖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之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滄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躋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父可加封爲啟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爲啟聖王太夫人。封顏子制曰、朕惟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惡怒、不貳過、以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爲仁之教。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屬心聖學、將大新於風教、故特侈於褒嘉。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願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兖國復聖公。封曾子制曰、朕惟孔氏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卒闇一貫之道、是以友於

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遷者歟。朕恭仰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典，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與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郕國宗聖公。封子思制曰：昔曾子門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緒。精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之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加惠斯文為念。萬幾之暇，覽晤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啻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累行之懿，尚後於褒嘉。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能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遜命其承，茂隆丕績。可加封沂國述聖公。封孟子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殊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冬十月戊申，降璽書飭衍聖公崇奉孔子廟事。

十二月己酉，詔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位列七十子下。

辛未　二年秋八月甲寅，御製上都孔子廟碑。

壬申　三年春正月壬午，詔封聖配鄆國夫人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制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闕門而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鍾豆大族，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室。功言邈若於曩聞，儀範嚴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像，稱其命鼎之名。憶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二月辛丑，詔修闕里孔子廟。

夏五月，加封顏子父無繇杞國公，諡文裕；母姜氏杞國端獻夫人；妻戴氏兗國貞素夫人。

闕里廟增四配。

謹案：闕里文獻考禮類載闕里廟堂增為四配，始於元文宗至順五年。查至順改元止於三年，故附是年之末。

癸酉　順帝元統元年，命江浙省範銅造宣聖廟祭器。

凡百三十五事。○謹案：是條史載寧宗紀十月丙辰，蓋即至順三年也。

甲戌　二年，立闕里孔廟田宅碑。

歐陽元撰記。

乙亥　至元元年，遣翰林修撰王思誠詣闕里，以太牢祭告孔子。

己卯　五年秋八月，遣監察御史孔思立以太牢祭告孔子。

時闕里重修廟成，歐陽元撰碑祭文曰：伏以列聖右文，宮牆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思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幣，式陳明薦。

庚辰六年秋八月丁亥、遣翰林修撰周伯琦奉香酒詣闕里、致祭孔子。

帝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

壬午至正二年冬十月、遣集賢直學士郭孝基詣闕里、致祭孔子。

以十二月丁巳致祭。文曰、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明、用敬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禮。以兗國復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謹案、歷代遣祭闕里、皆欽頒祭文、獨此使臣自致辭、非故事也。

戊子八年夏四月乙亥、帝詣太學謁孔子。

立加封啟聖王碑。

命中書左丞相呂思誠爲文。

秋七月、遣授經郎董立奉香酒乾羊詣闕里、致祭孔子。

帝手香加額、致敬久之、以授立。

丙申十六年春二月、遣集賢直學士楊俊民詣闕里、致祭孔子。

壬寅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追謚朱熹父松曰靖獻、改封熹齊國公。

癸卯二十三年春二月、皇太子遣樞密院經歷魏元禮詣闕里、致祭孔子。

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二月、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復遣使詣闕里致祭。

諭使者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往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定釋奠制

每歲春秋上丁釋奠前祀一日、皇帝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傳制遣官。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牲用太牢、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

賜衍聖公田二千大頃。

分爲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供廟祭。

置林廟灑掃戶。

凡一百十五戶、在廟者百、在林者七、在書院者八。

己酉二年冬十二月、出內府香幣、遣衍聖公孔克堅歸祀孔子於闕里。

命通贊舍人張漢英爲副。帝諭克堅曰、先師孔子萬世帝王之師、爾先師子孫、祭必歆饗、宏致誠潔、以副朕懷。祭文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國、實居魯邦、聖德天成、繼述前王、治世之法、雖當時列國鼎時、其道未行、垂敎於後、以至於今。凡有國家、大有德焉。自漢之下、以神通祀海內、朕代前王、統率庶民、目書檢點、忽睹神之訓、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

庚戌　三年夏六月戊午、詔革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仍舊。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敎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合依古定制、凡嶽鎭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又命曲阜廟庭歲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供祀事。

辛亥　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

更定祭器、樂舞。

改入籩豆爲十籩豆、簠簋登鉶悉易以瓷、牲用熟。各置高案。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敎習之。

壬子　五年、詔罷孟子配享。尋復之。

帝覽孟子草芥寇讎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罷配享。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入諫、亦不之罪。踰年、帝尋悟、乃下詔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以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

癸丑　六年冬十一月、頒孔子廟樂章。

明初制中和韶樂、而釋奠猶用元大成登歌舊樂。至是始命詹同、樂韶鳳等、因元樂舊辭更製樂議。迎神送神徹饌曰咸和、奠幣曰寧和、初獻曰安和、亞終獻曰景和。迎神歌大哉宣聖、奠幣歌自生民來、初獻歌大哉聖王、亞獻與終獻同歌百王宗師、徹饌與飮福同歌犧象在前、送神與望瘞同歌有嚴學宮。蓋六章而九奏焉。○謹案世宗更正祀典、改樂章、內王字皆用師字。

甲寅　七年、頒樂器、祭服於闕里。

壬戌　十五年春三月、命郡縣通祀孔子。

帝諭禮臣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敎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其定釋奠禮儀、以聞。於是詔天下儒學每歲春秋仲月行釋奠禮。○洪武初、命祀止行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錢唐疏言、孔子垂敎萬世、天下共尊其敎、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刑部侍郎徐程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

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疏入皆不報。至是乃用其言。

夏五月、南京新建太學成、遣官以太牢祭告。

去塑像、設木主。

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將視學、詔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入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重。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帝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後又再拜。制曰可。乙丑、釋菜禮成、易服御彝倫堂、祭酒以下以次進講、宴賜有差。

甲子 十七年冬十二月、帝視學。

丁卯 二十年春、詔修闕里孔子廟。

諭工部侍郎秦逵曰、春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先師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祇、昭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

癸酉 二十六年春正月、頒大成樂於天下。

郡縣之學、於是始皆用樂。

丙子 二十九年春、帝詣國子監、釋菜於先師。

以董仲舒從祀、封江都伯、罷揚雄從祀。

從行人司楊砥言。成化二年以商輅言改封仲舒廣川伯。○謹案、元至順元年已詔仲舒從祀、而砥復請退雄進仲舒、豈明初從祀之典未循元制歟。

己卯 恭閔惠皇帝建文元年春三月、帝釋奠於孔子。

癸未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秋八月、建北京國子監新廟。

丙戌 四年春三月辛卯朔、帝釋奠於國學。

諭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祀孔子、御經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爾禮部擇日舉行。其合行禮儀詳議以聞。禮臣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帝曰、見先師孔子、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辛卯禮成、帝御彝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宴賜有差。帝親爲製文、立碑太學。

庚寅 八年、正文廟繪塑、衣冠令合古制。

辛卯 九年、遣行人雷迅修闕里孔子廟。

丙申 十四年、闕里孔子廟成、遣使祭告。

丁酉　十五年夏六月、立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文曰、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閒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丕法成憲、尙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並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地爲厚、惟道與參、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敎序有彝、遵於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怠。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鍠鍠、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左我大明、於斯萬年。○謹案、唐宋以來闕里碑文俱係臣工奉勅撰文、至帝王御製立碑、實自此始。

丙午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二月、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聖、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予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二月乙亥成禮。時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均用太牢。○謹案、曲阜志是年之前、有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二月遣戶部侍郞李昶詣闕里祭告孔子廟一條。

戊申　三年、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

從四川萬縣訓導李譯言。

乙卯　十年、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謹案、闕里文獻考作正統八年、以湖廣慈利教諭蔣明請吳澄從祀、大學士楊士奇等復以爲言、乃追封澄臨川郡公從祀。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遣國子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孔子。

丁巳　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從大學士楊士奇言。

戊午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時有繪佛老夫子三像名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疏言之、勅部通行禁革。

三氏學教授裴偘請正四配之父位次、從之。

偘疏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兄叔梁父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晳仍封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下禮部行之、仍議加封伯魚、子晳封號。○此四配之父配享啟聖王之始。其天下文廟於嘉靖九年始行更正。

甲子　九年春三月辛亥、帝釋菜於孔子。

時太學新成、帝詣學釋菜、御彝倫堂、命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坐講、宴賚如故事。

庚午　代宗景皇帝景泰元年春閏正月、遣翰林侍講吳節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高德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

辛未　二年春二月辛未、帝詣國學謁孔子。

先期命行人召取衍聖公率三氏子孫入京觀禮、遂定爲令。帝祭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蕭鎡、司業趙琬講書、禮成、宴賜有差。

壬申　三年、官顏孟子孫一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承祀。

顏子後希惠、孟子後希文。○此先賢後裔置博士之始。

乙亥　六年春二月、增兩廡祭品。

秋九月壬寅、詔以周敦頤後冕、程頤後克仁、朱熹後梴並爲世襲五經博士。

梴朱子後居閩者。

丁丑　八年　英宗天順元年。夏四月、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孔子。

冬十二月、奉安先師及四配像於文淵閣。

像皆銅範金飾、大學士入閣辦事、先拜之。

甲申　天順八年秋七月、遣官詣曲阜祭孔林。

時憲宗即位。

部重修闕里孔子廟。

乙酉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帝釋奠於孔子。

始設牲用樂、命衍聖公孔宏緒分獻沂國公。禮成、宴賚如故事。

遣吏部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王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玆予嗣位之初、景仰維深、特申祭告、永資聖化、翊我皇猷。

丙戌　二年、改封胡安國、蔡沉、眞德秀伯爵。

先是元至正二十二年、封楊時吳國公、李侗越國公、胡安國楚國公、蔡沉建國公、眞德秀福國公、俱贈太師。至是以安國等三人已從祀、乃改封安國建寧伯、蔡沉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

戊子　四年夏六月、立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文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岌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卽遣官致祭、爲一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爲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旣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敎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事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丙申　十二年、詔增孔子廟籩豆爲十二、樂舞入佾。

從祭酒周洪謨請。先是、洪謨請加孔子美謚、或封帝號、或易大成至聖爲聖神廣運、旣用天子冠服、亦當用天子禮樂。增籩豆爲十二、舞佾爲八。下禮部議、尚書鄒幹等言、聖神廣運、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出於孟子、中庸。塑像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之舊、非本朝之制、且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仍舊爲宜。旣而洪謨又言、自古帝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當革。太祖高皇帝正祀典、革百神封號、惟孔子仍存舊封、天下郡縣皆有三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孔子塑像惟南京太學易神主、外餘悉仍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者爲本朝制、所因者非本朝制乎。又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今冕服旣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若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必見非笑。乞勅內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集議、首正其封號、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次增其器數爲十二籩豆、舞入佾、則禮不僭

樂不缺，可以格神靈，厚風化，補前代缺略之典，備
聖朝尊崇之制，誠爲便益。於是詔增籩豆爲十二，
樂用八佾。○謹案：宋紹興十年，從王普請，京師釋
奠文宣王爲大祀，已增十二籩豆，其後改於慶元。
劉宋元嘉間，從裴松之議，釋奠用八佾之舞，旋以
郊樂未具，權奏登歌。歷代尊崇先師，至是始備禮
樂之制。洪、漢所請，誠萬古不易之論也。惜嘉靖惑
於張璁邪說，仍將器數減損，考禮者不無遺憾焉。

丁酉　十三年，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
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空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
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
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
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
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

庚子　十六年春二月辛酉，詔所在過孔門者皆下馬。

戊申　孝宗敬皇帝宏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
闕里，祭告孔子。

文與宣德元年同。

春三月癸酉，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用吏部尚書王恕言，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
爲分奠，命衍聖公孔宏泰分奠兗國公，祭畢，御彝
倫堂，命講官進講。

乙卯　八年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庭。

從大學士徐溥等建言，追封時將樂伯，從祀，列司
馬光之次。○謹案：文獻考作九年，或誤作正統十
三年，茲從本紀。

丙辰　九年春二月，增祭文廟樂器人數。

太常卿言：天子樂舞用七十二人，而先師樂舞舊
祇四十六名，於天子之樂有所未合，應增二十六
名，庶禮備樂全，爲萬世之盛典。
禮官議允，增益並令天下照行。

己未　十二年夏六月甲辰夜，闕里孔子廟災。

六月十六日夜子時，雷雨交作，火從宣聖家廟東
北角上起，延燒殿廡各房一百二十三間。巡撫何
鑑具奏，奉
旨報聞。

浙江道監察御史余濂奏請修孔子廟。

秋七月，遣太常寺少卿李傑詣闕里，慰祭孔子。

文曰：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
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弔。肆維
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
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

甲子　十七年春正月，闕里孔子廟成。

巡撫徐源言：臣等欽依事理，委官專修孔子廟，照
依原議規制，改造奎文閣七間，於毓粹、觀德二門
外，另建快覩、仰高二門，各三間，大門、大中門各五
間。大成殿九間，寢殿七間，大成門、家廟、啓聖廟、啓
聖殿、金絲詩禮堂各五間，兩廡連廊共一百間，啓
聖寢殿三間，神廚二十四間，庫房九間，碑亭二座，
衍聖公齋宿房十二間，奎文閣大門、中門、左右門
下至街道坊牌，無不完整。規模壯麗，工藝精緻，足
稱瞻仰。凡用過銀十
五萬二千六百餘兩。

夏閏四月，遣大學士李東陽詣闕里，祭告孔子。

勅曰：比因闕里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
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所宗，

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祀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東陽承命，奉香祝詣闕里，是月丁亥，祭告孔子。文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寶警予衷。爰勅有司，命工重建，越暨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

立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文曰：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居天下者，曰堯、曰舜、禹、湯、文、武，已行之迹，竝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眞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迅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轍，暨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宏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並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政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宏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丙寅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二月，遣光祿寺卿楊潭詣闕里，祭告孔子。

三月甲申，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命衍聖公孔聞韶分奠沂國公。聞韶以禫服辭，乃命吏部侍郎梁儲代。

夏六月，命南宗孔彥繩爲世襲五經博士，奉衢州孔子廟祀。

丁卯　二年冬十一月，命衍聖公次子孔聞禮爲世襲五經博士，主子思子中庸書院祀。

癸酉　八年春正月，遣山東巡撫趙璜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既平，儀文斯舉。聿嚴祀事，爰飭有司，灑掃汙萊，修葺損壞，式還舊制，仰慰明神。尚祈鑒歆，永祐邦國。

辛巳　十六年，詔改建孔子家廟之在衢者。



壬午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三月、遣吏部尙書石珤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與成化元年同。

甲寅、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帝至櫺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御彝倫堂、命講官進講。

癸未　二年、詔以朱熹後聖爲世襲五經博士。

聖、朱子後居徽者。

庚寅　九年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時大學士張璁方以議禮得進、乃緣帝意妄更孔廟祀儀、謂孔子不當王封、不當設像、籩豆樂舞之數俱宜減損。下禮部議、翰林編修張充、徐階、給事中王汝梅等極言其不可、帝皆指爲謬論。而御史黎貢等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聖祖登極、追崇德懿熙仁四祖、皆爲皇帝、是亦周人推本之意。不以位論也。至臣子如徐達等、身沒之後追胥爲王、或及其祖考、是皆未有王號、沒而追尊之也。且初正祀典、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存焉。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雖擬諸天、似不爲過、况其未也。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減籩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夫有王號而後享王祀、居王居。若云先師、則如高堂生、毛公、伏生之流、非惟八佾十二籩豆爲僭、六佾十籩豆亦爲僭矣。非惟像當毀、複屋重簷亦當毀矣。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眞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言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而羅從彥之論、謂襲其舊可也、帝王亦可也。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邵雍謂仲尼以萬世爲土。邵伯溫謂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周洪謨亦謂以孔子周人、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陪臣、非崇德報功之意。其謂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採羣言、務求至當、上不失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不致體意軒輊、臣等幸甚。疏上、帝怒其指斥、追尊事下法司、按治褫職爲民。於是禮部會議、孔子享祭學宮、本緣尊以先師之故。自唐加王號、而先師之名遂誤。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義已備。今宜令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題稱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去公侯伯爵、依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國子監責祭酒等官、學校責提學等、盡行屏撤、以別釋氏之教。春秋祭祀遵舊制、國學用十籩豆、天下八籩豆、以別郊廟之祀。樂舞止用六佾。凡學別立啓聖祠、中祀叔梁、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兩廡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祭祀與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祀兩廡。國學以祭酒主祭、南京則以司業。從祀申黨即申棖、宜存申棖、去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宜如所論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七人、俱宜如所論各祀於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俱宜如所論增入從祀。奏上、詔悉如議。已又以行人薛侃言、增陸九淵從祀。

帝親製文、遣官祭告孔子。

文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

道立教、詩人肆我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躬昧之人，仰遵祖憲，去前元褻慢之偶像，如祖制尊崇之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人於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蚤闢，而無負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傳道之至情。予實有望焉，惟先師覺之。

初祀聖師於文華殿。

其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南面，周公、孔子東西相向。經筵前一日，帝親致祭，服皮弁，行釋奠禮。朔望具酒果，帝服黃袍行禮。閣遣輔臣及大臣代。○謹案、國朝致祭傳心殿之禮，即沿其制，以伏羲、神農、黃帝為皇師，堯、舜為帝師，禹、湯、文、武為王師，均南向，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東西向。皇帝御經筵，親詣致祭，行二跪六拜禮。遣官祇告行三跪九叩禮，朔望太常寺卿上香行禮。祝文曰：兩儀既闢，開治統道統之原；千聖同歸，建作君作師之極。自上古鴻濛而降，迄一中授受以來，五帝開天，乘時而迭運；三王治世，異尚而同功。制作大備於元公，刪述集成於宣聖。纘修明之後，仰溯傳心，綜道法之詳，編羅典學，羹牆如見，會列聖於一堂；俎豆用馨，紹斯文於萬禩。惟啓承之永賴，冀陟降之匪遙。肅薦明禋，伏祈歆格。

辛卯 十年，國子監啓聖祠成。

癸巳 十二年，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命衍聖公孔聞韶分奠亞聖孟子。祭畢，御彝倫堂，命講官進講。

乙未 十四年，詔以孔承寅世襲國子學正，奉儀封孔子廟祀。

己亥 十八年春二月，以曾子後質粹世襲五經博士。

丁卯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秋八月癸未，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命衍聖公孔尚賢分奠，加賜尚賢羊酒鈔錠，又賜觀禮族長孔諛冠帶。

九月，遣尚寶寺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追惟先師，道兼群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

辛未 五年冬十一月，以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壬申 六年冬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子廟庭。

謹案、文獻考作萬歷四十七年從福建巡撫丁繼宗請。

癸酉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夏四月，遣尚寶寺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與隆慶元年同。

丙子 四年秋八月壬戌，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命衍聖公孔尚賢分奠。尚賢以祖母服辭，更命協理京營尚書劉應節代。祭畢，帝御彝倫堂，命講官進講。

甲申 十二年、以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子廟庭。

從大學士申時行等言。

乙未 二十三年、詔以宋儒周敦頤之父輔成從祀啓聖祠。

定春秋上丁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先師及配位、以翰林國子監官分獻十哲兩廡。

庚子 二十八年、詔兩京國學先師廟、用綠琉璃瓦。

從司業傅新德請。

丙申 四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畢懋康疏請正孔氏從祀賢儒稱號。

懋康請修曲阜孔子廟、因附奏曰、子思之不稱孔子、避先聖也。今西廡如忠、如安國、乃俱稱曰孔子、不幾冒先聖之稱乎。改忠爲先賢子蔑子、安國爲先儒子國子、皆以字行、似爲妥當。又請正孟廟位號及從祀之人。疏入報聞。

辛酉 熹宗悊皇帝天啓元年秋七月、遣順天府丞姚士愼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尙資神化、永祚皇明。

壬戌 二年、詔以張載後文運爲世襲五經博士。

甲子 四年春三月甲寅、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觀禮族人有職者予冠帶、生員送監讀書、著爲例。

戊辰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夏五月、遣太僕寺少卿郭興言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與隆慶元年同。

己巳 二年春正月丙子、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祭畢、御彝倫堂、命講官進講。

庚午 三年、詔以程顥後接道爲世襲五經博士。

顥之嫡裔無可考、河南巡撫李日宣請以頤之後名接道者繼顥爲嗣、予以世爵、使奉祠廟。詔從之。

以邵雍後繼祖爲世襲五經博士、

從河南巡按吳甡請。

壬申 五年春三月癸卯、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辛巳 十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時重建太學成、命衍聖公孔衍植分奠宗聖曾子。祭畢、御彝倫堂、命講官進講。有旨詔舉典禮、定爲三年一舉行。諭禮部曰、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其中傳注引證、惟宋儒周子、二程子、朱子、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於宋、而周程張朱子大有功於聖門也。今與周秦漢唐諸儒並稱先儒、竊爲不安。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著禮部、翰林院、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議。

壬午 十五年，詔以左邱明及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上。

癸未 十六年，詔以仲子後子陞世襲五經博士。

典禮譜卷第二之一終

祀典源流譜卷第二之二

丙子

國朝

太宗文皇帝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釋奠於先師、以四子配。

謹按、高宗純皇帝御製盛京文廟詩並序。

我太宗文皇帝初定大業、即尊儒重道、釋奠孔子、以四子配。並立文館、譯書史於翔鳳閣、賁肇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辟雍時尚屬棫樸過魯室傳祀太牢。更步故宮翔鳳閣、彬彬翠彥想分曹。

庚辰 五年、

甲申 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優渥聖裔之制。

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言、臣出都之日、恭陳平定山東十三要策、內以先師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敕官崇祀、復衍聖公幷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今曲阜地方久已歸順、而未聞舉行。伏念古來啓運之主、皆重崇祀之禮、謹再詳列歷朝恩例以備采用。考孔子嫡孫、歷代封爵不一、至宋仁宗定封爲衍聖公。明始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列文臣班首。其長子年至十五授二品服色、崇禎中特加玉帶、以明承爵之貴。次子年十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三子授世襲太常寺博士、主沒上聖澤書院祀。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曲阜知縣獨爲孔氏世襲者、明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衍聖公保舉孔氏中賢能者任之、後改考選廩膳生德行兼優者、奏授此職。五年任滿、依例歷俸。四氏學獨用學錄者、蓋以比陸國學、亦謂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尼山爲孔子發祥之地、洙泗寶先聖闡教之方、各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皆由衍聖公於弟姪族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奏授此職。衍聖公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差遣。俱由衍聖公選舉堪用人等、咨部銓用。孔廟祀田、歷代各有賜撥。明洪武二年特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載在闕里志中。而五屯佃戶、則洪武二年撥民閒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灑丁二千、每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糧以供本廟祭祀支用。一應差役、俱行蠲免。孔廟戶丁亦洪武二年撥民閒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供本廟灑埽。至今十存一二、役使無人、固不可不加之意也。又孔廟每年祭祀樂用六佾、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俊秀以充斯役、與廩膳生員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二丁、以供往返盤費。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氏祭祀、俱在本廟引贊、額設六十名、於本縣俊秀子弟選充、優免一如樂舞。以上各條、皆天下仰爲盛德、後世傳爲美治者也。疏奏、俱允行。

定月朔及進士釋褐釋菜禮、月望行香儀。

乙酉 二年春正月、

詔尊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言、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曰大成、曰至聖、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毋乾坤之義未備乎。又諡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遺諡號、然則古

今之英君誼辟，止曰某君某王，而去聖神文武之盛、可乎。惟稱曰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庶至德隆名、

昭代倍為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疏下禮臣議，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又言：李若琳所請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至佾舞益而八，籩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然既素王奉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位限，況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禮樂，誰曰不宜。大成殿額，更為先師廟，意存儉朴，匪由舊章。幾令峻極之宮，不得與梵寺琳宮比美，紳衿之士入駿奔而出瞻仰，能不色沮心惡乎。夫廟者統祠殿，則棲身之所也。譬之堂廡室寢，各有其處，安得淆之。故大成殿之名不可不復。又請宋范仲淹從祀。於是併下其章，博議議

上。奉

世祖章皇帝聖旨，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遵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

辛卯八年夏四月，

遣右副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格思，尚冀鑒饗。

壬辰九年秋九月辛卯，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行三獻兩跪六叩頭禮。先期，行取衍聖公及五氏博士並族人赴京觀禮，著為令。

丁酉十四年，

定文廟尊稱曰至聖先師孔子。

親祭先師於弘德殿。

是年行經筵禮，以文華殿未成，暫於弘德殿設位致祭。

庚子十七年，重修太學告成，

親釋奠於先師。

儀如九年。

戊申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夏四月，遣光祿寺卿楊永甯詣闕里，

祭告孔子。

文與順治八年同。

己酉八年夏四月丁丑，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如順治九年故事。

乙卯十四年冬十二月，

冊立皇太子，遣宗人府府丞馬汝驥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道法，用臻治安。朕奉

天眷命，紹纘丕基，懋建元儲，以崇國本。景行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

辛酉二十年，吳逆削平，冬十二月，

遣右副都御史宋文運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德侔天地、教範古今、歷代帝王咸宗道法、用泰治安。朕奉天眷命、紹纘丕基、翦除兇殘、乂安海宇。告功至聖、肅舉明禋。茲遣專官虔申殷薦。伏惟鑒格、尚冀居歆。

甲子二十三年秋九月、聖駕東巡岱宗、遂幸江南。冬十一月戊寅、還詣闕里。己卯、親釋奠於先師。

祭文曰、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永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御鴻圖、緬懷至道。憲章往哲、矩矱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六籍。居今稽古、期雍化於萬方。緊惟典訓之功、實睹乂安之效。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爰來闕里。臯堂至止、恍聞絲竹之聲。舊寢徘徊、喜動宮牆之色。車服禮器、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夐矣千秋盛蹟。愾明靈之儼在、文治遐昌。肅禋祀以惟虔、精忱庶格。

時禮官議儀注、兩跪六拜如釋奠太學儀、不用樂。奉旨導禮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用樂。命內閣學士廡爾圖、翰林院學士常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孫果、翰林院掌院學士孫在豐、內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瑪泰、太僕寺少卿楊舒、欽天監監正安泰、分獻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巡撫張鵬率司道府等、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博士及族人等、皆陪位。

遣國子監祭酒阿瑚祭告啓聖祠。

文曰、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瓌瑋、勇力聞於魯國、皆道德所發皇。政事紀於郰邦、悉文章所宜著。篤生聖子、代為帝師。寰宇崇蕆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傳。茲値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教澤、孰非厚德燕詒。垂七十世之孫謀、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慶之無疆。牲醴式陳、尚其歆格。

祭畢、御詩禮堂講筵、諸臣皆從聽講。班既定、特旨兗州府知府張鵬翮為官清正、亦准聽講。監生孔尚任進講聖經首節、舉人孔尚鉝進講易繫辭首節。畢、

勅大學士王熙宣諭衍聖公孔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

頒御書萬世師表額。

上諭曰、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先聖遺蹟、著衍聖公孔毓圻、山東巡撫張鵬翮、北道孔興洪、講書官孔尚任、孔尚鉝引駕。

上復至大成殿、召孔氏子孫入。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

覽先聖手植檜、御製古檜賦、又賦詩一章。

覽

漢元嘉始置百石卒史碑。尚任奏、百石卒史即今守廟百
戶官。毓圻因奏請與典籍等官一體題授。
詔許之。登詩禮堂、以
御製過闕里詩賜毓圻等。詩曰、鑾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
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統唐虞接、儒
風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冠裳。
駕詣孔林、謁先聖墓。
行一跪三叩頭禮。酹酒畢、　覽林中古蹟、徘徊久之。
問林周幾許、毓圻具以對。尋以開擴請、得
旨報可。　賜衍聖公以下恩賚有差。是日　回鑾、
駐蹕兗州府。庚辰　遣恭親王長甯、禮部尚書介山
祭告周公廟。明年、以東野沛然爲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授給周公廟祭田五十頃。
丙寅二十五年、文華殿告成、設孔子神位於傳心殿。
丁卯二十六年、立
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乾坤之
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
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貿乎尚矣。孔子生周
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
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歸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
賢哲紹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閒嘗誦習詩書之
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
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
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
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
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栝、儀型在望、僾乎至
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啟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
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於石、彰
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
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
文術禮約。鳳衰雖歎、麟德感祥。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
崇儒、少牢用享。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泝彼東方。
音徽云邈、道德彌光。鬱鬱聖林、峩峩祠殿。企慕安窮、羹牆
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仰懿軌、終古式欽。
立
御製孔子贊碑。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
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
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

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贊曰。

淸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勖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周公孟子廟碑。

周公廟碑文曰。世運代嬗。隔越千載。則必有神哲挺生其間。以承大統。以作名世。惟公體上聖之質。紹祖考之德。孝友篤仁。左右寧王。厥勳爛矣。及乎負扆。能以勤勞寅恭悖大忠信之道。翼贊其君。太和洽而頌聲作焉。夫功莫大於致治綏邦。業莫隆於制禮作樂。公身兼數器。開物成務。其麗鴻爾爍之烈。旣已載於詩書。志諸史冊。至於繫爻辭。定官禮。撰爾雅。出言爲經。又何博與。雖窮也。昔孟子論列古帝王。至於公。曰兼三王。施四事。而韓愈亦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公。蓋道統之傳如此。豈俾以治理之彰彰者歟。逖想風徽。官公遺嗣。俾昭世澤於無窮。旣命有司新公廟貌。希慕之餘。勒石頌德。而繫之以詩。詩曰。邃古民樸。混混茫茫。列聖經綸。肇軒迄商。敍厥倫紀。賁以采章。公監二代。揆時立制。有因有除。禮明樂備。體國經野。成理萬彙。集武之勳。紹文以孝。代成誠民。並孔立教。爲子爲臣。是則是效。宗邦綿歷。忠厚所貽。貞珉載鐫。作頌致思。鳧嶧同時。僾僟爲期。

孟子廟碑文曰。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於泯滅。卒之晦而復明。歷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浸假及於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於嬴時。子與氏起而闢之。於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孝由仁義。斯道之傳。至於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闢洛之儒。咸尊爲正學之宗傳。烏虖盛已夫。洪水之禍。止於人身已爾。楊墨之禍。隱然直中於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於後。後之人雖欲從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於石。俾揭於鄒之祠。其文曰。尼聖旣往。敻矣音徽。後百餘歲。聖緒浸微。尚異賢樂。傍聖競嫣。陷溺之禍。闢於昏塗。惟子與氏。距詖放淫。以永先聖。以正人心。述堯稱舜。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蒙。萬物往偵。我誦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禮。闡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過禹稷。德參孔顏。刻石兹文於祠之下。誦烈揚休。用告來者。

二十七年戊辰冬十二月、遣內閣學士彭孫遹詣闕里、祭告孔子。恭奉孝莊文皇后升祔禮成。

二十八年己巳、立御製四配贊碑。

顏子贊曰、聖道蚤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成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曰、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二十九年庚午、立文廟下馬碑。

詔修闕里孔子廟。先是、衍聖公孔毓圻疏請重修祖廟、格於部議。奉特旨、闕里聖廟、崇奉先師、萬代瞻仰。今既日漸毀敝、理宜修葺。著差工部內務府官員前往確估。乃命內務府廣儲司郎中皂保、工部虞衡司郎中阿爾稗監修、於明年夏四月興工。

博士孔毓埏請建子思子專祠、許之。毓埏請照顏曾孟廟之例、建子思子專祠。疏奏、允行。倣照三廟規制、春秋致祭、載入祀典。後以毓埏病卒、不果修。

三十二年癸酉秋八月、闕里孔子廟成。

冬十月、遣皇三子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朕惟道統與治統相維、作君與作師並重。先師孔子德由天縱、學集大成、綜千聖之心傳、爲萬世之師表。故廟久遠、垂於無窮。朕御宇以來、立綱陳紀、彰教敷治、咸奉至聖爲法程。凡典禮追崇、竭誠致敬。自京師下逮郡邑、辟雍泮水、建廟釋奠、罔不修舉。況茲闕里、乃聖人鍾毓之鄉、車服禮器於斯藏守。頃者東巡展拜之餘、仰觀廟貌、因多歷年所、漸有頹敝、深廑於衷。用是命官董理、重加修葺、棟宇維新、以安聖靈。茲當告成、特遣皇子允祉致祭、俎豆肅陳、恍乎接至聖之音容、以將朕儼恪欽崇之至意。陟降在茲、尚祈歆享。詔皇四子、皇八子陪祀、祭畢、詣孔林祭酒。謹按、是役凡修大成等殿五十四間、大成等門六十一間、兩廡八十八間、櫺星門一、牌坊二、用帑銀八萬六千五百兩有奇。

三十四年乙亥冬十二月、

遣通政使吳涵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道隆參贊、德冠古今。集聖哲之大成、樹人倫之極則。朕欽崇至教、勤恤民依、永期殷阜。邇年以來、郡縣水旱聞告、年穀歉登、蚤夜孜孜、深切軫念。用是專官秩祀、為民祈福。冀靈爽之默贊、溥樂利於羣生。尚鑒精忱、俯垂歆格。

丙子三十五年、平定厄魯特噶爾丹、遣官祭告太學、頒御製碑於各學。

丁丑三十六年秋七月、

遣翰林侍講學士史夔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為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乂烝生、遠邇中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厥役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宏張撻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凶渠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塵、咸安生業。惟是至聖先師默相啟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祇告成功、伏惟昭鑒。

己卯三十八年、立

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啟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衆理於一貫、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睹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圮。用是惄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今古。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之意。而況廟庭之地、尤為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允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倍增嚴翼、尚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歟。因勒貞石、系以辭曰、

麟書啟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懸七曜、海納百川。纍巡東魯、臨河登岱。巍巍尼山、奕奕斯在。虔恭

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教澤閎深。洙泗之陽、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安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之居、永以觀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

庚辰 三十九年、以閔子後衍榧、端木子後謙爲世襲五經博士。

辛巳 四十年、

賜衍聖公幸魯盛典序。

御製序文曰、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奧。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明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測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恆慮涼薄、未克祇承。用是夙夜寅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樓至道、涵泳六經、覽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涂泰岱、涉泗沂、遂過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爲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辭、手寫以樹之貞石、務用尊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懷孌哲、嚮躅前賢、猶思睹其物、采按其居處。況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輿乘彝牆、儼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彷彿金石絲竹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暇、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纂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卽凡巾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癸未 四十二年春三月、

遣詹事徐秉義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

聖祖仁皇帝五旬萬壽。

己丑 四十八年夏五月、

遣翰林侍講學士梅之珩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孔子、聖由天縱、德集大成、闡明六經、師表萬世、永立人倫之極、式端道統之原。朕仰荷

天庥、俯臨海宇、建立元良、歷三十餘載、不意忽見暴戾狂易之疾、深惟

祖宗洪業及萬邦民生所繫至重、不得已而有退廢之舉。嗣後漸次體驗、當有此大事時、性生奸惡之徒、各此邪黨、借端構釁。朕從其日後必成亂階、隨不時究察、窮其始末、因而確知病原、皆由鎮厭、亟爲除治。幸賴

上天鑒佑、平復如初。朕皆因此事耗損心神、致成劇疾、皇太子是夕左右、憂形於色、藥餌必親、寢膳必視、惟誠惟謹、歷久不渝。令德益昭、丕基克荷。用是復正儲位、永固國本。特遣專官、敬申殷薦。尚祈歆格。

庚寅 四十九年、

詔直省同城大小武職一體入文廟行禮。

辛卯 五十年、

定文廟樂章。

先是六年、

詔名樂曲曰平。國學釋奠、迎神奏咸平、辭曰、大哉至聖、峻德弘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則有常、昭茲辟雍。有虔簠簋、有嚴鼓鐘。初獻奠帛奏甯平、辭曰、覺我生民、陶

鑄前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禮備樂和、豆籩惟靜。既
述六經、爰斟三正。亞獻奏安平、辭曰、至哉聖師、天授
明德。木鐸萬世、式是羣辟。清酒維醑、言觀秉翟。太和
常流、英材斯植。終獻奏景平、辭曰、猗歟素王、示予物
軌。瞻之在前、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既
終、弗遐有喜。徹饌奏咸平、辭曰、璧水淵淵、崇牙業業。
既歆至聖、亦儀十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鬷假有成、
羹牆靡倡。送神、望瘞並奏咸平、辭曰、煌煌學宮、四方
來宗。甄陶胄子、暨予敬躬。思皇多士、膚奏厥功。佐予
永清、三五是隆。○謹案、今改迎神奏昭平、改第二三
句爲德盛道隆、生民未有。第五六句爲典則昭垂、式
茲辟雍。第七八句兩有字爲載字。改初獻奠帛奏宣
平、改第二句前字爲賢字、第六句惟字爲嘉字。改亞
獻奏秩平、改第二三四句爲克明明德、木鐸萬年、惟
民之則。第五句維字爲既字。改終獻奏敘平、改第四
句爲師表萬祀、第七句既字爲雖字。改徹饌奏懿平、
改第二句爲芹芳藻潔、第四句十字爲前字、第八句
爲日月昭揭。改送神奏德平、無望瘞並奏、改第一句
爲煌煌辟雍、第三四五六七八句爲甄陶衆育、多
士景從、如土斯埴、如金在鎔、佐予敷治、俗美時雍。

壬辰五十一年、

詔先賢朱子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

以言子後德堅爲世襲五經博士。

癸巳五十二年春三月、

遣戶部侍郎廖騰煃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

乙未五十四年、

詔以宋儒范仲淹從祀文廟。

從江南學政余正健請。

戊戌五十七年、

遣內閣學士張廷玉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德冠古今、道隆參贊。作人倫之儀表、集羣
聖之大成。永仰高山、欽崇至教。朕仰紹
祖宗、纘承大統。殫精思於六籍、期雅化於萬方。矩矱前型、朝
乾夕惕。茲者
皇妣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神主升祔
太廟、禮成、遹深松桷之思、爰切羹牆之慕。特將牲幣、用遣專
官、降鑒在茲、
尚其歆格。

己亥五十八年、

頒中和韶樂器一副於闕里。

柷一、敔一、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六、瑟
四、笙六、簫六、笛六、壎二、篪四、排簫二。

庚子五十九年、以卜子後尊賢爲世襲五經博士。

壬寅六十一年冬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登極、

遣通政使楊汝穀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道冠古今、教垂萬世。自生民而未有、集羣
聖之大成。朕自沖齡、即勤向往。念
皇考親承道統、既先聖後聖之同符。暨眇躬仰契心傳、知作
君作師之一致。茲當嗣位之始、宜隆祀享之儀。特遣專官、
虔申昭告。惟冀時和歲稔、物阜民安、洋風徧洽
乎寰區、文治永光夫前緒。尚祈歆格、鑒此精誠。

癸卯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冬十一月、

遣禮部侍郎胡煦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德參兩大、教洽羣倫、紹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道法。朕遙瞻闕里、念切景行、茲於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

皇帝配享

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永著皇風之洽穆、益昭文治之光華。庶鑒

精誠、尚其歆格。

甲辰二年春二月、

詔改幸學爲詣學。

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爲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而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奠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爲詣字。

三月乙亥朔、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上諭禮部、孔子道冠古今、爲萬世師表、薄海內外、無不俎豆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先是、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攸隆。朕纘承大統、景仰先型、羹牆如見。念國學爲造士之地、聖教所被、莫先於此。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處、爾部會同工部詳加閱視。凡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學堂舍、務須整理周備、俾廟貌聿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至是行禮畢、

御彝倫堂進講、衍聖公以下宴賚優敘如例。

復以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從祀文廟。

以孔子弟子縣亶、牧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及故

御史陸隴其從祀文廟。

以宋儒張載之父迪從祀啓聖祠。

置先賢閔子損、冉子雍、冉子耕、顓孫子師、有子若後爲世襲五經博士。

平定青海。

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冊封先師五代爲王、更啓聖祠曰崇聖。

冊曰、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絲綸式煥。緬惟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國、治惟尚質、傳樸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申景仰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爲肇聖王、錫之冊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開必先、並膺褒

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無窮。

册曰、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榮增洙泗。緬惟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嫡宗、望隆宋國。姓分公族、爲孔氏之再傳。瑞啟聖人、遠宣尼而開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人、實敎尊而功溥。朕夔嚮至聖、寤寐前徽。思敬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封爲裕聖王、錫之册命。於戲、袞衣端冕、覲躬桓蒲穀而彌尊。春禴秋嘗、與冕紼龜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荷鴻休。

册曰、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所自。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五瑞。緬惟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濬德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敎。爰啟時中之聖、一貫傳心。朕寶歷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型而景仰、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爲詒聖王、錫之册命。於戲、俎豆常新、峻秩與尼山並峙。絲綸誕賁、恩光與泗水常流。永荷崇嘉、昭垂無斁。

册曰、化民善俗、道守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祖德。闕再傳而誕聖、垂裕貽謀。超五等而加封、創興盛典。緬惟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禮守義之邦、漸摩既久。奉崇信尊賢之訓、牖迪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敎。克昌厥後、遂開萬世之蒙。朕寶歷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爲昌聖王、錫之册命。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式光榮。

册曰、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不匱。惟誕生夫睿哲、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特升峻秩。緬惟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鄹邑。秉姿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感殊祥於闕里、兆啟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至聖。粵從前代、顯贈上公。當茲纘緒之初、更議推恩之典。特追封爲啟聖王、錫之册命。於戲、澤惟裕後、聿弘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極尊榮之禮。儀型如在、嘉命是承。

夏四月戊寅、

遣禮部尚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絲綸聿賁、俎豆維新。仰維先師孔子、撰合乾坤、名高日月。

集修刪定，煥六藉之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夙承
庭訓，嚮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積厚而流光。爰命廷臣，式稽譜系，詒謀式穀，洵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世。並躋祀典，特晉王封，體
皇考敬師之心，即先聖顯親之孝。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源，孳蒸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

己卯，行
冊封禮、祭告崇聖祠。
文曰：欽崇至道，爰思毓聖之基；特創隆規，用沛推恩之典。馨香攸薦，譜牒增輝。惟王系本商宗，支分魯邑，仌族傳爲著姓，溯盛德之淵源。聖人功在羣倫，紬斯文之統緒。朕情殷仰止，禮極褒崇，晉五世之王封，緜綸誕賁，垂千秋之祀事，廟貌常新。顯親慰至聖之心，錫類廣興朝之澤。恩覃闕里，報式穀於前徽；慶溢膠宮，蔚光華於奕禩。尚其歆格，鑒此殊榮。

六月戊戌，闕里孔子廟災。
謹案：曲阜志作癸巳。○衍聖公孔傳鐸疏報，本年六月初九日申時，疾風驟雨，雷電交作，有火從先師大成殿脊蟒吻閒出，火勢猛烈，延燒大成殿、寢殿、兩廡、大成門、御碑亭、啓聖殿、金絲堂等處，至丑時方熄云云。奉
上諭：朕惟孔子道高德厚，爲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用申仰止之忱。今闕里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心誠有未至歟？朕在諒闇之中，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撤樂，惟謹擬親詣國學文廟虔申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躬不安之誠。先期齋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朕隨身素服前往，諸王大臣官員陪祀者，亦皆常服從事。仍遣官馳赴闕里祭告，以慰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恙，聖像神牌不致露處，朕心稍寬。遣工部堂官一員，會同該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將親詣行禮。該部遵旨速行。
親詣國學祭告孔子。

秋七月癸丑，
遣禮部右侍郎王景曾詣闕里慰祭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道高千古，業著六經，集聖學之大成，樹人倫之標準。朕紹承丕緒，仰止師範，溯譜系以追封，入成均而釋奠。不謂杏壇之地，忽生回祿之災，雖像位幸存，而榱楹俱燼。具聞奏報，實切兢惶。豈成毀有時，竟莫爭於定數；恐尊崇未至，祇難釋於中懷。即遣所司，協同大吏，飭工材而備豫，占時日以經營，將式煥夫宮牆，期重新於丹雘。辟雍伊邇，已親詣以昭虔，闕里云遙，用專官而展祭。慰安靈爽，瞻望格歆。
遣署工部侍郎馬臘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相度修廟。
定直省府州縣學附建忠義孝弟及節孝祠。

乙巳三年，
詔避孔子聖諱。
秋八月癸酉，
上諭內閣九卿等曰：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者各省地方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爲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大學士、九卿會議，
圜丘字應如故，府州縣名交內閣撰字進呈，山川鎮市交督



撫叓易報部至姓氏棠通考太公之後以食采謝邱
得姓今擬作邱至常用宜從古體作丘為允奏上
報可。冬十二月庚辰、又
諭內閣曰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仍未嘗迴
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
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
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
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詔郡縣丁祭用太牢。

丙午四年秋八月丁卯、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凡進爵帛皆跪獻禮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曰儀注內開獻帛進酒皆
不跪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
將此諭衆知之。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遵行。○謹案、
世宗憲皇帝御製祭文廟詩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成隆治、兆
庶遵由臻至淳。道統常垂今與古、文明共仰
聖而神。功能適自生民後、地闢天開第一人。

頒御書生民未有額。

謹案、
世宗憲皇帝御製論語論。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
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
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
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
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
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
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可勝
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
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
不肖之儕、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
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
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
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
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
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
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
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
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丁未五年、

頒御書顏子諸賢額。

顏子廟額曰德冠四科、曾子廟額曰道傳一貫、子
思子廟額曰性天述祖、孟子廟額曰守先待後。

定至聖誕辰一日齋。

春二月甲子、
諭內閣曰、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屠宰、
今應永遠遵行。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
日為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誕
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為比擬也。著
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僉曰應遵
聖諭、恭值至聖誕辰、內外文武各官及軍民人等致齋一日、
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為令。○又定制省會之區
凡遇丁祭、督撫學政皆親詣行
禮、毋得先行祭丙、苟簡從事。

己酉七年春正月、

遣通政使留保督修闕里廟工。

上諭、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閎、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
新。著岳濬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制外有應行
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聞、添發帑銀葺理。毋
懈、總期經理周密、毫髮無憾。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

展奠禮先師至誠至敬之意。又諭、闕里文廟正殿正門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供奉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

頒御書大成殿大成門額。

頒御書聯。

大成殿聯曰、德冠生民、溯地闢天開、咸尊首出；道隆羣聖、統金聲玉振、共仰大成。大成門聯曰、先覺先知、為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流。

頒內府新製大成殿祭器一分。

頒鎮圭及新製曲柄寶蓋各一、戟二十有四。

冬十一月丙申、闕里慶雲見。戊戌、大成殿上梁。

畱保等奏言、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當孔廟上梁之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縣、形若芝英彩鳳、五色繽紛、環奉日輪、自正南繞亘東西、歷午未申三時不散。廷臣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丕承尊奉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建修。凡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卿等以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躬被先師之福祐、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額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闕里慶雲頌、

巍巍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昺奕。我

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煥、糺兮縵縵、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榦、金枝蕤鬱、玉葉璀璨。惟

帝之誠、致雲之瑞、以彰我文明、以賁我太平。

十二月辛酉、

親詣國學祭告孔子。

庚戌八年、

欽定闕里文廟大門曰聖時、二門曰弘道。

改櫺星門石坊宣聖廟為至聖廟、奎文閣前之參同門曰同文、詩禮堂前之燕申門曰承聖。

秋八月、聖像成。

從通政使畱保請、推原先聖從周之義、用元衣纁裳。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啟聖及先賢冕九旒、服九章。悉如舊制。

遣翰林編修開泰齋香帛詣闕里、命畱保祭告孔子。

文曰、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庭、垂聖神之儀範。肅敷筵几、聿薦蘋蘩、仰維先師孔子、學綜圖疇、統承堯舜之道、超萬類、喻河海泰岱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潔。溫良恭儉之度、邦國共欽；齊莊中正之容、簡編備載。新營廟貌、虔製豆籩、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之規制。乃者歲逢庚戌、序屬仲秋、上溯周朝、近當今日、推之長歷、即尼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是闕里增輝之會。用稽徽典、適協自行。於戲、棟宇恢宏、已慶雲霞之糺縵；掌櫺端儼、重瞻日月之光華。神聚孔昭、苾芬歆享。



冬十月、闕里孔子廟成。

廟在曲阜縣正南門內。正南門曰仰聖門。額

高宗純皇帝御書萬仞宮牆四字、有

御製贊曰、莛予自幼、被服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顧有素誠、贍闕尼山。亦既涖止、敢云得門。門內爲金聲玉振坊、坊北爲石橋、橋北爲櫺星門、門左右列下馬碑。又北爲太和元氣坊、其左側爲德侔天地坊、右側爲道冠古今坊。又直北爲至聖廟坊、又北爲聖時門、門五閒、三洞。門內爲璧水橋三座、橋左側爲快睹門、右側爲仰高門、各三閒。橋直北曰弘道門、五閒。又北曰大中門、五閒。二門左右皆有角門。又北曰同文門、制如大中。漢魏隋唐諸碑在其下。門左右不設垣、甬道旁列前明四御碑。又北爲奎文閣、七閒、敬藏賜書墨寶於其上。有

御製贊曰、奎婁垂象、爰在魯東。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

御書、充仞其中。先聖

後聖、其揆則同。進奎文閣而北、東出有門曰毓粹、西出門曰觀德、各三閒。閣後爲

聖祖、

世宗、

高宗御製碑亭四、遣皇子祭告碑一、遣官祭告碑四。又其四則唐宋金元諸碑也。直北爲大成門、五閒、列戟二十四。兩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進大成門、左側爲先聖手植檜、有

御製贊曰、文欄肥瘠、厥有檜株。先聖攸植、累手澤餘。幾經枯榮、左紐右紆。造物憑護、孫枝扶疎。又北爲杏壇、石刻金党懷英篆杏壇二大字。有

御製贊曰、憶昔絀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轢柳。傳厚高明、亦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又北爲大成殿、九閒、高七丈八尺六寸、闊十四丈二尺七寸、深八丈四尺。前爲露臺、四周繞石欄、凡兩層、中陛及左右各十二級。兩廡中閒各七閒、翼門左通崇聖祠、右通啟聖祠。大成殿後爲寢殿、七閒。殿後聖蹟殿門一閒、進爲聖蹟殿、五閒、藏聖像及諸石刻。有

御製贊曰、明王不興、夫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鑄勒者華、景仰遺蹤。七十三年、雲中見龍。殿東南爲后土祠、又東北爲神庖、殿西南爲瘞所、又西北爲神廚。出大成門外、循金聲門而東、爲承聖門、三閒、進爲詩禮堂、五閒、有

御製贊曰、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仞一簣、願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

聖舜。堂東廡爲禮器庫、有

御製贊曰、祇謁先師、載觀禮器。犧尊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焉、儀型攸繫。爭命太常、記予初祭。堂後爲孔子故井、有

御製贊曰、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渫、汲綆到茲。我取一勺、以飲以思。嗚呼宣聖、實我之師。其北爲崇聖祠、五閒、又北爲家廟、五閒。東出毓粹門外、有故宅門、舊蹟有

御製贊曰、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繢不施、意存後素。徘徊仰贍、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茲義路。大成門外、循玉振門而西、爲啟聖門、三閒、進爲金絲堂、五閒、有

御製贊曰、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繫魯恭、廣宅斯舉。在左移西、亦惟其所。懸鼗乃神、夫子不語。堂西廡爲樂器庫、堂北爲啟聖殿、五閒。又北爲寢殿、三閒。廟基周二里、殿庭廊廡共三百一十六閒、周以崇垣、四隅各起角樓。是役也、凡用帑金十五萬七千六百兩有奇。○謹案大成殿大成門榜皆

世宗憲皇帝御書。又定聖時、弘道二門名。其聖時、弘道、大中、同文四門、詩禮堂、金絲堂、奎文閣、杏壇諸榜、則皆乾隆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御書。又

御製十贊。

遣皇五子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達天盡性、樹萬世之師模。重道尊經、煥千秋之廟貌。肅將嘉祀、用告成功。仰維先師孔子、兼聖之時、由天所縱。纂修刪定、啟宇宙之文明。祖述憲章、綜帝王之統緒。升堂入室、弘施樂育之恩。學禮誦詩、永作義方之矩。比高懸之日月、亘古莫踰。喻出類之鳳麟、生民未有。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極其推崇。循舊址而鼎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須夫國帑、董以大臣。每繪式以先呈、乃按圖而指授。楩枏栝柏、求大木於名山。簠簋樽罍、選良工於內府。晶熒黃瓦、準制

度於岌嶭。雕琢玉圭、儼威容於聖座。懸標題之巨榜、麗翰
親書。建屹峙之豐碑、摛文恭紀。工程累歲、時深嚴恪之心。
棟宇宏規、益備觀瞻之美。華榱雕柱、增輝講道之壇。琴磬
金鏞、重振大成之聲。數仞之宮牆逾峻、兩楹之俎豆虔陳。
特遣皇五子親詣几筵、敬行告祭。於戲、卿雲糺縵、已開丹
扆之祥。古檜貞堅、佇望青蒼之色。惟祈鑒格、式享苾馨。

遣多羅淳郡王弘暻祭告崇聖祠。不讀文、行三獻禮。

詔設闕里聖廟執事官四十員。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各十員、俱以孔氏子孫充補、各按品級給與章服、以供祭祀。

立

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
上帝垂祐蒸民、篤生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
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
任者、有所則倣、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
哉、聖人之道、其爲福於羣黎也甚溥、而爲益於帝王也更
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同其悠久也。曲阜廟庭爲孔子
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祇肅、廟貌崇閎、由周
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羲農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宣爲政治。聖
統在上、應運而承。康熙甲子東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志切
羹牆。卽位之初、加封先師五代王爵、詣雍釋菜、題額歌詩、
佩德報功之願、夙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
於火、有司奏告、朕悚惕靡寧、詣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
臣專董厥役。殿廡規模、悉准宮闕製器備物、亦令繪圖呈
式、裁酌協宜。數年來、諄諭執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無憾、
始愜朕衷。七年冬、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於曲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徹忱、
詎能邀
上帝先師之垂鑑。用是祗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大率土被
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敎澤而答嘉庥。而撫
躬警勉、恆朝夕凜凜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
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政令、修
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章、備其盛、舉凡
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

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
崇褒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
聖人之道、一天道也。天以牖民之責屬之聖人、删定贊修、
代天宣教、彝倫惇敘、禮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
師承罔斁、貲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今茲之崇
禮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
理、宵旰孜孜、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先師之厚澤。爰敬推
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
以昭示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
治。峻德弘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
教昌明。經緯三才、陶鎔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
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知、苞蘊圖書、匯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為道崇。升
堂容肅、過里恩隆。紹纘朕躬、勤圖紹述、至訓煌煌、箴銘宥
密。維皇建極、維聖時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
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陽。金絲在
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祐者
天、承庥者聖。敢云瑞應、鑒厥微誠。普祈洪貺、永福綿祺。文治
光華、日星晶麗。木鐸揚聲、垂億萬世。

十二月、

詔修孔林。

上諭內閣曰、皇五子致祭闕里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牆垣閒有年久傾圮之處。朕尊崇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著欽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宜於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曲阜、令衍聖公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閎堅固、光垂永久、以昭朕尊禮先師之至意。

辛亥九年夏五月、

詔以監修闕里廟工陳世倌、張體仁、仍同衍聖公監修林工。

壬子十年秋九月、孔林工竣。

林在曲阜縣北、距城三里許。其脈從泰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蓊翳發蹤、為至聖林、面洙背泗。聖墓封如馬鬣冢、高一丈五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冢前有碑二、一宋宣和元年舊碑、一明衍聖公孔彥縉所立。厥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瓴甓為之。漢易以石、廣三尺、厚如之、縱橫各七。唐易以封禪石、今又廣新石五尺。又西南室三間、為子貢廬墓處。東十步許為伯魚子墓。石碑二。南十步許為子思子墓、亦碑二。前有宋宣和時翁仲二。伯魚子墓之東南為宋真宗駐蹕亭、其又南為

聖祖仁皇帝駐蹕亭、又南爲
高宗純皇帝駐蹕亭、皆南向。又南爲楷亭、西向。子貢手植楷在焉。又前爲享殿五間、殿南爲甬道、中立石鼎、旁列兩翁仲、左執笏、右按劍、元豹二、角端二、華表二、製極精巧。南爲墓門三間、東偏爲思堂三間、左右廂各三間、門一間。
高廟嘗駐蹕焉。其東爲土地祠、又東爲神廚、其後有祭狐瘞。墓門之外有洙水、爲石橋、橋南有石坊、曰洙水橋。左右有下馬碑、折而東、爲朱異宗聲路、其前爲觀樓、即林牆門樓。林初不過一頃、後以次增拓、今共二十九頃四十畝九分。拓新垣周之、計十餘里。自四世孔子上而下至於今之爲孔氏者、皆葬於聖墓垣牆之外林牆之內、古人所謂族葬也。林牆高丈許、厚半之、由觀樓而南、東西列垣夾甬道。其南爲至聖林門、門外有至聖林坊。又南立石闕五楹、爲萬古長春坊、左右碑亭二。又南有橋曰文津橋。又南爲曲阜縣城北門。自北門至林、神道兩旁古柏森茂、對立如矢。林中有作榆、雒離、女貞、五味、覓權諸種、而楷樹爲多。聖墓生蓍草、林中產各色芝、上無鳥巢、下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從山東巡撫岳濬請、享殿瓦色依廟工制、計用帑銀二萬五千三百三兩有奇。

癸丑十一年夏六月、

詔補足文廟祭費額。

辛未、諭內閣曰、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略、或恐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即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

乙卯十三年秋八月、

高宗純皇帝登極、

遣太常寺少卿納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道媲勳華、功參天地。金聲玉振、集千聖之大成、韶舞夏時、開百王之至治。我皇考隆師重道、禮儀備極、夫尊崇予小子典學研經、誦法恆深夫嚮往。茲屬嗣圖之始、宜修展祀之儀。敬遣專官、虔申昭告。惟道德文章之要、作君兼懋夫作師、念修齊治平之規、後聖實承夫先聖。仰祈昭鑒、啓牖文明。祇薦明禋、尚惟歆格。

丁巳高宗純皇帝乾隆二年夏四月、

遣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聖德合乾坤、光昭日月、樹百王之宏範、集千聖之大成。朕欽崇至道、嚮往維殷。茲於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配享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丕煥文明之盛、永臻熙皞之風。鑒此精誠、庶其歆格。

秋九月、

詔辟雝規制易用色瓦。

上諭工部曰、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神、師表萬世、尊崇之典至我朝而極盛。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禮敬尤隆。闕里文廟、特命易蓋黃瓦、鴻儀炳煥、超越前模。朕祇紹先猷、虔憓念切、思國子監爲首善觀瞻之地、辟雝規制宜加崇飾。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崇聖祠著用綠瓦、以昭展敬至意。



冬十一月、復以元儒吳澄從祀文廟。

從兵部尚書甘汝來請。

以先儒韓愈後法祖爲世襲五經博士。

從河南巡撫尹會一請。

戊午三年春三月、

詔先賢有子升配大成殿東序哲位卜子之次。

移朱子於西序顓孫子之次從尚書銜徐元夢請。

頒御書與天地參額。

甲寅、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賜衍聖公闕里盛典序。

御製序文曰、自京師以至郡邑、薄海內外、莫不廟祀孔子、而曲阜闕里爲聖人之居、靈爽之所式憑、崇德報功、於斯爲鉅。歷代以來、罔不祇肅。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親謁廟堂、有幸魯盛典一書。至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道尊師、弗懈益虔。雍正二年、闕里廟殿不戒於火、命官營治、悉復其舊、宏敞有加焉。屋用黃瓦、圭瓚俎豆尊罍之屬、頒自上方、
親灑宸翰懸諸大成殿門。堂哉皇哉、不可殫述。猗歟乎格、爰有慶雲一見曲阜之祥。凡閱七載、廟工落成。諸臣請勒成闕里盛典一書、垂之久遠。乾隆三年、是書告成。蓋自漢唐而後、紀載所傳、未有若斯之隆也。朕恭承丕緒、景行先師、寤寐羹牆、紹休前烈。深惟聖帝明王、莫不講明先王之法、行聖賢之道、爲萬世計至深且遠。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夫聖人之道如日星行而江河流、則聖人之居與乾坤同其永久者、皆教澤之垂於無窮也。然非有王者作、先後同揆、則尊崇之典、或缺焉而不備、備矣而未極其盛。惟我
皇考接洙泗之心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明王道、重儒術、以
聖契聖、是以盡志盡物、煥乎其文、巍巍煌煌、至於此極。披覽是編、如登聖人之堂、觀車服禮器之輝煌、見宗廟百官之美富、聆金聲玉振之始終條理、有不穆然而遐思、肅然而起敬者哉。昭示來茲、既以見孔子師表萬世、明德馨香、宜隆於毓秀鍾靈之地、又見我國家
聖聖相承、右文崇道、逾邁前古。且俾孔氏子孫繼繼承承、知廟貌維新、修其禮物、其來有自焉。爰因衍聖公孔廣棨請而序之。

庚申五年秋八月丁巳、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癸亥八年、

頒丁祭旋宮之樂。

迎神奏昭平、辭曰、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荅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初獻奠帛奏宣平、辭曰、予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亞獻奏秩平、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罍獻、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終獻奏敘平、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徹饌奏懿平、辭曰、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送神奏德平、辭曰、鳧繹峩峩、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先是闕里釋奠猶用明之舊樂、至是
高宗純皇帝始命廷臣增撰郡縣及闕里春秋四時旋宮之樂、其辭並同。

甲子九年春二月丁巳、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丁卯十二年夏六月庚申朔、

詔來歲東巡、致祭闕里。

庚申、奉

上諭、朕幼誦簡編、心儀先聖。一言一動、無不奉聖訓爲法程。御極以來、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之切、如見羹牆。辟雍鐘鼓、躬親殷薦、而未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歉焉。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孔林、盛典傳於奕禩。

皇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新廟貌、肯遣朕弟和親王恭代展祀、未以命朕、意者其或有待歟。朕寅紹丕基、撫茲熙洽、思以來年孟春月東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壇、瞻仰宮牆、申景行之夙志。復奉

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坤德資生、近在魯邦、宜崇報享。

朕不敢違、爰遵

慈訓、親奉

鑾輿、秩於岱宗、用答鴻貺。旋蹕青齊、觀風布澤、以昭崇聖法

祖敎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考舊章、詳悉具議以聞。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戊午、

聖駕東巡。戊寅、至曲阜、

詣孔子廟上香。

山東巡撫阿里袞、濟東泰武道明德、衍聖公孔昭煥、舉人孔繼汾恭導。

駕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升階盥手、入殿中

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周覽廟中古跡、還行宮。

己卯、

親釋奠於先師。

祭文曰、仰維先師道備中和、德兼聖智。贊修刪定、敷敎化於六經。祖述憲章、紹心傳於羣聖。樹百王之軌範、開萬世之太平。爲今古所尊崇、與天地無終極。昔

皇祖駕臨曲阜、旣肅將於廟貌、復祗謁於塋林。穹碑

聖製之文、

御蓋

天章之錫、輝煌闕里、照耀杏壇。展慕道之隆情、迥逾往代。備

崇儒之極則、度越前規。朕丕纘鴻圖、敬承

祖烈。誦遺言於典籍、夙懷向往之心。驗至道於敷施、式冀治平之效。茲者巡行東國、涖止聖居。欣瞻萬仞之宮牆、喜睹千秋之禮器。陟堂階而景仰、恍親道範於琴書。依殿壁以徘徊、似聽元音於金石。謹齊心而上格、期靈爽之來歆。鑒此微忱、翊予雅化。

三獻九拜、如康熙二十三年儀、惟改立獻爲跪獻。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命左都御史劉統勳、吏部左侍郎德齡、刑部左侍郎錢陳羣、工部左侍郎索柱、內閣學士德爾格、詹事府詹事裘日修、少詹事世貴、鴻臚寺卿吳應枚等各分獻。

遣誠親王允祕祭告崇聖祠。

文曰、惟王系本商家、代爲公姓。生聖人之後、華胄遥衍。明德之傳、介名昭著。自孔父別族、爲得姓受氏之宗。逮防叔來歸、稱適傳始遷之祖。覬躬迪德、數傳而緒業彌昌、保世亢宗、奕世而詒謀愈遠。惟善人之積累、乃神聖之篤生。早開文教之先、宜食燕詒之報。我

皇考特加恩命、並錫榮封。合五代以同尊、曠千秋而獨盛。備極崇儒之禮、允隆報德之文。茲以時巡、緬懷前蹟。仰褒綸之赫奕、式昭佑啓之功。賜爵號之輝煌、倍切景行之慕。虔申祀事、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尚其歆格。

崇聖祠先賢先儒、命侍讀吳爾泰、贊善武極理給事中宗室同甯馬宏琦、各分獻。○祭畢、

御詩禮堂講筵、舉人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優貢生孔繼涑進講周易臨卦象辭、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各博士及十三氏子孫、皆入堂聽講畢、

勑大學士傅恒宣

諭衍聖公孔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爲萬世師表。凡茲後裔、派衍支繁、尤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

皇祖東巡、時遘闕里、特 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虔修展謁之禮、念爾等令緒相承、淵源勿替、載申誥諭、用示訓行。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愼行、克秉先師之彝訓、祗遵

聖祖之誨言、弗愧爲聖者子孫、朕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

頒御書時中立極額。

頒御書聯。

大成殿聯曰、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又曰、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又詩禮堂額曰、則古稱先。聯曰、紹緒仰斯文、識大識小。趨庭傳至教、學禮學詩。

又

諭內閣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至聖、曾將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闕里、釋奠先師、敬紹

前徽、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繖留於廟中、永光秩祀。○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恭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　素王遺故宅、實實復堂堂。道望惟巍若、心慚尙面牆。詩書千載煥、禮樂百年長。

御繖黃雲擁、[illegible]文明仰弁袞。又

御製闕里祭先師禮成因成八韻。　禮原尼父定、文是素王垂。用以將欽若、因希尙鑒茲。一貫[illegible]天道性、萬古帝王師。過魯繩

皇祖、思齊奉

聖慈。黍其陳俎豆、升降式威儀。教澤常貽在、心傳竟屬誰。景行稱此遂、蠡管尙難窺。三子希蹤後、安能贊一辭。

駕詣孔林、謁先聖墓。

一覽三叩、酹酒如儀。○謹案、

御製謁孔林酹酒。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隈。春鳴仙樂鳥、冬繚石碑苔。教澤垂千古、泰山終未頹。是日、遣和親王祭周公廟。

駕詣少昊陵致祭、詣周公廟拈香、賜衍聖公以下恩賚有差。又

諭內閣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從與享、但闕其故里、各有專祠、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

遣官分祭四配專廟。

禮部左侍郎鄧鍾岳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質秉深潛、學精純粹。處屢空之境、樂著不移。受終日之傳、詣稱足發。三月之操存無閒、克復歸仁。四代之禮樂兼該、行藏與共。踐履祇爭一閒、入聖域以非遥。行能首冠諸科、紹心傳於不墜。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慕前型而不遠、用企淸修。瞻遺廟以猶存、式懷令範。虔修祀事、敬遣

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詹事府詹事裘日修祭曾子日、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業宗泗水。三省勤於夙夜、允稱篤實之功。一貫悟於須臾、爾徵眞積之久。獨受孝經之訓、川迪臨深履薄之修。承綿大學之規式、啓明德新民之要。衍薪傳於勿替、以魯得之、開絕學於無窮。其功大矣、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念先型之未遠、心切泝洄、瞻故里之非遥、情深仰止。虔修祀事、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光祿寺卿沈起元祭子思子日、惟述聖子思子早迪躬修、懋承家訓、肩聖人之遺緒、無忝繩武之文孫、紹賢父之芳踪、不忝克家之肖子。嬰城固守、式昭貞靖之操、御饒森嚴、想見剛方之概。闡尼山之絕學、衍道統於無窮、啓鄒邑之先聲、荷薪傳於弗替、追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東巡、至於東魯、仰瞻故里、緬道範之猶存、式念前修、幸儀型之未遠、乃修秩祀、用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鴻臚寺卿吳應枚祭孟子日、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道贊尼山、母教三遷、德業夙存於早歲、師傳一綫、淵源私淑諸其人。闡性善養氣之精、擴聖人之所未發、遠唐虞三代之治、爲奕世之所共由。衞正學而闢異端、功豈在於禹下、尊王綱而賤霸術、教實秉於孔門、洵宜昭報於千秋、允合尊崇於億載。朕省方時遣、王於魯邦、欽廟貌以非遥、悦瞻氣象、遣專官而將事、式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歆格。

立

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爲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極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庭、盛典翕皇、垂於册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幾甸、歷齊魯、登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況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羹

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
述
前徽、酬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皇矣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祀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賾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祗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㳄止、觀止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立

御製四配贊碑。
序曰、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蔑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

春荅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眘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貧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承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己巳十四年、平定大金川、

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夏六月、

遣太僕寺卿阿蘭泰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垂經敎孝、備武修文。立道綏和、合南北東西而思無不服。聖神美大、比高明博厚而德更難名。瞻萬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禋。茲以邊徼敉甯、中宮攝位、慈寧晉號、慶洽神人、爰遣專官、用申殷薦。仰維歆格、永錫鴻禧。

庚午十五年冬十月、

遣鴻臚寺卿吳應枚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垂經立敎、勸學明倫。立道綏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瞻萬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禋。茲以正位中宮、鴻儀懋舉、慈寧晉號、慶洽神人、特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歆格、永錫鴻禧。

辛未十六年春正月、

聖駕南巡、

遣通政使富森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仰惟先師時中運世、先覺牖民。集羣聖之大成、等百王而未有。朕欽崇至道、仰止遺風。希聖之情、載勞寤寐。茲以觀風吳會、道出魯邦。仰數仞之宮牆、杏壇在望。瞻兩楹之俎豆、闕里非遙。特遣具官、虔修祀事。庶幾靈鑒、尚克來歆。

冬十一月、

遣鴻臚寺卿儲麟趾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垂經立敎、勸學明倫。立道綏和、比堯舜而功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峻萬仞之宮牆、肅千年之俎豆。茲以慈寧萬壽、懋舉鴻儀、敬晉徽稱、神人慶洽、爰申殷薦、特遣專官。冀鑒悃忱、永綏多福。

癸酉十八年秋八月丁亥、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先是、

上諭太常曰、春秋釋奠、例應遣官。朕自往歲恭詣孔廟行禮後、己閱五年。仰止宮牆、心殷景慕。此次親詣行禮。崇聖祠遣吏貽直行禮。

乙亥二十年、平定準噶爾、

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夏六月己酉、

詔來歲東巡、致祭闕里。

己酉、未

上諭曰、平定準噶爾捷聞、以數十年逋寇、迅就廓清、荒服敉甯、中外褆福、乃我國家無疆之休。緬維

皇祖聖祖仁皇帝、削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東巡、

親祭闕里。武功文德、彪炳簡冊。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勳、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

太廟、

郊、

社、欽遺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懋典。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

成憲、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思、時切於懷。擬於明歲春月、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起鑾、恭詣曲阜。翠華所經、亦以體察吏治、清問閭閻、行慶施惠、以稱朕法

祖尊師之至意。所有應行預備事宜、該部詳議以聞。

丙子二十一年春二月丁未、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辛亥、

聖駕東巡。三月己巳朔、至曲阜、

詣孔子廟上香。

庚午、

親釋奠於先師。

祭文曰、朕惟治統道統、理本同源。作君作師、義歸一致。先師功高堯舜、德炳乾坤。集羣聖之大成、金聲玉振。開六經之正學、覲海登山。百代奉爲楷模、萬年光於俎豆。緬

皇祖親臨岱嶽、特隆北面之文。洎朕躬祗謁尼山、郎在東巡之歲。式覲車服、時已閱乎七年。景仰宮牆、心彌殷於再至。惟尊師之典、與法

祖俱長。亦望道之誠、共省方益切。幸文治興崇之會、正遠人率服之年。稽典禮於王猷、聿修時邁。本治平於聖訓、上印心傳。載薦明禋、敬申昭報。聆金絲而嚮往、聲欬非遙。溯詩禮以趨蹌、儀型若接。鑒茲誠意、尚克來歆。翊我鴻圖、庶幾受福。

行禮儀節如十三年。命禮部尚書楊錫紱、兵部尚書傅森、工部尚書汪由敦、理藩院尚書那延泰、吏部左侍郎歸宣光、戶部右侍郎五福、刑部左侍郎勤爾森、工部右侍郎夢麟、內閣學士甯德、錢維城分

獻十二哲及從祀先賢先儒。

遣大學士陳世倌祭告崇聖祠。

文曰、惟王迪德承家、累仁毓聖。自子姓別族之始、式訓傳恭。迄鄒鄉從政以還、在師致果。六百載神明後裔、美克著乎象賢。萬億年文敎常開、功自歸於燕翼。褒封載錫、仰綸綍之垂光。歲事維虔、薦苾芬而致敬。隆恆典禮、紹前規茲以諏吉東巡、告成闕里、椳楹在望、彌鬱往以追崇。俎豆斯陳、載緬懷於啓佑、用申彝祭、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享。

崇聖祠先賢先儒、命鴻臚寺卿儲麟趾、通政使司參議那瀚、翰林院侍讀索爾遜、中允德昌、各分獻。○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釋奠先師禮成述事。蒞止重瞻禮器遺、翕如既備協金絲。星霜倏隔八年序、日月同昭萬載師。芹藻獻功

皇祖述、宮牆煥道素王垂。可封比戶吾恆願、敎養均關恧自知。又

御製再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奠蔀遵

堯覲、攝齊升孔堂。家鄉自鄒魯、廟貌儼門牆。一貫

心傳授、千秋德澤長。所希文敎煥、佐我治垂裳。

駕詣孔林酹酒。謹案、

御製謁孔林酹酒。一老名徵魯、兩楹夢奠殷。聖惟知有命、天豈喪斯文。六尺存瓴甓、千秋鬱梓枌。蹕前欽下拜、景仰寸心勤。

辛未

回鑾、道經泉林、

命大學士陳世倌詣啟聖林奠酒、

遣官分祭四配專廟。

吏部左侍郎歸宣光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泗水鍾英、杏壇希聖。四科首選、德行冠夫諸賢。三月無違、克復徵於一日。諡行藏之合、常屢空而晏如。集禮樂之成、堪王佐而不愧。好學之懿、修弗替廟庭之配典常崇。茲以時巡、載臨舊里。倌尊罍於廣殿、已致虔恭。申奠醊於專官、更陳秩祭。靈其來格、享此清芬。　刑部左侍郎勤爾森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秀毓武城、學宗泗水。懋婷修於篤實、三省勤夙夜之功。崇眞積於躬行、一貫悟精微之旨。端治國齊家之本、大人之學昭垂。示至德要道之原、敎孝之經永著。衍孔門之聖。脈魯以得之、啓孟氏之師傳、其功大矣。尊崇允協、報享攸宜。朕以禮時巡、遄臨魯甸、情深仰止、瞻故里之非遙。心慕典型、念德輝之如在。虔申禋祀、敬遣專官。惟冀神靈、庶其歆格。　內閣學士富德祭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派衍尼山、敎原泗水。繩其祖武、性天本自家傳。愼厥身修、詩禮紹夫庭訓。道尊不友、抗顏魯賁之庭。義重爲臣、仗節衛齊之境。紹曾傳於忠恕、三十三章。啟孟淑於見闡、百有餘歲。追崇自昔、昭報於今。朕載謁孔林、重臨魯國、千秋俎豆、欽述作於一家。數仞宮牆、念後先之同揆。爰修明祀、特遣專官。靈爽式憑、尙其歆格。　內閣學士錢維城祭孟子曰、惟亞聖孟子、靈鍾鄒嶧、學本尼山。溯私淑之淵源、道實承夫三聖。紹見知之統緒、辭大備於七篇。幼學壯行、旣躬履夫仁義。知言養氣、亦明析其精微。衛正學而闢異端、惟道性善。尊王政而賤霸術、聿正人心。敎悉稟於孔門、功不在於禹下。朕時巡東土、蒞止魯邦。欽廟宇之非遙、如親道範。勅專官而將事、肅薦馨香。惟冀神靈、尙其來格。

詔改正孟子廟配享從祀封號。

衍聖公孔昭煥奏請罷黜孟廟告子等從祀、及改正配享神主封號。經九卿議、准孟廟所祀係浩生不害、並非告子。又孟子已易上公之號、其徒尙存侯伯之名、於禮制未協。應將樂正子、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改書先賢某子、陳臻以下至韓愈十五人改書先儒某氏。至孔道輔有倡立孟廟之功、且考之宋史紊

行亦爲表表、亦書先儒某氏、以昭畫一。

丁丑二十二年春正月、

聖駕南巡、

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蔣溥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德備時中、功參化育、紹心源於往代、祖述憲章、傳道統於後人、贊修刪定、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覩海登山、爲生民所未有、儀型萬古、若日月之莫可踰、秩祀千秋、與乾坤而俱不朽、朕言循東魯、再涖南邦、釋奠而謁杏壇、屈指甫週乎一載、揚旌而瞻闕里、抒誠用遣乎專官、敬薦明禋、式遵舊典、宮牆遙望、彌深仰止之情、俎豆常新、永啟右文之治、神其鑒格、庶克來歆。

二月甲申、奉

上諭、朕啟蹕於回鑾、渡淮後、由順河集前往徐州、取道至山東之曲阜、展謁孔林、用申仰止之忱、

皇太后鑾輿、仍由順河集先至泰安之靈巖山駐蹕、所有尖營道路、務從簡約、但取足供、行走頓宿而已、不必過求齊備。

夏四月己巳、

駕過鄒縣、

詣孟子廟上香。

行一跪三叩首禮。是日

至曲阜、

詣孔子廟上香。

行三跪九叩首禮。

庚午、

駕詣孔林、酹酒。

謹案、是年南巡、駐蹕蘇州、親詣文廟致祭。

己卯二十四年、平定回部、

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遣通政使國爾泰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德備中和、功參位育、覆幬持載、合東西南北以歸仁、立道綏和、邁文武聖神之廣運、望防尼而仰止、景行時切高山、溯洙泗之淵源、誦法有同觀海、茲以西師克捷、回部蕩平、擴一統之車書、絕徼遠傳夫凱奏、肅千秋之俎豆、明禋敬展乎杏壇、特遣專官用將殷禮、伏惟昭鑒、來格馨香。

辛巳二十六年、

遣吏部右侍郎恩丕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惟先師德由天縱、行在孝經、集聖道之大成、樹人倫之極軌、微言奧義、千秋之木鐸猶新、仰止景行、數仞之宮牆未遠。茲以

慈闈萬壽、懋衆鴻儀、敬晉

徽稱、神人慶洽。廣顯

親揚名之義、用則天經。原至德要道之歸、式遵聖教、專官致告、殷薦惟虔、昭格有靈、繁禧用錫。

壬午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

遣禮部右侍郎介福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觀民設教、道有淵源。崇德報功、禮隆秩祀。載舉四巡之典、允懷百世之師。惟先師德建儒宗、道垂帝範。五百歲閒知相接、繼往開來。二千年教澤如新、經天緯地。朕欽承治法、夙秉鴻規。仰溯心傳、緬思遺訓。聆入音於孔壁、前曾再謁東山。輯五瑞於虞書、今值三臨南國。疆分鄒魯、宋風而儒俗猶存。地介青徐、接壤而聖居特近。載展精禋之薦、用申向往之誠。敬遣專官、惟神昭鑒。

夏四月庚辰、

回鑾過鄒縣、

詣孟子廟上香、遂至闕里、

詣孔子廟上香。兩跪六叩、如釋奠大學儀。

上入櫺星門下馬、由中道步入大成殿。行禮畢、出德侔天地坊、駐蹕古泮池行宮。

辛巳、

駕詣孔林酹酒。

乙酉 三十年、

頒夾鐘南呂兩律鎛鐘、特磬各一簴於闕里孔子廟。

聖駕南巡、

遣禮部右侍郎雙慶詣闕里、祭告孔子。

文曰、學闢萬古、俎豆如新。道殫百王、宮牆在望。屢舉時巡之典、爰修禋祀之儀。惟先師日月中天、江河行地。五百年閒知之統、獨衍心傳。七十子悅服之誠、長垂師表。朕祗承遺訓、嚮往前徽。曾展謁以加虔、每經行而致敬。今循省方輯瑞、四莅南邦。入境觀風、載遵東道。青徐接壤、聖人之宅里非遙。洙泗交流、道脈之淵源可溯。敬循祀典、特遣專官用薦馨香、惟神昭格。

丁亥 三十二年、

詔修太學孔子廟。

戊子 三十三年、

頒御書太學殿門榜額。定文廟正殿、向稱先師廟、改爲大成殿。其門曰大成門。

頒周範銅器十於太學。曰康侯鼎、曰犧尊、曰內言卣、曰犧首罍、曰雷文壺、曰召仲簠、曰盥盤、曰雷紋觚、曰子爵、曰素洗。藏於太學、用備禮器。

己丑 三十四年春二月、太學孔子廟成、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立

御製重修太學孔子廟碑。

舉江淮河濟以贊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恆華以贊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贊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爲海所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

海固不拒江淮河濟以爲水也、嵩岱恆華豈不爲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恆華以爲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爲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孔子之量、然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爲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爲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教、非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恆華非地不載、道德仁義非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本朝而崇奉規模爲大備。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展儀、先詔易蓋黄瓦、幸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溼、歷年既久、浸敝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飭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蕆工、朕親釋奠以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宏乘此時修復辟雍圜水之制爲請者、禮官以爲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泐碑以志、故敘其事書之。若夫述孔子之言、仍以頌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天、朕有所不能。

（庚寅）三十五年夏四月、詔來歲東巡岱宗、致祭闕里。

（冬十月乙酉奉）上諭、明歲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已允山東巡撫富明安所請、祗奉安輿、親詣泰山拈香展敬、朕亦以便道臨謁闕里。諏吉於來春二月初三日啓鑾、所有一應事宜、著各衙門照例預備。欽此。

（辛卯）三十六年春二月甲戌、聖駕東巡、命刑部左侍郎錢維城詣啓聖林奠酒。

三月乙巳、駕至闕里、詣孔子廟上香。（如二十一年儀。）

丙午、親釋奠於先師。

祭文曰、惟先師立極三才、作師萬世。綜刪定贊修之業、德媲勳華、宣立道綏動之謨、功參覆載。百王將其幣奠、千古

式其里居。朕祗奉

金輿、言臨青壤。挹泉林之混混、久契心源。瞻岱岳之巖巖、彌欽道岸。溯南巡遣祭而幾閱星霜、當東幸抒誠而重陳俎豆。宮牆雖峻、遙通望道之忱。車服常新、丕煥右文之治。維

神來格、佑予是歆。

行禮儀節如十三年。命工部尚書和碩、額駙福隆安、署兵部尚書豐昇額、吏部右侍郎曹秀先、禮部左侍郎金甡、刑部左侍郎錢維城、內閣學士富察善、福德、光祿寺卿申甫、太僕寺卿皂保、鴻臚寺卿和柱分獻四配十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

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于敏中祭告崇聖祠。

文曰、惟王緒衍殷商、支延朱魯。本聖裔而開至聖、適居作述之間。暨王迹以垂素王、實接君師之脈。銘鼎支傳世德、累葉稱恭。块門始著威名、貽謀遂遠。

崇封五世、廟貌永以不祧。秩祀于春、歲薦昭其美報。典逾常格、尊逾等倫。茲以諏日時巡、登堂展謁。念道兼治統、禋宜追祖德宗功。而化洽川流、祭亦擬先河後海。用申特祀、肅遣專官。惟冀神

靈、尚其歆格。

崇聖祠先賢先儒、命翰林院侍講學士德昌、左中允哈福納、五經博士孔傳錦、世襲六品官孔傳松各分獻。○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闕里祭先師禮成述事。釋芹久闕爲

高年、得遂瞻依慰倍虔。翟籥惟彬六佾備、笙鏞以間入音宣。右文

列聖傳家法、望道微躬勵佛肩。必世後仁夫子訓、因之返已益慚然。又

御製三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肅恭茲謁里、有志未升堂。漢帝曾過魯、叔孫徒望牆。鳳麟拔類迥、洙泗發源長。卓爾誠瞻廟、瞠乎愧褰裳。

丁未、

駕詣孔林酹酒。

遂詣少昊陵、周公廟、顏子廟拈香。○謹案、

御製謁孔林酹酒。平原如峽嶽、佳氣鬱蔥蔥。地植四方樹、天生萬古宮。光流因德厚、道垂自功崇。肅拜椒漿奠、企予望不窮。

遣官分祭四配專廟。

吏部右侍郎曹秀先祭顏子曰、惟復聖顏子、泗水鍾靈、尼山紹統。身雖屢空、失樂志於簞瓢。誼切歸仁、殫勤修於克復。守傳文約禮之教、既竭吾才。秉聞一知十之資、無言不說。爲邦作王佐治功、商三代之全。好學契聖心德行、冠四科之首。尊崇允協、報享攸宜。茲以時巡、重臨魯甸。敬申秩祭、稱陋巷以非遙。殷慕典型、冀清尊之是侑。神其降止、享此苾芬。

禮部左侍郎金甡祭曾子曰、惟宗聖曾子、挺秀武城、傳心闕里。則天因地、率垂孝子之經。明德新民、首進大人之學。悟眞源於一貫、悉本躬行。衍道脈於千秋、獨由魯得。耕田食力、歌聞金石之聲。卻聘辭卿、心輕晉楚之富。篤實之姱修、如在廟庭之祀典。攸崇茲者、問俗東巡、臨風仰止。肅申禋祀、想至行於几筵。敬遣專官、挹德輝於陟降。神其來格、於此君歆。

刑部左侍郎錢維城祭子思子曰、惟述聖子思子、德符元聖、系衆素王。纘祖闕微、書析天人之奧。紹庭繇緒、訓承詩禮之型。性道昭垂、溯習傳於一貫。見聞遙授、啓私淑於百年。守土獨勵臣心、義嚴衛境。養賢竝尊師範、禮亞魯廷。久著褒崇、式修禋祀。朕時巡東郡、祗謁孔林、欽作聖而述明。詒謀正遠、念開來而繼往。昭報非虔、特遣祠官、用申馨薦。冀神靈之式格、儼道範以常新。

光祿寺卿申甫祭孟子曰、惟亞聖孟子、統接見知、學承私淑。繼傳新於三聖、大道是闢。扶隆緒於七篇、斯文再盛。守先待後、息浮議以正人心。勸學壯行、黜近功而崇王政。性原堯舜、獨標仁義之宗。道重齊梁、力矯從衡之習。信倖稱乎禹績、實槩訓於孔傳。朕載莅魯邦、近瞻高躅。緬風徽於

鄒嶧、廟貌如新。欽氣象於泰嶽、祠官是飭。肅精禋而昭報、佇神爽以式憑。芳醑敬陳、尚其歆格。

頒周笵銅器十於闕里。倣照太學之例。○詳載章帝元和二年注。

秋九月辛巳、

頒御書化成悠久額於闕里。顏子廟額曰粹然體聖。

壬辰三十七年春正月、

遣吏部右侍郎曹秀先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惟先師德由天縱、學範人倫。備性道之統宗、闡治平之極軌。微言與義、千秋之彝訓猶新。因地則天、百代之綱常永植。茲以

慈闈萬壽、懋舉鴻儀、敬晉

徽稱、神人慶洽。仰宮牆於泗水、覃敷美富之休。陞俎豆於尼山、益錫詩書之福。專官致告、將事維虔。歆格有靈、繁禧用荷。

丙申四十一年、平定兩金川、

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聖駕東巡、詣闕里、

親釋奠於先師。

定熱河文廟陳設位次及祭樂器並人數、俱如太學。

庚子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秋八月、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恭遇

高宗純皇帝七旬萬壽。

辛丑四十六年、

定熱河文廟仲秋丁祭、派扈從大學士行禮。

癸卯四十八年春二月、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詔修辟雍。

上

春

諭、稽古國學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昭文明而流教澤、典至鉅也。朕此次釋奠禮成、念國學爲人文薈萃之地、規制宜隆。而辟雍之立、自元明以來、典尚闕如。自應增建、以臻美備。著派禮部尚書德保、工部尚書兼國子監事務劉墉、侍郎德成、敬謹前往閱視度地、鳩工諏吉興建。落成之日、朕將舉行臨雍典禮、以昭久道化成之盛。

甲辰四十九年、

聖駕南巡、

至曲阜、

詣孔子廟上香。

詔來歲釋奠國學、臨雍講學。

奉上諭、稽古明倫設教、典重學宮、國學爲首善之區、橋門觀聽、規制尤宜隆備。前命尚書劉墉、德保、金簡、侍郎德成、鳩工庀材、興建辟雍、現在已居落成。朕於明年仲春釋奠禮成、即臨雍講學。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詳議具奏。

乙巳五十年春二月、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

庚戌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詣闕里、

親釋奠於先師。

秋八月、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恭遇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

乙卯六十年春二月、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奉上諭、本年爲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文廟釋奠。禮成、竝閱視辟雍新刊石經。贍仰宮牆、觴深景慕。自維沖齡肄學、服膺聖教、迄今八袠開五、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行政、念典、悉皆得自心傳。今晨臨雍展敬、祇肅躬親、風日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先師靈爽是憑、自必默垂鑒佑。當茲邦運增隆、慶臻耆壽、莫非仰邀錫貺、允宜施恩黌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

丙辰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

授

受禮成、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春二月、

親詣國學祭告孔子。

戊午三年春二月丁未、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己未四年、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恭奉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

頒御書聖集大成額。

壬戌七年春二月、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以先儒伏勝後敬祖爲世襲五經博士。

戊辰十三年、

詔發帑重修闕里文廟及顏子專廟。

己巳十四年、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

庚午十五年春二月、

親詣太學、釋奠於先師。

己卯二十四年、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

庚辰二十五年、

今皇帝登極、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辛巳

今皇帝道光元年、

頒御書聖協時中額。

壬午二年、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奉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

春二月、

聖駕臨雍、釋奠於先師。

以明臣劉宗周從祀文廟。

癸未三年、以明臣黃道周及故工部尙書湯斌從祀文廟。

乙酉五年、以唐臣陸贄從祀文廟。

丙戌六年、以明儒呂坤從祀文廟。

戊子八年、以明儒孫奇逢從祀文廟。

辛卯十一年秋八月、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皇上五旬萬壽。

乙未十五年冬十月、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皇太后六旬萬壽。

辛丑二十一年秋八月、

遣官詣闕里、祭告孔子。

恭遇皇上六旬萬壽。

癸卯二十三年秋八月、

詔山東巡撫謹修闕里祀典。

庚戌

上諭內閣曰、山東曲阜縣先師林廟、係萬方觀禮之鄉、遇有祀典、必應致誠盡敬、以示尊崇。一切禮儀祭品、尤宜整齊蠲潔、用肅觀瞻。現在雖無不備之處、但恐日久懈生、稍失誠敬。著山東巡撫嚴飭地方官、隨時敬謹察看。每居祭祀之期、務須恪恭將事、毋得視爲具文、用副朕崇儒重道至意。欽此。

九月、以宋臣文天祥從祀文廟。

謹案、尊禮先師、至國朝而極盛。茲譜於御製碑、贊、封冊、幸魯釋奠之文、敬謹大書恭載、用彰殊典。至因事還告、則皆案年編次、綱舉目張、以識列聖右文重道、邁越前古。自漢迄明、除曹魏、西夏數條、用正朔紀年、餘若南北朝及宋遼金、俱遵會典。歷代帝王廟各自爲國、不相統屬、尋源竟委、交互注年、以究歷朝之制。伏考闕里廟庭碑刻如林、茲惟錄有明御製之文、其臣工奉勅所作、祇注名目備考。是譜也、於乾隆壬午以前輯闕里文獻考、甲午以前據曲阜志、以後則采用聖域述聞等書云。

祀典源流譜卷二之二終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一

謹案、

國朝

欽頒祀典、通行於直省府州縣者、惟

文廟春秋釋奠禮樂特隆。然禮樂有體有用。俎豆諸器、禮之體也。陳設等儀、禮之用也。鐘磬諸器、樂之體也。節奏等情、樂之用也。茲譜也、於卷三恭載

欽定禮樂各圖考、以詳其體。度數繁重、篇帙寖多、將本卷釐而爲三、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列

廟制於禮器前、知禮之體所由著也。推律制於樂器前、知樂之體所由來也。體立斯用行、故於卷四敘入

廟裏事次第、詳禮樂之用。陳設辨位而祭品之製造同登、節奏聯音而文德之舞容並著。申奠獻洽

神人、敬以贊禮明樂備之休、誠儒生躬逢

盛典之幸事、囿心數典、務期明體以達用。謹於此先發凡。其

禮器圖考一

欽定先師廟制

國學　先師廟制考　釋奠班位圖

闕里　至聖廟圖　至聖林圖

謹案、廟中乃載禮之地、位置明然後趨蹌定。謹詳

國學

先師廟制考及祭祀班位圖於禮卷之首。

闕里乃

聖人發祥之地、尤爲海內所欽崇、並恭繪

至聖廟圖

至聖林圖、以公景仰之忱。

國學

先師廟制考

都城

先師廟在安定門內大學左、南嚮。街門三間、西爲持敬門一間、西嚮。

大成門五間、崇基石闌、中三門前後三出陛。門左右列戟二十有四、石鼓十、右石鼓音訓碣一。左右各一門、門內東西列舍各十有一間、北嚮。

大成殿七間、崇基石闌、三出陛、正面十有二級、東西各十有七級。兩廡各十有九間、東西嚮。殿東西列舍各十有一間、南嚮。西廡南燎爐一、西北瘞坎一。甬道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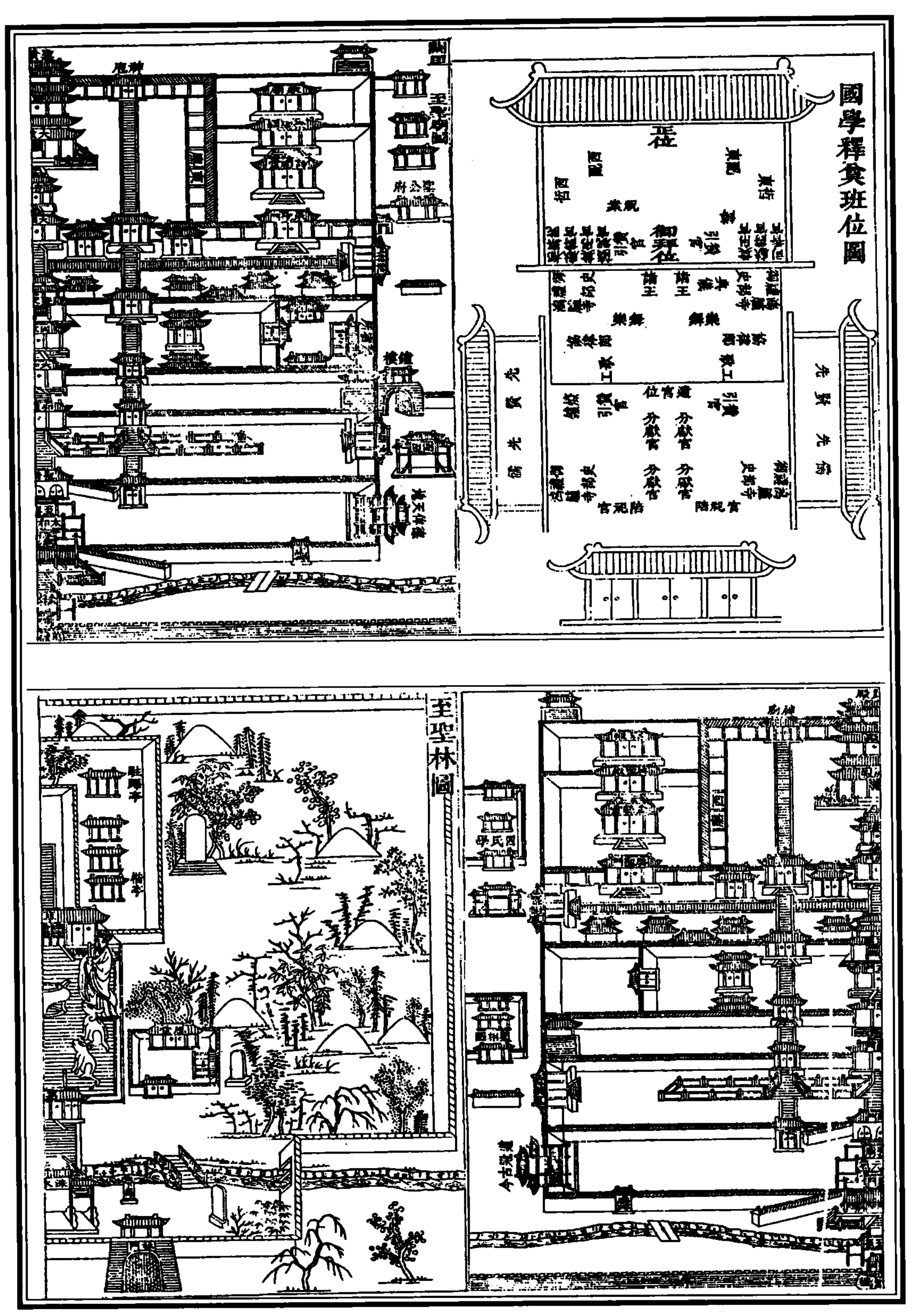
御碑亭八。

大成門外東爲　神廚五間、宰牲亭井亭各一。西爲

神庫五間、承祭官致齋所三間、更衣亭一。每科進士題名碑分列左右、外衞崇垣。凡正殿、正門、碑亭皆覆黃瓦琉璃、餘屋均甋瓦。楹柱門扉均丹飾、梁棟五采。

後爲

崇聖祠、正殿五間、東西廡各三間、燎爐一、廟門三間、南嚮。圍垣一、重門一、西嚮。正殿正門均覆綠琉璃、門楹丹雘、兩廡甋瓦。廟街門外東西下馬牌各一。


至聖廟圖
國學釋奠班位圖
至聖林圖

謹案

闕里

至聖廟

至聖林、前代遞加增擴。

國朝大啓鼎新、雍正年間動帑重修。

世宗憲皇帝特遣專官、會同衍聖公相度地勢、監督工程。今

廟貌

林城、備極巍煥崇閎之制、以妥

聖靈、永爲萬古瞻仰云。右謹繪 廟圖、林圖、其制考已詳祀典源流譜卷二。雍正八年注。

禮器圖考二

欽定文廟禮器 爵 登 鉶 簠 簋 籩 豆 篚 俎 尊 祝版

謹案、

欽定大清會典、

文廟位次、陳設禮器、各有定式。乾隆十二年以前、節奉

欽頒於

闕里

廟庭者、其長短廣狹之度、均屬舊制、已詳紀闕里文獻考

中。嗣於十三年春、

高宗純皇帝東巡、

親釋奠於

先師、

駐蹕廟庭、周覽古物、慨有更定禮器之意。遂於

回鑾之日、

命工繪式製造、籩豆簠簋之制、悉復古初、備載

皇朝禮器圖中、

頒行於各直省、永垂法守。茲恭照

欽定文廟祭器尺寸、同於

天壇正位從位、分別繪

圖具如式。

爵

爵範銅爲之。通高四寸六分，深二寸三分。兩柱高七分。三足相距各一寸五分，高二寸。腹爲雷紋饕餮形。

登

登範銅爲之。通高六寸，深二寸，口徑四寸九分，校圍六寸九分。足徑四寸七分。口爲回紋，中爲雷紋，柱爲饕餮形，足爲垂雲紋。蓋高一寸六分，徑四寸六分，頂高三分，上爲星紋，中爲垂雲紋，口亦爲回紋。

鋓

鋓範銅爲之。高四寸一分、深四寸、口徑五寸一分。底徑三寸三分。三足高一寸三分。兩耳爲犧形。口爲藻紋、次回紋、腹爲貝紋、足爲雲紋。蓋高二寸二分、爲藻紋回紋雷紋。上有三峰、高一寸、亦爲雲紋。

簠

簠範銅爲之。內外方形。通高四寸六分、深二寸一分。口縱六寸四分、橫八寸。底縱五寸一分、橫六寸四分。面爲夔龍紋、束爲回紋、足爲雲紋。兩耳附以夔龍。蓋高一寸四分。口縱橫與器同。上有稜、四周縱四寸一分、橫六寸四分。亦附以夔龍耳。

簠

簠範銅爲之。內外圓形。通高四寸二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底徑六寸。口爲回紋、腹爲雲紋、束爲獸紋、足爲星雲紋。兩耳附以夔鳳。蓋高一寸八分、徑與口徑同。面爲雲紋、口亦爲回紋。上有稜四出、高一寸一分。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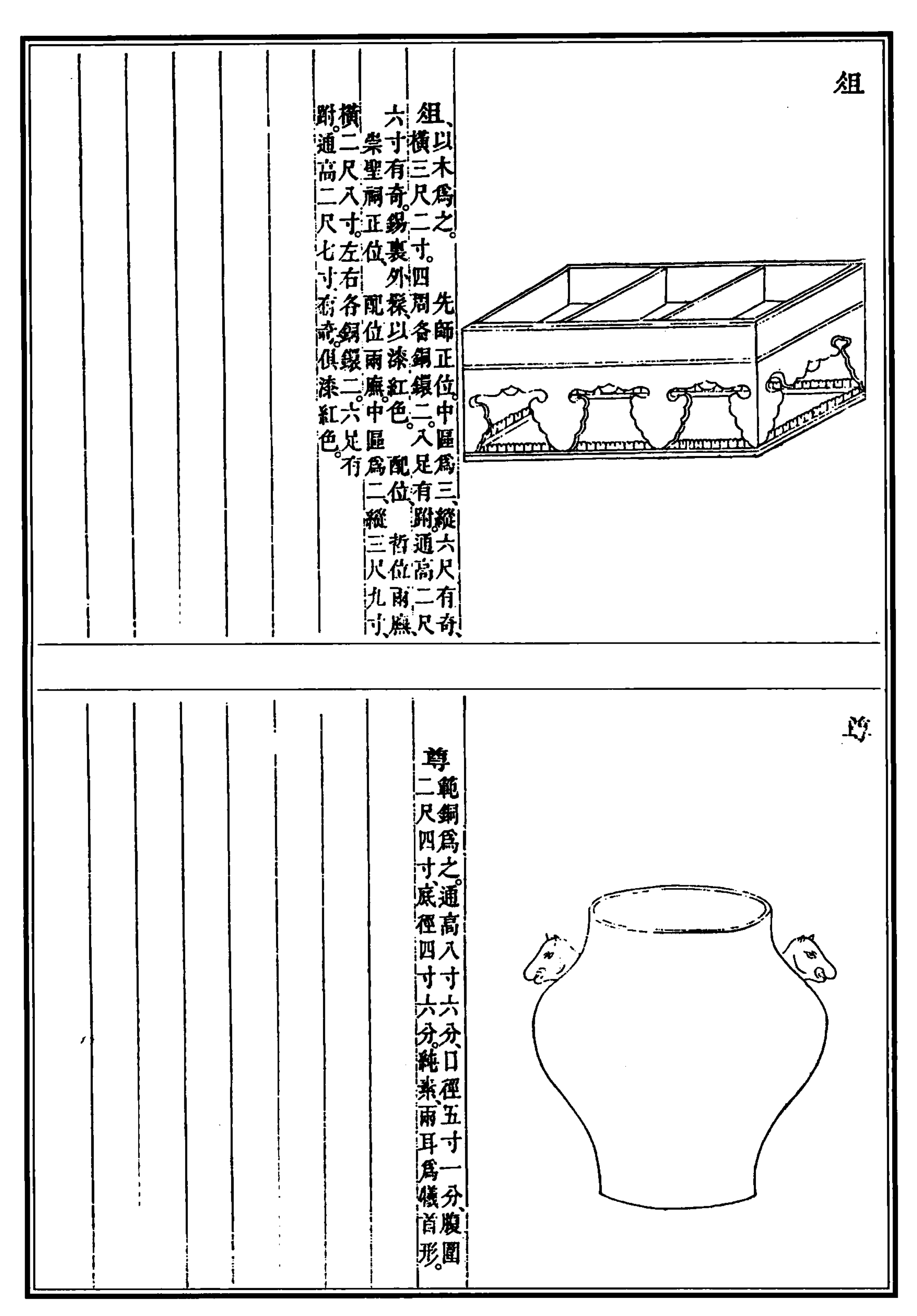
籩編竹爲之。通高五寸四分、深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足徑四寸。蓋高一寸九分、徑與口徑同。頂正圓、高四分。以絹飾裏、頂及緣皆髹以漆、紅色。

豆

豆範銅爲之。通高五寸五分、深二寸、口徑四寸九分、校圍二寸、足徑四寸七分。腹爲垂雲紋、回紋、校爲波紋、金鈑紋、足爲黻紋。蓋高二寸二分、徑與口徑同、爲波紋、回紋。頂爲綯紐、高三分。

篚

篚編竹爲之。高五寸、縱五寸、横二尺二寸五分。足高一寸、蓋高一寸七分。四周髹以漆紅色。



俎、以木爲之。先師正位中區爲三、縱六尺有奇、橫三尺二寸。四周各銅鑲二。八足有趺。通高二尺六寸有奇。錫裏、外髹以漆紅色。配位、哲位兩廡、崇聖祠正位、配位兩廡中區爲二、縱三尺九寸、橫二尺八寸。左右各銅鑲二。六足有趺。通高二尺七寸有奇。俱漆紅色。

尊、範銅爲之。通高八寸六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圍二尺四寸、底徑四寸六分。純素、兩耳爲犧首形。

祝版

祝版書祝文之版也。以素木爲之。有架、朱漆金飾。今制祝用白紙黃緣墨書。高九寸、廣一尺二寸。祭之前加韜以黃緞繡龍爲之。

禮器圖考三

聖門禮誌圖繪禮器 大尊 山尊 犧尊 象尊 雷尊 著尊 壺尊 勺 罍 能罍 茅沙池 坫 罍洗 香鼎 香盒 毛血盤 燔鑪 燎叉 庭燎

謹案、闕里祭器、備古今之制。其爵登以下各器圖繪、同奉欽頒定制、已具載於前。至犧象各器今各直省並陳、惟古式尺寸不一、茲恭照聖門禮誌及闕里文獻考所載、繪圖繫說如左、庶幾信而有徵焉。

大尊

山尊

大尊 有虞氏之尊也。大從泰、足平而康、故謂之泰尊。以陶爲之、純素無文、貴本尚質也。高七寸、口圓徑二寸六分、深六寸六分、腹圓徑五寸九分、深六寸三分、底圓徑四寸八分、足高一分。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刻鏤爲山雲之狀、高聳而稜方、笵銅爲之。通蓋高一尺七寸七分、蓋連頂高二寸九分。圓徑九寸六分、內深一寸五分、尊身高一尺四寸九分、口圓徑九寸三分、腹圓徑九寸五分、深一尺一寸一分、底圓徑七寸入分、足高三寸六分。

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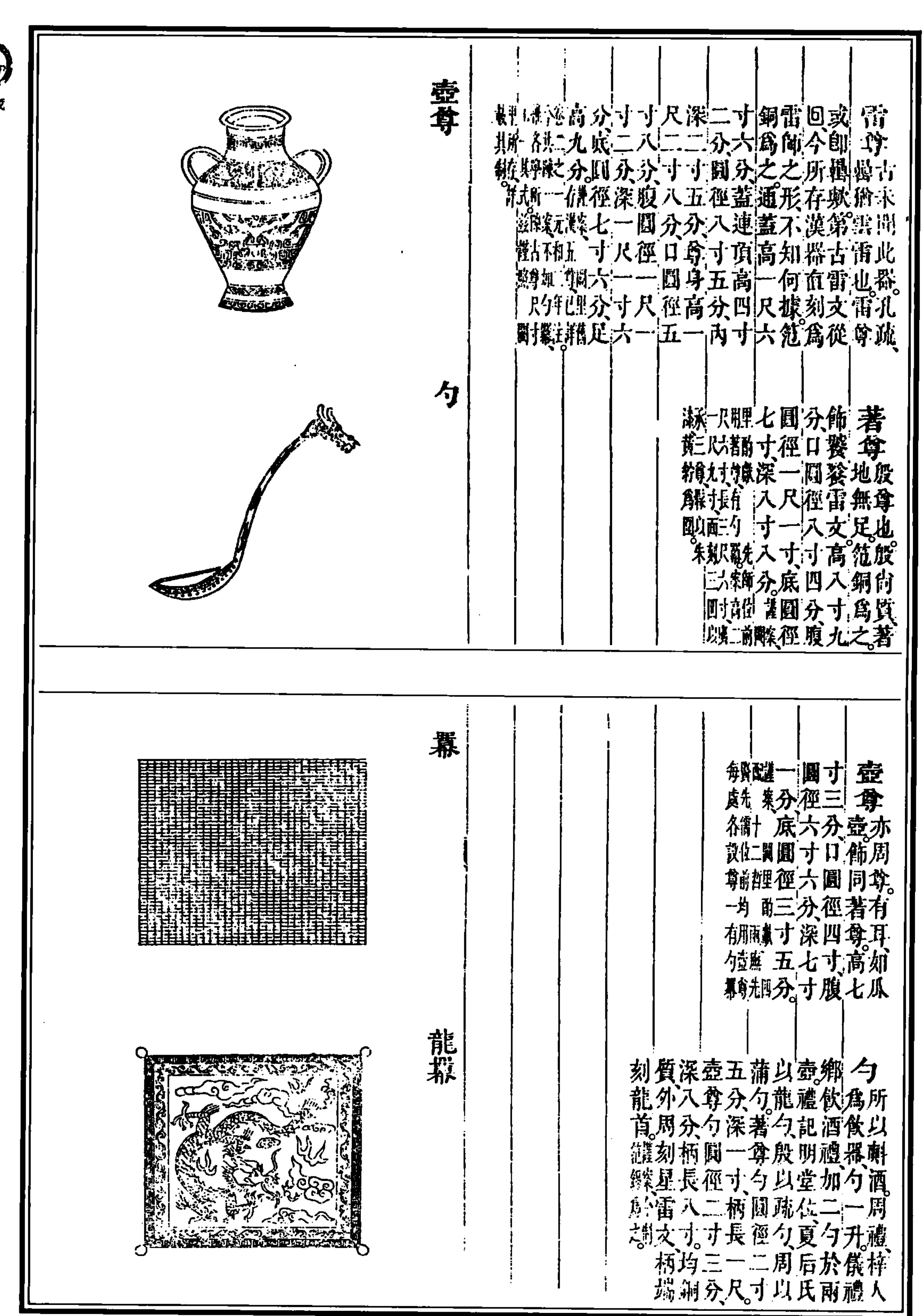
象尊

犧尊 周尊也。制爲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笵銅爲之。穴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八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二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五分、犧身長二尺三分、廣七寸、口圓徑四寸、深六寸九分。

象尊 周尊也。制爲象形。象牙感雷而文生。象者像也。笵銅爲之。穴背受酒。通蓋高一尺四寸五分、蓋連頂高三寸三分、圓徑五寸二分、內深二寸四分、尊身高一尺一寸二分、象身長二尺、廣七寸、口圓徑三寸九分、深六寸六分。

雷尊

著尊



雷尊　古未聞此器。孔疏、罍猶雲雷也。雷尊或即罍歟。第古雷文從回、今所存漢器直刻爲雷飾之形、不知何據。範銅爲之。通蓋高一尺六寸六分、蓋連頂高四寸二分、圓徑八寸五分、內深二寸五分、尊身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圓徑五寸八分、腹圓徑一尺一寸二分、深一尺一寸六分、底圓徑七寸六分、足高九分。[illegible]

著尊　殷尊也。殷尚質、著地無足。範銅爲之。飾饕餮雷文。高八寸九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圓徑一尺一寸、底圓徑七寸、深八寸八分。[illegible]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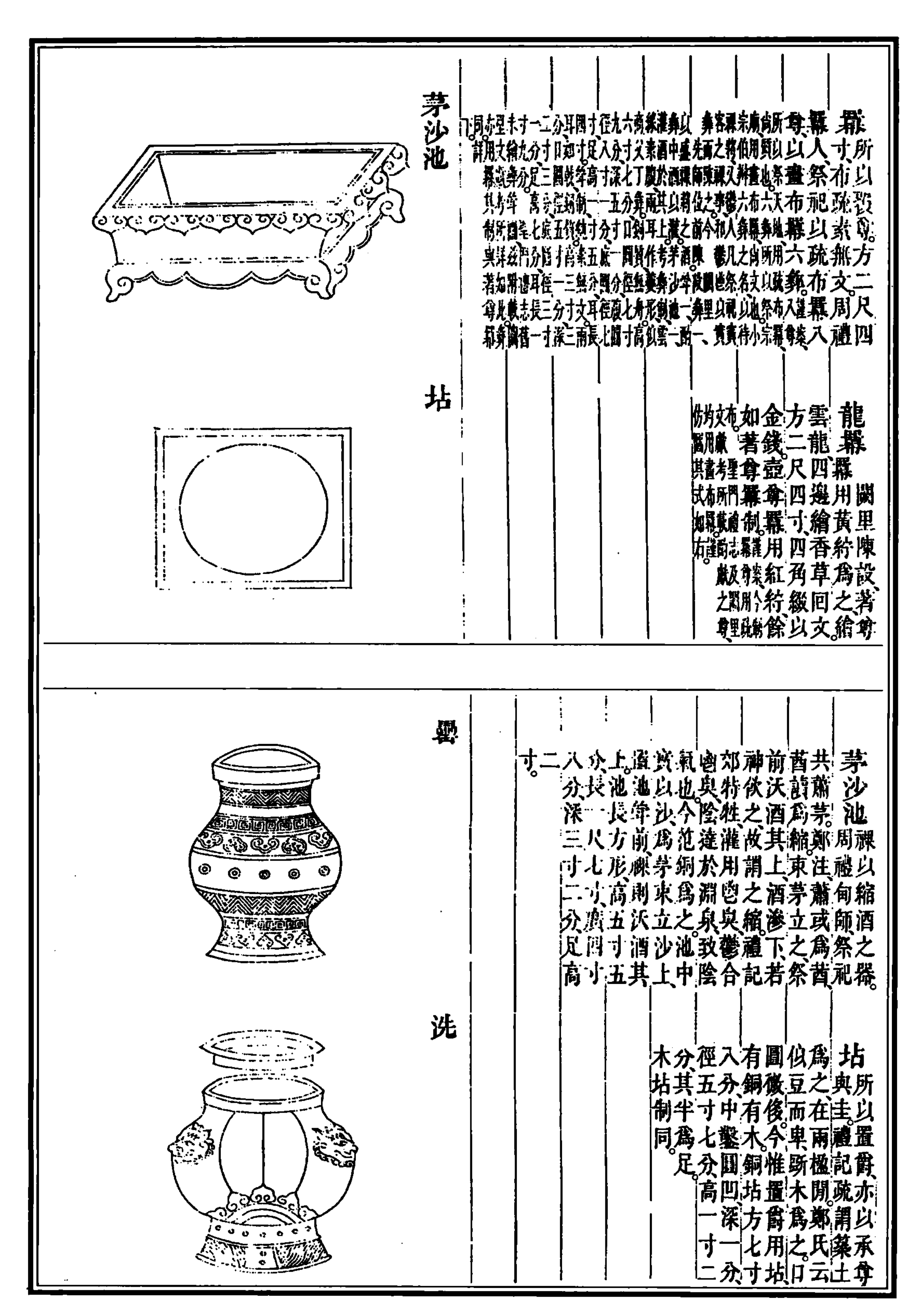
勺

壺尊　亦周尊。有耳、如瓜壺。飾同著尊。高七寸三分、口圓徑四寸、腹圓徑六寸六分、深七寸一分、底圓徑三寸五分。[illegible]

勺　所以斟酒。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儀禮、鄉飲酒禮、加二勺於兩壺。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著尊勺、圓徑二寸五分、深一寸、柄長一尺。壺尊勺、圓徑二寸三分、深八分、柄長八寸。均銅質、外周刻星雷文、柄端刻龍首。[illegible]

冪

龍冪



冪 所以設尊。方二尺四寸，布疏素無文。周禮冪人：祭祀以疏布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冪尊 [illegible]

龍冪 闕里陳設著尊冪，用黃紵爲之，繪雲龍四，邊繪香草回文。方二尺四寸，四角綴以金錢。壺尊冪用紅紵，餘如著尊冪制。[illegible]

茅沙池 祼以縮酒之器。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蕭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禮記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致陰氣也。今范銅爲之，池中實以沙，爲茅束立沙上，置池尊前，麻刷沃酒其上。池長方形，高五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足高二寸。

坫 所以置爵，亦以承尊與圭。禮記疏謂築土爲之，在兩楹閒。鄭氏云：似豆而卑，斲木爲之。口圓徽後。今惟置爵用坫，有銅有木。銅坫方七寸八分，中鑿圓凹，深一分，徑五寸七分，高一寸二分，其半爲足。木坫制同。

茅沙池

坫

罍

洗



罍貯水器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氏注云、枓剩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承沃盥之棄水則用洗。三禮圖謂之洗罍、蓋以別於尊罍也。今制範銅爲之、腹以上似壺尊而侈、其足連足高六寸五分、口圓徑五寸三分、腹圓徑六寸一分、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七分、圓徑四寸七分。枓形如尊彝勺、圓徑二寸二分、深九分、柄長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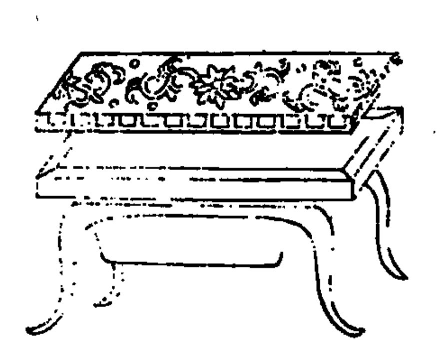
香鼎

香盒

洗　儀禮士冠禮、昏禮、鄉飲酒、鄉射、大射、燕禮、特牲、少牢皆稱設洗。注疏云、洗者承盥洗者棄水之器。謂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水而棄之也。又古者臣下設洗則就洗、尸與君則設洗而不就洗、惟具槃匜以進。[illegible]

毛血盤

香鑪



香鼎　爇香器也。考三代以上祭無上香事、自漢始有香鑪之名。然祇用以爇衣服、備儀衛而已。後世遂因以祀神焉。又鼎之爲物、古人所以亨飪。自取以爇香、而烹飪之用遂廢、亦古今所由異尚也。今制高一尺五寸八分、口圓徑一尺一寸四分、腹圓徑一尺四寸六分、耳高八寸五分、廣三寸二分、厚一寸三分、足高六寸、圓徑二寸。銅質、采繪花卉。

香盒　盛香之器。通高四寸三分、圓徑六寸、質如香鼎。

毛血盤 盛毛血之器也。詩小雅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禮記禮器血毛詔於室。禮運薦其毛血。蓋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也。今制以陶爲之。高一寸三分、口圓徑五寸五分、深一寸一分。

燔鐐 焚蕭脂之器也。詩大雅曰、取蕭祭脂。禮記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周人尚臭、所以求諸陽也。今制以鐵爲之。三足、方徑一尺二寸、足高六寸。

燎叉

庭燎

燎叉 焚燎時挈帛者也。叉長一尺五寸。今制以鐵爲之、柄長二尺六寸。

庭燎 陛中然以照者也。今制以鐵爲之、如籠。高五寸、圓徑三寸五分、干長五尺四寸、植於陛閒、實以松明然之。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一終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二

樂器圖考一

御纂律呂正義中和韶樂制譜 律呂分均 四倍律 工尺字 簫笛字譜 定絲樂絃音

清濁二均之度分附圖

律呂旋宮轉調圖表

謹案，律呂始於軒轅，而簫韶九成盛稱虞帝。厥後傳爲世守，千餘年猶動大聖人之仰慕，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其歎美有深契焉矣。我朝自聖祖仁皇帝成一代之制作，定爲中和韶樂。今之韶猶古之部也。古者六經並重，而樂無專書，漢、魏以下，歷代沿革之故，具載史冊。先儒殫精推測，莫能相一。我聖祖心通制作之原，凡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以破千古之疑議，御纂律呂正義，勅爲成書。高宗純皇帝繼以後編，上溯黃帝，下迄有明，古今同異之辨，名物度數之詳，悉秉睿裁，指示是非，考論得失，務協伶倫、榮後之舊。明以前律呂互用，於十二律呂外，所加者用四清聲，未免滋誤。聖祖斷爲律呂分均，而陰陽正位矣。去四清聲，加四倍律，而黃鍾得其中聲矣。後編特著樂問，設爲問答，以闡明聖祖宸斷之精。至於工尺字譜，原本律呂簫笛字譜，各應工尺，問答篇並詳言之。若夫絲樂絃音清濁二均之度分，長短巨細，具有分別，猶管之徑有大小，管之孔有遠近，以定絲絃之分，而宮商徵羽允協矣。此皆迥出昔人議論之外，而一一莫不與經史所載相發明。況詳樂制，則旋宮轉調，隨月律爲用，可得而定矣。茲敬大端，謹遵御纂律呂正義後編，折衷至義，原文恭錄於樂器卷之首，仰見我朝制作，先符軒轅律呂、虞帝簫韶之本旨也夫。

律呂分均

問：後漢書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其餘各宮以類從焉。國語七律韋昭註遵用其說，歷代因之。朱子亦曰，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協應。江鄭幾雜志，六律爲宮則商角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宮則商角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律應律，呂應呂，爲從聲。律應呂，呂應律，爲變聲。然則一均之內，律呂互用，由來舊矣。今鐘磬排簫以六律加二倍律爲陽均，六呂加二倍呂爲陰均，陽純用律，陰純用呂，則前古未之有聞。自律呂正義創之，果可爲萬世法乎。曰：音之有七也，以第八音與首音同，故左傳有七音，國語有七律。七增一爲八，然後旋宮之用足。故周禮鐘磬各八爲堵，十六爲肆，此古今之所同而人之所共知也。然在絃則半分與全分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六分，五聲各得一分，二變各得半分。在管則半律不與全律應，而下律之半乃與本律應。自首音至第八音，計得七分，五聲二變各得一分。故黃鍾爲宮則徵聲不與林鍾應，而與夷則應，羽聲不與南呂應，而與無射應，變宮不與應鍾應，而與半黃鍾應，至半

太簇乃復爲淸宮而與黃鍾應。前編言之綦詳。此則秦漢以下、樂書淪亡、後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自

聖祖仁皇帝精其數、製其器、審其音、確然定之而無疑、而亦爲有耳所共曉、是直與黃帝造律先後同揆、而萬世莫能易者也。夫律管也、其不可與絃同日而語、理之自然者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夫旣曰合陰陽之聲矣、而又分別之、曰若者陽聲、若者陰聲、明乎陰陽之可合而不可雜也。且曰皆文之以五聲、明乎陽律陰呂各有五聲也。向使律呂而可相雜、則周禮何不直云十二律、又何不渾言之曰律呂、而必條分縷析、曰六律六同、陽聲陰聲云爾哉。且周禮太司樂之用六樂也、所奏者黃鍾、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所歌者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倘律呂之可雜用、何不如所奏者而一一參之以呂、或於所歌者而一一錯之以律乎。是其奏與歌有相合無相混也。國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夫黃（國語本作六、依朱子作黃。）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㽔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二間夾鍾、三間仲呂、四間林鍾、五間南呂、六間應鍾。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彼其於律呂也、旣分列次第而數之、又各自連類而數之、未嘗曰一黃鍾、二大呂、三太簇、四夾鍾云云也。且其曰律呂不易云者、言其各有條理、不相互易、夫而後乃無姦物也。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成角。此乃以絃音五聲之分而言、故曰黃鍾小素之首、而數止於五、未嘗及十二律呂也。凡此雖未析言管絃之不同、而要各不相混。夫旣不相混、則亦無庸析言之矣。至淮南子、乃取管子五聲之分而衍之以至於十二。然雖用十二律之名、而猶是絃音之度、未卽以絃爲管也。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乃絃音之度自爲一段。黃鍾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別爲一段。是雖用十二管之分數、而亦未卽以管爲絃也。逮後漢志則直曰京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黃鍾爲宮、林鍾爲徵云

云。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長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準。始以律準絃、而後又以絃準律、於是管絃混淆而度數遂不可辨矣。梁制四通、亦猶夫是。然房曰竹音不可以度調、則猶疑律與絃之不合。蓋如絃音林鍾之分、不應林鍾之律而應夷則之律之類、而特不知絃之非管、九尺可爲宮而不可爲黃鍾、六尺可爲徵而不可爲林鍾、八尺可爲商而不可爲太簇、而六十律之絃度皆後世所謂變律、絃或用之而管則不可用耳。自房以後、則又皆祖房之失、而竝所謂竹音之不可以度調者亦不可考。夫絃有緩急、非管不定。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謂竹不可以度調、豈待知者而後知其謬哉。明鄭世子載堉謂八音當以竹爲首、竹以律爲首、黃鍾半律不與黃鍾應、而半大呂近之。是亦實有考據而具卓識者、然未能密考算數、多截律管而得半太簇之與黃鍾合、依然局於襲誤而莫之能辨。此則所謂後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斷者也。問者曰、今之所定故爲有耳所共聞、而自東漢以來、何以獨無一人聞而知之者耶。曰、朱子有言、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只是尺不定。又曰、只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道裏。纔差些子、其他都差。自漢以來、未得黃鍾之正聲與黃鍾之眞度、則所謂黃鍾者非黃鍾、而各律各呂皆非其律呂。如使所謂黃鍾者在黃鍾大呂之閒、則所謂林鍾者亦在林鍾夷則之閒、故其所爲徵者、謂之應林鍾也可、謂之應夷則也亦可。且黃鍾與太簇、其長差一寸、而半黃鍾與半太簇僅差五分。唐宋以來之樂、大率比古高三律、其聲愈高、其分之相差愈少而愈難辨。

聖祖仁皇帝始得黃鍾辨氣之元、故五聲之分際、陰陽正半、乃得皦然明白。漢晉以後人未嘗聞今日之元聲、則當日之失宜其不能辨也。問者又曰、律呂之不易如此、然則鄭康成、賈公彥等所謂律娶妻、呂生子之說、非乎。曰、律呂與人道通、娶妻言其相合也、不聞夫婦之有別乎。生子言其相生也、不聞父子之異宮而異席乎。曰、然則國語、朱子之說亦非乎。曰、國語自是問七律、不是七音。韋昭注以爲七音、則所對非所問。且其注立均則謂爲均鐘、本注中色則就六字立解。朱子曰、均只是七均、韋昭無理會。六字本是

黃字闕御上截。六自是數千色甚事。由是觀之、則是韋昭誤解國語、而國語本無誤也。朱子又曰、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卻只有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個頓放處。又序律呂新書曰、古樂之亡久矣。秦漢去周未遠、其道雖不行、其法猶未有異說。逮東漢、西晉、歷隋唐五季、異說滋多而法愈不定。季通心好是學而力求之、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管絃。倘及見之、千古一快。然則京房以下諸說、皆朱子所謂異說、而不足爲頓放處者。其曰七律自成一均、亦只述其舊名以解一均之義、而名物度數既亡、無從考正、朱子亦不能定七律爲何律也。

聖祖仁皇帝審定中聲、十二律管具在、吹之而律從律、呂從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紹三代之緒而祛歷世之疑、確然有據。假使朱子而在今日、不誠以爲千古之一快也哉。

四倍律

問、古以十二正律不足於用、必加以四清聲而後成樂、此晉唐以來至於朱子、蔡季通、未之有改者也。明代朱載堉輩、本朝毛奇齡輩論樂、雖淳龐錯出、要於四清聲之說罔或異同焉。今乃不用半黃鍾、半太簇、半大呂、半夾鍾、而用倍夷則、倍無射、倍南呂、倍應鍾。如謂十二律伶倫制之、不應復加四半聲、則加四倍聲於黃鍾大呂之上、無異於加四半聲於無射應鍾之下也。如使可加、則何不仍其舊制、而必務其異於古歟。況黃鍾爲元首之象、與其加倍律於上、何如加半律於下歟。曰、黃鍾者、應乎氣之始、而實應乎聲之中、中則必有始。今不始之求而於末續之、以中爲始、則中失其中、而黃鍾於是乎非黃鍾、而以太簇、夾鍾、姑洗之閒當黃鍾矣。蓋歷漢唐宋元明、而無人爲破其惑也。夫言大樂者、必曰元聲、正聲、中聲。黃鍾之聲、中之中也。中之中卽正中也、故曰正聲。從此正中之聲以執其兩端、而數乃由以起、則此正中之聲乃元聲也。然而此聲必有上、必有下。上之固至於無射、應鍾矣、下之非加四倍律、則黃鍾不得爲中之中。四倍律者、乃自然而然、而毫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若夫天地之性、必至於中之中、而後能生生而不窮。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中之中也。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則謂之始也固宜。故自律之通於數者言之、則黃鍾固始也、固元首也、不特星官家舍冬至無以推步、卽音律家不得黃鍾之眞度、又何以推知四倍律之眞度。若其考擊之閒、則音必更唱迭和、如輪轉虛、然後可以爲樂、則黃鍾爲宮、固必處乎中之中也。卽至應鍾爲宮、亦未嘗越此正中之聲之度也。然欲令黃鍾之聲處乎中之中、非加四倍律、其曷由乎。古人深知律之卽歷、往往舉歷以明律、舉律以明歷。後世不達、泥其辭而失其意、信乎目而不求諸耳、乃以黃鍾爲始律、故第一聲必黃鍾。於是宮立於姑洗焉、又舛其度於是、或在太簇夾鍾之閒、或在夾鍾姑洗之閒。是以不用半聲不能成樂、此數千年之襲謬、至

聖祖仁皇帝而重開者也。朱子亦曰、黃鍾爲中之中、猶夫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兩日之閒、中之中也。正與今之用倍律不用半律者同義、而特未嘗著爲定論、以黜用四清聲之非、則以未嘗指得黃鍾之眞度、而不敢輕議漢唐諸儒也。假使朱子而在今日、得左右

聖祖仁皇帝以成一代定樂之功、不且千古之一快也哉。

工尺字譜

問、工尺字譜雖宋燕樂志有之、然循是說以爲郊廟朝廷樂譜、毋乃非乎。曰、不然也。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君子猶將變古以從今。況宜於今而適以合乎古、又非古之所無、雖用之郊廟朝廷、何不可之與有。且今之上四尺即古之黄林太也、本無分於黑白、徒强加以雌黄、何其不憚煩哉。曰、漢書律歷志云、黄中色也、鍾種也、言陽氣施種於黄泉也。吕旅也、言陰大旅助黄鍾宣氣也。太簇以下、各有精義。今之四上尺工、復何義哉。曰、子何以其義爲哉。其便於用、斯用之而已矣。必求其義以貴之、則鑿矣。是故不適於用、雖施於鄉井不可也。苟適於用、雖施於大廷可也。而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哉。且史記、漢書所載黄鍾、大呂等名、義出呂覽、淮南等書、雖皆原本周秦經師家傳習舊文、各有依據、非漫然者。然所以詁訓月律以明是月中是律是呂之由、非若四上尺等字之所以紀音聲也。況工尺之說亦不自今日始也。楚辭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娱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今案招魂篇曰、吴歈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爲宫、其譜下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宫角相應也。由此言之、四上尺工在屈原時已有之、亦非不典也。曰、若然則今鐘虡所懸十六鐘並可以上尺工爲號、而必仍黄林太之名、其餘鐘譜仍以黄林太紀其節奏、得毋言之自相矛盾耶。抑亦明知上尺工之不典、不以施之於鐘、畏後人之議也。曰、黄林太者、乃鐘名也。吹管而應何鐘、則以何鐘之名名其管。管之以黄林太名、本假借也。度絃而協何律、則又以何鐘之名名其絃之分位。絃之以黄林太名、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固不若狀聲之字所爲上尺工者、譜之之爲便也。若夫鐘則黄林太等其本名也、安得棄而從上尺工與。況上尺工者、即七音也、流轉於黄林太之間者也。而乃欲以爲鐘名、過矣。

簫笛字譜

問、工尺字譜既聞命矣、而簫與笛之字譜抑又不同、何也。

曰、由於孔分之異也。如姑洗簫、姑洗笛、同爲四倍黃鍾積之管、第一孔同爲工字、第二孔同爲凡字、第三孔同爲六字、第四孔同爲五字、第五孔同爲乙字、第六孔同爲尺字。然簫之工字孔爲本管倍夷則倍南呂相和之分、而笛之工字孔則爲姑洗仲呂相和之分。簫之凡字孔爲本管倍無射倍應鍾相和之分、而笛之凡字孔則爲蕤賓林鍾相和之分。簫之六字孔爲本管黃鍾太呂相和之分、而笛之六字孔則爲夷則南呂相和之分。簫之五字孔爲本管太簇夾鍾相和之分、而笛之五字孔則爲無射應鍾相和之分。（簫笛之尺字孔皆爲工字孔之半、乙字孔皆乙尺相併折中。其分已明、故不悉列。）字同而分不同、則其音必不同。若音同者、則分亦同、故其字必不同也。

曰、其不同有定乎。曰、有。凡笛孔與簫孔同字、而笛孔之分比簫孔之分恒高八律、（倍夷則至姑洗高八律、倍南呂至仲呂亦高八律。餘倣此。）故笛字比簫字高四音。（律呂相和取音、故高四音。）笛之工字應簫之乙字、笛之凡字應簫之上字、笛之六字應簫之尺字、笛之五字應簫之工字、笛之乙字應簫之凡字、笛之上字應簫之六字、笛之尺字應簫之五字。此以笛高於簫而論、則笛字爲高四音。如以笛之高應簫之低、則笛字轉爲下三音也。曰、其不同有自來乎。曰、自笙管來也。如黃鍾之律在簫爲工字、設簧施哨則高四音、乃應夷則之律而爲簫之乙字。然以其爲黃鍾工字之分也、故仍以工字名之。太簇之律在簫爲凡字、設簧施哨則高四音、乃應無射之律而爲簫之上字。然以其爲太簇凡字之分也、故仍以凡字名之。餘律倣此。笛之聲字皆與笙管同名、而不設簧施哨、則又不與笙管同分。人第見其名之異、而不見其分之同、故不知其所自來耳。誠知其所自來、則固不嫌其名之異也。曰、簫笛字譜之異名而相應若是、其音果盡同乎。曰、有同音者、有音同而高低不同者。笛之六字孔與簫之尺字孔同分、笛之出音尺字孔與簫之五字孔同分、笛出音孔外兩上字孔之間與簫之六字孔同分、笛之工字孔與簫之乙字孔同分、（簫之乙字孔因擧音之故、其分微高、然亦爲同分。）此其同音者也。若笛之五字孔、乙字孔、尺字孔、皆短於簫、則以笛之高音應簫之低音。簫之凡字孔、工字孔、出音尺字孔與通長上字皆長於笛、則以簫之低旨應笛之高音。此其音同而高低不同者也。

下編謂笛音每高於簫、由於本體之分短於簫是已。曰簫笛字譜之異名而同音又如是、則何不並其名而同之耶。曰簫笛字譜之異名久矣。自唐以來、以笙管定琴瑟、而笛之聲字因之、夫固盡人而知之也。今試吹某調、笙管簫笛並作、人各一器、器各一譜、而其音之高下無不克諧。夫樂亦取其音之諧耳、無取其名之同也。況改笛則必改笙管、非惟盡更舊譜、人與器不相習、且並笙管因分得名之意而亦失之、則何如仍舊貫之爲愈哉。

定絲樂絃音清濁二均之度分 附圖

絲之爲樂、其器雖十餘種、而絃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如琴有七絃是也。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如瑟設柱以別其長短者是也。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按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也。如瑟二十五絃、體爲九倍黃鍾之數、而絃爲六倍黃鍾之數。琴七絃、體爲四倍半黃鍾之數、而絃爲四倍黃鍾之數。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分互相應合爲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淮南子云、黃鍾之數八十一、下生林鍾之五十四、林鍾上生太簇之七十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之六十四、姑洗下生應鍾之四十二、應鍾上生蕤賓之五十七、蕤賓上生大呂之七十六、大呂下生夷則之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之六十八、

夾鍾下生無射之四十五、無射上生仲呂之六十、極不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司馬氏律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盛德在火、其音徵。蓋謂絲之屬於卦爲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尙徵也。夫審絃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旣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閒、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卽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閒卽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此宮絃上生下徵之數。於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下徵、卽白虎通絃音尙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三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今列淸濁二均之絃各九、皆始下徵而終正羽。絃音之用不過於五、今列爲九者、取二徵二羽、共二變以列位。濁音之首絃爲下徵一百零八分、二絃爲下羽九十六分、三絃爲變宮八十五分、小餘三三。四絃爲正宮八十一分、五絃爲正商七十二分、六絃爲正角六十四分、七絃爲變徵五十六分、小餘八八。八絃爲正徵五十四分、九絃爲正羽四十八分。淸音之首絃爲淸下徵一百零一分、小餘一三。二絃爲淸下羽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三絃爲淸變宮七十九分、小餘九一。四絃爲淸宮

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五絃爲清商六十七分、(小餘四二。)六絃爲清角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七絃爲清變徵五十三分、(小餘二七。)八絃爲清徵五十分、(小餘五六。)九絃爲清羽四十四分。(小餘九四。)卽二均而合言之、其宮至商、商至角、角至變徵、徵至羽、羽至變宮、皆得全分。其變徵至徵、變宮至宮、則得半分。如清則得半分。如清音之宮卽界於濁音宮商之閒、故濁宮至濁商爲全分、而濁宮至清宮、清宮至濁商、各得半分。若夫濁音之商則皆界於清音宮商之閒、而清宮至清商爲全分、清宮至濁商、濁商至清商、復得半分。至於角、變徵、徵、羽諸聲、莫不各有全半之分。故絃音清濁二均、互爲全半以生聲焉。夫管子起音篇、司馬氏律書、皆五聲之正。淮南子始載二變之數、但不當以十二律呂名之。其猶可取者、二變之度分與二變之比於正音、一爲和、一爲繆之說也。所謂應鍾卽絃音之變宮度也、所謂蕤賓卽絃音之變徵度也。絃音變宮之在下徵第一絃、爲第三音、居第三位。變徵之在下徵第一絃、爲第七音、居第七位。故此徵絃之變宮第三位、卽如宮絃之角聲第三位、音雖不同而分則恰值正聲之度、故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爲和也。至於徵絃之變徵第七位、卽如宮絃之變宮第七位、音亦不同而分則皆爲變聲之度、故曰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爲繆也。(和者非聲音之和、乃與正聲之位分爲和。繆者非聲音之繆、其分不得比於正聲之位、故爲繆也。)辨絲樂之本原、參衆說之同異、備載五聲二變之清濁、以定絃音各分之等差。按宮商而列表、使分類以相從。後之覽者、亦將有所折衷焉耳。

陽律濁均

首絃首音起於下徵、全度一百八分。

二音下羽、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九十六。

三音變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五。(小餘三三。)

四音正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

五音正商、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七十二。

六音正角、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六十四。

七音變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八音正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半。(爲五十四。)

陰呂清均

首絃首音起於淸下徵、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

二音淸下羽、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八十九。小餘八九。

三音淸變宮、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七十九。小餘九一。

四音淸宮、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五音淸商、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六音淸角、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五十九。小餘九三。

七音淸變徵、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八音淸徵得全度一百一分小餘一三。之半。爲五十。小餘五六。

陽律濁均

二絃首音起於下羽、全度九十六分。

二音變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五。小餘三三。

三音正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一。

四音正商、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七十二。

五音正角、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六十四。

六音變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七音正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四。

八音正羽、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半爲四十八。

陰呂清均

二絃首音起於淸下羽、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

二音淸變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七十九。小餘九一。

三音淸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四音淸商、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五音淸角、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五十九。小餘九三。

六音淸變徵、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七音淸徵、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五十。小餘五六。

八音淸羽、得全度八十九分小餘八九。之半。爲四十四、小餘九四。

陽律濁均

三絃首音起於變宮、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二音正宮、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八十一。

三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七十二。

四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六十四。

五音變徵、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六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五十四。

七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四十八。

八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五分小餘三三。之半。爲四十二、小餘六六。

陰呂清均

三絃首音起於清變宮、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

二音清宮、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七十五。小餘八五。

三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四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五十九。小餘九三。

五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六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五十。小餘五六。

七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八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九分小餘九一。之半。爲三十九、小餘九五。

陽律濁均

四絃首音起於正宮、全度八十一分。

二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七十二。

三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四音變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五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四。

六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八。

七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八音少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半。爲四十、小餘五。

陰呂清均

四絃首音起於清宮、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二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六十七。小餘四二。

三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五十九。小餘九三。

四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五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五十。小餘五六。

六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七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八音清少宮、得全度七十五分小餘八五。之半。爲三十七、小餘九二。

陽律濁均

五絃首音起於正商、全度七十二分。

二音正角、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

三音變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四音正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

五音正羽、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

六音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七音少宮、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小餘五。

八音少商、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半。爲三十六。

陰呂淸均

五絃首音起於淸商、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

二音淸角、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九。小餘九三。

三音淸變徵、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四音淸徵、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五十。小餘五六。

五音淸羽、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六音淸少變宮、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七音淸少宮、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三十七。小餘九二。

八音淸少商、得全度六十七分小餘四二。之半。爲三十三、小餘七一。

陽律濁均

六絃首音起於正角、全度六十四分。

二音變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小餘八八。

三音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

四音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

五音少變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六音少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小餘五。

七音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

八音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爲三十二。

陰呂淸均

六絃首音起於淸角、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

二音淸變徵、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五十三。小餘二七。

三音淸徵、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五十。小餘五六。

四音淸羽、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五音淸少變宮、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六音淸少宮、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三十七。小餘九二。

七音淸少商、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三十三。小餘七一。

八音淸少角、得全度五十九分小餘九三。之半。爲二十九、小餘九六。

陽律濁均

七絃首音起於變徵、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

二音正徵、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五十四。

三音正羽、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八。

四音少變宮、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五音少宮、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四十。小餘五。

六音少商、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三十六。

七音少角、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三十二。

八音少變徵、得全度五十六分小餘八八。之半。爲二十八、小餘四四。

陰呂清均

七絃首音起於清變徵、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

二音清徵、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五十。小餘五六。

三音清羽、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四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五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三十七。小餘九二。

六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三十三。小餘七一。

七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二十九。小餘九六。

八音清少變徵、得全度五十三分小餘二七之半。為二十六小餘六三。

陽律濁均

八絃首音起於正徵、全度五十四分。

二音正羽、得全度五十四分之四十八。

三音少變宮、得全度五十四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四音少宮、得全度五十四分之四十。小餘五。

五音少商、得全度五十四分之三十六。

六音少角、得全度五十四分之三十二。

七音少變徵、得全度五十四分之二十八。小餘四四。

八音少徵、得全度五十四分之半。為二十七。

陰呂清均

八絃首音起於清徵、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

二音清羽、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四十四。小餘九四。

三音清少變宮、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四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三十七。小餘九二。

五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三十三。小餘七一。

六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二十九。小餘九六。

七音清少變徵、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二十六。小餘六三。

八音清少徵、得全度五十分小餘五六之半。為二十五小餘二八。

陽律濁均

九絃首音起於正羽、全度四十八分。

二音少變宮、得全度四十八分之四十二。小餘六六。

三音少宮、得全度四十八分之四十。小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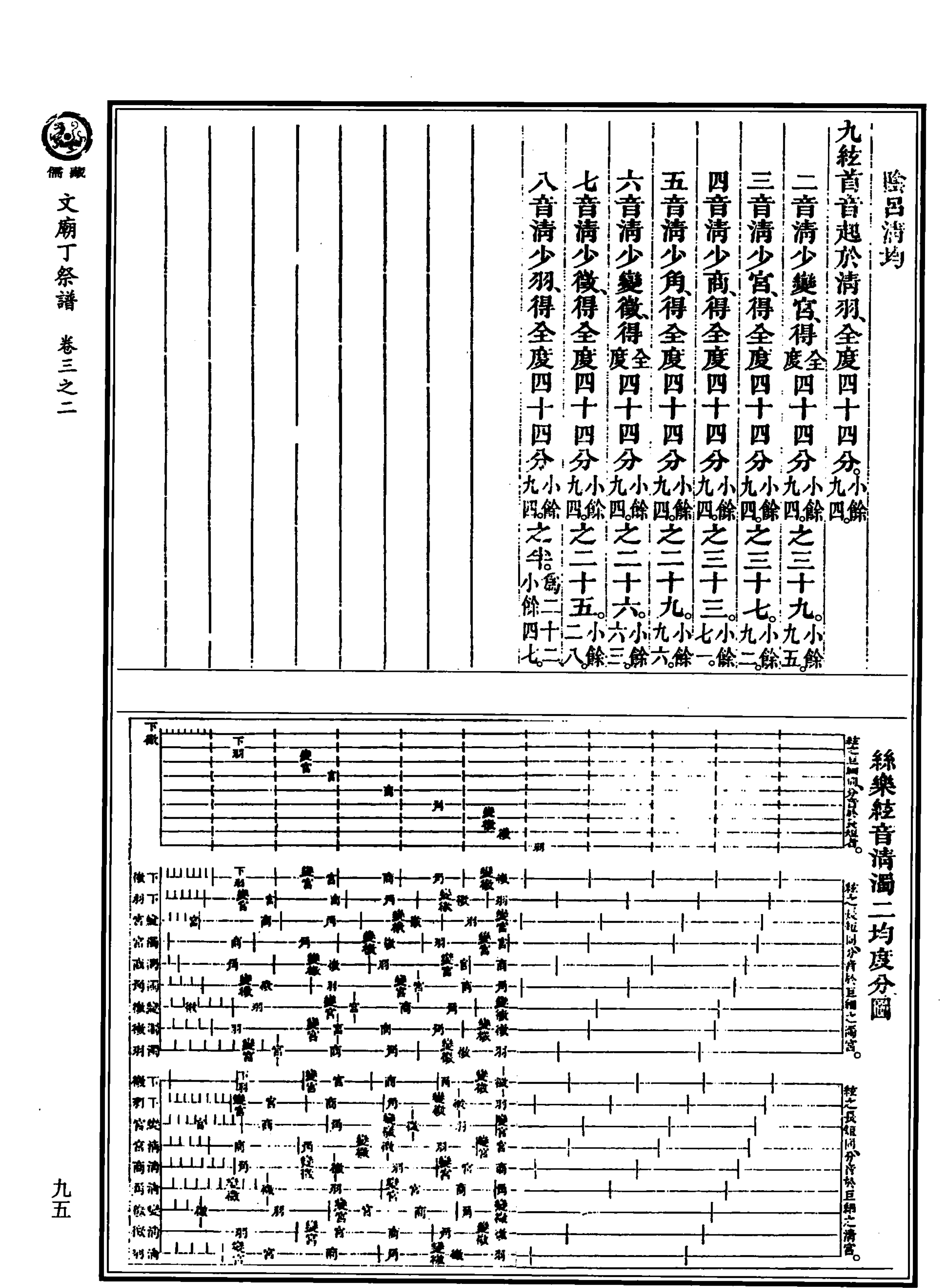
四音少商、得全度四十八分之三十六。

五音少角、得全度四十八分之三十二。

六音少變徵、得全度四十八分之二十八。小餘四四。

七音少徵、得全度四十八分之二十七。小餘二八。

八音少羽、得全度四十八分之半。為二十四。



隂呂清均

九絃首音起於清羽、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

二音清少變宮、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三十九。小餘九五。

三音清少宮、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三十七。小餘九二。

四音清少商、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三十三。小餘七一。

五音清少角、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二十九。小餘九六。

六音清少變徵、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二十六。小餘六三。

七音清少徵、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二十五。小餘二八。

八音清少羽、得全度四十四分小餘九四之半。爲二十二小餘四十七。

絲樂絃音清濁二均度分圖

律呂旋宮轉調圖表

謹案陽律陰呂自

聖祖仁皇帝定爲分均則旋宮轉調、律從律、呂從呂。正月太簇爲宮、三月姑洗爲宮、五月蕤賓爲宮、七月夷則爲宮、九月無射爲宮、十一月黃鍾爲宮，所用皆陽律一均。二月夾鍾爲宮、四月仲呂爲宮、六月林鍾爲宮、八月南呂爲宮、十月應鍾爲宮、十二月大呂爲宮，所用皆陰呂一均。律呂各加二倍數各八，用各七。律均旋轉至倍無射、呂均旋轉至倍應鍾，乃足七聲之用。倍無射爲律之變宮，倍應鍾爲呂之清變宮，自應增塡二變宮之調，以足旋轉之義。我

高宗純皇帝特諭定宮調十四表，律呂各成七均也。夫旋宮之法，宮自爲宮，調自爲調，管子徵羽之數大於中、國語宮逐羽音，是其遺法。故以宮主宮、羽主調，惟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調。一均凡羽宮商角四調，七均凡二十八調。恭錄

御纂律呂正義旋宮轉調十四表，備詳起調於各表下。

太簇商立宮倍無射變宮主調爲尺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變宮	倍無射	尺	合	變宮調
變宮	宮	黃鍾	工	四	不起調
宮	商	太簇	凡	乙	商宮
商	角	姑洗	合	上	姑洗商
角	變徵	蕤賓	四	尺	商角
變徵	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徵	羽	無射	上	凡	不起調
羽	變宮	倍無射（牛黃鍾）	尺	六	同調首

正月　太簇濁均

謹案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於是旋宮之義著焉。太簇一均，以倍無射起調，第三位太簇立宮，而當其黃鍾、夷則當二變之位，不用。是則黃鍾雖正聲，而旋轉則亦有不用之時。即此觀之，而旋宮之義已明矣。太簇商聲，爲簫之尺字調，於時爲正月，而居寅位。寅者生人之始，故

宗廟、

朝日壇、

大歲壇用之。至燕享之樂、宗室宴、千叟宴、上元宴、鄉飲亦用之，取月律也。

夾鍾清商立宮倍應鍾清變宮主調爲高伬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變宮	倍應鍾	伬	伕	清變宮調
變宮	清宮	大呂	仜	伍	不起調
宮	清商	夾鍾	仉	亿	清商宮
商	清角	仲呂	伕	仕	仲呂商
角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清商角
變徵	清徵	南呂	亿	仜	不起調
徵	清羽	應鍾	仕	仉	不起調

羽	清變宮	倍應鍾半大呂	伬	伕	同調首

二月　夾鍾清均

謹案、夾鍾一均、謂之清商、以倍應鍾起調、第三位夾鍾立宮、爲簫之高伬調。於時爲二月、居卯位。其在祀典、社稷壇、帝王廟、文廟、俱用之。臨雍、經筵樂譜亦用之。皆隨月用律之義也。

姑洗角立宮黃鍾宮主調爲工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宮	黃鍾	工	四	宮調
變宮	商	太簇	凡	乙	不起調
宮	角	姑洗	合	上	角宮
商	變徵	蕤賓	四	尺	角商
角	徵	夷則	乙	工	夷則角
變徵	羽	無射	上	凡	不起調
徵	變宮	倍無射半黃鍾	尺	六	不起調

羽	宮	黃鍾	工	五	同調首

三月　姑洗濁均

謹案、姑洗一均、黃鍾當下羽之位起調、第三宮位姑洗適當之、而太簇無射又爲二變不用矣。在簫爲工字調。於時爲三月、居辰位、木德之極盛、故先農壇用之。王凱旋樂及文會試宴樂亦用姑洗均者、取月律也。

仲呂清角立宮大呂清宮主調爲高仜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宮	大呂	仜	伍	清宮調
變宮	清商	夾鍾	仉	亿	不起調
宮	清角	仲呂	伕	仩	清角宮
商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清角商
角	清徵	南呂	亿	仜	南呂角
變徵	清羽	應鍾	仩	仉	不起調
徵	清變宮	倍應鍾半大呂	伬	伕	不起調

羽	清宮	大呂	仜	伍	同調首

四月　仲呂清均

謹案仲呂一均，謂之清角，大呂起調，第三位仲呂立宮，爲籥之高仜調。於時爲四月，居巳位。今以三月祀先蠶，而樂譜宮調用此月之呂者，蠶桑以重婦工，故不用姑洗陽律，而用仲呂陰呂也。

蕤賓變徵立宮太簇商主調爲凡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籥	笛	起調
下羽	商	太簇	凡	乙	商調
變宮	角	姑洗	合	上	不起調
宮	變徵	蕤賓	四	尺	變徵宮
商	徵	夷則	乙	工	變徵商
角	羽	無射	上	凡	變徵角
變徵	變宮	倍無射半黃鍾	尺	六	不起調
徵	宮	黃鍾	工	五	不起調

羽	商	太簇	凡	乙	同調首

五月　蕤賓濁均

謹案蕤賓一均，太簇當下羽之位起調，第三位蕤賓立宮，而姑洗、倍無射當二變不用焉。在籥爲凡字調。於時爲五月，居午位，蓋當夏至一陰生，所謂陽中之陰，故損益相生之法，至蕤賓而反上生大呂。今文傳臚樂章、賜文進士宴樂章俱用之。

林鍾清變徵立宮夾鍾清商主調爲高仈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籥	笛	起調
下羽	清商	夾鍾	仈	亿	清商調
變宮	清角	仲呂	㐲	仩	不起調
宮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清變徵宮
商	清徵	南呂	亿	仜	清變徵商
角	清羽	應鍾	仩	仈	清變徵角
變徵	清變宮	倍應鍾半大呂	伬	㐲	不起調
徵	清宮	大呂	仜	伍	不起調

羽	清商	夾鍾	仉	亿	同調首

六月 林鍾清均

謹案、林鍾一均、謂之清變徵。以夾鍾起調、第三位林鍾立宮、爲簫之高仉調。夫林鍾當六月之未位、未之衝在丑、土德之極盛、故

方澤及地祇壇、嶽廟並用之。

夷則徵聲立宮姑洗角聲主調爲合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角	姑洗	合	二	角調
變宮	變徵	蕤賓	四	尺	不起調
宮	徵	夷則	乙	工	徵宮
商	羽	無射	上	凡	徵商
角	變宮	倍無射半黃鍾	尺	六	徵角
變徵	宮	黃鍾	工	五	不起調
徵	商	太簇	凡	乙	不起調

羽	角	姑洗	六	上	同調首

七月 夷則濁均

謹案、夷則一均、以姑洗起調、第三位夷則、徵聲立宮、而蕤賓黃鍾、當二變不用、在簫爲合字調。於時爲七月、居申位、在月令樂章用之。

南呂清徵立宮仲呂清角主調爲高伕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角	仲呂	伕	仩	清角調
變宮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不起調
宮	清徵	南呂	亿	仜	清徵宮
商	清羽	應鍾	仩	仉	清徵商
角	清變宮	倍應鍾半大呂	伬	伕	清徵角
變徵	清宮	大呂	仜	伍	不起調
徵	清商	夾鍾	仉	亿	不起調

羽　清角　仲呂　伬　仩　同調首

八月　南呂清均

謹案、南呂一均、謂之清徵、仲呂起調、第三位南呂立宮、爲簫之高伬調。夫南呂次於林鍾、故皇太后、皇后慶賀樂章皆用之、示不敢同乎地、昭謙德也。於時爲八月、居酉位、其在祀典則社稷、夕月、帝王、文廟同用此一均、而文鄉試宴亦用之、皆隨月用律也。

無射羽聲立宮甤賓變徵主調爲四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變徵	甤賓	四	尺	變徵調
變宮	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宮	羽	無射	上	凡	羽宮
商	變宮	倍無射黃鍾半	尺	六	羽商
角	宮	黃鍾	工	五	羽角
變徵	商	太簇	凡	乙	不起調
徵	角	姑洗	六	上	不起調

羽　變徵　甤賓　五　尺　同調首

九月　無射濁均

謹案、無射一均、以甤賓起調、第三位無射立宮、而夷則太簇當二變不用、在簫爲四字調、在笛爲尺字調。於時爲九月、居戌位、惟月令樂章用之。

應鍾清羽立宮林鍾清變徵主調爲高伍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清變徵調
變宮	清徵	南呂	亿	仜	不起調
宮	清羽	應鍾	仩	仉	清羽宮
商	清變宮	倍應鍾大呂半	伬	伬	清羽商
角	清宮	大呂	仜	伍	清羽角
變徵	清商	夾鍾	仉	亿	不起調
徵	清角	仲呂	伬	仩	不起調

羽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同調首

十月 應鍾清均

謹案應鍾一均謂之清羽以林鍾起調第三位應鍾立宮在簫爲高伍調於時爲十月居亥位武傳臚及鄉飲酒禮賜武進士宴並用之

黃鍾宮聲立宮倍夷則下羽主調爲上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下羽	倍夷則	上	凡	正羽調
變宮	變宮	倍無射	尺	合	不起調
宮	宮	黃鍾	工	四	正宮
商	商	太蔟	凡	乙	正商
角	角	姑洗	合	上	正角
變徵	變徵	蕤賓	四	尺	不起調
徵	徵	夷則	乙	工	不起調

羽	羽	無射	上	凡	同調首

十一月 黃鍾濁均

謹案黃鍾一均謂之元聲中聲正聲古人拘於黃鍾最濁之說故用半聲而不用倍聲我朝加夷則無射二倍聲第一調從倍夷則下羽位起調第三音適於宮位立宮於時爲十一月居子位爲簫之上字第一調子者天統也故用之尊天宮者君也故用之尊君此天地之元音我朝獨得之以和神人而致太平者也

大呂清宮立宮倍南呂清下羽主調爲高仩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下羽	倍南呂	仩	伬	清羽調
變宮	清變宮	倍應鍾	伬	伕	不起調
宮	清宮	大呂	仜	伍	清宮
商	清商	夾鍾	仉	亿	清商
角	清角	仲呂	伕	仕	清角
變徵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不起調
徵	清徵	南呂	亿	仜	不起調

羽	清羽	應鍾	仕	仉	同調首

十二月 大呂清均

謹案大呂一均謂之清宮亦用南呂應鍾二倍律從倍南呂起調第三音適於宮位立宮故爲六呂之首也爲簫之高仩調於時爲十二月居丑位夫丑爲地統今不以大呂當之而以林鍾當之者三統之律數無奇零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簇八寸謂之三正若大呂則八寸有奇矣故大呂一均祇用之於

常朝月令焉

倍無射變宮立宮夷則徵聲主調爲乙字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律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徵	夷則	乙	工	徵調
變宮	羽	無射	上	凡	不起調
宮	變宮	倍無射半黃鍾	尺	六	變宮宮
商	宮	黃鍾	工	五	變宮商
角	商	太簇	凡	乙	變宮角
變徵	角	姑洗	六	上	不起調
徵	變徵	蕤賓	五	尺	不起調

羽	徵	夷則	乙	工	同調首

倍無射濁均

謹案十二律呂配十二辰十二月自黃鍾至應鍾而八十四聲已畢古有半黃鍾半大呂二均以爲十四調而不知用半之過高而至於亢不如用倍之合乎中也是以倍無射一均以夷則起調第三位倍無射立宮爲簫之乙字調蓋惟有此倍無射倍應鍾而旋宮之用備焉

倍應鍾清變宮立宮南呂清徵主調爲高亿調

七聲定位	旋宮主調	呂管	簫	笛	起調
下羽	清徵	南呂	亿	仜	清徵調
變宮	清羽	應鍾	仕	仉	不起調
宮	清變宮	倍應鍾半大呂	伬	伕	清變宮宮
商	清宮	大呂	仜	伍	清變宮商
角	清商	夾鍾	仉	亿	清變宮角
變徵	清角	仲呂	伕	仕	不起調
徵	清變徵	林鍾	伍	伬	不起調

羽　清徵　南呂　亿　仜　同調首

倍應鍾　清均

謹案倍應鍾一均謂之清變宮爲聲調之極高以林鍾起調第三位倍應鍾立宮在簫爲高亿調至是而旋宮十四調全矣每調各具七聲故又謂之九十八聲也總之古人亦有倍律之名未詳倍字之義遂以倍律對半律言夫既對半律言則是正律矣何以謂之倍乎前編指明倍律對正律言是以加夾則無射二倍律其聲低於黃鍾而黃鍾乃爲中聲誠萬古不易之至理也又案中和樂譜本不用倍無射倍應鍾二均恭考御纂律呂正義後奉諭旨於十二月令樂章之前列入旋宮圖并十四表故仍列倍無射倍應鍾二表各加案語於後云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二終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三

樂器圖考二

欽定中和韶樂器　麾尺

謹案、尺雖非樂器、而度因律起、則由律起尺也。律準度算、則據尺定律矣。恭考

欽定樂器、毫忽晰於微芒、欲稽度數之精、必先明制器之尺。故謹繪尺於樂器卷首。麾雖非樂器、而舉麾則樂作、偃麾則樂止、實樂之綱也。並繪麾於樂器圖前。其餘圖式、壹遵八音次序云。

尺繪圖以五寸為式

尺　營造尺八寸一分為律尺一尺、裁衣尺九寸為營造尺一尺、裁衣尺七寸二分九釐為律尺一尺。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七毫為裁衣尺一尺、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為營造尺一尺。右圖為今之營造尺、樂器所載律分圖、皆準此尺以為制。

謹案、

廟庭諸器、各有度數、而樂器之長短大小、高廣厚薄、音之高低清濁辨焉、其度數尤不得差以毫釐者。故欲正樂器必先定制器之尺。夫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漢魏以後、迄無定論。尺既不定、則黃鍾眞度亦無由而得。

洪惟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明、以橫縱二黍相較、橫黍百粒適當縱黍八寸一分之限、推得古黃鍾九寸為今尺七寸二分九釐、謹案古黃鍾九寸、每寸得今營造尺八分一釐、以九寸乘之、共得營造尺七寸二分九釐。以古律尺一尺推之、共得營造尺八寸一分。恭考制樂器之尺、欽定以今營造尺為造器之度、仍按古律尺合定律之數、故聖祖御製排簫之黃鍾管、得今營造尺七寸二分九釐、即古黃鍾九寸也。準以制中和韶樂各器、律呂精而元音允協。茲敬

詣

闕里、恭校

欽頒各器尺寸、拜觀

金絲堂上所藏康熙五十八年
聖祖頒發中和韶樂器一副、謹就
御製排簫之黃鍾管度測其長、準得今
欽定制器之營造尺、卽以量鐘磬琴瑟各器、與所載律分度
數毫釐脗合。繼至揚州、恭詣
文匯閣請鈔
御纂律呂正義前後編、內載某器繪圖用幾分之幾、將此尺
推量折算、又與
欽頒於
闕里各器悉符。知此尺允爲定則、謹鐫五寸爲式如右。
惟鋟之版不無乾溼、印之紙不無伸縮、謹將尺式鐫
石二、嵌諸省城
學宮及本縣
學宮旁壁、以便遵照製造。

麾

麾黃帛爲之、長五尺四寸六分七釐五毫、爲七倍半黃鍾之度。闊一尺零七分八釐六毫、爲倍仲呂之度。繡九曲雲龍、上鑲藍帛長八寸一分、爲黃鍾九分之十。繡紅日、日中繡中和金篆字。上繡三台星、左北斗、右南斗。帛上雕龍寶蓋、高五寸七分六釐、爲姑洗之度。下雕山水座、高三寸六分四釐五毫、爲半黃鍾之度。皆用木漆金、以硃杆懸之。杆長八尺一寸、爲黃鍾九分之百。徑一寸一分五釐二毫、爲姑洗十分之二。上飾鍍金銅龍、長一尺零九分三釐五毫、爲黃鍾一倍有半。龍首曲向前、四寸六分零八毫、爲姑洗十分之八。麾架高二尺五寸六分、爲五倍蕤賓之度。闊一尺五寸三分六釐、爲三倍蕤賓之度。漆以金。

謹案、引樂之器曰麾。麾所以指麾也。隋書音樂志、帝出、黃門侍郎舉麾於殿上、掌故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舊唐書音樂志、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

此樂之用麾、始見於隋唐志也。制以縹帛爲之、繪升龍其上、執之以令樂工。歷代因之。宋仁宗景祐五年、改作小篆、承以雙龍錯采爲信旛字樣。元制亦繪金雙龍、明用紅羅、長七尺、兩面繪雲龍、一升一降。升龍見樂作、降龍見樂止。自明以前、麾止用一。

國初、

闕里陳設樂器、猶沿舊制。乾隆八年、

高宗純皇帝頒新製樂章。十二年夏、

詔來歲東巡致祭

闕里。秋、

命太常樂工來教肄新樂、始增麾爲二。其始升兩階也、各以麾引於前。其陳設露臺也、一在柷之北、柷在露臺東北上。一在敔之北。敔在露臺西北上。其每奏一章也、舉麾則樂作、偃麾則樂止、實爲全樂之綱云。

樂器圖考三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金部樂器　夾鍾鎛鍾　南呂鎛鍾　編鍾

謹案、金冠八音、而鍾統金奏。明堂位曰、垂之和鍾。世本云、垂作鍾。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爲鍾。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鳧氏爲鍾。此造鍾之所自來也。書曰笙鏞以閒。蔡傳、鏞、大鍾也。此鍾用於部樂之可防者也。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此鍾用於學校而播洽世之休聲有纘後也。恭考

聖祖仁皇帝頒編鍾十六枚於

闕里。

高宗純皇帝頒夾鍾、南呂二鎛鍾於

闕里。嗣奉

諭旨、頒釋奠中和韶樂全制於直省府州縣學。凡入

廟襄事者、撫聆金奏、莫不仰

盛世元音焉。伏思孟子以金聲玉振贊孔子集羣聖之大

成。

國朝

聖聖相承、精考音律。

聖祖既定編鍾編磬之制於前。

高廟當西師奏凱、適西江得古鎛鍾、瑞應西域。耆定、和闐採

玉豐博、

特詔樂部製鎛鍾十二、特磬十二、以集金聲玉振之大成。

德邁兼隆、

作

述盡善。孟子所謂聖之事、智之事、我

聖祖、

高廟允與

先聖同揆矣。茲譜也、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前後編所載各器、按律分繪圖、恭錄後編中和韶樂鎛鍾特磬原案二篇於金石部首、以識祇奉之忱云。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中和韶樂鎛鐘原案

謹案、周禮春官鎛師注、鎛如鐘而大。樂器圖鎛鐘十二、各應律呂之音。凡合樂以某律爲宮、則擊本律之鐘以宣之、孟子所謂金聲是也。謹案、樂奏每章起調先擊月律立宮之鎛鐘以宣之、乃一章之始條理也。漢志、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以爲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而十二律備焉。乾隆己卯冬、於西江得古鎛鐘、當西師奏凱之時、功成樂作、式彰瑞應。

上旣爲釐定其名、正訛辨異、復

詔樂部稽考仿鑄、用備特懸。

御製銘詞、昭示無極。昔我

聖祖仁皇帝審定元音、得古尺九寸爲今尺七寸二分九釐、以爲黃鐘之長、而入音制度悉協中和。今遵用七寸二分九釐之數、參考本律倍半之法、鑄就鎛鐘、於十二律呂之音自相應合。蓋酌古準今、允爲宮懸雅奏之定制焉。

謹案、

文廟春祭以夾鐘爲宮、秋祭以南呂爲宮。謹識夾鐘、南呂二鎛鐘高下大小之式如左。

夾鐘鎛鐘律分　繪圖用十分之二

御製鎛鐘銘
自古在昔、功成作樂。
揆物消內、鑄此鐘鎛。
皇祖審音、中和大備。
[illegible]

御製鎛鐘第四圜聲夾鐘律分　範金爲之。應夾鐘之呂、二月用之。兩欒高一尺五寸一分七釐、（[illegible]）中高一尺三寸四分八釐、兩銑相距一尺二寸六分四釐、橫距九寸四分八釐。兩舞相距一尺零七分八釐、橫距八寸六分三釐。甬長八寸九分八釐、甬下徑三寸五分九釐、甬上衡徑二寸三分七釐。旋徑三寸九分九釐、闊一寸一分九釐。蟲長二寸五分二釐、闊一寸五分一釐、厚一寸零一釐。蟲孔長一寸二分六釐、闊八分四釐。乳凡三十六、高一寸一分九釐。鐫識處高七寸五分八釐、上闊二寸五分二釐、下闊三寸三分七釐。前鐫

御製銘、後鐫鎛鐘第四夾鐘、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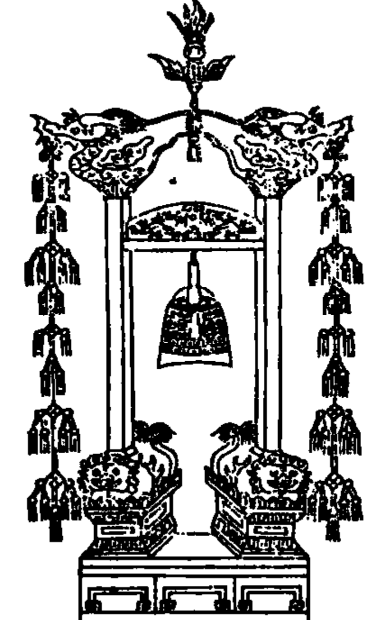
夾鍾鎛鐘

御製應夾鍾鎛鐘春仲釋奠特懸一虡，凡二簨。懸鐘橫曰簨植曰虡簨有崇牙簨虡通高九尺二寸五分，厚二寸八分。上簨左右刻龍首，闊四尺七寸，高一尺一寸。中簨闊二尺一寸，高三寸六分。左右兩虡高六尺三寸五分，闊三寸六分。趺高九寸，縱二尺一寸，橫一尺，垣高二寸五分。獅身出垣六寸五分，下施几二，縱二尺三寸，橫一尺二寸，高一尺三寸。上簨脊樹金鷺，味銜五采旒蘇，龍首亦如之，垂至趺。擊具爲卧鼓形，有柄，髤朱。凡鐘磬皆如之。

南呂鎛鐘律分繪圖用十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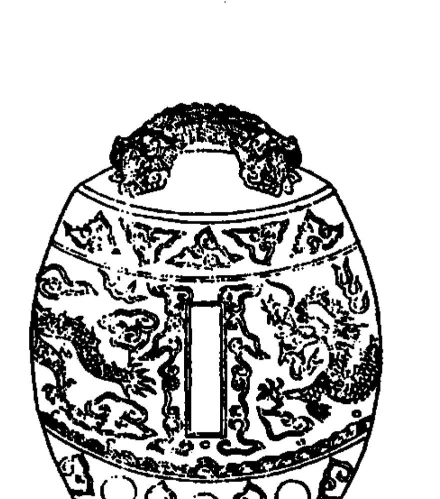
御製鎛鐘第十圖聲南呂律分 範金爲之。應南呂之呂，八月用之。兩欒高一尺零八分，中高九寸六分。兩銑相距九寸，橫距六寸七分五釐。兩舞相距七寸六分八釐，橫距六寸一分四釐。甬長六寸四分，甬下徑二寸五分六釐，甬上衡徑一寸六分八釐，旋徑二寸八分四釐，闊八分五釐。蟲長一寸八分，闊一寸零八釐，厚七分二釐。蟲孔長九分，闊六分。乳凡三十六，高八分五釐。鐫識處高五寸四分，上闊一寸八分，下闊二寸四分。前鐫御製銘，後鐫鎛鐘第十南呂、年月。

南呂鎛鐘



御製應南呂鎛鐘 秋仲釋奠特懸一虡。簨虡通高九尺二寸五分、厚二寸八分。左右兩虡高五尺六寸五分、闊三寸六分。上簨闊四尺二寸四分、高九寸九分。中簨闊一尺八寸八分、高三寸二分。趺高八寸一分、縱一尺八寸八分、橫八寸九分。埴高二寸三分。獅身出埴五寸八分、下施几三、縱三尺六寸六分、橫二尺三寸、高二尺。餘形制、銜五采旒蘇同前。

編鐘律分 繪圖用十二分之三



編鐘律分 範銅為之。紐為雙龍、中為雲龍文。近唇如滿月者六、以受擊。十六枚陰陽各八、以厚薄為次第。薄者聲濁、厚者聲清。外形皆同一制。高七寸四分四釐九毫、中徑七寸一分四釐六毫、上下徑皆五寸零三釐九毫。共內高中徑上頂下口之度分、與夫中空容積之多寡、體之厚薄、依次遞減焉。鐫識虡前、鐫某年製、後鐫某律名。

倍夷則鐘 內高七寸三分一釐六毫七絲、中徑六寸八分八釐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七釐三毫一絲。中容積二百二十五寸一十六分七百五十五釐八百四十毫。體厚一分三釐三毫。

倍南呂鐘 內高七寸三分零七毫七絲、中徑六寸八分六釐二毫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五釐五毫一絲。中容積二百二十三寸四百六十分三百一十一釐六百八十毫。體厚一分四釐二毫。

倍無射鐘內高七寸三分零一絲中徑六寸八分四釐六毫九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三釐九毫九絲中容積二百二十二寸一百五十分二百一十二釐二百毫體厚一分四釐九毫六絲。

倍應鐘鐘內高七寸二分九釐二毫一絲中徑六寸八分三釐零九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二釐三毫九絲中容積二百二十寸七百七十分二十三釐四十毫體厚一分五釐七毫六絲。

黃鐘鐘內高七寸二分九釐中徑六寸八分二釐六毫六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一釐九毫六絲中容積二百二十寸三百九十九分二百一十一釐五百二十毫體厚一分五釐九毫八絲。

大呂鐘內高七寸二分八釐一毫四絲中徑六寸八分零九毫五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零二毫五絲中容積二百一十八寸九百二十五分三百四十八釐四百八十毫體厚一分六釐八毫三絲。

太簇鐘內高七寸二分七釐二毫四絲中徑六寸七分九釐一毫四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八釐四毫四絲中容積二百一十七寸三百七十二分六百三十六釐八百毫體厚一分七釐七毫三絲。

夾鐘鐘內高七寸二分六釐零四絲中徑六寸七分六釐四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六釐零四絲中容積二百一十五寸二百九十七分三百七十七釐九百二十毫體厚一分八釐九毫三絲。

姑洗鐘內高七寸二分五釐零二絲中徑六寸七分四釐七毫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四釐零一絲中容積二百一十三寸五百五十分五百七十七釐二百八十毫體厚一分九釐九毫五絲。

仲呂鐘內高七寸二分三釐六毫七絲中徑六寸七分二釐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一釐三毫中容積二百一十一寸二百一十五分九百一十一釐四十毫體厚二分一釐三毫。

蕤賓鐘內高七寸二分二釐五毫三絲中徑六寸六分九釐七毫二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九釐零二絲中容積二百零九寸二百五十分七百六十釐三百二十毫體厚二分二釐四毫四絲。

林鐘鐘內高七寸二分一釐六毫五絲中徑六寸五分七釐九毫六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七釐二毫六絲中容積二百零七寸七百二十九分二百零八釐八百八十八毫體厚二分三釐三毫二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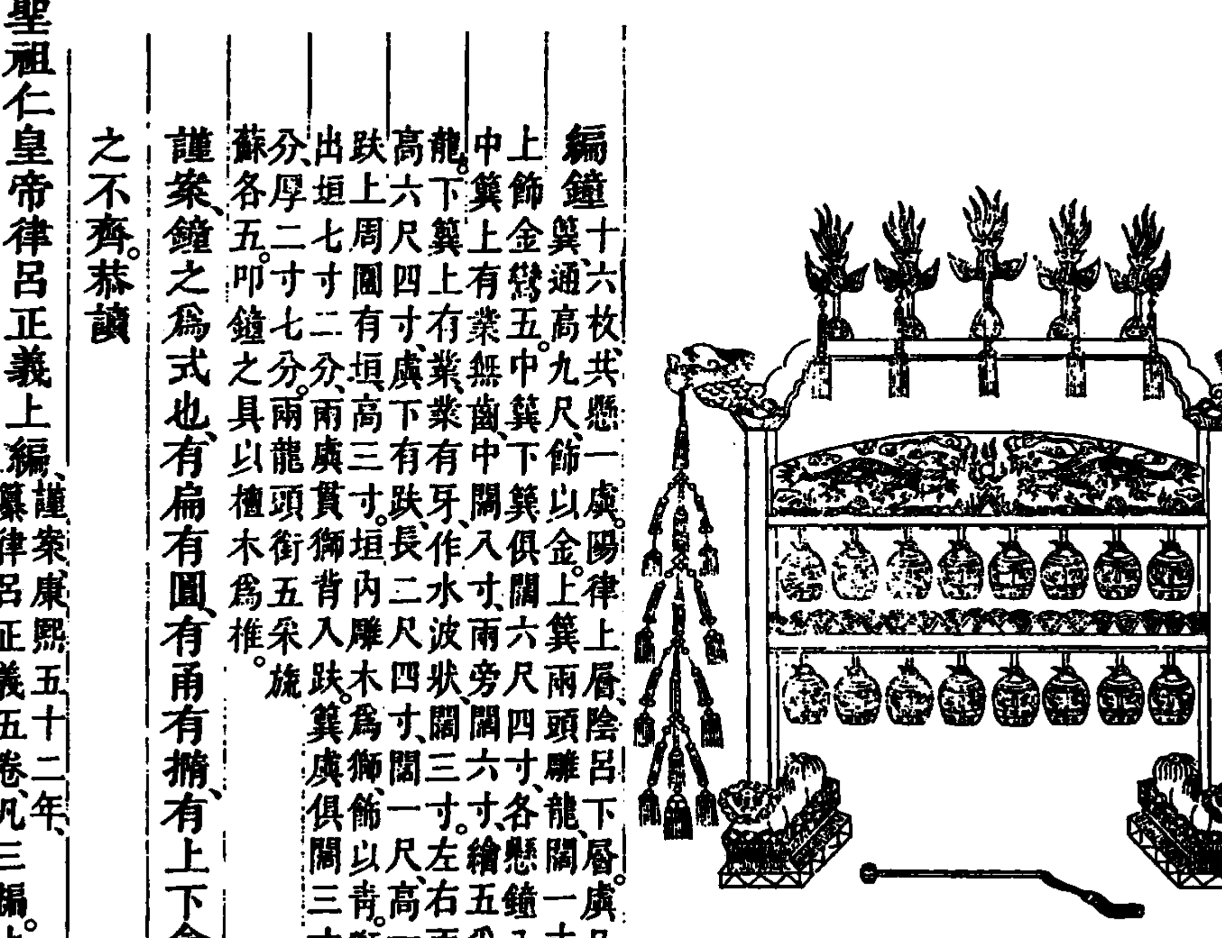
夷則鐘內高七寸二分一釐三毫三絲中徑六寸六分七釐三毫二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六釐六毫二絲中容積二百零七寸一百八十分四百七十八釐八十毫體厚二分三釐六毫四絲。

南呂鐘內高七寸一分九釐七毫二絲中徑六寸六分四釐一毫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三釐四毫一絲中容積二百零四寸四百一十三分四百六十六釐二百四十毫體厚二分五釐二毫五絲。

無射鐘內高七寸一分八釐三毫七絲中徑六寸六分一釐四毫一絲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零七毫一絲中容積二百零二寸八十四分三百九十八釐七百二十毫體厚二分二釐六毫。

應鐘鐘內高七寸一分六釐五毫七絲中徑六寸五分七釐八毫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四分七釐一毫中容積一百九十八寸九百七十一分五百一十釐四百毫體厚二分八釐四毫。

編鐘



編鐘十六枚、共懸一虡。陽律上層、陰呂下層。虡凡三簨、通高九尺、飾以金。上簨兩頭雕龍、闊一丈。簨上飾金鸞五。中簨下簨俱闊六尺四寸、各懸鐘八枚。中簨上有業無齒、中闊八寸、兩旁闊六寸。繪五采雲龍。下簨上有業、業有牙、作水波狀、闊三寸。左右兩虡高六尺四寸、虡下有趺、長二尺四寸、闊一尺、高一尺。趺上周圍有垣、高三寸。垣內雕木為獅、飾以青。獅首出垣七寸二分、兩虡貫獅背入趺。簨虡俱闊三寸六分、厚二寸七分。兩龍頭銜五采旒蘇各五。叩鐘之具以檀木為椎。

謹案、鐘之為式也、有扁有圓、有甬有擶、有上下弇侈之不齊。恭讀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上編、謹案康熙五十二年、御纂律呂正義五卷、凡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續編一卷、曰協均度曲。

特諭一歸於圓體為是。蓋圓有渾成之義、以渾圓為鐘體則有以涵至德之光、蘊四氣之和、而後象天象地、象四時、象風雨者、無不胚胎於此、則圓之為義深也。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編鐘十六枚於

闕里。仰稽其式、俱圓體平口、中為八卦文、現今供用

廟庭。祠伏考

高宗純皇帝律呂正義後編、謹案乾隆十一年、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凡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迎樂、曰行幸樂、曰樂器考、曰樂制考、曰樂章考、曰度量權衡考、曰樂問。所繪編鐘圖式與

聖祖頒發

闕里者式同、但中為雲龍文耳。則鐘尚圓體、允為千古法守矣。乾隆己卯冬、江西臨江府得古鎛鐘、撫臣以獻、適當西師奏凱、功成樂作、

高廟稽考古制、釐定其名、

特詔樂部倣其式鑄造鎛鐘十二、式彰瑞應、用備特懸。茲謹就乾隆三十年

頒發

閼里夾鍾南呂二鎛鐘考之。夾鍾鎛鐘頂僅扁二寸一分有奇、口僅扁三寸一分有奇。南呂鎛鐘頂僅扁一寸五分有奇、口僅扁二寸三分。仍不失爲圜體。故皆得其圜聲、與編鐘之體尚圜義未嘗不相符也。至編鐘之爲制也、叩之而聲有大小之辨、望之而體無大小之殊。蓋鐘之外體從同、同則惟視其中空之寬狹、而容積之實分焉。即視容積之多寡、而大小之聲出焉。如黃鐘之體最薄、薄則中空寬而容積多、其聲必濁而大也。如應鐘之體最厚、厚則中空狹而容積少、其聲必清而小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夫鐘法與律呂同理、編鐘之外體宜同、猶排簫管徑之相同也。管之內徑同、故得於長短中施其損益之數。鐘之外體同、故得於厚薄中等其高下之聲。若夫編鐘之爲數也、周禮春官、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國朝中和韶樂、自

聖祖宸斷、分陽律陰呂二均十二律呂、加四倍聲如排簫數、以定編鐘十六枚、陰陽各八同一虡、分上下層爲之懸。每層所懸者八、所用者七、亦猶排簫用七聲、以還宮轉調也。謹案、欽定祭祀朝會宴饗等樂四時各隨所值之月定月律立宮。如正月律中太簇、皇上有事於宗廟、朝日壇、太歲壇諸祀典、宗室宴、千叟宴、上元宴諸慶典用樂、以太簇立宮。太簇鐘陽律一層之第四枚也。即用陽律一均姑洗鐘爲商、蕤賓鐘爲角、夷則鐘爲變徵、無射鐘爲徵、還轉第二枚倍無射鐘爲羽、[illegible]鐘爲變宮。推之十二月律、還轉與排簫同、謹詳各表於排簫下。編磬一虡如編鐘懸、七聲還轉、應編鐘律。謹案、樂章每句、歌每字起、先擊某編鐘以發之。歌每字畢、即擊某編磬以收之。夫樂之有鎛鐘特磬者、乃一章之始終條理也。樂之有編鐘編磬者、乃一句中之始終條理也。宮懸合奏而始終條理、煌煌乎大備焉。

樂器圖考四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石部樂器　夾鍾特磬　南呂特磬　編磬

謹案、后夔典樂、歌舞尹諧、特舉擊石拊石爲言。蔡傳謂石音屬角、最難諧和、石音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無不和者矣。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樂以該樂之成也。磬有特懸有編懸、明堂位曰叔之離磬、陳用之曰離磬特懸之磬也、編磬小於特磬。周禮春官眡瞭掌凡樂擊笙磬頌磬、鄭康成謂笙磬頌磬大小不同、其小者編磬也。有玉磬有石磬。書戛擊鳴球、蔡傳鳴球玉磬名也。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浮磬石磬也。陳皓曰、玉磬天子樂器、諸侯當擊石磬、故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我

朝

欽定樂制、

皇上所用

廟

朝之樂、特磬均用玉、編磬惟

郊壇、祈穀壇用玉、餘俱以靈璧石爲之。玉磬、石磬之異用、明乎禮有隆殺也。恭考

欽定大清會典、直省府州縣

文廟陳設樂器、惟無金鎛鐘、玉特磬、蓋範銅爲鎛鐘、琢石爲特磬、以別於

大學之用金玉耳。

高宗純皇帝自和闐採玉、

詔製特磬、乾隆三十年

特頒夾鍾南呂二律玉特磬於

闕里。主鬯

杏壇者得用玉磬以備春秋釋奠之懸、誠我

國家隆禮

先師之

特典。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中和韶樂特磬原案

謹案、禮記明堂位、叔之離磬。爾雅、大磬謂之毊。周禮注、特磬十二、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朱子云、鐘磬有特懸者、器大而聲宏、故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爲作止之節。此皆言特磬、卽孟子所謂玉振是也。謹案、樂奏每章畢曲、卽擊月律立宮之特磬以收之、乃一章之終條理也。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後世磬制祖之。茲當西域耆定、和闐採玉豐博、可叶鳴球、臣工請依律琢爲特磬十二、以儷鎛鐘。

上集廷議、允行。

御製銘詞、鐫識其上、猗歟盛矣。今遵

聖祖仁皇帝御定編磬黃鍾之度分、倍加以定黃鍾特磬之制、用三分損益之法而定以下之十一磬焉。磬之股鼓修博仿考工記、厚薄悉照

欽定律呂正義所載寸分。十二磬成、悉協律呂之音、宮懸合奏、以備始終條理之全部樂大成、允昭美盛焉。

謹案、

文廟春祭以夾鍾爲宮、秋祭以南呂爲宮。謹識夾鍾南呂二特磬修廣厚薄之式如左。

夾鍾特磬律分圖 繪用七分之一

御製特磬銘

于闐有貢，金聲玉振，一虡無雙。尤殊逖進，準今酌古，既製鎛鐘，磬不可闕，條理始終。和闐我疆，玉山是矗，依度採取，以命縣叔。審音協律，成備中和。瀝頂同樹，其質則過。靈璧所傳，浮磬佚徑。木權誠見之略，球尤此法。

天則地殷，二鼓三。侯我擇如，聚舞翼翼，考樂惟時。

乾隆……保……

御製特磬第四夾鍾律分 琢玉爲之，應夾鍾之呂，二月用之。股修一尺二寸一分三釐六毫，博九寸一分零四毫，鼓修一尺八寸二分四毫，博六寸零六釐八毫，厚八分六釐四毫。兩面繪金雲龍，前鐫

御製銘，後鐫特磬第四夾鍾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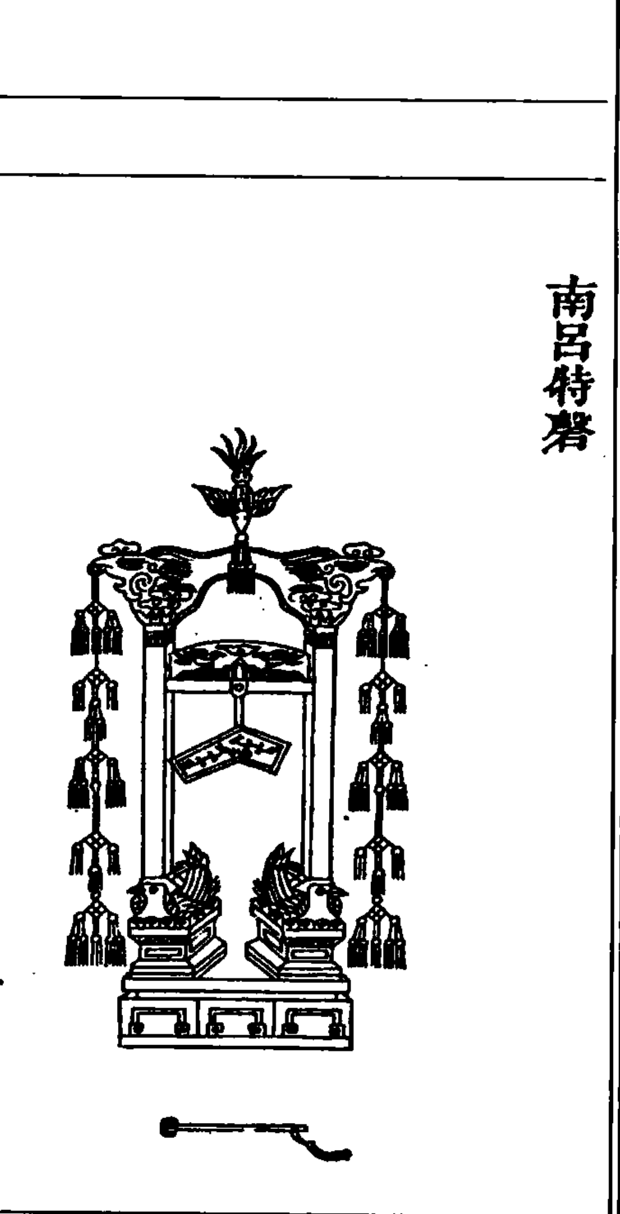
夾鍾特磬

御製應夾鍾特磬 中開一孔，結黃絨紃以繫之。春仲釋奠特懸一虡。簨上左右刻鳳首趺，飾臥鳧，白羽朱喙。餘簨虡及几形制尺寸，銜五采旒蘇，與鎛鐘懸同。

南呂特磬律分 繪圖用七分之一

御製特磬第十南呂律分 琢玉爲之。應南呂之呂。八月用之。股修八寸六分四釐。博六寸四分八釐。鼓修一尺二寸九分六釐。博四寸三分二釐。厚一寸一分五釐二毫。兩面繪雲龍。與夾鍾磬同。前鐫
御製銘。後鐫特磬第十南呂。年月。

南呂特磬



御製應南呂特磬 中開一孔。結黃絨紃以繫之。秋仲釋奠特懸一虡。簨虡及几形制尺寸。銜五采旒蘇。與鎛鐘懸同。

編磬律分繪圖用七分之一

編磬律分　靈璧石爲之。兩面繪金雲龍。股修七寸二分九釐，博五寸四分六釐七毫。鼓修一尺零九分三釐五毫，博三寸六分四釐五毫。十六枚皆同，但按律呂別厚薄。股側鐫某年製，鼓側鐫某律名。

倍夷則磬　厚六分零六毫

倍南呂磬　厚六分四釐八毫

倍無射磬　厚六分八釐二毫

倍應鍾磬　厚七分一釐九毫

黃鍾磬　厚七分二釐九毫

大呂磬　厚七分六釐八毫

太簇磬　厚八分零九毫

夾鍾磬　厚八分六釐四毫

姑洗磬　厚九分一釐

仲呂磬　厚九分七釐二毫

蕤賓磬　厚一寸零二釐四毫

林鍾磬　厚一寸零六釐四毫

夷則磬　厚一寸零七釐八毫

南呂磬　厚一寸一分五釐二毫

無射磬　厚一寸二分一釐三毫

應鍾磬　厚一寸二分九釐六毫

編磬

編磬兩面繪金雲龍，中穿小孔，以黃絨紃懸之。十六枚共懸一簴，上下各八，與懸編鐘律呂同。簴上簨兩頭刻鳳首，脊樹金鳳五。上業鏤鳳文，簴趺飾以臥鳧，白羽朱喙，藉地水紋。餘形制、尺寸、銜五采旒蘇，均與編鐘簴同。拊磬之具，以檀木爲之，若鐘椎而小。

謹案：制磬之度，周禮考工記所謂倨句一矩有半者，鄭康成謂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今

御製依其法求之，句股各一矩者，其弦爲一矩又百分矩之四十一。較之一矩有半少百分之九。蓋句股之角爲直角九十度，其弦即方之斜。比一矩有半爲少，則磬之倨句必大於直角而爲鈍角。趙溥所謂磬體要半折，不要帶方折是已。考工記又謂博一、股二、鼓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者，伏考

御纂律呂正義以一矩有半爲即股二鼓三，而以股博爲股長之半，以股博三分之二爲鼓之博。準今稽古，以取其度數之合。且考工記云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亦第舉其大略而言。而聲之清濁，惟在摩之厚薄以求應律而已。考磬氏之文，長短廣狹皆同一制，而其取聲之法則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蓋

磬制惟大小同，故因厚薄而生清濁，與鐘制無異。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磬制厚薄之度，先定黃鐘之磬，審其音應黃鐘之律，爲黃鐘正聲，量其厚得黃鐘十分之一。又倍其厚制一磬，審其音亦應黃鐘之律，爲黃鐘子聲。於是依鐘制三分損益之法，製十六磬，皆與律呂相協。蓋先以耳齊其聲，而後以數定其度。既以數定其度而製令成器，復以耳齊其聲。此制作之精，所以既和且平而入音克諧也。謹案：康熙五十二年欽定編磬，圜丘、祈穀壇均以碧玉爲之，餘俱用靈璧石。

樂器圖考五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絲部樂器 琴瑟

謹案。庖犧氏繩絲爲絃，始造琴瑟，而樂音自是興焉。是八音之起，惟絲音創於最先。虞廷作樂，曰搏拊琴瑟以詠，蔡傳：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樂器莫古於琴瑟，古樂莫盛於簫韶，雅之所尚，豈俗之能與。今

欽定文廟樂器，絲之屬，惟琴與瑟，其譜一歸於雅。此我

朝中和韶樂盡美盡善，上繼虞廷矣。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所載琴瑟律分，具繪圖如左。

琴律繪圖 長用五分之一 廣用十二分之三

徽	分	尺寸分釐毫
一徽	八分之一	三六四五
二徽	六分之一	四八六〇
三徽	五分之一	五八三二
四徽	四分之一	七二九〇
五徽	三分之一	九七二〇
六徽	五分之二	一一六六四
七徽	十分之五	一四五八〇
八徽	五分之三	一七四九六
九徽	三分之二	一九四四〇
十徽	四分之三	二一八七〇
十一徽	五分之四	二三三二八
十二徽	六分之五	二四三〇〇
十三徽	八分之七	二五五一五
		二九一六〇

一四五八〇

一五三六〇

一六四〇二

一七二八〇

一八四三二

一九四四〇

二〇四八〇

二一八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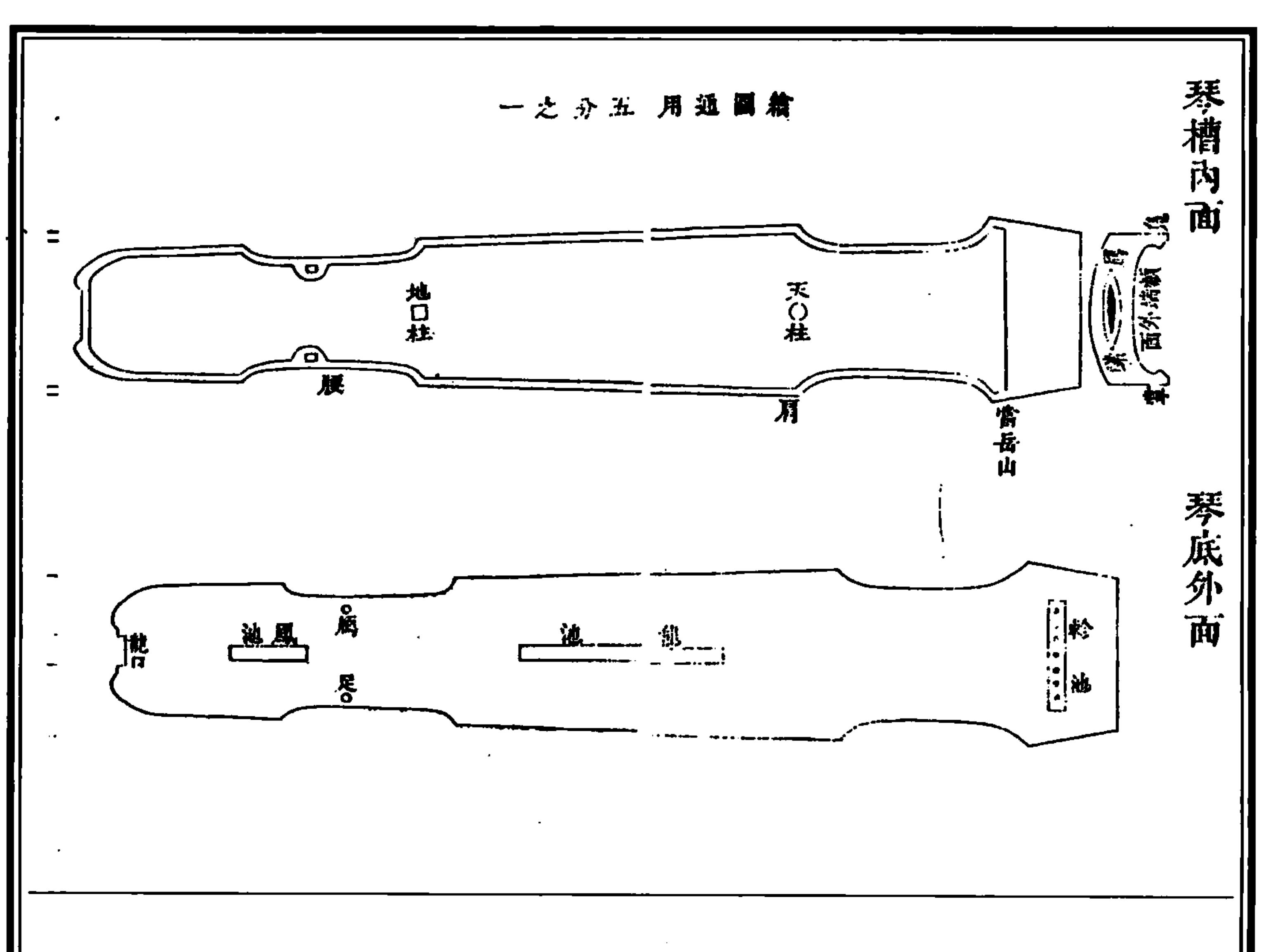
二三〇四〇

二四六〇三

二五九二〇

二九一六〇 尺寸分釐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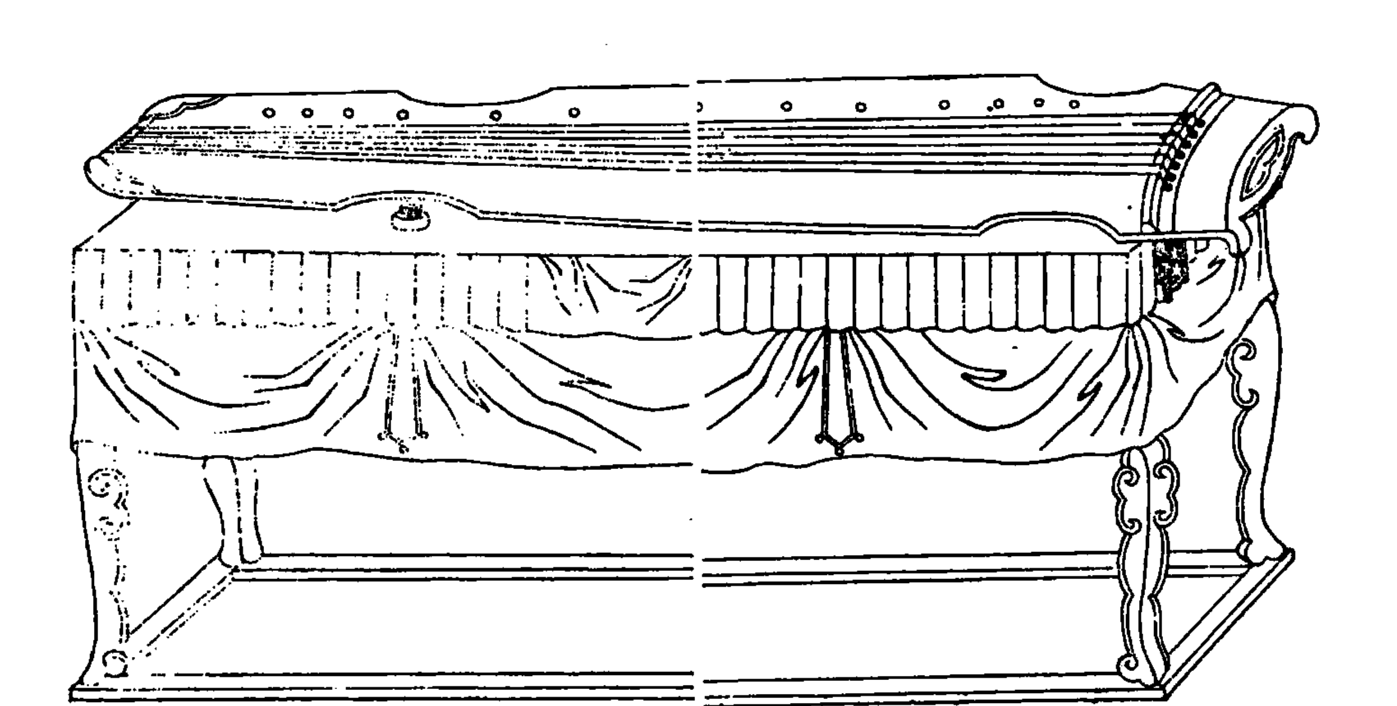


琴律

面用桐木、底用梓木、虛中。岳山焦尾用紫檀、徽用螺蚌爲飾。體前廣後狹、上圓下方。通長三尺一寸五分九釐、爲黃鍾四倍又三分之一。岳山內際至額二寸一分八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二十七。岳山厚二分四釐三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三。高四分八釐六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六。龍齦與岳山厚等。絃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爲四倍黃鍾之度。齦頸齦納齦。額廣五寸一分零三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六十三。肩闊五寸八分三釐二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七十二。腰尾皆闊四寸三分七釐四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五十四。前額中高二寸四分三釐、爲黃鍾三分之一。中厚一寸二分九釐、爲黃鍾九十分之十六。鳧掌高一寸一分三釐四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十四。邊高一寸七分八釐二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二十二。邊厚六分四釐八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八。額端鳳嗉長二寸七分五釐四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七十四。闊五分六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七。肩上額下中彎長五寸八分三釐二毫、與肩闊等。闊四寸三分九釐三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五十三。上距額二寸九分九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三十七。腰長五寸四分二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六十七。下距尾五寸二分六釐五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六十五。龍口闊厚皆一寸二分一釐五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十五。唇厚一寸三分七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一十七。鬢長二寸五分一釐一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三十一。厚八分九釐一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十一。底有二孔、上孔曰龍池、長六寸二分三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七十七。去額一尺零九分三釐五毫、爲黃鍾一倍有半。下曰鳳池、長二寸五分一釐一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三十一。去尾三寸六分四釐五毫、爲黃鍾之半。皆闊六分四釐八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八。鴈足二、高八分九釐一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十一。上距岳山四分之三、下距焦尾四分之一。腹內有天地二柱、天柱圓、當肩下、地柱方、當腰上、皆徑四分八釐六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六。軫池當岳山外際、長三寸七分二釐六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四十六。闊五分六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七。軫

長一寸五分三釐九毫、爲黃鍾九十分之十九。軫池閒七孔、軫末結黃絨紃、穿孔上出、以綰絃端。自龍口繞下、纏於鴈足。左四右三、凡七絃。第一絃爲倍徵、一百零八綸、（[illegible]）第二絃爲倍羽、九十六綸、三絃爲宮、八十一綸、四絃爲商、七十二綸、五絃爲角、六十四綸、六絃應、一絃爲正徵、五十四綸、七絃應二絃爲正羽、四十八綸。徽凡十三、第七徽爲全絃之半、得一尺四寸五分八釐。（[illegible]）四徽爲全絃四分之一、得七寸二分九釐。（七徽之半。）十徽爲全絃四分之三、得二尺一寸八分七釐。（七徽至焦尾之一半。）一徽爲全絃八分之一、得三寸六分四釐五毫。（四徽之半。）十三徽爲全絃八分之七、得二尺五寸五分一釐五毫。（十徽至焦尾之一半。）五徽爲全絃三分之一、得九寸七分二釐。九徽爲全絃三分之二、得一尺九寸四分四釐。二徽爲全絃六分之一、得四寸八分六釐。（五徽之半。）十二徽爲全絃六分之五、得二尺四寸三分。（九徽至焦尾之一半。）三徽爲全絃五分之一、得五寸八分三釐二毫。六徽爲全絃五分之二、得一尺一寸六分六釐四毫。八徽爲全絃五分之三、得一尺七寸四分九釐六毫。十一徽爲全絃五分之四、得二尺三寸三分二釐八毫。

琴



琴黑漆用黃緞爲單、以漆金几承之。几高二尺五寸一分一釐、爲黃鍾九十分之三百一十。長二尺八寸九分一釐七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三百五十七。闊九寸二分三釐四毫、爲黃鍾九十分之一百一十四、

謹按

御製中和韶樂、琴譜惟用散聲、其互相和應、止用九徽、十徽。九徽隔二絃相應、十徽隔一絃相應。其聲濟遠無繁會、蓋古雅樂之遺意也。律呂精義謂各絃散聲卽本律之正音。第十徽實音爲散聲之母、能生本律也。第九徽實音爲散聲之子、本律所生也。惟此兩徽雅樂尙之、不尙餘徽者、惡其亂雅也。又謂先王琴齒齊撥居十分之三、不用吟揉綽注。俗譜惟禁小指、大古雅琴連無名指亦禁。

御纂律呂正義深然其說、至謂先吹合字上第一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黃鍾。次吹四字上第二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太簇。次吹上字上第三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仲呂。次吹尺字上第四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林鍾。次吹工字上第五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南呂。其第六絃、第七絃散聲、與第一絃、第二絃散聲相應。此上琴大略也。又謂一絃十徽實音爲宮、二絃十徽實音爲商、三絃十徽實音爲角、四絃十徽實音爲徵、五絃十徽實音爲羽、六絃十徽實音爲少宮、七絃十徽實音爲少商、此古所謂正調也。是二說也、

御纂律呂正義駁之。如以管之合字定第一絃爲黃鍾之宮、黃鍾實非合字、一絃又非宮位、先儒多以爲疑。恭考

御定絃音轉調、皆以正宮一調爲準、其各絃緊慢轉移之際、而宮調旋於其中。按月律爲宮起調、列表於下。如宮調三月姑洗爲宮、以黃鍾起調。黃鍾、律均之正宮也、故名宮調。表附下。以倍無射合字聲字皆以笛言。定第一絃爲下徵、黃鍾四字定第二絃爲下羽、姑洗上字定第三絃爲宮、蕤賓尺字定第四絃爲商、夷則工字定第五絃爲角、仍以倍無射六字定第六絃爲徵、黃鍾四字定第七絃爲羽、琴七絃、按月律轉移宮商角徵羽位、備詳琴表、與瑟內外十二絃各從下徵起遞進各位均爲一定者不同。蓋瑟但按月律遷轉律呂、移柱以和其聲、故下徵等位不易。並詳下瑟表。則與律呂精義一絃起合字遞推四上尺工爲五絃之序者相合、特不泥一絃爲黃鍾耳。然以合四上尺工配五絃適符其序、亦止就黃鍾一調而言。卽所謂宮調也。若還宮轉調、則一絃不定爲合字、而亦不

定爲徵絃。如商調（五月蕤賓爲宮、以太簇起調。太簇律均之正商也、故名商調。表附下。）以黃鍾爲徵、太簇爲羽、則較之宮調七絃皆各高一音。苟將各絃皆緊上一音、未爲不可。然至無射爲宮、（應九月律。）則須緊上三音、而小絃已急、不可上矣。黃鍾爲宮（應十一月律。）則須慢下二音、而大絃已緩、不可彈矣。且七絃應乎七律、還轉用之、其絃必有同者。如商調（見上。）之徵聲爲黃鍾四字、（五月蕤賓爲宮、則黃鍾爲徵。）卽宮調（見上。）之二絃、七絃也。宮聲爲蕤賓尺字、卽宮調之四絃也。商聲爲夷則工字、卽宮調之五絃也。故以宮調轉商調、則二絃、四絃、五絃、七絃俱仍舊、惟一絃、三絃、六絃各慢下一音、則絃之宮商角徵羽皆以次第還、而仍順乎其序。如此則大絃低不過倍夷則、小絃高不過半太簇、古人所謂大小得中而聲音和、蓋以此也。至各調還轉之法、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前編以調爲主、故定羽絃起調。

高宗純皇帝律呂正義後編以宮爲主、故定宮絃立宮。今

文廟釋奠春仲夾鍾爲宮、秋仲南呂爲宮、恭錄二表於左、以備遵用。謹附錄黃鍾宮、無射宮、姑洗宮、（卽上宮調。）蕤賓宮（卽上商調。）四表於後、以互相參考。

夾鍾宮　倍應鍾起調

絃	聲	律呂	簫	笛
一絃	羽	定倍應鍾之呂	簫伬	笛佮
二絃	宮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三絃	商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四絃	角	定林鍾之呂	伍	伬
五絃	徵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六絃	羽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亻六
七絃	宮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南呂宮　仲呂起調

絃	聲	律呂	簫	笛
一絃	角	定倍應鍾之呂	簫伬	笛佮
二絃	徵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三絃	羽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四絃	宮	定南呂之呂	亿	仜
五絃	商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六絃	角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亻六
七絃	徵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附錄蕤賓宮、無射宮。四表於後、餘宮備詳

御纂律呂正義。

黃鍾宮　倍夷則起調

絃	聲	律	簫	笛
一絃	羽	定倍夷則之律	上	凡
二絃	宮	定黃鍾之律	工	四
三絃	商	定太簇之律	凡	乙
四絃	角	定姑洗之律	六	上
五絃	徵	定夷則之律	乙	工
六絃	羽	定無射之律	上	凡
七絃	宮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姑洗宮　黃鍾起調

絃	聲	律	簫	笛
一絃	徵	定倍無射之律	尺	合
二絃	羽	定黃鍾之律	工	四
三絃	宮	定姑洗之律	六	上
四絃	商	定蕤賓之律	五	尺
五絃	角	定夷則之律	乙	工
六絃	徵	定倍無射之律	尺	六
七絃	羽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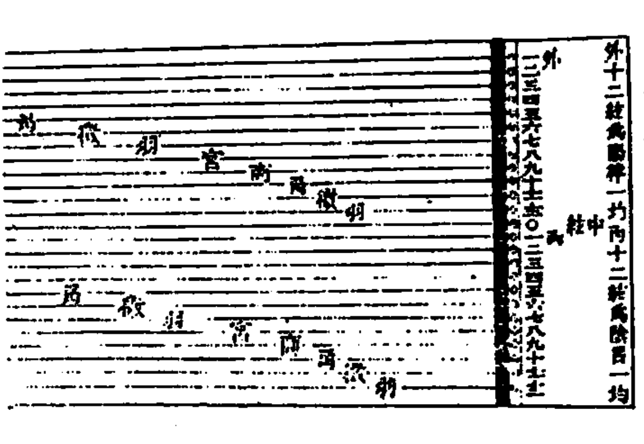
蕤賓宮　太簇起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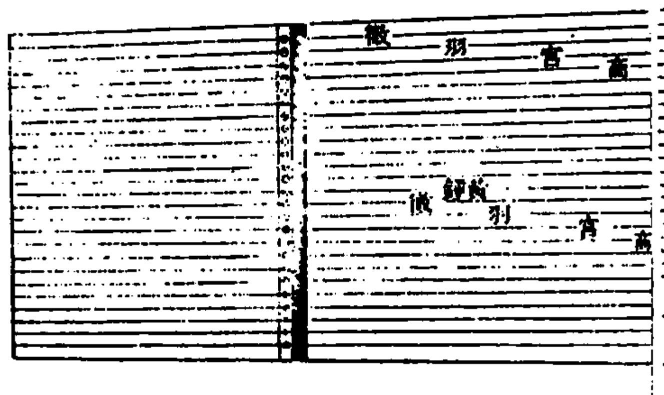
絃	聲	律	簫	笛
一絃	角	定倍夷則之律	上	凡
二絃	徵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三絃	羽	定太簇之律	凡	乙
四絃	宮	定蕤賓之律	五	尺
五絃	商	定夷則之律	乙	工
六絃	角	定無射之律	上	凡
七絃	徵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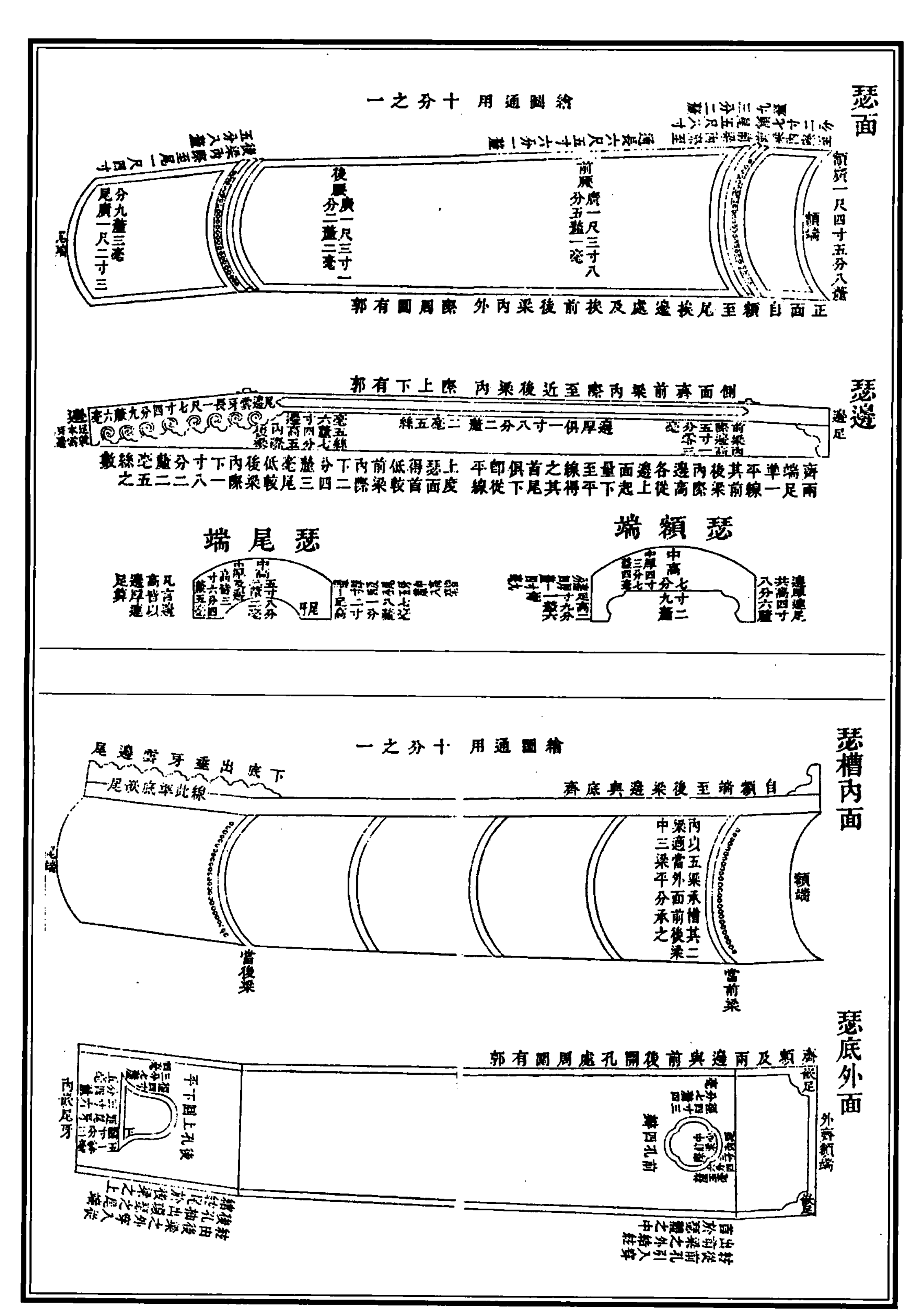
無射宮　蕤賓起調

絃	聲	律	簫	笛
一絃	商	定倍無射之律	尺	合
二絃	角	定黃鍾之律	工	四
三絃	徵	定姑洗之律	六	上
四絃	羽	定蕤賓之律	五	尺
五絃	宮	定無射之律	上	凡
六絃	商	定倍無射之律	尺	六
七絃	角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瑟律繪圖　長用十分之一　廣用二十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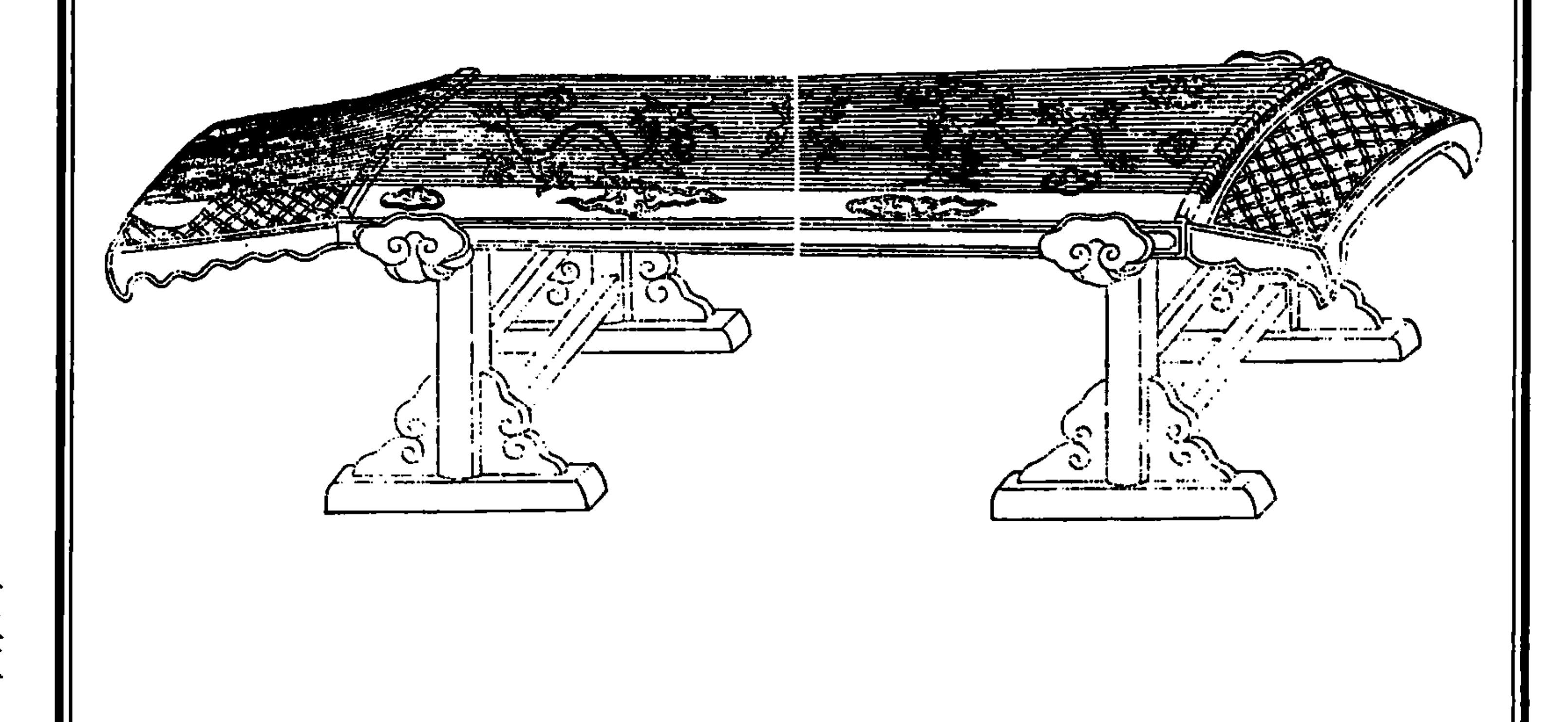

瑟面
繪圖通用十分之一
前廣一尺四寸五分八釐
額端
前際廣一尺三寸八分五釐一毫
後際廣一尺三寸一分二釐二毫
尾廣一尺二寸三分九釐三毫
正面自額至尾挾邊處及挾前後梁內外際周圍有郭
瑟邊
側面齊前梁內際至近後梁內際上下有郭
尾邊雲牙長一尺七寸四分九釐六毫
邊厚俱一寸八分二釐二毫五絲
邊足
齊兩端足準一平線，其前後梁內際邊高，各從邊上面起量下至平線，得之其首尾俱下，即從平線上皮瑟面得首低較前梁內際下二分四釐三毫，尾低較後梁內際下一寸八分二釐二毫五絲之數
瑟額端
瑟尾端
瑟槽內面
繪圖通用十分之一
下底出垂牙雲邊尾
自額端至後梁邊與底齊
內以五梁承槽其二梁適當外面前後梁中三梁平分承之
額端
當前梁
當後梁
瑟底外面
齊額及兩邊與前後開孔處周圍有郭
外挾額端
內挾尾牙



瑟律

通體桐木、梁用紫檀、絃孔用螺蚌爲飾。前廣後狹，面圜底平。中高、首尾俱下。通長六尺五寸六分一釐爲九倍黃鐘之度。前梁內際至額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鐘之度。前梁內際至尾五尺八寸三分二釐爲八倍黃鐘之度。後梁內際至尾一尺四寸五分八釐爲二倍黃鐘之度。後梁內絃長四尺三寸七分四釐爲六倍黃鐘之度。前後梁之高俱七分二釐九毫爲黃鐘十分之一。額廣一尺四寸五分八釐爲倍黃鐘之度。自額至尾分爲四節，以額廣之數分爲二十分一。節遞減一分。前腰廣一尺三寸八分五釐一毫爲倍黃鐘二十分之十九。後腰廣一尺三寸一分二釐二毫爲倍黃鐘二十分之十八。尾廣一尺二寸三分九釐三毫爲倍黃鐘二十分之十七。前額中高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鐘之度。中厚四寸三分七釐四毫爲黃鐘十分之六。足高二寸九分一釐六毫爲黃鐘十分之四。邊高四寸八分六釐爲黃鐘三分之二。邊厚一寸九分四釐四毫爲黃鐘三十分之八。後尾中高五寸八分三釐二毫爲黃鐘十分之八。中厚及邊高皆三寸六分四釐五毫、爲黃鐘之半度。足高二寸一分八釐七毫爲黃鐘十分之三。邊厚及尾牙中高皆一寸四分五釐八毫、爲黃鐘十分之二。前梁內際邊高五寸一分零三毫爲黃鐘十分之七。後梁內際邊高五寸四分六釐七毫五絲、爲黃鐘四分之三。邊厚俱一寸八分二釐七毫五絲爲黃鐘四分之一。尾邊雲牙一尺七寸四分九釐六毫爲黃鐘十分之二十四。底孔二。前孔四幾，當前梁之內，圓徑四寸三分七釐四毫爲黃鐘十分之六。後孔上圓下平，當後梁之外。長徑與前孔等，下闊五寸一分零三毫爲黃鐘十分之七。前孔中心距前梁內際、後孔下周距尾牙內際皆三寸六分四釐五毫爲黃鐘二分之一。前後梁之外各穿二十五孔，以受絃。絃首結於瑟體之中，絃尾從後底孔出而環縮於後梁之上。絃凡二十有五。每絃二百四十三綸，爲宮數八十一之三倍。中央一絃用黃、兩旁紅朱絃一十有二。外十二絃爲陽均，內十二絃爲陰均，各隨宮調設柱和絃，以諧律呂。

瑟



瑟黑漆身，繪雲龍，首尾繪䌷邊繪雲。後端承絃，以黃緞繡龍，以漆金架二承之。架高二尺五寸九分二釐，為黃鍾九十分之三百二十。闊一尺四寸四分一釐入毫，為黃鍾九十分之一百七十八。雲頭高三寸三分二釐一毫，為黃鍾九十分之四十一。闊一寸六分二釐，為黃鍾九十分之二十。

附柱口厚三釐，肩厚二分。足厚四分，下方平，使不蹶。高一寸四分五釐八毫。古人以玉為之，傳曰玉柱。今用桑木為之。

謹案、瑟與琴並稱、作自皇古。然古書所傳瑟之大小、紛紛異說。卽以近代論、有謂元制大狹、明會典稍加闊、而續通考所載則曰明制與元制同。度數之難稽、傳襲之失實、亦於此可覩矣。我

聖祖仁皇帝定中和韶樂瑟制、據爾雅注云、長八尺一寸、疏引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頌瑟長七尺二寸。易緯云、冬至瑟長八尺一寸、夏至瑟長五尺七寸。風俗通云、今瑟長五尺五寸。夫八尺一寸者、黃鍾之數也。七尺二寸者、太簇之數也。冬至之瑟既長八尺一寸、則夏至之瑟必長五尺四寸、林鍾之數也。其云七寸五寸者、疑皆四寸之誤。以古尺八尺一寸得今尺六尺五寸六分一釐、謹案、欽定樂律尺度推得古黃鍾九寸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以九乘九得八尺一寸、以九乘七寸二分九釐、故得六尺五寸六分一釐。為全體通長度。以古尺七尺二寸得今尺五尺八寸三分二釐、以古尺九寸折算今尺七寸二分九釐推乘得之。下同。為前梁至尾度。以古尺五尺四寸得今尺四尺三寸七分四釐、為絃長度。

欽定一器而三義備焉、誠

聖人心通制作之盡善者也。至絃數、古稱或五十絃、或四十

五絃、或二十七絃、或二十三絃、不無字誤訛傳。今
御製考正古制、惟以二十五絃爲定。但二十五絃之旋宮轉調、則自古無言之者。後漢志謂宮處於中、左右爲商角徵羽、此宮調瑟絃之位也。姜夔謂二十五絃、絃各一柱、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似亦漢志遺意。然其五色次第乃五氣之序、而非五音之序、又與漢志不同。且謂瑟絃具五聲爲均、凡五均則是每均止用五絃、餘二十絃皆爲改調之用。夫旋宮轉調、必須移柱改絃、如謂止用一均、則五絃已足。如謂改調移宮、則五均亦爲未備。恐古制未必然也。陳暘樂書、荊川稗編皆謂瑟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中清相應。但樂書謂第一絃與第十三絃應、至第十二絃與第二十四絃應、不及第二十五絃。稗編則謂虛中絃不用、外十二絃應內十二絃。意樂書亦虛中絃、而以第二十五絃爲第二十四耳。顧其所謂中清相應者、外十二絃爲律呂十二正聲、內十二絃爲律呂十二半聲、則是二十四聲以漸而清、二十四絃之柱必皆以漸而近、斜排一行、合樂之時必內外十二絃並而鼓之、而後中清相應也。

國初禮部大常舊樂虛中絃不用、外以一絃、十四絃定合字、聲字皆以笛言。二絃、十五絃定四字、三絃、十六絃定上字、四絃、十七絃定尺字、五絃、十八絃定工字、六絃、十九絃定六字、七絃、二十絃定五字、八絃、二十一絃定高上字、九絃、二十二絃定高尺字、十絃、二十三絃定高工字、十一絃、二十四絃定高六字、十二絃、二十五絃定高五字。內外十二絃、聲各以漸而清、柱各以漸而近、斜排兩行、合樂之時亦內外十二絃並鼓之、是並兩絃爲一聲也。明代去今未遠、康熙年間樂工猶有存者、而所傳如此不同。

高宗純皇帝深繹其故、於律呂正義後編特申其論、以爲律學精微、習其器者不知其數、明其理者不辨其音、即如樂書以一絃爲黃鍾、而不知黃鍾爲某字也、稗編以黃鍾爲合字、而不知合字非黃鍾也。樂工以合字定一絃、而不知合字爲何律也。況黃鍾眞度久已失傳、律呂分均、管絃異用、世無知者、即指某絃爲某聲、而亦不知某聲之果爲某律也。我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前編特以外十二絃爲陽均應陽律、內十二絃爲陰均應陰呂、各以一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絃爲商、五絃爲角、六絃爲徵、七絃爲羽、八絃爲清宮、九絃爲清商、十絃爲清角、十一絃爲清徵、十二絃爲清羽。凡合樂則一與六、以右手中指勹一絃、左手中指勹六絃、兩絃並鼓分左右手。下同。○瑟二十五絃、其絃位從外數入、外從第一絃起下徵數至第十二絃爲律均。第十三絃居中、虛不用。內從第十四絃起下徵數至第二十五絃爲呂均。文廟二秋二仲用呂均、如大黃孔子句、大字起調瑟讚樂阝。勹第十五絃與第二十絃、卽內之第二絃、第七絃也。餘類推。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六與十一、七與十二並鼓之。既陰陽之不淆、又中清之協應、內外同聲而分清濁、五音順序而有等倫、易知簡能、體用全備、可謂斟酌古今、貫通條理矣。若夫絃之有柱、所以游移前後、協律和聲。按月律立宮於三絃、吹笛某字、移柱定絃、和某聲以協某律、仍依律移柱、以定各絃。列表於下。蓋瑟絃巨細相同、分音全在長短。柱遠音長、柱近音短。又絃長而纖、卽止和定一音、亦非移柱不準也。旋宮改絃之法、

御纂前編以二絃起調爲主、故黃鍾調則以黃鍾之律定二絃。二絃爲下羽位。

御纂後編以三絃立宮爲主、故黃鍾宮則以黃鍾之律定三絃。三絃爲宮位。宮與調雖不同、而旋轉之理則一也。今

文廟釋奠、春仲夾鍾爲宮、秋仲南呂爲宮。恭錄二表於左、以備遵用。謹附錄黃鍾宮、大呂宮二表於後、以互相叅考。

夾鍾宮　倍應鍾起調

絃	卽	聲	定	簫	笛
一絃	卽十四絃	下徵	定倍南呂之呂	簫仕	笛仉
二絃	卽十五絃	下羽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伕
三絃	卽十六絃	宮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四絃	卽十七絃	商	定仲呂之呂	伕	仕
五絃	卽十八絃	角	定林鍾之呂	伍	伬
六絃	卽十九絃	徵	定應鍾之呂	仕	仉
七絃	卽二十絃	羽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伕
八絃	卽廿一絃	宮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九絃	卽廿二絃	商	定仲呂之呂	伕	仩
十絃	卽廿三絃	角	定林鍾之呂	伍	伬
十一絃	卽廿四絃	徵	定應鍾之呂	仕	仉
十二絃	卽廿五絃	羽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伕

南呂宮　仲呂起調

絃	聲	律呂	簫	笛
一絃卽十四絃	下徵	定夾鍾之呂	簫仉	笛亿
二絃卽十五絃	下羽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三絃卽十六絃	宮	定南呂之呂	亿	仜
四絃卽十七絃	商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五絃卽十八絃	角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亻六
六絃卽十九絃	徵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七絃卽二十絃	羽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八絃卽廿一絃	宮	定南呂之呂	亿	仜
九絃卽廿二絃	商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十絃卽廿三絃	角	定倍應鍾之呂	伬	⿰亻六
十一絃卽廿四絃	徵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十二絃卽廿五絃	羽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御纂律呂正義。附錄黃鍾宮、大呂宮。二表於後，餘宮備詳

黃鍾宮　倍夷則起調

絃	聲	律呂	簫	笛
一絃	下徵	定倍蕤賓之律	簫乙	笛工
二絃	下羽	定倍夷則之律	上	凡
三絃	宮	定黃鍾之律	工	四
四絃	商	定太簇之律	凡	乙
五絃	角	定姑洗之律	六	上
六絃	徵	定夷則之律	乙	工
七絃	羽	定無射之律	上	凡
八絃	宮	定黃鍾之律	工	五
九絃	商	定太簇之律	凡	乙
十絃	角	定姑洗之律	六	上
十一絃	徵	定夷則之律	乙	工
十二絃	羽	定無射之律	上	凡

大呂宮　倍南呂起調

絃	聲	律呂	簫	笛
一絃卽十四絃	下徵	定倍林鍾之呂	簫亿	笛仜
二絃卽十五絃	下羽	定倍南呂之呂	仩	仉
三絃卽十六絃	宮	定大呂之呂	仜	伵
四絃卽十七絃	商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五絃卽十八絃	角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六絃卽十九絃	徵	定南呂之呂	亿	仜
七絃卽二十絃	羽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八絃卽廿一絃	宮	定大呂之呂	仜	伍
九絃卽廿二絃	商	定夾鍾之呂	仉	亿
十絃卽廿三絃	角	定仲呂之呂	⿰亻六	仩
十一絃卽廿四絃	徵	定南呂之呂	亿	仜
十二絃卽廿五絃	羽	定應鍾之呂	仩	仉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三終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四

樂器圖考六

欽定文廟中和部樂竹部樂器

排簫 姑洗簫 仲呂簫 姑洗笛 仲呂笛 姑洗篪 仲呂篪

謹案，黄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雄聲六，雌聲六。先定黄鍾之宫，損益相生爲六律六呂。此竹音所由始，亦律呂所由始也。後世增立倍半律，長者聲濁，短者聲清，編成一排，參差狀鳳翼，故名排簫，亦曰鳳簫。然排簫一管一律，七聲還轉，音之斷續難協。後人趨於簡易，截一管而竅爲孔，已具七聲。於是有簫、有笛、有篪，其徑各分大小，體各別長短，而音即各辨高下，要皆準排簫之律呂而成聲者也。謹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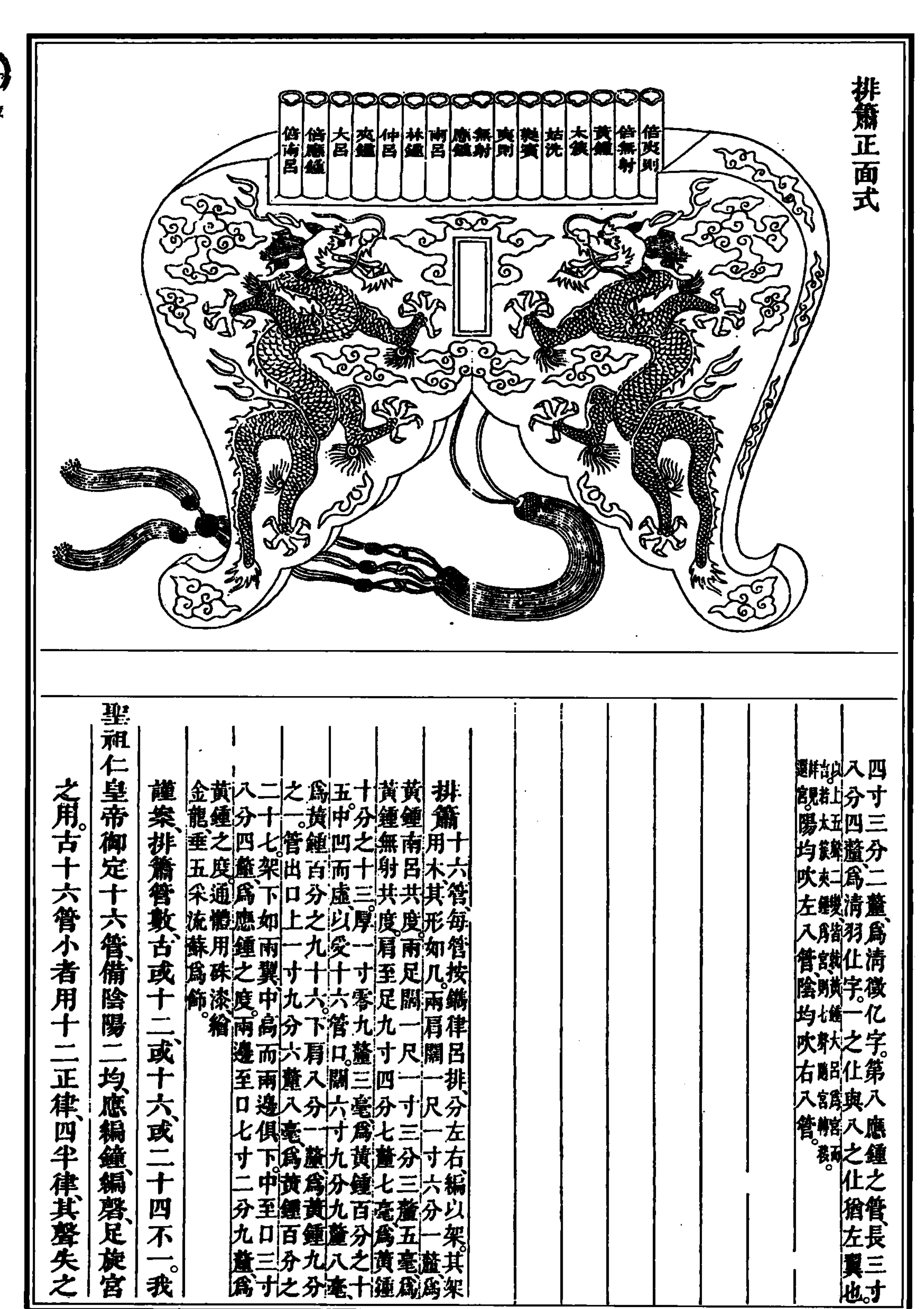
欽定竹部樂器陽律陰呂，具繪圖如左。

排簫律分 管皆用竹，斷兩節開，取內徑同者，各如律分長短，裁成十六管，即十二正律加四倍律也。各管內徑同爲二分七釐四毫二絲，兩傍管長參差漸短，如兩翼然。左翼第一倍夷則之管長九寸一分零二毫，爲下羽上字。[illegible]第二倍無射之管長八寸零九釐，爲變宫尺字。第三黄鍾之管長七寸二分九釐，爲宫聲工字。第四太簇之管長六寸四分八釐，爲商聲凡字。第五姑洗之管長五寸七分六釐，爲角聲六字。第六蕤賓之管長五寸一分二釐，爲變徵五字。第七夷則之管長四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徵聲乙字。第八無射之管長四寸零四釐五毫，爲羽聲上字。八與一同爲上，而高下殊也。右翼第一倍南呂之管長八寸六分四釐，爲清下羽仩字。第二倍應鍾之管長七寸六分八釐，爲清變宫伬字。第三大呂之管長六寸八分二釐六毫，爲清宫仜字。第四夾鍾之管長六寸零六釐八毫，爲清商仉字。第五仲呂之管長五寸三分九釐三毫，爲清角伏字。第六林鍾之管長四寸八分六釐，爲清變徵伍字。第七南呂之管長

排簫律分繪圖用半度

倍夷則 上 九寸一分零二毫
倍無射 尺 八寸零九釐
黄鍾 工 七寸二分九釐
太簇 凡 六寸四分八釐
姑洗 六 五寸七分六釐
蕤賓 五 五寸一分二釐
夷則 乙 四寸五分五釐一毫
無射 上 四寸零四釐五毫
南呂 亿 四寸三分二釐
林鍾 伍 四寸八分六釐
仲呂 伏 五寸三分九釐三毫
夾鍾 仉 六寸零六釐八毫
大呂 仜 六寸八分二釐六毫
倍應鍾 伬 七寸六分八釐
倍南呂 仩 八寸六分四釐

排簫正面式



四寸三分二釐、爲清徵亿字。第八應鍾之管、長三寸八分四釐、爲清羽仕字。一之仕與八之仕、猶左翼也。以上五聲二變、皆就黃鍾大呂爲宮而言。若太簇夾鍾爲宮、則七聲隨宮轉。詳見旋宮表。陽均吹左入管、陰均吹右入管。

排簫十六管、每管按鑄律呂排、分左右、編以架。其架用木、其形如几。兩肩闊一尺一寸六分一釐、爲黃鍾南呂共度。兩足闊一尺一寸三分三釐五毫、爲黃鍾無射共度。肩至足九寸四分七釐七毫、爲黃鍾十分之十三。厚一寸零九釐三毫、爲黃鍾百分之十五。中凹而虛、以受十六管。口闊六寸九分九釐八毫、爲黃鍾百分之九十六。下肩八分一釐、爲黃鍾九分之一。管出口上一寸九分六釐八毫、爲黃鍾百分之二十七。架下如兩翼、中高而兩邊俱下。中至口三寸八分四釐、爲應鍾之度。兩邊至口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鍾之度。通體用硃漆、繪金龍、垂五采流蘇爲飾。

謹案、排簫管數、古或十二、或十六、或二十四不一。我聖祖仁皇帝御定十六管、備陰陽二均、應編鐘、編磬、足旋宮之用。古十六管小者用十二正律、四半律、其聲失之

過高。大者用十二倍律、四正律，其聲失之過低。恭讀

御纂律呂正義前編論排簫之制，大之亦可，小之亦可，然推原古制，必用十二律呂之正，加二倍律二倍呂，始爲適中。至簫管體質，以用竹爲是。陳暘叅用玉，姑備一說耳。蔡邕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乃和。此乃漢末賣餳飴者所吹俗器，非古也。朱子語類：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雲簫者，排簫也。簫之有架，所以成器。古編竹爲之，今用木而膠漆之，尤爲愼重。律呂精義簫圖，自黃鍾大呂以次漸短，狀如單翅。夫翼必有兩，古人所謂象鳳翼，與簫字作𥳑篆文之象形，則左右兩翼者，是黃鍾大呂各統一均，陽律左翼，陰呂右翼，宮調遞還，正變互易，旋轉各適其用。今

文廟釋奠，春仲夾鍾爲宮，秋仲南呂爲宮。恭錄還宮轉調二表於左，以備選用。伏查我

朝四時祭祀、朝會、宴饗等樂之用，各隨月律以起宮調，謹附錄各表於後，以互相叅考。

陽律一均七聲本音 排管八祇用七　　陰呂一均七聲本音 排管八祇用七

黃鍾管爲宮　　大呂管爲清宮

太簇管爲商　　夾鍾管爲清商

姑洗管爲角　　仲呂管爲清角

蕤賓管爲變徵　　林鍾管爲清變徵

夷則管爲徵　　南呂管爲清徵

無射管爲羽　　應鍾管爲清羽

倍無射管爲變宮　　倍應鍾管爲清變宮

謹案：陽律爲一均，陰呂爲清均，故大呂一均謂之清宮、清商。如二月用呂均，夾鍾立宮，倍應鍾主調，謂之清變宮調者，以倍應鍾管在月律還轉爲下羽，故主調在呂均本音爲清變宮，故謂清變宮調。餘類推。

春仲月律立宮還轉七聲表

夾鍾清商立宮倍應鍾清變宮主調爲高尺調

陰呂清均各管還宮主調　月律還轉七聲	簫	笛
清變宮倍應鍾管爲下羽 主調	伬	伏
清宮大呂管爲變宮	仜	伍
清商夾鍾管爲宮 立宮	仉	亿
清角仲呂管爲商	伏	仕
清變徵林鍾管爲角	伍	伬
清徵南呂管爲變徵	亿	仜
清羽應鍾管爲徵	仕	仉

清變宮倍應鍾管爲羽	伬	伵

秋仲月律立宮還轉七聲表

南呂清徵立宮仲呂清角主調爲高六調

陰呂清均各月律還 管還宮主調轉七聲	簫	笛
清角仲呂管爲下羽主調	伵	仩
清變徵林鍾管爲變宮	伍	伬
清徵南呂管爲宮立宮	亿	仜
清羽應鍾管爲商	仩	伒
清變宮倍應鍾管爲角	伬	伵
清宮大呂管爲變徵	仜	伍
清商夾鍾管爲徵	伒	亿
清角仲呂管爲羽	伵	仩

謹案、欽定廟朝諸樂、二月有社稷壇、帝王廟之祀、臨雍、經筵之典、樂用夾鍾立宮、倍應鍾主調、均與春仲釋奠同。八月有社稷壇、夕月壇、帝王廟之祀及文鄉試宴樂、用南呂立宮、仲呂主調、均與秋仲釋奠同、皆隨月用律之義也。其餘隨月律以定七管還轉宮調、謹附錄各表於後。

正月均律
倍無射下羽主調　黃鐘變宮　太簇宮立宮　姑洗商　蕤賓角　夷則變徵　無射徵　倍無射羽

三月均律
黃鐘下羽主調　太簇變宮　姑洗宮立宮　蕤賓商　夷則角　無射變徵　倍無射徵　黃鐘羽

四月均呂
大呂下羽主調　夾鍾變宮　仲呂宮立宮　林鍾商　南呂角　應鍾變徵　倍應鍾徵　大呂羽

五月均律
太簇下羽主調　姑洗變宮　蕤賓宮立宮　夷則商　無射角　倍無射變徵　黃鐘徵　太簇羽

六月均呂
夾鍾下羽主調　仲呂變宮　林鍾宮立宮　南呂商　應鍾角　倍應鍾變徵　大呂徵　夾鍾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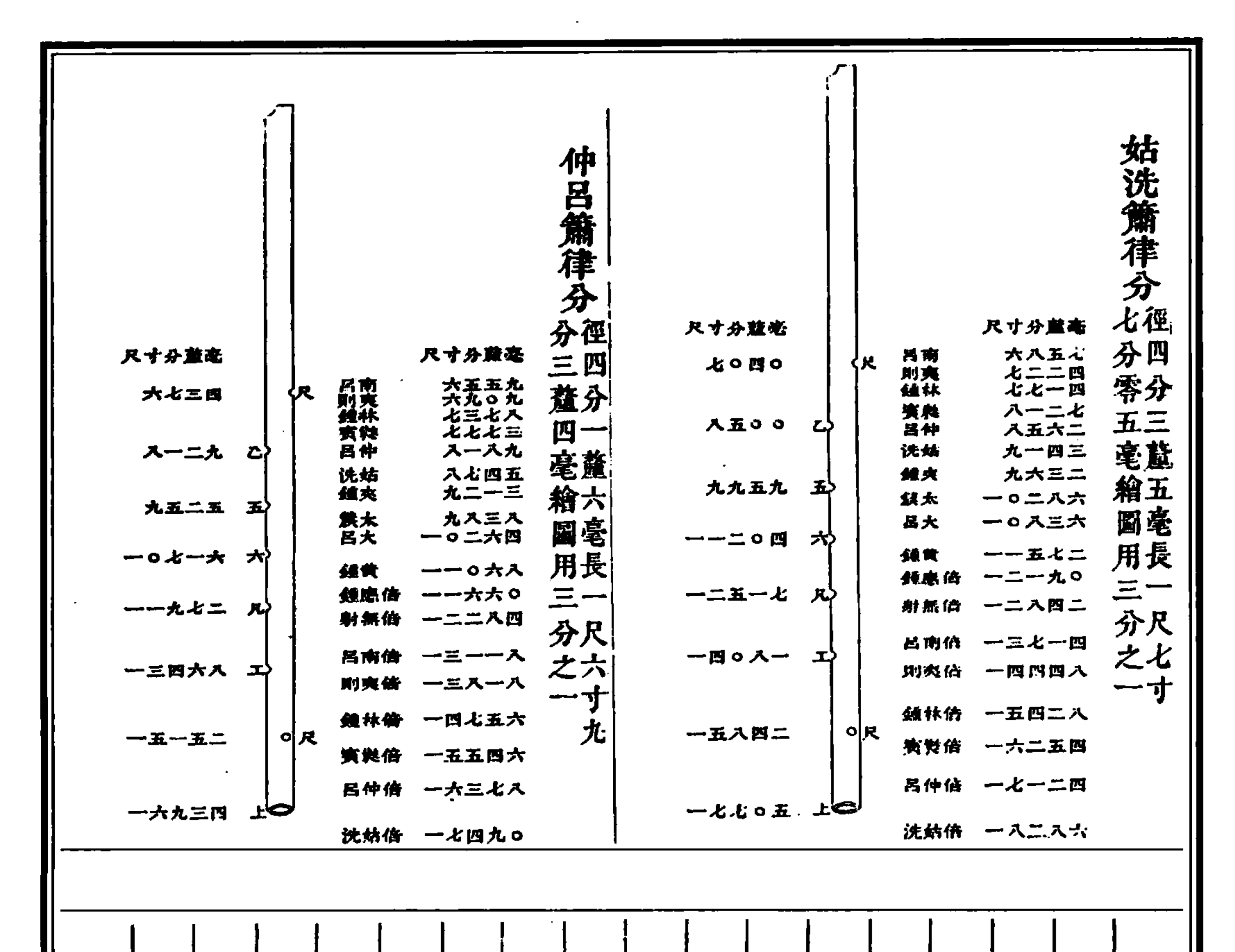
七月均律
姑洗下羽主調　蕤賓變宮　夷則宮立宮　無射商　倍無射角　黃鐘變徵　太簇徵　姑洗羽

九月均律
蕤賓下羽主調　夷則變宮　無射宮立宮　倍無射商　黃鐘角　太簇變徵　姑洗徵　蕤賓羽

十月均呂
林鍾下羽主調　南呂變宮　應鍾宮立宮　倍應鍾商　大呂角　夾鍾變徵　仲呂徵　林鍾羽

十一月均律
倍夷則下羽主調　倍無射變宮　黃鐘宮立宮　太簇商　姑洗角　蕤賓變徵　夷則徵　無射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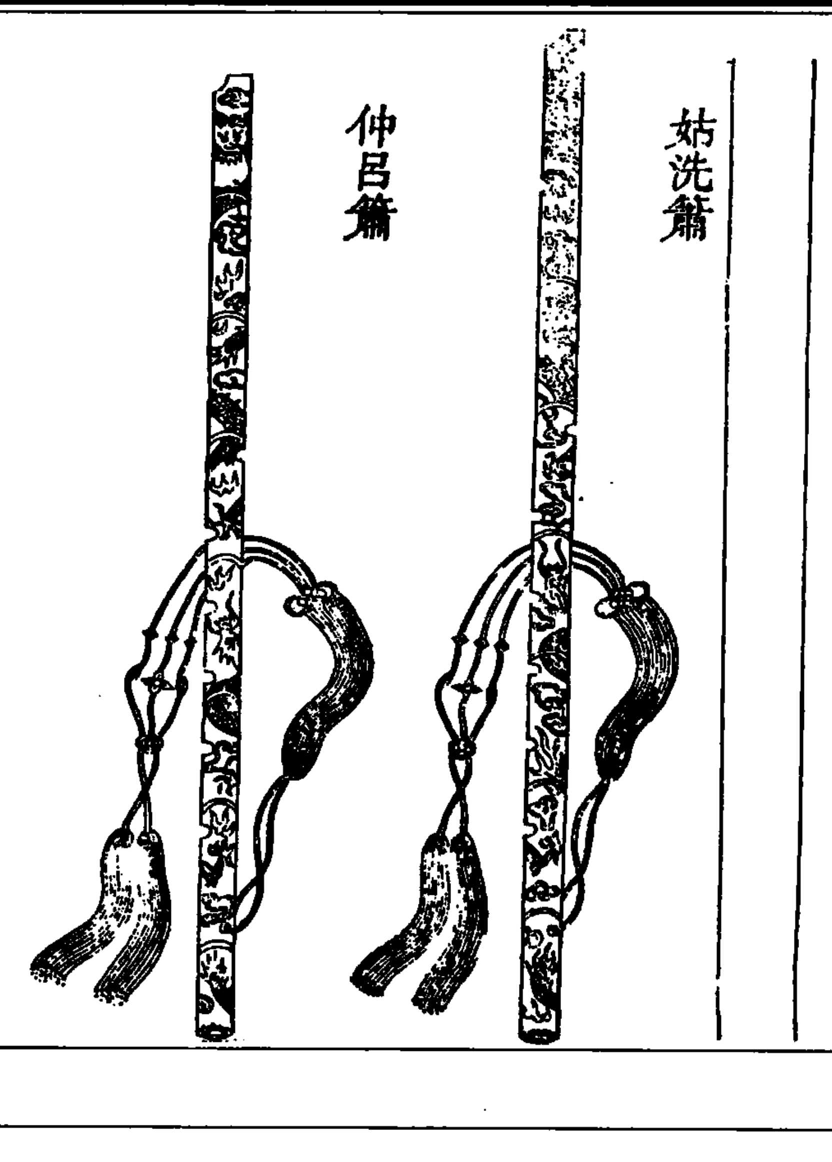
十二月均呂
倍南呂下羽主調　倍應鍾變宮　大呂宮立宮　夾鍾商　仲呂角　林鍾變徵　南呂徵　應鍾羽



姑洗簫律分 管用紫竹、以四倍黃鍾管爲體、其本管黃鍾大呂相和之分、當第三孔之位、聲應姑洗之律、故名姑洗簫。其徑四分三釐五毫、即四倍黃鍾管之徑。通長爲倍姑洗倍仲呂相和之分、得一尺七寸七分零五毫、聲應倍夷則上字。出音孔爲倍蕤賓倍林鍾相和之分、得一尺五寸八分四釐二毫、聲應倍無射尺字。出音孔之上第一孔爲倍夷則倍南呂相和之分、得一尺四寸零八釐一毫、聲應黃鍾工字。第二孔爲倍無射倍應鍾相和之分、得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聲應太簇凡字。第三孔爲黃鍾大呂相和之分、得一尺一寸二分零四毫、聲應姑洗六字。第四孔爲太簇夾鍾相和之分、得九寸九分五釐九毫、聲應蕤賓五字。第六後出孔爲夷則南呂相和之分、得七寸零四釐、聲應半黃鍾尺字。第五孔爲第四孔第六孔相和之分、得八寸五分、聲應夷則乙字。無上字孔、而以第六後出尺字孔、第三六字孔合而爲低上字。以第一工字孔、第二凡字孔、第五乙字孔合而爲高上字。蓋以第六孔與第三孔之分相併、得一尺八寸二分四釐五毫、適合本管倍姑洗上字之分。而第一孔、第二孔、第五孔之分相併折半、得一尺七寸五分五釐、在倍仲呂與通長上字分之閒。按分取聲、配之排簫、陽律一均、極爲協和。隸在樂官、雅俗並用之。

仲呂簫律分 管用紫竹、以三倍半黃鍾管爲體。其本管黃鍾大呂相和之分、當第三孔之位、聲應仲呂之呂、故名仲呂簫。其徑四分一釐六毫、即三倍半黃鍾管之徑。通長爲倍姑洗倍仲呂相和之分、得一尺六寸九分三釐四毫、聲應倍南呂高上字。出音孔爲倍蕤賓倍林鍾相和之分、得一尺五寸一分五釐二毫、聲應倍應鍾高尺字。出音孔之上第一孔爲倍夷則倍南呂相和之分、得一尺三寸四分六釐八毫、聲應大呂高工字。第二孔爲倍無射倍應鍾相和之分、得一尺一寸九分七釐二毫、聲應夾鍾高凡字。第三孔爲黃鍾大呂相和之分、得一尺零七分一釐六毫、聲應仲呂高六字。第四孔爲太簇夾鍾相

和之分得九寸五分二釐五毫聲應林鍾高五字第六後出孔爲夷則南呂相和之分得六寸七分三釐四毫聲應半大呂高尺字第五孔爲第四孔第六孔相和之分得八寸一分二釐九毫聲應南呂高乙字無上字孔而以第六後出尺字孔第三六字孔合而爲低上字以第一工字孔第二凡字孔第五乙字孔合而爲高上字蓋以第六孔與第三孔之分相併得一尺七寸四分五釐適合本管倍姑洗上字之分而第一孔第二孔第五孔之分相併折半得一尺六寸七分八釐四毫在倍仲呂與通長上字分之閒按分取聲配之排簫陰呂一均最爲協和故與姑洗簫各備一均之用



姑洗簫通體用硃漆描金雲龍出音孔垂五采流蘇爲飾

仲呂簫體飾與姑洗簫同

謹案排簫一管一律還宮轉調以七管備七聲簫笛以一管而備七聲排簫既分律呂二均簫笛亦應別律呂兩管律管宜名黃鍾簫黃鍾笛呂管宜名大呂簫大呂笛如律壎呂壎以黃鍾大呂分也

聖祖仁皇帝於簫笛名以姑洗仲呂蓋釋晉書律歷志本文曰用角律者姑洗律之角也仲呂呂之角也曰長者八之短者四之者黃鍾簫用八倍黃鍾管是長者八之也姑洗簫用四倍黃鍾管是短者四之也今之簫笛以黃鍾律名其義而以姑洗律制爲器是用角律也大呂簫用七倍黃鍾積猶之用八倍大呂積也仲呂簫用三倍半黃鍾積猶之用四倍大呂積也不用大呂而用仲呂亦用角律也笛短於簫而體積無異姑洗角律於簫爲六字於笛爲上字皆以黃鍾之分當之所謂體之翕聲是也簫之制長故宮以下用倍律笛之制短故宮以上用半律是故簫與笛雖有直吹橫吹之不同而其理一也有姑洗又有仲呂者備

陰陽二均也。開孔於律呂之間者、又以一氣俯仰吹之而足二均之用、法之尤便者也。考其度、制其氣、審其音、既合於古而又適於時用、誠制作之盡善矣。今文廟春秋二仲以夾鐘南呂立宮、排簫祇用陰呂一均、則簫笛篪亦祇用仲呂。呂管圖並列律管者、以鐘磬排簫等器陽律陰呂既並列於前、則姑洗簫、姑洗笛、姑洗篪自宜備圖其制、且得賚參考聲字焉。春秋釋奠所用、當遵仲呂簫、仲呂笛、仲呂篪律分圖以制器。

姑洗笛律分

管用蘆竹、吹孔之上塞之、令氣不上洩、夫孔加竹膜焉。夫開六孔以協律、旁二孔相對以出音、末二孔向上、以四倍黃鐘管爲體、與姑洗簫同。其本管黃鐘之分、當出音孔下兩孔之下一孔聲應姑洗之律、故名姑洗笛。其徑四分三釐五毫、即四倍黃鐘管之徑、通長一尺八寸二分八釐六毫爲本管姑洗之倍度。自吹口右盡通長爲倍無射倍應鐘相和之分、得一尺二寸五分一釐七毫。出音孔之下有兩孔、下一孔爲低上字、得本管黃鐘之分一尺一寸五分七釐二毫、爲[illegible]嗽趨[illegible]聲應姑洗之律。上一孔爲高上字、得本管大呂之分、一尺零八分三釐六毫、聲應仲呂之呂。二孔合之、與姑洗簫之六字同。出音孔爲尺字、得太簇夾鐘相和之分、九寸九分五釐九毫、聲應蕤賓之律、與簫之五字同。[illegible][illegible]諧出音孔之上第一孔爲工字、得姑洗仲呂相和之分、八寸八分五釐二毫、聲應夷則之律、與簫之乙字同。第二孔爲凡字、得蕤賓林鐘相和之分、七寸九分二釐一毫、聲應無射之律、與簫之上字同。第三孔爲六字、

姑洗笛律分 徑四分三釐五毫長一尺八寸二分八釐六毫繪圖用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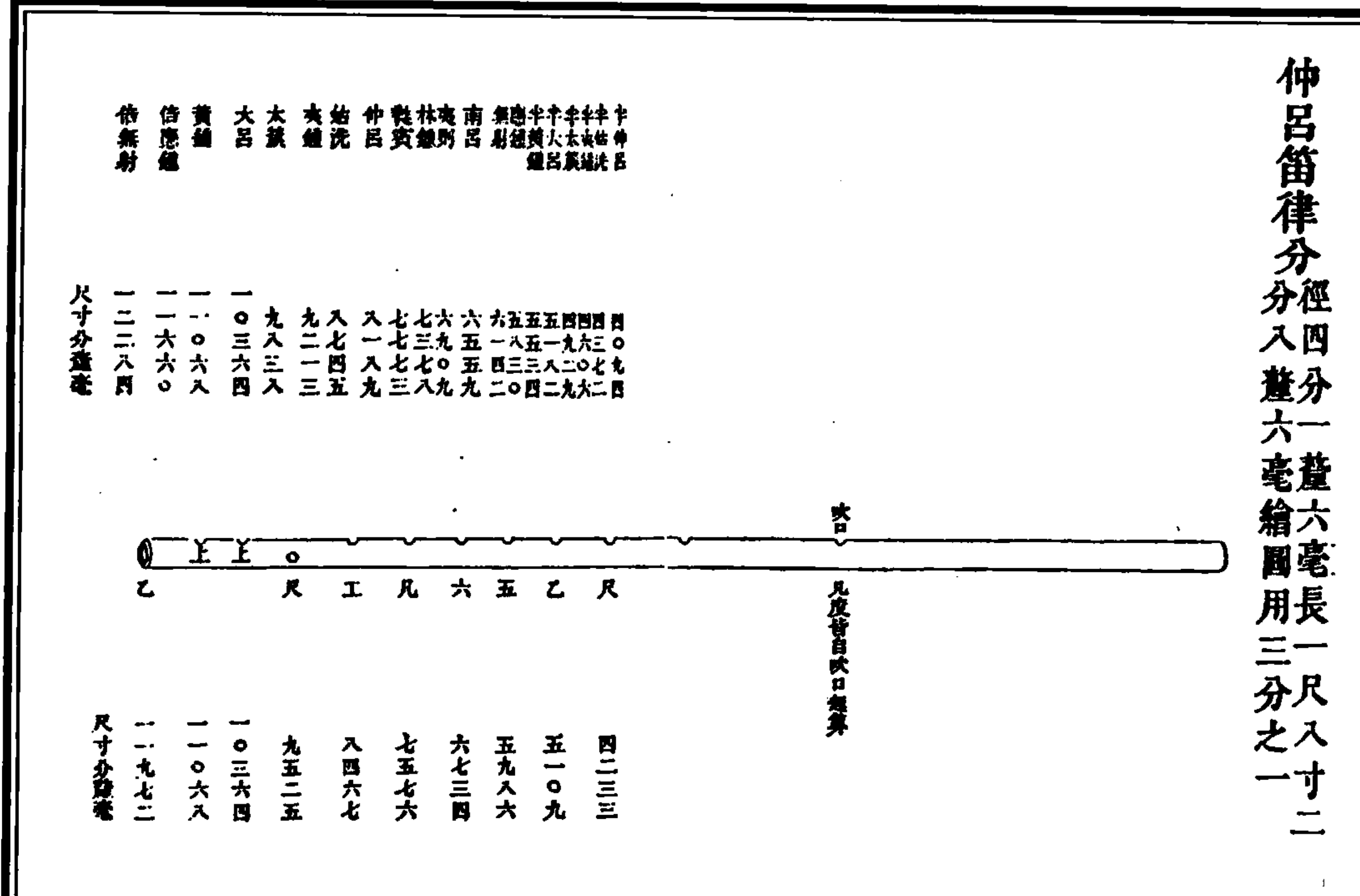
律	尺	寸	分	釐	毫
半仲呂		四	二	八	一
半姑洗		四	五	七	一
半夾鐘		四	八	一	六
半太簇		五	一	四	三
半大呂		五	四	一	八
半黃鐘		五	七	八	六
應鐘		六	○	九	五
無射		六	四	二	一
南呂		六	八	五	七
夷則		七	二	二	四
林鐘		七	七	一	四
蕤賓		八	一	二	七
仲呂		八	五	六	二
姑洗		九	一	四	三
夾鐘		九	六	三	二
太簇	一	○	二	八	六
大呂	一	○	八	三	六
黃鐘	一	一	五	七	二
倍應鐘	一	二	一	九	一
倍無射	一	二	八	四	三

吹口

孔度皆自吹口起算

孔	尺	寸	分	釐	毫
尺		四	四	二	六
乙		五	三	四	二
五		六	二	五	八
六		七	○	四	○
凡		七	九	二	一
工		八	八	五	二
尺		九	九	五	九
上	一	○	八	三	六
上	一	一	五	七	二
乙	一	二	五	一	七

仲呂笛律分 徑四分一釐六毫、長一尺八寸二分八釐六毫、繪圖用三分之一



得夷則南呂相和之分七寸零四釐、聲應半黃鍾之律、與簫之後出尺字同。第四孔為五字、得無射應鍾相和之分六寸二分五釐八毫、聲應黃鍾之律、與簫之工字同。最上第六孔為尺字、得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四寸四分二釐六毫、聲應蕤賓之律、與簫之五字同。第五孔為乙字、取第四孔第六孔相和之分得五寸三分四釐二毫、聲應太簇之律、與簫之凡字同。無上字孔、而取最上第六尺字孔與第三六字孔合而為低上字、取出音孔上第一工字孔、第二凡字孔、第五乙字孔、合而為高上字。蓋以第六孔第三孔之分相併、得一尺一寸四分六釐六毫、在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黃鍾之分之間、第一孔、第二孔、第五孔之分相併折半、得一尺一寸零五釐七毫、在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大呂之分之間。按分取聲、與姑洗簫同協排簫陽律一均之用。

仲呂笛律分 管用蘆竹、以三倍半黃鍾管為體、與仲呂簫同。其本管黃鍾之分、當出音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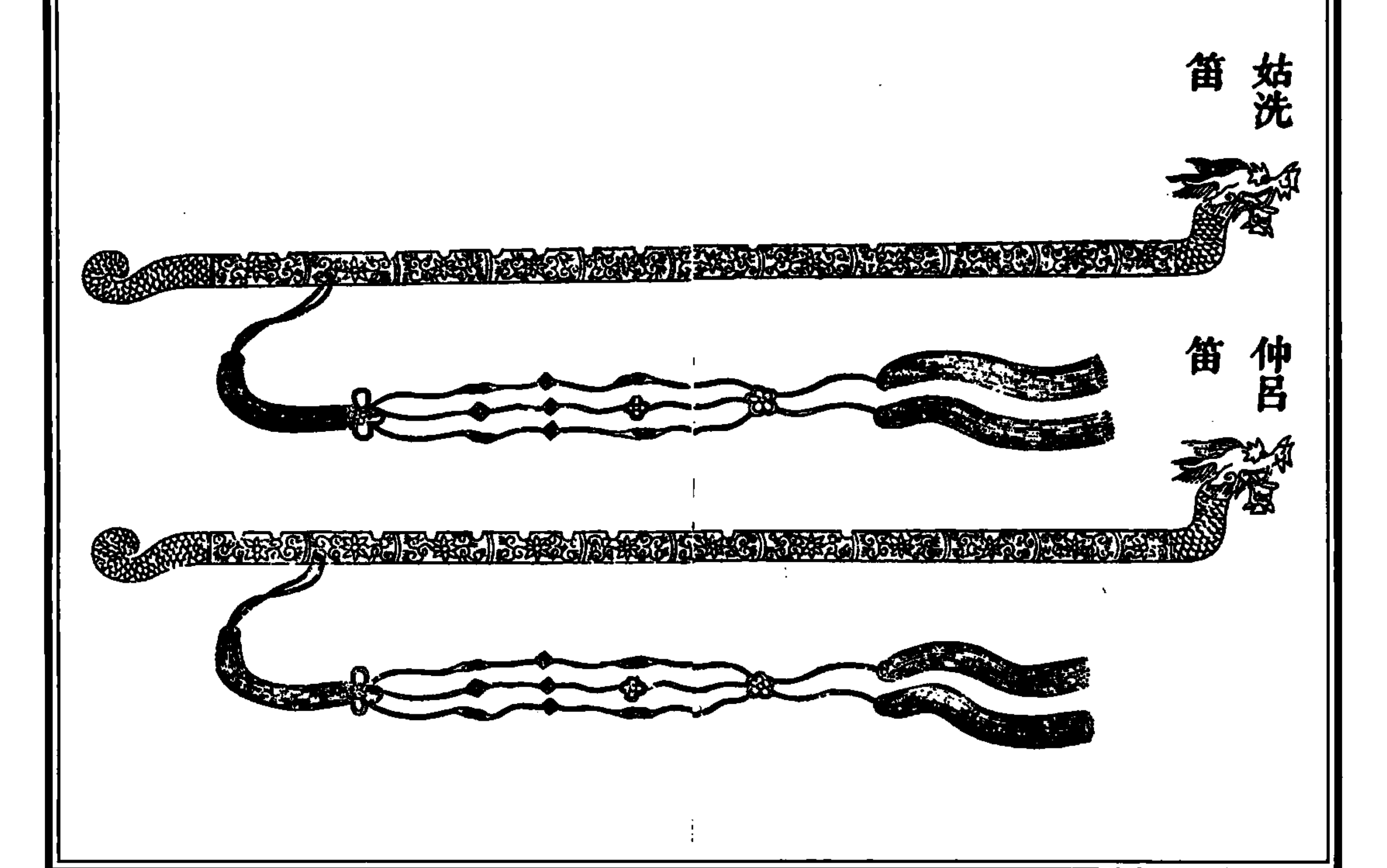
兩孔之下一孔、聲應仲呂之呂、故名仲呂笛。其徑四分一釐六毫、即三倍半黃鍾管之徑。通長與姑洗笛同。吹口之左塞實、不關度數。故其通長仍與姑洗笛同、亦陰從陽之義。自吹口右盡通長為倍無射倍應鍾相和之分、得一尺一寸九分七釐二毫。出音孔之下有兩孔、下一孔為低上字、得本管黃鍾之分一尺一寸零六釐八毫、聲應仲呂之呂。上一孔為高上字、得本管大呂之分一尺零三分六釐四毫、聲應蕤賓之律。二孔合之、與仲呂簫之六字同。出音孔為尺字、得太簇夾鍾相和之分九寸五分二釐五毫、聲應林鍾之呂、與簫之五字同。諧簫諧出音孔之上第一孔為工字、得姑洗仲呂相和之分八寸四分六釐七毫、聲應南呂之呂、與簫之乙字同。第二孔為凡字、得蕤賓林鍾相和之分七寸五分七釐六毫、與簫之上字同。第三孔為六字、得夷則南呂相和之分六寸七分三釐四毫、聲應半大呂之呂、與簫之後出尺字同。第四孔為五字、得無射應鍾相和之分五寸九分八釐六毫、聲應大呂之呂、與簫之工字同。最上第六孔為尺字、得半姑洗半仲呂相和之分

四寸二分三釐三毫、聲應林鍾之呂、與簫之五字同。第五孔爲乙字、取第四孔第六孔相和之分得五寸一分零九毫、聲應夾鍾之呂、與簫之凡字同。無孔、而取最上第六尺字孔與第三六字孔、合而爲低上字。取出音孔上第一工字孔、第二凡字孔、第五乙字孔、合而爲高上字。蓋以第六孔與第三孔之分相併、得一尺零九分六釐入毫、在黃鍾大呂相和之僻與黃鍾之分之閒。第一孔、第二孔、第五孔之分相折半、得一尺零五分七釐五毫、在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大呂之分之閒。按分取聲、與仲呂簫同協拌簫陰呂一均之用。

姑洗笛 閒纏以絃、通體用硃漆、繪金蓮。前加龍頭、長二寸四分、爲本管夾鍾四分之一。後加龍尾、長二寸二分九釐、爲本管姑洗四分之一。雕木爲之。出音孔垂五采旒蘇爲飾。

仲呂笛 首尾體飾與姑洗笛同。

謹案、篴之名見於周禮、或曰邱仲作、或曰起於近世、出於羌中。然則今之笛非古之笛也。朱子曰、今之簫乃古之笛。晉書笛注宮孔從笛首下度之商孔後出。陳暘樂書、簫管之制六孔、或謂之豎笛、或謂之尺八。元史長笛猶是豎笛、簫則曰如笛、龍笛則別之曰橫吹。明時乃直曰簫、不復有豎笛。今簫長一尺八寸弱、



從上口吹、有後出孔。笛橫吹、無後出孔。則今之篪乃古之笛、信矣。然亦是漢以後之笛耳。大抵樂制古今不同、而人情日趨簡易。以排簫不易持而以一管簌之、亦或理所宜有。有橫者、故名豎。笛橫者曰笛、故豎者曰簫。單者曰簫、故編者曰排簫。此亦名實沿革之可想而知者。橫笛之制、不知其所自起、或謂卽邱仲所作、當亦未然。然漢有橫吹曲、則漢時有之矣。唐有七星管、則用之雅樂矣。宋有龍頸笛、則用之教坊矣。元明以來、皆如龍頸之制、今則加龍尾焉。

姑洗篪律分 管用紫竹、吹孔之上塞之、令氣不上洩。以三十二倍黃鍾管爲體、徑八分七釐、長一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爲吹口、五孔向外、一孔向內、又二孔幷開下出爲出音孔。[illegible]自吹口至管末九寸九分五釐九毫、乃本管太簇夾鍾相和之半聲、應姑洗之律、爲姑洗簫之六字。管末設底開孔、則低二音、而應黃鍾之律、爲姑洗簫之工字。次上出音二孔、爲低六字、[illegible]乃本管姑洗仲呂相和之半、與蕤賓林鍾相和之半、相併折中、得八寸三分八釐六毫。[illegible]次上向外最下第一孔爲五字、乃本管夷則南呂相和之半、得七寸零四釐。次上向外第二孔爲乙字、乃本管無射應鍾相和之半、與黃鍾大呂相和四分之一、相併折中、得五寸九分三釐。次上向外第三孔爲上字、乃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四分之一、得四寸九分七釐九毫。次上向外第四孔爲工字、乃本管蕤賓林鍾相和四分之一、得三寸九分六釐。次上向外第五孔爲凡字、乃本管無射應鍾相和四分之一、與黃鍾大呂相和八分之一、相併折

姑洗篪律分 徑八分七釐 長一尺四寸 繪圖用半度

吹口

凡度皆自吹口起算

孔	律	寸分釐毫	徑聲音分	長聲音分	底聲音分	共聲音分
六	八分夾鐘 八分太簇	二四八九	五二	一〇	一七	七九
凡	八分大呂 八分黃鐘 四分應鐘	二九六五	四三	〇八	一七	六八
工	四分林鐘 四分蕤賓	三九六〇	三一	〇六	一七	五四
上	四分夾鐘 四分太簇	四九七九	二六	〇五	一七	四八
乙	四分大呂 四分黃鐘 半應鐘 半無射	五九三〇	二一	〇三	一七	四一
五	半南呂 半夷則	七〇四〇	一五	〇二	一七	三四
六	半林鐘 半蕤賓 半仲呂 半姑洗	八三八六	一四	〇一	一七	三二
	半夾鐘 半太簇 半大呂 半黃鐘	九九五九	一三	〇〇	一七	三〇

仲呂篪律分 徑八分三釐長一尺四寸繪圖用半度

吹口　凡度皆自吹口起算

	六	凡	工	上	乙	五	低六	管末
律分	八分之一太簇、八分之一夾鍾	四分之一無射、四分之一應鍾、八分之一黃鍾、八分之一大呂	四分林鍾、四分蕤賓	四分太簇、四分夾鍾	四分黃鍾、四分大呂、半應鍾、半無射	半夷則、半南呂	半姑洗、半仲呂、半蕤賓、半林鍾	半夾鍾、半太簇、半大呂、半黃鍾
寸分釐毫	二三八一	二八三六	三七八八	四七六二	五六七二	六七三四	八〇二一	九五二五
徑製音分	五二	四三	三一	二六	二一	一五	一四	一三
長製音分	一〇	〇八	〇六	〇五	〇三	〇二	〇一	〇〇
底製音分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共製音分	七九	六八	五四	四八	四一	三四	三二	三〇

尺　尺

中、得二寸九分六釐五毫。最上向內一孔爲六字、乃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八分之一、得二寸四分八釐九毫。獨無尺字孔，如吹尺字，則取向外第二乙字孔、第四工字孔共吹之，此二孔同開，餘孔皆閉。

仲呂篪律分（管用紫竹、以二十八倍黃鍾管爲體，徑八分三釐二毫。自吹口至管末九寸五分二釐五毫、爲本管太簇夾鍾相和之半聲，應仲呂之呂、爲仲呂簫之六字。管末設底開孔、則低二音，而應大呂之呂、爲仲呂簫之工字。）次上出音二孔，爲低大字、（[illegible]）乃本管姑洗仲呂相和之半，與蕤賓林鍾相和之半相倂折中，得八寸零二釐一毫。（[illegible]）次上向外最下第一孔，爲五字、乃本管夷則南呂相和之半，得六寸七分三釐四毫。次上向外第二孔爲乙字、乃本管無射應鍾相和之半，與黃鍾大呂相和四分之一相倂折中、得五寸六分七釐二毫。次上向外第三孔爲上字、乃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四分之一、得四寸七分六釐二毫。次上向外第四孔爲工字、乃本管蕤賓林鍾相和四分之一、得三寸七分八釐八毫。次上向外第五孔爲凡字、乃本管無射應鍾相和四分之一、與黃鍾大呂相和八分之一相倂折中、得二寸八分三釐六毫。最上向內一孔爲六字、乃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八分之一、得二寸三分八釐一毫。獨無尺字孔，如吹尺字，亦以向外第二乙字孔、第四工字孔共吹之，此二孔同開，餘孔皆閉。

謹案：篪長，總以本管半太簇半夾鍾相和之分爲度，取宮聲也。其聲字俱以簫言。篪聲低也，夫三十二倍黃鍾管、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聲應姑洗之律，爲簫之六字，則其太簇夾鍾相和之分，聲應蕤賓之律，爲簫之五字。其半太簇半夾鍾相和之分，比全律下一音，當應姑洗之律，爲簫之六字。管末設底開孔，乃低二音而應黃鍾之律，爲簫之工字。五字之半得工字，是爲下三音矣。次上出音孔低六字，乃本管姑仲相和之半、與蕤林相和之半相倂折中，正律本爲低上字。低上之分，取低六、亦爲下三音也。次上向外最下第一孔五字，乃本管夷南相和之半、正律本爲尺字。尺字之分，取五字、亦爲下三音也。次上向外第二孔乙

字、乃無應相和之半、與黃大四分之一相併折中、正律應爲低凡字。凡字之分取一字、則爲下四音矣。次上向外第三孔上字、乃太夾四分之一、正律本爲五字。五字之分取上字、則爲下五音矣。又此孔爲通長工字之半、工字之半取上字、爲下二音、而工字孔已下三音、則上字孔亦爲下五音也。次上向外第四孔工字、乃蕤林四分之一、正律本爲上字。上字之分取工字、亦爲下五音也。其以工字孔乙字孔合而爲尺字者、蓋尺字應在四分姑仲之分、當工字孔上字孔之閒、如以工字孔上字孔合而取之、則工字爲正音、上字止爲擊音。工多上少、不得成尺字、故合乙字取之、擊之又下、乃得尺字也。次上向外第五孔凡字、乃無射四分之一、與黃大八分之一相併折中、正律亦爲凡字、則爲下七音矣。又此孔爲乙字孔之半、乙字之半取凡字爲下三音、而乙字孔已下四音、則凡字孔亦爲下七音也。最上向內一孔六字、乃太夾八分之一、正律本爲五字。五字之分取六字、則爲下八音矣。又此孔爲上字孔之半、上字之半取六字爲下三音、而上字孔已下五音、則六字孔亦爲下八音也。二十八倍黃鐘管聲字律分皆同以管徑擊音之理推之。半黃鐘之律比正律下一音、篪長爲太夾之半、當下一音又十分音之三、今比正律下三音、則是徑擊一音三而底擊一音七。蓋不設底則徑闕而難吹、故底開孔則氣緩而音下。故底雖非擊而以底收氣、舊之徑小而管長、此底之所生而各孔之所同也。又以底徑擊音之理參互推之、管無底、氣從管末通出、故以管長爲全徑爲比例、其氣線外爲內之幾倍卽擊幾音。篪有底、氣從底孔中出、故以管長與半徑爲比例。半徑爲氣線內之幾倍、卽擊幾音、而底之半徑原擊一音三、則又當以一音三爲擊音之率、此徑擊音之法所以立也。又以管長擊音之法推之、大管姑洗半律爲一音小。管徑小、比例同形、其半管之長已過一音之分、故以半長自擊之分與下半所擊之分相加爲半長、被通長擊音之率。篪管徑大、比例同形、其一音之分已過半篪之長、故以一音之分除半長爲半長被通長擊音之率。徑小則長之所擊者多、徑大則長之所擊者少、自然之理也。此長擊音之法所以立也。逐孔按法分推之、併之、爲共擊音數。

求篪徑擊音法

姑洗篪、仲呂篪長徑之數雖異、而比例則同。

以本管黃鐘之分二尺三寸一分四釐四毫爲大股、爲一率、全徑作十分爲大勾、爲二率、篪之通長九寸九分五釐九毫爲小股、爲三率、求得四率四分三爲小勾、與全徑十分相減、餘五分七爲餘勾。以小勾除餘勾得一音三、爲徑擊音率。乃以篪長九寸九分五釐九毫爲大股、爲一率、半徑作十分爲大勾、爲二率、孔長分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小勾。以小勾除大勾得數爲擊音率、相乘得徑擊音分數。

求篪長擊音法

姑洗篪、仲呂篪長徑之數雖異、而比例則同。

以黃鐘管徑二分七釐四毫爲一率、姑洗半律二寸八分八釐爲二率、姑洗篪徑八分七釐爲三率、求得四率九寸一分四釐四毫爲一音之分、以除姑洗篪半長四寸九分七釐九毫、得十一分音之五、爲半管被全管擊音之率。乃以孔長爲正音分、孔長與通長或半長相減、餘爲擊音分。擊音分與正音分相等爲擊半音、四分之一爲擊一音。擊音分、不及正音分者、以擊音分爲實、以正音分爲法除之、得數與擊音率相乘、得擊音小餘、累加之得長擊音共數。

篪音分

黃鐘之分應簫大字、姑洗篪應姑洗簫、仲呂篪應仲呂簫聲字、擊音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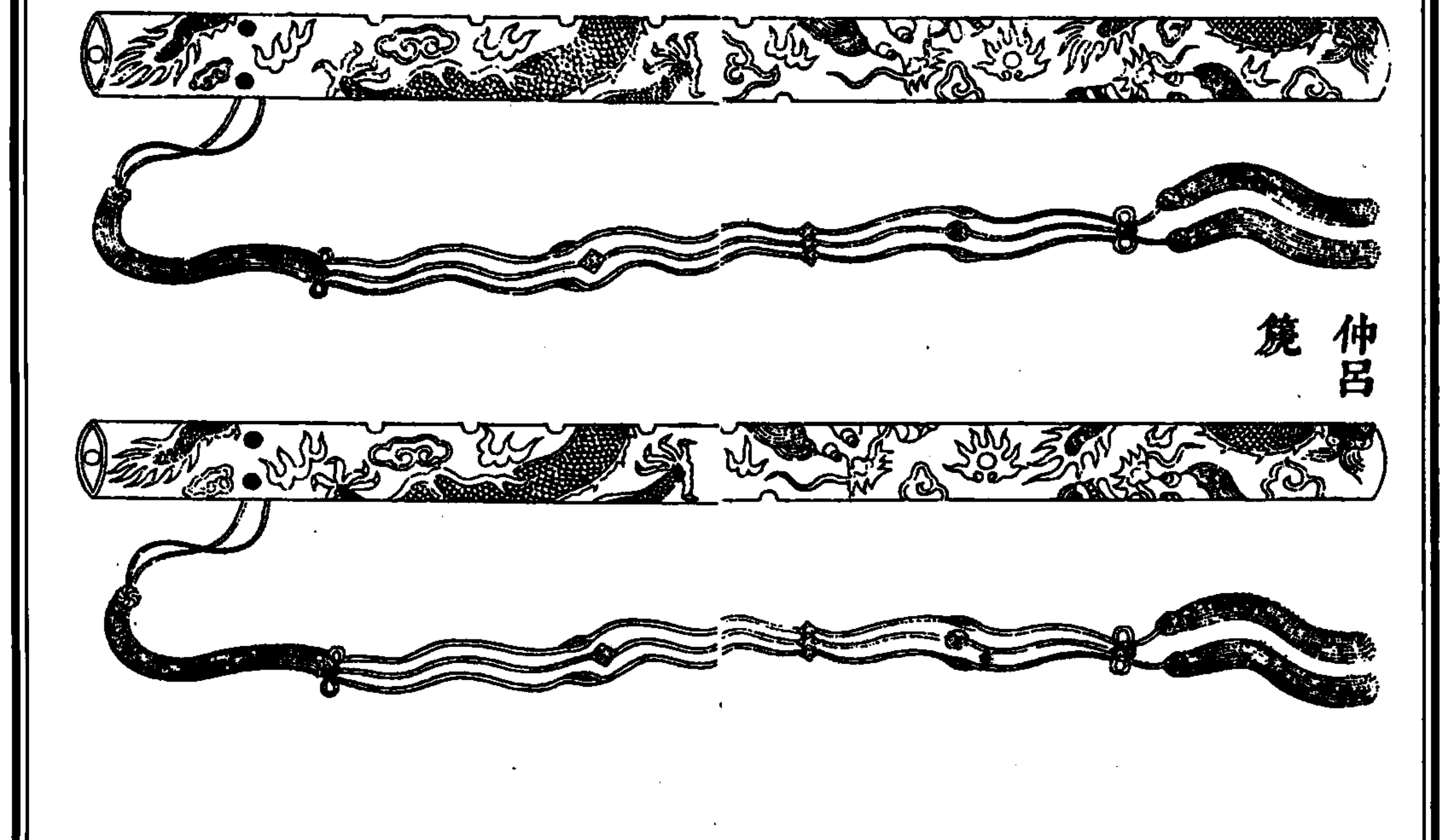
通長工字孔、本管太簇夾鐘相和之半、正律本爲五字、底擊一音七、徑擊一音三、共擊三音、故爲工字。○下出低六字孔、本管姑洗仲呂相和之半、與蕤賓林鐘相和之半相併折中、正律本爲低上字、底擊一音七、徑擊一音四、長擊十分音之一、共擊三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爲低六字。○五字孔、本管夷則南呂相和之半、正律本爲尺字、底擊一音七、徑擊一音八、長擊十分音之二、共擊三音、故爲五字。○乙字孔、本管無射應鐘相和之半、與黃鐘大呂相和四分之一相併折中、正律本爲凡字、底擊一音七、徑擊二音

一、長聲十分音之三、共聲四音、故爲乙字。○上字孔、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四分之一、正律本爲五字、底聲一音七、徑聲二音、六、長聲十分音之五、共聲五音、故爲上字。○工字孔、本管蕤賓林鍾相和四分之一、正律本爲上字、底聲一音七、徑聲三音、一、長聲十分音之六、共聲五音、故爲工字。○凡字孔、本管無射應鍾相和四分之一、與黃鍾大呂相和八分之一、相併折中、正律本爲凡字、底聲一音七、徑聲四音、三、長聲十分音之八、共聲七音、故復爲凡字。○六字孔、本管太簇夾鍾相和八分之一、正律本爲五字、底聲一音七、徑聲五音、二、長聲一音、共聲八音、故爲六字。

姑洗篪　閉纏以絨、通體用硃漆、繪金雲龍、出音孔垂五綵旒蘇爲飾。

仲呂篪　體飾與姑洗篪同。

謹案、姑洗篪以三十二倍黃鍾管爲體、猶姑洗簫、姑洗笛之用四倍黃鍾管也。仲呂篪以二十八倍黃鍾管爲體、猶仲呂簫、仲呂笛之用三倍半黃鍾管也。三十二倍黃鍾管爲四倍黃鍾管之八倍、二十八倍黃鍾管爲三倍半黃鍾管之八倍。三十二倍黃鍾管聲應姑洗之律、故曰姑洗篪。協陽律一均。二十八倍黃鍾管、聲應仲呂之呂、故曰仲呂篪。協陰呂一均。是篪亦爲律也。



樂器圖考七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匏部樂器 大笙 小笙

謹案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物之貫地而生也故名曰笙今則代匏以木焉夫以匏爲笙其音固爲淸越但其質不堅不能經久故以木代之而與匏音亦無甚差別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或云此制笙之始爾雅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笙又分大小焉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所載大笙小笙律分管大具繪圖如左

大笙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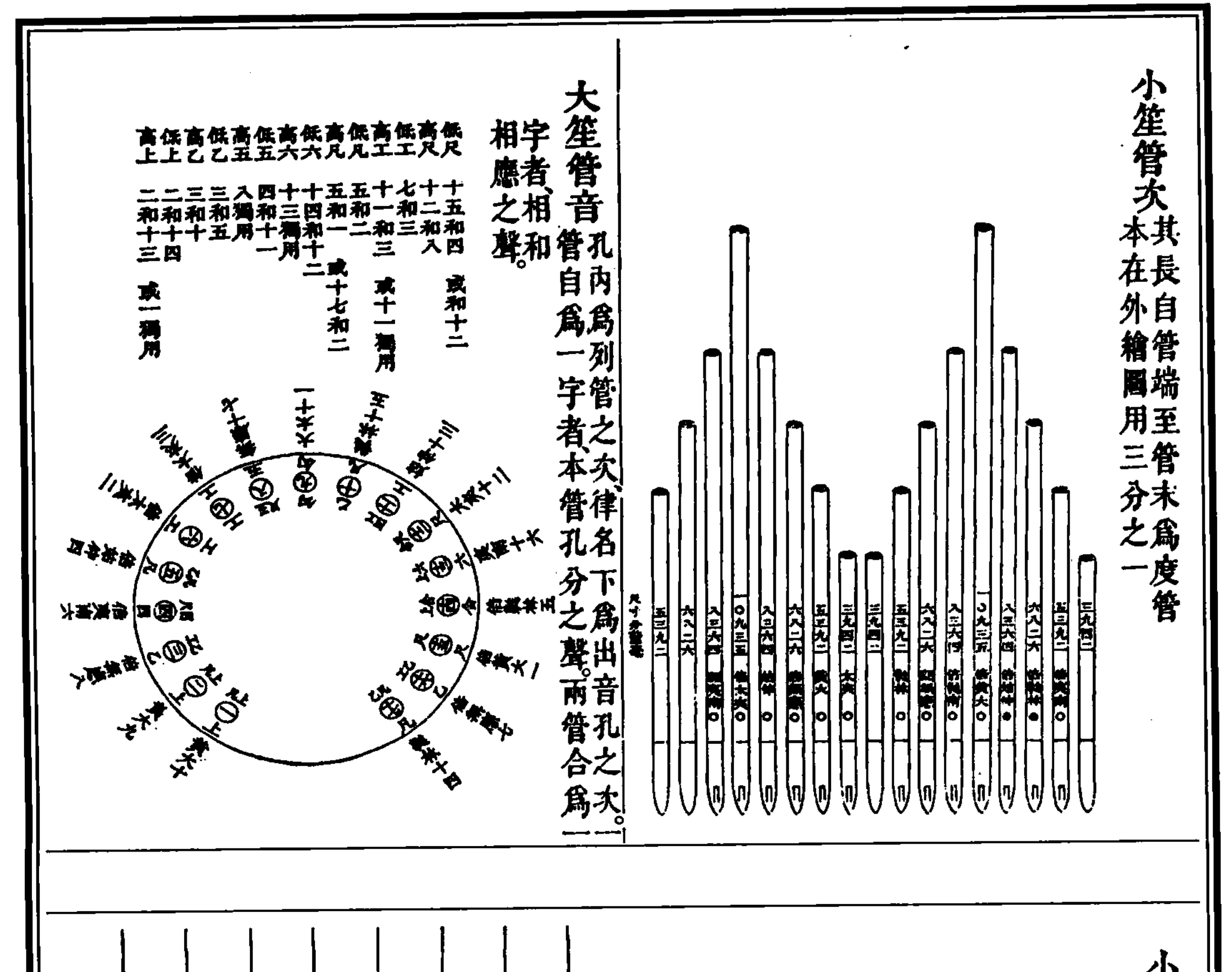
其分自簧口至出音孔下口爲度繪圖用三分之一

小笙孔分

其分自簧口至出音孔下口爲度繪圖用三分之一

大笙管次

其長自管端至管末爲度管本在外繪圖用三分之一



小笙管音孔內爲列管之次、律名下爲出音孔之次。一管自爲一字者、本管孔分之聲。兩管三管合爲一字者、相和相應之聲。

低尺　十五和四　或和十二
高尺　十二和八
低工　七和三
高工　十一獨用　或十一七三同用
低凡　五和二
高凡　十獨用　或五和六
低六　十四和十二
高六　十三獨用
低五　四和十一
高五　八獨用　或八四十一同用
低乙　三獨用
高乙　三和十
低上　二和十三
高上　六和十三

大笙十七簧。以黃鍾三十二分積之七之管爲體、徑一分六釐五毫、下接紫檀木爲管本。竅其中而有底、長一寸六分二釐五毫、（本管中趺之分。）入管三分。徑二分四釐五毫、治管之內徑、使足相受。底徑一分六釐五毫、[illegible]簧環植匏中而闕其右。中管最長、兩邊漸短、以象鳳翼。右首第一管長四寸三分九釐二毫、（本管黃鍾之分、除[illegible]本與。）以次左旋、第二管長六寸零一釐二毫、（本管[illegible]林[illegible]相倂之分。）第三管長八寸零一釐七毫、（林替大呂太後相倂之分。）第四管長一尺零六分八釐、八毫、（本管夾[illegible]南呂相倂加倍之分。）第五管長一尺三寸八分八釐、（[illegible]之分。）第六管與第四管等、第七管與第三管等、第八管與第二管等、第九管與第一管等、第十管以後、復如第一管依次參差至第十七管與第二管等。管本近底入分、削半露竅、以薄銅鍱障之、開簧口如舌、（[illegible]）舌端點以蠟珠。自簧口而上、按本管律呂之分、於管之竅面開出音孔長七分二釐九毫、寬得長十之一。（律呂之分爲出音孔下口。）其黃鍾大呂相和之分四寸二分五釐二毫、聲應無射之律字、譜本爲上字、於笛爲凡字、設鎖則復爲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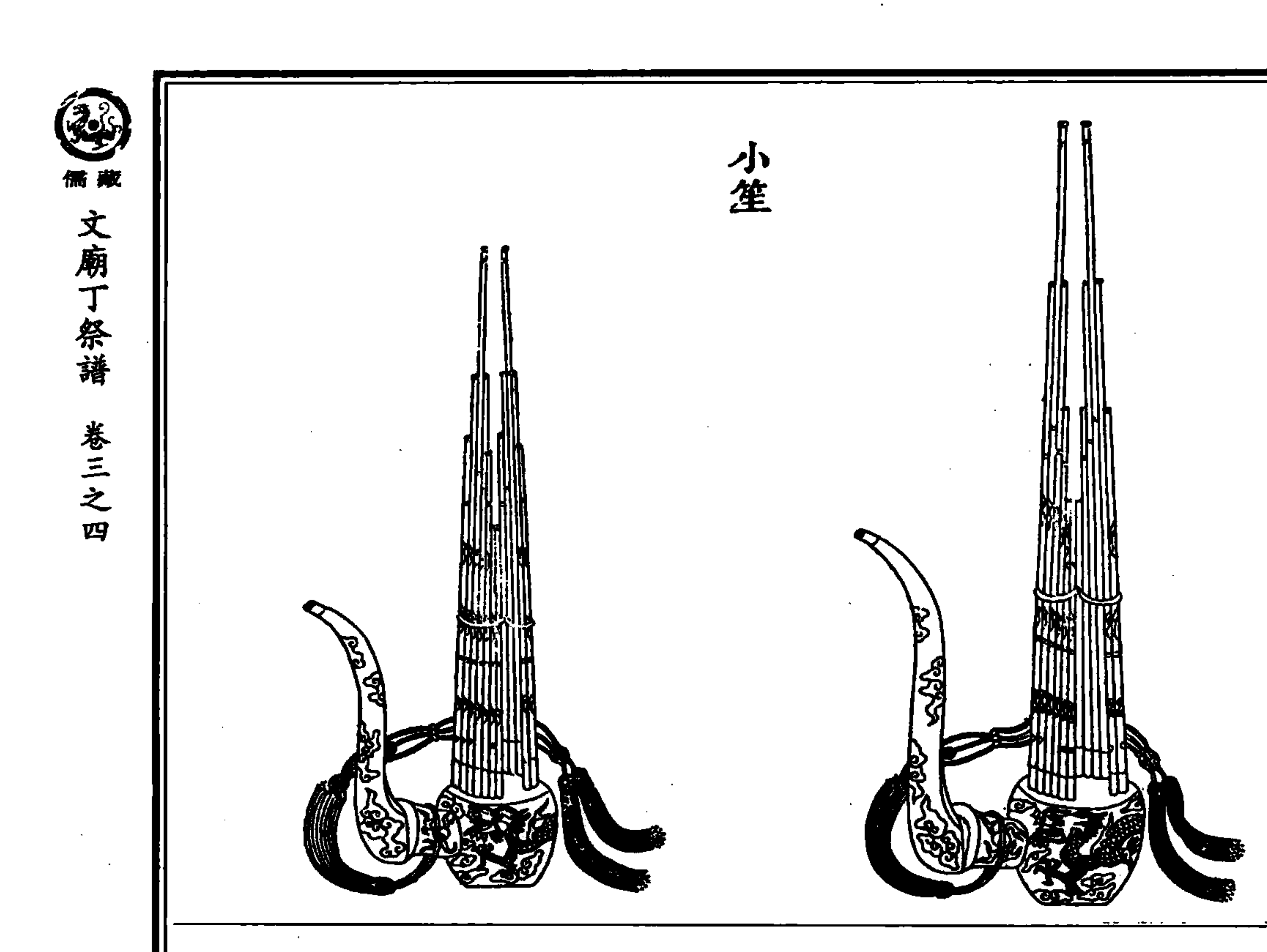


之上字。倍分八寸五分零五毫、爲低尺字。黃鍾大呂相和之分、與太簇夾鍾相和之分相併折半、得四寸零一釐二毫、爲勾字。太簇夾鍾相和之分三寸七分八釐、爲高尺字。倍分七寸五分六釐、爲低工字。姑洗仲呂相和之分三寸三分六釐、爲高工字。倍分六寸七分二釐、爲低凡字。蕤賓林鍾相和之分三寸零六毫、爲高凡字。倍分六寸零一釐二毫、爲低六字。夷則南呂相和之分二寸六分七釐二毫、爲高六字。倍分五寸三分四釐四毫、爲低五字。無射應鍾相和之分二寸三分七釐五毫、爲高五字。倍分四寸七分五釐、爲乙字。又於管端開氣孔、第三管、第四管、第十七管在管裏面、餘俱在管外面。第十一管、第十二管距管本八分五釐、餘俱四分五釐。匏代用木、面徑二寸三分七釐五毫、底徑一寸一分八釐七毫、高二寸一分九釐六毫、軫剞其周遭而存其中、中心實徑九分五釐、圓環空徑六分零九毫、深一寸二分一釐八毫、周厚一分零三毫。底厚九分七釐八毫、面厚一分六釐五毫。匏面開十七孔、以發管、管本出匏面上六分九釐四毫。入匏九分三釐一毫。凡兩管相切、則削其兩旁、外廣內狹、使之相比。總以竹籠束之、本豐末銳、以象鳳身。匏腰安短背、形成長圓而昂其末、橫徑九分一釐四毫、直徑一寸二分一釐八毫、上距匏面下、距匏底、各四分八釐九毫、長距匏面外周一寸二分一釐八毫。背面外直、形底尖圓、直徑一寸五分零三毫、上與匏面平、中開方孔、徑四分三釐九毫。短背末安長背、形如鳳頸、長七寸二分九釐。頸本復安方管、貫於短背方孔中。其末爲吹口、人氣從吹口入匏、盈簧啓按某管之氣孔、則氣從出音孔隨呼吸往來、鼓簧成音。第一管於出音音孔之次爲第十、第二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九、皆本管黃大之分。第一管簧短、爲高上字、第二管簧長、爲低上字。第三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八、爲本管倍無應之分、爲低乙字。第四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

六、爲本管倍夷南之分、爲低五字。第五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四、爲本管倍姑仲之分、爲低凡字。第六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二、第七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三、皆本管倍太夾之分。第六管簧少輭、爲最低工字。第七管爲低工字。第八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七、爲本管無應之分、爲高五字。第九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一、爲本管黃大與太夾相和之分、爲勾字。第十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五、爲本管蕤林之分、爲高凡字。第十一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三、爲本管姑仲之分、爲高工字。第十二管於出音孔之次亦爲第十二、爲本管太夾之分、爲高尺字。第十三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六、爲本管夷南之分、爲高六字。第十四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五、爲本管倍蕤林之分、爲低六字。第十五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一、爲本管倍黃大之分、爲低尺字。第十六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七、爲本管倍無應之分、較之第三管簧少輭、爲最低乙字。第十七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四、爲本管蕤林之分、較之第十管少低、亦爲高凡字。各取其相和、或取其相應者、合而成音。如吹低尺字、則以第十五管低尺字爲主、而以第四管低五字和之、或以第十二管高尺字和之。吹高尺字、則以十二管高尺字爲主、而以第八管高五字和之。吹低工字、則以第七管低工字爲主、而以第三管低乙字和之、或以第六管低工字爲主、而以第十六管低乙字和之。第六同第七、第十六同第三、故今不用、名曰啞工。吹高工字、則第十一管獨用、或以第十一管高工字爲主、而以第三管低乙字和之。吹低凡字、則以第五管低凡字爲主、而以第二管低上字和之、吹高凡字、則第十七管獨用、或以第二管低上字和之、或以第五管低凡字爲主、而以第一管高上字和之、吹低六字、則以第十四管低六字爲主、而以第十二管高尺字和之。吹高六字、第十三管獨用、吹低五字、則以第四管低五字爲主、而以第十一管高工字和之。吹高五字、第八管獨用。吹低乙字、則以第三管低乙字爲主、而以第五管低凡字和之。吹高乙字、則以第三管低

乙字爲主，而以第十管高凡字和之，或以第十六管低乙字爲主，而以第十七管高凡字和之。爲低乙字、第十六同第三、第十七同第十，故今亦不用，名曰啞乙。吹低上字，則以第十二管低上字爲主，而以第十四管低六字和之。吹高上字，則第一管獨用，或亦以第二管低上字爲主，而以第十三管高六字和之。吹勾字，第九管獨用。今樂譜無此音，故亦不用。

小笙制如大笙而小，四管無黃，故黃止十三管，以黃鍾入分積之一爲體徑，一分三釐七毫。[illegible]之。第一管長三寸九分四釐二毫、[illegible]第二管長五寸三分九釐二毫、[illegible]第三管六寸八分二釐六毫、[illegible]第四管長八寸三分六釐四毫、[illegible]第五管長一尺零九分三釐五毫、[illegible]依次參差，至第十七管與第二管等。自黃口而上，按本管律呂之分，於管之裏面開出音孔。其黃鍾大呂相和之分，三寸五分二釐九毫，爲高工字、[illegible]倍分七寸零五釐入毫，爲低凡字。太簇夾鍾相和之分三寸一分三釐七毫，爲高凡字，倍分六寸二分七釐四毫，爲低六字。姑洗仲呂相和之分二寸七分入釐入毫，爲高六字，倍分五寸五分七釐六毫，爲低五字。蕤賓林鍾相和之分二寸四分九釐五毫，爲高五字，倍分四寸九分九釐，爲低乙字。倍夷則南呂相和之分四寸四分三釐五毫，爲上字，又倍之得入寸入分七釐[illegible]爲低尺字。倍無射應鍾相和之分三寸九分四釐二毫，爲高尺字，又倍之得七寸入分入釐四毫，爲低工字。管端開氣孔，第三管、第四管在管裏面，餘俱在管外面。其無黃之四管亦不開氣孔。艶之大小，稱式艶唇，安短黃，短黃末安長黃、抝或卽就短黃吹之。第一管無黃。第二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七[illegible]爲本管倍夷南之分，爲低上字。第三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六、爲本管倍蕤林之分，爲低乙字。第四管於小音孔之次爲第五、爲本管倍姑仲之分，爲低五字。[illegible]第五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三、爲本管倍黃大之分，爲低凡字。第六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八、亦本管倍夷南之分，較之第二管黃少硬，爲高上字。第七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二、爲本管四倍無應之分，爲低二字。第八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三、爲本管蕤林之分，爲高五字。第九管無黃。第十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一、爲本管太夾之分，爲高凡字。第十一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爲本管黃大之分，爲高工字。第十二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九、爲本管倍無應之分，爲高尺字。第十三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十二、爲本管姑仲之分，爲高六字。第十四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四、爲本管倍太夾之分，爲低六字。[illegible]第十五管於出音孔之次爲第一、爲本管四倍夷南之分，爲低尺字。第十六管、十七管無黃。無黃之管備體制而不用，餘十三管各取其相和相應者合而成音。如吹低尺字，則以第十五管低尺字爲主，而以第四管低五字和之，或以第十二管高尺字和之。吹高尺字，則以第十二管高尺字爲主，而以第入管高五字和之。吹低工字，則以第七管低工字爲主，而以第三管低一字和之。吹高工字、第十一管獨用，或第十乙管、第七管、第三管同用。吹低凡字，則以第五管低凡字爲主，而以第二管低上字和之。吹高凡字，第十管獨用，或以第五管低凡字爲主，而以第六管高上字和之。吹低六字、[illegible]則以第十四管低六字爲主，而以第十二管高尺字和之。吹高六字，第十三管獨用。吹低五字、[illegible]則以第四管低五字爲主，而以第十一管高工字和之。吹高五字，第入管獨用，或第入管、第四管、第十一管同用。吹低乙字，第三管獨用。吹高乙字，則以第三管低乙字爲主，而以第十管高凡字和之。吹低上字，則以第二管低上字爲主，而以第十三管高六字和之。吹高上字，則以第六管高上字爲主，而以第十三管高六字和之。



大笙體用紫竹、匏身、嘴、頸皆用黑漆、皴金雲龍、垂五彩旒蘇爲飾。

小笙體飾與大笙同。

謹案、笙之名始見於虞書。笙之制經無明文、漢魏諸儒皆云十三簧、晉宋以後諸說雖有異同、而小笙十三簧則未之有異、其爲古制無疑也。今

欽定中和韶樂笙制、小笙十三簧、實亦十七管、獨四管無簧耳。大笙十七簧、而四管不用、實亦十三簧耳。第六管、第十六管爲啞工、不設簧。第十七管凡字大高、第九管勾字不成聲、雖設而簧亦不用。故十七簧笙十五簧笙皆止十三簧。大笙十七簧而止用十三簧者、非爲和小笙也、以聲止十三而無十七也。其管之必以十七者、則所謂參差象鳳翼者也。假使將大笙之最長者加二管而爲十九、或將小笙之無簧者去四管而爲十三、未嘗不可、但管多則匏過大、管少則匏過小、無當於理而不適於用、又何必改作爲耶。是故按其音則當以漢爲斷、習其器則惟時制可從、謂古制至今存可也。至笙管附徑之大小、出音孔之長短、乃聲音高下之所由生。其管之次第、以孔分之長短爲序。今作大笙小笙全圖、而各列孔分管次、又依匏面作圖、按序列

十七孔、各注律名及出音孔次於外、而注工尺聲字於其中。其一管自爲一字者、本孔分之聲也。其兩管或三管合爲一字者、相和相應之聲也。蓋笙管細而聲清、必合兩管三管吹之、始與人聲他器相叶。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下編、謂以本聲立宮而徵聲和之者、爲首音與五音相和。正聲爲主而清聲和之者、爲兩聲子母相應。可謂一言蔽之矣。然用之亦有少變者、如大笙十三簧獨用則高工字、笙之十一管也。或又以十一管合三管爲高工字、則較之獨用者聲微大、而仍高於低工、亦爲工與乙和。十四管獨用爲高凡字、笙之十七管也。然其聲大高、或以十七管合二管爲高凡字、又或以五管合一管爲高凡字、亦爲凡與高上和。八管合十五管爲低乙字、笙之三管與十管也。或又以此爲高乙字、而以三管合五管爲低乙字、亦爲乙與凡和。九管合十六管爲低上字、笙之二管與十三管也。十管獨用爲高上字、笙之第一管也。然其聲亦大高、或以低上字爲高上字、而以二管合十四管爲低上字、亦爲上與低六和。小笙十管獨用、爲高工字、笙之十一管也。然其聲甚小、或又以十一管合低工字爲高工字、亦爲子與母和。十一管獨用、爲高凡字、笙之第十管也。然其聲亦小、或又以五管合六管爲高凡字、亦爲凡與上和。十三管獨用、爲高五字、笙之第八管也。然其聲亦小、或又以八管合低五字爲高五字、亦爲子與母和。六管合十一管爲低乙字、笙之三管與十管也。然無高乙字、或卽以此爲高乙字、而以三管獨用爲低乙字。此其取用雖略有不同、而其相和取聲之理則一也。大笙出音孔之次始倍黄鍾大呂、終無射應鍾。小笙出音孔之次始四倍夷則南呂、終蕤賓林鍾。並始低尺字、終高五字。其所謂黄鍾大呂云者、乃據本管之分而言。如黄鍾八分積之一之管、黄鍾之分三寸六分四釐五毫、黄鍾半度。大呂之分三寸四分一釐三毫大呂半度。是也。律呂並稱者、取其相和之分以成音。重點之則聲濁應陽律一均、輕點之則聲清應陰呂一均也。其所謂工尺云者、乃以笛之聲字而言。如黄鍾八分積之一之管聲應黄鍾之律、爲簫之工字、於笛爲四字、設黄則復爲笛之

工字是也。設簧而高四音，若以簧之高應律之低，則爲下三音。自四字歷乙上尺工爲高四音，歷合凡工爲下三音。簧口與出音孔相爲首尾，氣孔與出音孔相爲消息。按氣孔則氣從出音孔往來鼓簧成音，不按則氣洩而無音。其氣孔在內者，祇取便於自內按之，非別有取義。其列管之次與出音孔之次不同，故有管短而孔高，管長而孔下者。管之長短雖無關於樂音，而要必稱其體式。若夫代匏以木，則木亦匏矣。笙之音以簧，不以匏。列管匏中，取其能納氣以鼓簧耳。今以匏爲笙，其音圓爲清越，但其質不堅，不能經久，故以木代之，而與匏音亦無甚差別。昔人或以今笙非眞匏音，或謂不如代匏爲妙，皆拘迂之見也。至謂代匏者必刻木爲匏形，不作匏形而作長底，則與俗笙無異，是尤於義無取，而不足道矣。笙之分別律呂，不以形制之大小，而在點蠟之重輕。今

文廟春秋釋奠樂譜，笛用呂管，則笙簧當輕點蠟珠，審與仲呂笛聲字相叶，以應陰呂一均。

樂器圖考八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土部樂器　黃鐘壎　大呂壎

謹案，土音曰壎。白虎通曰，壎之言熏也，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也。爾雅釋樂，大壎謂之嘂。郭璞注，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亦作塤。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聲。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樂書，壎與箎配，二音最爲協和。陳暘樂書，壎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又有雅壎、頌壎之別。馬端臨云，古雅壎如鴈子，頌壎如雞子。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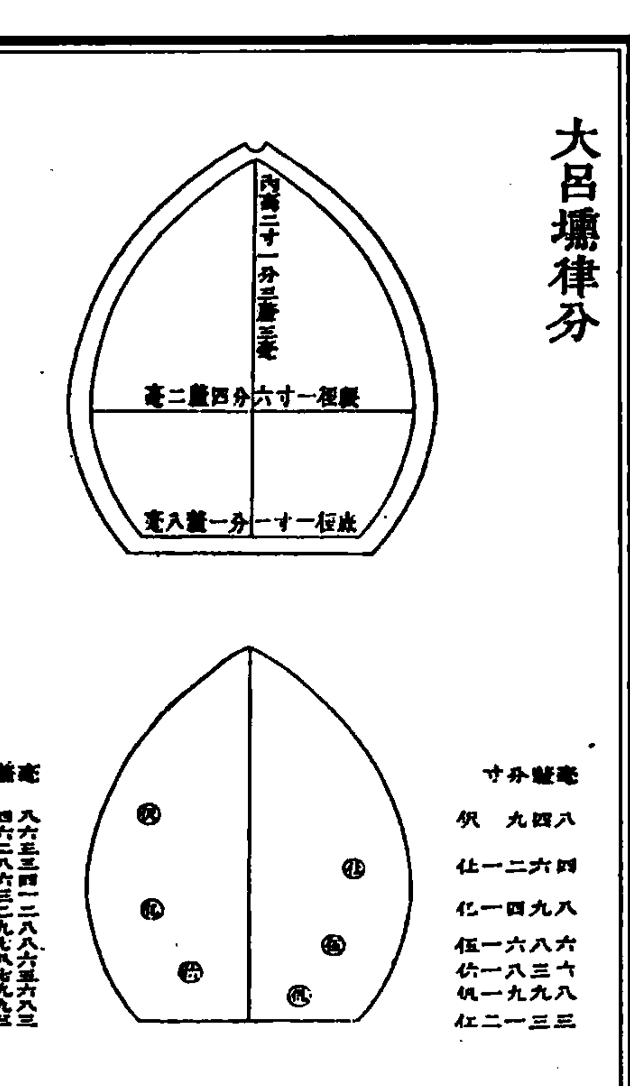
欽定律壎差大，名黃鐘壎；呂壎差小，名大呂壎，埏土爲之，孔皆前四後二，併吹孔爲七。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所載黃鐘大呂二壎律分，具繪圖如左。

黃鐘壎律分

寸分釐毫
尺　一九九
上　一二三一
乙　一五六六
五　一七六二
六　一九一九
凡　二〇八八
工　二二三〇

大呂壎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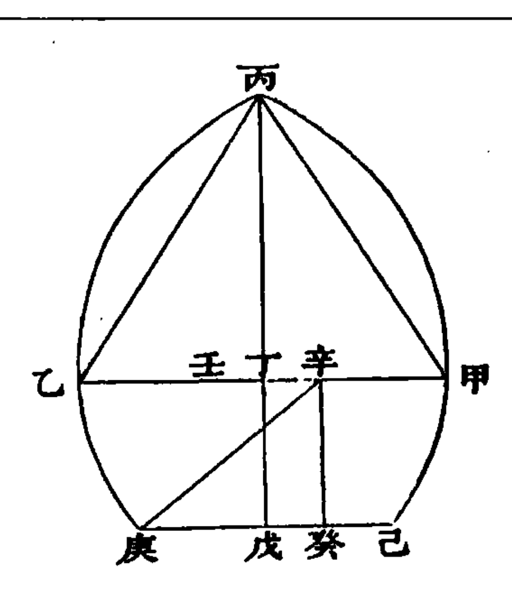


黃鍾壎律分

體用燒土爲之。以八倍黃鍾積爲體、內高二寸二分三釐、腰徑一寸七分一釐七毫、居內高自頂向下三分之二、底徑一寸一分六釐八毫。頂上一孔、前面四孔、後面二孔。頂孔至底爲本體黃鍾之分、聲應黃鍾之律、得姑洗籥之工字、是爲全體翕聲、六孔皆閉。吹前左下第一孔爲凡字、[illegible]乃本體大呂之分、得二寸零八釐八毫、[illegible]凡吹凡字、此孔獨開、餘皆閉。吹前右下第二孔爲六字、乃本體太簇夾鍾相和之分、得一寸九分一釐九毫。凡吹六字、此孔及左下一孔皆開、餘皆閉。吹前左上第三孔爲五字、乃本體姑洗之分、得一寸七分六釐二毫。凡吹五字、此孔及下二孔皆開、餘皆閉。吹前右上第四孔爲乙字、乃本體蕤賓之分、得一寸五分六釐六毫。凡吹乙字、前四孔皆開、後二孔閉。吹後右第五孔爲上字、乃本體南呂之分、得一寸三分二釐一毫、凡吹上字、此孔及前四孔皆開、後左孔閉。吹後左第六孔爲尺字、乃本體半太簇之分、得九分九釐一毫。凡吹尺字、六孔皆開。

大呂壎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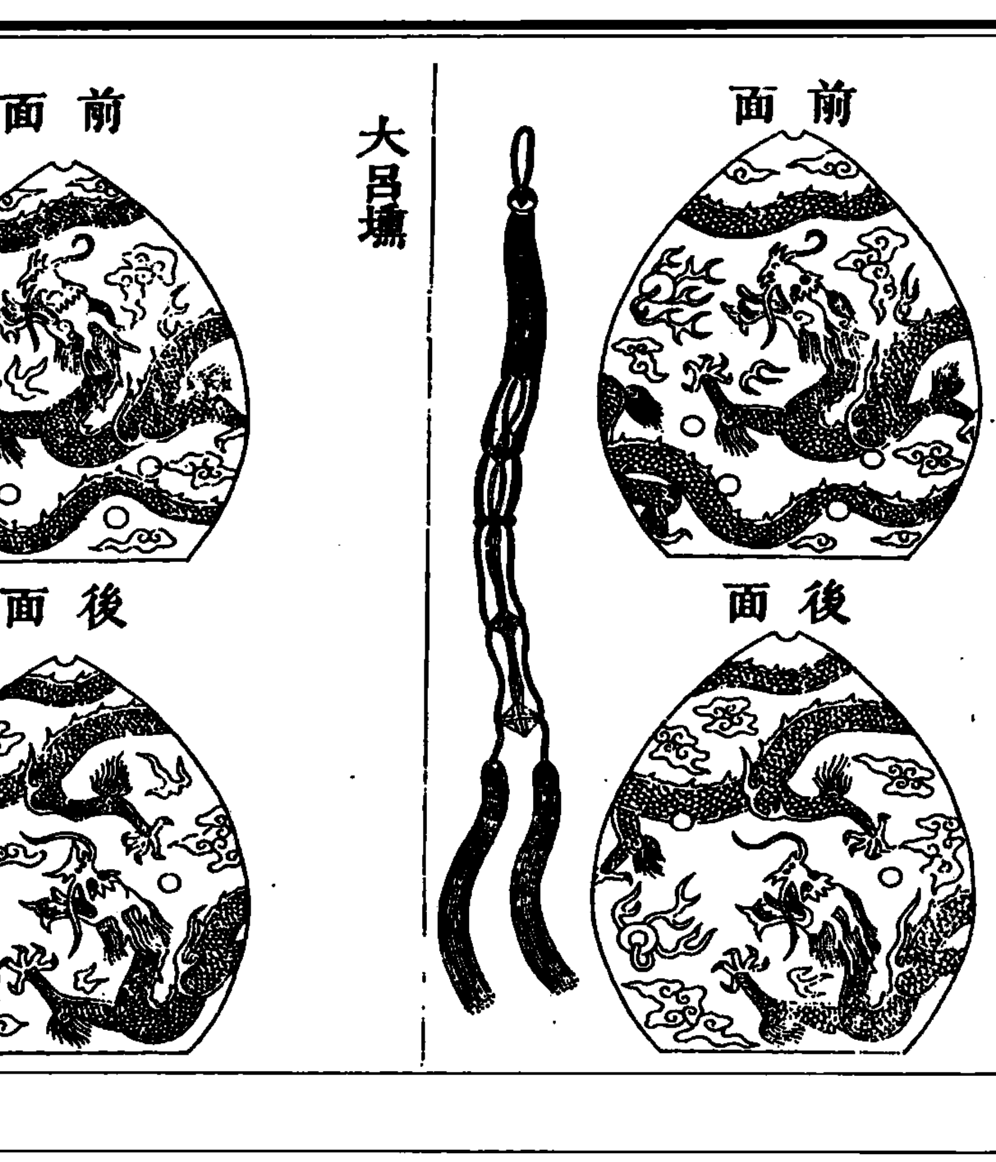
體用燒土爲之。以七倍黃鍾積爲體、內高二寸一分三釐三毫、腰徑一寸六分四釐二毫、居內高自頂向下三分之二、底徑一寸一分一釐七毫。頂孔至底爲本體黃鍾之分、聲應大呂之呂、得仲呂籥之工字。吹前左下第一孔爲凡字、[illegible]乃本體大呂之分、得一寸九分九釐八毫。吹前右下第二孔爲六字、乃本體太簇夾鍾相和之分、得一寸八分三釐六毫。吹前左上第三孔爲五字、乃本體姑洗之分、得一寸六分八釐六毫。吹前右上第四孔爲乙字、乃本體蕤賓之分、得一寸四分九釐八毫。吹後右第五孔爲上字、乃本體南呂之分、得一寸二分六釐四毫。吹後左第六孔爲尺字、乃本體半太簇之分、得九分四釐八毫。其吹某字則開某孔、閉某孔、與黃鍾壎同。



甲乙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丙丁	二五九八〇七六
丁戊	一二九九〇三八
丙戊	三八九七一一四
庚癸	一五二〇六九〇
乙庚	二〇四一三八〇
全積	一八三六四六九八一三九



右圖勾股三角之法比例得壖之形制。如圖、甲乙腰徑爲三分、作甲乙丙等邊三角形。以甲乙二點各爲心、甲乙三分爲半徑、作甲丙乙丙二弧、相交於丙、爲壖體上截式。丙丁爲中高三分之二、丁戊爲中高三分之一。丙戊三分爲壖式之中高。次與甲乙平行作底線、平分甲乙爲三分。以辛壬二點各爲心、甲壬二分爲半徑、作甲己乙庚二弧、與底線相交於己於庚、爲壖體下截式。辛庚爲弦、辛癸爲股、[illegible]癸庚爲勾。癸庚減癸戊、餘戊庚、倍之、得己庚、爲壖式之底徑。於是各求其數、以爲壖式定率。設甲乙爲三萬、甲丁爲一萬五千、丙丁爲二萬五千九百八十小餘七六賸微茲。丁戊爲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小餘三八、丙戊爲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一小餘一四、癸庚爲一萬五千二百零六小餘九、癸戊爲五千、己庚爲二萬零四百一十三小餘八。全體積爲一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六億九千八百一十三萬九千九百零五[illegible]之。求壖律、則以壖式全積爲一率、腰徑三萬自乘再乘爲二率、八倍黃鍾積三千四百四十三分七百三十七釐六百八十毫爲三率、求得四率、開立方、得一寸七分一釐七毫一絲三忽、爲黃鍾壖之腰徑。以七倍黃鍾積三千零一十三分二百七十釐四百七十毫爲三率、率肆前求得四率、開立方、得一寸六分四釐二毫三絲七忽、爲大呂壖之腰徑。又以壖式腰徑三萬爲一率、中高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一小餘一四爲二率、黃鍾壖之腰徑爲三率、求得四率二寸二分三釐零六絲一忽、爲黃鍾壖之中高。以大呂壖之腰徑爲三率、率肆前求得四率二寸一分三釐三毫五絲、爲大呂壖之中高。又以壖式腰徑三萬爲一率、底徑二萬零四百一十三小餘八爲二率、黃鍾壖腰徑爲三率、求得四率一寸一分大釐八毫四絲四忽、爲黃鍾壖之底徑。以大呂壖之腰徑爲三率、率肆前求得四率一寸一分一釐七毫五絲七忽、爲大呂壖之底徑。夫八倍黃鍾之管聲應黃鍾之律、則八倍黃鍾壖之中高、即爲本體黃鍾之分、而聲應黃鍾之律可知也。七倍黃鍾之管聲應大呂之呂、則七倍黃鍾壖之中高、即爲本體黃鍾之分、而聲應大呂之呂可知也。乃用三分損益之法、各求律呂之分。黃鍾壖黃鍾之分、得二寸二分三釐、大呂之分得二寸零八釐八毫、太簇之分得一寸九分八釐二毫、夾鍾之分得一寸八分五釐六毫、姑洗之分得一寸七分六釐二毫、仲呂之分得一寸六分五釐、蕤賓之分得一寸五分六釐六毫、林鍾之分得一寸四分八釐六毫、夷則之分得一寸三分九釐二毫、南呂之分得一寸三分二釐一毫、無射之分得一寸二分三釐七毫、應鍾之分得一寸一分七釐四毫。大呂壖黃鍾之分得二寸一分三釐三毫、大呂之分得一寸九分九釐八毫、太簇之分得一寸八分九釐六毫、夾鍾之分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姑洗之分得一寸六分八釐六毫、仲呂之分得一寸五分七釐八毫、蕤賓之分得一寸四分九釐八毫、林鍾之分得一寸四分二釐二毫、夷則之分得一寸三分三釐二毫、南呂之分得一寸二分六釐四毫、無射之分得一寸一分八釐四毫、應鍾之分得一寸一分二釐。以聲音律分推之、頂孔黃鍾之分得工字、則應於太簇之分得凡字、姑洗之分得六字、蕤賓之分得五字、夷則之分得乙字、無射之分得上字、半黃鍾之分得尺字。然聲音生於容積、自底而上、容積漸減、律分漸短、聲音漸高、而壖體腰徑大、上下皆小。故自底而上、其徑漸大、而所減之積多。減積多、則猶之律分差短、而能擊音使高、必稍下於本律之分、始得本律聲字。自腰而上、其徑漸小、而所減之積少。減積少、則猶之律分差長、而能擊音使低、必稍上於本律之分、始得本律聲字。故大呂之分得凡字、爲高半音。太簇夾鍾相和之分得六字、爲高四分音之三。姑洗之分得五字、爲高一音。蕤賓之分得乙字、亦爲高一音。南呂之分得上字、爲高半音。而較之五字乙字之高一音者、則爲下半音。半太簇之分得尺字、則爲下一音。此其立體生聲、擊音高下、極有條理。而較之前編所定六字孔、少五釐餘、底徑多二釐、中高多一釐餘、其餘僅差數毫釐。知前編之審音而定度者、誠信而有徵。而今之正度以求音者、非處而無據也。



黃鍾壎通體朱漆繪金雲龍。合樂時、樂工以手捧壎底、懸五采旒蘇於指閒以爲飾。

大呂壎體飾與黃鍾壎同。

謹案、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參考壎制、據周禮、爾雅注疏、但云六孔。風俗通曰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是除吹口爲六孔也。至宋史則曰壎六孔、而以五竅取聲、是又並吹口爲六孔也。陳暘樂書曰、太常舊器無頌壎、皇祐中始制頌壎、前下一穴、上二穴、後二穴。又曰、大樂舊壎七孔、以應七音。又引景祐馮元樂記曰、今大樂壎八孔、上一前五後二。則是云八孔者數吹孔、云七孔者或數吹孔或不數吹孔不可知、而並吹孔爲六孔者、實自皇祐始也。元明以來、大率以宋制爲據、上一前三後二、凡六孔。至其長短圍徑、風俗通曰圍五寸半、長三寸半。陳暘樂書曰、文獻通考引之作長一寸半。元史作長三寸四分、續文獻通考曰高三寸四分、圍七寸五分。律呂精義謂圍五寸半、長三寸半者爲小壎、大壎當圍七寸半、長三寸半。

國初禮部太常所存前明舊壎、外高二寸五分餘、內高

二寸二分餘、外圍七寸弱、內圍五寸四五分、而孔之
應聲則無一協律者。我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前編辨其失有三焉。夫制器尙象其
義、必有所取、況樂器之長短圍徑、關乎聲音之清濁
高下、不容意爲增損。且文字托諸空言、不如器物之
見諸實用。今觀籥之制如彼、而掌故之器如此、則所
謂高三寸半者、安知非二寸半之誤耶。所謂圍五寸
半者、安知非七寸半之誤耶。律呂精義謂大壎小壎
不同圍而同高、尤無是理。此其失在形制者也。至壎
之有孔、所以成音、而音之有七、萬古不易、則漢儒之
云六孔者、必並吹孔爲七也。風俗通曰有四孔、其二
通、凡六孔、必四孔之外、又有二孔、又與四孔之二相
通、蓋前四後二之謂、故曰凡六孔。律呂精義謂壎腰
四隅各開一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
誠如是、則下文凡六孔句、語意已不相承。又謂六孔
即前三後二併吹口之謂、尤與所云四隅各開一孔
者自相矛盾。故知風俗通之云六孔者、必四孔並二
通而爲六孔、非並吹孔爲六也。宋太常舊壎猶是七
孔、又或並吹孔爲八孔。少一孔則不可、多一孔則無
傷、其多者必淸宮也。皇祐中始制五孔頌壎、並吹孔
爲六、陳暘偏執不用二變之見、謂七音非雅音、作宋
史者又不知吹孔自成一音、謂六孔以五竅取聲爲
五音之正。元明因仍其舊、而古制遂不可復見、皆皇
祐之遺誤也。其失在孔數者也。若夫生聲之高下、全
係乎孔分之短長、宋史及陳暘樂書謂其竅盡合爲
黃鍾、盡開爲應鍾、可謂古人遺制之僅存者矣。樂工
失其傳、以致孔不合度、而聲不協律、律呂精義反謂
脣有俯仰、氣有疾徐、自能遷就相合、不必指某孔爲
某律、其謬甚矣。此其失在律分者也。三者之失
聖祖既明辨之、於是酌古準今、將定壎制、黃鍾壎以八倍黃
鍾積爲體、內高二寸二分一釐七毫、腰徑一寸七分
二釐二毫、底徑一寸一分四釐八毫。大呂壎以七倍
黃鍾積爲體、內高二寸一分二釐、腰徑一寸六分四
釐七毫、底徑一寸零九釐八毫。腰徑居中高三分之
二、下截爲中高三分之一、底徑爲腰徑三分之二。若
按律呂之分開孔取聲、黃鍾壎以正律半夷則半南

呂相和之分爲中高、即頂孔至底之度、應黃鍾工字。半無射半應鍾相和之分爲第一孔、應姑洗六字。黃鍾大呂相和四分之一爲第二孔、應蕤賓五字。太簇夾鍾相和四分之一爲第三孔、應夷則乙字。姑洗仲呂相和四分之一、蕤賓林鍾相和四分之一相併折中、爲第四孔、應無射上字。無射應鍾相和四分之一爲第五孔、應半黃鍾尺字。大呂壎以正律八分之七之管取分開孔、應陰呂聲字、俱與黃鍾壎例同。

聖人制作之精妙、誠度越前古矣。惟無凡字孔、蓋自宋以來皆止用黃鍾一均、不用乙凡二字、故五孔已爲過用。前編又云、壎之用於雅樂止取五聲而無二變、其體亦只得六聲而不能備七聲之全。至於旋宮轉調、則借用最近一音、或隨調另製一體。其旨已明。然前編之所審定自與律分相合、而容積生聲亦與管音同理、茲謹就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所繪圖式、恭考其勾股三角之法、立爲定率比例求之、其形制仍與舊式相同、而本體之律分較爲精詳。謹摹各圖如右、按分開孔、併吹孔爲七、五音二變、其音悉協、而壎制乃爲盡善云。黃鍾壎應律管、大呂壎應呂管、蓋以黃鍾統律均、大呂統呂均、故舉以名壎、分別律呂也。今

文廟春秋二仲祇用大呂壎。右並圖黃鍾壎者、亦謹備律呂之全、且得資參考聲字焉。

樂器圖考九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革部樂器 應鼓 搏拊

謹案、革音曰鼓、伊耆氏造鼓。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徐鍇曰、郭者、覆冒之意。樂器之有鼓、所以檢樂、爲羣音長。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考古今樂器、鼓制大率相同。今應鼓卽殷之楹鼓、周之建鼓也。以革木一音、無容奇巧、故鼓制至今存。與大戴禮樂記、弦鞄笙簧、會守拊鼓。注、以韋爲表、裝之以糠、其今之搏拊與。恭考

欽頒文廟中和韶樂定制、革之屬惟應鼓一、在編鐘之東。搏拊二、東西相向、在歌工之北。

闕里陳設樂器、舊有足鼓、鼗鼓、又庫存有相鼓。乾隆十三年春、

高宗純皇帝幸魯釋奠、 和碩莊親王兼樂部前期詣

廟視樂器見之、奏

准並施於樂。以足鼓與應鼓同節、設編磬之西、北向。鼗、相與搏拊同節、設搏拊之下、東西相向。今

闕里四仲上丁致祭陳設仍之。謹案、乾隆十一年春、總理律呂正義館 和碩莊親王奏、 准增須註新製釋奠樂章、冬夏二仲宮調、仲冬月、黃鍾爲宮、倍夾則下羽主調。仲夏月、蕤賓爲宮、太簇下羽主調。 頒發衍聖公遵用。月律以崇時祀、其議具詳聖裔孔繼汾諸書。蓋 闕里 文廟例於每年四仲月上丁致祭、謹附識於此。至直省府州縣

文廟釋奠、祇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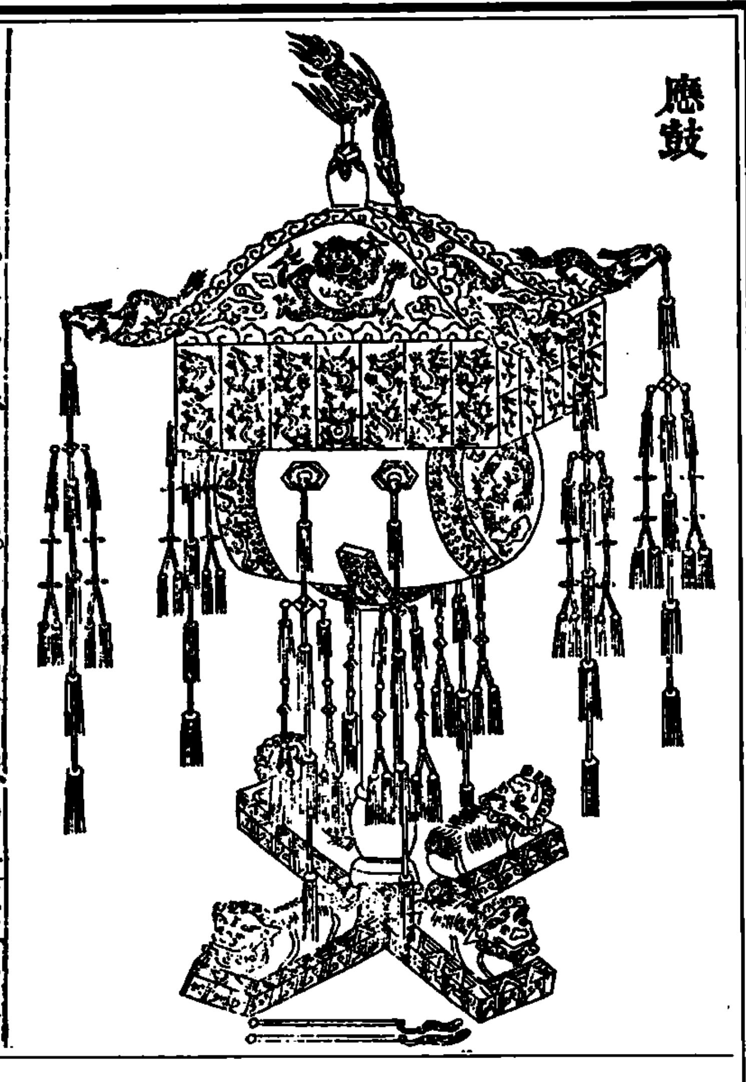
欽頒定制陳設革音器數。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所載應鼓搏拊律分、具繪圖如左。

應鼓律分 繪圖用十二分之一

應鼓律分 木匡冒革、面徑二尺三寸零四釐爲四倍姑洗之度、中徑三尺零七分二釐爲面徑三之四、長三尺四寸五分七釐、爲六倍姑洗之度。

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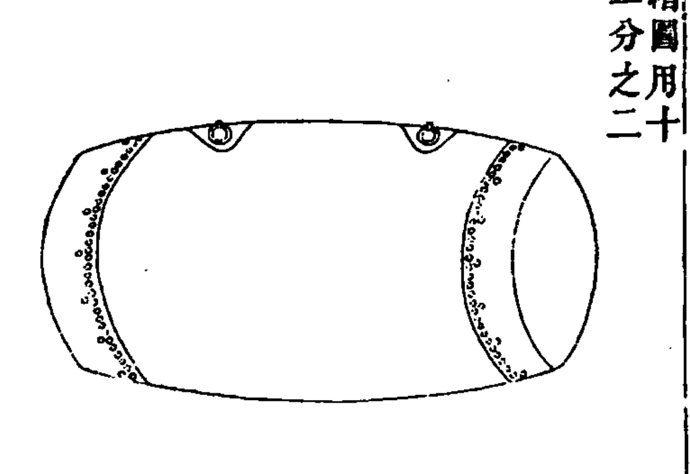
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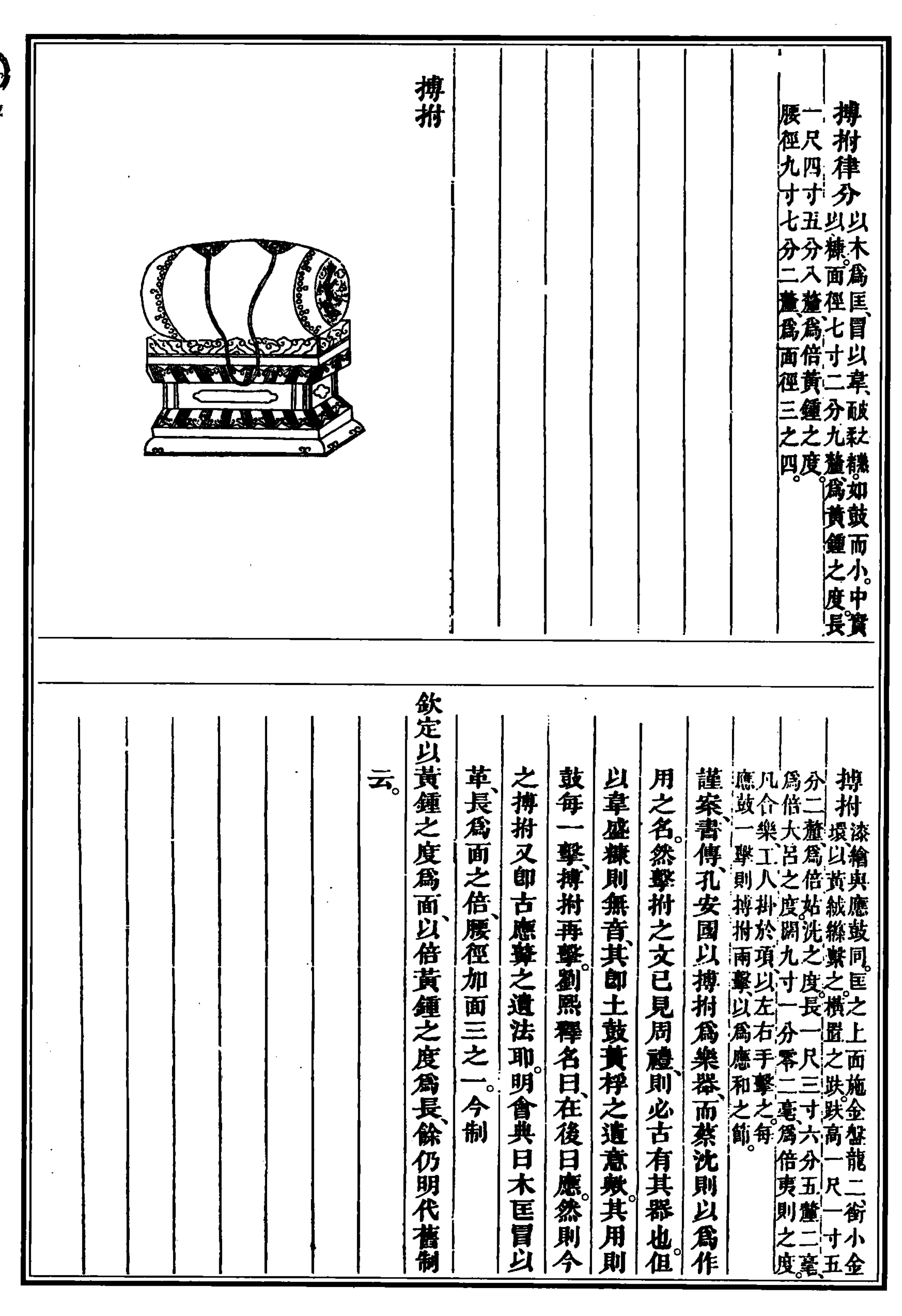
以木爲匡、冒以革。穿徑爲方孔、以柱貫其中而樹之。趺四足、飾以卧獅、身長一尺七寸二分八釐、爲二倍姑洗之度。兩足通長四尺八寸六分、爲十倍林鍾之度。濶九寸七分二釐、爲二倍林鍾之度。厚一寸九分二釐、爲半應鍾之度。趺上爲座、以受柱、高一尺九寸二分、爲五倍應鍾之度。座上圓柱二尺四寸三分、爲五倍林鍾之度。徑四寸八分六釐、爲林鍾之度。圓柱之上爲托雲以承鼓、縱長二尺五寸六分、爲五倍蕤賓之度。濶四寸三分二釐、爲南呂之度。横長一尺五寸三分六釐、爲三倍蕤賓之度。濶九寸七分二釐、爲二倍林鍾之度。中心厚四寸三分二釐、爲南呂之度。柱貫鼓上出、以擎盖、上圓下方、四尺二寸三分四釐八毫、爲六倍黄鍾大呂相和之度。高一尺五寸三分六釐、爲三倍蕤賓之度。蒙以繡雲龍黄緞衣。盖上壓梁四角、龍頭出角外一尺二寸九分六釐、爲二倍太簇之度。中安金頂、高八寸零九釐、爲二倍無射之度。上植金鷺、高一尺零七分八釐六毫、爲二倍仲呂之度。長一尺九寸四分四釐、爲三倍大簇之度。鼓面繪五彩雲龍、緣金釘二層、繪五彩蓮花。鼓匡並柱、趺座皆髹以金。鼓匡兩旁各二盤龍、銜小金環四。環及四角龍頭、頂上鷺口、並垂五綵旒蘇爲飾。

謹按、明堂位曰、殷楹鼓、周大射禮用建鼓。鄭康成曰、植者爲楹、貫而樹之。楹謂之柱、貫中上出。建猶樹也。由是觀之、殷周之制名異而實同也。近代相承、建鼓之制古今無異。至明會典則曰、應鼓即建鼓也。今

御製中和韶樂、應鼓一、在階之東。每歌句終即擊鼓、衆樂皆止、是止之節也。鼓再擊、少間復一擊、乃再歌、衆樂復作、是作之節也。體用皆不失古、蓋其制善其聲和也。

搏拊律分 繪圖用十二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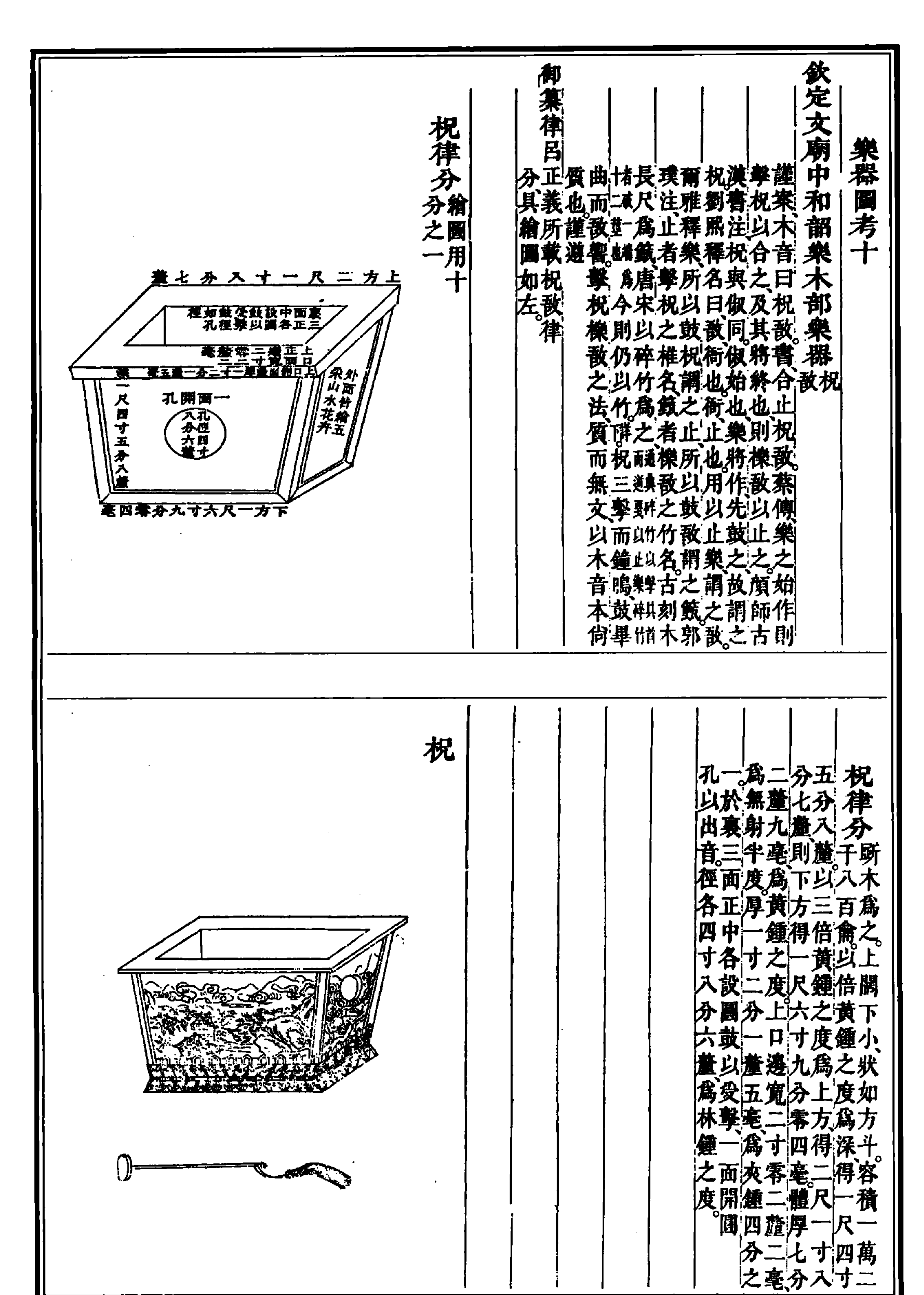
搏拊律分以木爲匡、冒以韋、破秋糠。如鼓而小。中實以糠。面徑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鍾之度。長一尺四寸五分八釐、爲倍黃鍾之度。腰徑九寸七分二釐、爲面徑三之四。

搏拊

搏拊漆繪與應鼓同。匡之上面施金盤龍二銜小金環、以黃絨絲繫之。橫置之趺。趺高一尺一寸五分二釐、爲倍姑洗之度。長一尺三寸六分五釐二毫、爲倍大呂之度。闊九寸一分零二毫、爲倍夷則之度。凡合樂、工人掛於項、以左右手擊之。每應鼓一擊、則搏拊兩擊、以爲應和之節。

謹案、書傳、孔安國以搏拊爲樂器、而蔡沈則以爲作用之名。然擊拊之文已見周禮、則必古有其器也。但以韋盛糠則無音、其即土鼓蕢桴之遺意歟。其用則鼓每一擊、搏拊再擊。劉熙釋名曰、在後曰應。然則今之搏拊、又即古應鼙之遺法耶。明會典曰、木匡冒以革、長爲面之倍、腰徑加面三之一。今制

欽定以黃鍾之度爲面、以倍黃鍾之度爲長、餘仍明代舊制云。



樂器圖考十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木部樂器 柷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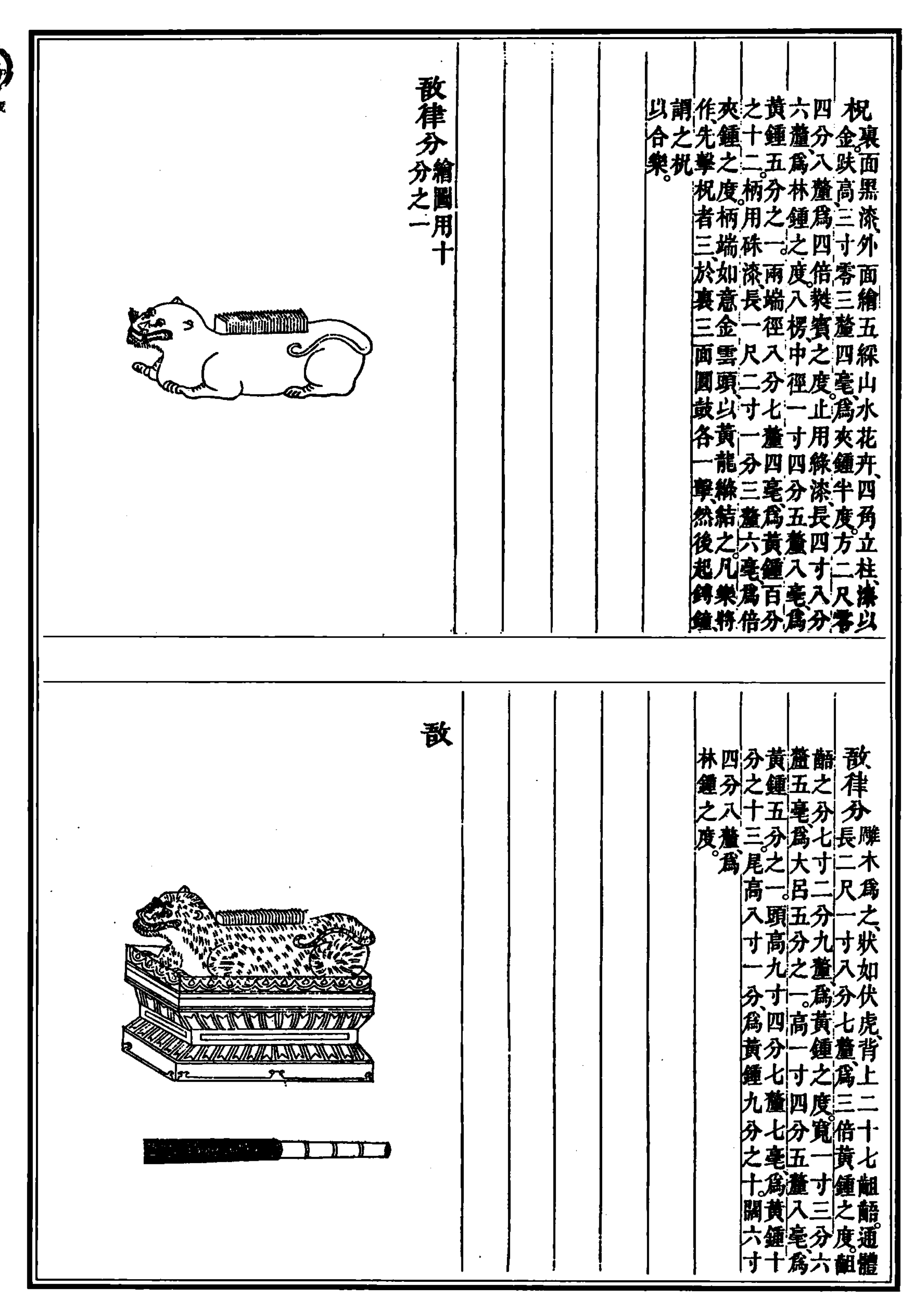
謹案木音曰柷敔。書合止柷敔。蔡傳樂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顏師古漢書注。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劉熙釋名曰。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謂之敔。爾雅釋樂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注。止者椎名。籈者櫟敔之竹名。古刻木長尺爲籈、唐宋以碎竹爲之。[illegible]今則仍以竹爲[illegible]柷三擊而鐘鳴鼓舉。曲而敔響。擊柷櫟敔之法、質而無文、以木音本尚質也。謹遵

御纂律呂正義所載柷敔律分具繪圖如左。

柷律分繪圖用十分之一

柷

柷律分 斲木爲之。上闊下小、狀如方斗。容積一萬二千八百龠。以倍黃鐘之度爲深、得一尺四寸五分八釐。以三倍黃鐘之度爲上方、得二尺一寸八分七釐。則下方得一尺六寸九分零四毫。體厚七分二釐九毫爲黃鐘之度。上口邊寬二寸零二釐二毫爲無射半度。厚一寸二分一釐五毫爲夾鐘四分之一。於裏三面正中各設圓鼓以受擊。一面開圓孔以出音。徑各四寸八分六釐爲林鐘之度。



柷裏面黑漆，外面繪五綵山水花卉，四角立柱，漆以金。趺高三寸零三釐四毫，爲夾鍾半度。方二尺零四分八釐，爲四倍蕤賓之度。止用絲漆，長四寸八分六釐，爲林鍾之度。八楞，中徑一寸四分五釐八毫，爲黃鍾五分之一。兩端徑八分七釐四毫，爲黃鍾百分之十二。柄用硃漆，長一尺二寸一分三釐六毫，爲倍夾鍾之度。柄端如意金雲頭，以黃龍絲結之。凡樂將作，先擊柷者三，於裏三面圜鼓各一擊，然後起鎛鐘，謂之柷以合樂。

敔律分 繪圖用十分之一

敔

敔律分 雕木爲之，狀如伏虎，背上二十七齟齬，通體長二尺一寸八分七釐，爲三倍黃鍾之度。齟齬之分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鍾之度。寬一寸三分六釐五毫，爲大呂五分之一。高一寸四分五釐八毫，爲黃鍾五分之一。頭高九寸四分七釐七毫，爲黃鍾十分之十三。尾高八寸一分，爲黃鍾九分之十。闊六寸四分八釐，爲林鍾之度。

敔通身紅黑斑紋。趺高一尺零二分四釐、爲倍蕤賓之度。長二尺一寸八分七釐、爲三倍黃鍾之度。闊一尺二寸一分三釐六毫、爲倍夾鍾之度。漆以金。旁施兩耳、以置籈。耳長三寸六分四釐五毫、爲半黃鍾之度。籈以竹爲之、硃漆、長二尺四寸三分、爲黃鍾三十分之一百。徑一寸四分五釐八毫、爲黃鍾五分之一。析其半爲二十四莖。凡樂曲終、鼓聲既畢、創擊敔先三擊其首、而後戛其背、於齟齬上橫櫟之、所謂敔以止樂也。

謹案、柷以合樂、敔以止樂、與鎛鐘以宣樂、特磬以收樂、同爲樂之終始所繫焉。我朝考正樂器、
聖祖
高廟親加釐訂。敉諧也、謹遵
欽定備詳八音制度、已恭錄
御纂律呂正義鎛鐘特磬原案於前、並恭錄柷敔原案於後、仰見成始成終、聿徵觀止、盡美於斯、盡善於斯乎。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中和韶樂柷敔原案

案、柷以作樂、敔以止樂、虞書而後、傳注無異辭。樂記以倘質爲德音之音、前編謂先王出治同民、始於質、發乎文、仍成於質、義深遠矣。獨釋名謂柷狀如伏虎、風俗通謂柷以止音爲節、形制悖古。晉唐以來、諸儒皆不取、盡記載失實、或傳之有誤也。至於堂上堂下之制、大小之度、戛擊之法、則歷代多有不同。鄭康成謂上下作止樂各有柷敔、隋罷堂下不用、唐末并堂上亦廢焉。宋仁宗用王珪言、始置堂上柷敔、至今仍之。其大小之度、風俗通謂柷方三尺五寸、深一尺五寸、失之大而淺。爾雅注謂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後世多宗之。然前明舊器亦不及其大、明會典與續通考所載皆失其眞、惟舊唐書云二尺餘者近似。敔之長多不言尺寸、明會典云二尺五寸、亦比舊器爲長。籈長一尺、又失之大短。前編因明舊制而斟酌之、以合律分、乃爲得中。若夫擊柷之法、禮圖、宋史皆謂宜從鄭康成說、投椎其中撞之、與今制同。若如郭璞所云、有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則是鈴鐸之屬、其器應俯而不應仰。通典、唐志皆云傍開圓孔、內手其中撞之、則其器又應高而不應卑。是皆器與用不合、恐其說不可信。今考其義、其一面有孔者、殆亦如琴瑟底之有孔以取聲、未必內手其中撞之也。擊敔之法、則先三擊其首而後戛其背、自唐宋已然。朱載堉謂不必添擊首三聲、第以傳注無擊首之說耳。總之、古制多不可考、據今稽古、有義可通、則悉仍其舊。此我朝制作所以信而有徵也。

樂器圖考十一

欽定文廟中和韶樂舞器 節 羽 籥

謹案樂記云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方慤曰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則羽籥干戚乃舞器云樂之器亦謂樂備聲容舞者動其容也舞器即樂器也樂記又云觀其舞知其德焉晞孟曰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蘊今

欽定文廟釋奠中和韶舞、[illegible]有正以形容

先師之盛德恭考

國朝定制、

文廟無武舞、惟用文德之舞宜揚

文教謹圖引舞之節及文舞之羽籥如左。

節 亦名旌

節 朱漆木竿長七尺二寸九分爲十倍黃鐘之度徑一寸零九釐六毫爲四倍黃鐘管徑竿頂金龍頭長九寸七分二釐爲倍半太簇之度節旄九層每層六寸四分八釐爲太簇之度繫長五寸七分六釐爲姑洗之度綾長七寸二分九釐爲黃鐘之度架之高闊與麾同東西各一每架植一節司樂官執之以節舞其每層繫旄各蓋以金葉束以綠皮

謹案引舞之器曰節節旄也周禮春官旄人鄭康成注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馬端臨文獻通考爾雅曰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其樂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先代之舞有執節二人之說至今因之

國朝定制中和韶舞節二凡祭祀文舞武舞皆用之

籥

籥　朱紅竹管爲之。六孔。管徑四分六釐八毫。爲五倍黃鍾管徑。通長一尺七寸五分一釐。爲本管倍蕤賓之度。最下第一孔距管端一尺三寸一分三釐二毫。爲本管倍應鍾之度。第二孔距管端一尺一寸六分七釐三毫。爲本管大呂之度。第三孔距管端一尺零一分一釐二毫。爲本管夾鍾姑洗相和之度。第四孔距管端八寸七分五釐五毫。爲本管蕤賓之度。第五孔距管端七寸三分八釐七毫。爲本管南呂之度。最上第六孔距管端五寸零五釐六毫。爲本管半夾鍾半姑洗相和之度。文舞生左手執之。

謹案。詩小雅。籥舞笙鼓。毛萇傳。秉籥而舞。春秋公羊傳。籥者何。籥舞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國朝中和韶舞籥之制。凡祭祀文舞通用之。

羽

羽　紅油木柄。長一尺九寸四分四釐。爲三倍太簇之度。徑三分一釐三毫。爲倍半黃鍾管徑。柄上貼金龍頭。長四寸八分六釐。爲林鍾之度。龍口插雉羽。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爲四倍黃鍾之度。文舞生右手執之。

謹案。周禮春官。舞師掌教羽舞。鄭康成注。羽。析白羽爲之。詩邶風。右手秉翟。孔穎達正義。翟。翟羽。謂雉之羽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舞之所取者。特鶡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今太樂以雉羽攢壘爲之。而髹畫其柄。

國朝中和韶舞羽之制。凡祭祀文舞通用之。

樂舞圖考十二

欽定文廟樂舞冠服制 冬冠 夏冠 樂生袍 舞生袍 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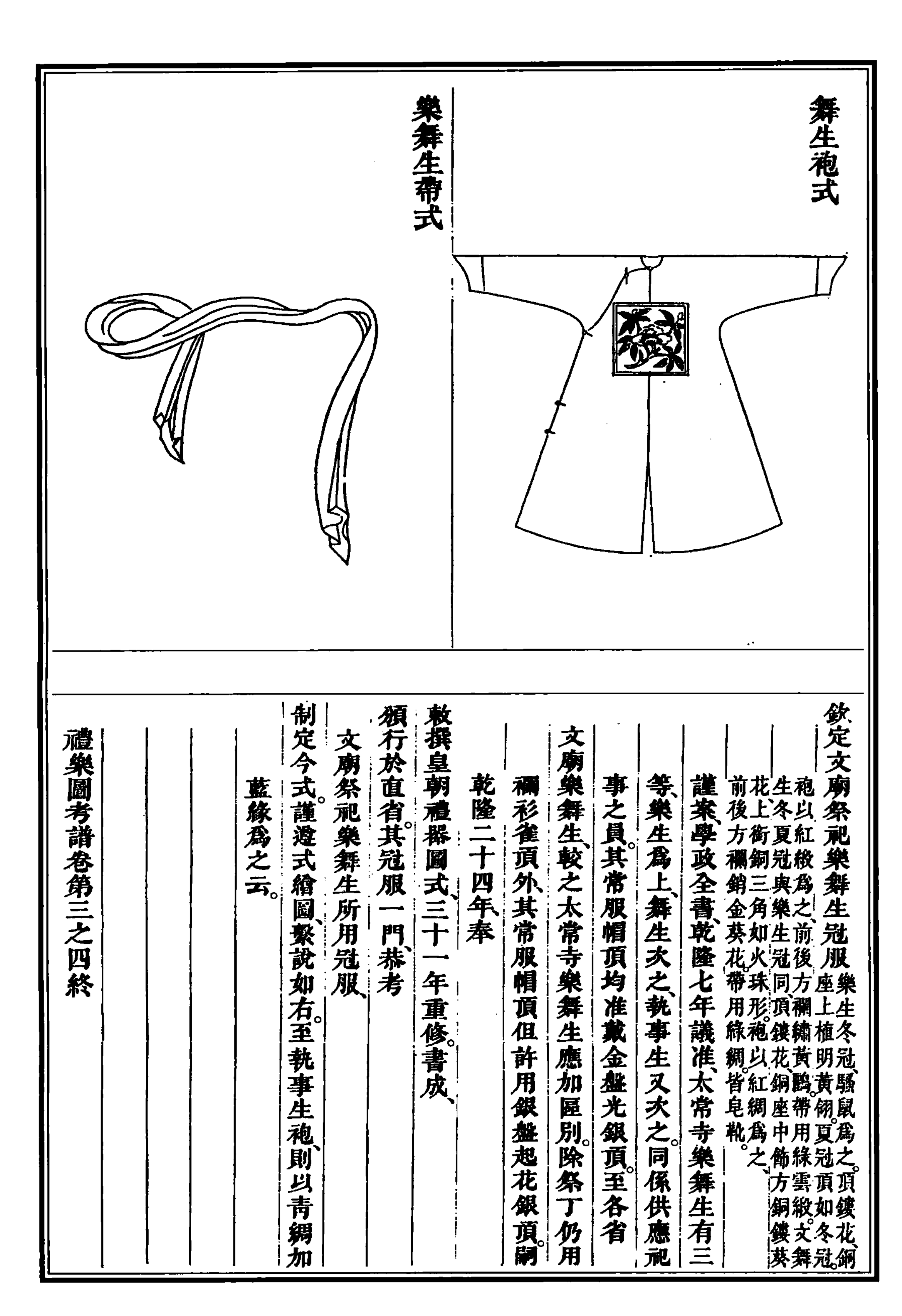
謹案、樂舞生冠服、宋釋奠登歌樂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繡鸞袍、白絹抹帶。元樂工黑漆冠、緑羅生色、胷背花袍、皂靴。明時服緋袍、展角幞頭、革帶皂靴。歷代釋奠用樂、其冠服各有制也。

國朝中和韶樂、聖祖仁皇帝創其始、高宗純皇帝總其成。聖聖相承、聲爲律而身爲度、鉅細精粗、罔不備制矣。謹遵欽定文廟樂舞冠服制、具繪圖如左。

樂舞生冬冠式

樂舞生夏冠式

樂生袍式



欽定文廟祭祀樂舞生冠服樂生冬冠，騷鼠爲之。頂鏤花銅座，上植明黃翎。夏冠頂如冬冠。袍以紅緞爲之，前後方襴繡黃鸝。帶用綠雲緞。文舞生冬夏冠與樂生冠同，頂鏤花銅座，中飾方銅鏤葵花，上銜銅三角如火珠形。袍以紅綢爲之，前後方襴銷金葵花。帶用綠綢。皆皂靴。

謹案：學政全書：乾隆七年議准，太常寺樂舞生有三等，樂生爲上，舞生次之，執事生又次之。同係供應祀事之員。其常服帽頂均准戴金盤光銀頂。至各省文廟樂舞生，較之太常寺樂舞生應加區別。除祭丁仍用襴衫雀頂外，其常服帽頂但許用銀盤起花銀頂。嗣乾隆二十四年，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三十一年重修。書成，頒行於直省。其冠服一門，恭考文廟祭祀樂舞生所用冠服，制定今式。謹遵式繪圖，繫說如右。至執事生袍，則以青綢加藍緣爲之云。

禮樂圖考譜卷第三之四終

襄辦祀規譜卷第四之一

學官事宜

一防護

宮牆內地、聖賢靈爽憑依，學師不時巡察，嚴飭門斗加意防護，勿任閒雜人等及牧放牛羊，穢褻踐踏，違則門斗是問。垣外餘地，並嚴禁居民不得排列坑廁、堆積齷齪，違則地保是問。

一灑掃

每月朔望行香，先期學師躬率禮生、學書人等拂拭神座、灑掃潔淨。殿庭內外及兩廡、各祠、并神位各龕，宜常設帳以衛塵，各戶宜常設簾以衛雀，均須不時省視。至於澤宮茂草，自昔所譏，不得以僅除行香途徑，塞責也。由露臺丹墀以及櫺星門內外，宜常雇工鋤薙，並嚴飭門斗監督，不致假薙草為名，暗損薪木。

一脩理

有壞即脩，為功較易，不必拘五年小脩、十年大脩之例。但每屆春秋二祭，擇乘值年經理士紳先旬查視，瓦縫牆壁薄者增之，損者補之。其簷椽最當風雨處，歲加油飾。且於春冬兩季雨雪日多，常飭門斗查報，遇有罅漏，隨時整葺，費用小而保全甚大，庶幾可圖經久。

一行香

學政全書：直省大員及府州縣正印官，朔望文廟行香畢，親詣崇聖祠行禮。或有事不能親詣，即委教官敬謹行禮。近於崇聖祠鮮詣行香者，務須查照定例，一體遵行。

一齋宿所

明倫堂後及附左右隙地，宜購建齋房十數間，俾禮樂諸生各有齋宿之所，不致散寄客寓，任其囂雜，庶得整肅衣冠，以昭誠敬。

一禮樂庫

禮樂重器，平時貯存學署及典守諸生處，原以防意外疎虞也。屆祭先期查點，交司庫生，應於殿後之東西偏建備禮樂二庫，司庫生入庫辦事。禮庫專司陳設祭品，樂庫專司教習樂舞，俾各有管鑰要地，以專責成。

一神庖廚

古者祭祀必另竈烹飪，著誠潔也。近皆在學署內，任憑廚役製備，甚非所以重神御。應附近禮庫內地，另建庖廚，司庫者添派視饌諸生監督膳夫專辦祭品。凡供人飲食，不得混入廚內辦理。其刀砧、釜甑、瓦缶各器，均須另置全副，專歸祀神庖廚之用。

右學宮各事宜，務期地方士紳預為捐貲置產，籌備租息，庶可垂久善後。

殿廡門庭固宜籌備歲修，禮樂器皿尤宜籌備添製。至春秋二祭，若犧牲、若籩豆等品，均宜籌備豐潔。或責牙行當差承辦，彼販居輩祇顧小利，且假手吏胥，通同滋弊，草率之咎，有不堪言。官亦耳目有所不周。又例發祭銀原有定額，不能浮開分釐，此不得盡委於官也。屬在地方士紳享國家太平之福，沐聖人教澤之長，義同報本，應樂輸將，共襄厥事。各屬果能籌備經費，則禮樂自可並興。是譜也，前圖考卷內既仰稽禮樂之體，茲襄辦卷內謹備詳禮樂之用，悉稟遵國朝定制云。

祭器全數

大成殿左右門內東西各設一案。

東案西向。

篚四制帛九。先師帛一、東配二位帛二，均異篚。東哲六位帛六共篚。

香盤四先師香盤一、東配二位香盤二、東哲六位共香盤一。

尊三實酒，承以舟，疏布、冪勺具。西尊同。

爵二十有七隨獻把酒實爵，凡三獻。先師位前豋，東配二位、東哲六位各三爵。

西案東向。

篚三制帛入。西配二位帛二，異篚。西哲六位帛六共篚。

香盤三西配二位香盤二、西哲六位共香盤一。

尊三

爵二十有四凡三獻。西配二位、西哲六位各三爵。

殿中門內

先師香案一

鑪一

鐙二

殿中少西設祝案，北向。

祝版一

先師位前供案一

登一

鉶二

簠二

簋二

籩十

豆十

俎一設供案前，中區爲三。

殿中設一案

太尊一

犧尊一

象尊一

山尊一

雷尊一陳設五尊，不具冪勺，不實酒。

四配香案四

鑪四

鐙入

四配位前供案四

鉶八 每案鉶二

簠八 每案簠二

簋八 每案簋二

籩三十二 每案籩八

豆三十二 每案豆八

俎四 每供案前一、每俎中區爲二。

十二哲香案二 東哲六位共香案、西哲六位共香案。

鑪二

鐙四

俎二 設香案內。東哲共羊一、豕一、俎一。西哲同。每俎中區爲二。

十二哲位前供案十二

鉶十二 每案鉶一

簠十二 每案簠一

簋十二 每案簋一

籩四十八 每案籩四

豆四十八 每案豆四

兩廡各設案一於南北向。分陳篚、盤、尊、爵。

篚四 帛四。東廡 先賢帛一、先儒帛一、各篚一。西廡同。

香盤四 東廡 先儒香盤一、先賢香盤一。西廡同。

尊六 東西廡酌獻。先賢、先儒各實酒三尊、以備三獻。

虛爵十二 廡獻挹酒實爵。三獻。東廡 先賢三爵、先儒三爵。西廡 先賢三爵、先儒三爵。

先賢香案二 東廡 先賢共香案一、西廡 先賢共香案一。

鑪二

鐙四

俎四 東廡 先賢共羊二、豕二、俎二。西廡同。每俎中區爲二。

先賢供案三十九 東廡 先賢三十九位、西廡 先賢三十八位、二位同案、計三十九案。

供爵七十七 東西廡 先賢共七十七位、每位供爵一、先陳實以酒。

簠三十九 每案簠一

簋三十九 每案簋一

籩一百五十六 每案籩四

豆一百五十六 每案豆四

先儒香案二 東廡 先儒共香案一、西廡 先儒共香案一。

鑪二

鐙四

俎二 設香案內。東廡 先儒共羊一、豕一、俎一。西廡 先儒同。每俎中區爲二。

先儒供案二十七 謹案會典舊載兩廡 先賢 先儒二位同案共六十二案。近年奉

旨增祀先儒七位、應遵例增設四案。東廡先儒二十六位、西廡先儒二十七位、二位同案、計二十七案。通共兩廡　先賢、先儒今爲六十六案。

供爵五十三　東西廡先儒共五十三位、每位供爵一、先陳實以酒。

簠二十七　每案簠一

簋二十七　每案簋一

籩一百有八　每案籩四

豆一百有八　每案豆四

崇聖祠殿左右門內東西各設一案。

東案西向。

篚五　帛五。中龕　肇聖王、左龕　裕聖王、次左龕　昌聖王暨　東配二位、各帛一、篚一。位在東上、奠帛時由陳設東案者奉進。

香盤五　如進帛之序。

尊四　實酒。承以舟、疏布、冪勺具。西尊同。

爵十有五　臨獻挹酒實爵。凡三獻。　肇聖王、裕聖王、　昌聖王暨分獻　東配二位、各三爵。

西案東向。

篚四　帛四。右龕　詒聖王、次右龕　啟聖王暨　西配二位、各帛一、篚一。位在西上、奠帛時由陳設西案者奉進。

香盤四　如進帛之序。

尊三

爵十有二　凡三獻。詒聖王、　啟聖王暨分獻西配二位、各三爵。

殿門內正中、左右、次左、次右

五王香案五。

鑪五

鐙十

殿中少西設祝案、北向。

祝版一

五王位前供案五

鉶十　每案鉶二

簠十　每案簠二

簋十　每案簋二

籩四十　每案籩八

豆四十　每案豆八

俎五　設各供案前、每俎中區爲二。

四配香案二

鑪二

鐙四

俎二 設香案內。東配共羊一、豕一、俎一。西配同。每俎中區爲二。

四配位前供案四

簠四 每案簠一

簋四 每案簋一

籩十六 每案籩四

豆十六 每案豆四

兩廡各設案一於南、北向。分陳篚、盤尊爵。

篚二 帛二。東廡先儒帛一、篚一。西廡同。

香盤二 兩廡各一

尊二

虛爵六 臨獻杞酒實爵。三獻。東廡先儒三爵、西廡先儒三爵。

先儒香案二 東廡共香案一、西廡共香案一。

鑪二

鐙四

俎二 設香案內。東廡先儒共羊一、豕一、俎一。西廡先儒同。每俎中區爲二。

先儒供案三 東廡先儒三位二案、西廡先儒二位一案。

供爵五 每位供爵一、先陳實以酒。

簠三 每案簠一

簋三 每案簋一

籩十二 每案籩四

豆十二 每案豆四

右共應用祭器、應謹照案數製備。

帛三十三　篚二十二　香盤二十二

鑪十二　鐙十四　尊實酒者二十一

太尊一　犧尊一　象尊一

山尊一　雷尊一　俎中區爲三者一、中區爲二者二十二。

登一　鉶三十二　簠一百有五

簋一百有五　籩四百十二　豆四百十二

爵二百三十一　祝版二

其餘罍、洗、冪、勺、庭燎等器、各隨其器用之備。

犧牲全數

大成殿

先師位供案前一俎

牛一

羊一

豕一

四配位供案前四俎

羊四

豕四

十二哲位東西香案內共二俎

羊二

豕二

東西廡

先賢位東西香案內共四俎

羊四

豕四

先儒位東西香案內共二俎

羊二

豕二

崇聖祠

五王位供案前五俎

羊五

豕五

四配位東西香案內共二俎

羊二

豕二

東西廡

先儒位東西香案內共二俎

羊二

豕二

右共應用犧牲、應照全數選備。

牛一　羊二十二　豕二十二

謹按雍正三年制用烏牛、例有入滌三旬之條。大淸會典載大祀三月、中祀三旬、小祀一旬。釋奠於先師爲中祀、凡牲均宜先期視全、具按務豢贍肥、瘠察物色、其中選者滌之。但祭祀選牲、額以定價、牙行不無賠累、每以草率塞責、且牲不備數、致用後殿之牲移祭正殿。務期捐貲襄辦、按時價償值、以備其選。

其餘四祠、各按俎備牲。

樂器全數

大成殿外兩階東西陳設樂器部位班次有圖。詳下。

鎛鐘一春祭用夾鍾鎛鐘，秋祭用南呂鎛鐘，特縣一虡。

編鐘十六陽律入枚上層，陰呂入枚下層，共縣一虡。春秋二仲均用陰呂一層，但按月律旋轉宫調，以應七聲。

特磬一春祭用夾鍾特磬，秋祭用南呂特磬，特縣一虡。

編磬十六陽律陰呂，如編鐘縣。春秋所用亦如旋轉。

琴六

瑟四

排簫二

仲呂簫六

仲呂笛六

仲呂篪四

笙六

大呂壎二

應鼓一

搏拊二

柷一

敔一

麾二制用一。其用二者，因乾隆十三年春二月聖駕東巡，致祭闕里，先命大常來教肄新頒樂章，會增麾爲二。一繪升龍，一繪降龍，今仍之。

翿六歌生六人各執一。

午階中東西夾立六佾

羽三十六

籥三十六

旌二

右共應用樂舞各器，應謹遵全制審協律分，照數製備。其餘虡縣几架以及五采旒蘇罩飾，各隨其器用之備。

釋奠儀注

通唱行釋奠禮　執事者各司其事　鳴鐘　擊鼓

鼓初嚴　鼓再嚴　鼓三嚴　典唱麾生進　陪

典唱旌生進　典唱樂生序立　陪典唱舞生序立

通唱主祭官就位　正引唱主祭官盥洗　就位

通唱分獻官就位　分引唱分獻官盥洗　就位

通唱陪祭官就位　啓戶　瘞毛血　迎

神　典唱舉迎

神樂　陪典唱奏昭平之章　通唱上香　正引唱主祭

官詣

先師香案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次詣

復聖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次詣

宗聖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次詣

述聖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次詣

亞聖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復位　分引

侯主祭官詣　復聖位時唱分獻官詣

東西哲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　以次降階分

詣

東西廡位前　跪　三上香　叩首　興畢　皆復位

陪通唱跪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通唱奠帛爵行初獻禮　典唱舉初獻樂　陪典唱

奏宣平之章　起宣平之舞　侯樂作正引唱主祭

官行初獻禮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羃酌酒　詣

先師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詣祝位

前　跪　通唱皆跪　典侯歌二句、則以玉振金聲

句唱止。歌四句則以展也大成句唱止。樂止　陪典

唱舞止　正引唱讀祝畢　唱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典唱樂起　陪典唱舞起　通唱行分獻禮

正引唱詣

復聖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宗聖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述聖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亞聖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復位

分引侯詣　復聖位時唱分獻官詣

東西哲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東西廡位前　跪　奠帛　初獻爵　叩首　興　皆復

位

通唱　行亞獻禮　典唱　舉亞獻樂　陪典唱　奏秩平

之章　起秩平之舞　佚樂作正引唱　主祭官行亞

獻禮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先師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通唱　行分獻禮

正引唱　詣

復聖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宗聖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述聖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亞聖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復位　分引

佚詣　復聖位時唱　分獻官詣

東西哲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東西廡位前　跪　亞獻爵　叩首　興　皆復位

通唱　行終獻禮　典唱　舉終獻樂　陪典唱　奏敘平

之章　起敘平之舞　佚樂作正引唱　主祭官行終

獻禮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先師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通唱　行分獻禮

正引唱　詣

復聖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宗聖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述聖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亞聖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復位　分引

佚詣　復聖位時唱　分獻官詣

東西哲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次詣

東西廡位前　跪　終獻爵　叩首　興　皆復位　佚

樂止典唱　文德之舞退

通唱　飲福受胙　正引唱　主祭官詣受福胙位　跪

飲福酒　受福胙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復位　陪通唱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通唱　徹饌　典唱　舉徹饌樂　陪典唱　奏懿平之章

畢

通唱　送

神　典唱樂送
神樂　陪典唱奏德平之章　陪通唱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跪
叩首　叩首　叩首　興　典儀歌第六句祝事
孔明句唱樂止　通唱司祝者奉祝　司帛者奉帛
司香者奉香　司饌者奉饌　恭送燎所　望燎
正引分引引各官詣燎所望燎　典唱樂起畢
通唱禮成　闔戶　捲班

謹案、崇聖祠正獻官詣五聖王各位前行禮、其四配兩廡均係分獻行禮、惟無飲福受胙。所有迎神上香、初獻、奠帛、亞獻、終獻、徹饌送神望燎儀節、俱如正殿。

合樂節奏

將祭、先擊晉鼓（即大成門左鼉鼓。）三百六十數以警戒（佾樂舞生齊列階下。）鳴轉班鼓、（鼓譜十有三節、詳下。）樂舞生升階、各就位。

迎

神奏昭平之章。（樂凡六章。）迎神、大成鐘鼓齊鳴、（即大成門左右鐘鼓。）然後合樂。

初獻奏宣平之章、舞宣平之舞。（第一成）
亞獻奏秩平之章、舞秩平之舞。（第二成）
終獻奏敘平之章、舞敘平之舞。（第三成）
徹饌奏懿平之章、

送

神奏德平之章。

每奏一章、麾生舉升龍麾、高唱曰樂奏〇〇之章。欲勃然而起、（上二字一頓、下四字分排欲勻、長韻漸大、舂容和雅、尾聲悠長。）擊柷三聲以起樂。（章凡八句。）每奏一句、

擊鎛鐘春祭用夾鍾鎛鐘、秋祭用南呂鎛鐘。一聲以宣其聲。

凡句四字。每奏一字、

歌聲未發先按譜擊編鐘一聲、以宣其聲。春秋二仲各譜詳下。

歌生協律歌一字、

排簫笙笛簫篪壎各按譜吹一聲、

琴按譜彈一聲、

瑟按譜彈二聲。左右兩手並鼓之。

歌聲每歌一字。將歇、按譜擊編磬一聲以收其韻。

章分入句。每一句將闋、

擊特磬春祭用夾鍾特磬、秋祭用南呂特磬。一聲以收其韻。

次擊應鼓三聲每應鼓一聲。拍搏拊二聲以應之。凡三應六聲。

每一章闋、

櫟敔六聲以止樂。

麾生舉降龍麾、高唱曰樂止。長韻漸細欲飄然而去。

舞凡三成。每一成、

俟麾生唱畢。東階節生揚節、唱曰起○○之舞。

舞生執籥秉翟、按歌每字各有譜詳下。而舞。

每一成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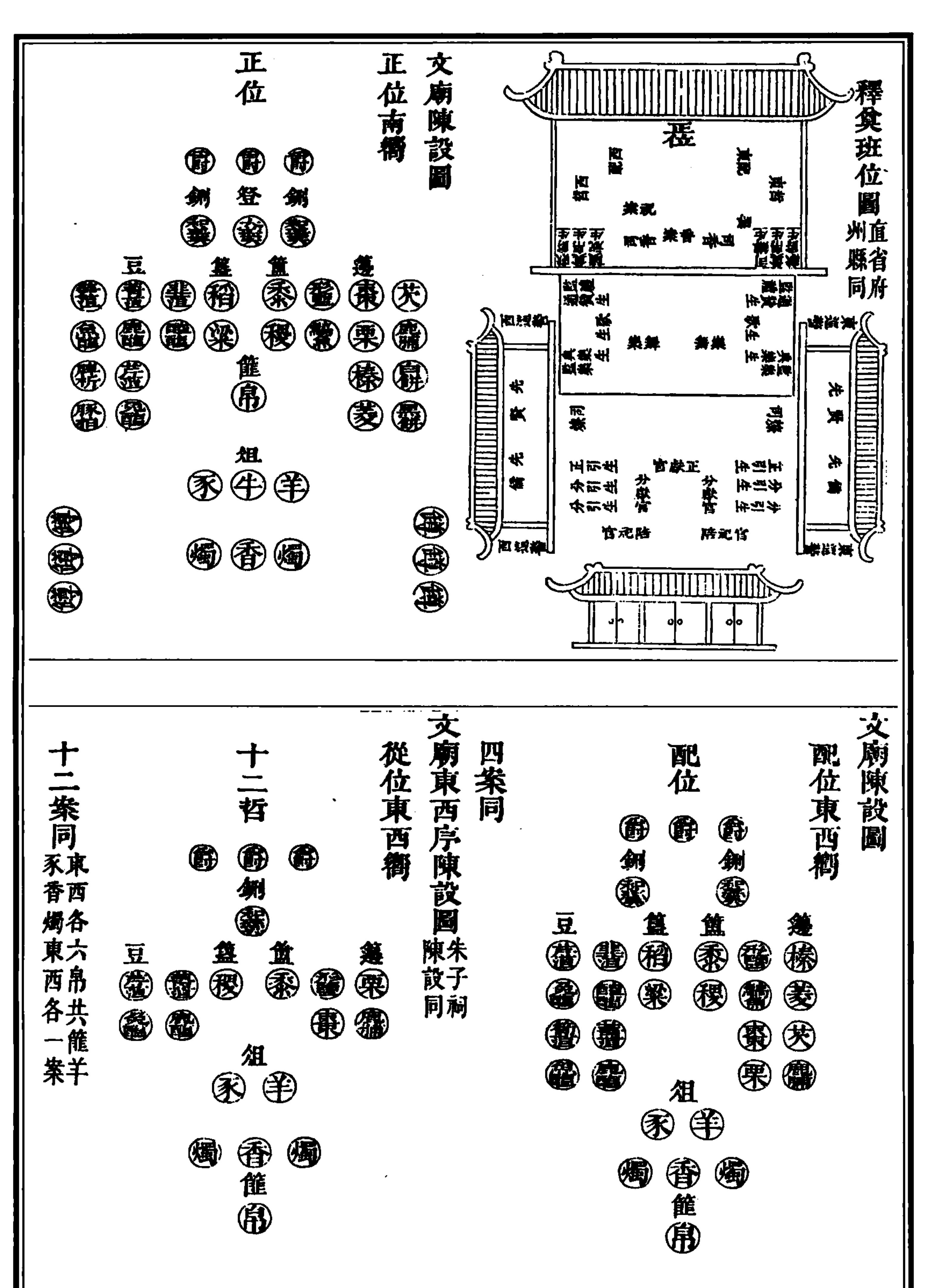
麾生唱樂止。西階節生抑節、唱曰舞止。各植節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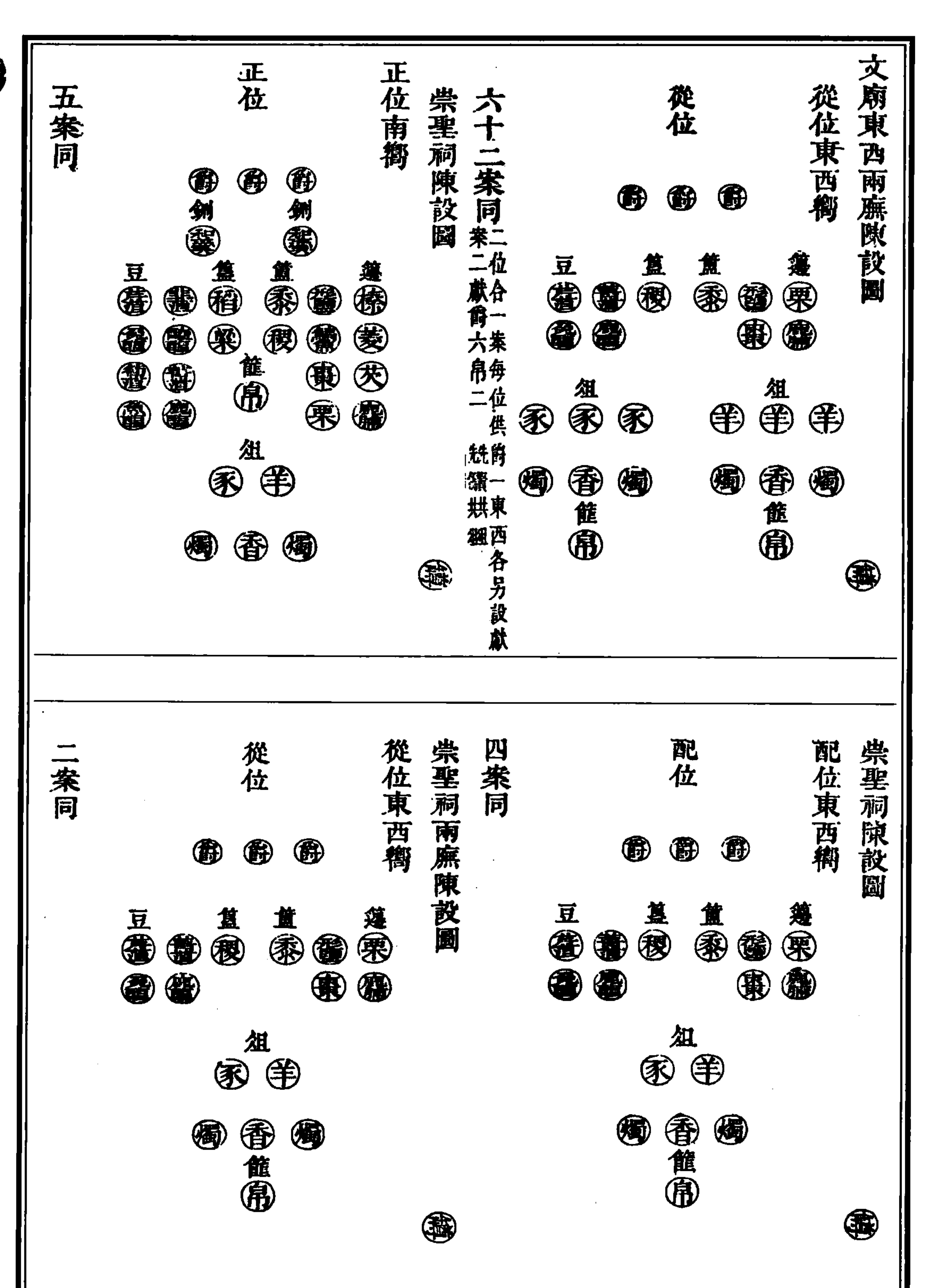
三成既畢典樂唱文德之舞退、舞生退立樂縣南、東西對立。

送

神、大成鐘鼓齊鳴。

合樂既畢、擊鏞鐘一百八響。轉班鼓復作、樂舞生釋器降階、行一跪三叩首禮而退。


釋奠班位圖直省府州縣同
文廟陳設圖
正位南嚮
正位
爵
登
鉶
籩
簋
簠
豆
篚
帛
俎
羊
牛
豕
燭
香
文廟陳設圖
配位東西嚮
配位
文廟東西序陳設圖朱子祠陳設同
從位東西嚮
四案同
十二哲
十二案同東西各六帛共篚羊豕香燭東西各一案


文廟東西兩廡陳設圖
從位東西嚮
從位
籩
簠
簋
豆
俎
羊
豕
燭
香
篚
帛
六十二案同
二位合一案每位供爵一東西各另設獻
案二獻爵六帛二
崇聖祠陳設圖
正位南嚮
正位
爵
籩
簠
簋
豆
篚
帛
俎
羊
豕
燭
香
五案同
崇聖祠陳設圖
配位東西嚮
配位
籩
簠
簋
豆
俎
羊
豕
燭
香
篚
帛
四案同
崇聖祠兩廡陳設圖
從位東西嚮
從位
籩
簠
簋
豆
俎
羊
豕
燭
香
篚
帛
二案同

四祠陳設圖 節孝總祠陳設同

四祠

爵 爵 爵

籩 栗 棗

簠 黍

簋 稷

豆

俎

羊 豕

燭 香 燭

篚

帛

四案同

欽定祭品斤兩 謹照黌宮撤事錄所載。

黍米 叁斗玖升 稷米 壹斗伍升

稻米 叁斗玖升 粱米 壹斗

麥麪 貳斤 蕎麥麪 壹斤

菁 壹百肆拾叁斤 芹 捌拾柒斤

韭 拾斤 葱 伍斤

酒 壹百貳拾瓶 滌魚酒 貳瓶

鹽磚 貳拾斤 白鹽 肆斤

紅棗 壹百肆拾叁斤 栗 壹百捌拾肆斤

榛仁 壹拾柒斤捌兩 菱米 叁拾斤

芡實 叁拾伍斤 白糖 壹斤

花椒 捌兩 茴香 捌兩

蒔蘿 肆兩 大鯗魚 拾尾

醃魚 貳拾斤 小鯗魚 拾尾

大筍 十塊

祭品製造法 謹照聖門禮誌所載。

太羹 用牛體刷洗潔淨、大湯鍋熟煮、不加鹽料、撇其脂膩、止存清汁、勺之登內。

和羹 用豕脊膂肉切薄片、煮牛淡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油醋芹韭絲調勻、又切豬腰如荔形蓋面。臨時用淡牛肉熱汁澆滿、勺之鉶內。

黍飯 用揀過黍米完潔者、滾湯煮熟、撈起傾盆內、稍冷盛於簠。

稷飯 如製黍法、盛於簠。

稻飯 用揀過稻米完潔者、水內淘淨、撈入甑中蒸熟、盛於簋。

粱飯 如製稻法、盛於簋。

黑餅　用蕎麥麪拌以油蜜、內包蜂蜜熟榛麥爲餡、印圓餅如掌大鑪乾。籩二十枚。

白餅　用白麥麪如造黑餅法、籩二十枚。

榛　揀淨仁潔白者顆顆砌起、下豐上銳與籩相稱。

菱　揀淨米潔白者、如砌榛法實籩內。

芡　揀淨實潔白者如砌榛法實籩內。

棗　用膠棗煑熟去皮水潤潔淨、實籩內。

栗　揀淨大栗去皮、實籩內。

鱐魚　用白魚大者剖腹去鱗洗滌頭尾腹內俱以鹽搓之、放桶內一日夜、取出曬乾。臨用時温水洗淨、酒浸切碎、實籩內。

鹿脯　用肥美鹿肉加鹽醬薑椒煑熟、切爲小塊、臨時再加蔴油炒之、實籩內。

形鹽　用潔淨白鹽揀顆象虎豹山形者、印爲物象、實籩內。

芹菹　用潔淨生芹切作長段、不加和料、實豆內。

韭菹　用把嫩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一段、以鹽漬之、實豆內。

菁菹　用撣過菁菜以湯芼之、切小段、加鹽薑油醋調和、實豆內。

筍菹　用潔淨乾筍鹽水煑過、切方片、加鹽薑油醋調和、實豆內。

醓醢　用豬膂肉切小方塊、加油鹽薑椒茴香葱白拌肉煑熟、以香爲度、實豆內。

鹿醢　用活鹿肉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兔醢　用活兔肉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魚醢　用活魚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豚拍　用豬肩膊肉、取方大塊、抹以油醬鹽蜜醋酒蒸熟、實豆內。

脾析　用牛羊肚子百葉刷去黑皮、切作細條、沸湯焯過、加油鹽醋醬葱薑酒拌勻、再炒、以香爲度、實豆內。

酒　清酒久窨而測者、以鬱金香煑之、貯各尊。

佾縣班列圖

謹案、古者堂上之樂貴人聲、不欲以他樂亂、而琴瑟乃君子所常御、故以絲音爲之主。堂下之樂貴人氣、故以匏竹爲之主、而聲之以金、振之以玉、節之以木焉。考釋奠樂縣、歷代位次不同。謹案宋大觀六年頒闕里正聲大樂器一副陳設之位、堂上編鐘一虡在東、編磬一虡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北稍西、敔一在編磬北稍東、搏拊二又在柷一敔北、俱相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堂下午階之東、設笛箎壎各一爲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箎南、簫一在壎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堂上、壎箎笙笛簫工竝立於午階東西、歌工四人在柷敔東西、俱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人在樂虡之西、東向。明制、闕里堂上樂編鐘一虡在東、編磬一虡在西楹、鼓一在編鐘之東、足鼓一在編磬之西、瑟四在鐘磬之北、琴六在瑟北、皆北向。歌工六人在琴北、搏拊二、蹵鼓二在歌工北、皆東西相向。引樂麾一又在北、西向。堂下東階笙、洞簫、笛各三、壎、箎、排簫各一、皆北向、以三人爲列、凡四列。西階亦如之。柷一在匏竹東、敔一在匏竹西、相向。文舞六佾三十六人、秉羽籥、在匏竹之南。執旌引舞者二人、在文舞北、夾午階立。初文舞在匏竹上、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上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兩階、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改正。下禮官議、從之。

國朝康熙五十八年、

欽頒中和韶樂器一副於

闕里、其陳設樂器猶沿舊制、分堂上、堂下。至乾隆十二年、教習新樂成、始壹遵定制、陳佾縣於露臺上、舞佾之外。編鐘在東、編磬在西。壎一、篪二、排簫一、爲一列、在編鐘之北、西上。笛三、一在壎北、一在篪北、一在排簫北。洞簫三、在笛北、瑟二、在洞簫北、琴三、在瑟北。編磬之北亦如之、東上。楹鼓一、在編鐘之東、皆北向。歌工東三人、在琴東北、西三人、在琴西北。笙六、在歌工後。搏拊二、在歌工北。東柷一、西敔一、在搏拊北。麾二、在柷敔北、皆東西相向。文舞生六佾三十六人、在樂縣之中。旌二、在舞佾之北、相向。直省府州縣學陳設竝同。今縣學春秋釋奠、將祭、鼓初嚴、大成門左鼉鼓。樂舞生由左右掖門入、左爲金聲門、右爲玉振門。班大成門內階下、北上。司麾者東西各一人、居首。次歌工三人、次琴工三人、次瑟工二人、次笙三人、次洞簫笛各三人、次壎一人、次篪二人、次排簫一人、次特縣一人、次編縣一人、次應鼓一人、次柷西敔一人、次搏拊一人、次司旌者一人、引文舞生十八人。東西共九十一人。麾旌匏竹羽籥、各秉其器、拱列以俟。鼓三嚴絕、鳴轉班鼓。謹照闕

里樂舞譜載轉班鼓譜十有三節以節樂舞生進退。鼓譜附下。初一節、司麾者引樂舞諸生對進。初二節、趨兩階側。初三節、抵露臺兩隅下。再一節、進至階。再二節、升下成階。再三節、轉趨上成階。中一節、升上成階。中二節、折向南行。中三節、抵露臺上兩隅、對轉趨午階。末一節、抵午階上、夾午階、各轉向北行。末二節、過樂縣、各折向東西行。末三節、過琴瑟、復轉向北行。終節、麾就位、樂生旌生舞生皆就位。文舞三成、終、三獻禮成、文德之舞退。司旌者引文舞生稍進、分向東西、復折而南、繞搏拊後、對轉就樂縣南對拱立如原佾。俟祭禮成。禮畢、鐘聲絕、大成門右鏞。轉班鼓復作。初一節、司麾者司旌者各釋其器、司麾者引樂生以次退位。初二節、至琴瑟北、對轉向內、循琴瑟行。初三節、各轉向南。再一節、過樂縣、至舞生所退立南、各轉向外趨兩隅。再二節、分抵兩隅、各折向北行、司旌者引文舞生徐退、躡樂生後北行。再三節、至於階中一節、降上成階、匏竹羽籥至此各釋其器。中二節、轉至下成階。中三節、降下成階。末一節、抵露臺兩隅下。末二節、夾露臺外隅轉過兩廡。末三節、抵　大成門階下。終節、出左右掖門。退班畢、闔門、徹縣、藏各器於樂庫。

轉班鼓譜凡十有三節。○者右手擊。□者左手擊。△者擊鼓檕。

初一節△△○　二節△△○　三節△△○○

再一節□○　二節□○　三節□○

中一節□○○　二節□○○　三節□○○

末一節□○□○○　二節□○□○○　三節□○□○○

終節○○

樂舞佾縣圖

麾　柷　搏拊　歌生　歌生　歌生

旌

琴工　琴工　琴工

瑟工　瑟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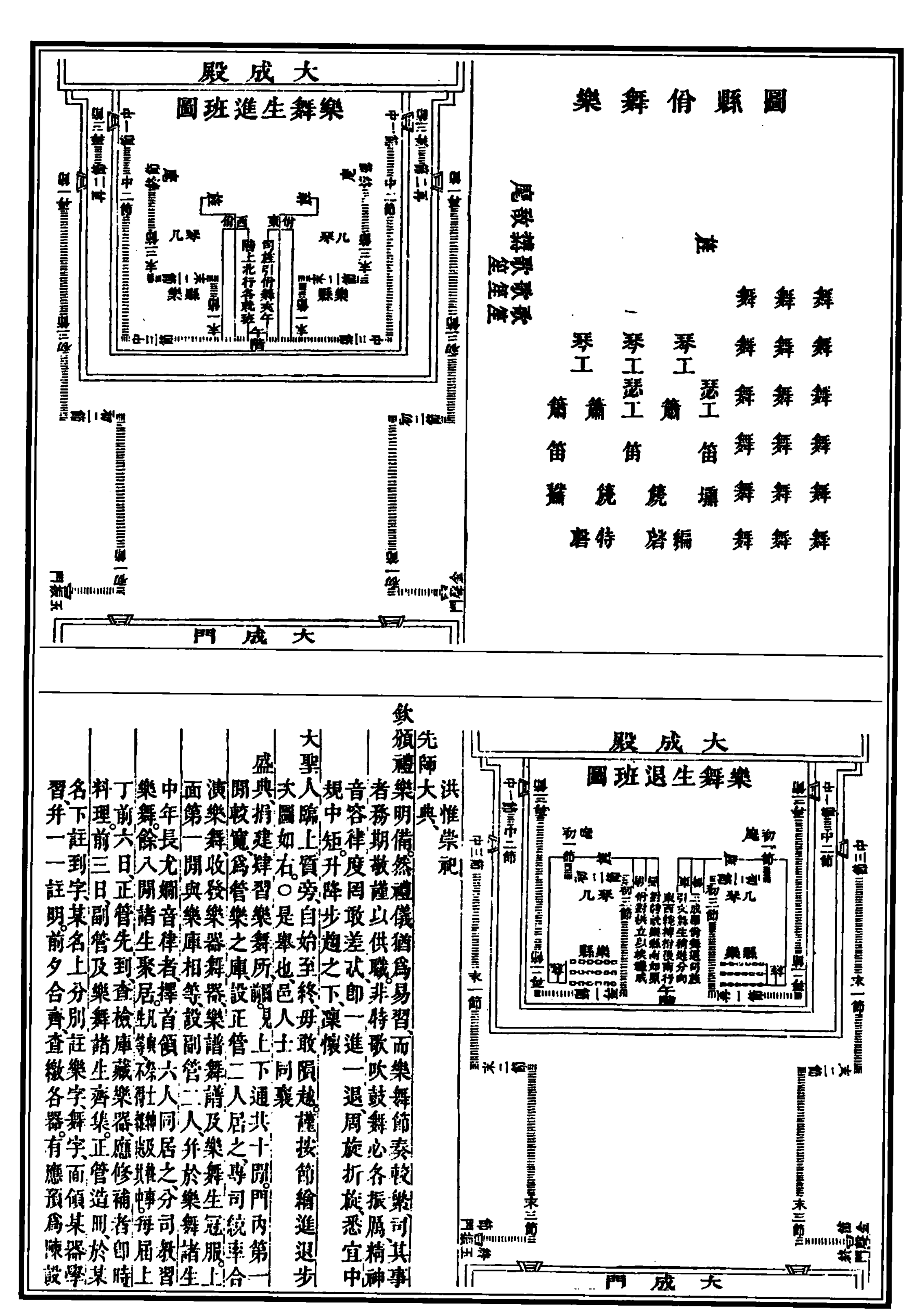
簫　簫　篪

笛　笛　笛

塤　笙　笙　簫

應鼓　鎛鐘　編鐘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洪惟崇祀
先師大典、
欽頒禮樂明備。然禮儀猶為易習，而樂舞節奏較繁，司其事者務期敬謹以供職。非特歌吹鼓舞必各振厲精神，音容律度罔敢差忒，即一進一退，周旋折旋，悉宜中規中矩。升降步趨之下，凜懷
大聖人臨上質旁，自始至終，毋敢隕越。權按節綸進退步伐圖如右。○是舉也，邑人士同襄
盛典，捐建肄習樂舞所。詞見上下通共十間。門內第一間較寬，為管樂之庫，設正管二人居之，專司統率合演樂舞，收發樂器、舞器、樂譜、舞譜及樂舞生冠服。上面第一間與樂庫相等，設副管二人，并於樂舞諸生中年長尤嫻音律者，擇首領六人同居之，分司教習樂舞。餘八間諸生聚居。凡[illegible]每屆上丁前六日，正管先到，查檢庫藏樂器，應修補者，即時料理。前三日，副管及樂舞諸生齊集。正管造冊，於某名下註到字，某名上分別註樂字、舞字，而領某器學習，并一一註明。前夕合齊，查繳各器。有應預為陳設



者、有應陪祭給所司各秉者、正管分派於庫內、副管布置於殿外。祭時就班、正管出監樂、副管入守庫。[illegible]祭畢徵縣歸樂器於庫、仍照冊按名查點、均有責成。凡樂舞生自到公所、均照墊中規欵、正管等俱以禮相接、另設丁祭公局外庫所黏貼、前司事調供食用、一切諸生皆宜自愛、毋容輕出閒、有切已事出、必告於正管、既返亦告。謹閑遊、勤學習、且杜非禮之漸。倘防閑不周、諸生或別有失檢、均惟正管是問。在公所三日、每日合演樂舞三次、正管察有未嫻者、記名交副管率同首領教習、剋期演熟。暇時幷習禮儀、以明趨蹌而嫻進退。至挑選佾舞之例、伏查

欽定學政全書、乾隆五年議准、每學舞用六佾、額設三十六名外、加四名以備更替之用。恭繹例文、是專指佾舞而言。六六三十六人、加四名額已足文舞之用。其用樂人數、若麾、若歌、若鐘鼓琴瑟、以及簫笛壎篪笙磬柷敔等事、

大清通禮於釋奠陳設器數備載、各有所司、並奉

欽頒通行直省府州縣學同用。前赴　衍聖公府呈請查明定數、咨開遵照通禮、麾及樂生五十有三人、旌及舞生三十有入人、通共九十有一人。[illegible]是限以四十名額、不能備樂、何以符

聖朝隆禮

先師、

特頒通行之全制。夫用九十一人、通禮確據、自應遵行、以昭慎重。近聞鄰邑士紳因一人　聖公府咨文通共九十一人之說、覬思一槩充佾、又於九十一名外另加舉四名、至九十有五名、由學造冊申詳　學院。其意祇爲邀給頂戴、以勸樂從起見、與全書例有違、已奉憲駁矣。抑思　公府原咨、據通禮各學釋奠應用樂舞全數而言、非謂槩准充佾、平時均給頂戴也。除祭丁外、各就常服、特以入

廟襄事、樂舞生冠服、通禮具有定式。若仍常服將事、反貽簡褻、且於

典禮不合。故臨祭則九十一人冠頂袍式遵

制備用、仰副

欽頒文廟中和韶樂美善兼盡之隆。已亥冬、返自

闕里、恭詣

文匯閣請鈔

御纂律呂正義、因抵揚城謁

予告宮保阮雲臺相國。相國與　聖公內姻也、於

闕里

文廟禮樂講求素悉。言及撫浙時、曾咨　公府調取司樂學內學長班長五人來杭教習樂舞。杭中俊秀慼於俗論、傚不肯赴。爰飭府縣諄切勸諭、以隆祀

先師煌煌鉅典、凡在士類、有事爲榮。其願來學習者、拔入府書院肄業、幷咨明學政、遵例免其縣府兩試、遲由學申送院考。有文理優長、自願應縣試府試者、飭長官一拔置前茅。生員則雖科考列三等者、援例免其錄遺、一體鄉試。於是杭人士欣然樂從、春秋具舉、至今遵行勿替。又長白桂燕山制軍、於道光甲午冬撫河南時、爲郡學舉行樂舞、著有黌宮敬事錄。樂生舞生照例選足、除倡捐銀兩發典生息以供獎賞外、仍咨學憲、准免府縣考、幷免本身徭役、臨祭給與頂戴、生員免考遺才。諸如鼓厲、與阮相國所行略同。庚子春移晉雲貴、重刊黌宮敬事錄、飭各學舉行、一如撫豫時。其書可覆案也。總之、阮桂兩公得位行權、其力宏、其費廣、故其事易辦。屬在邑人士倡之、僅能循分籌備、次第舉行。茲擬訂章程、嗣後遵全書例、應以四十名申報充佾、餘悉訪邑中俊秀可以應試子弟、願共襄事者、選足其數、仍先報學註名、如試冊式、照例查核三代年貌里居。每祭先旬發冊、交公局司事按名尙帖延請。如期有事故告假者、正管平日訪附近欒中子弟、預授音律、以備臨期調補。祭後須所於樂舞諸生、應倍加於贊禮執事各生、仰　頒

神惠、少寓優崇、以勸來者、務期皆爲敬禮

至聖先師、踴躍從公、非別有所希冀、庶能持久罔懈也。他日者誠欲如阮桂兩公之所爲、使楚南各屬

文廟樂舞咸臻美備、是所望於在上之君子振興而作育之、則是譜亦猶其嚆矢焉耳。

欽定中和韶樂樂聲譜

謹案、樂之有歌乃一樂之主、八音皆以和歌。禮記樂記師乙語子貢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鄭康成以爲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此、孔穎達以爲感動人心形狀如此。方愨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閡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敬曰、如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絕、矩曲尺也、半環曰鉤。

御案抗隊七音、鄭孔以人心言、方郝以歌聲言、似方郝爲是。

上下曲止、歌之能事畢矣。倨中矩申言止、方則止也。句中鉤申言曲、圜則又轉也。端如貫珠申言上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似有兩端、而其實兩端之中如珠之貫、纍而上又纍而下也。恭繹斯義、雖古雅頌之法不盡傳、而微妙猶可想見。果精審乎宮商徵羽、嚴辨乎喉齒脣舌、神而明之、斯亦不背於古。如合字出於喉而落於喉內、四字出於齒而落於舌之上齶、上字出於舌上而落於上齶之近外、尺字出於舌頭而落於上齶之近內、工字出於脣而落於上齶之鼻孔、六字出於喉而落於喉外、五字出於喉而落於脣齒之中央。參以樂律相配、協於宮商徵羽、歌之微妙自得。夫歌有聲有音、聲即字也、音則其落韻也。字有不能合律者、則以落韻合之。古之善歌者有言、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字有喉齒脣舌不同、須字字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音、能轉宮爲商歌之、自然協律、此謂字中有聲。茲列歌口譜、歌聲譜二圖於後、俟有心者講求之。恭讀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樂譜通例云、樂章句讀、必須熟習涵泳、使清濁高下、鏗然齒頰之間、然後行諸歌詠、播之管

絃。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故首列之。今分春秋二
仲、合編成譜、謹列
御製文廟樂章於上、每字各按喉齒脣舌得其字之本聲、又
下列鐘磬管絃各譜、按春秋二仲宮調轉移、俾歌聲
高下往與樂相會、凡歌某字審音與笙笛相配、最爲得之。故俗縣全圖笙班在歌工後。
則音韻悉諧矣。雅歌止一字一韻、俗曲參以版眼疊轉腔調雅歌禁之。
欽定樂譜管絃止一字一音。蓋長言之爲歌、長引其聲以詠
也。曲合樂曰歌、歌聲與樂音相比也。使聲必依永、律
必和聲、用以導人心之和、宣天地之豫、而後可以感
格於神明。至於鐘磬管絃各譜、或用律呂、或用工尺、
義各有取、殊塗同歸、問答篇詳言之矣。詳上卷三工尺字譜。鐘
磬沿古而用律呂、排簫雖與簫之工尺字同、而其器
爲律呂之祖、故鐘磬排簫列爲一譜。壎箎並用簫字、
故簫壎箎列爲一譜。笛比簫字高四律、詳上卷三簫笛字譜。而
笙與笛同、故笛笙列爲一譜。琴則按律定七絃散聲。
詳上卷三二仲琴表。春仲以二絃定夾鍾宮、應簫之仉字、笛之
亿字。以一絃定倍應鍾羽起調、應簫之伬字、笛之㐲
字。秋仲以四絃定南呂宮、應簫之亿字、笛之仜字。以

三絃定仲呂羽起調、應簫之㐲字、笛之仕字。以夾還
轉、與簫笛相應。琴則春秋二仲均用內十二絃、起十四絃、
至二十五絃、詳上卷三二仲瑟表。皆立宮於三絃、卽十六絃。起調於二絃、
卽十五絃。不移絃而移柱。二仲律呂旋轉、移柱之遠近以
協之。春仲於內三絃審應簫之仉字、笛之亿字、以定
夾鍾宮、與內八絃卽二十一絃。並鼓之。凡瑟兩絃並鼓、絃近者用右手勹、絃遠者用左手勹
於內二絃審應簫之伬字、笛之六字、以定倍
應鍾羽起調、與內七絃卽二十絃。並鼓之。秋仲於內三絃
審應簫之亿字、笛之仜字、以定南呂宮、與內八絃並
鼓之。於內二絃審應簫之㐲字、笛之仕字、以定仲呂
羽起調、與內七絃並鼓之。琴與瑟絃位不同、故各列
一譜。至於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每句畢鼓
三聲、搏拊六應、另譜其節於每句之後。若夫鎛鐘一
擊以宣樂、特磬一戛以收樂、柷三擊而鐘鳴、鼓畢曲
而敔響、第爲每奏一曲之終始、皆無庸譜。其餘管絃
音律、一字一韻、謹合圖而備列之。春秋上丁、洋洋雅
奏、凡入
廟襄事者、將是譜分而按之、匯而參之、則肄習良便云。

恭讀

御纂律呂正義，云樂之有譜，所以別陰陽，辨清濁，叶四聲，諧律呂也。樂章樂器，備詳前卷，明其體也。歌之法前未詳，亦以行之詠歌為見諸用，茲謹詳歌譜於樂譜首。

歌聲譜　自上而下漸低漸濁漸宜　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　自下而上漸高漸清漸細

歌口譜

工
尺
凡
五四
六合

謹案：歌在口中，以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九宮往來輪轉，如琴之絃，如簫之孔，如鐘磬之在縣。自合至六聲漸高而清，自六至合聲漸低而濁。得此九宮之聲音，凡歌入口，皆合律呂矣。

附笏繪圖用四分之一

謹案：歌生所執有笏。笏者，忽也，備忽忘也。古者臣執之以對揚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至樂舞之用，未詳所自。一名手版。

本朝太常儀制，凡歌生皆執之。

闕里自更定冠服後，亦增用焉。其制用槐木為之，長一尺三寸五分，下寬二寸五分，上殺三分，通厚三分。粉飾，書樂章於上，兩手平執之，亦歌者敬慎將事之器也。

歌（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簫壎（篪同）	笛笙（同）	琴	瑟
大	倍應鍾 羽（起調）	伬	仩	芍	[illegible]
哉	夾鍾 宮	仉	亿	芍	[illegible]
孔	仲呂 商	仩	仕	芍	[illegible]
子	林鍾 角	伍	伬	荷	[illegible]
鼓○○○○○○○○○（每句畢，振鼗，後擊鼓。○應鼓，○○搏拊。每鼓一聲，搏拊左右各一聲應之，三應後擊鎛以起下句）					
先	倍應鍾 羽	伬	仩	芘	[illegible]
覺	應鍾 徵	仕	仉	菊	[illegible]
先	林鍾 角	伍	伬	荷	[illegible]
知	仲呂 商	仩	仕	芍	[illegible]
鼓○○○○○○○○○					
與	夾鍾 宮	仉	亿	芍	[illegible]
天	仲呂 商	仩	仕	芍	[illegible]
地	應鍾 徵	仕	仉	菊	[illegible]
參	林鍾 角	伍	伬	荷	[illegible]
鼓○○○○○○○○○					
萬	倍應鍾 羽	伬	仩	芘	[illegible]
世	應鍾 徵	仕	仉	菊	[illegible]
之	林鍾 角	伍	伬	荷	[illegible]
師	林鍾 角	伍	伬	荷	[illegible]
鼓○○○○○○○○○					

歌	祥	徵	麟	紱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林鍾角	應鍾徵	夾鍾宮	仲呂商
簫篪壎同	伍	仩	仮	伕
笛笙同	伬	仮	亿	仩
琴	荀	萄	芍	芍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顓	箸	金	絲
夾鍾宮	應鍾徵	倍應鍾羽	應鍾徵
仮	仩	伬	仩
亿	仮	伕	仮
芍	萄	苊	萄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歌	日	月	旣	揭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夾鍾宮	仲呂商	倍應鍾羽	林鍾角
簫篪壎同	仮	伕	伬	伍
笛笙同	亿	仩	伕	伬
琴	芍	芍	苊	荀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乾	坤	清	夷
夾鍾宮	仲呂商	夾鍾宮	倍應鍾羽
仮	伕	仮	伬
亿	仩	亿	伕
芍	芍	芍	芍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歌	予	懷	明	德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羽	夾鍾宮	仲呂商	林鍾角
簫篪壎同	伬	仮	伕	伍
笛笙同	伕	亿	仩	伬
琴	芍	芍	芍	荀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玉	振	金	聲
應鍾徵	夾鍾宮	倍應鍾羽	應鍾徵
仩	仮	伬	仩
仮	亿	伕	仮
萄	芍	苊	萄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歌	生	民	未	有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仲呂商	夾鍾宮	應鍾徵	林鍾角
簫篪壎同	伕	仮	仩	伍
笛笙同	仩	亿	仮	伬
琴	芍	芍	萄	荀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展	也	大	成
夾鍾宮	仲呂商	林鍾角	仲呂商
仮	伕	伍	伕
亿	仩	伬	仩
芍	芍	荀	芍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歌	組	豆	千	古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林鐘角	應鐘徵	倍應鐘羽	林鐘角
簫壎篪同	伍	仩	伬	伍
笛笙同	伬	仉	伕	伬
琴	荷	蓟	苣	荷
瑟	匋勻	匋勻	匋甸	匋勻

鼓 ○ ○○ ○ ○○ ○ ○○

春	秋	上	丁
仲呂商	仲呂商	林鐘角	仲呂商
伕	伕	伍	伕
仩	仩	伬	仩
芍	芍	荷	芍
匋勻	匋勻	勻勻	匋勻

鼓 ○ ○○ ○ ○○ ○ ○○

歌	清	酒	旣	載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鐘羽	應鐘徵	夾鐘宮	倍應鐘羽
簫壎篪同	伬	仩	仉	伬
笛笙同	伕	仉	亿	伕
琴	苣	蓟	芍	苣
瑟	匋甸	匋勻	匋勻	匋甸

鼓 ○ ○○ ○ ○○ ○ ○○

其	香	始	升
夾鐘宮	仲呂商	夾鐘宮	倍應鐘羽
仉	伕	仉	伬
亿	仩	亿	伕
芍	芍	芍	芍
匋勻	匋勻	匋勻	甸匋

鼓 ○ ○○ ○ ○○ ○ ○○

歌	式	禮	莫	愆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鐘羽	夾鐘宮	仲呂商	林鐘角
簫壎篪同	伬	仉	伕	伍
笛笙同	伕	亿	仩	伬
琴	芍	芍	芍	荷
瑟	甸匋	匋勻	匋勻	匋勻

鼓 ○ ○○ ○ ○○ ○ ○○

升	堂	再	獻
應鐘徵	林鐘角	夾鐘宮	倍應鐘羽
仩	伍	仉	伬
仉	伬	亿	伕
蓟	荷	芍	苣
匋勻	匋勻	匋勻	匋甸

鼓 ○ ○○ ○ ○○ ○ ○○

歌	嚮	協	蕤	鏞
春仲				
編鐘編磬排簫同	應鐘徵	林鐘角	夾鐘宮	仲呂商
簫壎篪同	仩	伍	仉	伕
笛笙同	仉	伬	亿	仩
琴	蓟	荷	芍	芍
瑟	匋勻	匋勻	匋勻	匋勻

鼓 ○ ○○ ○ ○○ ○ ○○

誠	孚	舉	觚
林鐘角	應鐘徵	林鐘角	倍應鐘羽
伍	仩	伍	伬
伬	仉	伬	伕
荷	蓟	荷	苣
匋勻	匋勻	匋勻	匋甸

鼓 ○ ○○ ○ ○○ ○ ○○

歌 春仲	肅	肅	雍	雍	譽	髦	斯	彥	禮	陶	樂	淑	相	觀	而	善
編鐘編磬排簫同	林鐘角	林鐘角	仲呂商	仲呂商	夾鐘宮	倍應鐘羽	應鐘徵	倍應鐘羽	應鐘徵	林鐘角	夾鐘宮	仲呂商	林鐘角	仲呂商	夾鐘宮	倍應鐘羽
簫篪壎同	伍	伍	伕	伕	仉	伬	仩	伬	仩	伍	仉	伕	伍	伕	仉	伬
笛笙同	伬	伬	仩	仩	亿	伕	仉	伕	仉	伬	亿	仩	伬	仩	亿	伕
琴	茍	茍	芎	芎	芎	茈	萄	茈	萄	茍	芎	芎	茍	芎	芎	芎
瑟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佣	甸勻	甸佣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佣甸
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歌 春仲	自	古	在	昔	先	民	有	作	皮	弁	祭	菜	於	論	思	樂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鐘羽	夾鐘宮	林鐘角	仲呂商	應鐘徵	林鐘角	夾鐘宮	仲呂商	林鐘角	應鐘徵	夾鐘宮	倍應鐘羽	應鐘徵	林鐘角	仲呂商	夾鐘宮
簫篪壎同	伬	仉	伍	伕	仩	伍	仉	伕	伍	仩	仉	伬	仩	伍	伕	仉
笛笙同	伕	亿	伬	仩	仉	伬	亿	仩	伬	仉	亿	伕	仉	伬	仩	亿
琴	芎	芎	茍	芎	萄	茍	芎	芎	茍	萄	芎	茈	萄	茍	萄	芎
瑟	佣甸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佣	甸勻	甸勻	甸勻	甸勻
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歌 春仲	惟	天	臨	民	鼓	惟	聖	時	若	鼓
編鐘編磬 排簫同	林鐘角	應鐘徵	倍應鐘羽	林鐘角	○○○○○○○○○	夾鐘宮	應鐘徵	夾鐘宮	仲呂商	○○○○○○○○○
簫塤 篪同	伍	仩	伬	伍		仮	仩	仮	伔	
笛笙 同	伬	仮	伔	伬		亿	仮	亿	仩	
琴	荷	蓟	茈	荷		芶	蓟	芶	芶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舞	倫	攸	敘	鼓	至	今	木	鐸	鼓
編鐘編磬 排簫同	林鐘角	林鐘角	應鐘徵	倍應鐘羽	○○○○○○○○○	應鐘徵	林鐘角	夾鐘宮	倍應鐘羽	○○○○○○○○○
簫塤 篪同	伍	伍	仩	伬		仩	伍	仮	伬	
笛笙 同	伬	伬	仮	伔		仮	伬	亿	伔	
琴	荷	荷	蓟	茈		蓟	荷	芶	芶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先	師	有	言	鼓	祭	則	受	福	鼓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倍應鐘羽	夾鐘宮	仲呂商	林鐘角	○○○○○○○○○	倍應鐘羽	應鐘徵	倍應鐘羽	林鐘角	○○○○○○○○○
簫塤 篪同	伬	仮	伔	伍		伬	仩	伬	伍	
笛笙 同	伔	亿	仩	伬		伔	仮	伔	伬	
琴	芶	芶	芶	荷		茈	蓟	茈	荷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四	海	黌	宮	鼓	疇	敢	不	肅	鼓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夾鐘宮	倍應鐘羽	林鐘角	應鐘徵	○○○○○○○○○	夾鐘宮	仲呂商	夾鐘宮	倍應鐘羽	○○○○○○○○○
簫塤 篪同	仮	伬	伍	仩		仮	伔	仮	伬	
笛笙 同	亿	伔	伬	仮		亿	仩	亿	伔	
琴	芶	茈	荷	蓟		芶	蓟	芶	茈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禮	成	告	徹	
編鐘編磬排簫同	林鍾 角	應鍾 徵	倍應鍾 羽	林鍾 角	鼓○○○○○○○○○
簫壎篪同	伍	仩	伬	伍	
笛笙同	伬	仉	伕	伬	
琴	荷	菂	苉	荷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毋	疏	毋	瀆	
夾鍾 宮	仲呂 商	夾鍾 宮	倍應鍾 羽	鼓○○○○○○○○○
仉	伕	仉	伬	
亿	仩	亿	伕	
芍	芍	芍	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樂	所	自	生	
編鐘編磬排簫同	林鍾 角	應鍾 徵	夾鍾 宮	倍應鍾 羽	鼓○○○○○○○○○
簫壎篪同	伍	仩	仉	伬	
笛笙同	伬	仉	亿	伕	
琴	荷	菂	芍	苉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原	有	菽	
林鍾 角	仲呂 商	夾鍾 宮	倍應鍾 羽	鼓○○○○○○○○○
伍	伕	仉	伬	
伬	仩	亿	伕	
荷	菂	芍	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鳧	繹	㦲	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 羽	夾鍾 宮	仲呂 商	林鍾 角	鼓○○○○○○○○○
簫壎篪同	伬	仉	伕	伍	
笛笙同	伕	亿	仩	伬	
琴	芍	芍	芍	荷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洙	泗	洋	洋	
應鍾 徵	倍應鍾 羽	夾鍾 宮	仲呂 商	鼓○○○○○○○○○
仩	伬	仉	伕	
仉	伕	亿	仩	
菂	苉	芍	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景	行	行	止	
編鐘編磬排簫同	應鍾 徵	林鍾 角	林鍾 角	應鍾 徵	鼓○○○○○○○○○
簫壎篪同	仩	伍	伍	仩	
笛笙同	仉	伬	伬	仉	
琴	菂	荷	荷	菂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流	澤	無	疆	
夾鍾 宮	仲呂 商	林鍾 角	仲呂 商	鼓○○○○○○○○○
仉	伕	伍	伕	
亿	仩	伬	仩	
芍	芍	荷	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 春仲	編鐘編磬 排簫同	簫塤 篪同	笛笙 同	琴	瑟
聿	林鐘 角	伍	伬	茍	匀匀
昭	應鐘 徵	仕	伵	菂	匌匀
祀	夾鐘 宮	伵	亿	芍	匈匀
事	倍應鐘 羽	伬	伏	苊	匌侚

鼓○○○○○○○○○

歌	編鐘編磬	簫塤	笛笙	琴	瑟
祀	倍應鐘 羽	伬	伏	苊	匌侚
事	應鐘 徵	仕	伵	菂	匌匀
孔	夾鐘 宮	伵	亿	芍	匈匀
明	仲呂 商	伏	仕	芍	匌匌

鼓○○○○○○○○○

歌 春仲	編鐘編磬 排簫同	簫塤 篪同	笛笙 同	琴	瑟
化	倍應鐘 羽	伬	伏	苊	匌侚
我	林鐘 角	伍	伬	茍	匈匀
蒸	倍應鐘 羽	伬	伏	苊	匌侚
民	應鐘 徵	仕	伵	菂	匌匀

鼓○○○○○○○○○

歌	編鐘編磬	簫塤	笛笙	琴	瑟
育	夾鐘 宮	伵	亿	芍	匈匀
我	仲呂 商	伏	仕	芍	匌匌
膠	夾鐘 宮	伵	亿	芍	匈匀
庠	倍應鐘 羽	伬	伏	芍	侚匌

鼓○○○○○○○○○

歌 秋仲	編鐘編磬 排簫同	簫塤 篪同	笛笙 同	琴	瑟
大	仲呂 起調 羽	伏	仕	芍	侚匌
哉	南呂 為宮 宮	亿	仜	茍	匌匀
孔	應鐘 商	仕	伵	菂	匌匌
子	倍應鐘 角	伬	伏	苊	匌匀

每句畢擬磬後擊鼓

鼓○○○○○○○○○

○應鼓○○搊搊每鼓一聲搊拊左右各一聲應之三應後擊鐘以起下句

歌	編鐘編磬	簫塤	笛笙	琴	瑟
先	仲呂 羽	伏	仕	芍	侚侚
覺	夾鐘 徵	伵	亿	苊	匌匀
先	倍應鐘 角	伬	伏	苊	侚匀
知	應鐘 商	仕	伵	菂	匌匀

鼓○○○○○○○○○

歌 秋仲	編鐘編磬 排簫同	簫塤 篪同	笛笙 同	琴	瑟
與	南呂 宮	亿	仜	茍	侚匀
天	應鐘 商	仕	伵	菂	匌匀
地	夾鐘 徵	伵	亿	苊	匌匀
參	倍應鐘 角	伬	伏	苊	侚匀

鼓○○○○○○○○○

歌	編鐘編磬	簫塤	笛笙	琴	瑟
萬	仲呂 羽	伏	仕	芍	匌侚
世	夾鐘 徵	伵	亿	苊	匌匀
之	倍應鐘 角	伬	伏	苊	匌匀
師	倍應鐘 角	伬	伏	苊	匌匀

鼓○○○○○○○○○

歌 秋仲	祥	徵	麟	紱	韻	答	金	絲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南呂 宮	應鍾 商	南呂 宮	夾鍾 徵	仲呂 羽	夾鍾 徵
簫篪壎同	伬	仉	亿	仩	亿	仉	仸	仉
笛笙同	仸	亿	仜	仉	仜	亿	仩	亿
琴	茋	茋	茍	芶	茍	茋	芶	茋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 ○○ ○ ○○ ○ ○○

鼓 ○ ○○ ○ ○○ ○ ○○

歌 秋仲	日	月	旣	揭	乾	坤	清	夷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應鍾 商	仲呂 羽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篪壎同	亿	仩	仸	伬	亿	仩	亿	仸
笛笙同	仜	仉	仩	仸	仜	仉	仜	仩
琴	茍	芶	芶	茋	茍	芶	茍	芶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 ○○ ○ ○○ ○ ○○

鼓 ○ ○○ ○ ○○ ○ ○○

歌 秋仲	于	懷	明	德	玉	振	金	聲
編鐘編磬排簫同	仲呂 羽	南呂 宮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南呂 宮	仲呂 羽	夾鍾 徵
簫篪壎同	仸	亿	仩	伬	仉	亿	仸	仉
笛笙同	仩	仜	仉	仸	亿	仜	仩	亿
琴	芶	茍	芶	茋	茋	茍	芶	茋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 ○○ ○ ○○ ○ ○○

鼓 ○ ○○ ○ ○○ ○ ○○

歌 秋仲	生	民	未	有	展	也	大	成
編鐘編磬排簫同	應鍾 商	南呂 宮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簫篪壎同	仩	亿	仉	伬	亿	仩	伬	仩
笛笙同	仉	仜	亿	仸	仜	仉	仸	仉
琴	芶	茍	茋	茋	茍	芶	茋	芶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 ○○ ○ ○○ ○ ○○

鼓 ○ ○○ ○ ○○ ○ ○○

歌 秋仲	俎	豆	干	古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仲呂 羽	倍應鍾 角
簫塤 篪同	伬	仉	伕	伬
笛笙 同	伕	亿	仩	伕
琴	茋	茋	苟	茋
瑟	甸匀	甸匀	甸甸	甸匀

鼓○○○○○○○○○

	春	秋	上	丁
編鐘編磬	應鍾 商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簫塤	仩	仩	伬	仩
笛笙	仉	仉	伕	仉
琴	苟	苟	茋	苟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匀

鼓○○○○○○○○○

歌 秋仲	清	酒	旣	載
編鐘編磬 排簫同	仲呂 羽	夾鍾 徵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 篪同	伕	仉	亿	伕
笛笙 同	仜	亿	仜	仩
琴	苟	茋	苛	苟
瑟	甸甸	甸匀	甸匀	甸甸

鼓○○○○○○○○○

	其	香	始	升
編鐘編磬	南呂 宮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	亿	仩	亿	伕
笛笙	仜	仉	仜	仩
琴	苛	苟	苛	苟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甸

鼓○○○○○○○○○

歌 秋仲	式	禮	莫	愆
編鐘編磬 排簫同	仲呂 羽	南呂 宮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簫塤 篪同	伕	亿	仩	伬
笛笙 同	仩	仜	仉	伕
琴	苟	苛	苟	茋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匀

鼓○○○○○○○○○

	升	堂	再	獻
編鐘編磬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	仉	伬	亿	伕
笛笙	亿	伕	仜	仩
琴	茋	茋	苛	苟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匀

鼓○○○○○○○○○

歌 秋仲	響	協	貴	鏞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應鍾 商
簫塤 篪同	仉	伬	亿	仩
笛笙 同	亿	伕	仜	仉
琴	茋	茋	苛	苟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匀

鼓○○○○○○○○○

	誠	孚	罍	甗
編鐘編磬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仲呂 羽
簫塤	伬	仉	伬	伕
笛笙	伕	亿	伕	仩
琴	茋	茋	茋	苟
瑟	甸匀	甸匀	甸匀	甸甸

鼓○○○○○○○○○

歌 秋仲	肅	肅	雍	雍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應鍾 商
簫塤 篪同	伬	伬	仩	仩
笛笙同	伕	伕	仉	仉
琴	苣	苣	苟	苟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譽	髦	斯	彥
	南呂 宮	仲呂 羽	夾鍾 徵	仲呂 羽
	亿	伕	仉	伕
	仜	仩	亿	仩
	荷	苟	苣	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歌 秋仲	禮	陶	樂	淑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應鍾 商
簫塤 篪同	仉	伬	亿	仩
笛笙同	亿	伕	仜	仉
琴	苣	苣	荷	苟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相	觀	而	善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伬	仩	亿	伕
	伕	仉	仜	仩
	苣	苟	荷	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歌 秋仲	自	古	在	昔
編鐘編磬 排簫同	仲呂 羽	南呂 宮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簫塤 篪同	伕	亿	伬	仩
笛笙同	仩	仜	伕	仉
琴	苟	荷	苣	苟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先	民	有	作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南呂 宮	應鍾 商
	仉	伬	亿	仩
	亿	伕	仜	仉
	苣	苣	荷	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歌 秋仲	皮	弁	祭	菜
編鐘編磬 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 篪同	伬	仉	亿	伕
笛笙同	伕	亿	仜	仩
琴	苣	苣	荷	苟
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於	論	思	樂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仉	伬	仩	亿
	亿	伕	仉	仜
	苣	苣	苟	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鼓○○○○○○○○○

歌 秋仲	惟	天	牖	民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鐘 角	夾鐘 徵	仲呂 羽	倍應鐘 角
簫壎篪同	伬	仉	㐲	伬
笛笙同	㐲	亿	仩	㐲
琴	茈	茈	芍	茈
瑟	匍匀	匐匀	匐匍	匐匀

鼓○ ○○ ○ ○○ ○ ○○

	惟	聖	時	若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夾鐘 徵	南呂 宮	應鐘 商
簫壎篪同	亿	仉	亿	仩
笛笙同	仜	亿	仜	仉
琴	苟	茈	苟	萄
瑟	匐匀	匐匀	匐匀	匐匀

鼓○ ○○ ○ ○○ ○ ○○

歌 秋仲	彝	倫	攸	敘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鐘 角	倍應鐘 角	夾鐘 徵	仲呂 羽
簫壎篪同	伬	伬	仉	㐲
笛笙同	㐲	㐲	亿	仩
琴	茈	茈	茈	芍
瑟	匐匀	匐匀	匐匀	匐匍

鼓○ ○○ ○ ○○ ○ ○○

	至	今	木	鐸
編鐘編磬排簫同	夾鐘 徵	倍應鐘 角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壎篪同	仉	伬	亿	㐲
笛笙同	亿	㐲	仜	仩
琴	茈	茈	苟	芍
瑟	匐匀	匐匀	匐匀	匍匐

鼓○ ○○ ○ ○○ ○ ○○

歌 秋仲	先	師	有	言
編鐘編磬排簫同	仲呂 羽	南呂 宮	應鐘 商	倍應鐘 角
簫壎篪同	㐲	亿	仩	伬
笛笙同	仩	仜	仉	㐲
琴	芍	苟	萄	茈
瑟	匍匐	匐匀	匐匐	匐匀

鼓○ ○○ ○ ○○ ○ ○○

	祭	則	受	福
編鐘編磬排簫同	仲呂 羽	夾鐘 徵	仲呂 羽	倍應鐘 角
簫壎篪同	㐲	仉	㐲	伬
笛笙同	仩	亿	仩	㐲
琴	芍	茈	芍	茈
瑟	匐匍	匐匀	匐匍	匐匀

鼓○ ○○ ○ ○○ ○ ○○

歌 秋仲	四	海	黌	宮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仲呂 羽	倍應鐘 角	夾鐘 徵
簫壎篪同	亿	㐲	伬	仉
笛笙同	仜	仩	㐲	亿
琴	苟	芍	茈	茈
瑟	匐匀	匍匐	匐匀	匐匀

鼓○ ○○ ○ ○○ ○ ○○

	疇	敢	不	肅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應鐘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壎篪同	亿	仩	亿	㐲
笛笙同	仜	仉	仜	仩
琴	苟	萄	苟	芍
瑟	匐匀	匐匀	匐匀	匍匐

鼓○ ○○ ○ ○○ ○ ○○

歌 秋仲	禮	成	告	徹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仲呂 羽	倍應鍾 角
簫塤篪同	伬	仉	仸	伬
笛笙同	仸	亿	仩	仸
琴	茋	茋	芍	茋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毋	疏	毋	瀆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篪同	亿	仩	亿	仸
笛笙同	仜	仉	仜	仩
琴	茍	萄	茍	芍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歌 秋仲	樂	所	自	生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篪同	伬	仉	亿	仸
笛笙同	仸	亿	仜	仩
琴	茋	茋	茍	芍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中	原	有	菽
編鐘編磬排簫同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南呂 宮	仲呂 羽
簫塤篪同	伬	仩	亿	仸
笛笙同	仸	仉	仜	仩
琴	茋	萄	茍	芍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歌 秋仲	鳧	繹	莪	莪
編鐘編磬排簫同	仲呂 羽	南呂 宮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簫塤篪同	仸	亿	仩	伬
笛笙同	仩	仜	仉	仸
琴	芍	茍	萄	茋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洙	泗	洋	洋
編鐘編磬排簫同	夾鍾 徵	仲呂 羽	南呂 宮	應鍾 商
簫塤篪同	仉	仸	亿	仩
笛笙同	亿	仩	仜	仉
琴	茋	芍	茍	萄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歌 秋仲	景	行	行	止
編鐘編磬排簫同	夾鍾 徵	倍應鍾 角	倍應鍾 角	夾鍾 徵
簫塤篪同	仉	伬	伬	仉
笛笙同	亿	仸	仸	亿
琴	茋	茋	茋	茋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流	澤	無	疆
編鐘編磬排簫同	南呂 宮	應鍾 商	倍應鍾 角	應鍾 商
簫塤篪同	亿	仩	伬	仩
笛笙同	仜	仉	仸	仉
琴	茍	萄	茋	萄
瑟	匋匀	匋匀	匋匀	匋匀

鼓 ○ ○○ ○ ○○ ○ ○○

歌	編鐘編磬排簫同		簫塤篪同	笛笙同	琴	瑟
秋仲						
聿	倍應鐘	角	伬	伕	苡	匔匀
昭	夾鍾	徵	仉	亿	芑	匐匀
祀	南呂	宮	亿	仜	苘	匌匀
事	仲呂	羽	伕	仩	芶	匋旬
鼓○○○○○○○○○						
祀	仲呂	羽	伕	仩	芶	匔旬
事	夾鍾	徵	仉	亿	芑	匐匀
孔	南呂	宮	亿	仜	苘	匌匀
明	應鍾	商	仩	仉	芶	匋旬
鼓○○○○○○○○○						
歌	編鐘編磬排簫同		簫塤篪同	笛笙同	琴	瑟
秋仲						
化	仲呂	羽	伕	仩	芶	匔旬
我	倍應鍾	角	伬	伕	苡	匐匀
烝	仲呂	羽	伕	仩	芶	匔旬
民	夾鍾	徵	仉	亿	芑	匐匀
鼓○○○○○○○○○						
育	南呂	宮	亿	仜	苘	匌匀
我	應鍾	商	仩	仉	芶	匋旬
膠	南呂	宮	亿	仜	苘	匌匀
庠	仲呂	羽	伕	仩	芶	匔旬
鼓○○○○○○○○○						

欽定中和韶舞舞容譜

謹案、劉濂云、凡執籥秉翟、皆左籥右翟。未開舞時、籥在內、翟在外、籥横翟縱。蓋左陽右陰、陽主聲、籥雖能聲、今舞無吹。陰主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準平、翟象繩直、故籥横而翟縱。今文德之舞初就班、左手執籥衡於內、右手執羽豎於外、北面拱立、以竢初獻、亞獻、終獻。樂舉、鐘聲動開舞、每成畢復拱執如初。三成後、先退立於樂縣南、仍如初拱執以竢。禮成隨樂生退、降階始釋羽籥。其每一成開舞、每字各有譜、謹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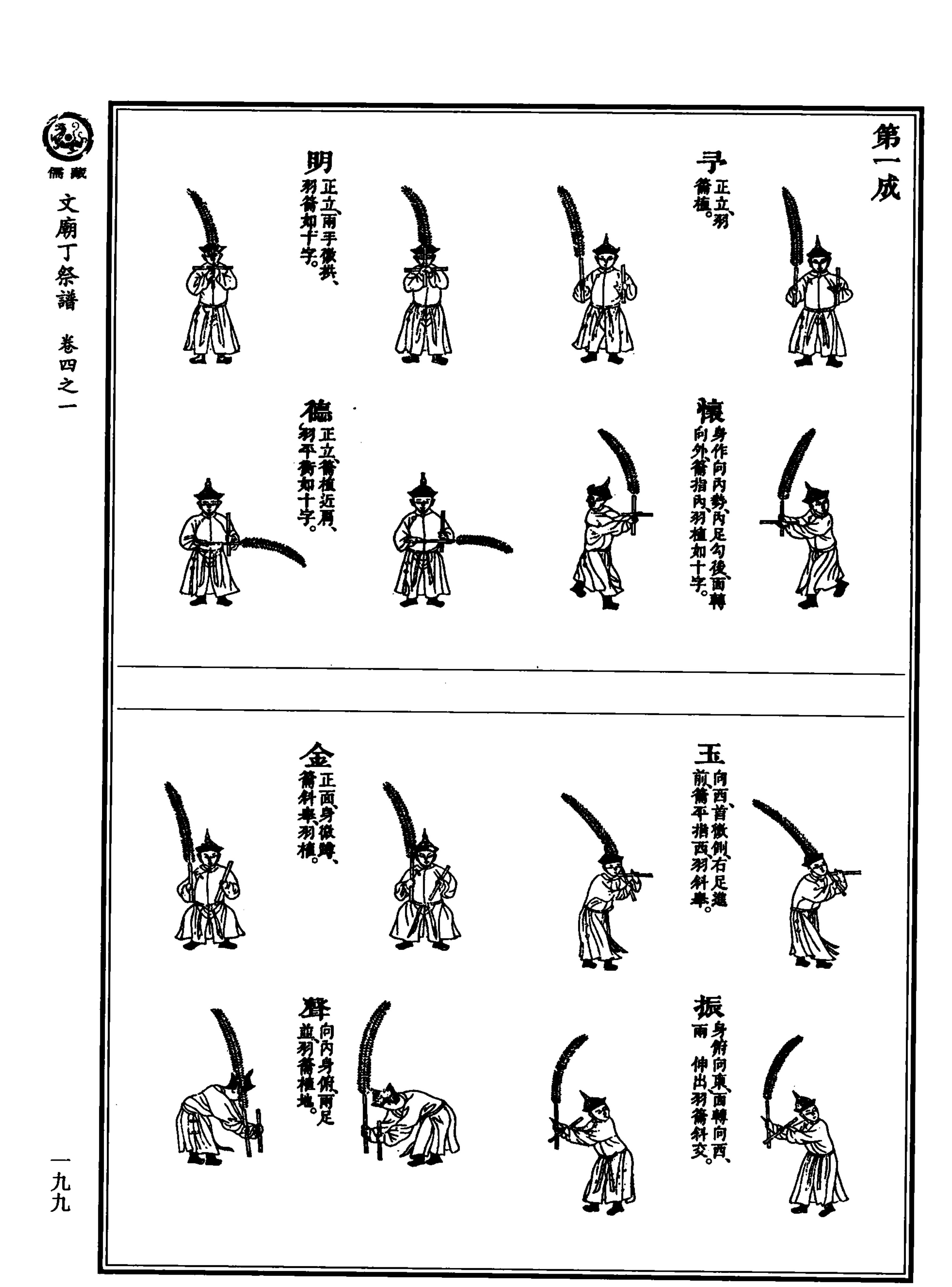
欽頒文廟舞容譜式、通行直省府州縣學、與闕里並同。繪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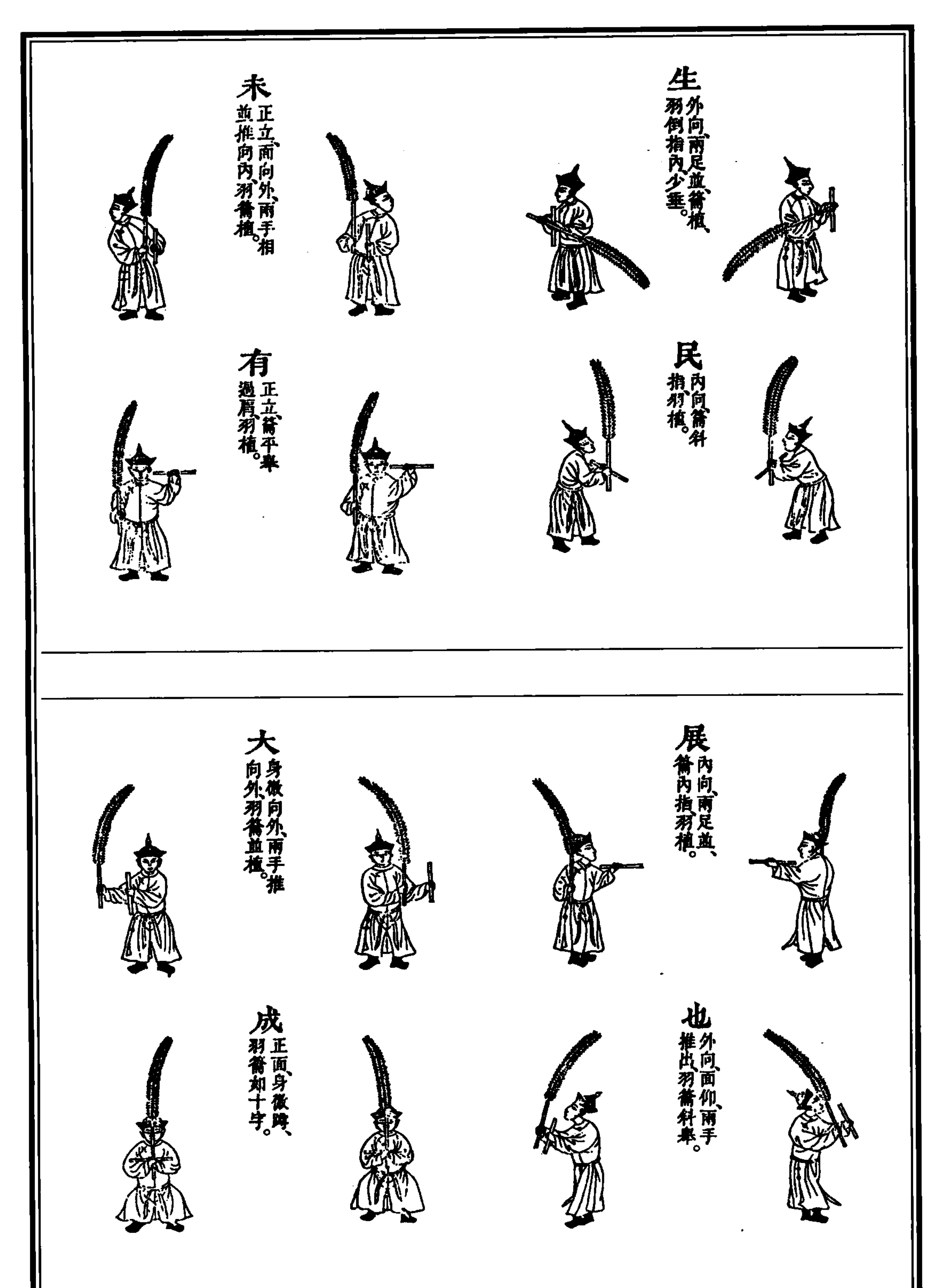
初起樂就班式 三成前拱立式同。以下圖譜、東西佾俱北面爲正立。東佾西面、西佾東面爲向內。東佾東面、西佾西面爲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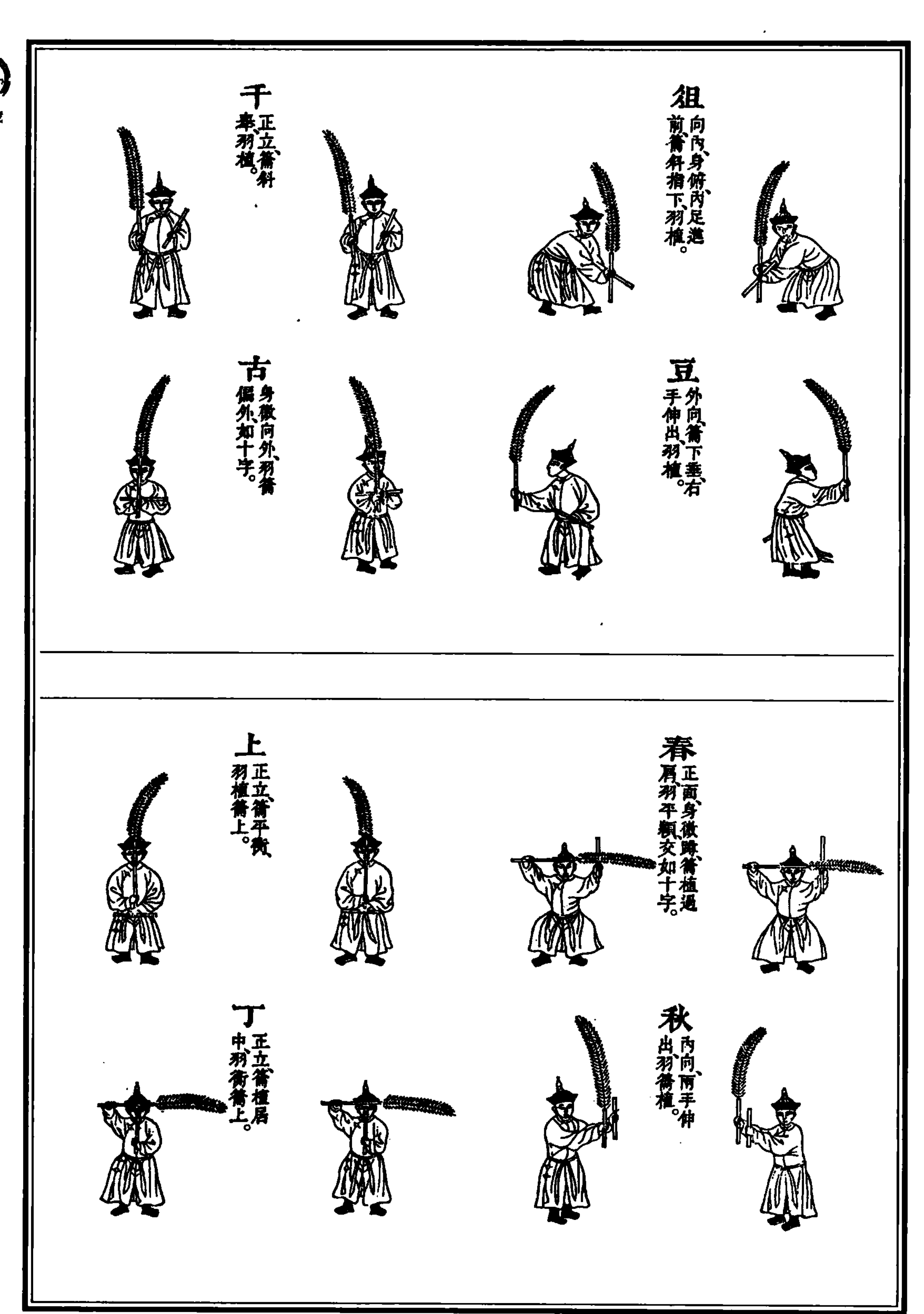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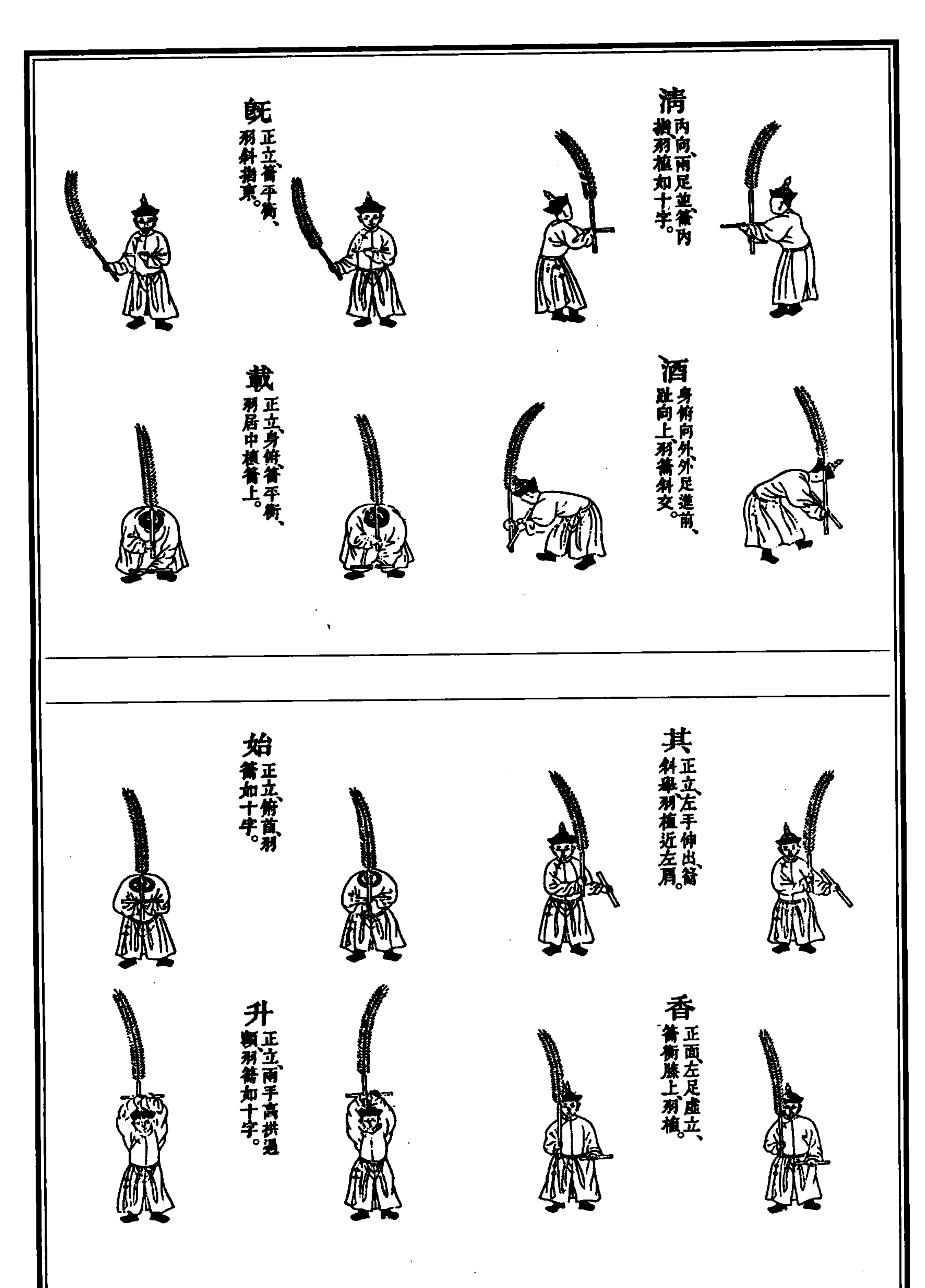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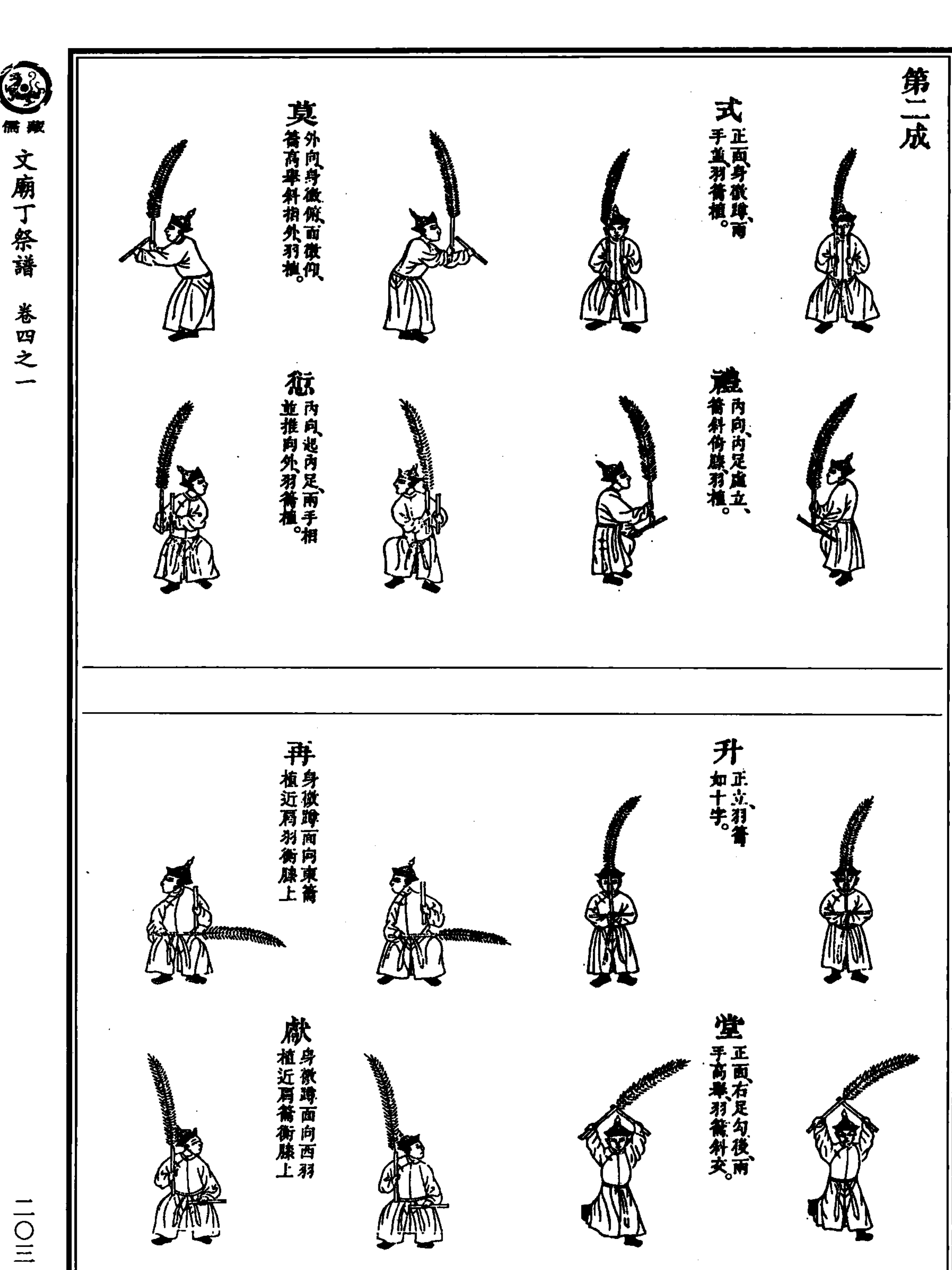
東西各一十八人、各繪其一以例其餘。其三成舞容各譜、春秋二仲釋奠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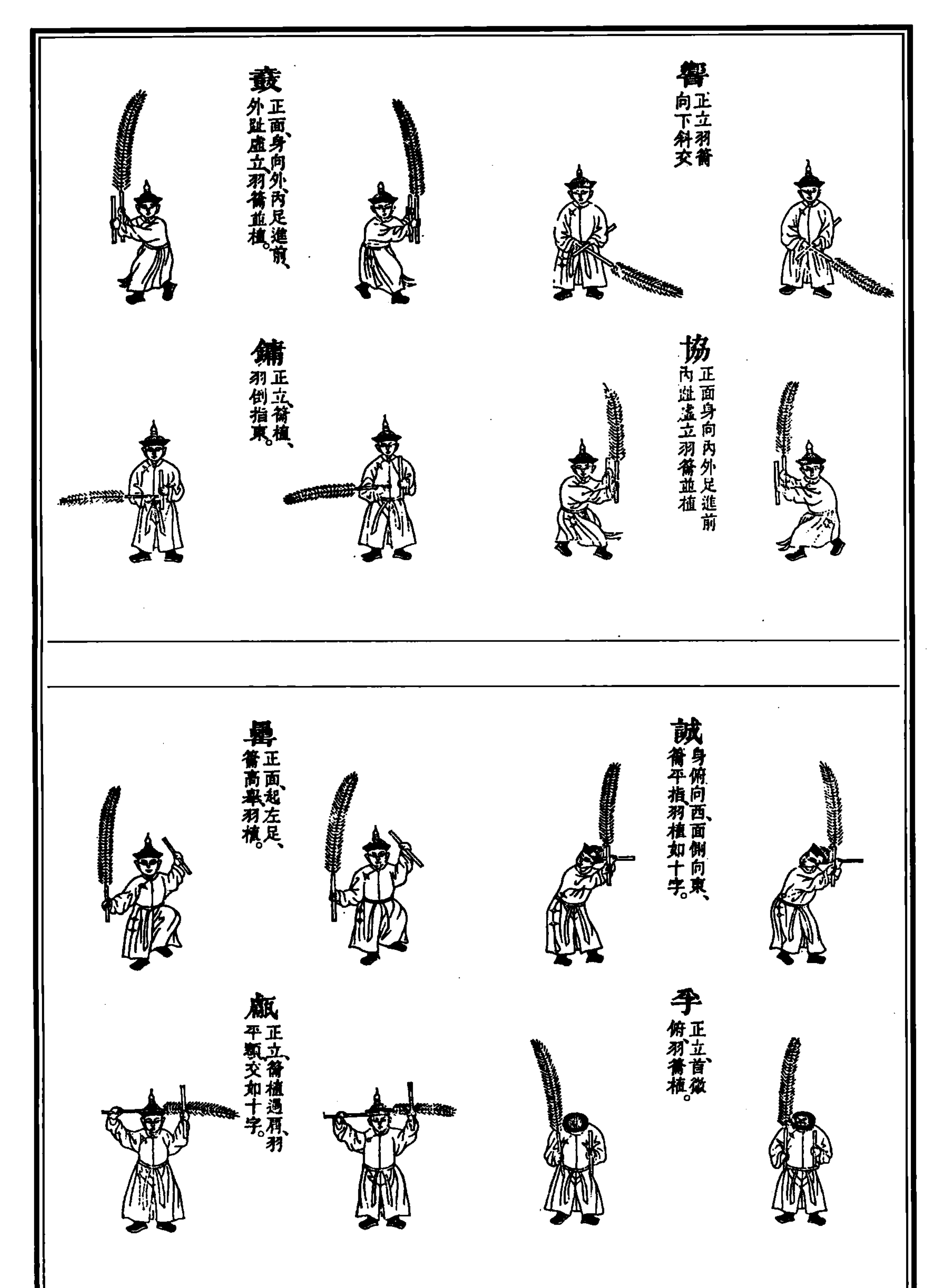

第一成
予
正立、羽籥植。
明
正立、兩手微拱、羽籥如十字。
懷
身作向內勢、內足勾後、面轉向外、籥指內、羽植如十字。
德
正立、籥植近肩、羽平衡如十字。
玉
向西、首微側、右足進前、籥平指西、羽斜舉。
金
正面、身微蹲、籥斜舉、羽植。
振
身俯向東、面轉向西、兩　伸出羽籥斜交。
聲
向內身俯、兩足並、羽籥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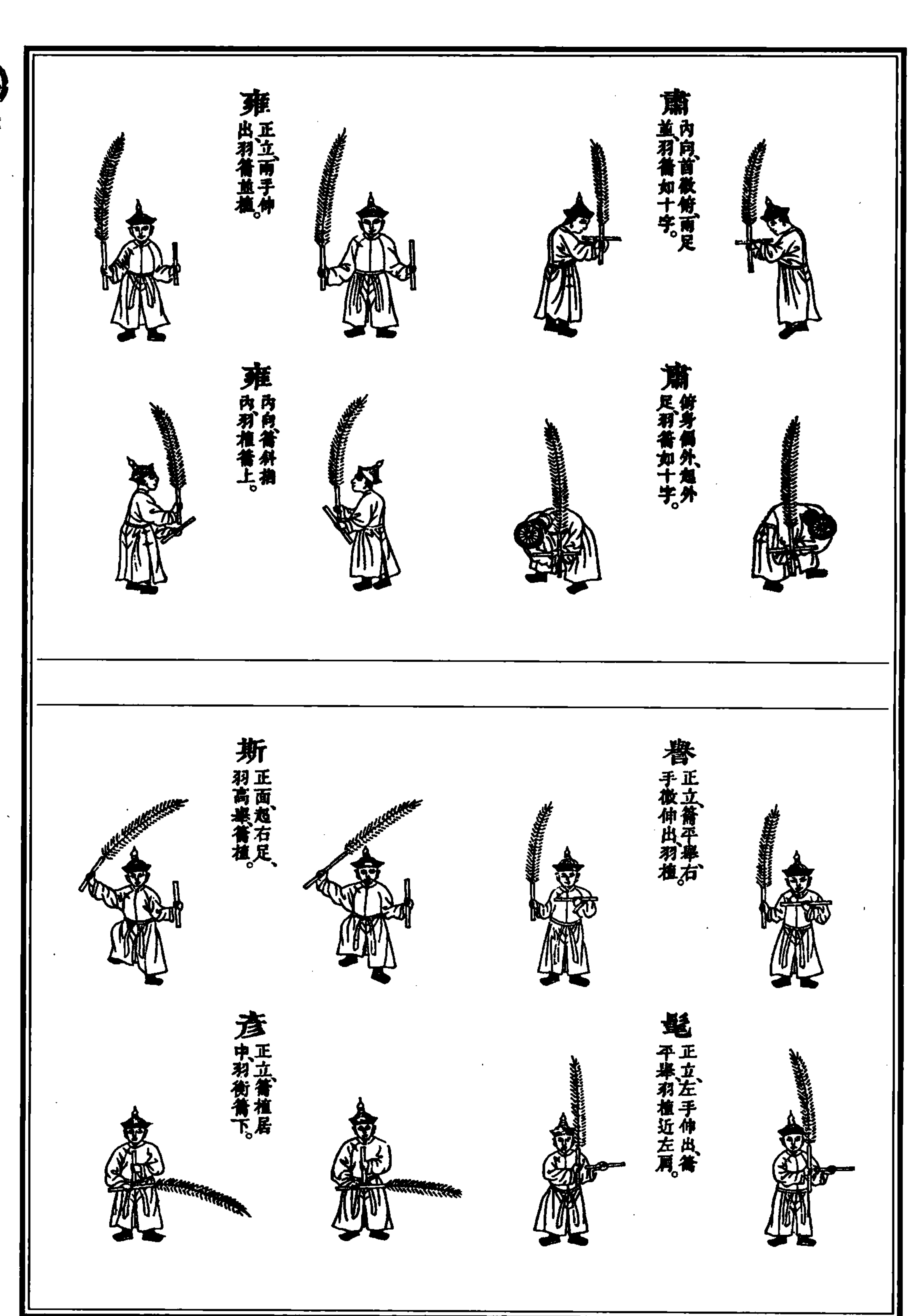

生
外向、兩足並、籥植、羽倒指內少垂。
未
正立、面向外、兩手相並推向內、羽籥植。
民
內向、籥斜指、羽植。
有
正立、籥平舉過肩、羽植。
展
內向、兩足並、籥內指、羽植。
大
身微向外、兩手推向外、羽籥並植。
也
外向、面仰、兩手推出、羽籥斜舉。
成
正面、身微蹲、羽籥如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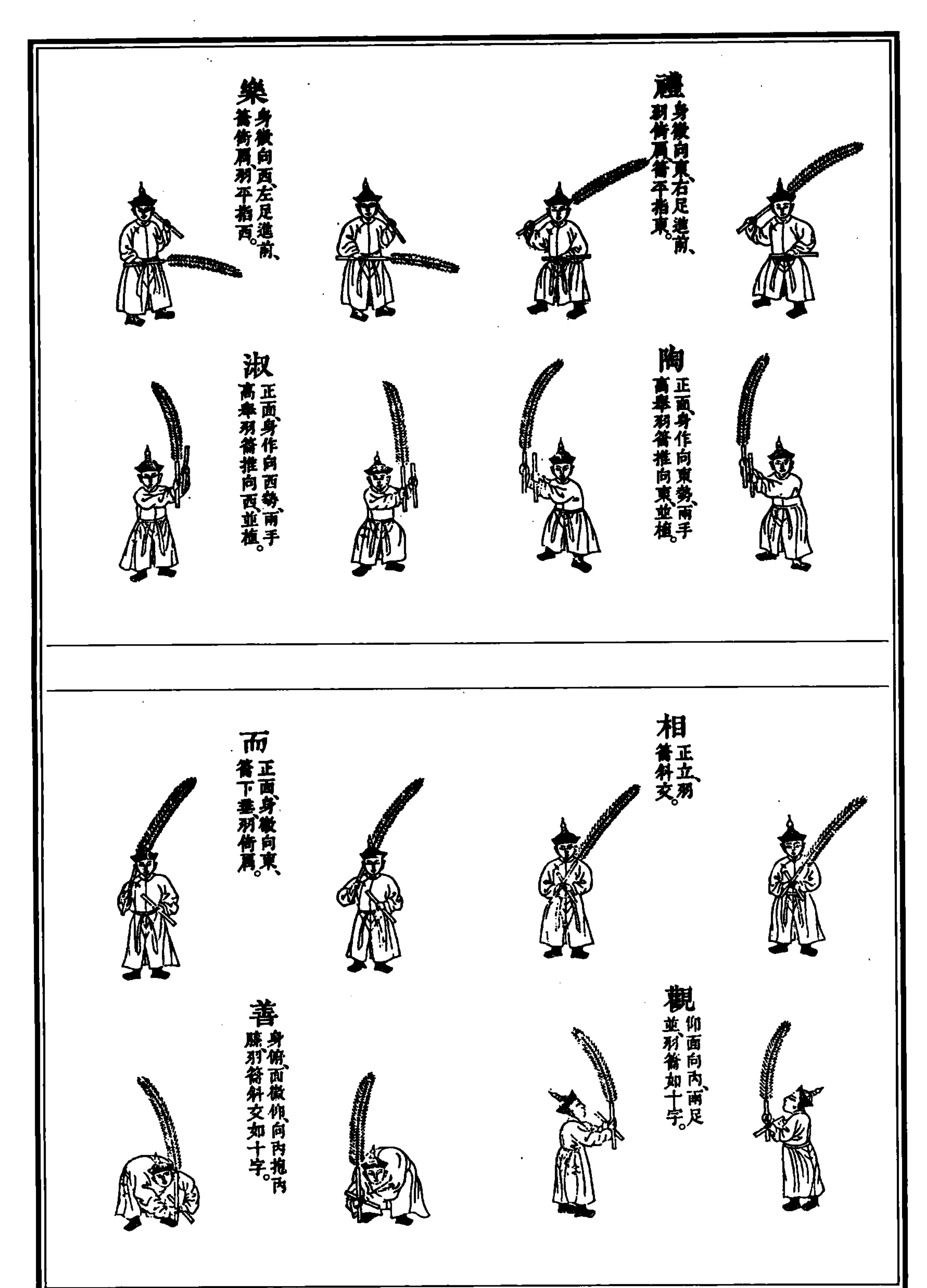

組
向內、身俯、內足進前、籥斜指下、羽植。
豆
外向、籥下垂、右手伸出、羽植。
干
正立、籥斜奉羽植。
古
身微向外、羽籥偏外、如十字。
春
正面、身微蹲、籥植過肩、羽平顛交如十字。
秋
內向、兩手伸出、羽籥植。
上
正立、籥平衡、羽植籥上。
丁
正立、籥植居中、羽衡籥上。


清
內向、兩足並、籥內
撒羽植如十字。
酒
身俯向外、外足進前、
趾向上、羽籥斜交。
既
正立、籥平衡、
羽斜指東。
載
正立、身俯、籥平衡、
羽居中植籥上。
其
正立、左手伸出、籥
斜舉、羽植近左肩。
香
正面、左足虛立、
籥衡膝上、羽植。
始
正立、俯首、羽
籥如十字。
升
正立、兩手高拱過
顙、羽籥如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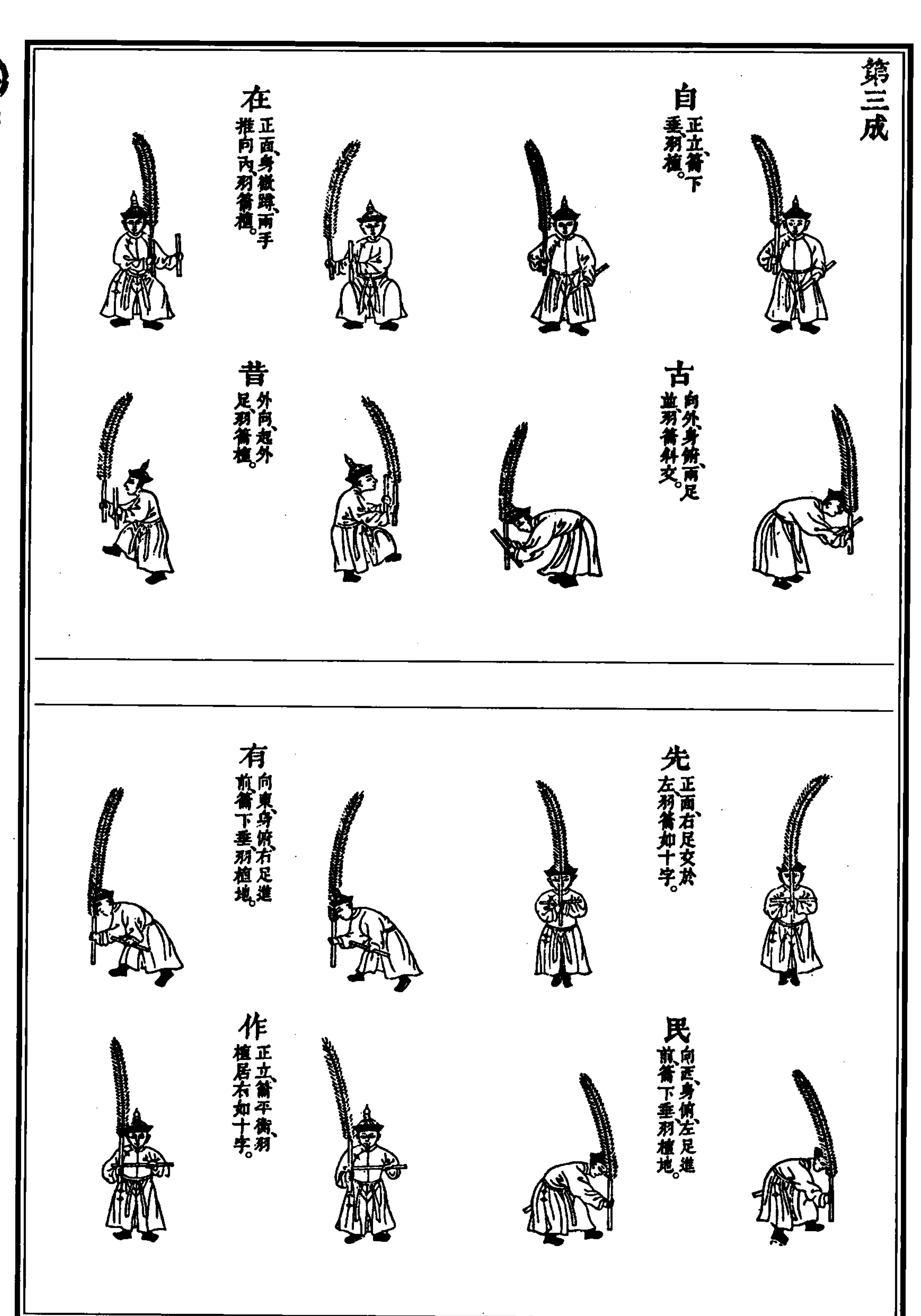

第二成
式
正面、身微蹲、兩手直、羽籥植。
禮
內向、內足虛立、籥斜倚膝、羽植。
莫
外向、身微俯、面微仰、籥高舉斜捐外、羽植。
愆
內向、起內足、兩手相並推向外、羽籥植。
升
正立、羽籥如十字。
堂
正面、右足勾後、兩手高舉、羽籥斜交。
再
身微蹲面向東籥植近肩羽銜膝上
獻
身微蹲面向西羽植近肩籥銜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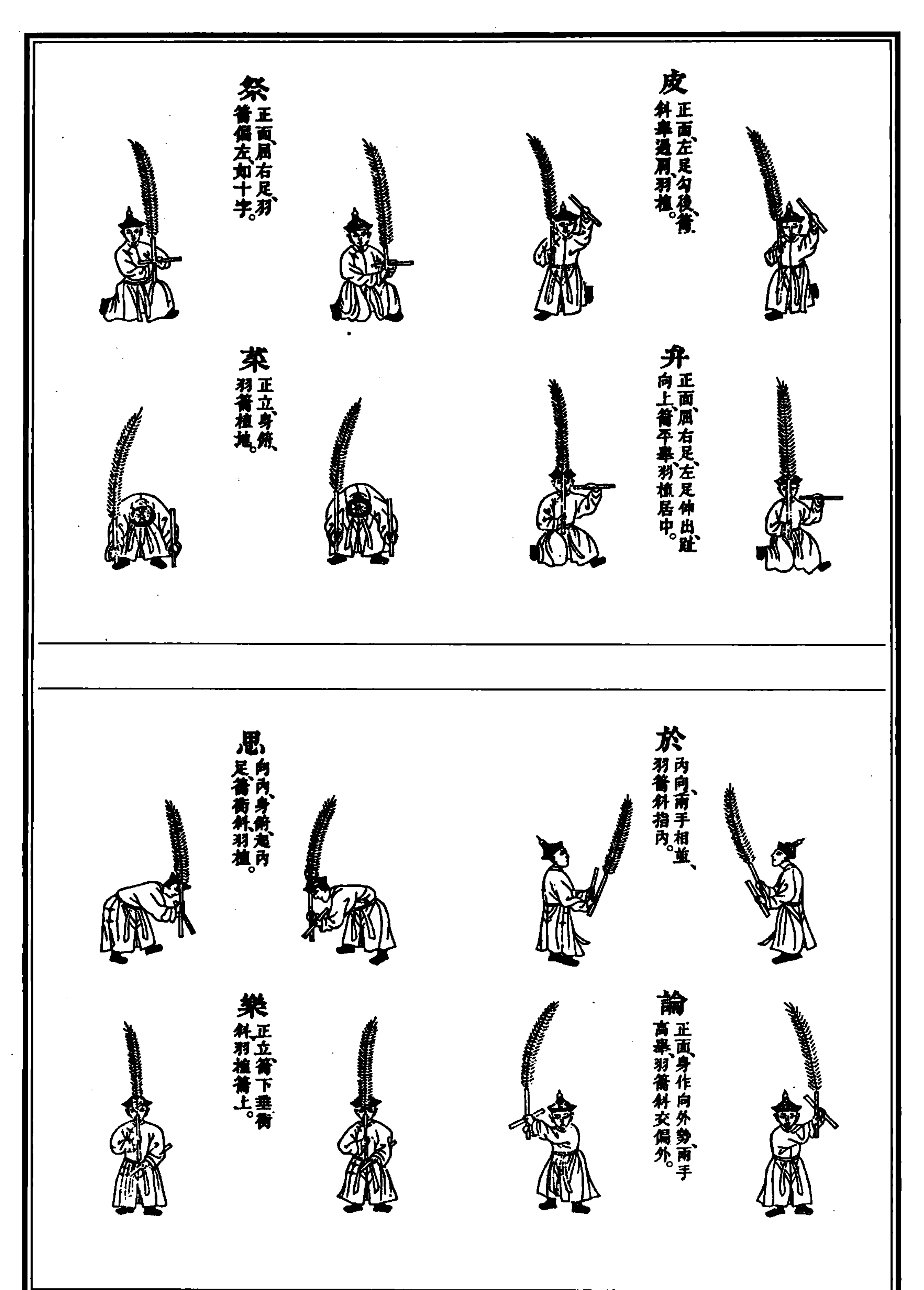

響
正立羽籥向下斜交
賁
正面、身向外、內足進前、外趾虛立、羽籥並植。
協
正面身向內外足進前內趾虛立羽籥並植
鏞
正立、籥植、羽倒指東。
誠
身俯向西、面側向東、籥平指羽植如十字。
鼉
正面、起左足、籥高舉羽植。
孚
正立、首微俯羽籥植。
甗
正立、籥植過肩、羽平類交如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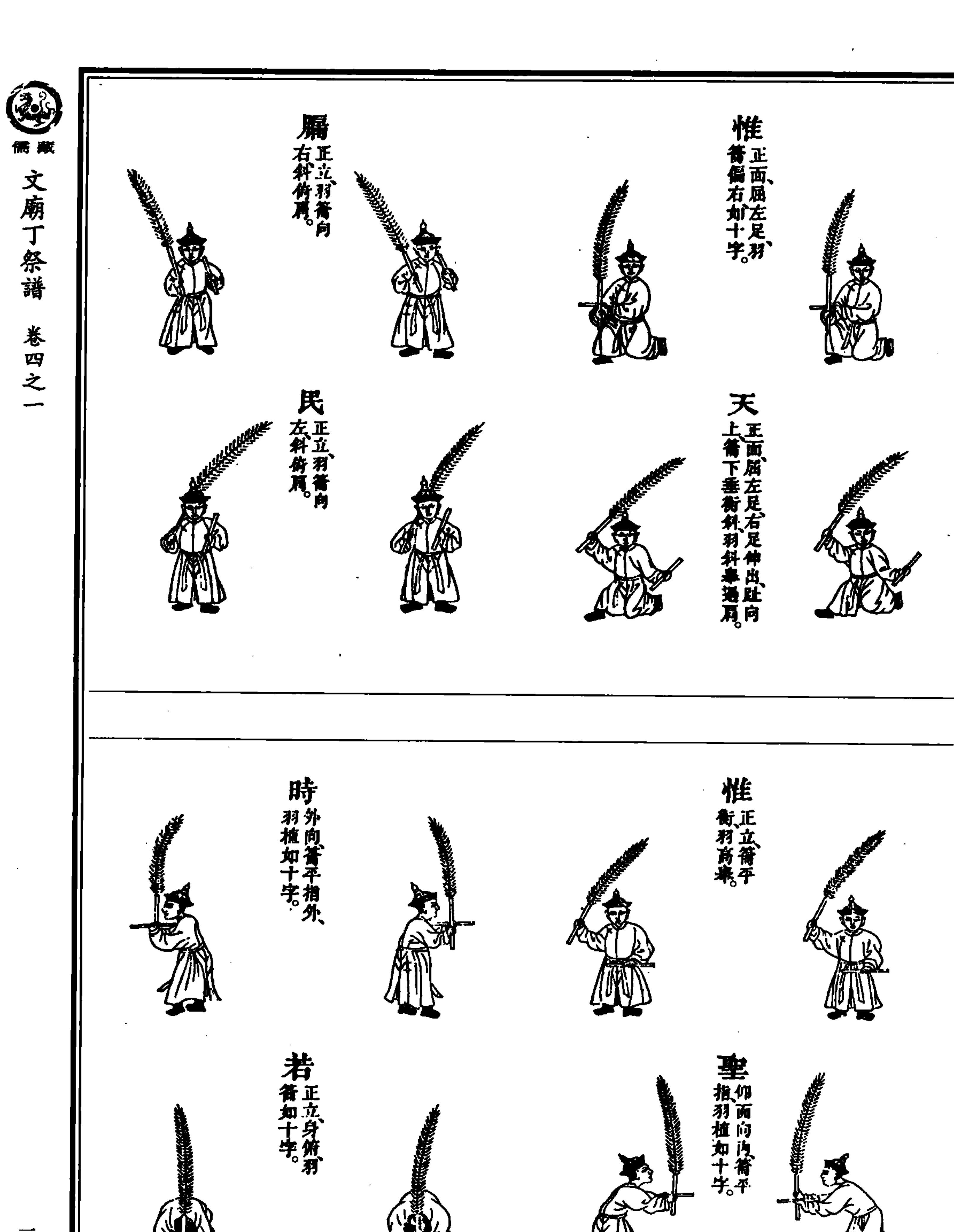

肅
内向，首微俯，兩足並，羽籥如十字。
肅
俯身偏外，翹外足，羽籥如十字。
雍
正立，兩手伸出，羽籥並植。
雍
内向，籥斜指内，羽植籥上。
譽
正立，籥平舉，右手微伸出，羽植。
髦
正立，左手伸出，籥平舉，羽植近左肩。
斯
正面，翹右足，羽高舉，籥植。
彥
正立，籥植居中，羽銜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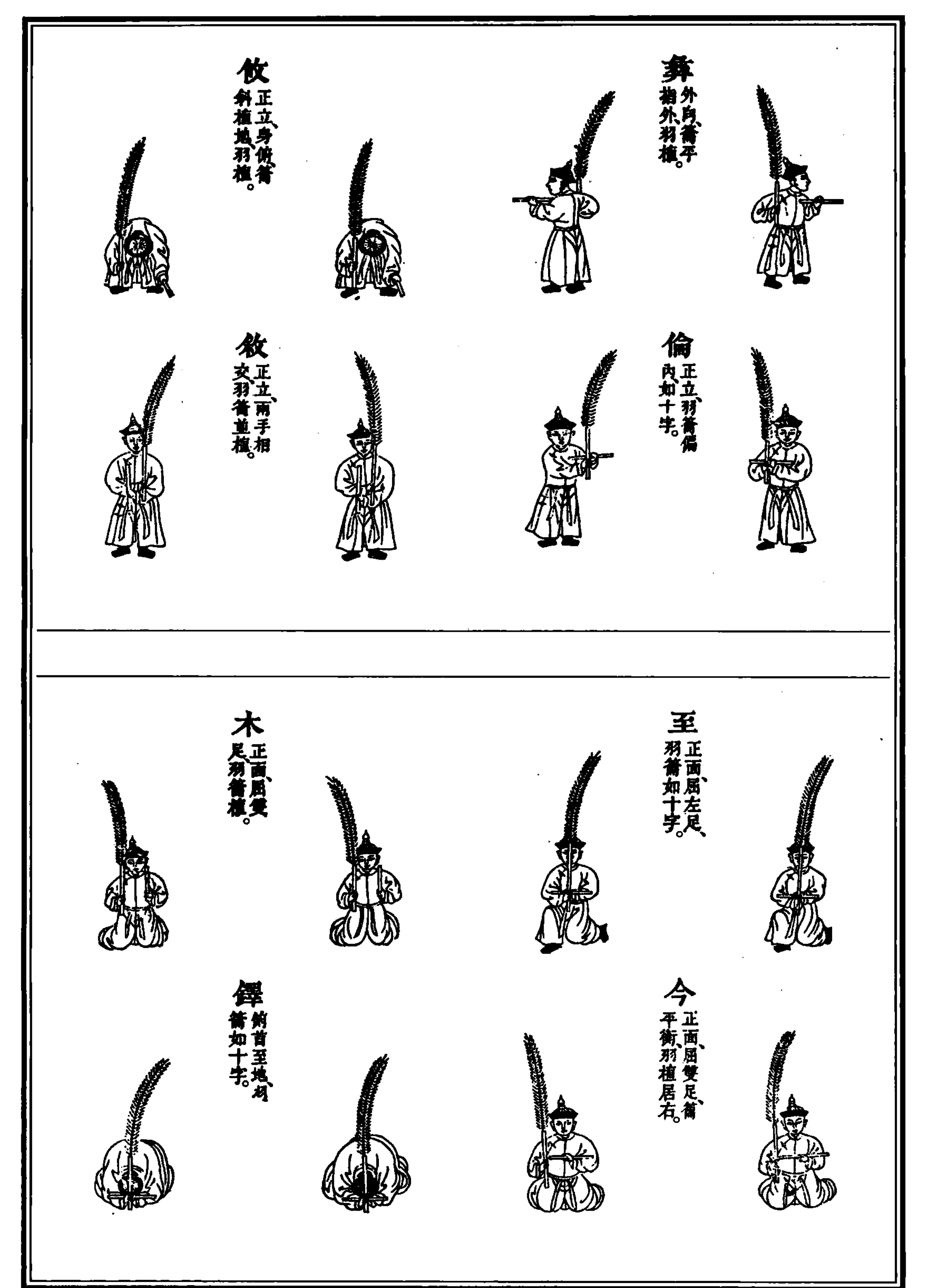


禮
身微向東、右足進前、羽銜肩籥平指東。
樂
身微向西、左足進前、籥銜肩羽平指西。
陶
正面、身作向東勢、兩手高舉羽籥推向東並植。
淑
正面、身作向西勢、兩手高舉羽籥推向西並植。
相
正立、羽籥斜交。
而
正面、身微向東、籥下垂羽銜肩。
觀
仰面向內、兩足並、羽籥如十字。
善
身俯、面微仰、向內抱內膝、羽籥斜交如十字。


第三成
自
正立、籥下垂、羽植。
古
向外、身俯、兩足並、羽籥斜交。
在
正面、身微蹲、兩手推向內、羽籥植。
昔
外向、起外足、羽籥植。
先
正面、右足交於左、羽籥如十字。
民
向西、身俯、左足進前、籥下垂、羽植地。
有
向東、身俯、右足進前、籥下垂、羽植地。
作
正立、籥平衡、羽植居右如十字。


皮
正面、左足勾後、籥斜舉過肩、羽植。
弁
正面、屈右足、左足伸出趾向上、籥平舉、羽植居中。
祭
正面、屈右足、羽籥偏左、如十字。
菜
正立、身俯、羽籥植地。
於
内向、兩手相並、羽籥斜指内。
論
正面、身作向外勢、兩手高舉、羽籥斜交偏外。
思
向内、身俯、起内足、籥衡斜、羽植。
樂
正立、籥下垂衡斜、羽植籥上。


惟
正面、屈左足、羽籥偏右如十字。
牖
正立、羽籥向右斜倚肩。
天
正面、屈左足、右足伸出、趾向上、籥下垂衡斜、羽斜舉過肩。
民
正立、羽籥向左斜倚肩。
惟
正立、籥平衡、羽高舉。
時
外向、籥平指外、羽植如十字。
聖
仰面向內、籥平指、羽植如十字。
若
正立、身俯、羽籥如十字。


彝
外向、籥平相外、羽植。
倫
正立、羽籥偏内、如十字。
攸
正立、身俯、籥斜植地、羽植。
敘
正立、兩手相交、羽籥直植。
至
正面、屈左足、羽籥如十字。
今
正面、屈雙足、籥平衡、羽植居右。
木
正面、屈雙足、羽籥植。
繹
俯首至地、羽籥如十字。

跋

道光丙申秋澍、奉

命閱邊至萍、醴陵藍生鍾瑞、羅生文謙、黃生文鎮以鄉誼來修士相見禮、出所編次　文廟丁祭譜四卷、乞弁一言。且言醴固　先賢朱子講學地、今舊學宮址建祠以祀文公、有朱石刻遺像、朱子親題句在焉。予聞而忻慕、期以翼日往謁。舟次取閱所編、甚典核不苟、為贊序之所必需。當宋明時、醴文風為吾邑冠。生等能有志修明、其勤至前人之盛不難也。重九過醴、以雨阻不獲親拜朱子祠下及觀所謂演禮堂者、因敬書過化遺徽四字、屬代懸額祠中、以志景仰先賢之私。且跋數語還其書、以代序。安化陶澍。

襄辦祀規譜卷第四之一終

襄辦祀規諸卷第四之二

謹案、欽頒通行釋奠禮樂大典、前卷已具詳之矣。而每祭之始事終事、承辦者纖悉必周、茲卷也。謹首錄聖門禮樂志舊載各節以爲程式、次敘邑中丁祭現行條欸以明仿照、至募貲襄辦之顛末、以及所置產業、并彙載於後、願有心者愈加恢擴、補茲不逮云。

聖門禮樂志敘定丁祭全禮參闕里文獻考。

丁期

闕里釋奠用四仲月上丁日。前二十日、陰陽學訓術具呈衍聖公府、報明初幾日丁、某例應行釋奠禮。衍聖公府即票行家庭、四氏學、典籍、司樂、管勾、百戶等官、各令辦應行事宜。

滌牲

前期十五日、衍聖公率各官公服詣犧牲所、視犧牲肥瘠。其中選者、用溫水滌洗、諭令所司每日刷拭一次。

擇粢

丁期前十五日、衍聖公率各官詣粢盛所、視蔬果穀麵等物、務令潔淨、分類收貯。

修器

前期十日、廟庭屬官各詣公所、督率禮樂諸生及匠役等檢視禮器、樂器、庖廚一應雜器、缺者補造、壞者修理。

演禮

前期十日、典籍率學長、禮生每日午前在詩禮堂演習。

演樂

前期十日、司樂率學長、部長、樂舞生、每日午前在金絲堂演習。

灑掃

前期十日、百戶率廟戶正身、每日赴廟庭各處芟草、掃除塵穢、務令潔淨。

出示

前期十五日、衍聖公府張示於仰高門、告諭官員人等、戒誓齋宿。

發票

前期十日、衍聖公府票行族長、四氏學、取分獻陪祭族紳及執事陪祭族生、族人。又票委提調官催辦一

應事宜。

挂牌

前期五日、衍聖公挂牌於同文門、告諭各官、照依牌期入
廟辦事。前期三日、寅時張榜、辰時奉祝、午時戒誓、申時沐浴。前期二日、午前觀禮、午後聽樂。前期一日、寅時迎犧牲、辰時迎粢盛、午時習儀、申時省牲、戌時視膳。

傳單

前期五日、族長四氏學傳族紳族生親書職名、以便送府填榜。

造册

前期五日、族長四氏學、禮樂學、屯司、兵司各造名册二本、送提調官、預備主祭者查點。一本存案、本官點查。

書祝

前期五日、府掌書官恭繕祝版、如式各照
頒定祝文敬謹書寫。

大成殿祝文

維某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
於
至聖先師曰、惟
祖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經、垂憲萬世。玆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三世祖、
亞聖孟子。尚
饗。

崇聖祠祝文

維某年月日、主鬯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啟聖王曰、惟
王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兹惟仲𥸤謹以庶
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二世祖、
先賢孟孫氏。尚
饗。

啟聖祠祝文

維某年月日、主鬯裔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於
啟聖王曰、兹遇仲𥸤、式遵舊章、用薦祀事。尚
饗。

家廟祝文

維某年月日、幾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某等、敢致祭
於
始祖考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曰、兹遇仲𥸤、式遵舊章、用薦祫事。尚
饗。

填榜

前期五日、聖公府掌書官填寫祭祀大榜、各照榜式
填寫。

正殿祭祀榜

至聖先師及
四配位前衍聖公主鬯
寢殿分獻官一員
十二哲分獻官二員
東西廡從祀先賢先儒分獻官六員
監祭官二員
太祝官一員
太史官一員
司香官五員
司帛官五員
司爵官五員
司尊官一員

糾儀官二員

兩階領班官二員

典儀官一員

典樂官一員

掌宰官一員

司膳官一員

司織官二員

巡緯官二員

崇聖祠祭祀榜

五王位前攝獻官一員

從祀分獻官二員

監祭官一員

糾儀官一員

啟聖祠祭祀榜

啟聖王位前攝獻官一員

寢殿分獻官一員

監祭官一員

糾儀官一員

家廟祭祀榜

始祖考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位前攝獻官一員

監祭官一員

糾儀官一員

后土祠主祭官一員

右各官員。崇聖祠攝獻以世襲六品官。其餘分獻及各執事。皆以聖廟執事官及教職等。掌宰以百戶。司膳以管勾。典儀以典籍。典樂以司樂。司織巡緯皆以伴官。

族長、四氏學進奉祀生、執事生及四氏學生。而分其執事。十二哲司香二人、司帛二人、司爵二人、司尊二人。兩廡司香六人、司帛六人、司爵六人、司尊六人。寢殿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崇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十一人、司帛十一人、司爵十一人、司尊三人。啟聖祠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啟聖寢殿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

家廟太祝一人、太史一人、司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四人、司尊一人、后土祠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司尊一人。凡一百三人、各填榜。

典籍召集禮生而分其執事。大成殿鳴贊二人、衍聖公引贊一人、對引一人、分獻各官引贊八人、相禮十八人、陳設八人。寢殿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崇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三人、對引一人、相禮六人、陳設一人。啟聖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啟聖寢殿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家廟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后土祠鳴贊一人、引贊一人、對引一人、相禮二人、陳設一人。凡八十人、各填榜。

司樂召集樂舞生而分其執事。麾二人、歌六人、琴六人、瑟四人、笙六人、洞簫六人、笛六人、排簫二人、塤二人、篪四人、鎛鐘一人、副一人、特磬一人、副一人、編鐘一人、副一人、編磬一人、副一人、應鼓一人、副一人、足鼓一人、副一人、搏拊二人、鼗鼓二人、相鼓二人、柷一人、敔一人、旌二人、文舞三十六人、領班二人、鐘鼓六人、引導樂十四人。凡百二十四人、各填榜。謹案、釋奠樂用足鼓、鼗鼓、相鼓、惟闕里有之。詳上禮樂圖考譜牒、革部注。

凡官員、學生及宗族人等無執事者、皆陪祭。

進香

前期五日、管勾採辦蘇香、檀香、白茅、黃沙進送府中、醫學採香草呈送備燔燎、進鬱金香以煮灌鬯之酒。

進帛

前期五日、百戶查取織成祭帛、制帛二十九端送府、掌書驗收。

迎榜

前期三日、衍聖公公服立作聖堂、將丁祭大榜僉押用印、捧奉案上。結綵亭舁案、鼓吹發榜、各官公服迎於門外、禮生前導、鐘鼓齊鳴、懸

正殿祭祀大榜於奎文閣北壁之左、懸各榜於北壁之右。凡列名者俱公服伺候、族長、四氏學亦各張榜於詩禮堂、禮學、樂學、農司、兵司亦各張榜於榜棚。

迎祝

前期三日、掌書官恭陳祝版於聖公府視事廳正中案上、衍聖公公服北向恭閱訖、用黃綾覆蓋。掌書官捧安亭內、並香帛茅沙清酒各貯香亭、鼓吹引導供於奎文閣正中案上。太祝生侍守三日、凡官過之必揖。

戒誓

前期三日、設戒誓牌同文門下、南向。衍聖公公服出府、率攝獻分獻官、執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等、具公服入快覩門、揖至同文門前、鳴贊唱排班。班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一跪三叩禮、興。鳴贊唱讀戒詞、鳴鐘鼓、戒誓生恭捧戒牌、西向讀曰、欽遵

皇帝命典、於某月某日丁某祗行釋奠禮於

至聖先師孔子廟庭。官員師生宗族執事人等、自今日為始、沐浴更衣、散齊一日、各宿別室、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致齊一日、同宿齊所、思神飲食、思神居處、思神笑語、思神志意、思神所樂、思神所嗜、各宜精白乃心、益加敬謹、戒之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讀誓詞、戒誓生恭捧誓牌、西向讀曰、

國有常憲、明神鑒焉。讀畢、捧牌安原處。鳴贊唱懸戒牌、戒誓生捧牌恭懸同文門下。鳴贊唱給齊牌、凡與祭官生領齊牌訖、鳴贊唱設誓牌、戒誓生捧牌置案昇起、引導樂作、鳴鐘鼓、設誓牌大中門下正中。供案生侍守三日、凡官過之必揖。

沐浴

設誓牌復位、各入東西幕次沐浴、更換明衣、青素絹布之服。

齊宿

衍聖公以下各沐浴訖、齊至詩禮堂、一揖列坐、分派各職事製造祭品、分散祭牌畢、各歸齊宿所齊宿。監祭官提燈巡視。

觀禮

前期二日巳時、衍聖公攝獻官入詩禮堂、分獻官以下俱升堂、序揖序坐。典儀官送點冊置公案上、衍聖公先點學長、次點四班禮生、依次參謁、聽候掣籤唱名、各演所事。次點禮器、先是典籍集禮生於詩禮堂、

守衛百戶出禮器，禮生滌濯之，陳於堂上。至是，驗其完潔。事畢，衍聖公以下各歸齋宿所。觀禮生二名在詩禮堂，專觀禮儀。

聽樂

前期二日未時，衍聖公、攝獻官出齋宿所，在金絲堂序揖序坐。協律官送點册置公案上。衍聖公先點學長、班長，次點八部樂生，依次參謁，聽候掣籤唱名，各演所事。先是，司樂集樂舞生於金絲堂，出樂器，樂舞生拂拭之，陳於堂上。至是，驗其完美。事畢，衍聖公以下各歸齋宿所。聽樂生二名在金絲堂，專聽音律。

迎犧牲

前期一日寅時，管勾官陳犧牲仰高門外。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具公服出齋宿所，詣仰高門內，面北序立。送犧牲人一百名各擡牲、籠魚、筩滌盆，列甬道旁。省牲生選犧牲及羊豕肥腯者，令宰人以硃帚刷記。宰人指點羊豕鹿兔中選者如數。查訖，其太牢被以繡韉、絲轡，策以絲鞭，羊豕鹿兔各盛以朱籠，魚盛以淨筩。龍旂、紅仗、禮樂前導，掌宰官率宰人執鸞刀役隨，依次擡進神廚。衍聖公以下序揖序坐，掌宰官送點册置公案上。衍聖公先點太牢羊豕鹿兔等，責令飼養，次點庖人、宰人，分班參叩，各照執事。次點神庖雜器，驗其完整。事畢，同出歸齋宿所。省牲生二名在神庖，專省犧牲。

迎粢盛

前期一日辰時，管勾官陳粢盛快覩門外。衍聖公率攝獻、分獻及執事各官，具公服出齋宿所，詣快覩門內，面北序立。粢盛夫一百名各擡几案，列甬道旁。視膳生檢驗庶品精潔者，令膳夫登記。膳夫指點黍粢果菜魚鹽酒燭中選者如數、查訖，其酒齊油醋等襲俱以紅繩絡擡之，黍粢果菜魚鹽等置案上，俱以紅紗籠之。龍旂、紅仗、禮樂前導，司饌官率膳夫執畢乂役隨，依次擡進神廚。衍聖公以下序揖序坐，司饌官送點册置公案上。衍聖公先點粢盛祭品，次點膳夫、廚夫，分班參叩，各照執事。次點神廚雜品應用數目。事畢，同歸齋宿所。視膳生二名在神廚，專視粢盛。

習儀

前期一日之早、提調官催辦設
至聖先師、
四配、
十二哲虛位於奎文閣。
東廡三壇、
西廡三壇虛位於同文門。左右設樂懸、綴兆。於奎文閣
階下陳爵尊彝卺如祭儀、燔燎盥洗望瘞俱全。設拜
位於同文門前、又設
寢殿虛位於奎文閣後、
崇聖祠虛位於同文門東、
家廟虛位在其後、
啟聖祠虛位設同文門西、
寢殿虛位在其後、后土祠虛位設奎文閣後之左、亦各
陳尊俎如祭儀。午時、衍聖公攝獻官公服出齊宿所、
分獻官以下具公服、各於階側序立拱候一揖。凡執
事官生、陪祭官生、宗族人等、照依榜定壇位行禮奏
樂如丁祭全儀。既竣各官俱歸齊宿所。

省牲

習儀後申時、衍聖公、攝獻官以下、具公服出齊宿所。
進神厨序立各案前、各壇陳設生俱捧牲盤、毛血碟
伺候。贊相唱省太牢、宰人執鸞刀解其領、次唱省少
牢、其各壇之羊俱割項。次唱省羣牲、其各壇豕鹿兔
俱割項。禮生俱取毛血盛碟內、各捧毛血碟。禮樂引
導、敬供各壇案上。衍聖公攝獻官以下隨出歸齊宿
所。宰人庖人俱宰割牲醴、務令潔白、或全或解、照壇
運送陳設。

視膳

省牲後、司膳官命厨夫、膳夫各照榜册執事品物件
數、如法製造精潔。戌時、衍聖公、攝獻官以下具公服
出齊宿所、進神厨門內、序立香案前。視膳生率禮生
各捧饌盤伺候。贊相唱視太羹、司饌生取太羹一勺
滴盤內。贊相唱視黍稷、司饌官取黍稷貯盤內。次唱
視籩豆、司饌官取服脯糗果置盤內。次唱供饌盤、司
饌官捧饌盤前行、禮生各捧饌盤從之、禮樂引導、入
廟敬供案上。各官俱退歸齊宿所。

給燭

前期酉時，族長、四氏禮學、衆學、農司、兵司各點其族屬官吏、師生、夫役、執事人等，每名散給油燭應一對。應二對，以供祭祀路燈之用。

陳設

粢盛既豐，牲牷告備，典儀官率禮生陳設各壇祭器几案。

大成殿

至聖先師孔子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香盤一、燭臺二、毛血盤一、饌盤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牛一、羊一、豕一，共俎。大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山尊一、雷尊一、著尊三、彝一、斝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司繖官敬陳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幸魯釋奠留曲柄黃蓋一，又乾隆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幸魯釋奠留曲柄黃繖一，恭設於

殿門外兩楹間。典儀官敬陳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頒法瑯香鼎一、法瑯香盒一、法瑯燭臺二、法瑯花瓶二，內安法瑯松竹梅花二樹，以金龍朱漆几五分盛之。又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頒內府所藏姬朝銅器十事：周木鼎一、周亞尊一、周犧尊一、周伯彝一、周册卣一、周蟠夔敦一、周寶簠一、周夔鳳豆一、周饕餮甗一、周四足鬲一，

御製圖册一，以花梨几一並盛之，敬設於

殿中。

四配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

東哲六位各供爵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共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

西哲同。

兩廡共五十六壇，各供爵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香鼎一、燭臺二。分獻六處，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罍一、洗一。

寢殿

至聖先師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

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

崇聖祠

五王位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共壺尊一、彝一、斝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

東配二位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香鼎一、共毛血盤一、饌盤一、羊一豕一兩俎、燭臺二。

西配同。

從祀左右各一壇各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羊三體豕三體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

啟聖祠

啟聖王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彝一、斝一、茅沙池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燔爐一。

寢殿

啟聖王夫人位前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壺尊一、香鼎一、燭臺二、罍一、洗一。

家廟

始祖考妣位前供爵二、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位前各供爵二、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

中興祖考妣位前供爵三、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羊一豕一兩俎、香鼎一、燭臺二、四壇共壺尊一、福爵一、胙盤一、罍一、洗一。后土祠獻爵三、帛篚一、香盒一、毛血盤一、饌盤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豕首一、壺尊一、香鼎一、燭

臺二、罍一、洗一。右祭器之數。凡登鉶簠簋籩豆、皆陳
於祭案。祝案陳祭案西南、福胙案陳祭案東南、牲俎
陳祭案前。三著尊共案在
殿門外左。西向兩壺尊分案在
殿東西兩牖外、相向燔爐設
殿簷下正中。牟陳
杏壇南香盤前、有几。茅沙池在几前、彝在東偏、亦有几。
罍洗在東階下陛之南、直東霤、分獻
東哲罍洗次之。
西哲罍洗在西階下、直西霤。洗有架、罍有案、獻爵、帛篚
陳焉。
兩廡壺尊各在其廡門外之左、東廡北向、西廡南向。爵
篚罍洗在其階下。司樂率樂生陳中和韶樂於露臺
上。陳引導樂於
大成門外、鼗鼓鏞鐘在
杏壇上。植庭燎夾兩陛間。
崇聖
啟聖兩祠、
大成
啟聖兩寢、及
家廟堂上堂下設尊俎罍洗、略如
大成殿之儀。謹案、大成殿從祀東西廡、先賢先儒、右載祭祀陳設共五十六壇、第據闕里文獻考之書、成於乾隆初年以前所錄舊制也。恭查續修 大清會典、內載兩廡 先賢 先儒二位同案、通共六十二案、比舊制增六壇矣。道光年間、又增入從祀、則祭案將應有添備之文。謹附識於此。

驗祭
陳設後、監祭官二員公服查驗各壇祭品、照依清册
點視、有不豐潔者、責令庖廚立刻添換。

點榜
前期之夜、農司、兵司、禮學、樂學、家庭、家學、依牌定吏
漏、各點其所屬官吏、師生人等。不另造點册、但集各
榜之下、照榜唱名、以號燈前引。如遇執事缺人、即刻
頂補、記名責罰。

更衣
將祭、杏壇樓鼓工鳴鼉鼓、陰陽官報子時、衍聖公、分
獻官、陪祭官、供事官俱齊服出齋宿所、依次前行入
詩禮堂。堂上鳴鼓、贊相唱更衣、各官俱更祭服、升堂

序立。

序爵

衍聖公以下更衣訖、東西序立。賛相唱序爵、先京官、次司道、次府官、次州縣、次學官、次家庭、次廟庭、次進士、次舉貢、次生員、次族衆、以次序立。

僉名

詩禮堂正中設祝案四、皆南向。東設署名案一、西向。鼖鼓初嚴、大祝官生恭捧祝版陳詩禮堂案上、三叩、興、退。鼖鼓三嚴、衍聖公具朝服、恭詣詩禮堂東署名案面西立。大祝官生展祝文以進、衍聖公舉筆高拱、敬慎僉名、以次署訖、加韜、復於中案。大祝官生進至案前、三叩、恭捧祝版、興、分詣各壇安祝案。

序昭穆。

僉名訖、賛相唱入廟行禮、衍聖公以下俱出詩禮堂、卑者在前、尊者在後、各有蠟前引、由金聲門入、分東西序立班大成門階下。生員族衆、十代人等、照世代牌立、以序昭穆。

踐位

衍聖公拜位在杏壇甃甓前、當中。寢殿分獻官亦就中階、稍後。東西哲分獻官、兩廡從祀分獻官各拜位次之、陪祭官員族人拜位列兩階下。監祭官立殿門內、東西相向。典儀、典樂官立露臺上、西向。司膳、掌宰官立露臺上、東向。糾儀官立兩班上、東西相向。鳴賛在露臺午階上、西向。

崇聖啓聖兩祠、大成啓聖兩寢及家廟堂上堂下、攝獻、分獻、監祭、糾儀各官之位、略如大成殿之班。鼖鼓三嚴後、引賛導引衍聖公至拜位旁立。鳴賛唱啓戶掃除。凡殿上執事各官皆趨簷下、不鳴賛、各行一跪三叩禮、興、

各就位立。樂舞生各執羽籥簫管、拱立兩階下。鳴贊唱樂舞生就位。樂舞生夾兩階升、各就位。擊鼗鼓爲節。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族長領十代族人就東階排班、四氏學領闕學生員各就西階排班。分獻官就位、正獻官就位。引贊引衍聖公就拜位、北面立。引贊引

崇聖祠攝獻官、分獻官及

家廟攝獻官入東宮行禮、引

啓聖祠攝獻官、

啓聖寢廟分獻官入西宮行禮。

行禮奏樂

鳴贊唱瘞毛血、掌宰官詣

至聖先師位前跪、一叩興、恭捧毛血盤由

殿中門出。

配位以下陳設生亦各詣位前跪、一叩興、恭捧毛血盤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

神、祝史降詣

香壇前祼所、取斝酌酒、衍聖公跪受斝灌地、奠斝、行一叩禮興。祝史出

大成門外、引導樂作、入

大成門。

香壇鳴鐘鼓、衍聖公以下皆退立階東、西向跪迎、候過

復位、引導樂止。鳴贊唱參

神、麾生唱樂奏昭平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樂闋。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麾生唱樂奏宣平之章、樂作、有舞。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衍聖公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官進爵、衍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爵。引贊贊詣

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官酌訖、引贊贊詣

始祖至聖先師神位前、帛爵由

殿中門入、捧帛官立案前左、捧爵官立案側左、

四配帛爵各在供案南、北向神位立。衍聖公由

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官跪進香。引贊贊上香、衍聖公受香、恭爇鑪內。引贊贊跪叩興、衍聖公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官跪進帛。引贊贊奠帛、衍聖公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司爵

官跪進爵。引贊贊獻爵、衍聖公受爵、恭獻案上正中
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
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以下皆跪。麾生偃麾、
樂止。文舞生皆跪。引贊贊讀祝、太祝官詣祝案前跪、
三叩、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
至聖先師位前篚內。就案右三叩、興。退文舞生興、麾生舉
麾、樂作。引贊贊叩興、衍聖公行三叩禮、興。鳴贊唱叩
興。分獻官以下隨行三叩禮、興。引贊引衍聖公詣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三世祖、
亞聖孟子各位前、上香獻帛爵、並如
正位儀。既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
寢殿分獻官詣
寢殿行禮。三獻既畢、乃復原位。餘引贊引
東西哲及兩廡
從祀分獻官各盥手、洗爵、升壇、上香、獻帛爵、如前儀。並
俟衍聖公獻

亞聖孟子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衍聖公率分獻
官至
殿右門內、一揖出。兩廡
從祀分獻官各在其廡門內、皆一揖出、降階復位、樂闋。
鳴贊唱行亞獻禮、麾生唱樂奏秩平之章、樂作、有舞。
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官進爵、衍
聖公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衍聖公拭爵。引
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官酌訖。引贊
贊詣
始祖至聖先師神位前跪叩、興、衍聖公行一叩禮、興。引贊
贊進爵、捧爵官跪進爵。引贊贊獻爵、衍聖公受爵、恭
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引衍聖
公詣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三世祖、
亞聖孟子各位前、獻爵如
正位儀。既獻

正位、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贊引分獻官各洗爵、登獻如
初獻儀。獻畢、引贊贊復位、衍聖公率分獻官揖、出、復
位、樂闋。鳴贊唱行終獻禮、麾生唱樂奏敘平之章、樂
作、有舞。引贊引衍聖公及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
儀。爵奠案右坫上。獻畢、復位、樂闋。旌生引文舞生退
立樂懸南。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衍聖公升
殿。贊詣福胙位跪、衍聖公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以下
皆跪。時
寢殿分獻官已歸班行禮。引贊贊飲福、太祝官跪授福
爵、衍聖公受爵三飲、以虚爵授太祝官。太祝官受、興、
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衍聖公受胙、
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
叩、興、衍聖公行三叩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以下
隨行三叩禮、興。引贊贊復位、衍聖公揖、出、復位。鳴贊
唱跪、叩、興、衍聖公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鳴贊唱徹
饌、麾生唱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司膳官詣
至聖先師位前跪、一叩、興、恭捧饌盤、由
殿中門出。

配位以下、陳設生亦各詣位前一叩、興、恭捧饌盤、出、瘞
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麾生唱樂奏德平之章、樂作。鳴贊唱跪、叩、興、衍聖公以
下行三跪九叩禮、興、樂闋。
大成殿簷下引導樂作、由中階降。
杏壇鳴鐘鼓、衍聖公以下退立階西、東向跪送、俟出
大成門、復位。鳴贊唱讀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恭詣燎
位、樂生奏德平之章、麾生不唱、樂作、太祝官捧帛官
及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興、捧祝帛並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引衍聖公率
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
位、衍聖公率分獻官復位、樂闋。鳴贊唱禮畢、
杏壇鳴鐘、衍聖公以下皆退、樂舞生捲班、仍應
杏壇鼓節、禮生、樂生合列
杏壇前、行一跪三叩禮、退。旦日乃頒胙散福。
寢殿儀。大成殿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
向立。鳴贊唱啟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
神案前跪、一叩、興、捧毛血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
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
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
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
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
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
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始祖妣夫人神位前、帛爵由
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
由
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
贊上香、分獻官受香、恭爇爐內。引贊贊跪叩興、分獻
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
奠帛、分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
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
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
至
殿右門、向上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
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
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始祖妣夫人神位前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
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奠
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復位分
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
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徹
饌陳設生詣案前跪、一叩興、恭捧饌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禮畢、引贊贊
復位分獻官復
大成殿前階下原位、隨班行禮。俟
大成殿焚帛時、司帛生詣
位前一叩興恭捧帛由
殿中門出、隨詣燎位、分獻官隨衍聖公後、詣燎所望燎。

崇聖祠儀

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

崇聖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
官就位、攝獻分獻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各陳
設生詣各案前跪、一叩興、捧毛血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
神、祝史降階詣祼所、取斚酌酒、攝獻官跪受斚灌地、奠斚、
行一叩禮、興。鳴贊唱參
神、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
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
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
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
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
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肇聖王神位前、帛爵由
殿中門入、捧帛生立各案前左、捧爵生立各案側左、攝
獻官由
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
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爇爐內。引贊贊跪叩興、攝獻
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

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
生跪進爵。引贊贊奠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上正中
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引攝獻官詣
裕聖王神位前、次詣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各神位前、上香奠帛爵如
肇聖王儀。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
獻官皆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捧
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
正位篚內、三叩退。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禮、興。鳴贊
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禮、興。引贊引攝獻官詣
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二世祖、
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上香奠帛爵如前儀。既讀祝後、
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
從祀分獻官盥手、洗爵、詣兩廡

從位前上香、奠帛爵如攝獻官儀。並侯攝獻官獻
先賢孟孫氏時、同分獻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分獻
官至
殿右門揖出、降階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
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
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肇聖王神位前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爵、
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
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詣
裕聖王神位前、次詣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及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二世祖、
先賢孟孫氏各位前、並獻爵如

肇聖王位前儀。獻
五王畢、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左右
從祀分獻官洗爵登獻如前儀。獻畢、揖出、復位。鳴贊唱
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分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
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
攝獻官升
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皆跪、分獻官皆跪。
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
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
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
受、興、捧出、侯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
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禮興。引贊贊復
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
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各案前一叩興、
恭捧饌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
司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

叩、興，捧祝帛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分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攝獻官等皆退。

啓聖祠儀

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同分獻官恭詣

啓聖祠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分獻官就位，攝獻官就位，攝獻分獻官各就位立。鳴贊唱瘞毛血、陳設生詣

啓聖王位前，一叩、興，捧毛血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

神。祝史降階，詣祼所，取斝酌酒，攝獻官跪受斝，灌地，奠斝，行一叩禮，興。鳴贊唱參

神，跪，叩、興，攝獻官等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羃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啓聖王神位前，帛爵由

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攝獻官由

殿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香，恭爇爐內。引贊贊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攝獻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上正中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鳴贊唱跪，分獻官跪，引贊贊讀祝，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恭安匣內，三叩禮，興。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禮，興。鳴贊唱叩、興，分獻官隨行三叩禮，興。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分獻官詣

寢殿行禮。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

殿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

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擧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啓聖王神位前跪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攝獻官受爵、恭奠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攝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

殿、贊詣福胙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興、恭捧饌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興、捧祝帛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

啓聖寢殿儀。啓聖殿讀祝後、鳴贊唱行分獻禮。引贊引分獻官至拜位前北面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

神案前一叩興、捧毛血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迎

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分獻官盥手。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擧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啓聖王夫人神位前、帛爵由

殿中門入、捧帛生立案前左、捧爵生立案側左、分獻官由

殿左門入。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分

獻官受香、恭爇爐內。引贊贊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
禮、興。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奠帛、分獻
官受帛、恭奠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
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獻案上正中坫上、就案
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復位、分獻官至
殿右門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詣盥洗所
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分獻官洗爵。引贊贊
進巾、相禮生進巾、分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
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啓聖王夫人神位前跪叩興、分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贊
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分獻官受爵、恭奠
案左坫上、就案左不贊行一叩禮、興。引贊贊復位、分
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引分獻官洗
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坫上。三獻畢、鳴贊唱徹
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興、恭捧饌盤由
殿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跪叩興、分獻官行二跪六叩禮、興。鳴贊唱司帛者捧帛、
恭詣燎所、捧帛生詣案前一叩興、捧帛由
殿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分獻官詣望
燎位。引贊贊望燎、帛焚畢。引贊贊復位、分獻官復位。
鳴贊唱禮畢、乃退。舊儀禮畢當前殿三獻後、分獻後、分獻官仍歸原班隨行禮、如大成寢殿分獻官儀。今既遷四配及從祀神主於崇聖祠、前殿禮儀早畢、寢殿分獻官不復歸原班。

家廟儀

大成殿釋奠時、攝獻官恭詣
家廟拜位前立。鳴贊唱啓戶掃除瘞毛血、陳設生詣
神案前一叩興、捧毛血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引贊
贊升壇、攝獻官升階。引贊贊詣
始祖考妣神位前、攝獻官由祠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
贊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啓櫝出主、陳設生啓櫝出主。
引贊贊進香、司香生跪進香。引贊贊上香、攝獻官受
香、恭爇爐內。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
引攝獻官以次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啓櫝上香如

始祖考妣位前儀。引贊贊復位、攝獻官至祠堂右門揖出
復位。鳴贊唱迎
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鳴贊唱奠帛、行初獻
禮、引贊贊詣盥洗所盥手、相禮生進洗、攝獻官盥手。
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手。引贊贊洗爵、
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
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
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始祖考妣神位前、帛爵由祠堂中門入、捧帛生、捧爵生以
次立案前左、攝獻官由祠堂左門入、立香案前。引贊
贊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進帛、捧帛生跪進帛。引贊贊
奠帛、攝獻官受帛、拱舉授捧帛生。捧帛生受、興、恭奠
案前正中。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爵。引贊贊獻爵、
攝獻官受爵、拱舉授捧爵生、捧爵生受、興、恭奠案上
正中坫上。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引
攝獻官以次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奠帛爵如
正位儀。獻畢、引贊贊詣讀祝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讀祝、
太祝生詣祝案前跪、三叩、捧祝版恭讀畢、捧祝版興、
恭安
正位龕內、三叩退。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禮、興。引贊
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亞獻禮、引贊贊
詣盥洗所洗爵、相禮生進洗、捧爵生進爵、攝獻官洗
爵。引贊贊進巾、相禮生進巾、攝獻官拭爵。引贊贊詣
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司尊生酌訖。引贊贊詣
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進爵、捧爵生跪進
爵、攝獻官受爵、拱舉授捧爵生。捧爵生受、興、恭奠案
左坫上。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引攝
獻官以次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並獻爵如
正位儀。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行終
獻禮、引贊引攝獻官洗爵登獻如亞獻儀、爵奠案右

坫上。三獻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飲福胙位跪。引贊贊飲福酒、太祝生跪授福爵、攝獻官受爵三飲、以虛爵授太祝生。太祝生受、興、復於坫。引贊贊受福胙、陳設生跪授胙、攝獻官受胙、仍授陳設生、陳設生受、興、捧出俟禮畢歸胙。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三叩禮、興。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鳴贊唱徹饌、陳設生詣案前一叩、興、恭捧饌盤由祠堂中門出、瘞於瘞所。鳴贊唱送

神、跪叩興、攝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鳴贊唱讀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恭詣燎位、太祝生、捧帛生各詣案前三叩、興、捧祝帛由祠堂中門出、恭送詣燎所。引贊贊詣望燎位、攝獻官詣望燎位。引贊贊望燎、祝帛焚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復位。引贊引攝獻官升階、贊詣

始祖考妣神位前跪、攝獻官跪。引贊贊奉主入櫝、陳設生捧主入櫝。引贊贊叩興、攝獻官行一叩禮、興。引贊引攝獻官以次詣

二世祖考妣、

三世祖考妣、

中興祖考妣各神位前、藏主如

始祖考妣位前儀。藏主畢、引贊贊復位、攝獻官揖出復位。鳴贊唱禮畢、乃退。后土祠同釋奠日行禮、其儀三獻前後各行一跪三叩禮。

分胙

次日之早、監祭官同省牲生、視膳生、掌守官、司饌官徹各壇祭品牲隻、俱陳於詩禮堂。先令鋪排夫送祭品之餘、正獻官一壇、攝獻官分獻官代獻官各一壇。又令鋪排夫送胙肉、正獻官五體、攝獻官三十觔、分獻官三十觔、代獻官三十觔、供事各官二十觔。送四氏學四體、分給族生、族長公署送四體、分給族人。禮樂兩學俱送四體、分給禮樂生、以全頒爲主。

附襄辦丁祭條欵

春秋二丁之祀，一體遵行，第禮樂各司及督辦各事宜，郡縣不能如太學闕里之備，宜惟在地方士紳身先駿奔，每屆丁期，必詳必慎，祀綱其終始，以仰副聖朝隆祀先師之盛典。茲仿設條欵於後，以便遵照襄辦焉。

一承值年

每祭輪舉承辦值年首事十二人。前祭十五日，籌派管庫，查核樂舞諸生及應延請執事與祭士紳，均由值年者具帖知會。前祭六日，先以值年六人入局，豫備錢穀，調選應用人夫，餘六人前祭二日集局，查檢內外各事，必齊必備。

一承管庫

每祭禮庫正二人，副四人，樂庫正二人，副二人，均須歷練老成之人，由值年敦請。正管前祭六日來局，副管前祭三日來局，來往夫費由公局量給。

一潔廟宇

每祭前二日，派請禮庫誠謹士紳，拂拭各 神座，安設 正位神帳。前三日，值年會同書門添派工匠人夫，掃拾 殿廡，檢修瓦蓋，薙除庭草，張設樂舞雨棚各處燈彩，務親督視。

一製祭品

禮庫諳練者一人，專司潔釀醴酒。春祭釀於前一月，秋祭釀於前半月。其醢菹脯鱐等品暨果餅之屬，應於前兩三月內製造者，均豫派定禮庫何人分認承辦，餘應臨時辦備者，於祭前三日正管一一查點恭貯 神廚。

一典禮器

前祭三日，禮庫正管赴學，領出登鉶簠簋籩豆尊爵壺勺鑪鐙之屬，照數查點，務須完好，無有缺損。分派潔洗拭淨，安置靜室案上。其牛羊豕俎及庭燎拜墊，亦按數查點，并豫備乾潔燎柴。

一典樂器

前祭五日，樂庫正管（兼教習樂舞）查點鐘磬琴瑟簫篪笙壎鼓搏拊柷敔麾旌籥翟及冠服之屬，照數必備，務須完好，無有缺損。於樂舞生到日，依所派習給器，并給樂譜舞譜，認領登載，率同副管首領教

習、刻期演熟。餘詳上卷四樂舞生進退班圖注。

一調樂舞

樂生、舞生經值年具帖知會後，於祭前三日入局、齊集首領，率同赴庫認領所習之件，報名注冊。其因事故不到者，於知會時即行繳帖，以便添補，不得臨期告假。所來往費由公局量給。

一調贊禮

每祭通贊二人、典樂二人、正引二人、分引四人、讀祝一人，均選嫻習兼聲音洪亮者爲之。於祭前二日集局，赴禮庫領出刊印釋奠儀注清摺各一本，互相講習，務期禮樂合節。

一派執事

由禮庫會同值年於與祭士紳內派定。　正殿正位司帛兼奠爵。二人、司香兼司福胙。二人、司尊一人、司爵一人、瘞毛血二人、司戶二人。　四配、　兩序及兩廡司帛爵兼司香。共十六人、司燎二人、崇聖祠執事即以所派廡諸人兼攝。　殿監禮四人、巡警四人，均於祭前一日開列清單，呈送學署塡榜。

一書祝版

祭前二日，由禮庫敦請士紳誠愨善書者二人，潔掃靜室，遵式裁紙，公服書祝。一書　正殿、　後殿、祝一，書四祠祝。書畢，並加韜，供奉演禮堂案上。俟演禮畢，司祝詣祝前一跪三叩，奉祝版與恭送大成殿祝文、　崇聖祠祝文各安於案，一跪三叩，與餘各祠祝文臨祭分陳。

一演禮樂

樂舞諸生於入局後，每日上午合演一次，下午合演一次。於祭前一日未刻，大合禮樂於演禮堂。由值年稟知學師，轉知會正獻、分獻各官同莅監演，如正祭儀。

一監省牲

眡割牲時，派執事二人進毛血、即派瘞毛血者。禮庫副管二人督令宰夫刨剔各牲，務要一一潔淨，乃登於俎，陳設各處。旣畢，鑰　殿戶門，不准他人輕啓。凡夫役等，概不許輕入　殿廡。

一愼陳設

祭之前夕、禮庫正管自　神廚查檢各案祭器之實以筐擡送交副管四人照牌按圖登進陳設其由學書備辦者仍聽整肅衣冠入　殿廡安置其盥盆拜褥各官自備所有各案拜墊由局鋪陳既畢監視祭品之人秉燭看守　殿廡謹防褻瀆。同時樂庫派人陳設簨簴及各几案於露臺務要齊整。

一謹報時

將祭之先以三炮爲信。初炮禮樂庫安置各事人夫畢集聽候遣用。二炮贊禮、樂舞諸生、各執事及與祭士紳咸會傳門斗報知學署傳陰陽生報知縣署。三炮各官俱集靜候行禮。

一祭　後殿

三炮後所派　崇聖祠贊禮執事各生竝就次請　後殿正獻分獻各官行禮。未派事者仍靜候。

一張燈燎

於　後殿就祭時、禮庫豫督人夫將　殿棚各燈及巡警牌盡燃燭、司燎之人燃柴、時其添掌務令照耀光明。

一警喧譁

將屆行禮、巡警上下、巡緝將官帶夫役及人夫等、竝引出　廟門外。聽鼓初嚴內外均要肅靜。於讀祝一刻感格通誠尤宜加警致虔

一肅列班

後殿祭畢、各執事分赴　殿廡、依所派定、按次就班聽候唱贊樂前舞後隨麾旌引登露臺班聯齊肅、周折如儀。

一肅散班

贊唱文德之舞退、司旌率領各舞生按次退立於樂縣南候祭畢司麾率領各樂生以次退班、司旌率領舞生隨退執事生又隨退均聽鐘鼓聲分東西階下、出　大成左右掖門、毋或失儀。

一徹祭器

禮庫副管四人於唱禮成時、卽監守　殿左右門、侯執事退。禁止閑人出入。督率擡送人夫入　殿、照案檢入筐內、加蓋送出傳入燕器、潔拭祭器。於關

戶時、恭取　神帳、並繳學署、照數查點收貯。仍會同書門將各牲擡送學署、淨洗牲俎以及庭燎、拜墊、一一按件收藏。

一撤樂器

樂庫副管二人於樂舞退班時、監視露臺旁樂舞生所釋各器、俟俱退畢、卽督率收檢、歸庫照件清藏。如有缺損、照簿載領名目查問。

一祭各祠

各祠均由書門陳設、禮庫於祭之日五鼓分送祝版、俟正祭禮畢、所派應用執事諸生、豫往各祠將事、不得苟簡。

一頒福胙

除大捐照數須送外、其贊禮、執事、樂舞諸生及與祭士紳、均由值年者按名給揮領胙。自辰至午、一概領訖、不得過時、致褻　神惠。

一闔廟戶

俟禮樂各器撤畢、派值年者四人監收燈彩、督率匠夫拆卸樂舞棚架、藏庋淨所、掃拾各處。會同禮庫及書門等周視查畢、乃闔　殿廡各戶。仍於廟門外加鑰、鑰匙繳入學署。

一清器皿

祭之次日、值年者查點局內大小什物、照數清還原處。其存留之件、安置乾爽靜所、仍照數注簿、移交下屆值年。

一懸數目

每祭憑公結算後、照數繕單懸貼公局門外、以便通查。除用外實存遺若干、仍照數注簿、移交下屆值年。

道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稟生藍鍾瑞等賚譜面稟
學憲蔡、 請賜鑒定、并懇弁言。蒙給序文、仍諭赴
撫憲呈明立案。
稟 院憲呈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呈、醴陵縣稟生藍鍾
瑞、扳貢黄文鎭、增生羅文謙、附生鍾英、貢生賀之熺、
舉人劉德瑛、職員易光焯、羅之壎、張存瀚、稟生史益
謙、蔡運寅、附生袁家駒、監生鍾璞等、爲遵
典襄辦、仿輯成編、恭呈鑒定、懇賜弁言、以垂久遠事。竊
惟釋奠
先師、歷代遞有尊崇之典。拜經北面、
本朝尤昭美善之規。第典禮統彙之書、
頒發屬官藏之本、或源流散著、考据維艱、或卷帙浩繁、購
求匪易。在通都大邑、斯能觀禮制以率由。而僻壤窮
鄉、未免守蹄涔而自隘。自非摘錄體要、輯爲專書、泐
之膠庠、壽諸棃棗、更邀
鴻裁於卷首、并荷
藻鑑於宗工、其何以輿下邑之人文、廣通庠之世守。

醴陵隸乎首郡、
祀典素切欽崇。奈丙戌陽侯告祟、禮樂之闕撼實多。迄
乙未多士奮興、春秋之儀文畧備。公修齋所以肅明
禋、廣置腴田以襄
盛舉。是用不揣譾陋、集我樵薪、敬輯丁祭譜一書、分爲
四卷、稽
欽承之掌故、述
贊揚之表章、考名器之全圖、附襄辦之顛末。恭繕副本、上獻
崇聽伏乞
欽憲大人斯文宗主、名世大賢、懇
賜宏裁、
俯加核定、冠序言之炳曜、垂遵守之規模。庶幾付之
剞劂、允爲士林稽古之資。凡在冠裳、共凜執事有恪
之訓。謹呈。
計粘襄辦祀規一摺、
計呈恭輯祭譜四卷。
蒙撫部院龔 批、查閱所呈祭譜、甚爲典核。醴邑士
風、宋明稱盛。玆該生等復於

文廟祀事有志修明，益臻美備，殊堪嘉尚。行見人文蔚起，遠紹前徽。本護院有厚望焉。候親製弁言，發府轉給，付梓以垂永久。鈔粘附卷，祭譜暫存。

縣諭

醴陵縣正堂李　爲札發事。案奉
府憲何　札，奉
護撫憲龔　札開：查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據醴陵縣廪生藍鍾瑞等呈賫
文廟祭譜，請賜核定等情到本護院。據此，業經批示在案。本護院查核全譜，甚爲典核。現已俯照所請，親製弁言，合行札發。爲此仰府官吏即將發來祭譜一本轉行醴陵縣，遵照發給該紳士等收領，仍將收到日期巡報
撫憲，并報本府查考，毋違。此札。計發祭譜一本等因。奉此，合行轉發。爲此將發下祭譜一本轉發該廪生藍鍾瑞等收領，遵照付梓，以垂久遠。此諭。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諭。

稟　公府呈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稟、湖南醴陵縣廩生藍鍾瑞、增生羅文謙、監生張澍申、爲賫譜呈驗、核仿定制、請　咨飭遵以隆
盛典以垂法守事。生等本邑
文廟於道光六年被水坍毀、近始修復、　殿宇規制稍備。十五年復倡士紳添置禮器、延師教習樂舞、編集祭譜、呈明本省
撫學兩院核發在案。惟楚南僻處偏隅、復查各邑禮樂二器尺寸及樂舞冠服、未昭畫一。嗣因呈請禮樂圖考書籍、南省皆乏藏本、故於譜內採繪各圖、僅據民間藏書、不敢遽刻。生等旣經矢念襄辦、無徵不信、用是特來東省敬詣
闕里、恭核
欽頒各器尺寸、冠服形製、遵仿監造、更正成書。將來陳之
廟者可肅觀瞻、繪之譜者可徵法則。第恐地處偏遠、遵循不易、因縷陳情由、叩懇
聖公爵憲大人、將現行通用禮樂儀制、逐條開明、移咨湖南
撫學兩院、轉飭遵照、庶
盛典日隆、而生等亦得永遠遵守勿替矣。伏乞
聖公爵憲大人恩准查核、移咨施行。謹稟。

計開、

一、禮器定制。

一、樂器定制。

一、樂生舞生袍服冠帶定式。

一、樂生舞生人數。

附賫呈祭譜一冊。

襲封衍聖公府　批、據稟已悉。查該生等不辭跋涉、遠來
闕里考核禮樂諸制、以隆
祀典、殊堪嘉尚。准即查照通行定制、移咨
湖南撫學院轉飭遵照可也。丁祭譜存。

學憲札

提督湖南學院蕭　爲札知事。照得本年正月內、准
襲封衍聖公府咨開、爲賫譜呈驗、核仿定制、請咨飭
遵、以隆
盛典、以垂法守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據湖南醴陵
縣稟生藍鍾瑞、增生羅文謙、監生張澍申等稟稱、生
等本邑
文廟咨錄全呈　移咨施行等情到本爵府、據此除給發該
生等
聖蹟圖、聖賢圖贊、闕里文獻考、禮誌、樂誌、樂舞全譜各
一部、竝序文親領外、擬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請煩
查照備案、希卽轉飭遵照等因到院、准此合行飭知。
爲此札仰該縣、文到卽便移知該學、傳諭承辦士紳
遵照辦理、毋違。此札。

計原咨內開、

一、禮器定制、其器數備詳　會典、通禮。其臨蒞果
品製法、詳聖門禮誌。

一、樂器定制、其器數備詳　會典、通禮。其製造尺
寸、以康熙五十二年
欽頒編鍾之黃鍾外形、除紐高七寸四分四釐九毫準尺
推造、其形式詳闕里文獻考。

一、樂生舞生冠服定式、樂舞生冠冬夏俱用朝緘、其
袍帶用紅綠紬緞、備詳　通禮。

一、樂生舞生人數、闕里定制用百五十四人。各府州
縣通行定數、應用麾二人、應鼓一人、鎛鍾一人、編
鍾一人、特磬一人、編磬一人、歌六人、琴六人、瑟四
人、笙六人、簫六人、笛六人、排簫二人、塤二人、篪四
人、搏拊二人。柷一人、敔一人、旌二人、舞三十六人、
共九十一人。其舞容樂節、備詳闕里樂舞全譜。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三日、札醴陵縣。

府札

湖南長沙府正堂呂　爲札飭遵照事。奉
藩憲卞　札開、奉
撫部院裕　札開、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准
衍聖公府咨開、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據湖南醴陵
縣廩生藍鍾瑞、增生羅文謙、監生張澍申等稟前事。
稟稱生等本邑
文廟咨錄全呈移咨施行等情到本爵府、據此除給發該
生等
聖蹟圖、聖賢圖贊、闕里文獻考、禮誌、樂誌、樂舞全譜
各一部並序文親領外、擬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部院、
請煩查照備案、希卽轉飭遵照等因到本部院、准此
合就札行。爲此仰司官吏卽便轉飭遵照毋違等因、
奉此合就札行。爲此仰府官吏卽便轉飭遵照毋違
等因奉此合行札飭。札到該縣、卽便移學傳諭襄辦
士紳、一體遵照毋違。此札。
計原咨內開與學憲札同。
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一日、札醴陵縣。

縣學詳文

具詳醴陵縣儒學教諭彭、訓導李、　爲祭譜告成、呈懇詳
咨、謹候批示、以垂遵守事。據廩生監鍾瑞、增生羅文
謙、監生張澍申、附生鍾英、貢生史益謙、賀之嫿、黃文
鎭、增生張軒雲、職員晏裔萊、監生鍾璞等呈稱、竊惟
尊
聖之典、至
國朝而極隆。釋奠之文、爲儒生所夙講。入膠庠而摩挲
俎豆、三代之法物昭然。聽金絲而嚮往宮牆、千古之
元音宛在。惟天下並重春秋之祀、惟
聖人實爲禮樂之宗。是以制合尋源、物宜究本。長沙隸楚
南首郡、醴陵介湘上東偏。於道光乙未之秋、重新學
校、合泮水在庠之彥、同切贊襄。於是延師教習樂舞、
因之呈案考訂禮儀、用編四卷之書、兼詳歷代之制、
冀時服習、用備遺忘。第恐文獻軼而難徵、見聞拘而
易隘。爰稟
前撫學兩憲、懇賜核定、均荷弁言。載請官書舊乏藏本、
暫綴圖繪之刻、不辭道里之遙。於道光十九年冬恭

諭
闕里、敬仰成規。
熙朝制作之精、聲律身度。
大典儀文之盛日燦星輝、謹就宏模、折衷
聖製、準得
欽頒之尺、量取眾器之形、累黍不差、分毫無爽。乃呈
衙府給書、並賜序文、更准咨移詳注、達知南省。復遵
東歸之道、遂至揚州之城、恭考
御書之藏、實貯
文匯之閣、因敬謹請領
皇朝禮器圖、
御纂律呂正義前後編、謹鈔出
欽頒
文廟祭器及中和韶樂全制。據書考器、按器合圖、尺寸允
符、元本足據。爰自庚子、迄於乙巳、殫數年之力、類次
維勤、編全譜之成、綱目具舉、首述典禮、次溯源流、至
於器以圖而始明、圖系說而益顯、罔弗條分縷析、臚
列無遺。俾知宣德象功、雅鄭必辨、故於製造之法、不
厭詳明。務使審協之時、可徵信守。茲幸蕆事、理合裝
呈。伏乞俯加察覈、懇賜申詳
各上憲、敬請批示、以為遵守。併　咨覆
衍聖公府、庶幾書經東魯、不為無考之言。譜發南邦、
足備有司之采。在通都大邑固樂備而禮明、即僻處
偏隅、亦承流而向化。於以共襄
盛典、同贊
隆儀。聆玉振金聲、
一人懋建中和之極。知尊
師重道、萬國永被陶淑之休。已等情到學。據此、　覆查
祭譜第四卷內刊載、該生等奉
陞任前撫憲裕
學憲蕭　札、准
衍聖公府　咨給圖譜、來南查辦。又會奉
護撫憲龔　批示、查閱所呈祭譜、甚為典核。醴邑士
風、宋明稱盛。茲該生等復於
文廟祀事、有志修明、益臻美備、殊堪嘉尚。行見人文蔚起、
遠紹前徽。本護院有厚望焉。候親製弁言、發府轉給、

付梓以垂永久。各等因。奉此、茲據該生等將呈核譜本刊刷齊全呈請賚送前來除分賚

外、理合將送到祭譜一部具文呈賚

憲臺、俯賜察閱、批示遵守。爲此、備文申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詳者。

右申

督部堂裕、

撫部院陸賚、

督學院陳、

藩憲萬、

府憲雷。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申。

二十六年、奉

督部堂裕　批、據詳已悉。仰南布政司核飭、永遠遵守、毋稍廢墜。切切。此繳祭譜存。

撫部院陸賚　批、仰布政司轉飭、敬謹遵守、以垂久遠。仍候　督部堂 學院　批示。繳祭譜存。

督學院陳　批、據詳已悉。仰即敬謹遵守、以垂久遠。仍候　督部堂 撫部院　批示。此繳祭譜存。

藩憲萬　批、此案已奉　撫憲批示轉行矣、仰長沙府查照、另札飭遵。仍候　督部堂 學院　批示。繳祭譜存。

府憲雷　批、現奉　撫憲暨　藩憲批示、另札行知、仰即敬謹遵守。仍候　督部堂 學院　批示。繳祭譜存。

藩憲札

湖南布政司萬、爲札發事。奉

督部堂裕　札開、據醴陵縣儒學詳、賫丁祭譜懇請

弁言等情、當經本部堂批司轉飭、俟撰就另行飭發

在案。玆序文現已撰就、合行飭發、爲此、仰司官吏即

便遵照將發來序文一篇即日轉發該學收領、具覆

毋違。計發丁祭譜序文一篇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奉

督憲批示、當經轉飭遵照在案。玆奉前因、合行札發。

爲此札仰該學即便遵照將發來序文轉給該紳士

收領刋辦、具報、毋違。此札。

計發序文一篇。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札醴陵縣學。

藩憲札

湖南布政使司萬、爲札發事。據該學廩生藍鍾瑞

等赴司呈賫

文廟丁祭譜、懇請弁言等情。據此、本司現已撰就、合行飭

發。爲此札仰該學即便遵照、將發來序文一篇轉給

該紳士收領刋辦、具報、毋違。此札。

計發序文一篇。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札醴陵縣學。

聖門禮誌

清光緒重刻本

清・孔令貽 撰

《聖門禮誌》一卷，清孔令貽匯輯，清光緒十三年重刻本。

令貽（一八七二——一九一九），字谷孫，號燕庭，曲阜人，孔子七十六代嫡孫。光緒三年襲封衍聖公。光緒二十四年孔令貽奉諭爲翰林院侍講，并正式主持府務。光緒十八年署理四氏學學務。光緒三十三年孔令貽奉旨稽查山東學務。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組織「籌安會」，孔令貽爲「名譽理事」，袁稱帝後，加封孔令貽「郡王」銜。一九一九年春，孔令貽進京爲廢帝溥儀祝壽，蒙賞紫禁城騎馬。同年秋於北京太僕寺街衍聖公府病逝。

據是書卷首孔衍澤序，春秋時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漢初有天下，特徵魯諸生定禮儀，師弟相傳，遂有戴、馬之學。司馬遷適魯，登闕里廟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則聖門爲禮教之宗，廟遷禋祀，歷代加隆。設典禮之員，備奉禮之士，祼將酌獻，皆有定制，講明而嫻習之，可以爲萬世之式。朱子考聖廟禮制，究三代遺踪，鑄造禮器，古樸精詳。明洪武七年，爲聖廟專設禮士額，選儒童在廟供祀。清代沿明舊制，欽定禮器，又奉特典，令天下文武一體入廟。孔令貽典禮廟庭，公餘輯成《聖門禮誌》一書，公之海内，專記孔廟車服禮器。分爲十三目：丁祭全禮、祭品製造法、陳設圖、曲柄黄蓋、鎮圭、法琅銅器五、金龍朱漆几五、周器十供、禮器圖、禮器名義、建官歷履、禮生歷履、禮學條規。於禮典程序、禮器名稱樣式、禮制沿革記録尤詳。覽此一編，可使考禮者未登廟堂，而車服禮器皆如目睹，對於了解孔廟制度誠有助益。

此書原有康熙時孔氏刻本，光緒十三年孔令貽將《聖門禮誌》、《聖門樂誌》二書匯輯合刻。

重刊禮樂志總序

粤稽漢高祖過魯、以太牢致祀。漢章帝致祭、用六代宮懸。嗣是累朝、有加無已、蓋象功昭德、爍然大備矣。洪維我
朝、尤隆祀典。
翠華疊經、屢有
頒發彝器、又蒙
特旨、釐定宮商。禮制樂章、盡美盡善、誠為
千古未有之巨觀。所謂崇禮
先師、增輝
聖德、非一家之私榮也。族先輩舊纂禮樂志二卷、敘事詳明、毫無遺漏。但閱時既久、帙有缺殘。爰覓舊本、重付手民鋟刻。間有麻沙莫辨之處、遂旁徵曲引、補苴而更定之。俾欲適魯觀廟堂者、手披是編、如睹三代之法物、聆九成之簫韶焉。夫言夏殷之禮、文獻慨其不足徵。樂經自秦燔後、亦不可考。古禮樂尚然、況闕里祀事尤人所思、觀其盛、足驗
聖天子重道之至意者、敢聽其缺略乎。因弁數言、以明區區之微意云。

壬戌科舉人新泰縣訓導憲蘭敬序。

禮誌序

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漢初有天下、特徵魯諸生定禮儀、師弟傳受、爰有戴、馬之學。及太史公適魯、登闕里廟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猶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則是聖門爲禮教之宗、廟庭禋祀、歷代加隆、設典禮之員、佾奉禮之士、祼將酌獻、皆有定制、講明而嫻習之、可以爲萬世之式矣。朱子考聖廟禮制、究三代遺蹤、鑄造禮器、古朴精詳。知漳州時、登申省部、乞准頒行崇文館、奉勅刊刻釋奠儀注及禮器圖式、頒行郡縣。蓋是時各學宮舊制殘缺、故朱子更爲考定。而闕里廟中、則斷不至考稽之無從也。有明洪武七年、爲聖廟專設禮士額、選儒童在廟供祀、俾禮教舊制相沿至今。我

興朝因明之舊、欽定禮器、又奉

特典、令天下文武一體入廟、則凡有奔走之責者、其于車服禮器、詎可不詳其制度、識其名義、以待入廟之問耶。從父齊窻課家學、典禮廟庭、公餘輯禮誌書一帙、公之海內、俾習禮者未登廟堂而車服禮器皆如目覩、其猶是魯諸生習禮儀之遺意也夫。

勅授文林郎、世職知曲阜縣事、加一級、六十五代孔衍澤臨沂甫謹序。

康熙歲次丙申仲冬之吉。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仲冬重刊。

襲封衍聖公孔令貽燕庭彙輯合刊

欽加三品銜候選同知正一品廕生孔祥珱琢堂閱正

翰林院庶吉士廣東肇羅陽道孔憲彝玉雙
三品執事官兼林廟舉事孔慶鐘聞庭
刑部郎中甲子科舉人孔慶輔斐軒　叅訂

翰林院編修孔祥霖少霑　續纂

庚午科舉人新泰縣教諭孔慶鰲頁甫較正

壬戌科舉人新泰縣訓導孔憲蘭芳谷重刊

四氏學學錄光祿寺署正孔慶元竹農
壬戌科舉人恩縣訓導孔憲苣蔚沅
候選訓導歲貢生孔慶璪渠仙同較

目錄

丁祭全禮　曲阜學優廪生陳慶彬甫子均、金德昌甫佩秋校字

丁期

闕里釋奠用四仲月上丁日。前二十日、陰陽學訓術具呈衍聖公府、報明初幾日丁某例應行釋奠禮。衍聖公府劄票行家庭、四氏學典籍、司樂、管勾、百戶等官、各令辦應行事宜。

滌牲

前期十五日、衍聖公率各官着公服詣犧牲所、視犧牲肥瘠。其中選者用溫水滌洗、諭令所司每日刷拭一次。

擇菜

丁期前十五日、衍聖公率各官詣粢盛所、視蔬果穀麪等物、務令潔淨、分類收貯。

修器

前期十日、廟庭屬官各詣公所、督率禮樂諸生及匠役等檢視禮器、樂器、庖廚一應雜器、缺者補造、壞者修理。

演禮

前期十日、典籍率學長、禮生每日午前在詩禮堂演習。

演樂

前期十日、司樂率學長、部長、樂舞生每日午前在金絲堂演習。

洒掃

前期十日，百戸率廟戸正身每日赴廟庭各處鋤草、掃除塵穢，務令潔淨。

出示

前期十五日，衍聖公府張示於仰高門，告諭官員人等，戒誓齋宿。

發票

前期十日，衍聖公府票行族長、四氏學傳分獻陪祭族紳及執事、陪祭族生、族人，又票委提調官催辦一應事宜。

挂牌

前期五日，衍聖公挂牌于同文門，告諭各官照依牌期入廟辦事。前期三日，寅時張榜、辰時奉祝、午時戒誓、申時沐浴。前期二日，午前觀禮、午後聽樂。前期一日，寅時迎犧牲、辰時迎粢盛、午時習儀、申時省牲、戌時視膳。

傳單

前期五日，族長、四氏學傳族紳、族生親書職名，以便送府填榜。

造册

前期五日，族長、四氏學、禮樂學、農司、兵司各造名册二本，送提調官，預備主祭者查點。一本存案，本官點查。

祝版

前期五日，府掌書裁黄帋如祝版式，恭寫祝文凡三幅，各壇須定祝文，謄寫帖于祝版。年月日，七十幾代孫襲封衍聖公敢昭告于

始祖至聖先師孔子曰：維祖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删述六經，垂憲萬世。兹值仲　謹以香帛、牲醴、粢盛、庶品，祗奉舊章，敬陳明薦，以復聖、宗聖、述聖、亞聖配。尚享。

填榜

前期五日，聖公府掌書官繕寫祭祀大榜三張，各照榜樣繕寫。正廟榜一張，崇聖、中興二廟各一張。其族長、四氏學、禮學、樂學、農司、兵司亦各填榜，照榜樣分派職事。

進香

前期五日，管勾採辦蘇香、檀香、白芸、黄沙，進送府中，督學揀擇香草呈送，以備燔燎，又進鬱金香，以煮灌鬯之酒。

進帛

前期五日，百戸查取織成祭帛，制帛二十九端，送府掌書藏收。

張榜

前期三日、衍聖公着公服立作聖堂、將丁祭大榜僉押用印、捧奉案上。結綵亭、舁案鼓吹發榜。各官着公服迎于門外。禮生前導、鐘鼓齊鳴。懸大榜于奎文閣北壁之左、懸崇聖中興殿二榜于北壁之右。凡列名者、俱着公服伺候。族長、四氏學亦各張榜于詩禮堂、禮學、樂學、農司、兵司亦各張榜于榜棚。

迎祝

前期三日、衍聖公着公服恭立作聖堂、手拈祝文三幅于祝版、奉案上、用黃綾覆蓋、並香、帛、荐、淡清酒、各貯香亭。鼓吹引導、供于奎文閣正中案上。太祝生侍守三日、凡官過之必揖。

戒誓

前期三日、衍聖公着公服出府、至同文門恭立、各官與祭人員同排班、行三跪九叩禮。宣讀生讀戒詞、誓詞、戒誓生懸戒牌、設誓牌于璧水橋上、鼓樂送出。供案生侍守三日、凡官過之必揖。

沐浴

設誓牌復位、各入東西幕次沐浴、更換明衣青素絹布之服。

齋宿

正獻官以下各沐浴訖、齊至詩禮堂、相揖列坐、分派各理事。製造祭品、分散祭牌畢、各歸齋宿所。齋宿監祭官提燈巡視。

觀禮

前期二日巳時、正獻官、攝獻官入詩禮堂、分獻官以下俱升堂、序揖序坐。典儀官送點册置公案上、正獻官先點學長、次點四班禮生、依次參謁聽候、擧籤呼名、各演所事。次點禮器、驗其完損、責令修補。事畢、正獻官以下各歸齋宿所。觀禮生二名在詩禮堂專觀禮儀。

聽樂

前期二日未時、正獻官、攝獻官出齋宿所、在金絲堂序揖序坐。協律官送點册置公案上、正獻官先點學長、班長、次點八部樂生、依次參謁聽候、擧籤呼名、各演所事。次點樂器、驗其完損、命其修補。事畢、各官仍歸齋宿所、留聽樂生二名于金絲堂專聽音律。

迎犧牲

前期一日寅時、正獻官與分獻官出齋宿所、在西仰高門内面北序立。送犧牲人一百名、各抬牲籠、魚筩、滌盆、列筩道旁。省牲生選犧牲及羊豕肥腯者、令宰人以硃帚刷記。宰人指點羊豕鹿兎中選者、如數查訖。其太牢被以繡黼

綵帶、策以綵鞭。羊豕鹿兎各盛以朱籠、魚盛以淨筩。龍旂紅杖、禮樂前導、掌宰官率宰人執鸞刀後隨、依次抬進神厨。正獻官。以下序坐序揖、掌宰官送點册置公案上。正獻官先點太牢豕羊鹿兎等、責令飼養。次點庖人、宰人、分班叅叩、各照執事。次點神庖雜器、驗其完損。事畢同出、歸齋宿所、留省牲生二名于神庖專省犧牲。

迎粢盛

前期一日辰時、正獻官與分獻官出齋宿所在東快都門面北序立。粢盛夫一百名、各抬几案、列甬道旁。視膳生檢驗麻品精潔者、令膳夫登記。膳夫指點黍粢果菜魚鹽酒燭中選者、如數查訖。其酒齊油醋等甕、俱以紅繩絡抬之黍粢果菜魚鹽等在案上、俱以紅紬籠之。龍旂紅杖、禮樂前導、司饌官率膳夫執畢又後隨、依次抬進神厨。正獻官以下序坐序揖、司饌官送點册置公案上、正獻官先點粢盛祭品、次點膳夫、厨夫、分班叅叩、各照執事。次點神厨雜品、應用數目。事畢、同歸齋宿所、留視膳生二名在神厨專視粢盛。

習儀

前期一日之早、提調官催辦、設正壇四配十二哲虛位于奎文閣、設東西廡六壇虛位于同文門之左右、設堂上堂下樂于奎文閣階下、設拜位于同文門前、燔燎、灌鬯、盥洗、酒樽、望瘞俱全。又設啟聖及配從虛位于閣西門之前、設崇聖、中興祖配從虛位于閣東門之前、其燔燎、灌鬯、盥洗、酒樽、望瘞俱全。午時、正獻官、攝獻官出齋宿所、分獻官以下各于其次序立拱候、一揖、照依榜定壇位行禮奏樂、如丁祭全儀。事竣、各官俱歸齋宿所。

省牲

習儀後申時、正獻官、攝碟①官以下出齋宿所、進神厨、序立香案前。各壇陳設生俱捧牲盤毛血碟伺候。贊相唱省太牢。宰人執鸞刀解其領、次唱省少牢。其各壇之羊俱割項。相唱省羣牲、其各壇豕鹿兎俱割項。禮生俱取毛血盛碟內、各執毛血碟、禮樂引導、敬供各壇案上。正獻官、攝獻官以下隨出、歸齋宿所。宰人、庖人俱宰割牲體、務令潔白、或全或破、照壇運送陳設。

視膳

視膳官命厨夫、膳夫各照榜册執事品物件數、如法製造精潔。正獻官、攝獻官以下出齋宿所、進神厨門內、序立香案前。視膳生、率禮生各捧饌盤伺候。贊相唱、視太羹。司饌官取太羹半勺滴盤內。贊相唱、視黍稷。司饌官取黍稷貯簠簋。贊唱、視籩豆。司饌官取菱芡棗栗實盤內。贊唱、進饌

盥。司饌官捧饌盤前行，禮生各捧饌盤從之，禮樂引導入廟，敬供案上。各官俱退歸齋宿所。

給燭

前期酉時，族長、民學、禮學、樂學、農司、兵司各點其族屬官吏、師生、夫役、執事人等，每名給散油燭，應一對、應二對，以供祭祀路燈之用。

陳設

執傘官奉曲柄傘，張于大成殿門前。典儀官率陳設禮生先陳設各壇祭器、几案、燈燎等件，照依陳設圖排列各壇祭品。協律官率設懸樂生，照大成樂式陳設樂器，並領冠服等件。族長設昭穆牌，民學設班位牌，兵司設健丁巡邏。

驗祭

省牲、視膳後，監祭官二員著公服查驗各壇祭品，照依清冊點視，其犧牲粢盛有不潔不豐者，責令庖厨立刻添換。

點榜

前期之夜，農司、兵司、禮學、樂學、族長、教官依牌定更，遍各點其所屬官吏、師生人等，不另造點冊，但集各榜之下，照榜呼名，以號燈前引。如遇執事缺人，即刻頂補，記名責罰。

更衣

將祭，杏壇樓鼓工鳴鼉鼓三通，陰陽官報子時，正獻官、分獻官、陪祭官、供事官俱齋服出齋宿所，依次前行，入詩禮堂。堂上鳴鼓，贊相唱更衣，各官俱更祭服，升堂序立。

序爵

正獻官以下更衣訖，東西序立。贊相唱序爵，先京官，次司道，次府官，次州縣，次學官，次家庭，次廟庭，次進士，次舉貢，次生員，次族衆，以次序立。

僉名

序事訖，太祝、太史生及各壇祝生以次奉祝，安于僉名案上。正獻官面西立，舉筆高拱，敬慎僉名。

序昭穆

僉名訖，贊相唱入廟行禮。正獻官以下俱出詩禮堂，卑者在前，尊者在後，各有路燈前引，由金聲門至杏壇樓前，面分班東西序立。生員、族衆十代人照世代牌立，不紊昭穆。

蹕位

正獻官以下俱立大成門內，司香、捧帛者在正獻官北，朝上立。鳴贊生先立于殿陛之上，執事生、禮樂生俱公服立階下。鳴贊唱啟戶，禮生將殿廡諸門一時俱開，庭燎、門戶、弔燈俱點。鳴贊唱行掃除，執事生員依次升殿，持拂掃除各壇位。鳴贊唱安神位，執事生將各位神牌恭捧端正，焚香點燭，行一跪三叩禮，俱出殿門。贊相唱樂舞生就位。

司鼓工擊鼓、佾官執旛、接引諸樂生各就其位而止。鳴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執事生員及禮生左右分趨、各就其位而止。鳴贊唱、供事官就位。典儀官、協律官分列東西、司饌官立殿陛之西南、執爵官立殿門外、監祭官立殿門左右、糾儀官立杏壇左右、巡視官立金聲玉振門外。鳴贊唱、陪祭官就位。族長領十代族人就東階牌班、四氏學領闔學生員各就西階牌班。鳴贊唱、分獻官就位。引贊引兩哲分獻官就階下拜位、引兩廡分獻官各就拜位、引後寢代獻官就中階稍後拜位。鳴贊唱、正獻官就位。引正獻官就杏壇前當中拜位。引贊引崇聖各壇攝獻官升堂上行禮、引中興祖各壇攝獻官入家廟行禮。

行禮奏樂

鳴贊唱、瘞毛血。各壇執事生進壇所、跪、一叩頭、起、取毛血碟高捧出右門、瘞毛血于燎所。其各壇陳設生將登、鉶、簠簋、籩、豆、香盒、帛篚、罇、彝一切蓋冪俱啟。贊相唱、迎神。佾官隨唱、迎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宣平之章。擊柷作樂、無舞。工祝執手爐、引太祝生、太史生由中陛降至杏壇前。工祝唱、求神。正獻官以下俱跪。工祝唱、燔燎。太史生舉柴、太祝生舉火、焚蕭艾、香草、求神于陽。工祝唱、灌鬯。太史生酌黃彝之尊酒、太祝生舉禾竿、灌酒于茅沙、求神于陰。工祝唱、往迎。工祝、太祝、太史前引正獻官以下趨行、至大成門內道左拱立。執事生預向神庫請神主、登輿、令幼孫抱持、族人四名舁之。其各位神主執事生抱持、依次前行。族人掌輿二名、在神輿之左右。執燈四名、在神輿之四隅。捧裳衣四名、在前。捧宗器十二名、又在前。挑燭四名、又在前。禮樂生引導自奎文閣大成門中階入廟。工祝唱、神降。正獻官以下皆跪、迎于道左。太祝、太史至神輿致詞、神輿稍竚。工祝唱、分班。前導神輿行。正獻官以下俱在輿前趨行、卑者在前、尊者在後。至拜位、各退列于右。神輿由中階升陛、執事生奉神主入殿、安于神位。陳宗器于左、設裳衣于右。各執事生安奉各神主俱妥。鳴贊唱、參神。正獻官以下俱進拜位。鳴贊唱、三跪九叩頭。正獻官以下三跪九叩頭、俱起立。鳴贊唱、■奠帛、行初獻禮。佾官傳唱、奠帛、行初獻禮。麾生舉麾、唱樂奏昭平之章。擊柷作樂、有舞。引贊至正獻官前、唱、升壇。引正獻官升杏壇、由北階降東轉。引贊唱、詣盥洗所。引正獻官至盥洗所。引贊唱、浴手。禮生勺金罍之水、正獻官以手承水、浴手訖。引贊唱、進巾。禮生跪、展巾于笥、正獻官拭手訖。贊唱、詣水罇所。執爵生舉爵、正位三爵、四配各一爵、以次進正獻官、相禮生以疏杓勺金罍之水、正獻官以爵承水。相禮生跪、捧盥盆受棄水、以次洗爵訖。引贊

唱、進巾。相禮生跪、展巾于笥、上正獻官、以次拭爵訖。引贊
唱司帛者捧帛、司香者捧香、司祝者捧祝、司爵者捧爵、各
詣神位前。引正獻官自東階升陛、至殿左門外。引贊唱、詣
酒罇所立。執爵生舉爵前行、各至酒罇所、朝上立。引贊唱、
司罇者舉羃勺酒。正位司罇生以龍杓勺著罇之酒齊于
三爵、四配位司罇生以蒲杓勺著罇之酒齊于四爵。正位
執爵生高舉爵、由殿正門入、至神位左右、朝上立。四配位
執爵生由殿左門入、至神位左右、朝上立。引贊唱、詣
始祖至聖先師神位前。引正獻官升殿、至神位香几前。引
贊唱、上香。司香生跪、舉香盒。正獻官取香、焚于鼎。不贊。自
跪、一叩頭、立。各位司香生焚香于鼎。引贊唱、獻帛。司帛生
跪、捧帛篚。正獻官取帛、奠于香几。不贊。自跪、一叩頭、立。引
贊唱、進爵。執爵生三人俱面西跪、進爵。引贊唱、獻爵。正獻
官起接爵、三次同、向神恭獻、奠于祭桌正中坫上。不贊。又
一叩頭、立。鳴贊唱、衆官皆跪。杏壇前分獻官、陪祭官俱跪。
鳴贊唱、叩頭。衆官俱[illegible]一叩頭。鳴贊唱、平身。衆官俱起立。
引贊唱、詣復聖顔子神位前。正獻官至東配北一位香几
前。引贊唱、跪。正獻官跪、一叩頭。司帛生舉帛篚、正獻官取
帛、奠于香几。又一叩頭、立。引贊唱、獻爵。執爵生面南跪、進
爵。正獻官起接爵、向神恭獻、奠于祭桌正中坫上。不贊。又
一叩頭、立。引贊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顔子。鳴贊唱、
行分獻禮。引贊引後寢殿東哲、西哲、崇聖、啟聖、後寢、東廡、
西廡各分獻官俱升壇、詣盥洗所洛手。詣神位前、獻帛、獻
爵如禮。殿上引贊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顔子。引
贊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顔子。引贊唱、詣讀祝位。引
正獻官跪于祝案前。鳴贊唱、衆官皆跪。杏壇前各官俱跪。
引贊唱、讀祝。太祝生面北跪、太史生取祝版付之。太祝生
宣讀祝文訖、叩頭、立。引贊唱、一跪三叩頭。正獻官三叩頭
訖。鳴贊唱、一跪三叩頭。杏壇前俱三叩頭訖。引贊唱、復位。
正獻官出殿左門、望内一拱、降陛西階、由杏壇下、復拜位。
其後寢、東哲、西哲、東廡、西廡分獻官俱候齊、由杏壇復拜
位。麾生偃麾、櫟敔、樂止、舞生面北立。[illegible]鳴
贊唱、行亞獻禮。佾官傳唱、舉亞獻樂。樂奏秩平之章。麾生舉
麾、擊柷、奏樂、有舞。引贊唱、升壇。儀注俱如初獻。復位、麾生
偃麾、櫟敔、樂止、舞生面北立。鳴贊唱、行終獻禮。佾官傳唱、
舉終獻樂。奏叙平之章。麾生舉麾、擊柷、奏樂、有舞。引贊唱、
升壇。儀注俱如亞獻。復位、麾生偃麾、櫟敔、樂止、舞生仍歸
中階分列。鳴贊唱、行徹饌禮。佾官傳唱、徹饌。麾生舉麾、唱、
樂奏懿平之章。擊柷、奏樂、無舞。杏壇陳設生將登、鉶、簠、簋、
籩、豆、房、俎、罇、彝俱加蓋冪、②稍移動之。鳴贊唱、飲福受胙。引

贊唱、升壇。引正獻官由東階升殿內。引贊唱、詣福胙位。引正獻官至香几左旁福胙案前。引贊唱、跪。正獻官跪于福胙案前。鳴贊唱、衆官皆跪。杏壇前分獻陪祭官皆跪。引贊唱、飲福酒。太史生取神前獻爵之酒、合于一爵、付太祝生、跪進與正獻官。飲訖。引贊唱、受胙肉。宰人預割太牢之一體、太史生盛以大盤、付太祝生、跪進與正獻官。受訖。引贊唱、叩頭、平身。衆官俱一叩頭、立。引贊唱、復位。正獻官由西階復拜位。鳴贊唱、謝神。跪、叩頭、再叩頭、三叩頭、平身。正獻官以下俱一跪三叩頭、立。鳴贊唱、瘞饌。司饌官進殿、至案前、一叩頭、起、取所供饌盤、高捧出殿。四配、十二哲陳設生等皆跪、叩頭、取本壇饌盤高捧、依次隨出、由中階而降。其各壇陳設生亦各捧饌盤隨之、出後左門、瘞饌于瘞所、復拜位。鳴贊唱、辭神。三跪九叩頭。正獻官以下三跪九叩頭訖。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鳴贊唱、送神。俗官傳唱、送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德平之章。擊柷作樂、無舞。執事生奉神主出殿門、登輿、令幼孫抱持、四人舁輿行。各執事生抱持各位神主、依次前行。掌輿、執燈、捧宗器、裳衣、挑燈者又前行。禮生、樂生引導、由中陛降。舞生分兩班、向神輿拱揖。工祝引太祝生、太史生先立杏壇拜位前。工祝唱、神降。太祝、太史生至神輿致詞、神輿稍竚。工祝唱、分班。前導輿行。正獻官以下俱在輿前趨行、卑者在前、尊者在後。至大成門內、各退、列于道左、候神出門。工祝引太祝、太史回。工祝唱、神去。引贊唱、復位。正獻官以下依次復拜位。麾生舉[3]麾、櫟敔、樂止。鳴贊唱、望燎。秋冬曰望瘞。俗官傳唱、望燎。麾生舉麾、唱、樂奏同上。擊柷奏樂、無舞。鳴贊唱、焚祝帛。讀祝者捧祝、司香帛者捧香帛、各詣燎所。太祝生至祝案前、跪、一叩頭。太史生取祝版付太祝生、恭捧起立、出殿。司香帛者各至香几前、跪、一叩頭、立、取香盒帛篚高捧、隨太祝生、太史生出殿。四配、十二哲司香、帛生亦各跪、叩頭、取本壇香盒帛篚高捧、依次隨出、由中陛降。其兩廡司香帛生亦各捧本壇香盒帛篚、高捧隨之。春夏出後左門、詣燎所。秋冬、出後右門、詣瘞所。引贊至正獻官前、唱、詣燎位。各引贊至各分獻官前、唱、詣燎位。引正獻官以下依次出後左門至燎所門外立。引贊唱、望燎。正位祝一版、香一炷、帛一端。四配位香四炷、帛四端。俟焚畢、引贊唱、復位。引正獻官復杏壇前拜位。後寢引贊唱、后寢香一炷、帛一端。俟焚畢、引贊唱、復位。引代獻官復位。東哲一壇、西哲一壇、東廡三壇、西廡三壇、各香一炷、帛一端。俟焚畢、各引贊引分獻官各復位。訖。鳴贊唱、闔戶。監祭官閉殿正門、執織官收織。鳴贊唱、禮畢。正獻官以下俱退至廂位。樂舞生捲班、杏壇上鼓、工鳴鏞鐘、

節其進止。佾官執麾旛對引、接武趨行、照班叉轉下退舞、列宮懸之內、朝上三叩頭。各執事禮生會于杏壇前、共列東西階、朝上三叩頭而散。

布席

前期之夜、提調官催鋪排人夫張幕次于金聲門內之左、設座燈、吊燈于堂上、門外。設異姓賓坐四席于堂內、南向。設同姓主坐六十二席于堂內、北向、昭一席、穆二席、昭四席、穆六席、昭十六席、穆十六席、昭八席、穆四席、昭二席、穆一席、共十代、席首各立昭穆行輩牌。其宗公世令族長學師又四席、各在本代昭穆中獨坐。外設二席于堂內之東西階傍列、以待朝廷四王官、則典儀、協律、掌宰、司饌也。設琴瑟鐘鼓于中堂、設贊相禮生坐于堂上。設絃歌生位于堂上、設眾樂生位于堂下、以待燕享。

燕享

禮畢、正獻官以下、禮樂引道、進金聲門。堂上鳴鼓、贊相唱、更衣、各官俱更公服、升金絲堂序立。贊相唱序賓、同姓者分立堂西、異姓者分立堂東、各揖。贊相唱序昭穆、同姓者以十代為次、各序行輩。贊相唱序齒、同姓者以昭穆為次、各序兄弟。贊相唱入席、同姓、異姓者三揖三讓、異姓賓先入坐、以爵為次、同姓者以次入坐、以昭穆為次。贊相唱行酒者三。掌宰官作主人、酌酒于罇、恭奉賓席及宗公以下。宰人以炙肝諸味佐之。佾官唱工歌鹿鳴之一章、二章、三章、鐘鼓三響、絃歌生鼓琴瑟、歌鹿鳴之一章、二章、三章終。贊相唱進飯者三。司飯官作主人、取盞中黍稷稻飯、三獻賓席及宗公以下、膳夫以和羹沃之。佾官唱作樂侑食、擊鼓三聲、堂上堂下奏樂三曲。

旅酬

三飯畢、贊相唱主人獻賓、宗公、世尹、族長、學師作主人、命卑幼子弟酌酒奉賓。工歌奏魚麗之章。賓卒爵、以虛爵向主人。主人肅拱。贊相唱賓酬主人。賓離席、酌酒奉主人。主人各揖。賓入席。主人舉爵飲、主人卒爵、以虛爵向賓。賓肅拱。工歌奏嘉魚之章。贊相唱主人酬賓。主人離席、酌酒揖賓。賓答揖。主人入席。賓奠酒不舉。工歌奏南山之章。由是族紳、族生、族人各命其卑幼酌酒獻賓。賓亦酌酒酬主人。主人再酌酒酬賓。賓主子弟各舉爵于其長、而眾相酬。工歌奏周南之什。賓離席。贊相唱賓辭。贊相唱留賓。賓更辭。贊相唱賓固辭。贊相唱主人固留。賓離席。贊相唱賓謝主人。主人答揖。贊相唱主人送賓。禮樂引導、送至金聲門外。贊相唱賓向主人三揖。主人答揖、三讓。主人肅拱、賓趨送出觀德門。贊相唱賓不顧矣。主人回、入金絲堂、

徹賓席、與同姓者更酌歡飲。工歌俱入奏堂内、歌楚茨、天保之什、質明而散。

分胙

次日之早，監祭官同省牲生、視膳生、掌宰官、司饌官徹各壇祭品牲隻，俱陳于詩禮堂。先令鋪排夫送壇祭、正獻官一壇，攝獻官、分獻官、代獻官各一壇。又令鋪排夫送胙肉、正獻官五體，攝獻官三十觔，分獻官三十觔，代獻官三十觔，供事各官二十觔。送四氏學四體，分給族生、族長。公府送四體，分給族人。禮樂兩學俱送兩體，分給禮學生。以全頒爲主。

祭品製造法

太羹

用犢牛七體，刷洗潔淨，大湯鍋熟煮，不加鹽料，撇其脂膏，止存清汁，勻之登内。

和羹

用豕脊膂肉切薄片，煮牛淡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油、醋、芹、韭絲調勻，又切猪腰如荔形，蓋面，臨時用淡牛肉煮汁澆蒲，勻之鉶内。

黍飯

用揀過黍米完潔者，滚湯煮熟撈起，傾盆内稍冷，盛簠内。

稷飯

用揀過稷米完潔者，滚湯煮熟撈起，傾盆内稍冷，盛簠内。

稻飯

用揀過稻米完潔者，水内淘淨，撈入甑中蒸熟，盛簠内。

粱飯

用揀過粱米完潔者，水内淘淨，撈入甑中蒸熟，盛簠内。

黑餅

用蕎麥麵，拌以油蜜，内包蜂蜜、熟榛、芰爲餡，印圓餅如掌大，爐乾，籩二十枚。

白餅

用白麥麵，拌以油蜜，内包蜂蜜、熟榛、芰爲餡，印圓餅如掌大，爐乾，籩二十枚。

榛

揀淨仁潔白者，顆顆砌起，下豐上鋭，與籩相稱。

芰

揀淨米潔白者，顆顆砌起，下豐上鋭，與籩相稱。

芡

揀淨實潔白者，顆顆砌起，下豐上鋭，與籩相稱。

棗

用膠棗煮蒸去皮，水潤潔淨，實籩内。

栗

用揀擇大栗、去皮、實籩內。

槀魚

用白魚大者、剖腹去鱗、洗淨、頭尾腹內俱以鹽搓之、放編內一日夜、取出晒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切碎、實籩內。

鹿脯

用肥美鹿肉、加鹽醬薑椒、煮熟、切爲小塊、臨時再加蒜油炒之、實籩內。

形鹽

用潔淨白鹽、印爲虎形、印爲山形者、印爲物形、實籩內。

芹菹

用潔淨生芹、切作長段、不加作料、實豆內。

韭

用肥嫩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一段、以鹽漬之、實豆內。

菁菹

用擇過菁菜、以湯𤄷之、切小段、加鹽薑油醋調和、實豆內。

笋菹

用潔淨乾笋、鹽水煮過、切方片、加鹽薑油醋調、實豆內。

醓醢

用猪膂肉、切小方塊、加油鹽薑椒茴香葱白、拌肉煮熟、以香爲度、實豆內。

鹿醢

用活鹿肉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兔醢

用活兔肉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魚醢

用活魚碎切、製法如醓醢、實豆內。

豚拍

用猪肩膊肉、取方大塊、抹以油醬鹽蜜醋酒、蒸熟、實豆內。

脾析

用牛羊肚子百葉、刷去黑皮、切作細條、沸湯焯過、加油鹽醋醬葱薑酒拌勻、再炒以香爲度、實豆內。

酒

清酒久窨而洌者、以鬱金香煑之、貯各尊。

燭

純用黃蠟及牛羊等脂、其燈心用棉纏細葦、錫模鎔造、以迎風不淋爲佳。

啟聖位祭品視先師位，惟減太牢一、太羹一。

四配位視十二哲，惟添豕首一。

從祀位與四配同，惟減豕肉一。

蔡復賞曰：謹按，國初舊制，先師神位籩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子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之議，遂減籩豆爲各十。於是籩實之糗餌粉餈、豆實之饇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籩豆十二者，事天享地之禮也。度夫子之心，必不忍于同天之祭，故損益以就中。爾四配舊惟羊豕各一，分作四分，每位一分。至景泰時，則每位各一羊豕矣。一、國初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則去大羹之登，而增籩豆爲各十者，何哉？蓋以既曰配享，則飲食之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豐，弟子乃大簡，而坐視其所食焉，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自奉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心待下之仁。我列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爲之節文矣。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專敬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二哲兩廡之籩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况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之分爾。彼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以教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籩豆之數不可得而槩益也。

陳設圖

先師位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太羹　和羹
白餅　榛　形鹽　黍　稷　韭菹　芹菹　脾析
黑餅　菱　藁魚　稻　粱　醓醢　兔醢　豚拍
芡　棗　菁菹　筍菹
鹿脯　栗　鹿醢　魚醢
羊　牛　豕
小燭　小燭　小燭　小燭
燭　香　燭

置帛置爵案

讀祝案

每位一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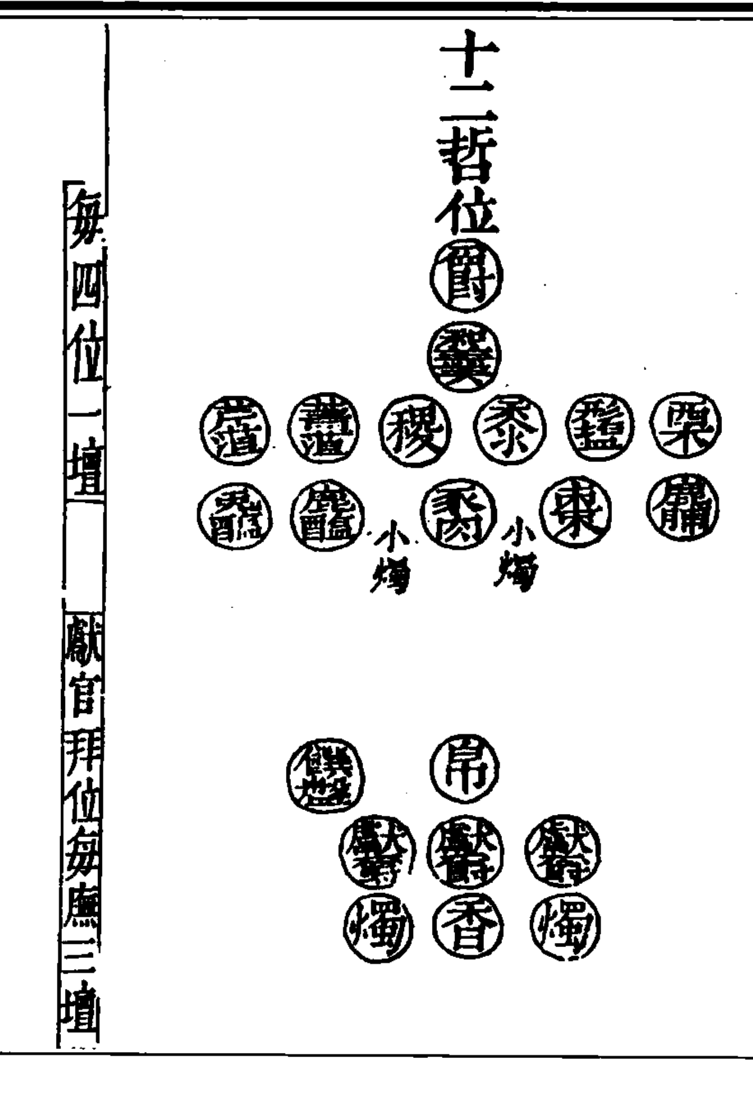
四配位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和羹
白餅　榛　形鹽　黍　稷　韭菹　芹菹　脾析
黑餅　菱　藁魚　稻　粱　醓醢　兔醢　豚拍
芡　棗　菁菹　筍菹
鹿脯　栗　鹿醢　魚醢
羊　豕
小燭　小燭
燭　香　燭

十二哲位

每位一壇

獻官拜位東西各一壇



兩廡

每四位一壇

獻官拜位每廡三壇

曲柄黃盖

曲柄黃盖亦曰曲柄繖一名鞸靴說文繖盖也通雅繖古謂之綠爾雅纁帛綠繖崔豹古今注云太公從周武王出制曲盖後世遂以爲天子之儀晉書輿服志功曹吏繖扇騎從又馬隆傳加赤幢曲盖又唐書禮樂志皇帝結珮乘輿出曲直華盖警蹕

大清會典黃曲柄龍繖頂徑五尺柄及金葫蘆頭共長一丈一尺七寸冒以黃羅垂三簷頂面俱繡織九龍雲文硃紅攢竹柄曲處用鐵心貼金龍頭承傘康熙二十三年冬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幸魯展謁先師

命大學士明珠宣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盖留之廟中以示朕尊崇之意衍聖公孔毓圻率各官叩頭謝群臣皆呼萬歲用是祗領敬藏祭丁則恭張於戟門外兩楹間蓋異數云

鎮圭

虞書、舜覲四岳、羣牧輯五瑞。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注、鎮安也。以安四方、故刻四鎮之山爲瑑飾。又考工記云、鎮圭長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又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又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聶崇義謂鎮圭大小之製、當與琬圭相依、則以之鎮安、以之象德、皆有取焉。朱大觀四年、詔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今恭瞻殿中至聖像手執鎮圭、爲雍正七年
欽頒之器、長二尺五分、廣二寸一分、厚一寸。剡上左右各二寸一分。玉色青蒼、温潤而澤、誠三代上法物也。

雍正十年　欽賜法瑯銅器

法瑯香鼎

法瑯燭臺二

法瑯松竹梅二

法瑯香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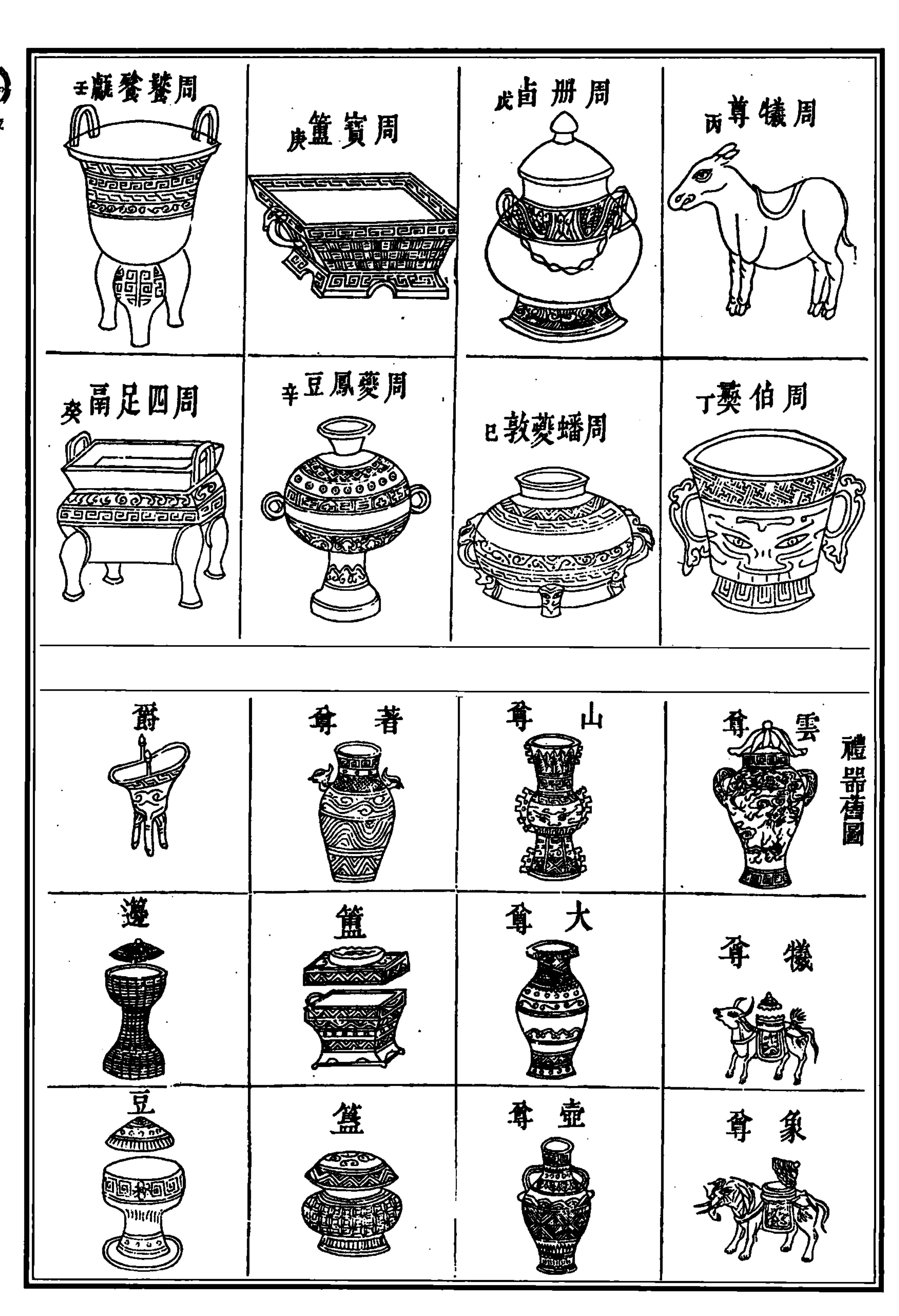
法瑯花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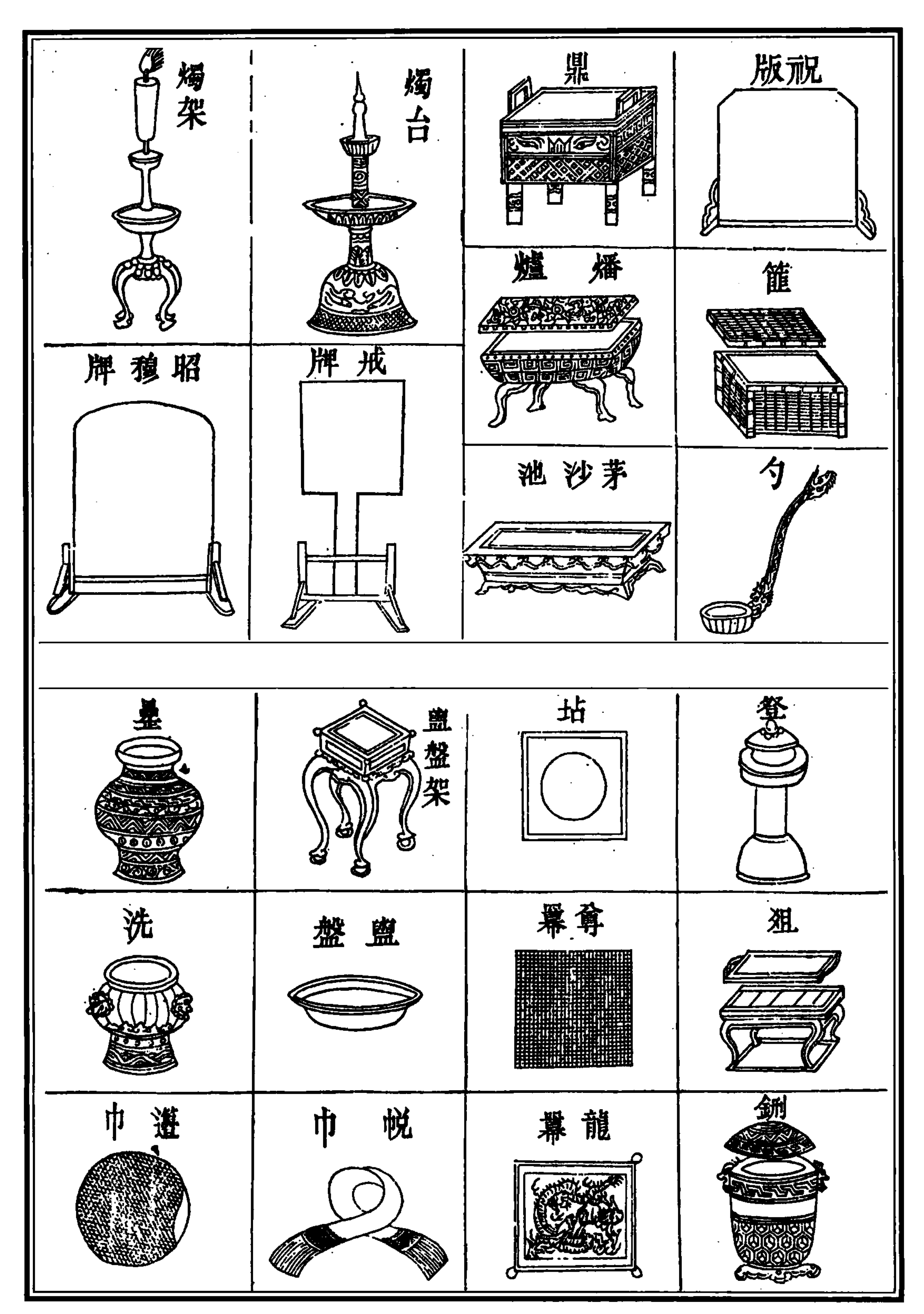
金龍朱漆几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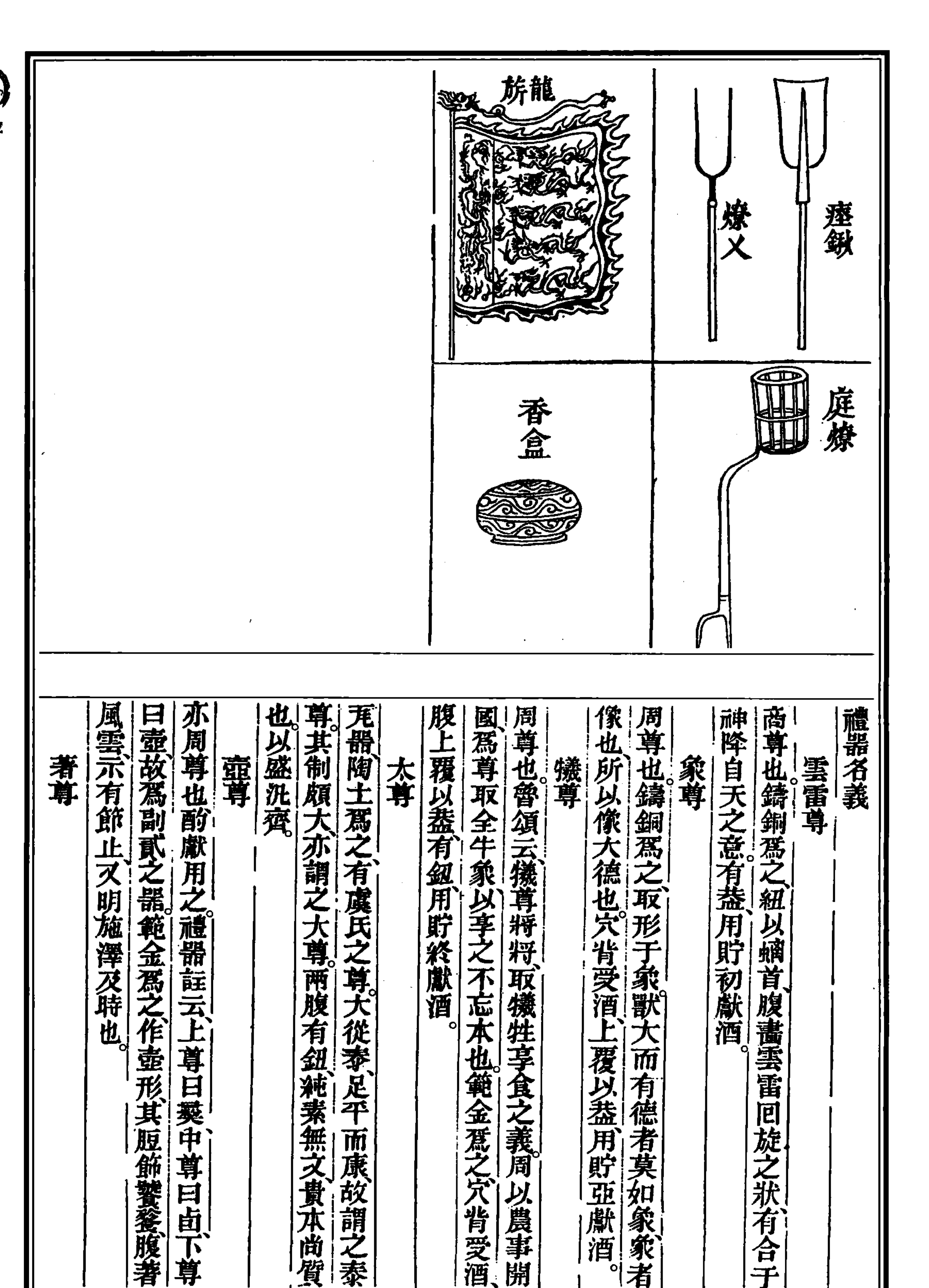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六年　欽賜周器

周木鼎甲

周亞尊乙


周饕餮甗 壬
周寶簠 庚
周冊卣 戊
周犧尊 丙
周四足鬲 癸
周夔鳳豆 辛
周蟠夔敦 己
周伯彝 丁
禮器舊圖
雲尊
山尊
著尊
爵
犧尊
大尊
簠
籩
象尊
壺尊
簋
豆


燭架
燭台
鼎
祝版
燔爐
篚
昭穆牌
戒牌
茅沙池
勺
罍
盥盤架
坫
登
洗
盥盤
尊冪
俎
巾
帨巾
龍冪
鉶



禮器名義

雲雷尊

商尊也。鑄銅爲之、紐以螭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有合于神降自天之意、有蓋、用貯初獻酒。

象尊

周尊也。鑄銅爲之、取形于象。獸大而有德者莫如象、象者像也、所以像大德也。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

犧尊

周尊也。魯頌云、犧尊將將、取犧牲享食之義。周以農事開國、爲尊取全牛象、以享之不忘本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腹上覆以蓋、有鈕、用貯終獻酒。

太尊

瓦器、陶土爲之、有虞氏之尊。大從泰、足平而康、故謂之泰尊。其制頗大、亦謂之大尊。兩腹有鈕、純素無文、貴本尚質也。以盛汎齊。

壺尊

亦周尊也。酌獻用之。禮器註云、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故爲副貳之器。範金爲之、作壺形、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雲、示有節止、又明施澤及時也。

著尊

商尊也。範金爲之。明堂位云、商尊曰著、謂着地而無足也。亦有顯著之義。其制如雲雷尊、質素無文、酌獻用之。

山尊

夏后氏之尊、範金爲之。高聳而稜方、刻鏤爲山雲之狀、有蓋以盛醴齊。

簠簋

祭器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刻木爲之、尚質也。方坐圓體、口小而腹大、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

籩豆

籩古今皆竹製、惟豆制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魯王豆雕篹、爾雅及鄭氏說以木、禮旗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登

禮器也、以薦太羹。爾雅、瓦豆謂之登。詩大雅、于豆于登。

鉶

瓦器也。周禮祭祀供太羹鉶羹。註、羹加五味、盛以鉶器。儀禮、尸西南六鉶、繼之是也。

俎

載牲體之器。明堂位云、周以房俎、謂俎之上下兩間似堂房也。魯頌云、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漆中央黑。

篚

竹器、如篋。說文所謂篚如竹篋是也。古制用篚不一、皆以盛物。今祭祀專以承幣。按詩鹿鳴序、實幣帛筐篚之遺意。

爵

禮器也。明堂位云、夏以棧、商以斝、周以爵。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雙耳、侈口、範金爲之、象爵形。禮書、禽小者名爵、大細者名爝。其義取小爲貴、戒貪飲也。福爵同式。

坫

以置爵、亦承尊。酌獻必審所處而置焉、亦謹祀事有占之義、故名坫。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也。坫借反爵之坫以名置爵之器、豐取時和年豐、粢盛豐潔之意。

鼎

調和五味之器。圓象陽、方象陰。三足象三公、四足象四輔、黃耳象中、金鉉象斷、雲雷龍鳳象物之文。夏商周皆有之、以爲重器、名稱款式各殊。祭祀用以烹牲者、大鼎也。用以焚香者、小鼎也。

祝版

版同板、鮮木爲薄片也。周禮、學士之板、註、名籍也。今祭祀書祝文于版、禁以架、事畢焚之。

燭架

燈架也。唐人名爲短架。今祭祀燭用架、庭燎亦用架、所謂燈燭臺是也。

茅沙池

池者沼也。停水爲池、則池應以石甓砌之。廟庭當階不宜爲坎、而求神灌酒於地、又恐不潔、所以黃沙鋪之、白茅藉之。古諸侯分茅胙土、以承祭祀。鬱鬯之用茅土者、敬其事也。今制用銅錫爲池、以盛茅沙、可免當階之爲坎矣。

罍

罍似壺、大者受一斛。詩曰、酌彼金罍。取以佐尊、以其不窮也。又畫雲雷象者、酒則取其陽氣發達、盥則取雷震之威以起敬。今祭時多用爲盥器、以盛水、故與洗並。

洗

盛水器、凡盥必有洗以承之。其形如盤。今祭時、罍盛新水、盆盛棄水、洗則用以滌爵。兩旁多爲蛹首、以示其威之能剛、戒沉湎之意、且以滌舊染之汚也。

盥盆

盆者盎也。祭時盥手、用盆受棄水、惡穢地也。

香盒

盛物之器、凡有蓋者曰盒。祭祀焚香、而以小圓器盛之、名曰香盒。漆以朱、以木爲之。

龍冪

用以覆尊者。以絳帛爲之、中畫雲龍、四邊畫香草回文、四角綴以金錢。

邆巾

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用以覆邆上。

帨巾

以白布帛爲之、祭祀時用以拭手洗爵、以竹筩盛之。

燔爐

焫蕭之器。禮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焫蕭迎神、而祝先燔蕭艾、其臭上達、以求神于陽、灌鬱鬯、其臭下及、以求神于陰。兼天地之義、以事神也。考焫蕭古無其器、而升天者不宜置諸地、故以時用之爐代之。又有挑爐、執爐、皆近制也。

庭燎

以鐵爲之、如立地高架、爲檽籠圓斗、以受松柴。祭祀焚之、光撤上下。

牌

廣韻云、牓也。牓牌皆揭紙于木、張以示衆。今祭祀用牌、以傳戒誓、以約齋宿、掛齋宿所、以序昭穆、以分班位、置之堂下、皆傳命致謹之意。

畢

月令、畢翳、註、網小柄長謂之畢。今祭祀所用燔肉燎帛之叉曰畢、以酸棗爲之。

鍬

註、钁也、掘土之器、以鐵爲之、如鉏如鏟、祭時用以瘞帛。

旂

交龍爲旂。爾雅、有鈴曰旂。郭註、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複也。今祭祀迎牲帛粢盛咸用旂、所謂龍旂承祀也。以繹帛爲之。

刀

屠刀、曲柄如削、謂之鸞。鋭首、圜把、首繫鸞鈴、把繫聯環、索索有聲。和其音以導欵會之宜。又有切刀、厨人製蔬醢、取整齊長短合度數。禮內則云、聶而切之爲膾是也。

建官

元至大元年、禮部呈集賢院闕、文廟典籍、比依國子監典籍出身、領中書省劄理任。此典籍官之所自始也。明洪武元年、各官于奉天門奏襲封衍聖公府合設官屬、奉欽設置勾、典籍、司樂三員、宜從衍聖公保舉人員、呈都省、以憑銓用。我

清順治元年、巡撫山東部院方　題准典籍一員、司聖廟禮生書籍、應聽衍聖公咨部　提奉

旨是。以後俱選博通經史、深明禮儀生員、咨部銓除、專管提調聖廟禮學、督率學長講習禮儀。逢祭充典儀官。凡在庫禮器、俱註冊典視。又奎文閣書籍、亦聽本官檢閱。學舍在廟內東偏西向、謂之禮學。乃查點辨事之所。遇祭期、在奎文閣演習。俸祿應給月米一石、鈔八十兩、於聖公府免糧田內自行量撥。

禮生

歷代額設禮生、俱以儒學生員充應。洪武元年、照太常寺例、俱入樂舞生內。凡典儀、傳贊、通贊、畾洗、皆樂舞生供應執事。洪武七年、題准孔廟專設贊禮生、于郡縣儒童內選取、在廟專習禮儀。遇朔望祭期、供贊相之職、遂欽定六十名。崇禎四年、衍聖公咨會禮部、

禮生額火供應不足，准添設四十名，以爲各壇陳設之用。遇缺選補，務必足額。我

清順治元年，巡撫山東部院方　題准，聖廟禮生額設二百名，于各州縣民間俊秀者內選補，其優免與樂舞生同。如遇考試，有志上進者，入樂舞册內，一體送考。成例欽遵在案。

條規

一、典籍以下，立學長二人，班長正副共八人。學長有缺，班長選補。班長有缺，禮生選補。

一、學長總領本學一應公務，收掌册籍，查閱學勤惰。

一、鳴贊班長教習大贊、引贊；班長教習引禮、相禮；班長教習贊勤、引導、盥洗、榜祝、宣讀等；陳設班長教習陳設、收發、供案等。

一、四班之外，又立成禮正副二人，教習送神、迎神、轉折、揖讓、進退、疾徐，與樂相合。

一、設工祝二人，專一明徵辦數，及送神、迎神。

一、教習俱遵依須定儀注，訓迪諸生。凡衣冠辭色要端正，不許怠惰苟且。

一、各生逢祭，務備藍衫、雀頂，不許便服入廟。

一、禮生各習其儀，以本師爲從違，不許偏執已見。

一、每月朔望日期，早集本學點名，率領入廟拜謁，以次赴公府叅見畢，分班在詩禮堂演習，申時散學。

一、逢丁祭前三日，赴詩禮堂早演，查點禮器，損缺者即補造修整。

一、禮生肄業嫻熟，本學申詳公府，給劄收執，仍行本縣給帖，優免照生員例，一體優恤。

一、逢丁祭前三日供職者，俱准給口糧，每名米一斛，麵一斤。

一、學部長丁憂，具呈本學，申詳公府。如無人可代，姑留晋理。禮生丁憂，即入備補册內，不入廟供事。

一、禮生年老不能供事者，准給衣頂歸農。

一、禮生應革欵例　朔望三次不到　詩禮堂觀禮不到　奎文閣習儀不到　金聲門點入不到　變亂古禮　不記儀注　失悞執事　入廟不齋　匿喪入廟　失落齋牌　失落劄付　毀辱師長　倩人代替　行止不端

一、禮生應責欵例、朔望二次不到　祭期聽點遲到　差訛儀注　陳設失次　怠玩執事　鼓譟不入班　毀壞禮器　失悞交籌　不受教訓　欺慢師長　同學鬭爭　不着公服

一、禮生應罰款例　朔望一次不到　儀注生疎

紊亂班次　衣冠不整　同學戲侮　赴學遲延

入廟不謹　稱謂錯訛

校記

①磔：當作「獻」。

②幕：當作「羃」，見上文。

③舉：當作「偃」，蓋止樂也，見上文。

聖門樂誌

清光緒刻本

清・孔尚仁 撰

《聖門樂誌》一卷，清孔尚任撰，清光緒十三年重刻本。

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别號岸塘，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自幼熟讀經史，好詩文，通音律。屢試不第，中年隱居石門山。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康熙帝駕幸曲阜祭孔，尚任御前講經而受褒獎，授國子監博士。後赴京任職，期間曾到淮揚一帶治水數年。康熙三十八年成《桃花扇》一劇，王公顯貴争相傳抄演唱，轟動京城。後被罷官，歸居故里。一生著述頗豐，有《石門山集》、《出山異數記》、《湖海集》、《長留集》、《岸堂文集》等作品傳世。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三），尚任嘗受衍聖公孔毓圻之邀，續修《孔氏家譜》，廣徵博採，撰成《闕里新志》二十四卷。

是書共分二十六目：音器譜法、音譜、鐘鼓齊鳴、鐘磬譜、歌聲譜、琴譜、笙譜、塤譜、篪譜、鳳簫譜、雙管譜、油簫譜、笛譜、樂章、朝元歌、引道圖、旌節、就位式、轉班法、轉班鼓譜、奏樂圖、舞譜、樂器圖、樂器名義、建官。有文字，有圖示，對孔廟樂舞制度記載頗詳。

此書對考證孔廟制度有一定參考價值。原有康熙時孔氏刻本，光緒十三年孔令貽將《聖門禮誌》、《聖門樂誌》二書匯輯合刻。

樂誌序

古樂淪亡久矣。後之君子辨器以審音、審音以知樂。播之管絃羽籥而彷彿簫韶之遺響者、其惟大成樂乎。學士大夫誦法先王、考稽莫據、幸而登闕里之堂、聲容可接、名物燦然、於昌嘆舞蹈間、如對古人。所謂聞樂知德者、豈非興感之一助乎。朱文公於聖廟樂器備考三代遺制、鑄造精密、於知漳州日、申之省部、乞爲頒行。崇文頒印刻圖式、頒行諸路。當日各學宮樂器最爲近古、則朱文公之爲功鉅也。及我

興朝、詔修樂器、考據詳明、超軼往代。爰

命天下學宮選俊秀、習佾舞。又

勅文武各官每逢丁祭、一體入廟、則凡躬與祀典者、不可不留意聲音、殫心名物、窺其美善、以仰承陶淑萬邦之雅化也。從父霽窗任家學、於廟庭樂音有攝理之責。公餘、彙樂誌爲專書。公之儒林、俾得寓目瞭然、不至茫無考據、其亦諸君子知樂之一助乎。若夫制器協律、備極精微、於以格神人、和上下、則又在司其事者矣。

賜進士出身、吏部觀政六十五代孔衍治靖軒甫謹序。

康熙歲次丙申仲春之吉。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仲冬重刊。

聖門樂誌目錄

聖門樂誌　　曲阜學優廪生陳慶彬甫子均、金德昌甫佩秋校字

前戶部員外郎孔尚任東塘原纂

前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孔繼汾止堂原錄

翰林院庶吉士吏科給事中廣東肇羅陽道孔憲彀敬錄

音器譜法

樂譜

古二律呂兼四清聲、樂家相傳有十六色字母爲之譜。雖非古樂之正，要皆當時所用也。今太常樂亦仍十六聲之舊，而用者止黃鍾之合、太蔟之四、姑洗之一、中呂之上、蕤賓之勾、林鍾之五、南呂之工、應鍾之凡、清黃鍾之六、清太簇之五，其餘皆設而不用，猶隋所謂啞鍾也。蓋諸祭祀所歌奏，寔不出黃鍾、中呂之二均，爲已足矣。然蕤賓之勾，變徵聲也，宮調多不用之，而用者止九聲耳。九聲者合配五音，出于喉、舌、脣、齒、牙，而俗樂家乃以平上去入分之，以配羽、角、宮、商、其徵音有其宮無其調。

一日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按每聲俱有七調，每調更轉，謂之運，餘皆倣此。

二日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大石調、四雙調、五小石調、一名正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三日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二高宮調、三中呂調、四越調、五南呂調、六仙呂調、七黃鐘宮調。

四日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二大石調、三高大石調、四雙調、五小石調、六歇指調、七林鐘調。

五日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此教坊俗樂之名、即古樂旋相爲宮之意。但以平、上、去、入分配五音、往往不相協。不若辨字之清濁高下、審聲之喉、舌、脣、齒而歸之于五音。六律總以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九字譜之也。今按五音每宮各有七調、而元音大雅依稀可推、所謂今樂由古樂也。其訣曰：宮商角徵徵羽宮、黃太姑仲林南應。合四一上尺工凡又有六五黃太清。今大成樂用黃鐘宮、以合字起律、謂之正宮合字調。其分配所屬列圖於後。

部位　喉、齒、牙、舌、舌、脣、喉、喉、齒。

聲音　宮商角徵、變徵、羽、變宮、少宮、少商。

律呂　黃、太、姑、仲、林、南、應、清黃、清太。

韻譜　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

總理律呂正義館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爲請
旨事。准禮部咨開，准衍聖公文稱，山東布政使移送部頒
春秋祭祀
文廟樂章宮譜一册，欽遵轉飭遵照外，闕里
文廟例於每年四仲月上丁致祭。恭查樂章册開春丁
樂章，夾鐘爲宮，倍應鐘起調。秋丁樂章，南呂爲宮，仲
呂起調。春秋既有不同，夏冬應否各別，相應咨請大
部查照，頒示遵行等因。查此項樂章係乾隆八年律
呂正義館咨送到部，轉行各省遵照在案。今衍聖公
咨請春秋既有不同，夏冬應否各別之處，本部無例
可查，相應仍咨律呂正義館，查明咨覆到日，以便轉
咨衍聖公等因。查闕里誌，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其樂譜用四上尺工
六，不用乙凡。考其聲字，則止是四字一調。又其譜以
黄鍾爲合字，太簇爲四字，仲呂爲上字，蓋承宋燕樂
譜之舊。依宋樂誌考其宮調，則是以太簇起調，而仲
呂爲宮。然黄鍾非合字，太簇非四字，仲呂非上字，則
其聲字宮調皆未可以爲據。自我
聖祖仁皇帝考定元聲，我
皇上欽定樂章，
頒發曲阜及天下學宮，春以夾鐘爲宮，秋以南呂爲宮，誠
極典製之崇隆，禮樂之明備矣。今禮部據衍聖公咨，
以四仲月致祭
文廟用樂宮調請示，臣等未敢擅議。伏查唐祖孝孫議
樂，五帝等祀俱用月律。
皇上欽定樂制，中祀及鄉飲亦用樂律。闕里
文廟既以四仲月致祭，似應亦用月律。除仲春用夾鐘
爲宮，仲秋用南呂爲宮外，其仲冬月擬用黄鍾爲宮，
仲夏月擬用蕤賓爲宮，是否允協，伏乞
聖訓。恭候
命下，臣等欽遵填註宮譜，交禮部頒發衍聖公遵行可也。
謹
奏。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音譜

鼉鼓　在殿陛之下。先擊三百六十數以儆戒、後又擊三通、以節其進、其擊法、首以兩椎連雙擊鼓者二、而鼓一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但末作鼓兩擊以別之。三次共四擊、此起鼓之例。此後不必擊鼓、但以椎于鼓上先後二擊者三。三次共六擊、此爲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三、爲第二通。三次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而末緊加二擊以結之。此爲第三通。三次帶末二擊共十七擊。通前共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運。初起、樂生卷班。第一通畢、俱升堂。第二通畢、俱入室。第三通畢俱就位、謂之著位、所以秩其始也。全樂奏終、其擊法又如前。初起卷班、第一通畢離位、第二通畢致事、第三通畢拜辭而散。此三樂之收宮、謂之飭歸、所以謹其退也。擊鼉鼓于始終者、皆取儆戒之義焉。

鼓字用左手擊、鼕字用右手擊。　左手欲輕、右手欲重。

初　起　札札鼕　札札鼕　札札鼕鼕

第一通　鼓鼕　鼓鼕　鼓鼕

第二通　鼓鼕鼕　鼓鼕鼕　鼓鼕鼕

第三通　鼓鼕鼓鼕鼕鼓鼕鼓鼕鼕鼓鼕鼓鼕鼕

結尾　鼓鼕

大鼓大鐘　在大成門之左右。初行祭禮則擊鼓、祭事俱畢則擊鐘。鼓三百六十擊、鐘一百八響。凡迎神、送神、俱鐘鼓齊鳴。

麾　麾生執麾、升龍向外、降龍向內。如迎神作樂舉之、則升龍現、高唱曰迎神、樂奏昭平之曲。迎神二字一讀、聲勃然而起、末稍加腔韻。昭平之曲四字分排、欲勻、尾聲悠然長。但要春容和雅、不可暴戾急促。每起一曲、即舉麾依歌章唱一聲。凡入奏曲終、聽櫟敔畢偃麾、則降龍現、高唱曰樂止。欲颯然而去。

柷　每奏一曲之始、聽舉麾唱畢、兩手舉止、先撞底一聲、次擊左旁一聲、次擊右旁一聲、共三聲以舉樂。堂上堂下之樂俱統命于柷焉。

敔　每奏一曲之終、聽縣鼓響畢、即兩手舉籈、先擊其首者三、次逆櫟齟齬者三、共六響以止樂。堂上堂下之樂皆制命于敔焉。

鎛鐘　宮懸左右各三架、每奏一曲之始、聽擊柷畢、即擊一聲、以開衆音。每架主一曲、先左之中、次右之中、次左之北、次右之北、次左之南、次右之南。又次左之中、又次右之中。全樂入曲、八響乃一曲之始條理也。

鎛磬　宮懸南北各三架、每奏一曲之終、即擊一聲、以收

衆音。先南之中、次北之中、次南之左、次北之左、次南之右、次北之右。又次南之中、又次北之中。全樂八曲、八響、乃一曲之終條理也。

懸鼓　宮懸四隅各一架、每奏一曲之終、聽特磬響畢、即擊懸鼓。先乾響巽應、次坤響艮應。凡四聲盡一曲之收宮也。

編鐘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始、即擊一聲、以開衆音。自東而南、而西、而北、輪更擊搏。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始條理也。

編磬　宮懸四面各一架、每奏一句之終、即擊一聲、以收衆音。自西而南、而東、而北、輪更敲戛。每曲八句、八響、乃一句之終條理也。

楹鼓　足鼓鞉鼓、堂上左右共四架。每奏一句之終、聽鐘磬響畢、先擊楹鼓一響、足鼓應之、鞉鼓尾之。凡三響、三應、三尾。〔播鞉鼓法〕持柄左轉、兩耳擊三點、盡一句之收宮也。

登歌鐘　堂左一架、每奏一字之始、聽歌聲既發、即擊一聲、以開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始條理也。

登歌磬　堂右一架、每奏一字之終、即擊一聲、以收衆音。每句四字、四響、乃一字之終條理也。

凡鐘磬在懸、以樂生所向之方爲位、下層自右數第一〔合〕字、第三〔四〕字、第五〔一〕字、第六〔上〕字、第八〔尺〕字。上層自左數第二〔工〕字、第四〔凡〕字、第五〔六〕字、第七〔五〕字。擊磬俱按律呂、歌鐘同法、譜列於次。

編歌鐘磬譜

從左數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清黃	清大	清太	清夾
	工		凡	六		五	

從右數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合		四		一	上		尺

搏拊田鼓　搏在門內、田在門外、共四架。每奏一字之終、聽歌聲音畢、即拍搏拊一聲、速敲四鼓應之。〔拍搏拊法〕初字以左手、再字以右手、三字又以左手、四字則兩手齊拍。〔敲田鼓法〕初字以右杖、再字以左杖、三字又以右杖、四字則二杖齊敲、盡一字之收宮也。

歌　乃一樂之主、凡八音、皆以和歌。古之雅頌、其法不傳。今上一字一韻、審其爲喉、舌、唇、齒、以定其音律。凡字俱有聲有音、聲即字也、音則其落韻也。字有不能合音律者、則以落韻合之。如大成樂所用合、四、上、尺、工、六等字、〔合〕字屬宮、出於喉而落於喉內、〔四〕字屬商、出於齒而落於齒之上齶、〔上〕字屬徵、

出於舌上而落於上齶之近外尺字屬徵、出於舌頭而落於上齶之近內工字屬羽、出於脣而落於上齶之鼻孔六字屬少宮、出於喉而落於喉外五字屬少商。出於喉而落於脣齒之中央 總之歌在口中、以律呂之九宮往來輪轉、如琴之絃、如簫之孔、如鐘磬之在縣。自合至六、聲漸高而清。自六至合、聲漸低而濁。得此九宮之聲音、凡歌入口、皆合律呂矣。列譜於下、

歌聲譜

自上而下漸低漸濁漸巨

五 六 凡 工 尺 上 一 四 合

自下而上漸高漸清漸細

歌口譜

林鐘 尺 工 南呂 中呂 上 姑洗 太簇 四 大呂 合 黃鐘

琴譜

中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按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以中徽爲君。中徽者、第七徽也。其位黃鐘中聲寄焉。若求其中、則寓於絃之緊慢。緊慢適中、其聲自出。是聲乃聲之元、天地之中氣、萬世作樂之大根本也。故朱子曰、律曆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求之之法、取竹之竅生厚薄均者、祖蔡氏截竹探討之法、以爲黃鐘之管、以定中聲。遂法此聲、製而爲簫、先吹合字、即黃鐘也。謹察其聲、以右手勾第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揣摩七徽上下之間。如絃過于太緊、則聲溢出徽外、或在八九之間、必却軫以慢之。過于太慢、則聲又爲不及、或騰在五六之上、必進軫以緊之。務求緊慢適中、使中聲正對七徽而後已。中聲既定、然後如尋常和絃法、用得道仙翁以調之。絃既和平、則十二律各得其位矣。舊大成樂譜俱按彈、皆以七徽爲主。其第一絃爲黃鐘律、左手中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一絃、則合字應。第二絃爲太簇律、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二絃、則四字應。第三絃爲姑洗兼中呂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抹三絃、則一字應。用右手大指按七徽、左手食指挑三絃、則上字應。第四絃爲林鐘律、用左手名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勾四絃、則尺字應。第五絃爲南呂律、用左手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挑五絃、則工字應。第六絃爲應鐘兼清黃律、用左手大指按七徽半、右手食指挑六絃、則

(凡)字應。用左手食指按七徽，右手食指抹六絃，則(六)字應。第七絃爲清太律，用左手名指按七徽，右手中指剔七絃，則(五)字應。此譜之按彈者也。

明朝釋奠儀註載琴瑟譜俱散彈，用一絃至六絃，曰(合)、(四)、(上)、(尺)、(工)、(六)。然去一則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爲宫，俱可用。散勾一絃爲(合)字，勾二絃爲(四)字，勾三絃爲(上)字，挑四絃爲(尺)字，挑五絃爲(工)字，挑六絃爲六字。此譜之散彈者也。

張鶚曰：彈琴之法，按徽則聲短而殺，不比于瑟。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與衆音相和。

又馮應京曰：古彈琴與瑟同，安馬柱支絃對徽，乃以右手鼓于臨岳之下，則達越之聲見矣。若以左手按絃附木，則其聲暗啾短促，如鷄啄木，略無音韻。驟之令人孔悲。今太常大成樂皆如之，則琴達越之法滅矣。其何以合人聲而歌于堂上哉？蓋按絃附木之法，可用于雜調，而不可用于雅樂。雜調或按或散，一浮一沉，乃能相濟而成調。若雅樂唯取合律吕，單按附木則韻短，止用散聲則聲渙，或散或按則雜亂不齊。惟以柱馬對徽鼓之，則地天交泰，而中聲出焉，宜乎其達越也。自雅樂亾，而琴馬之制亦廢。今宜細審中聲，律吕既定，亦照鼓瑟之法，兩絃並奏，一散一按。散者其正絃也，而按者其助絃也。如散勾一絃爲(合)字，則按九徽挑三絃以助之；散勾二絃爲(四)字，則按九徽挑四絃以助之；散挑四絃爲(尺)字，則按十徽勾二絃以助之；散挑五絃爲(工)字，則按十徽勾三絃以助之；散挑六絃爲(六)字，則按中徽勾四絃以助之。二、三、四、五絃疊爲正助，惟一絃大絃爲宫，在君位，不敢以之作助。此譜之散按兼彈者也。其聲達越，與瑟相和。歌聲不能揜之，彈法最妙，乃今之所用者也。

瑟譜

后其柱則濁

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律	黄鍾中	大吕中	太簇中	夾鍾中	姑洗中	中吕中	蕤賓中	林鍾中	夷則中	南吕中	無射中	應鍾中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用右手鼓之　此十二絃爲外

中絃極清不彈

前其柱則清

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律	黄鍾清	太吕清	太簇清	夾鍾清	姑洗清	中吕清	蕤賓清	林鍾清	夷則清	南吕清	無射清	應鍾清

六　五　一　上　尺　工　凡

用左手鼓之　此十二絃爲内

瑟　二十五絃，各設一柱。第十三絃居中，爲内外清中之界，謂之君絃，居所不動。其餘馬柱游移不定，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上下以笙和其音。外十二絃具十二中律，内十二絃具十二清律。或一手掐作，或兩手合作，俱可。一手掐作，則止用外一至十二，内一至四。若兩手合作，則内外二十四絃俱用。外第一絃爲黄鍾律，用右手食指勾，則(合)字應。内第一絃爲清黄律，用左手食指勾，則(六)字應。外第二絃、第三絃爲太簇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四)字應。内第二絃、第三絃爲清太律，用左手中指、食指撮，則(五)字應。外第四絃、第五絃爲姑洗律，用右

手中指、食指撮、則〔一〕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六絃爲中呂律、用右手食指勾、則〔上〕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七絃、第八絃爲林鐘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尺〕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九絃、第十絃爲南呂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工〕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外第十一孔①、十二絃爲應鐘律、用右手中指、食指撮、則〔凡〕字應。(內絃左手同法)內外二十四絃、不可參差先後、欲清中相應、疾徐如一。其兩絃兼彈者、取陰陽相配也。自中呂而上、以律配呂。自中呂而下、以呂配律。琴之兩絃兼彈者、蓋取老少相配也。一、二、三絃用少配老、四、五、六絃用老配少。若欲稍作指法、少配老或可吟而下注、老配少或可猱而上綽。總欲琴瑟協和、則他音不能擠下矣。

笙譜

前　後

笙　凡吹竹音、按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匏屬、按其孔則有聲、放其孔則無聲、故謂之鼓笙。鼓者動也、按其孔則氣從山口出、以鼓動其簧而聲發矣。笙後面居中一長管位第十四、乃黃鐘中聲譜、以〔合〕字應。其第十二管乃黃鐘清聲譜、以〔六〕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開。如吹十二管〔六〕字、又兼按十三管〔小六〕吹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太簇律、用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四〕字應。第一管、第三管、第十管爲姑洗律、用右手食指、大指、左手大指按其孔、則〔一〕字應。第二管、第十三管爲中呂律、用左右手大指按其孔則〔上〕字應。第十二管、十五管爲林鐘律、用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則〔尺〕字應。第三管、第七管、第十一管爲南呂律、用左手大指、右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工〕字應。第五管、第六管、第十管爲應鐘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凡〕字應。又第一管爲〔勾凡〕、第九管爲〔助凡〕、〔清一〕、第十六管爲〔亞乙〕、十七管爲〔背凡〕。審其調之清濁、皆可取爲助音、而雅樂不用也。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爲清太律、用右手大指、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則〔五〕字、應。欲知各管之配合、當看下文點笙歌訣云。

(內外孔字音歌訣月)

一三十管〔一〕字眞、　二管十三〔上〕字聞。
四八十一爲〔四〕字、　十二十四〔六〕〔合〕音。
三七十一應〔工〕字、　十二十五〔尺〕字輪。

全贊孔字音歌訣曰　五六勾凡九清一、亞乙背凡十六七。又加十三爲上字、徐徐用字呼與吸。

此總括管孔、以清中數聲兼言之。若大成樂止用合、四、上、尺、工、六、六字、當依所列圖管取應用字目、按譜單吹、勿以兼音亂雅爲美也。

壎譜

前　後

壎　吹時先以兩手名指居蟠埧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岳閉五竅、兩大指按後二孔、兩食指按前上二孔、右中指按前下一孔。平氣俯唇輕而吹之、則爲黃鐘律、譜以合字應。略俯唇微仰而吹、則爲太簇律、譜以四字應。微仰更加氣、則爲姑洗律、譜以一字應。仰極重吹、則爲中呂律、譜以上字應。放前上右一孔、則爲林鐘律、譜以尺字應。凡放尺字、餘孔俱閉。放前下一孔、則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放工字、止閉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則爲應鐘律、譜以凡字應。若放凡字、止閉五、六字。放後左一孔、則爲清黃律、譜以六字應。凡放六字、止閉五字。放右一孔、則爲清大律、譜以五字應。凡放五字、餘孔盡閉。此器極難取音、急不嘹、緩不洪、仰口蹙唇徐噓

篪譜

篪　如吹笛法、用左手名指挽其繩、橫而左偏。其吹口在右頭管面上、較他孔稍大。左尾上有穿繩二小孔、爲黃鐘、清太二律。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重吹則五字應。當尾有一底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左頭第一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此孔與底孔俱開、餘俱閉。第二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一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三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二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第四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此孔與下三孔、底一孔俱開、餘俱閉。後一孔爲應鐘律、輕吹則凡字應、又爲清黃律、重吹則六字應。凡吹六

字、止閉此孔、餘俱閉。入器之中、惟篪竅大而內濶、吹之甚難。止宜徐氣輕取、與塤相和、以合衆樂。舊譜呼底孔閉爲陽尾、閉爲陰尾、譜多不同、當以此爲法也。

鳳簫譜



鳳簫　用兩手捧持、自各管吹起、每管一聲。第一爲黃鍾律、以合字應。第三管太簇律、以四字應。第五管姑洗律、以一字應。第六管中呂律、以上字應。第八管林鍾律、以尺字應。第十管南呂律、以工字應。第十二管應鍾律、以凡字應。第十三管清黃律、以六字應。第十五管清太律、以五字應。每管頭俱有闕竅、爲吹口。次第輕吹、則聲得矣。

雙管譜

雙管　臨時拔菼頭入口含吹、以呑吐深淺爲字之抑揚。兩管同一音、六孔盡閉、兩內爲黃鍾律、以合字應。自下而上、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鍾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鍾律、以凡字應。此器聲調過高、當俯而抑之、斯與衆音諧和。凡放一孔、此孔以下盡開、孔以上盡閉。笙簫笛等皆倣此。

洞簫譜

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姑洗。太簇。黃鍾。合六

洞簫　簫、衆樂之祖也。本黃鍾之管而爲之。吹簫以唇安出口上、全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清、唇俯緩吹則濁。簫底孔及穿繩眼黃鍾也。若吹此律、六孔皆閉、俯唇輕吹、則合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黃律、則六字應。自尾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唇輕吹、則四字應、仰而急吹則爲清太律、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中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鍾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後一孔爲應鍾律、以凡字應。自下而上、以漸而清、象一陽之氣自黃泉而升也。凡和琴瑟、點笙簧、全賴此器定黃鍾之聲。如教坊俗樂所用、不合尺寸、是鄭衛之音、未可作雅樂也。其嚴辨之。

笛譜

黃鐘　太簇　姑洗　仲呂　林鐘　南呂　應鐘

龍笛　橫而右偏、其吹口在左頭管面上、較他孔稍大。在頭底孔及穿繩眼、黃鐘也。若吹黃鐘律、六孔盡閉、微氣輕噓、則(合)字應。自右頭起、放第一孔爲太簇律、俯脣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清太律、以(五)字應。放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放第三孔爲仲呂律、以(上)字應。放第四孔爲林鐘律、以(尺)字應。放第五孔爲南呂律、以(工)字應。放第六孔爲應鐘律、以(凡)字應、重吹則清黃律、以(六)字應。斷不可用俗樂所制者、彼止取悅耳導淫、與律呂相去遠矣。

欽頒　文廟樂譜

樂章　鼓節附

昭平之章、迎神、無舞。

大哉孔子、先覺先知。
與天地參、萬世之師。
禋徵麟紱、韶答金絲。
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宣平之章、初獻、有舞。

予懷明德、玉振金聲。
生民未有、展也大成。
俎豆千古、春秋上丁。
清酒既載、其香始升。

秩平之章、亞獻、有舞。

式禮莫愆、升堂再獻。
響協鼓鏞、誠孚罍甗。
肅肅雝雝、譽髦斯彥。
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叙平之章、終獻、有舞。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皮弁祭菜、於論思樂。
惟天牖民、惟聖時若。
彝倫攸叙、至今木鐸。

懿平之章、徹饌、無舞。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
四海黌宮、疇敢不肅。

禮成告徹、○○○○○○○○○ 毋疏毋瀆。○○○○○○○○○
樂所自生、○○○○○○○○○ 中原有菽。○○○○○○○○○

德平之章、送神、無舞。

奐繹我我○○○○○○○○○ 洙泗洋洋。○○○○○○○○○
景行行止、○○○○○○○○○ 流澤無疆。○○○○○○○○○
聿昭祀事、○○○○○○○○○ 祀事孔明。○○○○○○○○○
化我蒸民、○○○○○○○○○ 育我膠庠。○○○○○○○○○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迎鳳輦曲、祭前乙丙日迎榜、迎牲、迎粢盛、省牲、視膳皆用之。有曲無文、以吹歌之、猶笙詩之南陔、華黍也。

工尺一四一○尺一五九○一尺一四一○尺○工尺
一○九五九工尺一○一四一四一○九五九工尺○
一四一尺工一○尺工九五九工尺一

朝元歌、丁祭日迎神用之。

氤氳滿庭香、八音六律間宮商、犧牲豐備粢盛頁。慶澤長、聖容於穆來帝鄉。
氤氳滿庭香、禮容秩秩樂洋洋、執事恪恭共趨蹌。慶澤長、明神錫嘏享蒸嘗。 以上迎神
氤氳滿庭香、鐘鼓淵淵磬管鏘、籩豆罇罍罄肅將。慶澤長、神保聿歸儼徜徉。
氤氳滿庭香、愾聞僾見氣悽愴、公尸嘉告明禋臧。慶澤長、用綏后祿永無疆。 以上送神

工九工尺工九 九五尺工尺工九工尺 一五尺一
一五一五九 工尺九 九五 九工尺工九工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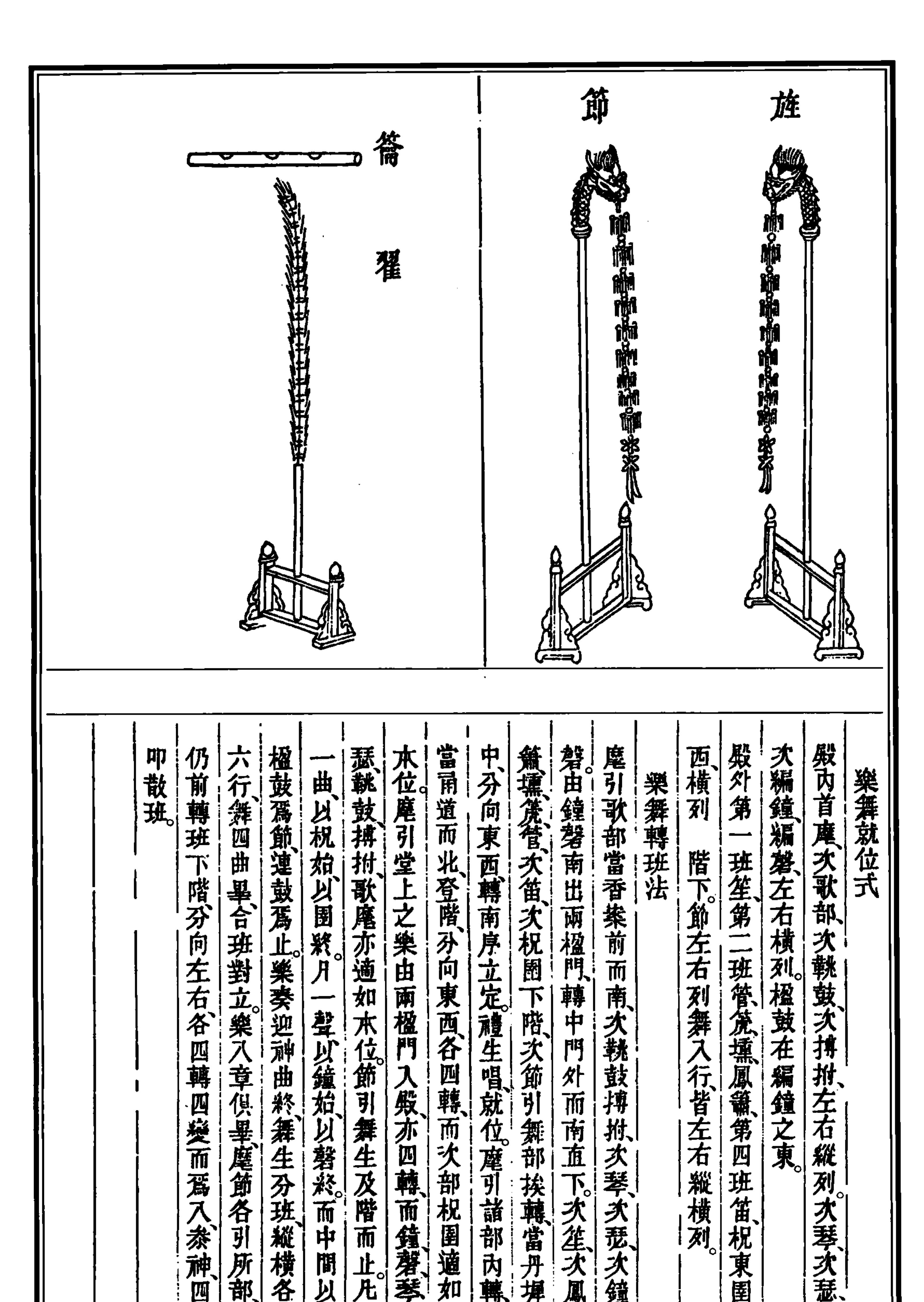
大成樂共六曲入奏、內疊奏二曲、其譜只有合、四、上、尺、工、六、六字、共用二律三呂、五正聲、一子聲、有宮、商、徵、羽而無角、有喉、齒、舌、唇而無牙。朝元歌章與此同、而曲譜則合、四、一、上、尺、工、九、六、五、十字全用。迎鳳輦曲止用笙歌、有曲無文、舊傳協律郎冷謙爲之。自明初肄于太常、頒行天下、至今遵守。

正樂部麾領樂生、節領舞生、歷階而升、各四轉而行列定。祭畢、仍四轉下階、引導部進大成門恭神。

引導 龍旂燈拍板歌笙管簫笛雲鑼鼓提爐 門鼓 扇 香

樂圖 龍旂燈拍板歌笙管簫笛雲鑼鼓提爐 繖蓋 燭 扇 門鐘

班在大成門外、轉班與正樂部互爲上下、上則列月臺之旁、下則列圜橋之上。門鐘鼓迎送 神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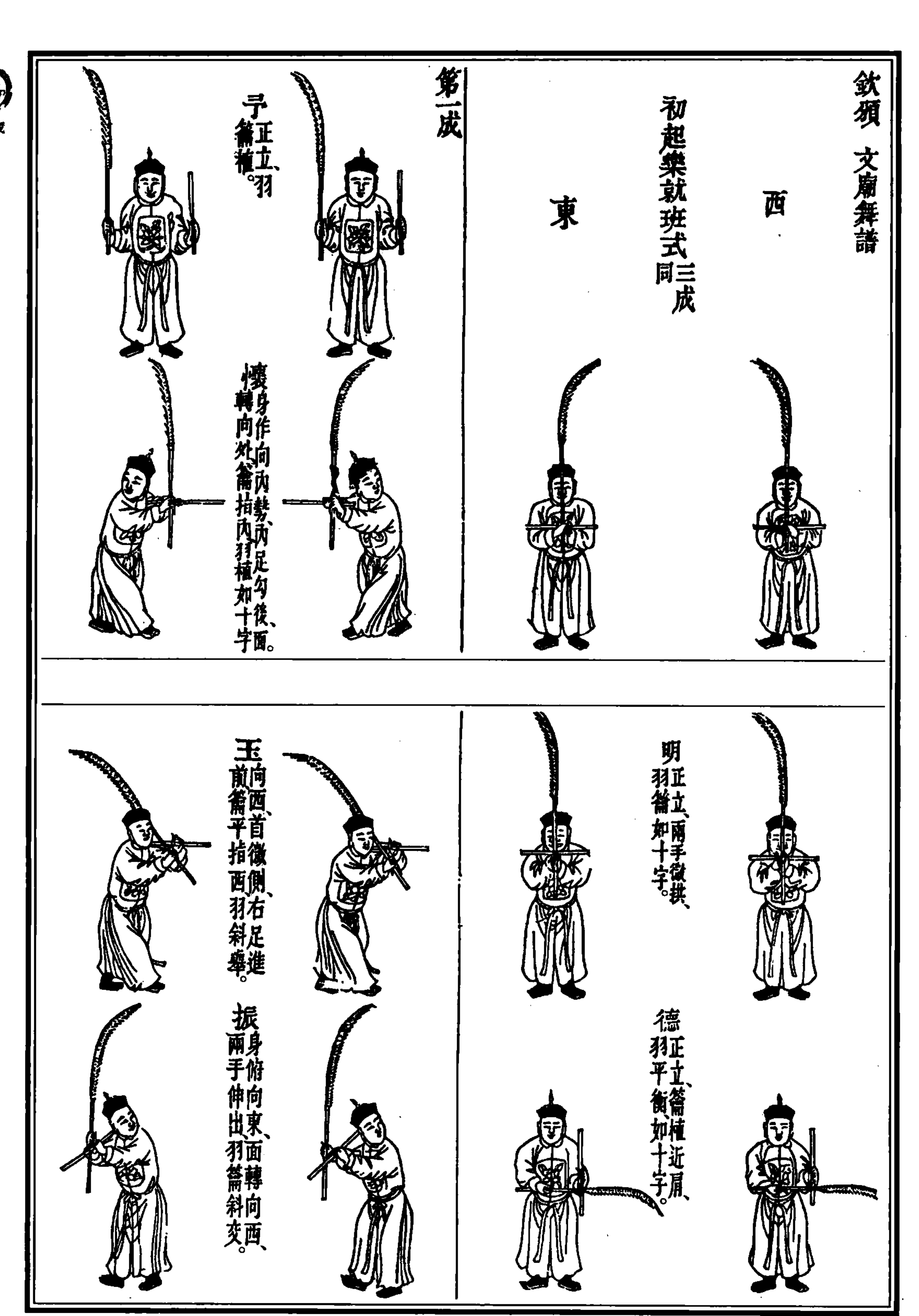
樂舞就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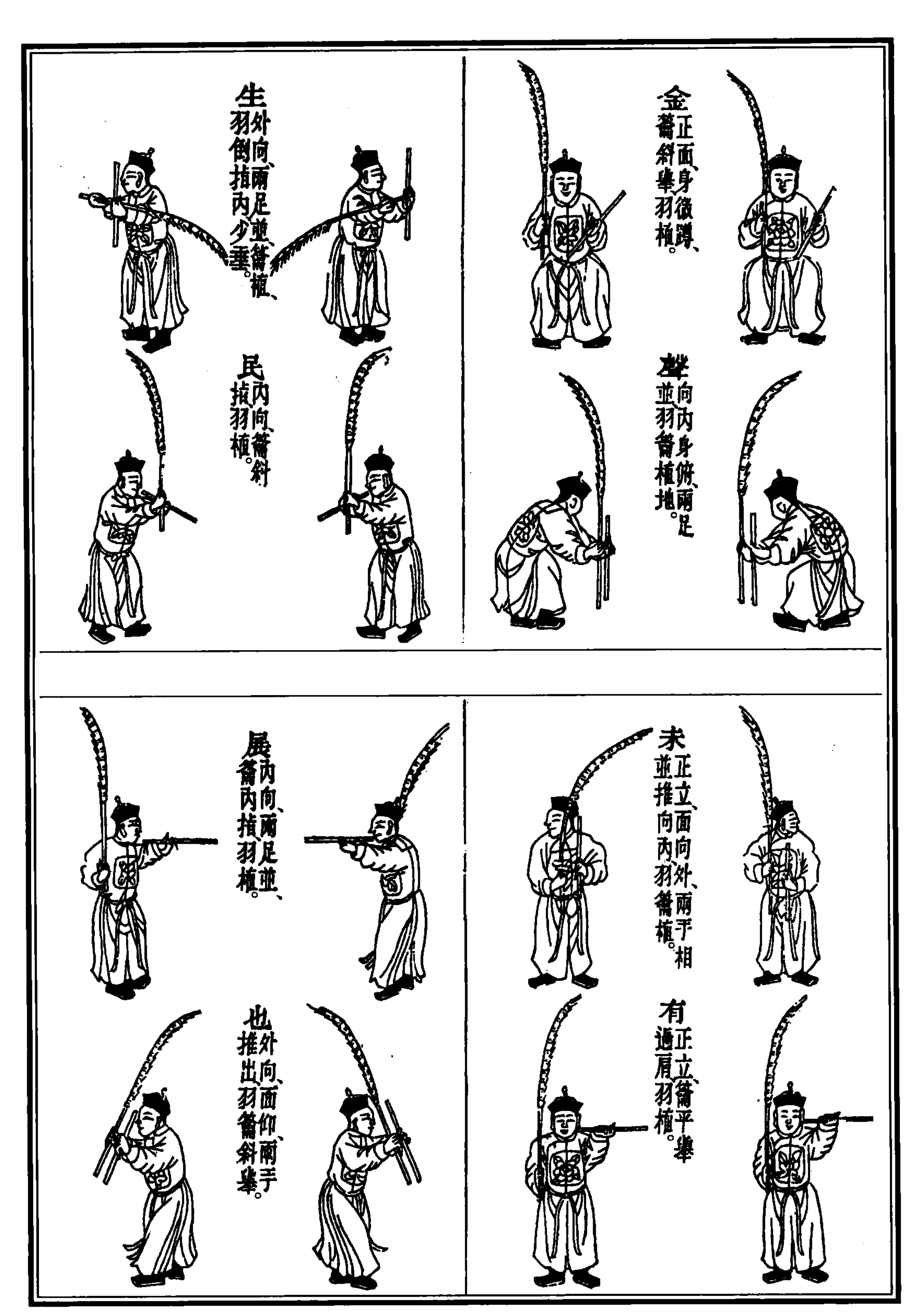
殿內首麾、次歌部、次鞉鼓、次搏拊、左右縱列。次琴、次瑟、次編鐘、編磬、左右橫列。楹鼓在編鐘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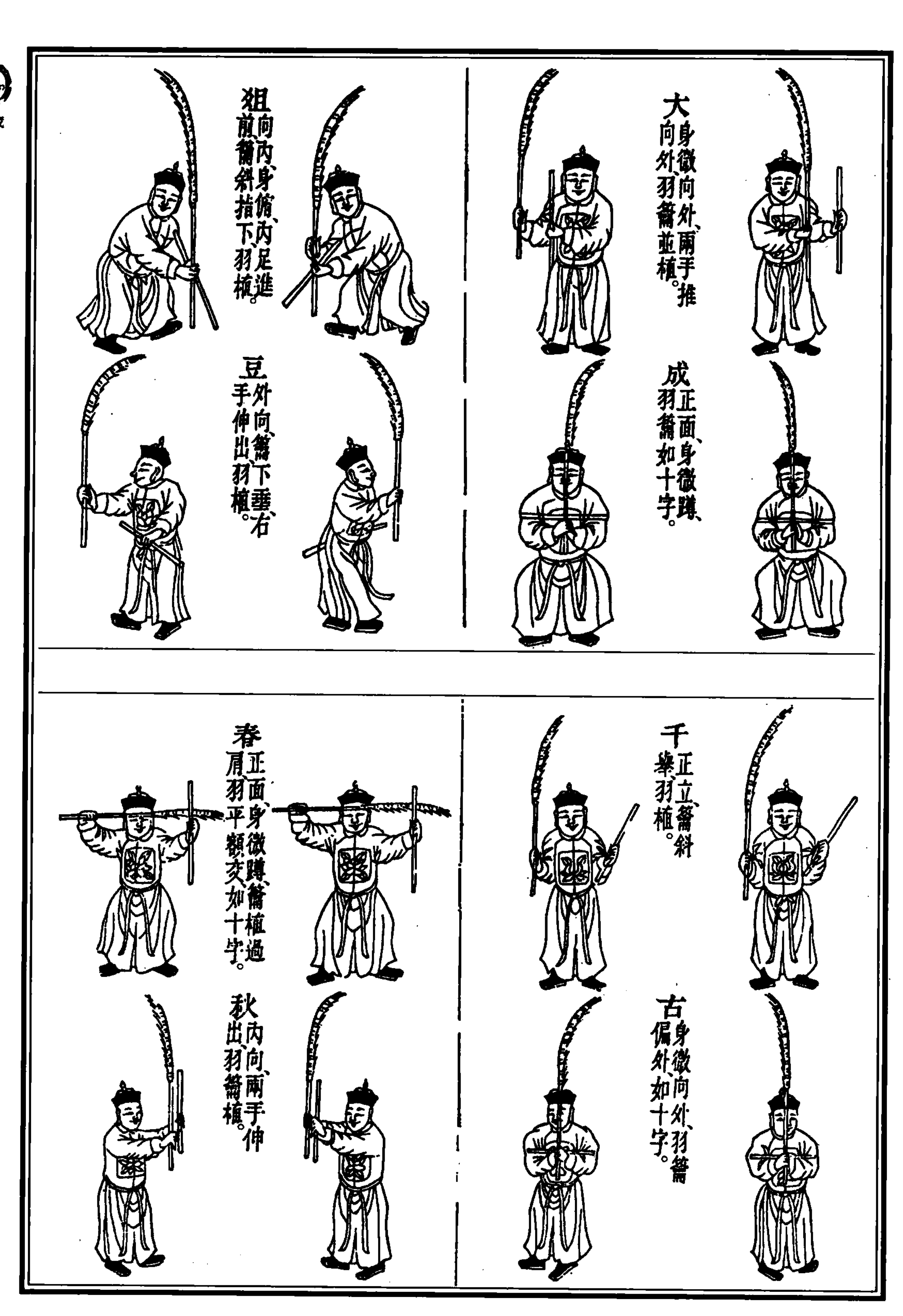
殿外第一班笙、第二班管、篪、壎、鳳簫、第四班笛、柷東敔西、橫列　階下。節左右列舞入行、皆左右縱橫列。

樂舞轉班法

麾引歌部當香案前而南、次鞉鼓搏拊、次琴、次瑟、次鐘磬。由鐘磬南出兩楹門、轉中門外而南直下。次笙、次鳳簫、壎、篪、管、次笛、次柷敔下階、次節引舞部挨轉、當丹墀中、分向東西轉南序立定。禮生唱、就位。麾引諸部內轉當甬道而北、登階、分向東西、各四轉、而次部柷敔適如本位。麾引堂上之樂由兩楹門入殿、亦四轉、而鐘、磬、琴、瑟、鞉鼓、搏拊、歌麾亦適如本位。節引舞生及階而止。凡一曲、以柷始、以敔終。月一聲以鐘始、以磬終。而中間以楹鼓爲節、連鼓爲止。樂奏迎神曲終、舞生分班、縱橫各六行、舞四曲畢、合班對立。樂入章俱畢、麾節各引所部、仍前轉班下階、分向左右、各四轉四變而爲入、叅神、四叩散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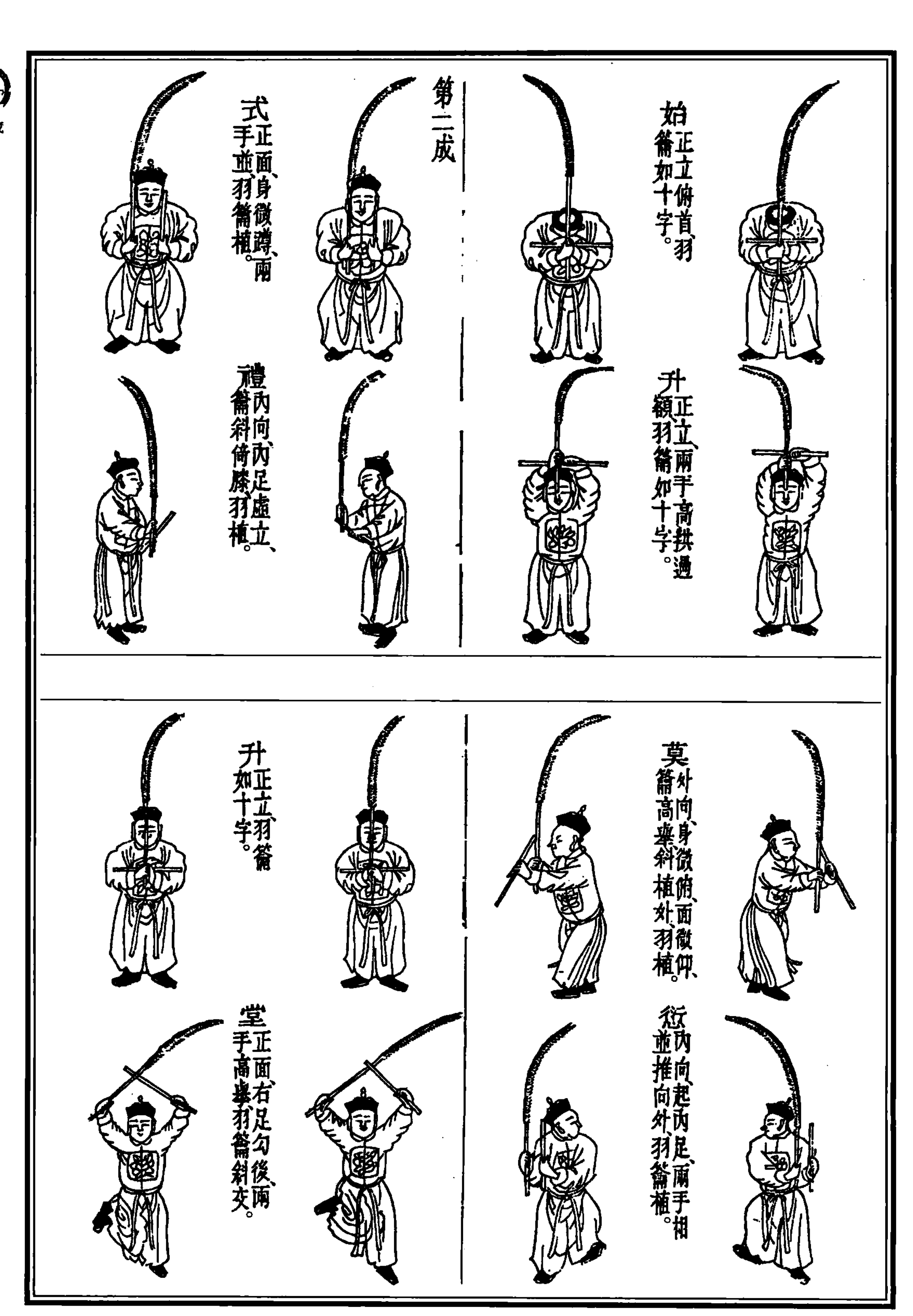

欽頒 文廟舞譜
初起樂就班式三成同
西
東
第一成
予 正立、羽籥植。
懷 身作向內勢、內足勾後、西轉向外、籥指內、羽植如十字。
明 正立、兩手微拱、羽籥如十字。
德 正立、籥植近肩、羽平衡如十字。
王 向西、首微側、右足進前、籥平指西、羽斜舉。
振 身俯向東、面轉向西、兩手伸出、羽籥斜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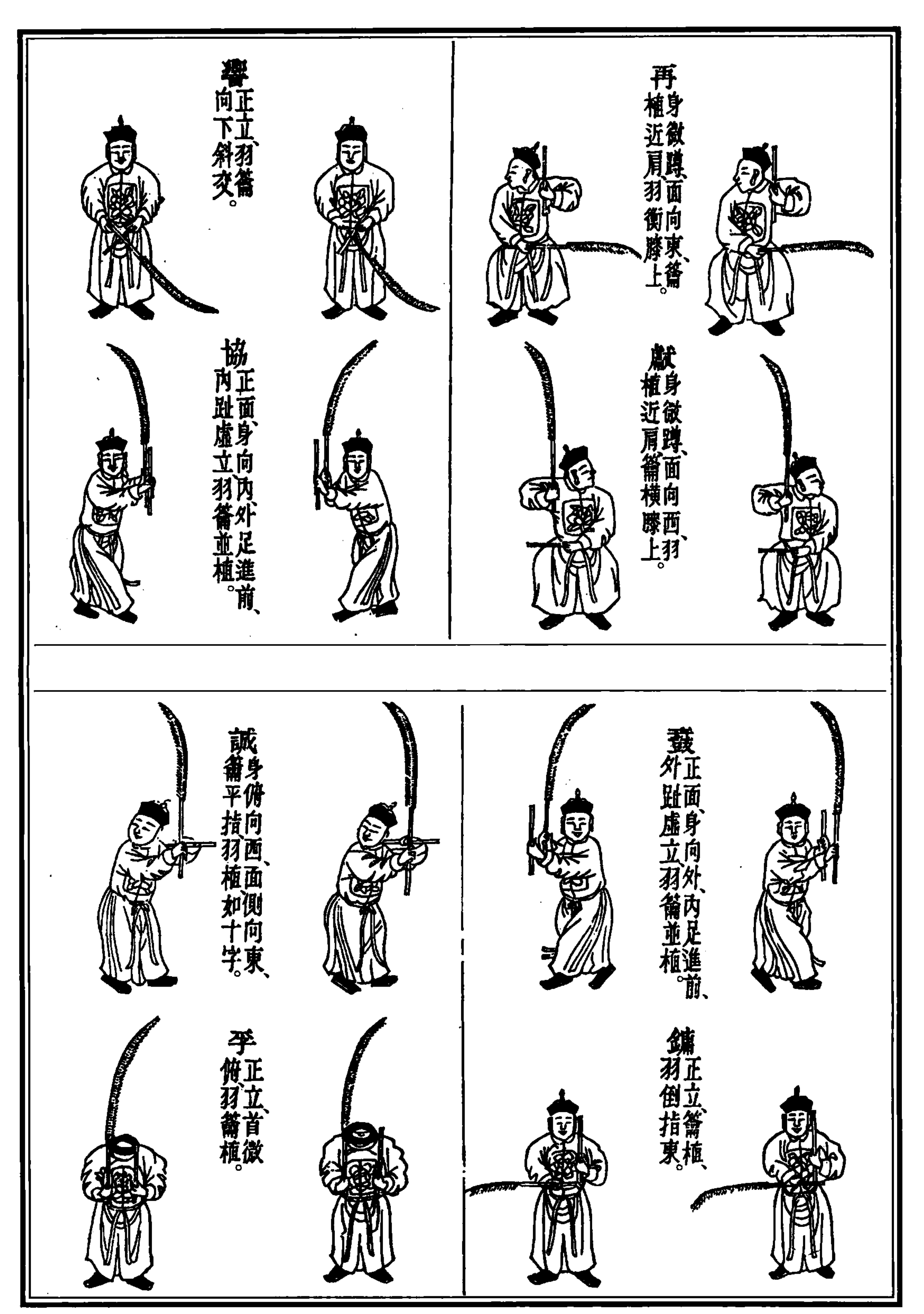

金 正面、身微蹲、籥斜舉羽植。
聲 向內身俯、兩足並羽籥植地。
生 外向、兩足並、籥植、羽倒指內少垂。
民 內向、籥斜指羽植。
未 正立、面向外、兩手相並推向內羽籥植。
有 正立、籥平舉過肩羽植。
展 內向、兩足並、籥內指羽植。
也 外向、面仰、兩手推出羽籥斜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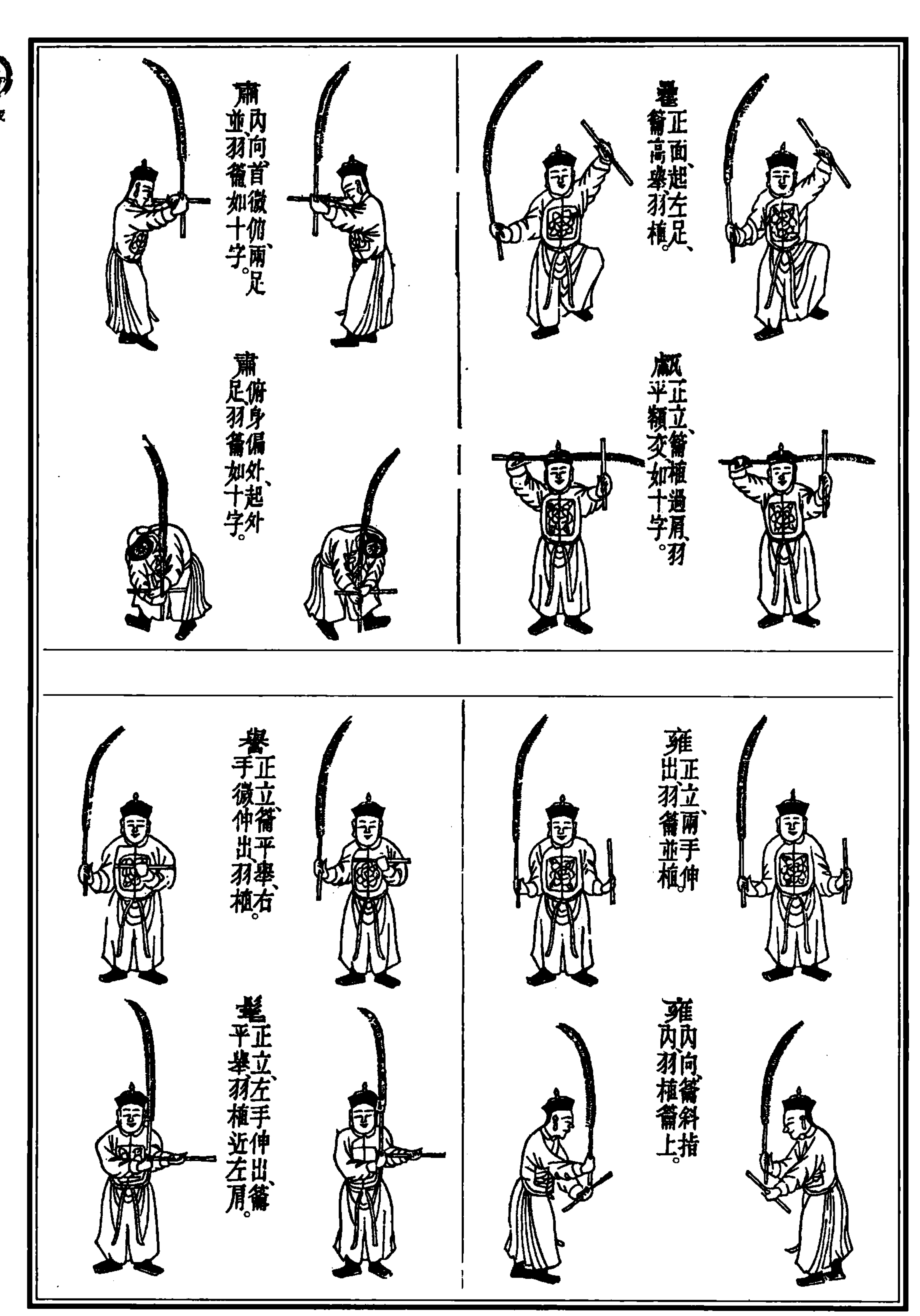
大 身微向外、兩手推向外羽籥並植。
成 正面、身微蹲、羽籥如十字。
俎 向內、身俯、內足進前、籥斜指下、羽植。
豆 外向、籥下垂、右手伸出羽植。
千 正立、籥斜舉羽植。
古 身微向外、羽籥偏外、如十字。
春 正面、身微蹲、籥植過肩羽平額交如十字。
秋 內向、兩手伸出羽籥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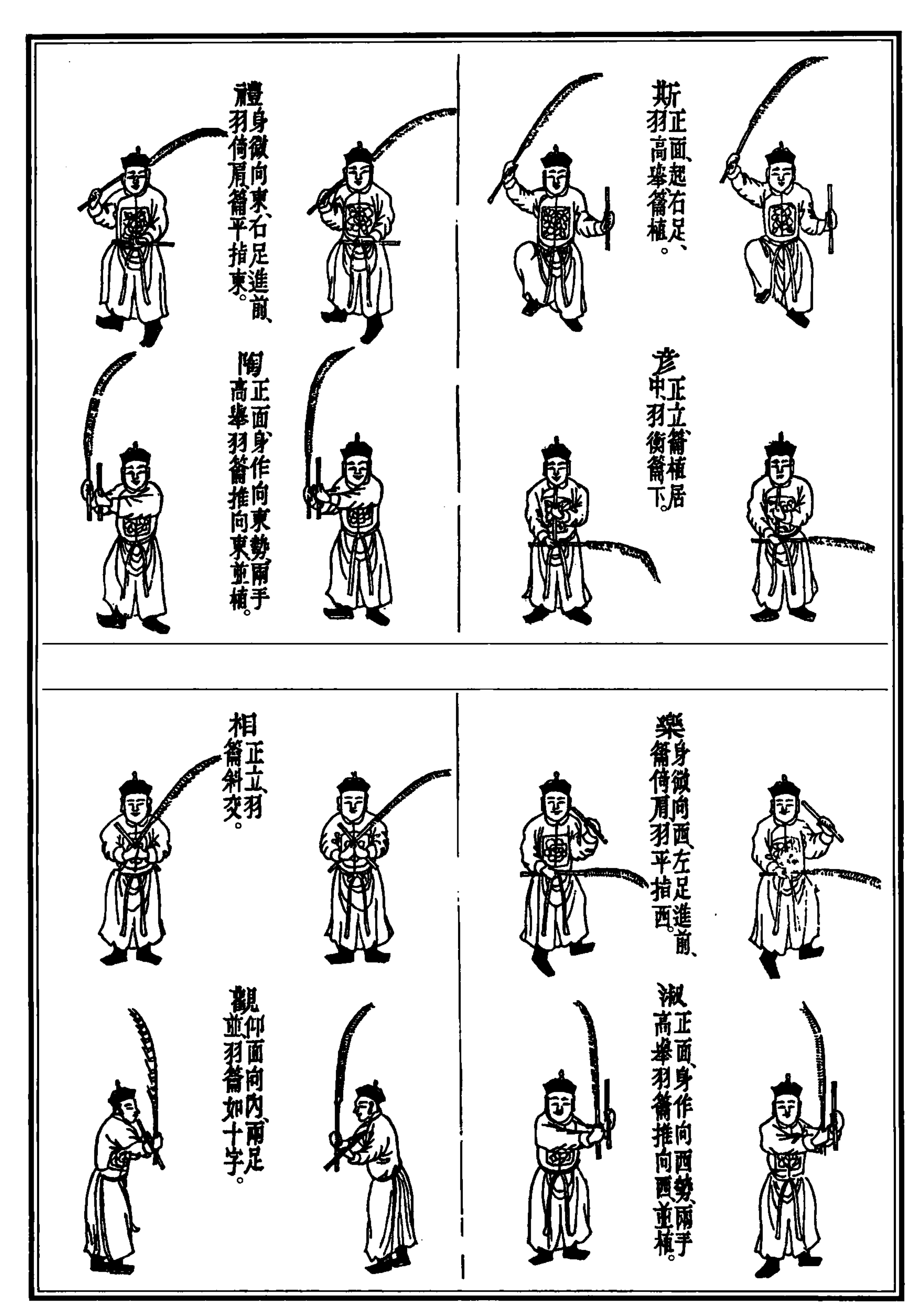

上
正立、籥平衡、羽植籥上。
丁
正立、籥植居中、羽衡籥上。
清
內向、兩足並、籥內指、羽植如十字。
酒
身俯向外、外足進前、趾向上、羽籥斜交。
既
正立、籥平横、羽斜指東。
載
正立、身俯、籥平横、羽居中、植籥上。
其
正立、左手伸出、籥斜舉、羽植近左肩。
香
正面、左足虛立、籥衡膝上、羽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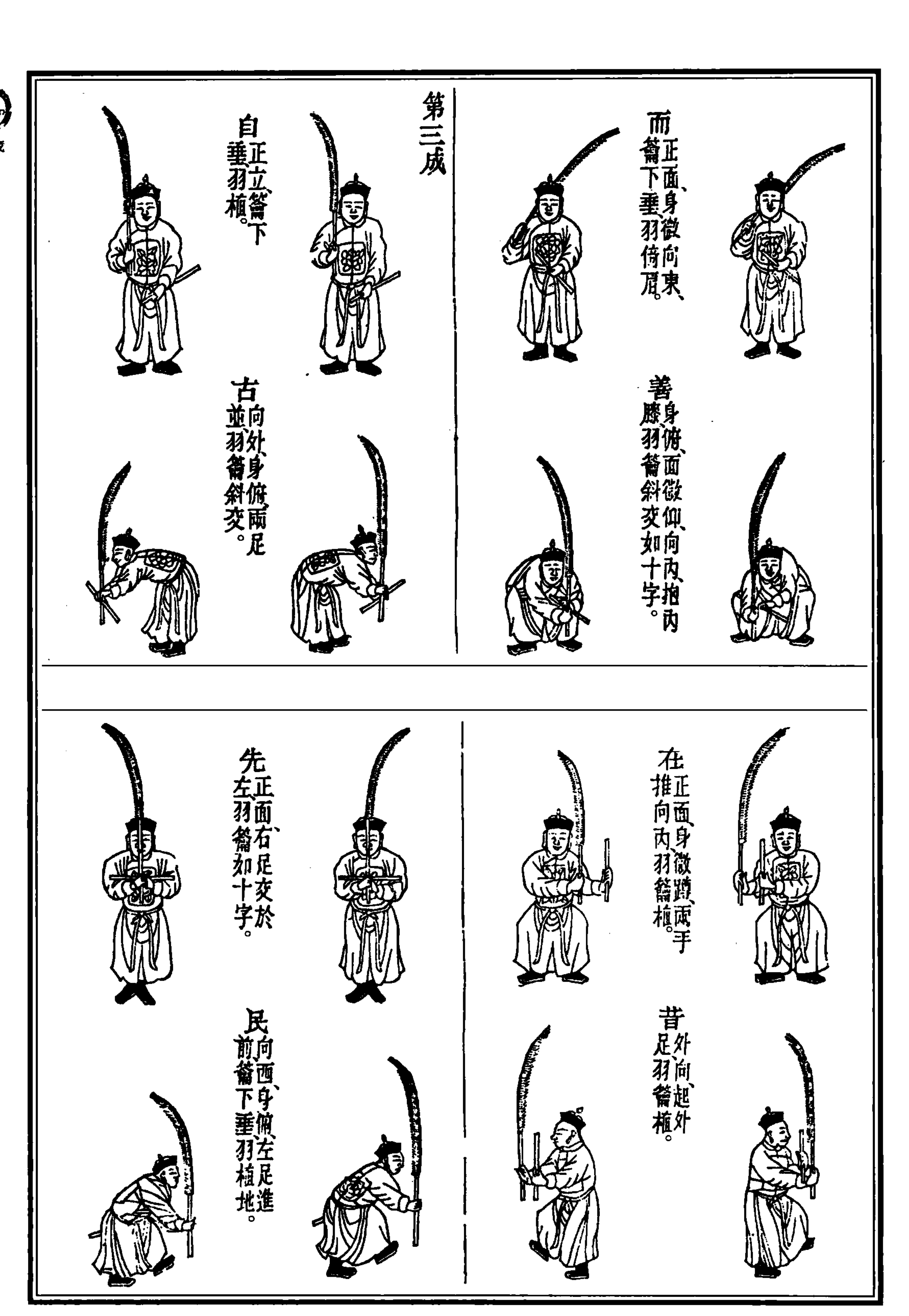

始　正立、俯首、羽籥如十字。
升　正立、兩手高拱過額、羽籥如十字。
第二成
式　正面、身微蹲、兩手並羽籥植。
禮　內向、內足虛立、籥斜倚膝、羽植。
莫　外向、身微俯、面微仰、籥高舉斜植外、羽植。
欲　內向、起內足、兩手相並推向外、羽籥植。
升　正立、羽籥如十字。
堂　正面、右足勾後、兩手高舉、羽籥斜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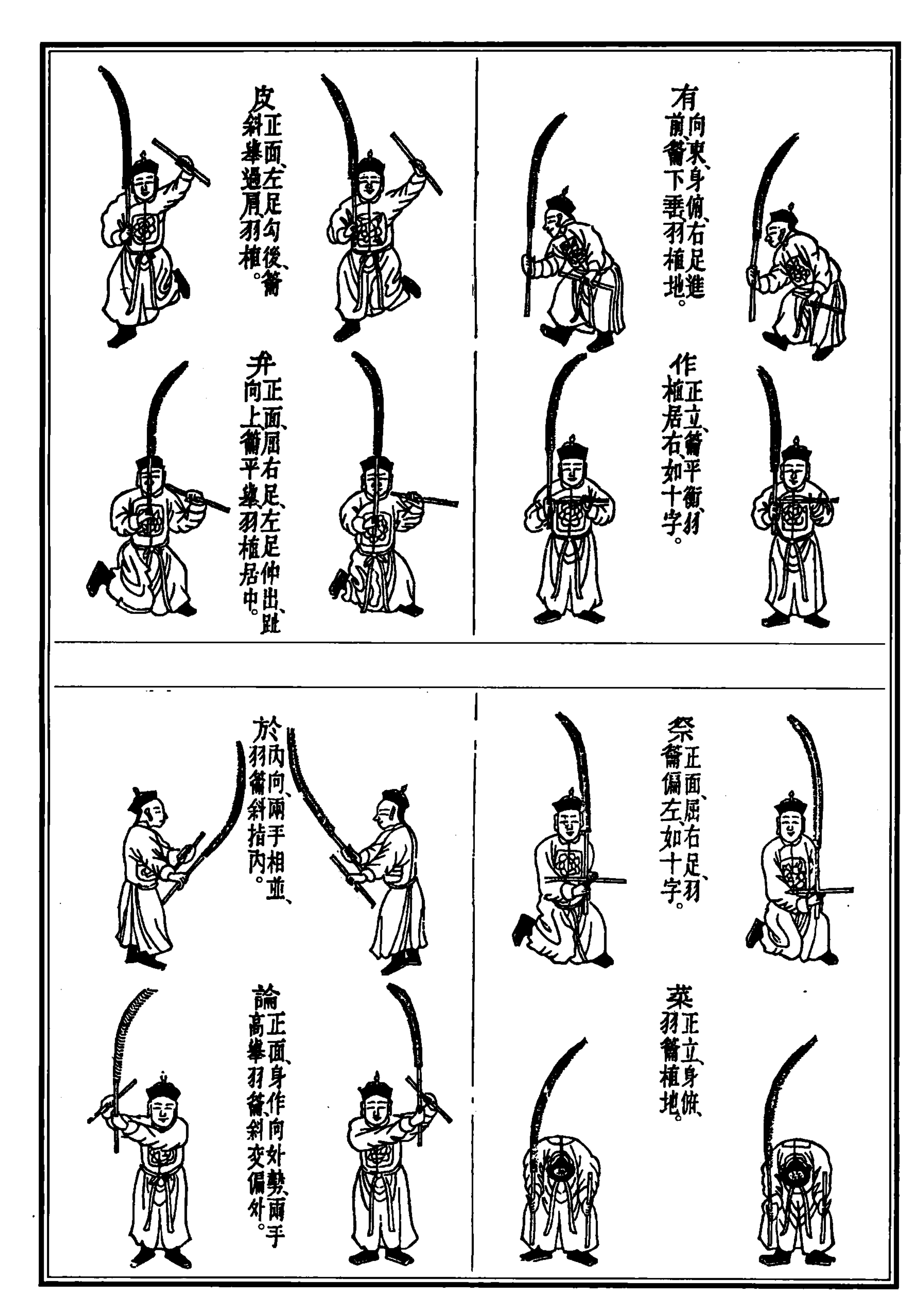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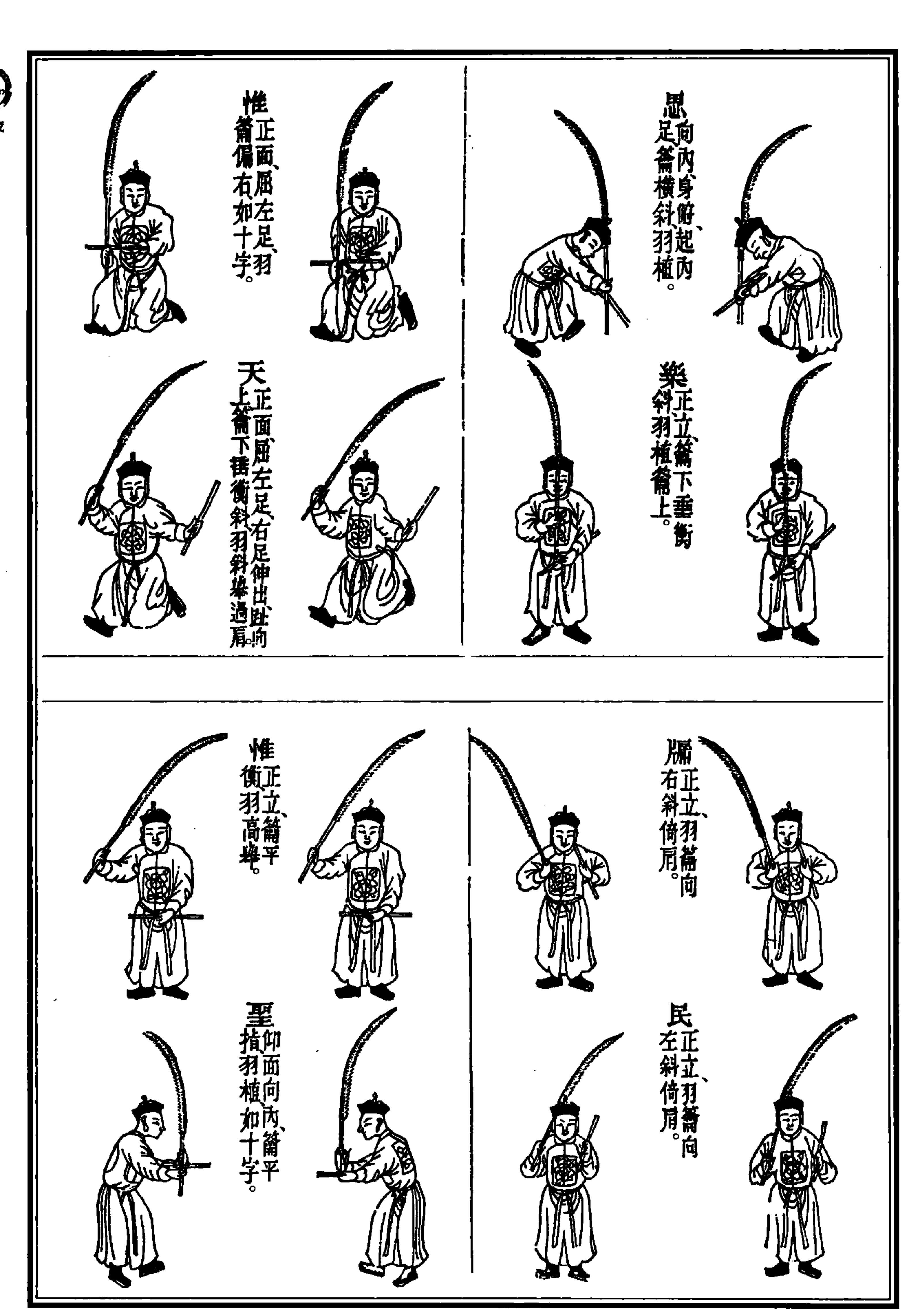
再 身微蹲、面向東、籥植近肩、羽衡膝上。
獻 身微蹲、面向西、羽植近肩、籥横膝上。
響 正立、羽籥向下斜交。
協 正面、身向內、外足進前、內趾虛立、羽籥並植。
戴 正面、身向外、內足進前、外趾虛立、羽籥並植。
鏞 正立、籥植、羽倒指東。
誠 身俯向西、面側向東、籥平指、羽植如十字。
孚 正立、首微俯、羽籥植。


肇 正面、起左足、籥高舉羽植。
處 正立、籥植過肩、羽平額交如十字。
肅 內向首微俯、兩足並、羽籥如十字。
肅 俯身偏外、起外足、羽籥如十字。
雍 正立、兩手伸出、羽籥並植。
雍 內向、籥斜指內、羽植籥上。
譽 正立、籥平舉、右手微伸出、羽植。
髦 正立、左手伸出、籥平舉羽植近左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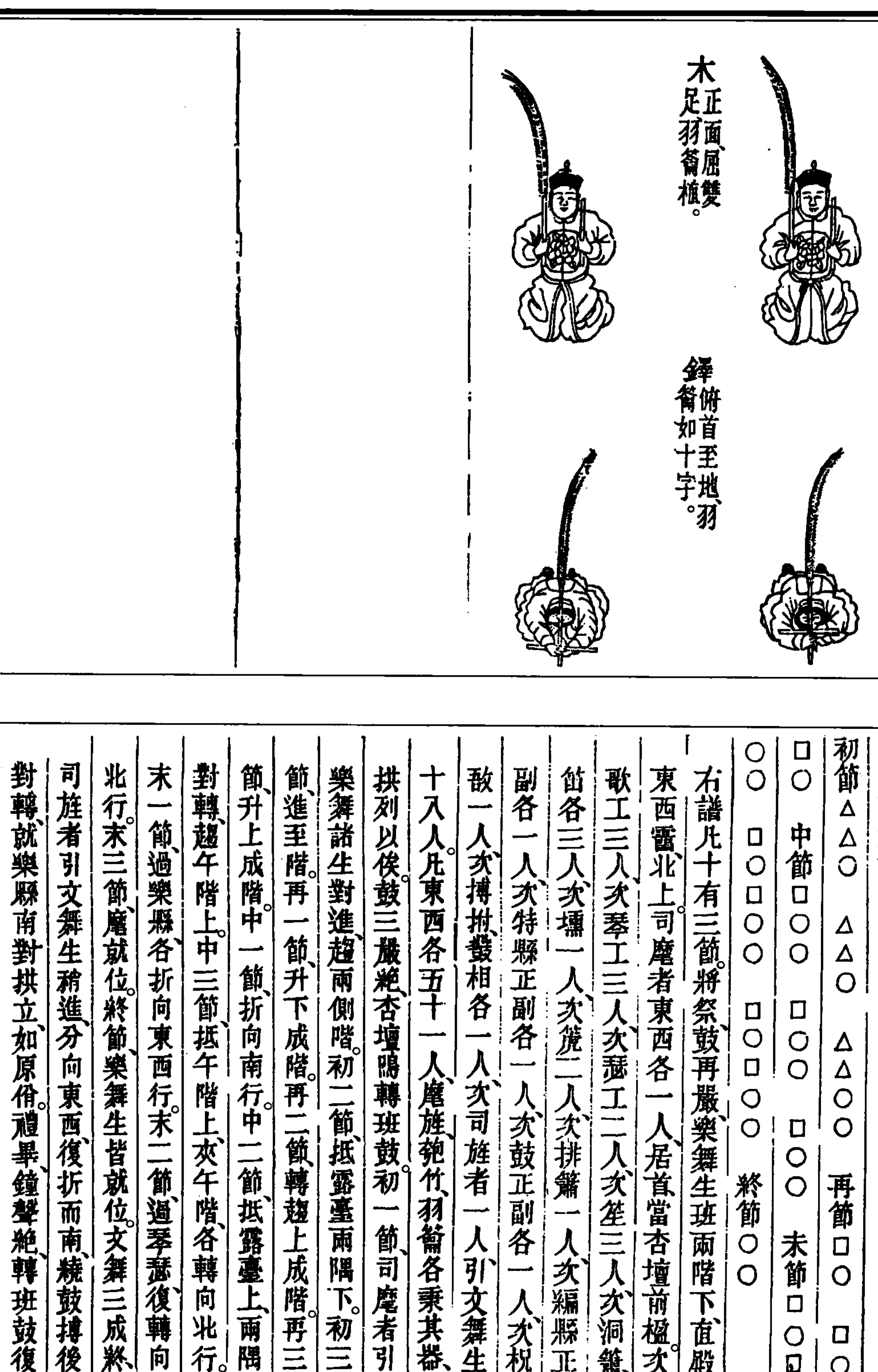

斯
正面、起右足、羽高舉籥植。
彥
正立、籥植居中、羽衡籥下。
禮
身微向東、右足進前、羽倚肩籥平指東。
陶
正面、身作向東勢、兩手高舉羽籥推向東並植。
樂
身微向西、左足進前、籥倚肩羽平指西。
淑
正面、身作向西勢、兩手高舉羽籥推向西並植。
相
正立、羽籥斜交。
觀
仰面向內、兩足並羽籥如十字。


而
正面、身微向東、籥下垂羽倚肩。
善
身俯、面微仰、向內抱內膝、羽籥斜交如十字。
第三成
自
正立、籥下垂羽植。
古
向外、身俯、兩足並、羽籥斜交。
在
正面、身微蹲、兩手推向內、羽籥植。
昔
外向、起外足、羽籥植。
先
正面、右足交於左、羽籥如十字。
民
向西、身俯、左足進前、籥下垂羽植地。


有向東、身俯、右足進前、籥下垂、羽植地。
作正立、籥平衡、羽植居右、如十字。
皮正面、左足勾後、籥斜舉過肩、羽植。
弁正面、屈右足、左足伸出、趾向上、籥平舉、羽植居中。
祭正面、屈右足、羽籥偏左、如十字。
菜正立、身俯、羽籥植地。
於內向、兩手相並、羽籥斜指內。
論正面、身作向外勢、兩手高舉、羽籥斜交偏外。


思
向內、身俯、起內足、翿橫斜、羽植。
樂
正立、翿下垂、衡斜、羽植翿上。
惟
正面、屈左足、羽翿偏右如十字。
天
正面、屈左足、右足伸出、趾向上、翿下垂、衡斜、羽斜舉過肩。
牖
正立、羽翿向右斜倚肩。
民
正立、羽翿向左斜倚肩。
惟
正立、翿平衡、羽高舉。
聖
仰面向內、翿平指、羽植如十字。


時
外向、籥平指外、
羽植、如十字。
若
正立、身俯、羽
籥如十字。
舞
外向、籥平
指外、羽植。
倫
正立、羽籥偏
內、如十字。
攸
正立、身俯、籥
斜植地、羽植。
叙
正立、兩手相
交、羽籥並植。
王
正面、屈左足、
羽籥如十字。
今
正面、屈雙足、籥
平衡、羽植居右。



轉班鼓譜○者右手擊、□者左手擊、△者擊鼓鞭。

初節△△○　△△○　△△○○　再節□○　□○

□○　中節□○○　□○○　□○○　末節□○□

○○　□○□○○　□○□○○　終節○○

右譜凡十有三節。將祭、鼓再嚴、樂舞生班兩階下、直殿東西霤北上。司麾者東西各一人、居首當杏壇前楹。次歌工三人、次琴工三人、次瑟工二人、次笙三人、次洞簫、篴各三人、次壎一人、次篪二人、次排簫一人、次編縣正副各一人、次特縣正副各一人、次鼓正副各一人、次柷敔一人、次搏拊、鼗相各一人、次司旌者一人、引文舞生十八人。凡東西各五十一人。麾旌、麾竹、羽籥各秉其器、拱列以俟。鼓三嚴絕、杏壇鳴轉班鼓。初一節、司麾者引樂舞諸生對進、趨兩側階。初二節、抵露臺兩隅下。初三節、進至階。再一節、升下成階。再二節、轉趨上成階。再三節、升上成階。中一節、折向南行。中二節、抵露臺上兩隅對轉、趨午階上。中三節、抵午階上、夾午階各轉向北行。末一節、過樂縣各折向東西行。末二節、過琴瑟復轉向北行。末三節、麾就位。終節、樂舞生皆就位、文舞三成、然司旌者引文舞生稍進、分向東西復折而南、積鼓搏後對轉、就樂縣南對拱立、如原佾。禮畢、鐘聲絕、轉班鼓復

作。初一節、司麾者、司旌者各釋其器、司麾者引樂舞生以次退位、向南行。初二節、至琴瑟北、對轉向內、循琴瑟行。初三節、各轉向南。再一節、過樂縣、至舞生南、各轉向外、趨兩隅。再二節、分抵兩隅、各折向北行。再三節、至於階。中一節、降上成階、匏竹羽籥至此各釋其器。中二節、轉降下成階。中三節、抵露臺兩隅下。末一節、過杏壇南。末二節、至大成門內、循霤對折、向內趨。末三節、進排班。終節、班定、行一跪三叩頭禮、退。

奏樂位次之圖

麾　麾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歌工琴
瑟　瑟
拊搏　搏拊
柷　敔
笙笙　洞簫　鳳簫　龍笛　　龍笛　鳳簫　洞簫　笙笙
篪　塤　　塤　篪
鐘　磬
丹陛
鼓　鼓
節　旌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譜

旌節　舞將陳、執節前導。既列綴兆、則分東西立舞生之首、如眞帛。麾生唱、樂奏宣平之章。東階節生亦揚節、唱曰、奏宣平之舞。三獻皆同。舞畢。西階生抑節、唱曰、舞止。遂植節架上、舞生俱歸班。

相鼓木鐸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一聲應一步。傍侍者執搖、聽堂下樂既發聲、即搖一聲、隨舞生所向之方辰、俯則先俯、仰則先仰、以爲舞容之節。相鼓用手執于胷前、所以輔鐸。每搖一響、則擊鼓一聲以應之。

籥翟　籥用左手横執之、有竅而不吹。或云綴兆轉折入位時、齊吹以節走趨。翟用右手執之。　翟縱籥横、齊肩執之爲執。起之齊目爲舉。平心執之爲衡。盡之向下執之爲落。向前正舉爲拱。向耳偏舉爲呈。籥翟縱横兩分爲開。籥翟縱横相加爲合。籥翟縱合如一爲相。各分順手向下爲垂。兩執相接爲交。凡執籥秉翟、俱右手在外、左手在內。其手指俱大指在內、四指在外。縱則如繩、横則如衡、執秉者不可忽也。

舞　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陛上、左右相同。聽節生唱、奏宣平之舞、則散而爲佾。聽唱、樂止、則聚而成列。忽散忽聚、部位不亂、如兵家之陣法然。凡舞東

階者面東、則西階者面西。東階者面西、則西階者面東。又東階者用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用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各各成偶、不可亂也。

凡立之容五　兩階相對爲向內立。兩階相背爲向外立。俱面正北爲朝上立。兩兩相對爲相對立。兩兩相背爲相背立。

舞之容二　兩階相顧作勢爲向內舞。兩階相負作勢爲向外舞。

首之容三　舉面朝上爲仰首。俯面向下爲低首。左右顧爲側首。

身之容五　起身正立爲平身。曲其背爲躬身。正立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蹲身。

手之容五　一手高舉爲起手。順下爲垂手。前伸爲出手。兩手合舉爲拱手。相持爲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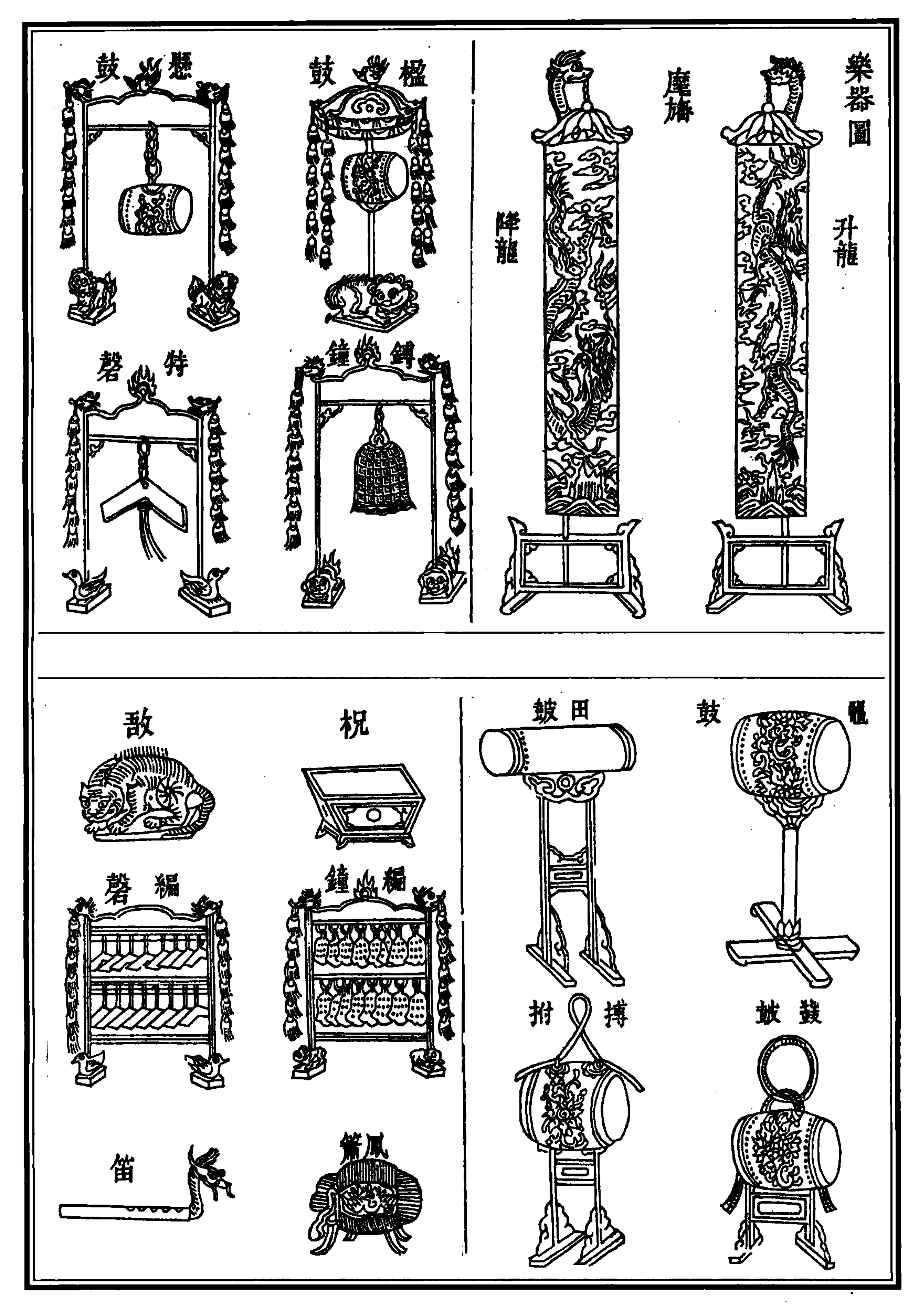
步之容二　前邁爲進步。後縮爲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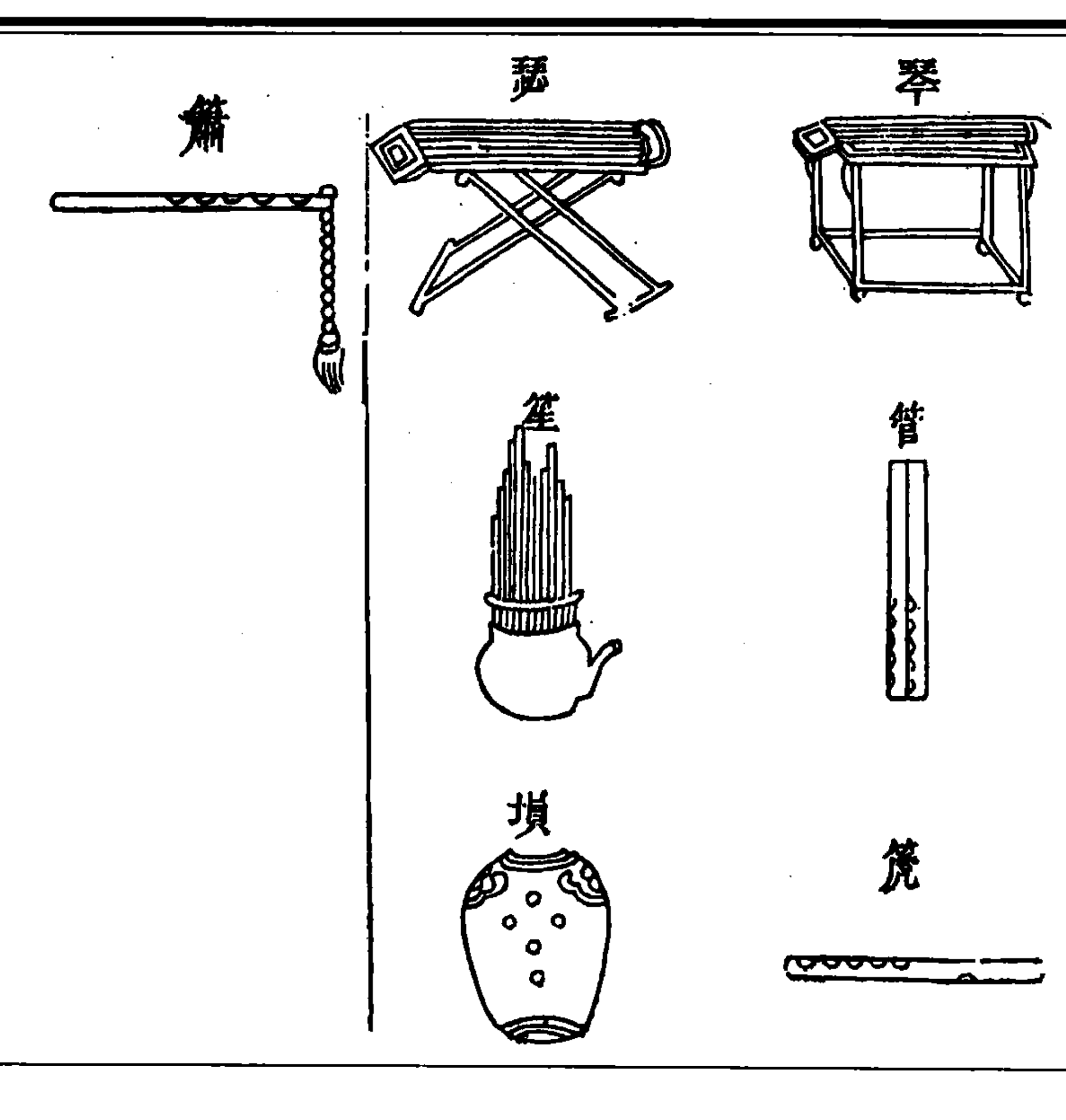
足之容七　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蹺足。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點足。進足稍前爲出足。膝前足後爲曲足。履位還換爲移足。左足加右、右足加左爲交足。反履底向上爲蹈足。

腰之容九　屈身出手下揚爲授。更屈身出手上承爲受。拱手後退爲辭。拱手向左右爲讓。低首屈身拱手爲謙。平出兩肘、拱手齊心爲揖。低首屈身至地爲拜。屈膝至地爲跪。點首爲叩頭。蹺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爲舞蹈。

舞生按譜作勢　凡舞合字四字欲遲、工字六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適中。聽鐸鼓旣響、兩階羽樂齊作、進退俯仰、象文德之容、合歌聲之妙、而舞之能事畢矣。

按佾舞凡六變、初變在綴之中、東西立、象尼山毓聖。五老降庭。再變而爲佾數稍前進、象並仕於魯而象治。三變而東西分、象歷聘列國而四方化。四變稍後退、象刪述六經、告備于天。五變而左右向、象講論授受、傳道于賢。六變而復歸于綴中東西立、象廟堂尊崇、弟子配享。


樂器圖
麾旛
升龍
降龍
楹鼓
懸鼓
鎛鐘
特磬
鼉鼓
田鼓
鼗鼓
搏拊
柷
敔
編鐘
編磬
鳳簫
笛



樂器名義

樂器皆古聖人之制、聖人非以其意而制之、乃以其理制之。理者、天而已矣。天有八方、八方之氣、聖人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方之物而該括八方之氣、乃於樂中奏之。奏之可以宣八方之氣者、以有八方之物在焉。故八音欲其全、器欲其備、不全則氣缺、不備則氣微。缺固不足以爲樂、全亦不足以言樂之善。知微未足言樂之善、乃可以言八音之備。器備也者、合大與小之謂也。小者合律呂之本數、大者合律呂之倍數、故有一倍之器、有二倍之器、有三倍之器、又有四倍之器。倍至於四、其器始全。是故鏞鐘特磬者、四倍之器也。編鐘編磬者、三倍之器也。頌鐘頌磬者、二倍之器也。歌鐘歌磬者、一倍本數之器也。是以琴有大琴小琴、瑟有大瑟小瑟、簫有管簫筊簫、笛有大笛小笛、笙有竽笙巢笙、塤有頌塤雅塤、鼓有路鼗相鼗、是皆倍數爲之也。蓋本數其聲清、倍數其聲濁、單清失之輕、單濁失之重、輕重之間、乃天地之所以合德、四象之所以合氣、中聲之所以妙用。故必大小器而並奏之、一合於律呂之和而不見其乖戾。此樂之大成所以爲美焉。若單器者、小成之用也。是故知倍數之理、則律呂可求其端、樂器可求其始。名器雖多、皆爲樂中之妙用而不可無者也。

大鐘鼓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鏞者、特懸之鐘、與大鼓相配、置大成門之右、乃堂下之樂。詩云、賁鼓維鏞、即大鐘鼓也。初行祭、則先擊鼓。祭畢、則擊鐘。迎神、送神俱鐘鼓齊鳴、所謂鐘鼓送尸是也。

副鐘鼓

詩禮堂金縣堂各副鐘、副鼓一架、亦堂下之樂。初祭在詩禮堂會集、祭畢在金縣堂宴饗。凡入則擊副鼓、出則擊副鐘。

鼉鼓

亦名晉鼓。周禮、以晉鼓鼓金奏、置杏壇樓之下、亦堂下之樂、鼓朦掌之。詩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工。凡作樂、擊鼉鼓于始終者、皆取警戒之意。鼓制大而短、安于架中、冒以鼉皮。於驚蟄日造之、應雷聲也。

麾旛

以絳繒爲之、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座、閑則值④其上。

柷

柷所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虛有底。柷之中、東方圖青、隱爲青龍。南方圖赤、隱爲丹鳳。西方圖白、隱爲騶虞。北方圖黑、隱爲靈黿。中央圖黃、隱爲神螾。外三面繪山、東一面繪水。水上穿一大圓竅、象日之浮于海。止如椎、有槌柄、連底撞之、擊以起樂、發决所藏而出其聲音也。

敔

以梓木爲之、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繪黃色黑紋、載以方趺朱髹、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以止樂。籈以竹爲之、長二尺四寸、爲十二莖、用篾箍之、掃除衆音。

鼗鼓

周官、播鼗、瞽瞍眡掌之。凡作樂、先播鞉鞕、則引大鼓者也。詩云、鞉磬柷敔、言鞉必及磬、是鐘磬作則鼗作矣。大成樂加鼗鼓于楹鼓之前、所謂鼗鼓也。

楹鼓

商制也、亦名建鼓。周禮、太僕建路鼓于太廟門外。儀禮、建鼓在阼階西南。楹鼓蓋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于端、則建之意也。隋制、樓鷺于上、則路之意也。以其先倡、又名朔鼓、爲羣音首。其封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鐘、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每奏樂一句、以槌擊者三、俾節

奏從容也、爲全樂之綱領。

懸鼓

詩曰、應田懸鼓。儀禮爲之建鼓。宮懸之制、建鼓在四隅。樂記宗廟用九變之樂、鼓用四面以收宮、謂之路鼓、即建鼓。其制大小視楹鼓、腹如銅環、懸之簨簴。其簨簴如鐘鼓架。

應田鼓

詩曰、應田懸鼓。應、夏后之制、所以應楹鼓也。應、小鼓。先儒觧田爲輔、鞞亦小鼓、周禮祭祀皆鼓鞞。鼓應而設在門外、有東西之分、故其名異、蓋不止應堂上之拊、而二鼓亦各自倡應。卧于架擊之、如搏拊之制。

搏拊

書傳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實之以糠、韋表糠裏、使之有聲而不甚響、恐壓繹音也。其形類鼓、其聲柔和、倡而不和。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是也。其設在堂上、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拊是也。蓋用左右手、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通典謂之撫拍、撫之以節樂也。堂上之樂待以作者、以拊爲父、堂下之樂待以作者、以鼓爲君。

鎛鐘

次于鏞鐘、倍于編鐘。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即鎛鐘也。金鐘設于宮懸編鐘、編磬之間、凡作樂先擊鐘、所謂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特磬

謂一磬之在懸也、亦曰離磬。樂書云、磬之爲物、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離磬則專虡之特磬、非十六枚之編磬也。凡作樂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音既闋、則擊磬以收之、所謂玉振也者、終條理也。

編鐘

爾雅云、鐘小而編次、曰編鐘、與編磬同、上下共十六枚、編懸于架也。範金爲之、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兑、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以堅木爲槌、竹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六律、六呂、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清聲以配之。

編磬

與編鐘同、上下共十六枚、編懸于架也。磬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爲槌、竹爲柄、司磬者擊之。

琴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絲飾物而成聲、清越溫潤、條暢、兼三才而備五德、與大聖之遺音也。其

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樂音之奏、鼓瑟必鼓琴、以和其音、乃絲部之大者。

瑟

樂書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爲二十五絃、具二均。其首曰岳山、其尾曰武、後有二竅曰越、中絃不動、曰君絃。承絃各有一柱、游移前後、以和其音。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疏越。大傳曰、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詩曰、並坐鼓瑟。獨言瑟者、舉其大也。

鳳簫

爾雅云、籟謂之簫。莊周云、人籟比竹是也。名鳳簫者、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樂奏用五管、乃黃鐘調正音、爲五音之所取正而主宰乎衆音者、卽古聽鳳凰之鳴、其雄聲六、雌聲六之謂也。

洞簫

鳳簫有底、簫以洞名、言其空洞無底也、又通也、所以通衆音之壅滯而使之疏暢也。樂聲云、簫爲衆音之祖、本律呂而成、所以究極中和、遂萬物之情也。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琴瑟以定黃鐘、非簫不爲功。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以竹爲之、以紅絨絲繫之。

雙管

管、縮也、管攝衆音而使之齊一也。其聲最洪。詩曰、嘒嘒管聲。截二竹、相比爲之、每管六孔、以應十二月之音。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蓋鳳凰雌雄各六聲也。髹以朱彤、剪二荻筒爲頭、吹荻頭以發聲、而按管孔以應律焉。

龍笛

笛、滌也、所以滌衆聲之煩穢而使之清明也。周官、笙師掌教吹笛。笛、竹音之雅樂也。笛之爲物、其直節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⑤、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以文竹爲之、長一尺二寸、通身髹以朱、木雕龍首、金餙之、安于上端、尾孔繫以紅絨絲、下垂如龍尾。

笙

笙、生也、生衆音之萌蘖而發其聲華也。大者九十簧、謂之笙、小者十三管、謂之和。儀禮、三簧一和而成聲。今制以小紫竹爲之、一攢十七管、先按山口、每管內面方孔是也。如吹某字、則按其孔、呼吸簧動而聲發。詩謂吹笙鼓簧是也。其毋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身、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

塤

塤之爲物、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中虛上鋭、火形也。平底、水形也。圓體、土形也。相和而成聲、衆音得塤而有純如之致。詩云、伯氏吹塤。

篪

篪、嗁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嗁也。其聲與塤相和、竅竹爲之。其聲大宜輕用氣吹之、音乃和、以合衆樂。詩曰、仲氏吹篪。

旌節

爾雅云、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節之以鼓、樂之容節之以節。舞師執之、以爲綴兆行列進止疾徐之則、節者制也、謹始之意也。

籥

通典曰、樂之在目曰容、容藏于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人之動而有節者、莫如舞。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文王世子、春和學羽籥、言用葦籥、今制以竹爲之、長一尺二寸、三竅、朱飾、以導舞。詩曰、左手執籥。

翟

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其巨細度籥孔足容、朱髹之、柄上刻龍首、長五寸、飾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揷龍口中。詩曰、右手秉翟。

建官

元至大元年、禮部呈集賢院關、國子監、文廟司樂比依國子監舉正出身、領中書省劄理任。此司樂官所自始也。至明洪武元年、各官于奉天門奏襲封衍聖公府合設官屬、奉欽准額設晋勾、典籍、司樂三員、宜從衍聖公保舉人員、呈都省、以憑銓用。我清順治元年、巡撫山東部院方　題准、司樂一員、司孔廟樂舞生、應聽衍聖公府咨部補授。奉旨是。以後俱選通曉音律生員、咨吏部銓除、專提調聖廟樂學、習[6]率學長及各部長講究律呂、敎演聲容、遇祭期、充協律官、列班殿陛。凡在庫新舊樂器、俱注册點視。又廟中碑刻、謂之樂石、亦聽本官查理。學舍在聖廟內大中門之外西偏東向、謂之樂學、乃查點辦事之所。遇祭期演習、俱在金絲堂。俸祿應給月米一石、鈔八十兩、就于聖府免糧田內自行量撥。

樂生

朱大觀四年、衍聖公孔端友奏稱、朝廷考稽三代、制禮作樂、乞頒降大成新樂、許族生及縣學生、咸使肄習。此樂生所自始也。歷元至明洪武七年、奉部咨、爲釋奠事、內開宣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各州

縣選取俊秀儒童一百二十餘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演習嫺熟。蒙賜寶鈔還常川在廟供祀。至成化十三年、祭酒周洪謨奏爲增加文廟禮樂事、奉旨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又添樂生八十名、通行天下。弘治九年、又添二十六名、共二百二十六名。遇缺不拘處所、務選足額。我

清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　題請聖廟祭祀額設樂舞二百四十名、於州縣俊秀儒童選取、照廩膳生員例一體優免。仍免本家二丁、以供本廟奔走。供祀之暇、仍肄舉業。有志上進者、每逢科歲考試報名、司樂稟考、拔取文理優通者造册送公府、移送學院、進四十名、發兖州曲阜學充附。

五帝不相沿樂、倫矣、故聖人首出、必考律定樂、以宣萬物之豫、昭天地之和。亦惟國家當久道化成、乃克協聲歌而備金石也。昔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心契律原、審度比數、悉破陋儒沿襲謬悠之說、更協鐘律宮均、造爲樂器、薦之

郊

廟、施於

朝廷、

頒降闕里。偉哉。制作之精、往代莫比。至於宮商字譜、未及議也。當是時、凡樂之隸太常者、得老協律郎高萬霖感

聖皇創制之意、將舊譜合、四、乙等字改用上、尺、工、以配今律。其隸和聲署者、循而未改。闕里

廟庭則亦用今器奏舊樂⑦、仲呂爲宮、用仲呂、林鐘、南呂、黃鐘、大蔟、清黃鐘六鐘於笛、應上、尺、工、合、四、六等字。今編架無清鐘、遇應擊清黃鐘者、借用正黃鐘、猶之可也。今黃鐘應笛之四字、乃學奏者不遍律、仍強以合字應之、此必不諧矣。恭遇我

皇上中和建極、率

祖攸行、樂禮⑧樂施敎遍而條貫之、發明

聖祖律歷淵源一書、要歸實用。爰置樂部、正詩歌、審字譜、稽

器數、辨等差、博採衆議、斷自

宸衷、於是朝祭享燕之閒與夫軍容凱奏、雅頌廱肅得所。

乾隆八年、

頒直省春秋釋奠樂、又以闕里故事四時釋奠樂部奏明、

增塡冬夏宮譜

頒發、俾肄業焉。十二年秋、太常寺協律郎張樂盛等來教

今樂、臣繼汾恐鈔譜字易訛舛、敬錄付刊、俾樂生等

隨時誦習。會期年春、

聖駕將臨、張協律以新製舞譜多俯仰之容、足有勾起勢、

肄之弗熟、懼貽隕越、因借用太學舞譜教之。竊謂闕

里樂章既不與太學同、舞亦宜有異。且煌煌

大樂、於昭萬年、闕里稱秉禮之鄉、首當率循惟謹。近乃

得

欽定律呂正義後編、敬取所載太學舞譜、與現肄者勘對、

又微有不同。恐張協律所授者、或未盡如成式也。因

白請宗子留心更正。宗子曰、沿訛滋謬、誠非所以昭

律度嚴妥侑也。比者蒙

賜鑄鐘特磬、金聲玉振、備大成矣。尤宜詳愼釐正、以鳴我

國家之盛。乃出新譜、進樂生肄之。臣繼汾忝列聖裔、幸

沐休和、不勝忭舞、爰依律呂正義內圖譜、敬繪合刊、

成樂譜一卷、舞譜一卷。緣樂章中字曲阜人多訛讀、

謹逐加音釋、與樂縣舞佾圖、旋宮聲字圖及闕里舊

有之鼓譜、導引樂譜別爲一卷、附錄於後、而志其顚

末云。

乾隆三十年孟冬上浣、臣孔繼汾恭跋。

校記

①孔：當作「絃」，見上文。

②十：疑誤，見上《音譜》。

③即：當作「郎」。協律郎，樂官名。

④值：當作「置」。

⑤議：疑誤。前編鐘、編磬等皆云其聲尚羽、尚角等。

⑥習：當作「督」，見《聖門禮誌・建官》。

⑦鐘：疑當作「均」。

⑧禮：疑當作「理」。

附録

歌歌相搏拊柷敔
笙笙

正副 鼓

琴工 瑟工 笛 塤 鎛 鐘 正副

琴工 簫 虎 笙

琴工 瑟工 笛 虎 編鐘 正副

琴工 簫 笛 塤

麾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歌歌相搏拊柷敔
笙笙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麾

瑟工 笛 塤 編磬 正副

琴工 簫 虎

琴工 瑟工 笛 虎 特磬 正副

琴工 簫 笛 塤 磬

鼓 正副

御製律呂正義四仲月律旋宮配聲字圖

調	春仲	夏仲	秋仲	冬仲
聲	鐘簫笛	鐘簫笛	鐘簫笛	鐘簫笛
羽	應伬㐰	太凡乙	仲㐰仩	賓上凡
宮	夾仉亿	蕤四尺	南亿仜	黃工四
商	仲㐰仩	夷乙工	應仩仉	太凡乙
角	林伍伬	無上凡	應伬㐰	姑合上
徵	應仩仉	黃工四	夾仉乙	夷乙工

轉班鼓譜○者右手擊□者左手擊△者擊鼓鞞

初節△△○ △△○ △△○○ 再節□○
□○ □○ 中節□○○ □○○ □○
○ 末節□○□○○ □○□○○ □○□
○○ 終節○○

右譜凡十有三節。將祭、鼓再嚴、樂舞生班兩階下、直殿東西霤、北上。司麾者東西各一人、居首、當杏壇前楹。次歌工三人次琴工三人次瑟工二人、次笙三人、次洞簫笛各三人、次壎一人、次箎二人、次排簫一人、次編縣正副各一人、次特縣正副各一人、次鼓正副各一人、次柷敔一人、次搏拊、鼗相各一人、次司旌者一人、引文舞生十八人、凡東西各五十一人、麾旌、匏竹、羽籥各秉其器、拱列以俟。鼓三嚴絕、杏壇鳴轉班鼓。初一節、司麾者引樂舞諸生對進、趨兩側階。初二節、抵露臺兩隅下。初三節、進至階。再一節、升下成階。再二節、轉趨上成階。再三節、升上成階。中一節、折向南行。中二節、抵露臺上、兩隅對轉、趨

午階上。中三節、抵午階上、次午階、各轉向北行。末一節、過樂縣、各折向東西行。末二節、過琴瑟、復轉向北行。末三節、麾就位。終節、樂舞生皆就位。文舞三成終、司旌者引文舞生稍進、分向東西、復折而南、繞鼓搏後對轉、就樂縣南對拱立、如原佾。禮畢、鐘聲絕、轉班鼓復作。初一節、司麾者、司旌者各釋其器、司麾者引樂舞生以次退位、向南行。初二節、至琴瑟北對轉、向內循琴瑟行。初三節、各轉向南、再一節、過樂縣、至舞生南、各轉向外、趨兩隅。再二節、分抵兩隅、各折向北行、再三節、至於階中。一節、降上成階、匏竹羽籥至此各釋其器。中二節、轉降下成階。中三節、抵露臺兩隅下。末一節、過杏壇南。末二節、至大成門內、循霤對折、向內趨。末三節、進排班。終節、班定、行一跪三叩頭禮、退。

導引樂譜　、以記版。　。以記眼

四四、工合。四。　、四合。工、六。五、六。工　尺。上、四合。工。

、四合。工、六、五六。工　尺。上、四合。工。　、四合。工、六。

、五六。工　尺。上、四。　合、工。合、四。合、工。尺

右曲名朝元歌、蓋燕樂之流。按其聲字、則太蔟之羽、俗稱中呂調者也。其器則笙、笛、簫、管、鼓、板各二。未詳所自。六十三代孫大姚知縣貞瑄歷洲以爲出孔氏藏書。祭日、迎神、送神奏之。至祭前乙丙日、送祝、迎犧牲、粢盛及省牲、視饌、別用迎鳳輦曲導引、有聲無辭。朝元歌辭不雅馴、歷洲先生病焉、更定迎神、送神辭各兩章、未經施用。繼汾案、此譜本六句、疊奏中二句、爲八句。歷洲先生所定之辭無第三句、而第四句亦不疊、章止五句、與譜不合。未見施用之故、殆爲是與。今鳳輦曲久廢不用、凡導引、並用朝元歌。近年復汰迎送神導引樂、其送祝以下等事、奏朝元歌如故。茲會宗子教肄樂舞、屬繼汾董其事。竊念鄙俚之辭難登廟堂、爰倣古樂府、別擬五章、

授樂生諵之。但調本流利、而譜以佶屈語、雖歌者依聲步之、亦俯應節奏、究不知有合於體裁否也。附錄於後。

恭送祝版香帛奏辰之良

上丁辰之良、升香薦幣禮素王。何以告神明。叶祝史正辭由舊章。於穆闕里堂、孝孫承祀殊鄉黨。叶虔事詳、致誠致慤肅肅將。

迎牲奏將享

將享絜爾牲、仲月釋奠孟楅衡。角觲膚充盈、勿疾瘯蠡展道成。孝孫率徂迎、庨從蹌濟靡有爭。詔于庭、惟靈其右鑒厥誠。

迎粢盛奏嘉明

苾芬品多方、嘉蔬明粢挈黃粱。旨酒湛清涼、瑧新㮚撰盈筐筐。鬻醢甘辛行、叶 韭菁芹筍和致芳。侯有望、惟馨明德邁延長。

省牲奏肅肅

肅肅造神庖、惟牛羊豕互盆簝。有瑲鳴鸞刀、告純告殺啓血毛。報氣祭膟膋、合蕭黍稷供燔燎。神及交、君蒿悽愴於明昭。

視饌奏奠定

奠定之罍下、叶 視桓籩豋鉶簠簋。備物欣有楚、黍稷馨香肴核旅。孝孫敬作所、執爨踖踖事具舉。衎我祖、永永緝熙于純嘏。

歌章音釋

昭平

師疏夷切 紱分入聲

宣平宣線平聲

玉魚入聲 展知演切 既 載音再

秩平

鼗鏞餘封切 孚音敷 [illegible]甗音彥 雷 肅肅息逐切 雍雍於容切 髦

音樂 淑音熟 相平聲 毛

敘平敘徐呂切

於論音烏論倫 思 樂音洛後樂所同 牖音酉 攸音由

懿平懿一冀切

受上聲 綏 饗戶肯切音橫 毋同無

德平

我衆音蛛 行戶庚切下同 祀上聲 嗣 孔 明叶音芒 育余六切

辰之良

神明叶音芒 於穆於音烏後於同 昭 饗叶胡光切 庸於容切

將享

絜與潔同 福衡上音遍下戶庚切 角觩音求 蔟蠡上七木切下力果切 牽

所律所律切 序從上徐呂切下才用切 靡靡上聲

嘉明

苾簿必切 挈音如 湛丈減切 栗 撰與選同須兗切 鸛奴切 兮 甘 辛 行

和叶戶郎切去聲 有 望音忘

肅肅

造七到切 盆 簽音聊 瑲七羊切 膟 膋音律音聊 供音恭 焄音熏 膾初兗切

羹定

爨叶後五切 盥音甫 肴胡茅切 作 所 疏上聲 蹜蹜資昔切 衎看去聲 純 嘏叶音古

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孔繼汾敬錄

欽頒　文廟樂譜

樂章　鼓節附

昭平　迎神

大哉孔子　先覺先知
與天地參　萬世之師
祥徵麟紱　韻答金絲
日月既揭　乾坤清夷

宣平　初獻

予懷明德　玉振金聲
生民未有　展也大成
俎豆千古　春秋上丁
清酒既載　其香始升

秩平　亞獻

式禮莫愆　升堂再獻
響協鼖鏞　誠孚罍甗
肅肅雍雍　譽髦斯彥
禮陶樂淑　相觀而善

叙平　終獻

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
皮弁祭菜　於論思樂
惟天牖民　惟聖時若
彝倫攸叙　至今木鐸

懿平　徹饌

先師有言　祭則受福
四海黌宮　疇敢不肅
禮成告徹　毋疏毋瀆
樂所自生　中原有菽

德平　送神

鳧繹峩峩　洙泗洋洋
景行行止　流澤無疆
聿昭祀事　祀事孔明

○○○○○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

簫壎箎譜

春仲 夾鐘爲宮、倍應鐘起調。

伬伔伕伍伬仩伍伕伔伕仩伍伬仩伍伍伍仩伔

伕伔仩伬仩伔伕伬伍伔伕伔伬

伬伔伕伍仩伔伬仩伕伔仩伍伔伕伍伕伍仩伬

伍伕伕伍伕伬仩伔伬伔伕伔伬

伬伔伕伍仩伍伔伬仩伍伔伕伍仩伍伬伍伍伕

伕伔伬仩伬仩伍伔伕伍伕伔伬

伬伔伍伕仩伍伔伕伍仩伔伬仩伍伕伔伍仩伬

伍伔伕伍伬仩伍伍仩伬仩伍伔伬

伬伔伕伍伬仩伬伍伔伬伍仩伔伕伔伬伍仩伬

伍伔伕伔伬伍仩伔伬伍伕伔伬

伬伔伕伍仩伬伔伕仩伍伍仩伔伕伍伕伍仩伔

夏仲 蕤賓爲宮、太簇起調。

伬伬仩伔伕伬伍伬仩伔伕伔伬

凡四乙上凡工上乙四乙工上凡工上上上工四

乙四工凡工四乙凡上四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四凡工乙四工上四乙上乙上工凡

上乙乙上乙凡工四凡四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上四凡工上四乙上工上凡上上乙

乙四凡工凡工上四乙上乙四凡

凡四上乙工上四乙上工四凡工上乙四上工凡

上四工四乙上上工凡工上四凡

凡四乙上凡工凡上四凡上工四乙四凡上工凡

上四乙四凡上工四凡上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凡四乙工上上工四乙上乙上工四

凡凡工四乙凡上凡工四乙四凡

秋仲 南呂爲宮、仲呂起調。

伕亿仩伬伕伔伬仩亿仩伔伬伕伔伬伬伬伔亿

仩亿伔伕伔亿仩伕伬亿仩亿伕

伕亿仩伬伔亿伕伔仩亿伔伬亿仩伬仩伬伔伕

伬仩仩伬仩伕伔亿伕亿仩亿伕

伕亿仩伬伔伬亿伕伔伬亿仩伬伔伬伕伬伬仩

仩亿伕伔伕伔伬亿仩伬仩亿伕

⿰亻六亿伬仩仉伬亿仩伬仉亿⿰亻六仉伬仩亿伬仉⿰亻六

伬亿仉亿仩伬伬仉⿰亻六仉伬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亻六仉⿰亻六伬亿⿰亻六伬仉亿仩亿⿰亻六伬仉⿰亻六

伬亿仩亿⿰亻六伬仉亿⿰亻六伬仩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仉⿰亻六亿仩仉伬伬仉亿仩伬仩伬仉亿

⿰亻六⿰亻六仉亿仩⿰亻六伬⿰亻六仉亿仩亿⿰亻六

冬仲黃鐘爲宮倍夷則起調。

上工凡合上乙合凡工凡乙合上乙合合合乙工

凡工乙上乙工凡上合工凡工上

上工凡合乙工上乙凡工乙合工凡合凡合乙上

合凡凡合凡上乙工上工凡工上

上工凡合乙合工上乙合工凡合乙合上合合凡

凡工上乙上乙合工凡合凡工上

上工合凡乙合工凡合乙工上乙合凡工合乙上

合工乙工凡合合乙上乙合工上

上工凡合上乙上合工上合乙工凡工上合乙上

合工凡工上合乙工上合凡工上

上工凡合乙上工凡乙合合乙工凡合凡合乙工

上上乙工凡上合上乙工凡工上

笛笙譜

春仲

⿰亻六亿仩伬⿰亻六仉伬仩亿仩仉伬⿰亻六仉伬伬伬仉亿

仩亿仉⿰亻六仉亿仩⿰亻六伬亿仩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仉亿⿰亻六仉仩亿仉伬亿仩伬仩伬仉⿰亻六

伬仩仩伬仩⿰亻六仉亿⿰亻六亿仩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仉伬亿⿰亻六仉伬亿仩伬仉伬⿰亻六伬伬仩

仩亿⿰亻六仉⿰亻六仉伬亿仩伬仩亿⿰亻六

⿰亻六亿伬仩仉伬亿仩伬仉亿⿰亻六仉伬仩亿伬仉⿰亻六

伬亿仉亿仩伬伬仉⿰亻六仉伬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亻六仉⿰亻六伬亿⿰亻六伬仉亿仩亿⿰亻六伬仉⿰亻六

伬亿仩亿⿰亻六伬仉亿⿰亻六伬仩亿⿰亻六

⿰亻六亿仩伬仉⿰亻六亿仩仉伬伬仉亿仩伬仩伬仉亿

⿰亻六⿰亻六仉亿仩⿰亻六伬⿰亻六仉亿仩亿⿰亻六

夏仲

乙尺工凡乙四凡工尺工四凡乙四凡凡凡四尺

工尺四乙四尺工乙凡尺工尺乙

乙尺工凡四尺乙四工尺四凡尺工凡工凡四乙
凡工工凡工乙四尺乙尺工尺乙
乙尺工凡四凡尺乙四凡尺工凡四凡乙凡凡工
工尺乙四乙四凡尺工凡工尺乙
乙尺凡工四凡尺工凡四尺乙四凡工尺凡四乙
凡尺四尺工凡凡四乙四凡尺乙
乙尺工凡乙四乙凡尺乙凡四尺工尺乙凡四乙
凡尺工尺乙凡四尺乙凡工尺乙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四凡凡四尺工凡工凡四尺
乙乙四尺工乙凡乙四尺工尺乙

秋仲

仩仜伬𠆾仩亿𠆾伬仜伬亿𠆾仩亿𠆾𠆾亿仜
伬仜亿仩亿仜伬仩𠆾仜伬仜仩
仩仜伬𠆾亿仜仩亿伬仜亿𠆾仜伬𠆾伬𠆾亿仩
𠆾伬伬𠆾伬仩亿仜仩仜伬仜仩
仩仜伬𠆾亿𠆾仜仩亿𠆾仜伬𠆾亿𠆾仩𠆾𠆾伬
伬仜仩亿仩亿𠆾仜伬𠆾伬仜仩
仩仜𠆾伬亿𠆾仜伬𠆾亿仜仩亿𠆾伬仜𠆾亿仩
𠆾仜亿仜伬𠆾𠆾亿仩亿𠆾仜仩
仩仜伬𠆾仩亿仩𠆾仜仩𠆾亿仜伬仜仩𠆾亿仩
𠆾仜伬仜仩𠆾亿仜仩𠆾伬仜仩
仩仜伬𠆾亿仩仜伬亿𠆾𠆾亿仜伬𠆾伬𠆾亿仜
仩仩亿仜伬仩𠆾仩亿仜伬仜仩

冬仲

凡四乙上凡工上乙四乙工上凡工上上上工四
乙四工凡工四乙凡上四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四凡工乙四工上四乙上乙上工凡
上乙乙上乙凡工四凡四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上四凡工上四乙上工上凡上上乙
乙四凡工凡工上四乙上乙四凡
凡四上乙工上四乙上工四凡工上乙四上工凡
上四工四乙上上工凡工上四凡
凡四乙上凡工凡上四凡上工四乙四凡上工凡
上四乙四凡上工四凡上乙四凡
凡四乙上工凡四乙工上上工四乙上乙上工四
凡凡工四乙凡上凡工四乙四凡

鐘磬排簫譜

春仲

⿰亻應夾仲林⿰亻應應林仲夾仲應林⿰亻應應林林林應夾
仲夾應⿰亻應應夾仲⿰亻應林夾仲夾⿰亻應
⿰亻應夾仲林應夾⿰亻應應仲夾應林夾仲林仲林應⿰亻應
林仲仲林仲⿰亻應應夾⿰亻應夾仲夾⿰亻應
⿰亻應夾仲林應林夾⿰亻應應林夾仲林應林⿰亻應林林仲
仲夾⿰亻應應⿰亻應應林夾仲林仲夾⿰亻應
⿰亻應夾林仲應林夾仲林應夾⿰亻應應林仲夾林應⿰亻應
林夾應夾仲林林應⿰亻應應林夾⿰亻應
⿰亻應夾仲林⿰亻應應⿰亻應林夾⿰亻應林應夾仲夾⿰亻應林應⿰亻應
林夾仲夾⿰亻應林應夾⿰亻應林仲夾⿰亻應
⿰亻應夾仲林應⿰亻應夾仲應林林應夾仲林仲林應夾
⿰亻應⿰亻應應夾仲⿰亻應林⿰亻應應夾仲夾⿰亻應

夏仲

太蕤夷無太黃無夷蕤夷黃無太黃無無無黃蕤
夷蕤黃太黃蕤夷太無蕤夷蕤太
太蕤夷無黃蕤太黃夷蕤黃無蕤夷無夷無黃太
無夷無夷太黃蕤太蕤夷蕤太
太蕤夷無黃無蕤太黃無蕤夷無黃無太無無夷
夷蕤太黃太黃無蕤夷無夷蕤太
太蕤無夷黃無蕤夷無黃蕤太黃無夷蕤無黃太
無蕤黃蕤夷無無黃太黃無蕤太
太蕤夷無太黃太無蕤太無黃蕤夷蕤太無黃太
無蕤夷蕤太無黃蕤太無夷蕤太
太蕤夷無黃太蕤夷黃無無黃蕤夷無夷無黃蕤
太太黃蕤夷太無太黃蕤夷蕤太

秋仲

仲南應⿰亻應仲夾⿰亻應應南應夾⿰亻應仲夾⿰亻應⿰亻應⿰亻應夾南
應南夾仲夾南應仲⿰亻應南應南仲
仲南應⿰亻應夾南仲夾應南夾⿰亻應南應⿰亻應⿰亻應夾仲
⿰亻應應應⿰亻應應仲夾南仲南應南仲
仲南應⿰亻應夾⿰亻應南仲夾⿰亻應南應⿰亻應夾⿰亻應仲⿰亻應⿰亻應應
應南仲夾仲夾⿰亻應南應⿰亻應應南仲
仲南⿰亻應應夾⿰亻應南應⿰亻應夾南仲夾⿰亻應應南⿰亻應夾仲
⿰亻應南夾南應⿰亻應⿰亻應夾仲夾⿰亻應南仲

仲南應⿰亻應仲夾仲⿰亻應南仲⿰亻應夾南應南仲⿰亻應夾仲

⿰亻應南應南仲⿰亻應夾南仲⿰亻應⿰亻應南仲

仲南應⿰亻應夾仲南應夾⿰亻應⿰亻應夾南應⿰亻應應⿰亻應夾南

仲仲夾南應仲⿰亻應仲夾南應南仲

冬仲

僙黃太姑僙夷姑太黃太夷姑僙夷姑姑姑夷黃

太黃夷僙夷黃太僙姑黃太黃僙

僙黃太姑夷黃僙夷太黃夷姑黃太姑太姑夷僙

姑太太姑太僙夷黃僙黃太黃僙

僙黃太姑夷姑黃僙夷姑黃太姑夷姑僙姑姑太

太黃僙夷僙夷姑黃太姑太黃僙

僙黃姑太夷姑黃太姑夷黃僙夷姑太黃姑夷僙

姑黃夷黃太姑姑夷僙夷姑黃僙

僙黃太姑僙夷僙姑黃僙姑夷黃太黃僙姑夷僙

姑黃太黃僙姑夷黃僙姑太黃僙

僙黃太姑夷僙黃太夷姑姑夷黃太姑太姑夷黃

僙僙夷黃太僙姑僙夷黃太黃僙

琴譜

冬春

芍芍芍荷茜菊荷芍芍菊荷茜菊荷荷荷菊芍

芍芍菊茜菊芍芍茜荷芍芍芍

芍芍芍荷菊芍茜菊芍芍菊荷芍芍荷芍荷菊茜

荷芍芍荷芍茜菊芍茜芍芍芍

芍芍芍荷菊荷芍茜菊荷芍芍荷菊荷茜荷荷芍

芍芍茜菊茜菊荷芍芍荷芍芍芍

芍芍荷芍菊荷芍芍荷菊芍茜菊荷芍芍荷菊茜

荷芍菊芍芍荷荷菊茜菊荷芍芍

芍芍荷茜菊茜荷芍茜荷菊芍芍芍茜荷菊茜

荷芍芍芍茜荷菊芍茜荷芍芍

芍芍芍荷菊茜芍芍菊荷菊芍芍荷芍荷菊芍

茜茜菊芍芍茜荷茜菊芍芍芍

夏秋

芍荷菊茜芍茈茜菊荷菊茈茜芍茈茜茜茈荷

菊荷茈芍茈荷菊芍茜荷菊荷芍

芍荷菊茜茈荷芍茈菊荷茈茜荷菊茜菊茜茈芍

茜菊菊茜菊芍茈荷芍荷菊荷芍

芍荷萄苣芒苣荷芍芒苣荷萄苣芒苣芍苣苣萄
萄荷芍芒芍芒苣荷萄苣萄荷芍
芍荷苣萄芒苣荷萄苣芒荷芍芒苣萄荷苣芒芍
苣荷芒荷萄苣芒芍芒苣荷芍
芍荷萄苣芒芍苣荷芍苣芒荷萄荷芍苣芒芍
苣荷萄荷芍苣芒荷芍苣萄荷芍
芍荷萄苣芒芍荷萄芒苣苣芒荷萄苣萄苣芒芍
芍芍芒荷萄芍苣芍芒荷萄荷芍

瑟譜

四仲同

〓〓〓〓〓〓〓〓〓〓〓〓〓〓〓〓〓〓〓
〓〓〓〓〓〓〓〓〓〓〓〓〓
〓〓〓〓〓〓〓〓〓〓〓〓〓〓〓〓〓〓〓
〓〓〓〓〓〓〓〓〓〓〓〓〓
〓〓〓〓〓〓〓〓〓〓〓〓〓〓〓〓〓〓〓
〓〓〓〓〓〓〓〓〓〓〓〓〓
〓〓〓〓〓〓〓〓〓〓〓〓〓〓〓〓〓〓〓
〓〓〓〓〓〓〓〓〓〓〓〓〓
〓〓〓〓〓〓〓〓〓〓〓〓〓〓〓〓〓〓〓
〓〓〓〓〓〓〓〓〓〓〓〓〓
〓〓〓〓〓〓〓〓〓〓〓〓〓〓〓〓〓〓〓
〓〓〓〓〓〓〓〓〓〓〓〓〓

承德郎原任户部廣西清吏司主事臣孔繼汾敬刊。

文廟禮樂考

清刻本

清・金之植 宋泓 撰

《文廟禮樂考》二卷，清金之植、宋泓編，清刻本。

金之植，官杭州府儒學教授。宋泓，官杭州府儒學訓導。

孔子生前不遇於時，身後則受尊崇、享厚祀。魯哀公十七年爲立廟於舊宅。漢高、光二帝皆以太牢祀闕里。文翁治蜀，嘗繪孔子及七十二賢像。其後諸郡邑間有作孔子廟者。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宋大中祥符中，加聖像冕九旒、服九章、圭用玉。崇寧四年增冕十二旒。明嘉靖中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用木主，不設像。自漢以來，孔廟祀典雖代有興革，配享、從祀亦有變化，然歷代皆甚重視。至於孔廟用樂，起源甚早，歷代相承，有因有革。東漢元和二年，章帝過魯祀孔子，始作六代之樂。南朝劉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設軒轅之樂，舞六佾。陳至德二年，後主釋奠太學，設金石之樂。隋開皇元年，始創釋奠樂章。唐貞觀二年，皇太子釋奠先聖先師，創樂章。開元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懸，舞用六佾。宋建隆三年，裁定祭文宣王樂章。政和四年，徽宗製釋奠樂奏，頒行天下。紹興十四年，頒大成樂舞於太學，令諸生肄習，釋奠文宣王。元大德初，宣聖廟釋奠用登歌雅樂。至大元年，更定祭文宣王大成樂。明洪武十七年，命禮官詳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府州縣如式制造。嘉靖九年，釐正孔子祀典，定樂舞六佾。清朝孔廟樂舞沿襲明制，有所損益。

《文廟禮樂考》成書於康熙年間。當時遂寧張鵬翮巡撫浙江，有鑒於孔廟禮樂間有錯亂，於是集學博及郡之文獻家，取姑蘇劉氏《禮樂全書》，删繁補缺，正謬訂訛，撰成此書。卷首有張鵬翮、馬如龍序，末有蘇良嗣後叙。正文分爲二部：一爲禮考，二爲樂考。對於孔廟禮樂沿革、禮樂器形制、配祀位次、典禮儀式、樂舞技法都有詳列，有圖有文，極便讀者觀覽。

文廟禮樂考序



葢聞天地者道之原、聖人者道之管、而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道固合一無間也。

先師孔子德隆千古、教垂萬世、歷代以來、祀典崇重、自京畿太學以迄外之府州縣庠、咸恪舉明禋、罔敢隕越。其間謚號之異同、主像之去留、禮儀之煩簡、舞佾之加損、言人人殊、代不相襲。而明世宗時、大學士張璁所議定者、情理允協、規制可久、是以

本朝仍之、鮮所更易。然而郡邑之間、庠序雖設、禮樂未典、抱匱守殘、遠於明備。是

孔子以禮樂之道埀教天
下後世、而
廟祀大典顧鈌焉弗講、豈足以昭至德、廣文教哉。向余見蘇郡學博劉氏有禮樂全書、梓行於世、原原本本、炳炳麟麟、殫蒐討之遐思、發儒林之弘藻、啓廸弇鄙、訂正紕謬、可謂有志者也。初涖浙省、恭謁
文廟、見其梲櫨輪奐、黝堊澄鮮、知前撫趙公實能鳩工而修葺之。至于春秋二祀、鉶登簠簋之供、牲牷羹醴之設、器有常數、寔有常品、禮或闕有間矣。況其迎神徹饌、執籥秉翟、毋以羽流充數、無論審聲按律、未協雅

音、且使明倫敷教之地、雜以養生齊物之徒、於義乖、於體褻、余甚憫焉。茲于昨歲、重訂樂舞人數、移咨

聖府、聘師教習、庶幾依永和聲、無相奪倫、按部就班、悉爲應節者乎。又念禮樂之用、必文獻足徵、然後可垂永久。於是

令學博輿郡之耆舊取劉氏禮樂全書、重加鉛槧、繁者約之、闕者補之、謬譌者釐正之、參錯者整治之、名曰

文廟禮樂考、爰壽諸棗梨、以備覽觀。廣川董子曰、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非虛加

之重志之謂也。儒者習聞其説、遂以名物器數爲道之末、而見聞不廣、考核不精、忽其固陋、恬不知怪。然以敬言禮、而使豆籩舛錯、琖斝紊淆、可謂知禮否。以和言樂、而使壎篪莫辨、綴兆無聞、可謂知樂否。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曰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況於虔恭承祀而增志必由于假物、其可不講之有素、而漫試之駿奔之頃乎。方今

天子仁聖、海甸澄清、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懋建中和之極、以率天下於禮樂之化。而余忝膺

簡命、鎮撫兩浙、亦惟仰承
德意、以肅官箴者端士習、以
端士習者振民風、夫亦
猶循
先師孔子之教而不忘禮
樂陶淑之思也。然則大
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
天地同和、而
大聖之德上下與天地同
流、所謂學無鉅細、道無

精粗、貫通止一理者、余
於是書之成有厚望矣。
旹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
仲春月、
賜進士出身、巡撫浙江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遂寧張
鵬翮序。

中丞張公撫浙之初、謁文廟、慨然禮樂文器之弗備、更加釐正。明年、移咨聖府、致通曉音節者教習樂數。于是自迎牲至徹饌、簠簋籩豆、羽籥干戚、煥然改舊觀。而又慮無徵之弗久也、集學博暨郡之文獻家、取姑蘇劉氏禮樂全書、刪繁補缺、

正謬訂訛、而成一書授之梓、曰文廟禮樂考云。夫禮樂者、治天下之大道、而君子不斯須去者也。自朝廷以逮閭巷、皆有禮樂。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夏商逮周、情文大備、孔子說禮正樂、垂教範世、得其本有中和位育之

功、習其文亦有漸摩滌盪之益、益後世言禮樂者莫之過矣。自散亡于秦火、穿鑿于漢儒、蓁蕪于六朝、于是綿蕞以爲禮、竽笙以爲樂、非但本莫之究、並其文亦失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與道非二物也。離器言道則釋氏之寂滅、老氏之清虛、莊周之荒唐、皆得罪于

孔子者也、而無當于家國天下。故凡學

孔子者、必達禮樂之情、盡禮樂之文、內外兼該、精粗一貫、可以成己成物、行

孔子之道矣。然行

孔子之道者、必學孔子者
也。學
孔子之學者、必尊孔子者
也。尊之則道重、學之則
道盡、行之則道實。
公海内名儒、南宫碩望、
學
孔子也久。躬逢
堯舜、來撫全浙、肅官箴、端士
習、正民俗、文治犁然、則

其道且行矣。而猶過廟
思敬之意、切切講求于
祀典禮樂、而不敢稍以苟
且從事、益念
孔子爲禮樂之宗、
文廟爲禮樂之地、此弗講、
他無説矣。昔孔子言武
周制禮、詳于祭祀、正雅
頌之樂重于郊廟。
公之于禮樂考也、亦猶

行孔子之道也。今
天子重道崇儒、躬詣
闕里、致齋釋菜、文教覃敷、
八荒觀化、天下無不知
有
孔子之學者。如
公者、達禮樂之情、盡禮
樂之文、一德相承、以宣
揚于外、行且持衡秉鈞、
從容論道、與被公禮樂

化者、何但浙一方已耶。
且是編一出、流布海內、
凡官師弟子益知尊
孔子之道、家絃戸誦、精可
以得中和位育之實、粗
亦不失漸摩盪滌之益、
則
公禮樂之凖在天下也、
此又爲之兆矣。龍忝列
趨蹡之末、亦何幸與聞

于禮樂、而不得罪于孔子也耶。故于其始也黽勉襄事、于其成也願學再三、乃不禁擊節按卷、曰觀止矣。遂畧次其意而附之言。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闞中馬如龍謹撰。

文廟禮樂考目錄

禮部

文廟禮樂考目録終

文廟禮樂考

杭州府儒學　教授金之植　編輯
　　　　　　訓導宋　鈊

禮部

原始

先師孔氏、名丘、字仲尼。魯人。其先宋人、世為公族。有防叔者、避華氏亂奔魯、居陬邑昌平鄉。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即啟聖公也。娶顏氏女、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孔子、時魯襄公二十二年也。考之夏正甲子、則八月二十有七日。三歲、啟聖歿。童時以俎豆戲。長為委吏、又為乘田吏。昭公時適齊、為高昭子家臣、通於景公。公欲封以尼谿田、為晏嬰阻、遂反魯。定公立、季氏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九年、為中都宰、年五十有一矣。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夾谷、卻萊兵、反齊侵地。十一年、墮三都。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魯大治。逮季桓子受女樂、郊不致膰肉、孔子去魯適衛、又適陳、畏於匡、還衛、主蘧伯玉家。旋過宋、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反於衛。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欲往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靈公問陳、不對。復如陳、又如蔡、及葉。楚昭王將封以書社地、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六十三歲將[illegible]）哀公十一年、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乃名孔子歸。是時孔子年六十有八、度魯終不能用、乃叙書、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因魯史作春秋。十四年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illegible]孔子卒　[illegible]　五十一歲為中都宰　五十二歲為司空又為大司[illegible]　五十四歲墮三都　五十六歲[illegible]齊人歸女樂適衛　五十七歲[illegible]陳國[illegible]　五十九歲又適衛將[illegible]至河而反復如陳　六十二歲如陳至蔡）

追崇

孔子歿二百二十有五年而漢興、越十有二年、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無封爵。至平帝時、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東漢永光四年、改褒成侯。北魏太和十六年、改文聖尼父。十九年、又封其後為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北周大象二年、追封孔子鄒國公。隋開皇元年、贈先師尼父。唐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乾封元年、贈孔子太師。總章元年、封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贈顏子為兗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孔子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爲公、郕伯曾參以下爲侯、左丘明以下爲伯。尋以犯祖諱、改玄聖爲至聖。又欲追帝孔子、以有司議格、止稱王。元大德十一年、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至順元年、加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明洪武十五年、正諸神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聖神廣運帝、禮部尚書鄒幹駁周奏非是、遂不許。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議、詔國子監及天下儒學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四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十哲以下及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悉罷封爵。國朝因之。

廟貌

先師之有廟也、自魯哀公始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七年爲立廟孔子舊宅。漢高、光二帝並以太牢祀闕里。郡國廟未立、惟文翁治蜀、嘗繪孔子及七十二賢像、其後諸郡邑間有作孔子廟者。靈帝光和禮樂全書稱元光。元年、詔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像奉祀。建安後廟多圮、魏黄初元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北齊天保二年、詔郡國各於坊内立孔顏廟。唐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十九年、又尊太公爲武成王、立廟以祀、與孔廟東西並建。開元中、出衮冕衣文宣王像。宋建隆三年、令孔子廟立戟十六。大中祥符中、加聖像冕九旒、服九章、圭用玉。康定①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學各建戟門。元祐初、詔稱孔子廟爲大成殿、哲宗御書題額。廟戟增至二十有四。崇寧四年、從蔣靖請、冕十二旒、服九章。金大定二年、冕服俱加十二、顏孟像服九章。元大德二年、從丞相哈剌哈孫奏、建文宣王廟於京師。終元世、各路府州縣儒學殿廡增拓高廣。明洪武十四年、國子監大成殿成、用木主、不設像。二十年、詔罷武廟、獨尊孔子。嘉靖九年、改大成殿爲先師廟、戟門爲文廟之門。諸府州縣學皆撤像易木主。從大學士張璁議也。璁議本於元吳沉、明丘濬、璁更推廣其說以奏、世宗納之、至今因其制不變。杭郡孔子廟舊在

通越門外、宋紹興元年徙皮家橋西、即今郡黌也。宋淳祐六年、元至正十年屢增拓制漸弘敞。明永樂中燬、宣德六年復建、萬曆二十四年、崇禎十年凡兩葺治。國朝順治五年暨十五年、並鳩工修葺。至康熙二十四年中丞趙士麟重葺先師廟、由文明樓建殿廡、無不増葺一新。工甫竣適
聖駕幸魯、
御書萬世師表懸額闕里、頒行直省郡邑先師廟、黌序煥然改觀焉。

祀典

先師之祀、昉自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永光元年、平帝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建武五年、光武駕幸闕里、命大司空以太牢祀。明帝永平中、亦幸闕里祀孔子、并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則以元和二年過魯、安帝則以延光三年過魯、並有祀。桓靈時祀益虔。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吏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給大酒牛、羊豕各一。魏正始二年、命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晉太始七年、太子釋奠太學。咸康元年、成帝親釋奠。升平元年、穆帝親釋奠、權以中堂為太學。寧康三年、孝武帝親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牲牢祭器詔依上公。齊永明三年、行釋奠釋菜禮。梁天監八年、陳太建三年、俱皇太子釋奠。後主至德三年、亦釋奠於先聖。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城親祀孔子、仍勅有司行薦享之禮。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隋開皇七年、高祖親釋奠。唐貞觀二年、太宗命太子釋奠。十四年、太宗幸國子監觀釋奠。禮樂全書誤作親釋奠。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太子初獻、祭酒亞獻、司業終獻。二十一年、詔祭酒初獻、司業亞獻、博士終獻。詞稱皇帝遣某官行禮、為永制。乾封元年、高宗過曲阜、以少牢祀孔子。太極元年、玄宗為皇太子、詣國子學釋奠。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親奠、遣使以太牢祀墓。大曆元年、代宗親釋奠國子學、貞元二年、國學釋奠、德宗詔宰臣以下畢集。三年、制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後周廣順元年、高

祖幸闕里奠孔子。將拜、臣下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孔子聖人、百王取則、安得不拜。遂再拜。宋大中祥符二年、眞宗幸闕里、謁廟行拜禮。景祐二年、詔增釋奠儀節。元祐元年、哲宗幸國子監釋奠、行一獻再拜禮。政和四年、頒禮器於太學宣聖殿、備釋奠。紹興十年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祀前誓戒、其禮如社稷。幸太學、駕止戟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慶元元年、定祀文宣王爲中祀、應排辦者所屬前一日備舉。諸祀獻官以州縣長吏以次官充。金大定十四年、詔釋奠先聖、依唐開元禮。元至元十年、詔外路提學教授等官、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於禮未宜、自今以往、執事官員各依品服公服、執手板。明洪武元年定制、遣官祭先師於太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祭酒終獻。四年、更定釋奠儀、祭器品物、置高案、牲用熟、酒三獻、並祭酒行禮。六年、再上釋奠孔子禮制、報可。十四年、視學、親釋菜。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以布政使、知府、知州、知縣爲獻官、主祭事。二十六年、定釋奠禮樂、頒行天下。永樂元年、命議祀學儀。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服袍靴、再拜。成祖曰、見先師禮不可苟、宜服皮弁、行一奠四拜禮。　國朝

崇德元年、

太宗文皇帝遣官致祭孔子廟、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五年、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以爲常。順治二年、

世祖章皇帝尊崇至聖、議加文廟謚號、稱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二月上丁致祭、遣大臣一員行禮。翰林官二員分獻、國子監堂官祭啓聖公于後殿。是後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致祭、如遇有事、或次丁日或下丁日。以先賢先儒配祀從祀、通行府州縣衛各學、一體遵行。其遣官事宜、禮部題請。今由太常寺。九年、

章皇帝臨雍釋奠、　御彝倫堂、命滿漢祭酒講書易二經。次日、祭酒進表行禮。復頒　敕諭一道、刊供彝倫中堂。敕曰、

皇帝敕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賛之以圖治、下學之以事君、爾當嚴督諸生、盡心訓誨。諸生當敬奉師教、身體力行、教有成效、將惟師

長之功。學有實用、方盡弟子之職。若訓導不嚴、怠肆失學、爾師生俱難免咎。尚其勉之。故諭。又　恩賜本監堂屬官衣各一襲、監生銀各一兩。五氏陪祀生員、俱准入監讀書。廣本監鄉試中額。十四年、議改謚號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凡府州縣衛俱用新牌。康熙八年、

今上臨雍釋奠、禮儀恩錫俱照順治九年例。頒　勅諭一道、刊供彝倫中堂。勅曰、

皇帝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聖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先聖。至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爾監臣當嚴督諸生、潛心肄業。諸生亦宜身體力行、朝夕勤勵。若學業成立、可裨任用、則教育有功。其或督率不嚴、荒乃職業、爾師生難辭厥咎。尚其勉之、毋忽。故諭。彝倫堂乃

幸學　御講之所、王以下出入不得由中門、即本監堂官亦不敢中坐。每逢

聖駕釋奠、先期取衍聖公及五經博士與孔氏族人生員五人、孔顏曾仲族人生員各二人、到京陪祭。又令本監先期命滿漢監生演習禮儀、以供祀典。二十四年、

今上駕幸闕里。

配享

配享之典、起於東晉。孝武帝寧康元年、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唐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配享。歷代以來、所載釋奠先聖先師皆以顏配孔也。宋元豐七年、又以孟子並配。熙寧三年、以王安石配。靖康元年、楊時在太學、奏改安石從祀。咸淳三年、理宗尊崇理學、以曾參、孔伋配享、罷安石祀。明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於天下萬世、宜配享。遂配享如故。

從祀

漢章帝元和元年、祀七十二賢。靈帝元光二年、祀七十二弟子像。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

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於十哲位次之下爲十一哲

頊、范甯二十一人配享尼父廟堂。唐開元八年、顏子等十哲、詔爲坐像、悉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列十哲之次。從司業李元瓘奏也。瓘言、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據禮文、宜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損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猶得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與配享。請列享在二十二人之上。曾參孝道可宗、宜準二十二賢從祀。故有是詔。蘇渤曰、貞觀顯慶稱二十一賢、開元即稱二十二賢、服虔下有賈逵、不知何年月附入。二十七年、追贈顏子爲兗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等六十七人爲伯。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享先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位次孟軻。大觀二年、以孔伋從祀孔子廟庭。政和三年、加王安石王爵、封王雱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靖康元年、罷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安石猶從祀廟庭。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罷王安石從祀。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於十哲、列孔鯉、邵雍、司馬光於從祀。元皇慶二年、詔以許衡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納宋濂奏、黜楊雄、進董仲舒。正統元年、刊定從祀諸賢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三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八年、以吳沉從祀、從楊士奇請也。弘治九年、以宋楊時從祀。先是、祭酒謝鐸言、時請廢安石新經、息邪放淫、有衛道功、宜祀。吳沉忘君事元、宜黜格。禮部尚書傅瀚議、不報。至是、閣臣徐溥舍吳沉、止請祀時。嘉靖九年、罷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鄭衆、鄭玄、盧植、服虔、范甯、杜預、吳沉從祀、其漢儒后蒼、隋儒王通、宋儒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俱增入從祀。又去申黨、秦冉、顏何、蘧瑗、林放、公伯寮。先是、洪武中、學士宋濂上議、楊雄、王弼、賈逵、杜預不當祀、其時止去雄。至是、張璁引其說、並況等俱罷。又弘治間學士程敏政上議、申黨、秦冉、顏何家語不載、公伯寮愬子路、疑非弟子列、俱不當祀。格於禮官議、不報。至是始通罷。內蘧瑗、林放、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

萬曆間、王世貞曰、文廟之黜漢儒、慘乎斧鉞矣。夫黜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若盧鄭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輩、專其祀於鄉、可也。又按顏氏家譜、顏何字子冉。顏魯公家諸序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學士向毅贊顏高曰、顏氏一宗、八人在焉。宋侍郎艾撰何贊曰、名顯八顏、道亞十哲。去何則七人、而非八也。藏臣未及詳考、故與而題

罷其祀，殊有未妥。隆慶五年，詔以薛瑄從祀，先祀諸儒並稱子。萬曆十二年，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四十二年，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國朝因之。

釋奠

釋，置也。不設尸，禮殺祭祀稍簡，惟置牲醴以奠也。北魏正始二年，命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歷代帝王親釋奠者，東晉成帝、穆帝、孝武帝，唐高祖、代宗，宋哲宗、高宗。命太子釋奠者，宋元嘉二年，陳太康三年，唐貞觀二十年、太極元年。其幸太學觀釋奠者，唐太宗。其幸闕里致祀者，漢高、光、明、章、安五帝，曹魏太和元年，元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唐高宗、玄宗，後周高祖，宋真宗數君而已。元明以來，太學釋奠並臣下奠獻。洪武十四年，太祖幸太學，亦止行釋菜禮，不釋奠。其春秋釋奠，初年遣官行禮，其後並祭酒行禮。

國朝順治九年，

世祖臨雍釋奠，康熙八年，

今上臨雍釋奠。二十四年，復

駕幸闕里，祀聖謁陵，恩賚有差，

御書萬世師表頒行天下儒學，因命衍聖公纂[illegible]

盛典紀其事。至府州縣學釋奠禮樂儀注，皆[illegible]年所定，行之既久，内多舛錯。康熙二十九年，浙省大中丞張　觀樂郡庠，重加考訂釋奠儀注。

釋菜

禮曰，見必以菜爲贄，明潔也。故祭於先師謂之釋菜。釋菜無幣帛牲牢，第芹藻蘋蘩而已，其禮簡於釋奠。釋奠有樂，釋菜無樂。明洪武十四年，上幸學釋菜。又令進士釋褐詣國子監行釋菜禮。十七年，詔每月朔日祭酒詣廟行釋菜禮，司府州縣官詣學行香。二十九年定議，以後凡遇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仍車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成化元年，憲宗幸學釋菜，加用牲，釋菜用牲始於此。今春秋丁祭，縣之附郭者既隨府守於郡庠釋奠，不設大祭，止行釋菜禮，但古不用牲，今宰牲。

展謁

北齊天保元年，制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國子諸學生以上，集太學謁先聖。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

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其郡學則博士以下每月朔展禮。元大德元年、成宗勅到任官先詣宣聖廟拜謁、著爲令。

祀期

東漢元嘉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春秋行禮。蓋社稷春祈秋報歲再祀。晉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祀孔子。東晉大寧三年、詔四時祀孔子如太始故事。北齊天保元年、制春秋二仲釋奠先聖先師。隋開皇元年、命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州縣春秋兩仲釋奠。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孔子廟四時致祭。開元十九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按春秋兩祀起於東漢元嘉二年、二仲月起於北齊天保元年、日用上丁起於開皇元年。然國學與州縣異制。貞觀中又復有四時致祭之詔。至開元而制方定、今因之。或曰月用仲、以時之正也。日用丁、丁陰火、文明之象也。或又曰春秋仲月屬陰、丁屬火、取陰火文明之象。明洪武元年定制、春秋二仲上丁祭先師孔子。今因之。

齋戒

正祭前三日、獻官、陪祭官及諸執事咸沐浴更衣。散齋二日、各宿別室。致齋一日、同宿祭所。散齋仍理事務、惟不飲酒、不茹葱韮蒜薤、不弔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字、不預穢惡事。致齋惟理祭事。

省牲

正祭前一日、該衙門送祭品到學、執事設香案於宰牲所、贊禮者引獻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揖執事者牽牲香案前過、視純色肥碩無有傷損、抵易再揖。省牲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盤、其餘毛血以淨器盛、待祭畢埋之。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也。

與祭

國子監正獻遣大學士、省正獻布政使、府正獻知府、州縣正獻知州知縣。分獻國子監監丞博士、外省教職。正獻行三獻禮、分獻行一獻禮。凡與祭者、自分獻執事外、俱陪祭。國子監有監禮官、監宰官、引班官、贊禮官。府州縣以諸生引班贊禮、無監禮監宰。

俎豆

唐武德二年、制國子學釋奠、籩十、豆十、簠一、簋一、俎三、登三、鉶三。從祀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州縣釋奠籩八、豆八、簠二、俎二。後唐長興三年、詔文宣王廟

四壁諸賢、各設籩豆二、簠簋一、酒爵一。宋大中祥符二年、詔州縣釋奠先聖先師、各設酒尊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二、罍一、洗一、篚一、巾共二、爵共四、坫共二。從祀諸座各籩一、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燭一、爵一。紹興七年、准有司奏、文宣王殿釋奠、加犧尊三、登一。十哲從祀、每位籩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共用羊一、豕一。十年、加籩豆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年、頒釋奠器、籩十、豆十、俎八、簠二、簋二、犧尊六、象尊六、太尊二、山尊二、著尊二、壺尊六。從祀位籩二、豆二、俎一、簠一、簋一、象尊一。明洪武四年、詔籩豆簠簋鉶登悉用磁。成化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請、詔增籩豆各十二。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遵洪武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府州縣學八籩八豆。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祭酒王士禛請增佾舞籩豆、禮部議依明嘉靖九年舊制。

牲醴

漢高光咸以太牢祀於闕里。桓帝春秋享禮、給大酒、牛一、羊一、豕一。唐高宗以少牢祀孔子於曲阜、至玄宗仍以太牢祀。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依開元禮釋奠、合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洪武四年、牲用熟、酒三獻。正統元年、命天下儒學釋奠、非所產者以所產代。景泰六年、帝以國學兩廡祭品儉薄、命增豕四。至嘉靖後所定釋奠儀牲、國子監用太少二牢、太牢用純黑。府州縣學止用少牢。少牢者、羊豕二牲也。二牲、國子監正配位俱用全體、哲廡用分體。府州縣學惟正位用全體、配哲俱分體。總計牲牢數、牛一、羊五、豕十四、鹿一、兔一。至釋奠酌獻、按周禮用五齊、曰泛齊、曰醴齊、曰盎齊、曰醍齊、曰沈齊。有三酒、曰事酒、曰昔酒、曰清酒。唐制、堂上設醴齊、盎齊。宋元堂上設泛齊、醴齊、堂下設盎齊、醍齊、沈齊。明制、列雲雷犧象諸尊及山罍、不言用何酒、然祭主誠敬、惟監造清潔可也。今杭郡學無太牢、豕九、羊九、鹿一、兔七。

庶品

祭品、自牲醴而下、以燃照則曰香、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閒、是以臭而求諸陽也。後世始用檀降等諸香。曰燭、正位用大燭、四配用中燭、哲廡以大而小。曰庭燎。廟門、內外高樹炬火、以照祭事。以奠獻曰帛、正位用綾、配哲廡用絹、俱白色、各長一丈八尺。以實諸登

日太羹、用淡牛肉汁。無牛、以羊肉汁代。以實諸鉶。日和羹、用猪脊膂肉切薄片、滾湯淪過漉起、用醬醋等調勻置碗底、用腰子切荔枝形、盪其面、臨祭用淡汁澆之。以實諸簠。日黍、俗謂糜、揀掏滾湯、撈起蒸飯。日稷、俗謂粟、蒸法同黍。按黍稷有黏不黏二種、黏者作酒、不黏者作飯。明景泰中、嗇命增黍稷爲斗者各二。以實諸簋。日稻、白粳米、烝同黍。日粱、俗謂粱谷、亦粟類、蒸法同黍。粱種最多、獨無黏。以實諸籩。日形鹽、以潔白淨鹽、羅細用。明景泰中、嗇命增棗粟形鹽爲觔者各五十。日薧魚、薧、乾也。周禮謂鱐。將大魚來用鹽醃過、臨祭洗淨、酒浸片時。日鹿脯、用鹿宰取肉一塊、酒醃炙脯。如無鹿處所、以麛鹿羊代。日棗、或膠、或乾、或餅、皆可用、惟揀圓淨。日栗、用大栗、如無栗、以荔枝元眼代。日榛、揀肥實者。如無、以核桃、荔枝代。日菱、或菱米、或餅菱、皆可用。日芡、即鷄豆。如無、以蓮肉代。日黑餅、蕎麥麪造、內用砂糖爲餡、印作圓龍餅子。日白餅、小麥麪造、內餡印形同黑餅。以實諸豆。日韭菹、揀過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淡用。日芹菹、潔淨生芹、長切淡用。韭芦如末發芽、即取根用。日菁菹、揀過蔓菁菜、切長片、暑經沸湯、淡用。日筍菹、潔淨乾筍、煮過洗淨、切長片、淡用。日醓醢、猪脊膂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鮓。凡造醢、每淨肉一觔、用鹽春秋二兩五錢、夏三兩、冬二兩。淨葱一兩五錢、香油一兩、花椒蒔蘿茴香末各一兩。日鹿醢、鹿肉切作小塊、造法同上。日兔醢、活兔宰取肉、切小塊、造法亦同上。日魚醢、鮮魚切小方塊、造法亦同上。日脾肵、用羊脾切細條、沸湯撈過、鹽酒拌勻用。日豚胉。猪肩膞上取肉一塊。若壇數多、近膞者亦可用。

按唐書、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去糗餅粉糍酏食糝食。小祀各八、去黑白二餅、脾肵、豚胉。明嘉靖後國學十籩十豆全用、府州縣學八籩八豆、照唐小祀減四品。

器數

先師神位前陳正祭一壇、四配四壇、十哲每位一壇。今杭郡用四壇。正壇爵三、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籩八、豆八。其陳設行列、登中、鉶旁、籩左豆右、簠簋中。篚一以承帛、帛用綾。俎三、盛太少牢。府州縣無太牢、用俎二、盛少牢。爨二、燭臺八、祝版一、坫二。泰尊、山尊、著尊各二、龍羃、雲雷尊二、龍羃、象尊、犧尊各二。疏布羃、山尊、配酒著尊、哲酒雲雷尊、初獻酒象尊、亞獻酒犧尊、終獻酒尊各置勺、勺十一、罍一、洗一、棜一、沙池一、盥盤一、帨巾一。先師配哲罍洗酒鐏、並設於廟階下之東。廟內設香爨一、榮六、廟門設爨一、榮六、挂燈四、燎四、階下設燎四。配壇爵三、國學登一、鉶二、受太和二羹、俎二、承少牢。府州縣無太羹少牢、止設鉶二、貯和羹。牲用分體、承以牲盤。其籩豆各六、簠簋各一。國學府州縣同。篚一、承帛、帛用絹。坫一、沙池一、爐一、燭二。哲壇坐爵一、鉶一、簠一、簋一、籩四、豆四、牲盤一、承豕肉。東五哲分豕一、西五哲分豕一。篚一、以承帛、

帛用絹。坫一。又東西總獻爵坫各一、沙池東西各一、爐一、燭二、如配壇。廡壇每位各坐爵一、各牲盤一、承豕肉。東廡一豕分四十九、西廡一豕分四十八。每壇各設簠一、簋一、籩四、豆四。東西廡各設簠一、坫四。又東西廡總獻爵坫各一。又每壇各爐一、燭二。又東西廡各壺尊三、勺三、禁一、洗一、沙池一、盥盆一、帨巾一、桂燈十二。

器義

明堂位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爾雅、鍾小爲琖、琖斝而淺、象琖爵象雀而斝有耳焉。禮書曰、爵小者名雀、火細者名爵、其義取小爲貴、又取其鳴節節足足也。釋器云、瓦豆謂之登。禮書云、登、儀禮作鐙、其實太羹。陳皓禮祀集說曰、鉶如鼎而小、盛和羹之器也。禮疏曰、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刻木爲之。釋文曰、外方內圓曰簠、用盛黍稷。內方外圓曰簋、用盛稻粱。周人飾以金玉、容一斗二升。掌客注又曰、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禮器說云、簠簋皆盛黍稷器、古人通用。爾雅、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四豆之實。朝食之籩、其實豐、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米、粉餈。朝食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明堂位曰、薦用玉豆。又云、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按籩豆簠簋登鉶六器、考之於古、惟鉶乃範金爲之。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登、簠簋皆以陶爲之。宋明以來、俱冶金爲之。釋義曰、坫置爵、亦以承尊。禮器說曰、古者爵有承盤、施於射曰豐、施於祭享曰坫。尊有七、太尊、大記從泰、即瓦尊。貴本尚質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尊、禮器說曰、夏后氏之尊也。郭璞曰、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狀。著尊、明堂位曰、著、殷尊。博古圖曰、著尊、體質高聳、無足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廻旋之形。禮器說曰、著尊者、無足而著於地。雲雷尊、釋義曰、雲雷尊、挹酒以酌。禮器說曰、紐以螭首、兩傍有耳、畫雲雷於腹、雷取其奮豫、雲取其濡

澤。上施蓋、形肖荷葉之覆者、象尊、取形於象。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司尊彝曰、再酌用象尊。又曰、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鄭注云、獻讀爲犧。釋義曰、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王肅曰、犧象並以牛象爲形。壺尊、禮器說曰、其尊壺形、其腹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罍、禮器說曰、其器以佐尊者也。本於象義。象越南獸、齒感雷而文生、以象禮之文飾之於罍者。蓋周官六尊有象尊、用於再獻之際、副象尊者宜有罍。罍於酒器中所容最多。釋器云、受一斛。勺、所以酌尊者。禮器曰、蠡勺。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者取其藏淵、蒲者取其生水、疏有纂引之意。故刻首爲龍、蓮夏制也。棜、用以承尊。釋名曰、棜、一名斯禁。禮記曰、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禁與棜同。陳皓曰、皆盛酒尊之器。又曰、禁者、因爲酒戒也。洗、用以洗爵。禮器說曰、示潔也。沙池、古人祭必設茅沙於案前、酌獻之酒灌以降神、盛沙於器、祭畢覆沙瘞所而掩之。祝版、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禮運曰、修其祝嘏、以降下神。龍幂、禮器說曰、用以覆尊、雲雷著太諸尊並用之。尊幂、陳皓曰、犧尊以麤疏之布覆甬、今并以覆象尊。籩巾、用以覆籩、示潔也。今并以掩豆。盥盤、盛水盥手。禮器說曰、臨事而盥、蓋致肅恭之意也。巾、帨也。盥畢用以拭手。祭儀考曰、童子進巾。爵、範金爲之。其上鑄雲雷文、方體四足、圓體三足、俱兩耳。爐、範金爲之、圓體無文、兩耳、中束三足、稍短。燭臺、範金爲之、重臺三足。槃、冶鐵爲之、上簇花瓣枝葉、籠燭光、三足。挂燈、削木爲方架、外蔽以紙。

木主

先師廟、歷代以來盡用像。開元中、加衮冕。宋大中祥符中、金大定中、加冕旒服章。明洪武中、國學大成殿成、學士宋濂上廟祀議、謂塑像非古、命用木主。府州縣像未撤。嘉靖九年、始詔府州縣撤像、易木主。先師木主身高二尺三寸七分、廣四寸、厚七分、硃地金書。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配主身高一尺五寸、廣三寸二分、厚五分、赤地金書。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哲廡先賢主身高一尺四寸、廣二寸六分、

厚五分、赤地綠書。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主身高一尺三寸四分、廣二寸三分、厚四分五厘、赤地墨書。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木用栗、尺用周。

位次

廟中列位一十有五。正南面者、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次四配、居先師左旁而面西者曰復聖顏子神位、述聖子思子神位、居先聖右旁而面東者曰宗聖曾子神位、亞聖孟子神位。次十哲位稍退後、面西者曰先賢閔子神位、先賢冉子神位、先賢端木子神位、先賢仲子神位、先賢卜子神位、面東者曰先賢冉子神位、先賢宰子神位、先賢冉子神位、先賢言子神位、先賢顓孫子神位。兩廡列位九十有七。東廡先賢位三十有一、曰先賢澹臺子神位、先賢原子神位、先賢南宮子神位、先賢商子神位、先賢漆雕子神位、先賢司馬子神位、先賢有子神位、先賢巫馬子神位、先賢顏子神位、先賢曹子神位、先賢公孫子神位、先賢秦子神位、先賢顏子神位、先賢壤子神位、先賢石子神位、先賢公夏子神位、先賢后子神位、先賢奚子神位、先賢顏子神位、先賢句子神位、先賢秦子神位、先賢公祖子神位、先賢縣子神位、先賢燕子神位、先賢樂子神位、先賢狄子神位、先賢孔子神位、先賢公西子神位、先賢顏子神位、先賢施子神位、先賢申子神位。西廡先賢三十有一、曰先賢宓子神位、先賢公冶子神位、先賢公晳子神位、先賢高子神位、先賢樊子神位、先賢公西子神位、先賢梁子神位、先賢冉子神位、先賢伯子神位、先賢冉子神位、先賢漆雕子神位、先賢漆雕子神位、先賢商子神位、先賢任子神位、先賢公良子神位、先賢公肩子神位、先賢鄡子神位、先賢罕父子神位、先賢榮子神位、先賢左子神位、先賢鄭子神位、先賢原子神位、先賢廉子神位、先賢叔仲子神位、先賢公西子神位、先賢邽子神位、先賢陳子神位、先賢琴子神位、先賢步叔子神位、先賢秦子神位、先賢顏子神位。東廡先儒位一十有八、曰先儒左子神位、先儒穀梁子神位、先儒高堂子神位、先儒毛子神位、先儒杜子神位、先儒王子神位、先儒歐陽子神位、先

儒周子神位、先儒程子神位、先儒張子神位、先儒楊子神位、先儒羅子神位、先儒朱子神位、先儒陸子神位、先儒蔡子神位、先儒許子神位、先儒陳子神位、先儒王子神位。西廡先儒位一十有七、曰先儒公羊子神位、先儒伏子神位、先儒孔子神位、先儒董子神位、先儒后子神位、先儒韓子神位、先儒胡子神位、先儒程子神位、先儒邵子神位、先儒司馬子神位、先儒胡子神位、先儒李子神位、先儒呂子神位、先儒張子神位、先儒眞子神位、先儒薛子神位、先儒胡子神位。（杭郡庠殿東角門内有石碑一、上列兩廡從祀賢儒位次姓名、與禮樂全書稍異、今從之。惟宋儒羅從彥、李侗係萬曆四十二年增入、碑未載。又禮樂全書稱嘉靖中改木主神位爲之位、今杭郡木主仍稱神位。）

姓氏

孔門弟子、據史記、家語所載及文翁所繪、互有同異、共計八十二人。今祀典以非孔子弟子罷去者三人、蘧瑗、林放、公伯寮、以家語不載罷去者三人、申黨、秦冉、顔何、移入啟聖祠者二人、顔路、曾晳。其在殿廡者仍七十四人。其七十四人中、顔氏凡六人、曰回、曰祖、曰之僕、曰辛、曰高、曰噲。冉氏凡五人、曰耕、曰雍、曰求、曰孺、曰季。漆雕氏凡三人、曰開、曰哆、曰徒父。公西氏凡三人、曰赤、曰輿如、曰蔵。商氏凡二人、曰澤、曰瞿。秦氏凡三人、曰商、曰非、曰祖。其見於齊魯論者自十哲漆雕、公西諸賢外、仍十三人、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樊須、陳亢、琴牢、狄不齊、公冶長、高柴、司馬耕、有若、巫馬期、申棖。其未見之齊魯論者凡三十二人、曰公晳哀、曰公肩定、曰公夏首、曰公良孺、曰叔仲會、曰步叔乘、曰句井疆、曰壤駟赤、曰左人郢、曰石作蜀、曰奚容蔵、曰宰父黑、（以上十二人明瞿九思考定並係複姓。）曰梁鱣、曰伯虔、曰任不齊、曰公祖句茲、曰縣成、曰燕伋、曰樂咳、曰邽巽、曰曹卹、曰公孫龍、曰后處、曰鄡單、曰榮旂、曰鄭國、曰原亢、曰廉潔、曰狄黑、曰孔忠、曰施之常。

祝文

維

某年歲次某甲子（二八）月某甲子朔越幾日丁某某衙門某官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德配

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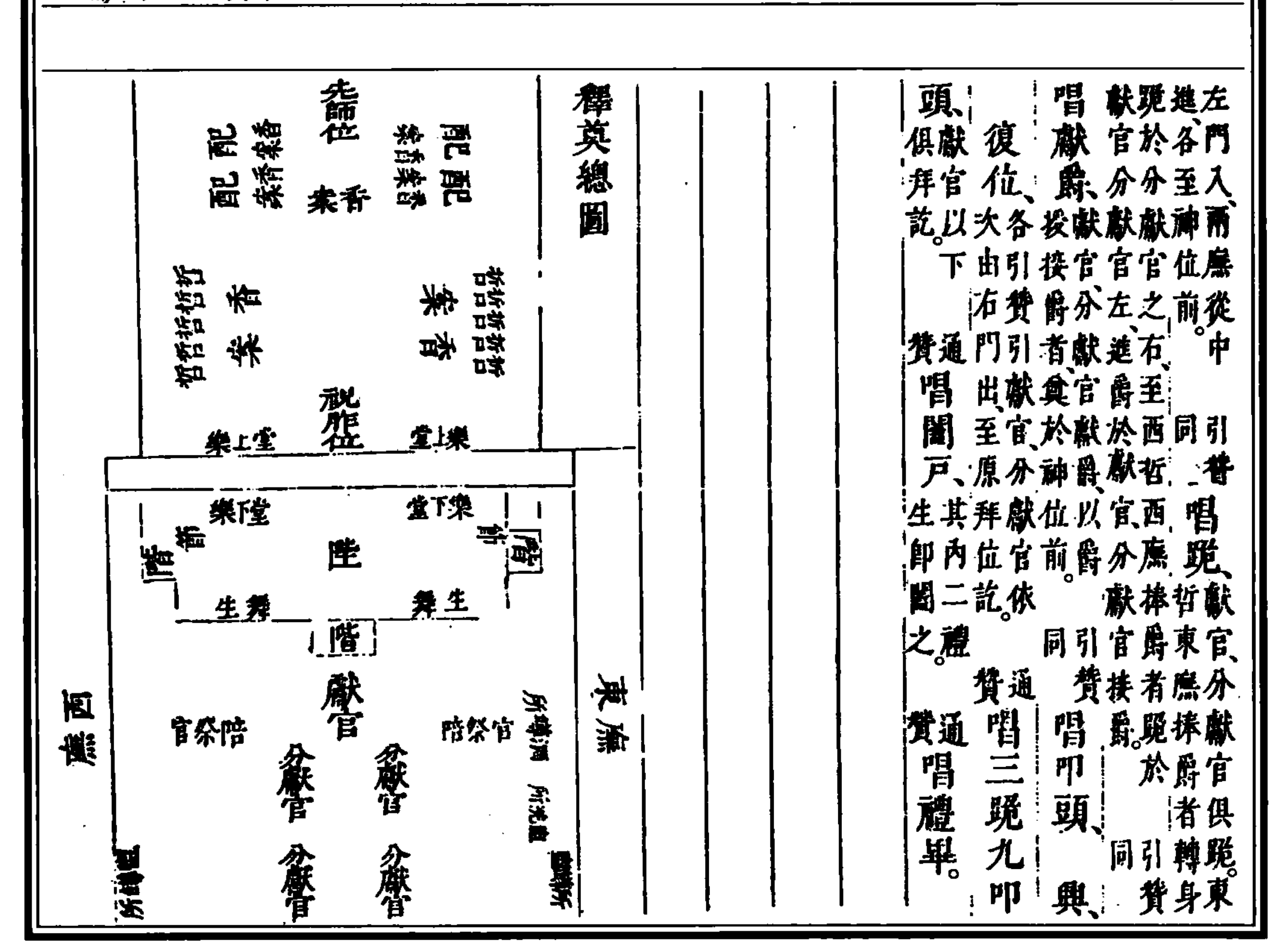
儀注

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日、將行禮。鼓初嚴、通燃庭燎香燭。鼓再嚴、贊禮樂舞生及執事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引贊引各獻官至戟門下立俟。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生各以序進立於廟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引舞生至丹陛東西兩階、各序立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三班舞生之首、在西則退至西三班舞生之首相向立。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各執事者以序進立於各事所。通贊唱陪祭官各就位、衆官就拜位訖。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引贊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引贊退立於東西訖。通贊唱獻官就位、引贊引獻官至拜位、引贊退立於獻官東西、相向而立。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祀由中門、四配十哲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於坎。通贊唱迎神、舞生擬執其籥、無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逆擊柷作樂。通贊亦隨唱拜禮、詳後。樂生歌曰、大哉孔聖、每歌一句、擊鼓三聲。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通贊唱鞠躬。四拜禮、今遵時制行三跪九叩禮訖、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奠帛、麾生舉麾。唱樂奏寧和之曲、擊柷作樂、舞生按節而舞。捧帛詳後。樂生歌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捧帛者正祀由中門入、四配十哲俱由左門入、兩廡隨左右門入、詣各神位前之左朝上立。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引贊導獻官至盥洗所盥手。引贊唱進巾、獻官帨手。引贊唱詣酒罇所、導至酒罇所。引贊唱司罇者舉冪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在獻官前行。正祀由中門、餘俱左門入、各於案側朝上立。引贊導獻官由左門入。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安和之曲、擊柷作樂、舞生按節而舞。樂生歌曰、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引贊於麾生舉麾時、即導獻官至神位前。引贊唱跪、獻官跪、捧帛者轉身向西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引贊唱奠帛、獻官奠帛、西旁執事者跪接帛、進於神前案上。司爵者轉身向西跪、進爵於獻官右、獻官接爵。引贊唱獻爵、獻官獻爵、西旁執事者跪接爵、進於神前案上。引贊唱叩頭、獻官俯首至地。引贊唱興、獻官起。引贊唱詣讀祝位、位在廟中香案前、讀祝者跪取祝文、立祝位西旁。引贊唱跪、獻官並讀祝者皆跪。

通贊隨唱衆官皆跪、各官俱跪訖。引贊唱讀祝文、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讀畢、將祝文跪放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立。通引贊同唱叩頭、獻官衆官俱俯首至地。通引贊同唱興、各官皆起。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在先未終之樂舞。引贊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贊引獻官至神位前。引贊唱跪、奠帛、獻爵、叩頭、興、俱如正祀儀。引贊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如前儀。引贊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如前儀。通贊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引分獻官各至十哲兩廡行禮、俱如正祀儀、唯捧西配西哲西廡帛爵者、須轉身跪於獻官分獻官之左、餘俱如前儀。引贊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如前儀。引贊唱復位、麾生偃麾、擽敔、樂止。引贊引獻官由右門出、分獻官一時同復原位、執事者亦隨至酒尊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唯不詣盥洗所、其詣酒尊所俱如前儀。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樂奏景和之曲。擊柷作樂、舞生按節而舞。樂生歌曰、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唯三、於嘻成禮。獻爵同初獻儀、無奠帛、不讀祝文。次及四配位、儀同初獻。引贊唱復位、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終獻酌酒獻爵作樂、樂章舞節文及四配位、儀俱同亞獻、唯執爵者不出廟門、俱廟內兩旁、俟徹饌。通贊唱飲福受胙、進福酒者執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讀祝案之東。執事者取正壇羊左肩胙置盤中。又二執事立案西。引贊唱詣飲福受胙位、引贊引獻官由左門入至祝位。引贊唱跪、獻官跪。引贊唱飲福酒、東執事者捧福酒跪進於獻官、飲訖、西執事跪接爵。引贊唱受胙、儀同飲福。接胙者捧胙由中門出。引贊唱叩頭、興、復位、引贊引獻官至原拜位。通贊唱三跪九叩頭、衆官同行禮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舞生直執其籥、無舞。樂生歌曰、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執事者各於神位案前將籩豆稍移動、仍復原位。樂盡、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無舞。司節在東者進立於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立於西一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東西舞生於甬道東西依次序立、相向。樂生歌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通贊唱三跪九叩頭、行禮訖。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贊唱讀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各詣瘞所、讀祝者先跪取祝文、司帛者次跪取帛、轉身向外立。正祀者由中門捧出、左配左哲由左門出、右配右哲由右門出、兩廡如前儀、隨班俱往瘞所。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無舞。樂章與送神同。引贊唱詣望瘞位、引贊引獻官、衆官俱至瘞所。引贊唱焚祝文、數帛一端至九端畢。引贊唱復位、麾生偃麾、擽敔、樂止。通引贊同唱禮畢。各官俱散。

凡釋菜、祭之日先於奠廡陳設如儀、酒罇盥洗之所

俟釋奠禮陳設於丹墀、執事者先就位、各引贊分東西立。通贊唱排班、候獻官、分獻官、各官俱序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次唱闢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內兩旁立、待通贊唱闢門、即闢之。通贊唱三跪九叩頭、獻官以下俱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洗所、司洗者酌水、盥畢進巾。引贊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罇所。引贊唱司罇者舉羃酌酒、各執事者以前虛爵受酒在獻官前行。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先師爵由中門進、四配由左門入、各立於神案之側、朝上立。引贊引獻官亦由左門入、至神位前。引贊唱跪、獻官跪、執爵者轉身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引贊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引贊唱叩頭、興、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贊引獻官至神位前。引贊唱跪、獻官跪、執爵者轉身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引贊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引贊唱叩頭、興、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前。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爵訖。引贊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各詣分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各引贊引各分獻官至洗所、司盥者酌水、盥畢進巾。引贊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至酒罇所。唱司罇者舉羃酌酒、各執事者以虛爵受酒在分獻官前行。各哲及兩廡神案之側、向神位立、俟獻官。引贊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各引贊隨唱詣東西哲東西廡神位前、各引贊引各分獻官、東哲西哲俱由左門入、兩廡從中進、各至神位前。引贊同唱跪、獻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捧爵者轉身跪於分獻官之右、至西哲西廡捧爵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爵於獻官、分獻官接爵。引贊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引贊同唱叩頭、興、復位、各引贊引獻官、分獻官依次由右門出、至原拜位訖。通贊唱三跪九叩頭、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闔戶、其內二禮生即闔之。通贊唱禮畢。



文廟正位國子監釋奠陳設圖

先師位

白餅　黑餅　羊
爵　和羹　榛　菱　芡　鹿脯　燭
形鹽　槀魚　棗　栗
黍　稷
稻　粱　帛　犢　香　祝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爵　太羹
爵　和羹　芹菹　兎醢　筍菹　魚醢　燭
脾析　豚拍　豕

文廟正位府州縣釋奠陳設圖

先師位

芡　榛
栗　鹿脯　羊
爵　和羹　棗　菱　燭
形鹽　槀魚
黍　稷
稻　粱　帛
爵　太羹　香　祝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爵　和羹　芹菹　兎醢　豕　燭
筍菹　魚醢

文廟配位國子監釋奠陳設圖　每位一壇

配位

栗　鹿脯
爵　和羹　棗　菱　羊　燭
形鹽　槀魚
黍
稷
爵　太羹　帛　香
菁菹　鹿醢
爵　和羹　芹菹　兎醢　豕　燭
筍菹　魚醢

文廟四配府州縣釋奠陳設圖　每位一壇

配位

栗　鹿脯
爵　棗　菱　羊肉　燭
形鹽　槀魚
和羹
黍
稷　帛
爵　香
菁菹　鹿醢
和羹
芹菹　兎醢
爵　豕肉　燭
筍菹　魚醢

文廟十哲國子監府州縣釋奠陳設圖 每位一壇

哲位

坐爵

栗　鹿脯

形鹽　棗　燭

黍

和羹　豕肉　香

稷

菁菹　鹿醢　燭

芹菹　兔醢

每五哲總奠

獻爵

帛

燭　香　燭

文廟兩廡國子監府州縣釋奠陳設圖 每四位一壇

先賢位　坐爵

先賢位　坐爵

先賢位　坐爵

先賢位　坐爵

栗　鹿脯

形鹽　棗　豕肉

黍　豕肉

稷　豕肉

菁菹　鹿醢　豕肉

芹菹　兔醢

燭　香　燭

每廡總奠

獻爵

帛

燭　香　燭

文廟正位釋菜陳設圖

先師位

獻爵

坐爵　坐爵

羊脯

栗

菁菹

兔醢

羊

豕

帛

燭　香　燭

文廟四配釋菜陳設圖

或作三籩二豆者誤

配位

獻爵

坐爵　坐爵

羊脯

棗

菁菹

兔醢

羊肉

豕肉

帛

燭　香　燭

文廟十哲釋菜陳設圖 每五位一壇

哲位　坐爵　羊脯　燭

哲位　坐爵　棗　羊肉　燭

哲位　坐爵　獻爵　帛　香

哲位　坐爵　菁菹　豕肉　燭

哲位　坐爵　兎醢

文廟兩廡釋菜陳設圖 每四位一壇

先賢位　坐爵　羊脯　燭

先賢位　坐爵　豕肉　香

先賢位　坐爵　菁菹　燭

先賢位　坐爵

每廡總設

燭　獻爵　帛　香　燭

或又設三坐爵於壇。

或作一籩二豆者、誤。

爵

[illegible]

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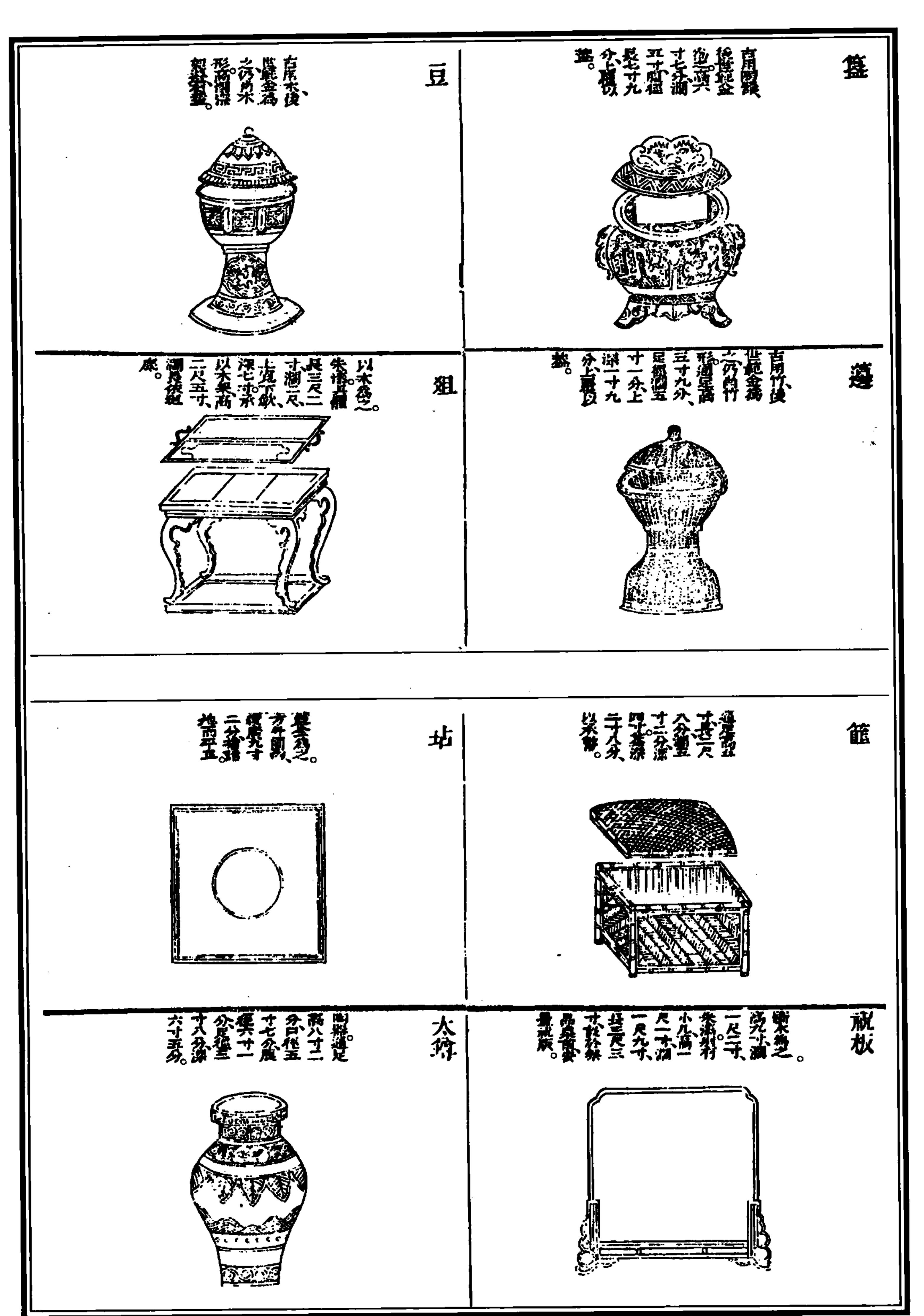
[illegible]形如鼎而小。通足高一尺四寸、口徑八寸一分。[illegible]以下形漸斂、三足[illegible]立、[illegible]兩耳、[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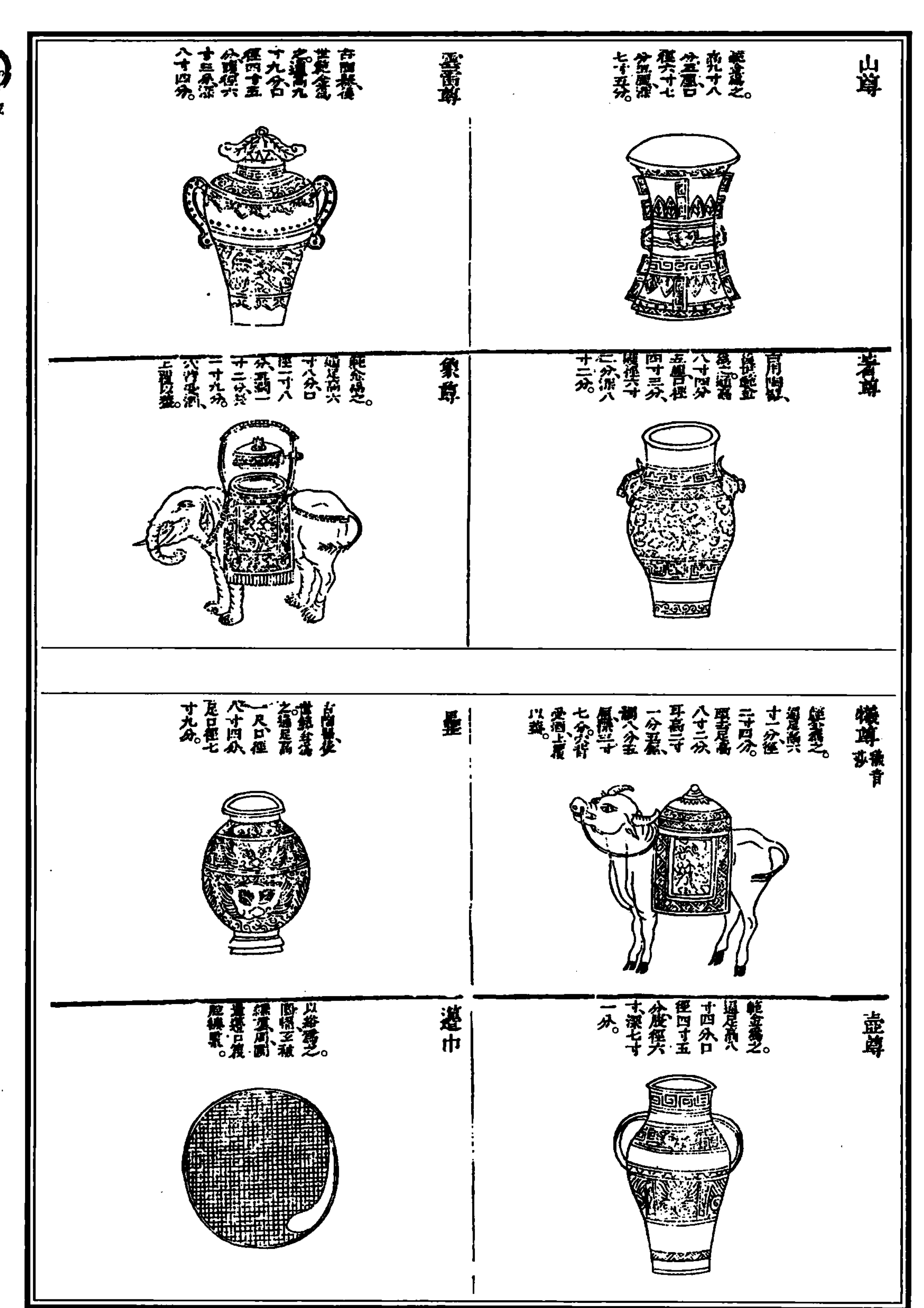
簠

[illegible]

登

[illegible]


簠
籩
豆
俎
篚
祝板
坫
太尊


山尊
罍尊
著尊
象尊
犧尊
罍
壺尊
冪巾

龍幕

以絳帛爲之。方幅、縱橫二尺二寸，中繡雲龍，四周繡文彩，四角各綴金錢。

勺

所用銀鍍金爲之。口闊二寸二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帟幕

以白綿布爲之。縱橫一尺九寸。兩邊繫帶，繫於用之。繡以青。

棜

以木爲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漆以朱，中間爲黑，置爵以用，盛酒在前，祭畢則撤。

桌

以木爲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足高三尺。設於中，青緞案衣，繡以雲龍，四周繡緣，邊用黃絹。

沙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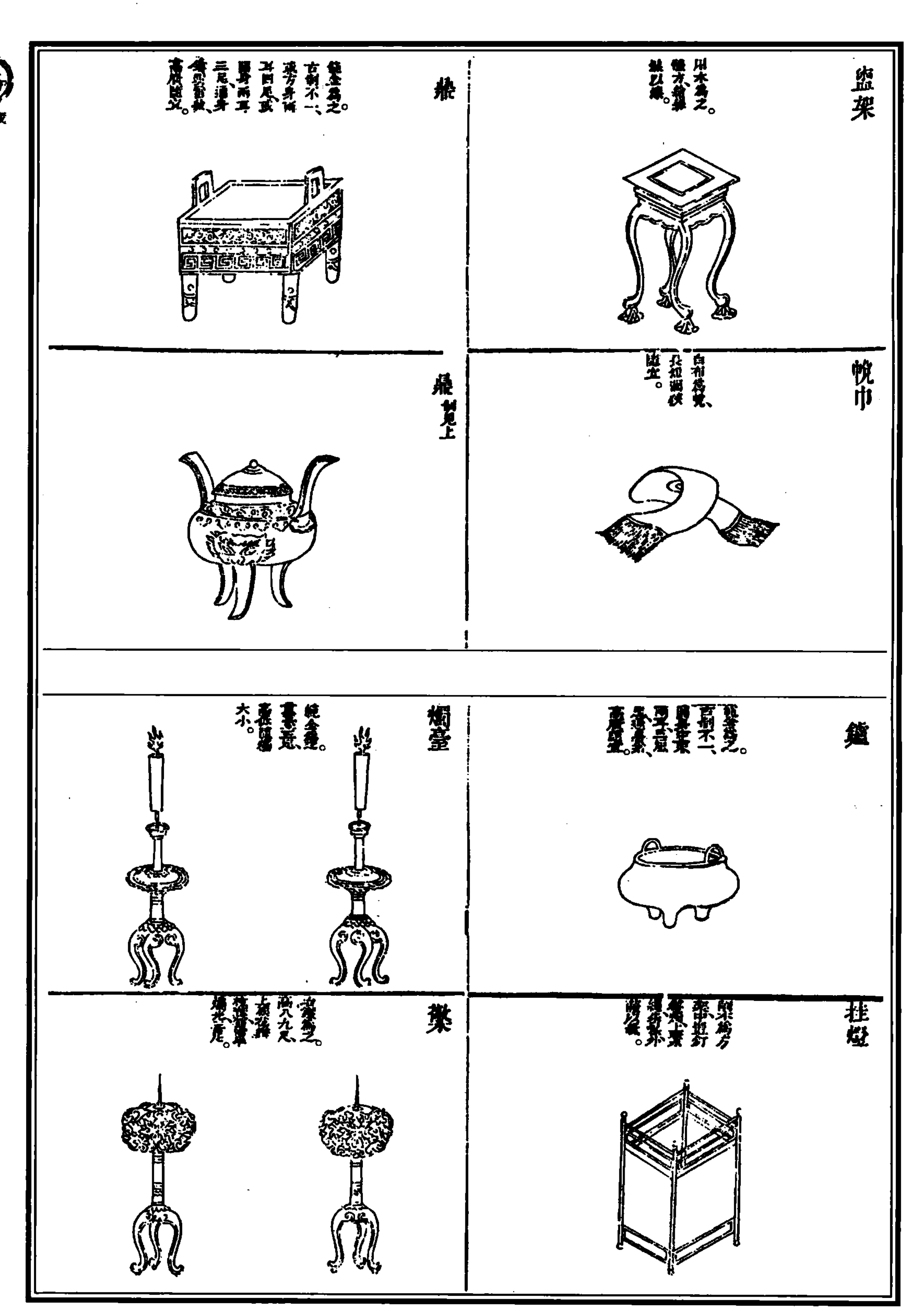
鍍金爲之。方形，上有下承，邊高四寸五分，長二尺七寸，闊一尺，深三寸五分。

洗

鍍金爲之。通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腹徑一尺五寸九分，深三寸九分。

盥盤

鍍金爲之。形圓，大小隨宜，用以盛水盥手。


盥架
帨巾
鼎
鼎　制見上
鑪
挂燈
燭臺

啟聖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仁宗延祐元年、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文宗至順元年、封孔子父爲啟聖王。明嘉靖九年、欽定祀典、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儒學並建啟聖祠、祀叔梁紇、改稱啟聖公、以顔氏無繇、曾氏點、孔氏鯉、孟孫氏激配、稱先賢。程氏珦、朱氏松、蔡氏元定從祀、稱先儒。（洪武初、學士宋濂上議、顔回、曾參坐堂上、其父列食兩廡、間非不先父食之義。弘治初年、學士程敏政上議顔無繇等廡食、嫌於父、宜別立啟聖祠、主祀叔梁紇、以無繇與孟子父配、程珦、朱松、蔡元定皆宜從祀。格於禮官議、不報。時輔臣張璁祖之說以進、上從之。）萬曆二十三年、詔以周惇頤父周輔成從祀、稱先儒。（從湖廣撫臣郭惟賢議、應如程珦等事例。）

主式。啟聖主同先師、配主同四配、從祀主同先儒。其位次正南面者啟聖公之位、面西者先賢顔氏之位、先賢孔氏之位、面東者先賢曾氏之位、先賢孟孫氏之位。從祀位稍後、面西者先儒周氏之位、先儒朱氏之位、面東者先儒程氏之位、先儒蔡氏之位。其祭期、歲仲春秋上丁日子夜致祭。（取不先父食義也。）其獻官、國子監遣滿祭酒行禮、府附省以府正官行禮、（近時或提學道行禮。）外府以佐貳官或教授行禮、州縣以學正教諭行禮。國子監助教等官分獻、府州縣並訓導分獻。其祭儀與正祀同、無飲福、不用樂。其器數、啟聖公正位爵三、鉶二、簠二、簋二、籩八、（各用巾。）豆八、俎二、篚一、祝版一、坫三、太尊一、（用龍幂。）山尊一、（兼盛配酒、用龍幂。）著尊一、（兼盛從祀酒、用疏布幂。）勺三、枓一、洗一、沙池一、盥盤一、（有架。）帨巾一、香爐一、燭臺四、檠四、挂燈四、庭燎四。（階下。）四配（每位一壇。）爵三、鉶二、簠一、簋一、籩四、（各用巾。）豆四、牲盤一、篚一、坫三、沙池一、罏一、燭臺二。從祀（東西各一壇。）爵、（每位各一、執事者自注酒於坐爵、分獻官另以一爵酌獻、總置中間。）簠一、簋一、籩四、（各用巾。）豆四、牲盤二、篚一、坫三、洗一、沙池一、盥盤一、（有架。）帨巾一、罏一、燭臺二。其祝文、惟

某年歲次某干支二（八）月某干支朔某日丁②支、某衙門官某等敢告於　啟聖公孔氏。惟　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配。尚饗。

啓聖祠正位釋奠陳設圖

啓聖公
爵　爵　爵
和羹　和羹
芡　榛
栗　鹿脯
棗　菱
形鹽　藁魚
黍　稻
稷　粱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帛
羊　豕
燭　香　燭

啓聖祠配位釋奠陳設圖

配位
爵
和羹
栗　鹿脯
形鹽　棗
黍
稷　豕肉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豕首
帛
燭　香　燭

圖內豕首、國子監有，府州縣無。

啓聖祠從祀釋奠陳設圖

先儒位　先儒位
坐爵　坐爵
栗　鹿脯
形鹽　棗
黍
稷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帛
豕肉　獻爵　豕肉
燭　香　燭

啓聖祠釋菜陳設圖

啓聖公
坐爵　獻爵　坐爵
羊脯　榛
菁菹　兔醢
羊　豕
帛
燭　香　燭

啓聖祠四配釋菜陳設圖（每位一壇）

	坐爵	棗		燭
配位	獻爵	豕肉	帛	香
	坐爵	菁菹		燭

啓聖祠從祀釋菜陳設圖（東西各一壇）

從祀位	坐爵	棗		燭
	豕肉	帛	獻爵	香
從祀位	坐爵	菁菹		燭

有作二籩一豆者，誤。

祠祭

禮，凡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明洪武元年，詔天下儒學各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附祭廟廷。成化二十三年，詔分祀改稱名宦鄉賢祠。嘉靖四年，詔天下有司備查儒學名宦鄉賢果否遺愛在人，鄉評有據，從實具奏。萬曆二年，又令撫按提學官，凡各處名宦鄉賢祠主，查勘釐正。其祭期亦歲仲春秋上丁日。其獻官，府州縣正官行禮。其儀注，迎神送神各再拜，獻帛三獻爵，讀祝皆立。其釋奠器數，舊四位一壇，後總設一壇，總獻爵三，（或每位各加坐爵一。）簠一、簋一、籩四、（有巾）豆四、俎二、篚三、祝版一、坫三、酒罇三、（各用布冪）勺三、禁一、洗一、沙池一、盥盤一、（用架）帨巾一、爐一、燭臺四、檠二。其釋菜器數，坐爵二、獻爵一、籩二、（有巾）豆二、俎二、篚一、酒罇一、（有架）勺一。餘同釋奠。其主式，身高一尺三寸四分，濶二寸三分，厚四分五厘，赤地墨書，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前朝書國號，本朝書　國朝某銜某公某之位。（名宦如登尊秩，書尊銜，仍書前地方某官。）其名宦祝文，惟神善政善敎，

惠此一方，民到於今，猶蒙利益。其鄉賢祀文，惟神竹帛垂名，鄉邦仰德，俎豆宫牆，尤爲世則。

名宦鄉賢釋奠陳設圖　祠内各主總一壇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爵　爵　爵

黍　稷

栗　形鹽　菁菹　芹菹

藁魚　棗　醯醢　兔醢

羊　豕

帛

燭　香　燭

名宦鄉賢釋菜陳設圖　祠内各主總一壇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坐爵　獻爵　坐爵

藁魚　棗　菁菹　醯醢

羊　豕

帛

燭　香　燭

文廟禮樂考禮部終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四日

校記

①康定：當作「慶曆」，見《宋史・仁宗紀三》。

②丁：當作「干」。

文廟禮樂考

杭州府儒學教授金之植 編輯
訓導宋 鉉

樂部

廟樂

東漢元和二年、章帝過魯祀孔子、始作六代之樂。南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設軒轅之樂、舞六佾。陳至德二年、後主釋奠太學、設金石之樂。隋開皇元年、始創釋奠樂章。唐貞觀二年、皇太子釋奠先聖先師、創樂章。開元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懸、舞用六佾。宋建隆三年、裁定祭文宣王樂章。景祐元年、詔釋奠文宣王廟用登歌。政和四年、徽宗製釋奠樂奏、頒行天下。紹興十四年、頒大成樂舞於太學、令諸生肄習、釋奠文宣王。金大定十四年、製文宣王廟樂章、奏歌陳樂並依開元故事。元大德初年、宣聖廟釋奠用登歌雅樂。至大元年、更定祭文宣王大成樂。明洪武四年、定太學釋奠樂六奏。五年、從學士詹同議、更定樂章、舞六佾。其後學士宋濂又上議云、大成樂襲漢魏雜律、爲亂世之音、不宜用。遂於十七年命禮官詳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仍令府州縣如式製造。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嘉靖九年、釐正孔子祀典、定樂舞六佾。 國朝因之。我浙釋奠樂沿明制、舞用羽流、聲容不協。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張 梭考典制、改用樂舞生、務咨曲阜、聘師教習、聲容至是乃備。

樂章

宣聖廟樂章、創自隋文帝開皇元年、祭先師尼父、歌誠夏一章。唐貞觀二年、創樂章用八奏。開元二十七年、又製宣和一章。宋建隆三年、詔用永安之曲。大中祥符元年、又增兗國公配位二曲、初獻曰成安、送神曰凝安。景祐元年、更定五奏、迎神曰凝安、初獻曰同安、奠帛曰明安、酌獻曰成安、飲福曰綏安。徽宗宣和四年、頒定八奏、迎神曰寧安、升降曰同安、奠帛曰明安、酌獻曰成安、送神曰凝安、兗國公酌獻曰成安、鄒國公酌獻亦曰成安、送神曰凝安。金大定十四年、製九奏、迎神曰來寧、初獻盥洗曰靜寧、陞陛曰肅寧、奠

帛曰和寧、降階曰安寧、兗國公酌獻曰輯寧、鄒國公酌獻曰恭寧、亞終獻曰咸寧、送神曰來寧。二十二年、又更定九奏、迎神曰來寧、盥洗曰静寧、升殿曰肅寧、奠帛曰溥寧、酌獻曰德寧、兗國鄒國及亞終酌獻竝曰德寧、送神曰歸寧。元至元十年、定樂九奏、降神曰凝安、初獻盥洗曰同安、初獻升階降階曰同安、奠幣曰明安、文宣王位酌獻曰成安、兗國鄒國酌獻竝曰成安、亞終獻曰文安、送神曰凝安。武宗至大二年、頒降樂十四奏、迎神曰凝安、升殿降殿曰同安、奠幣曰明安、初獻曰成安、兗國郕國沂國鄒國初獻竝曰成安、亞獻曰文安、終獻曰咸安、分獻十哲分獻從祀竝曰成安、徹豆曰娛安、送神曰凝安。明洪武四年、詳定孔子樂六奏、樂章兼採宋元舊曲。迎神曰咸和、蓋宋徽宗凝安曲也。其詞曰、大哉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竝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初獻曰寧和、蓋元武宗同安曲也。其詞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亞獻曰安和、蓋元武宗明安曲也。其詞曰、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終獻曰景和、蓋元武宗成安曲也。其詞曰、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徹饌曰咸和、蓋宋仁宗綏安曲也。其詞曰、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悦、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曰咸和、蓋宋徽宗凝安曲也。其詞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我杭康熙二十九年、重定樂奏、迎神、送神、徹饌仍明舊、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竝奏景和。

歌法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謂合樂以律、和聲而歌之也。律呂之妙、和聲最難。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如貫珠。抗、舉也、如手舉物、雖高而不離手、不至太高也。墜、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曲、轉聲也、如折枝然、轉聲務令軟款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柿木嵯峨不

搖颺也。倨、歌之轉折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聲周轉者、中鉤欲其圓也。此言歌聲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婉轉而曲者、有折轉廉隅而中矩者、有周轉圓活而中規者、其永言抑揚、節奏如此、且纍纍然如貫珠而不絕、以依其永也。故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方盡永言之妙。若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皆不足以語此。

音律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播之八音、以爲樂器。八音者、聖人致中和之器也。其制之長短廣狹、皆有一定之數、三三迭運、九九相乘、天地萬物之所生也、太和元氣之所鍾也。聲律家謂之元聲。黃鐘者、天地陰陽之和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法也。呂以助陽宣氣、爲道不同、其中一也。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之中、以遍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大小重輕、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爲準。是以聲出於器、器得則聲得、器失則聲失也。八音惟革木無當於五音、不係於律。國語曰、革木一聲、此之謂也。其餘六器、清濁高下、莫不隨器審察而齊一之。夫金匪改煎、齊量不成、石非旁耑鑢度不協、竹有穴竅疏密之異、匏有安山崇卑之殊、土惟俯仰啟閉而埶、歌惟依永比律而和。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八器之音根祖出一黃鐘。器雖萬有不同、未嘗不克諧也。祇患僅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僅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耳。所謂七律者、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七律自爲一均、而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音皆合、如一律所出、方可。近世不解、多以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洽、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徙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匏革、竹土聲長、金

石常不能以相待。矧瞶不習嫺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失之遠矣。故妙達音律者、必於此而斡旋之、度律均鐘、以耳齊聲、以律定律而訂黃鐘之宫。準此中聲、均瑟十六聲次第、又以十六聲而齊六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不及者損益而酌中之。使衆器之間、音音翕合、不相淩奪。然後被之於絲彈者純然如出一手、吹之於匏土者翕然如出一口。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合作於一堂之上、將見八風從律、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風雨時至、神明和悅、制物備而樂成、庶幾不失夔曠之遺教云。

正變

嘉靖中、三原馬理嘗著樂音正變説云、按古今題樂、周以夏名、宋以永名、唐以和名。今樂亦和名、則因乎唐也。又按今樂譜、聲以清黃爲六、太簇爲四、黃鐘爲合、林鐘爲尺、南呂爲工、仲呂爲上。考之唐宋譜聲皆然。然則斯譜雖曰因乎太常、其所自來固亦遠矣。然則果何調乎。蓋太簇之羽、仲呂調也。何以知之。按五音之生、本諸律呂。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皆天地自然之數、非人爲也。今樂以仲呂爲工而推之、則五音畢具、餘則否、其爲仲呂之調必矣。又以仲呂旋宫之圖攷之、凡太簇爲宫則仲呂爲羽、由太簇之宫至仲呂之羽、並太簇起調、太簇畢調。今樂首尾並用太簇、故又知其爲太簇之羽也。夫樂始於宫而終於角、又自角而變之、再生變宫、變徵二音、是爲七音。七音之外、無餘音也。仲呂之宫、黃鐘變半聲爲徵、林鐘變爲商。太簇變半聲爲羽、南呂變爲角。姑洗變半聲爲變宫、應鐘變半聲爲半徵。此七音也。舊譜本宫止爲五音、不立變法、缺其二音。復以爲不足、加黃鐘正一音、則損益生法、不合變宫、變徵不成。又以清太而爲太簇、則五音協者止四、而贅反居一。又舊譜多本蔡譜、以蔡譜之則當有清泰五應凡、今亦不合。又蔡譜及沈譜止四清聲、姑洗之清又未之及譜。又按開元樂於七音之外、增以清宫清商二音、遂多至九音、是皆

不能無疑焉。及考隋志、隋文之時、沛公鄭譯考尋律呂、於龜茲琵琶調中得其七聲、遂推演諸調、無不和合。以校太常之樂、林鐘之宮誤爲黃鐘、其餘諸律例皆爭越。又以編鐘有八、因作八音、更贅一聲、謂之應聲。此樂失之中而求之外。今以五聲而贅一聲、殆亦應聲類耳。是則音律之爭自隋已然、不獨唐及宋也。譯所演樂以爲善矣、當時復有萬寶常者妙達音律、見譯所定、以爲其聲哀怨淫放、乃更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視譯所調率下二律。惜爲何妥所抑、不爲時用。是知龜茲本無元聲、不足用也。至朱子之論宋樂、亦曰今樂皆非夏樂。又詹元善講諸風雅、每用樂工俗樂譜之、此樂失之雅而求之俗也。故沈氏亦謂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是知宋樂亦無元聲、不足用也。夫律呂之間、不可以黍粒差也。今差其二律、安得而不亂哉。故今張子諧琴、謂宜散彈而不宜按徽、此張子之妙達、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律曆相爲表裏、而皆本於元氣。元氣者、天心之呈露也。元氣之復於曆爲元時、於律爲元聲。故元時不定則冬入於春、而無以成歲。元聲不定則宮入於商、而無以成樂。或曰樂本元聲固矣、然定以尺準、可乎。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元律不定、他何爲也。曰累黍可乎。曰、歲有豐歉則黍有大小、未可準也。曰、候氣可乎。曰、地氣過縮則湖或不至、天氣過盈則冬而雷雹。故古之候氣者、氣數不齊、亦未可準也。曰、然則元聲迄不定乎。曰、不然。夫元聲者、天心之所生也。天心者、天地之中、人受之以生者也。人受以生、蘊之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形之則爲發皆中節之和。君子存養以致中、省察以致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宇宙在其手矣。斯大君之事也。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要、元聲之本也。元聲有本則候氣累黍舉無乖錯、而黃鐘定矣。故大人以正君爲職、而他無問焉。夫黃鐘者、君聲也。君正斯無乖矣。然後本之律以爲度數、以爲齊量、而爲旋宮之樂、又以爲屈伸俯仰綴兆之節焉。此先王之樂所以盡美盡善、而神人和也。夫旋宮之樂、純正而無變不備、純變而無正不成。故有正聲、子聲、以爲旋宮之器焉。故隋志謂周官鳧氏爲鐘正聲十二、子聲十

二、他音亦然。此旋宫之器也。不然、以一宫之氣而備爲別宫之用、則損益生數不合、不有妙解音律之士、其不以林鐘而誤爲黄鐘者幾希矣。夫仲吕之調、他律之琴瑟非改絃易柱不可用也。故今張子取聲、粉不拘舊譜焉、亦猶荀勗牛鐸、寶常食器之意、夫不亦妙哉。

字譜

凡十二律吕、皆有字譜。黄鐘曰合、大吕太簇皆曰四、大吕聲下則曰下四、太簇聲上則曰上四、其餘可以類推盡也。朱子曰、今俗樂之譜、ム則合之爲黄也、乚則四下之爲大也、フ則四上之爲太也、フ則一下之爲夾也、丁則一上之爲姑也、⊥則上之爲仲也、乚則勾之爲蕤也、八則尺之爲林也、下則工下之爲夷也、⊥則工上之爲南也、几則凡下之爲無也、月則凡上之爲應也、六則六之爲黄清也、千則五下之爲大清也、⊥則五上之爲太清也、寸則緊五之爲夾清也。古者編簫之管與鐘磬之縣、皆十有六、故兹譜爲當今太常樂所存者、黄鐘之合、太簇之四、仲吕之上、林鐘之尺、南吕之宫、黄鐘清之六而已、自餘皆設而不用、如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莫不出仲吕、黄鐘之二均、豈明初太常卿陳昧、協律郎冷謙之所定、皆不可得而知之乎。

變音

嘉靖中、吕柟著雅樂變音説云、粤西李白夫著燕饗樂譜、臨清張允蕙著大成樂舞圖譜。白夫之譜具風雅、允蕙之譜則頌也。二譜皆用太常譜聲、而以十二律旋相爲宫。然白夫之學多祖宋聲、故其譜採蔡猶存越調、鹿鳴四詩或用凡聲。夫凡聲益高、越調通俗、去古雅則有疑焉。允蕙之學盡去凡聲、越調而止用黄六、庶幾乎雅矣。夫黄六者、宫清聲也。昔晦翁與詹元善書、固欲用之、然而變徵則亦不可無也。且琴之五絃五聲也、其下二絃少徵、少宫也。若去一留七、去七留一、則止用六絃矣。故七聲具而後樂和焉。夫禮從宜、樂從變、少宫少徵因變而生也。蓋八音無定體、五聲有定律。以定律之聲而格無定體之音、則有膠柱鼓瑟者矣。如其知變也、雖一絃之琴可十四律、而

倘何鼓博之間、豈不足以取七聲哉。適嘗受琴於允薦矣、允薦奏梅花而三絃之軫獒、屢調之不應也、乃通六絃以諧之、於是渢渢乎清泠可聽也。彼三絃者、其組絲之毫厘、豈暇即累黍金石尺而論之哉。則其他笙鼓塤篪之類、從可格矣。審若是、器之廣狹厚薄、長短大小皆可用、而惟人手口之妙、耳目之精、非言所能盡也。故樂從變者、八音以十二律而變也。雖然、聞朝歌之音人思殺、聞伯牙之調焉思生。生殺頓殊而聲樂相通、豈非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應而氣求、氣動而心使者乎。

鐘磬

鐘磬十六枚同簴者曰編鐘、編磬、特懸者謂之鎛鐘。

國語曰、昔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器用於是乎出。鐘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謂聲散也。侈則柞、音仄聲大小也。弇則鬱、弇謂中寬聲不衍揚。長甬則震、甬長縣之不得所、則鐘掉、故聲不止。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嘗考唐史、商盈孫按鳧氏欒銑於鼓鉦舞之法、用算法乘除以爲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鐘之制、項口之量、徑衡之圍、莫不有齊量焉。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按之經傳差之毫厘則聲有高下。姑以小鐘言、如黃鐘金重十八兩、每鐘依次按律以漸而加而重、則聲亦以漸而清而廉而疾。若欲高下其音、各中音律、又假鉛錫之神焉。即㮚氏所謂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惟州氣竭次無失其候、則聲斯中黃鐘之宮。考工記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編磬長短相近、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虞書玉磬曰鳴球。樂記云、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要之一遵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音樂考曰、磬石也、天成之物也。經曰泗濱浮磬、曰濱曰浮、取其近水而浮生、水多土少、故聲清亮、圓且潤也。

簨簴

三禮圖云、鐘十六枚、同一簨簴、謂之編鐘。磬十六枚、

同一簨簴、謂之編磬。釋器云、木謂之簴、大版謂之業。釋名云、懸鐘磬者、横曰簨。簨者、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簴。簴、舉也、在旁舉簨也。周禮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考工記、梓人爲筍簴。臝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簴。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至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爲筍。筍卽簨也。簨一作栒。栒簴之制、皆髹朱、頂樹彩羽五、上有板、繪五色雲龍狀、中屬博山崇牙二重、懸以鉤、兩足刻猊座、置簴。栒木兩端刻螭首、塗以金、各銜五色流蘇九、而末垂緌結。鐘磬簴飾同、惟磬簴崇牙之端不施鉤、懸磬用繩、兩足刻白鷺座、栒木兩端刻鳳首、銜流蘇、栒板刻五色鳩鵲狀。

鐘懸

周禮注云、鐘磬編懸十六枚在一簴、名堵。鐘一堵、磬一堵曰肆。十六枚之數起於八音、倍設故十六。禮書宗鄭氏說、各減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今大成樂亦用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磬亦如之。而編懸之序、自黃鐘始。蓋黃鐘爲聲氣之元、萬事根本、故縣之序必以黃鐘列於下簨崇牙右方、言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自下而升也。始於子、應十一月。次大呂、應十二月。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而宣氣也。次太簇、應正月。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牙物也。次夾鐘、應二月。言陰夾助太簇以宣四方之氣也。次姑洗、應三月。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姑必也潔之也。次仲呂、應四月、言微陰起始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次蕤賓、應五月。蕤、繼也。賓、導也。言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次林鐘、應六月。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大楙盛也。自黃鐘大呂以次而左、以至林鐘。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唱陰和、此下層懸掛之義也。如上層則又自左而右、首夷則、次南呂、次無射、次應鐘、次黃鐘之半、次大呂之半、次太簇之半、次夾鐘之半、四清聲相繼而列焉。夫十六鐘之聲、由黃鐘以漸而清、至應鐘清之至也。繼之以四清聲、又清之極而入於西北矣。西北者、乾位也。八卦以乾爲父、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

器、其音石、其卦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義則辯立冬之氣也。

鐘制

黃鐘之制、身高九寸五分、虛中高九寸、厚四分八厘。上爲衡、次爲甬、爲舞、爲鉦、爲鼓、爲于、其下爲銑。衡圍九寸六分、徑三寸二分。甬、舞、鉦、鼓、于並圍一尺四寸四分、徑四寸八分。銑圍一尺八寸、徑六寸。蓋其高用本律之九寸、而羨五分爲甬欒也。衡上爲旋、蓋鐘懸之旋也、旋蟲謂之幹、旋長如甬、以三分之一安於衡上、所謂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是也。旋下爲衡、圍與徑較甬舞鉦鼓于皆三分去一、所謂以其甬長之圍三分去一以爲衡圍也。衡下爲甬、甬居舞鉦之上、其徑四寸八分、與鉦舞同、所謂以其鉦之長爲甬之長是也。甬之下爲舞、舞居鉦鼓之上、其徑亦四寸八分、所謂以其鼓間爲之舞修是也。舞下爲鉦、鉦下爲鼓、鼓下爲于、皆在銑上、其徑皆去銑十分之二、所謂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也。鼓徑亦四寸八分、所謂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也。于徑亦四寸八分、與鉦鼓同、所謂以其鉦爲之銑間也。于之下爲銑、蓋鐘欒之銑也。銑圍倍律之數一尺八寸、其徑六寸。至若于上之攠、則謂之燧、燧八厘、所謂爲燧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也。蓋黃鐘鼓徑四寸八分、則其厚以四分八厘、所謂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也、燧則居其厚六分之一而已。

磬制

磬形如倨句、上下弦折如矩、上股六寸、長四寸五分、下鼓九寸、博三寸。下鼓比上鼓長三分之一、所謂倨句一矩有半也。俱厚一寸。鼓長九寸、股博六寸、鼓博三寸、皆三分去一、所謂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也。鼓長九寸、鼓博六寸、三分去一、所謂三分其鼓長、去一以爲股博也。鼓博三寸、鼓股之厚俱一寸、所謂三分其鼓博以爲之厚也。

琴瑟

爾雅曰、大琴爲之離。桓譚新論曰、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以協天人之和。廣雅曰、神農氏琴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

商。琴論曰、身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七、象五音之兩二少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十有三、象十二月、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樂書曰、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徽爲君。雅樂之用、惟求中聲、七徽是已。瑟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二均之聲以清中雙鼓之第十三絃爲君絃、界二均之間、爲音之主。外十二絃爲中聲、內十二絃爲清聲。中聲十二鼓以右手、清聲十二鼓以左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鄭注練朱爲絃、則聲濁越、瑟底孔疏、時則疏之、使其聲遲。樂書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餘四絃謂之番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瑟聲精徽、必累黍截竹以定黃鐘之管、平氣而吹、以右手中指勾外第一絃、以左手遊移其柱。如絃緩知中聲在上、則前其柱以迎。如絃急知中聲在下、則却其柱以就。必求第一絃與黃鐘管合、斯謂中聲。鐘律既正、依法相生、遊移其柱、以次調協。如外第一絃黃鐘中聲、內第一絃爲黃鐘清聲。外第二絃大呂中聲、內第二絃大呂清聲。外第三絃太簇中聲、內第三絃太簇清聲。外第四絃夾鐘中聲、內第四絃夾鐘清聲。外第五絃姑洗中聲、內第五絃姑洗清聲。外第六絃仲呂中聲、內第六絃仲呂清聲。外第七絃蕤賓中聲、內第七絃蕤賓清聲。外第八絃林鐘中聲、內第八絃林鐘清聲。外第九絃夷則中聲、內第九絃夷則清聲。外第十絃南呂中聲、內第十絃南呂清聲。外第十一絃無射中聲、內第十一絃無射清聲。外第十二絃應鐘中聲、內第十二絃應鐘清聲。此內外清中之辨也。至琴聲十二律損益相生、分律呂、五聲位置各定、然後協中聲之管。使人吹黃鐘律、司琴者使人聽其音、以右手中指勾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揣摩七徽上下之間。如鐘律之音在徽上、則進軫以緊。如鐘律之音在徽下、則却軫以緩。必鐘律之音正對七徽、斯謂鐘聲、隨用尋常安絃法以調之。看絃既調、以

指按中徵、黃鐘合字應。徵下爲大呂、第二絃太簇四字應。徵下爲夾鐘、第三絃七徽下之半爲姑洗、乙字應。正對中徽爲仲呂、上字應。第四絃林鐘、尺字應。正對爲蕤賓第五絃南呂工字應。正對爲夷則第六絃七徽下之半爲應鐘、凡字應。徽上爲無射正對七徽爲清黃鐘六字應。第七絃爲清太簇、五字應。其彈撫之際、左指主按、務分大中名指、用各有所宜。如按君絃、必用中指。凡徽下字用名指、自第四絃至第七絃對徽之字俱用大指、此有定訣。右指主彈、必辯勾剔抹挑之異。凡中指向內爲勾、向外爲剔、食指向內爲抹、向外爲挑。更須審察大小、間勾疏密、方能宮商和協。

鳳簫

鳳簫一名排簫、編竹爲之管一十有六、上平列、下長短不齊、由右而左、以次而短。其聲長者濁、短者以漸而清、應十二律竝四清聲。蓋始於黃鐘之宮、制十二篇以爲之。生生之律本五音、正由此而出。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像鳳翼。世本曰、始於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節而吹、其狀鳳翅、其音鳳聲、故以鳳簫名。其制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二十四者、合十二中聲、十二清聲而用之也。十六者、十二律兼四清聲也。黃鐘長九寸、應冬至之氣、中十一月之聲。大呂長八寸三分七厘六毫、管應大寒之氣、中十二月之聲。太簇長八寸、管應雨水之氣、中正月之聲。夾鐘長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管應春分之氣、中二月之聲。姑洗長七寸一分、管應穀雨之氣、中三月之聲。仲呂長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管應小滿之氣、中四月之聲。蕤賓長六寸二分八厘、管應夏至之氣、中五月之聲。林鐘長六寸、管應大暑之氣、中六月之聲。夷則長五寸五分五厘一毫、管應處暑之氣、中七月之聲。南呂長五寸三分、管應秋分之氣、中八月之聲。無射長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管應霜降之氣、中九月之聲。應鐘長四寸六分六厘、管應小雪之氣、中十月之聲。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之義也。

簫笛

正義曰、簫是樂器之小者、亦本六律六呂而成其制。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又名籟。爾雅云、大簫謂之䇾、小簫謂之筊。吹之時氣相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歛唇噓之則聲雅而淡。太平御覽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爲笛。音樂指歸曰、笛、滌也、所以滌邪心、納之於雅正也。簫笛之制、但截竹爲之。簫長一尺九寸五分、笛長一尺六寸。唐制笛尺有八寸、取倍黃鐘九寸爲律也。

笙簧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簧、笙中之簧也、象鳳之身。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聲少、音相和也。釋義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其制截小紫竹爲之、攢十有七管、長短排如鳥翼、以黃楊木接竹爲足、足內旁開半竅施簧。簧用響銅薄片、片用方銅鏟鏟製、如方長雀舌、植匏中。今制以木爲斗、加黑漆、宛似匏形。

塤篪

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塤篪異器同聲、伯仲異體同氣、詩人取以況焉。呂氏春秋曰、倕作塤篪、皆六孔、聲相諧、故曰塤篪相應。大成樂書曰、塤篪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周禮曰、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說文曰、塤謂聲濁而喧喧然。爾雅曰、大塤謂之嘂。釋義曰、塤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小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文廟祀典曰、篪以竹爲之、橫而左吹、輕吹乃和、所以合衆樂。

楹鼓

楹鼓一名應鼓。禮器曰、廟堂之下、應鼓在東。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皆鼓甲而出、故名鼓。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考周官、其樂建鼓、卽殷之楹鼓也。莊子云、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魏晉以後、並遵殷制。隋唐又棲翔鳳於其上。其制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寸。其位置高六尺六寸、設重斗、中植以柱。鼓上高又半之。柱直貫於頂、頂接朱

簴、上有彩鳳作來儀狀。方蓋、緣以紅羅銷金雲花雙簷、四角有褁金囚牛如龍首、背銜璧翼、每串各九、下綴緣結。柱下方趺如十字、並髹以朱。贔屭四、如獅伏其上、頭向外。

搏拊

尚書注疏、搏拊形如鼓、擊之以節樂。爾雅疏云、拊者、輔也。奏樂之時、擊拊以輔相於樂而爲節。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搏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疏義曰、搏拊之搏從甫、有父之用焉。荀卿曰、架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樂記曰、會守拊鼓。故拍搏拊之法、每奏樂一句、聽楹鼓一擊、而此即一拍以尾之。故三擊三拍。初拍用左手、次拍用右手、三拍則兩手齊作一聲、以爲樂節。史記索曰、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搏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樂則實通而和之也。

柷敔

蔡沉尚書註曰、擊柷以合、櫟敔以止。故今文廟雅樂、擊柷則樂作、櫟敔則樂止。荀卿曰、柷敔以椌楬爲體、以戛擊爲用。樂記圖曰、柷衆也、以舉衆樂。釋名曰、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陳氏樂書曰、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生之、所以作樂、則此先之有兄之道焉。居宮懸東、象春之成始。其擊柷之器曰止、俗呼爲椎。爾雅曰、鼓柷謂之止。所謂止者、欲戒止於其早也。柷用桼木、止用梓、敔以木爲之、狀如伏虎、背上齟齬二十有七。釋名曰、敔、止也、所以止樂。樂書曰、虎西方獸、故敔形伏虎、齟齬二十七、合三九數。陽成於三、變於九、居宮懸而象秋、物成終也。其櫟敔之器曰籈。樂書曰、籈長二尺、兩十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不至於流也。其制截竹爲之、長二尺、分中破碎。爾雅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齟齬、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凡樂之出虛故作樂虛椌琴用桑桐拊用糠皆以虛爲本及其止歸於實故敔爲伏虎形

麾節

麾、纛樂器也、在廟中。節、纛舞器也、在兩階。周禮、巾車

掌水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後世協律郎執之、以令樂歌焉。所以指麾樂之起止也。其制以絳繒爲之、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正面繪升龍、背面繪降龍。舉之則升龍見、樂乃奏。奏闋偃之、則降龍見、樂乃止。節者、旌節也。釋名云、旌、精也、言有精光也。以紅纓爲之數九、貫以紅絲、下綴結長七尺、竿長八尺五寸、首刻龍狀、塗以金、以銜節。作樂時、司樂二人執節立東西兩階、以導其舞。

籥翟

籥、舞生左手所執之器。周禮、籥師教國子舞羽歈籥。舊用以吹節舞、今用以舞。翟、舞生右手所執之器。爾雅曰、十二翟、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禮記集說曰、羽翟、雉之羽。籥翟屬所執舞。志曰、籥所以爲聲、聲由陽來、故執籥在左。左、陽也。容由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也。

舞佾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位、則鄭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正者。如天子舞行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正之所以辯其序、巡之所以肅其慢、使無僭差也。舞雲門、舞咸池、舞大韶、舞大夏、並載在周官。自孔子對賓牟賈六成之說、而累世諸舞節畫宗之。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故文廟禮樂全書有六樂舞律圖、舞東籥曰雲門、曰咸池、曰大韶、舞西籥曰大夏、曰大濩、曰大武、而列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相應之圖於其下。唐開元中、詔祀孔子舞六佾。宋元因之。明成化十二年、增學宮樂舞爲八佾。嘉靖九年、復定爲六佾。宋元以前、有文武舞、干戈爲武舞、羽翟爲文舞。迎神用武舞、送神用文舞。明洪武中、以文廟之祭以崇文德、專用文舞。今因之。又古者舞不與歌奏同時、每歌奏之後、先擊大鼓、然後興舞。又有舞曲、樂記所謂先舞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是也。周禮、旄人教國子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大鼓所以興舞、小鼓所以節樂也。今文廟之舞與歌奏合一、故樂一奏而聲容兼備焉。按舞佾分

列東西兩階、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疾徐俯仰綴兆、亦皆成偶。今止刻東階一圖、習者宜會其意。

人數

文廟禮樂全書載、堂上冠衣帶履司樂器分東西兩列各二十八人、堂下冠衣帶履歌工分東西兩列各四人、兩階佾舞東西各十八人、又執節導舞東西各一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張　重訂樂舞人數、堂上樂舞生二十一人、司麾一、歌工六、司琴六、司瑟四、司鐘一、司磬一、司搏拊二。堂下樂舞生六十五人、司楹鼓一、司笙六、司塤二、司篪二、司鳳簫二、司簫六、司笛六、司柷一、司敔一、司節二。舞佾三十六。服餙照禮部頒行、頂用火焰紅銅鍍金、服用大紅緞中繡葵花補、帶用絲、靴用滿式。

鐘磬譜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六　十

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

八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一　三　六

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

八　十　八　三　六　十二　十　八　六

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八　六　一　三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庶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

三　六　八　六　三　一　六　三　十

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

八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三　六

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

八　一　三　八　六　一　十　十二　八

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十 八 六 三

初獻

大四太 哉上仲 聖合黃 師四太 實工南 天尺林 生上仲 德四太 作上仲 樂

三 六 一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四太 以上仲 崇尺林 時上仲 祀四太 無上仲 斁尺林 清六黃 酤工南 惟尺林

三 六 八 六 三 八 六 圭 十 八

磬上仲 嘉尺林 牲上仲 孔合黃 碩四太 薦四太 羞工南 神六黃 明尺林 庶

六 八 六 一 三 二 十 圭 八

工南 參尺林 昭上仲 格四太

十 八 六 三

亞獻 終獻同

百上仲 王工南 宗尺林 師上仲 生尺林 民上仲 物四太 軌合黃 瞻六黃 之

六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二 圭

工南 洋尺林 洋上仲 神尺林 其上仲 寧四太 止合黃 酌四太 彼合黃 金尺林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一 三 一 八

罍上仲 惟工南 清尺林 且四太 旨上仲 登上仲 獻四太 惟尺林 三上仲 於

六 十 八 三 六 六 三 八 六

六黃 嘻工南 成尺林 禮上仲

圭 十 八 六

徹饌

犧上仲 象四太 在上仲 前尺林 豆四太 籩上仲 在合黃 列四太 以四太 享

六 三 六 八 三 六 一 三 三

工南 以尺林 薦上仲 既上仲 芬尺林 既四太 潔上仲 禮合黃 成四太 樂上仲

十 八 六 六 八 三 六 一 二 六

備四太 人工南 和尺林 神上仲 悅四太 祭合黃 則四太 受上仲 福尺林 率

三 十 八 六 三 一 三 六 八

六黃 遵工南 無尺林 越上仲

圭 十 八 六

送神 望瘞同

有四太 嚴工南 學尺林 宮上仲 四合黃 方四太 來上仲 崇四太 恪六黃 恭

三 十 八 六 一 三 六 三 圭

工南 祀尺林 事上仲 威工南 儀尺林 雝上仲 雝四太 歆上仲 茲尺林 惟工南

十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十

磬尺林 神上仲 馭四太 還尺林 復上仲 明六黃 禋工南 斯尺林 畢上仲 咸

八 六 三 八 六 圭 十 八 六

工南 膺尺林 百上仲 福四太

十 八 六 三

叩鐘磬法

司鐘者聽歌聲之轉,即隨聲應律以擊之。如擊黃鐘,俗以合字應擊太蔟,俗以四字應擊姑洗,俗以乙字應擊仲呂,俗以上字應擊林鐘,俗以尺字應擊南呂,俗以工字應擊應鐘,俗以凡字應擊清黃,俗以六字應擊清太,俗以五字應。磬亦同。

琴譜

迎神

大太四 哉南工 孔林尺 聖仲上 道太四 德仲上 尊林尺 崇仲上 維南工 持林尺

勻 匹 四 勻 勻 勻 也 巨 匹

王仲上 化太四 斯林尺 民仲上 是黃合 宗太四 典黃合 祀太四 有仲上 常林尺

四 巨 勻 四 巨 勻 勻 勻 勻 勻 勻

精南工 純林尺 並太四 隆仲上 神黃六 其南工 來林尺 格仲上 於林尺

旬 匹 四 勻 勻 匹 匹 匹 四 勻

昭仲上 聖黃合 容太四

四 巨 勻 勻

奠帛

自太四 生仲上 民林尺 來仲上 誰太四 底黃合 其仲上 盛太四 惟南工 師林尺

勻 勻 四 巨 勻 勻 巨 巨 匹

神仲上 明太四 度黃合 越太四 前仲上 聖太四 粢仲上 帛太四 具仲上 成林尺

四 巨 勻 勻 巨 勻 勻 勻 勻

禮黃合 容太四 斯林尺 稱仲上 黍太四 稷南工 非黃六 馨林尺 惟南工

四 勻 勻 四 巨 勻 勻 达 匍

神林尺 之仲上 聽太四

匹 四 巨 勻

初獻

大太四 哉仲上 聖黃合 師太四 實南工 天林尺 生仲上 德太四 作仲上 樂太四

勻 巨 勻 勻 匹 四 巨 勻 勻

以仲上 崇林尺 時仲上 祀太四 無林尺 斁仲上 清黃六 酤南工 惟林尺 馨仲上

达 匹 四 勻 勻 四 勻 达 匹 四

嘉林尺 牲仲上 孔黃合 碩太四 薦太四 羞南工 神黃六 明林尺 庶南工

勻 四 巨 勻 勻 勻 匍 达 匍

幾林尺 昭仲上 格太四

匹 四 巨 勻

亞獻 終獻同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黄瞻六黄之

匀　匹　四　巨　四　巨　巨　匀　匹

南工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六黄酌四太彼合黄金尺林

匹　四　匀　巨　巳　勺　匀　匀　四

酒上仲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

匀　匹　四　匀　匀　匀　匀　四　匀

黄六嘻工南成尺林禮上仲

匹　匹　四　匀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黄列四太以四太享

巳　匀　匍　匀　匀　勺　匀　匀

南工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黄成四太樂上仲

匹　四　匀　匀　匀　匀　匀　勺　匀　巨

備四太人工南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黄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

巳　匹　四　巳　匀　勺　匀　匀　匍

黄六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匹　匹　四　匀

送神望瘞同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黄方四太來上仲宗四太恪六黄恭

匀　匹　四　匀　勺　匀　巨　匀　匹

南工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玆尺林惟工南

匹　四　匀　匹　四　巨　巳　匀　匍　匹

馨尺林神上仲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六黄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

匍　匀　匀　四　匀　匹　匹　四　匀

南工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匹　四　巨　匀

指法

凡彈琴，左手不按絃，只以右手彈，曰散，譜減作廾。以左手按絃、右手彈，曰按，譜減作女。以食指挑七絃、中指勾四絃，曰大間勾，譜減作奇，亦作奇。以食指挑七絃、中指勾五絃，曰小間勾，譜減作尚，亦作尚。餘倣此。又右手食指內向曰抹，譜減作木。食指向外曰挑，譜減作乙。中指向內曰勾，譜減作勹。中指向外曰剔，譜減作月。又左手第一拇指爲大指，譜減作大，第二指爲食指，譜減作人。第三指爲中指，譜不減字。凡按第一絃必用中指。第四指爲無名指，譜減作夕。如用左

手大指按九徽、右手中指勾四絃、譜作蔔。以左手名指按十徽、右手中指勾五絃、譜作蔔。浙庠奏樂、向用羽流彈。俱係散彈、不按徽。故禮樂全書琴譜止有右手勾剔挑抹指法、無左手按徽指法、即上所載琴譜是也。康熙二十九年、曲阜樂生至浙教習、又去勾剔挑抹不用、止用撮法。於七絃中去第七絃不用、止用六絃、於譜內九字止用四工尺上六合六字、去乙五凡三字不用。遇太簇四字、則用左手大指按九徽、右手撮二四兩絃、四絃按徽彈、二絃散彈、譜作藍。遇南呂工字、則用左手名指按十一徽、右手撮三五兩絃、三絃按徽彈、五絃散彈、譜作藍。遇林鐘尺字、則用左手名指按十徽、右手撮二四兩絃、二絃按徽彈、四絃散彈、譜作鑑。遇仲呂上字、用左手中指按十徽、用右手撮一三兩絃、一絃按徽彈、三絃散彈、譜作藍。遇清黃六字、用左手名指按十徽、用右手撮四六兩絃、四絃按徽彈、六絃散彈、譜作藍。遇黃鐘合字、用左手大指按九徽、用右手撮一三兩絃、三絃按徽彈、一絃散彈、譜作藍。

琴譜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會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
匋 屖 匜 医 匋 医 匜 医 匡
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丕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
匜 医 匋 匜 医 匀 匋 匀 匋 医
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
匜 匡 匜 匋 医 屋 匡 匜 医
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匜 医 匀 匋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
匋 医 匜 医 匋 匀 医 匋 屖
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
匜 医 匋 匀 匋 医 匋 医 匋 医
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
戾 匀 匋 匜 医 匋 屖 屋 匜
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乍 区 医 匌

初獻

大四太 哉上仲 聖合黄 師四太 實工南 天尺林 生上仲 德四太 作上仲 樂

匌 医 勻 匌 屖 区 医 匌 医

四太 以上仲 崇尺林 時上仲 祀四太 無尺林 斁上仲 清六黄 酤工南 惟尺林

匌 医 戾 医 匌 区 医 屋 乍 区

馨上仲 嘉尺林 牲上仲 孔合黄 碩四太 薦四太 羞工南 神六黄 明尺林 庶

医 区 医 勻 匌 匌 屖 屋 区

工南 幾尺林 昭上仲 格四太

乍 区 医 匌

亞獻 終獻同

百上仲 王工南 宗尺林 師上仲 生尺林 民上仲 物四太 軌合黄 瞻六黄 之

医 屖 区 医 区 医 匌 勻 屋

工南 泮尺林 泮上仲 神尺林 其上仲 寧四太 止合黄 酌四太 彼合黄 金尺林

乍 区 医 区 医 匌 勻 匌 勻 区

罍上仲 惟工南 清尺林 且四太 旨上仲 登上仲 獻四太 惟尺林 三上仲 於

医 乍 区 匌 医 医 匌 戾 医

六黄 嘗工南 成尺林 禮上仲

屋 乍 区 医

徹饌

犧上仲 象四太 在上仲 前尺林 豆四太 籩上仲 在合黄 列四太 以四太 享

医 匌 医 戾 匌 医 勻 匌 匌

工南 以尺林 薦上仲 既上仲 芬尺林 既四太 潔上仲 禮合黄 成四太 樂上仲

屖 区 医 医 戾 匌 医 勻 匌 医

備四太 人工南 和尺林 神上仲 悅四太 祭合黄 則四太 受上仲 福尺林 率

匌 屖 区 医 匌 勻 匌 医 戾

六黄 遵工南 無尺林 越上仲

屋 乍 区 医

送神 望瘞同

有四太 嚴工南 學尺林 宮上仲 四合黄 方四太 來上仲 崇四太 恪六黄 恭

匌 屖 区 医 勻 匌 医 匌 屋

工南 祀尺林 事上仲 威工南 儀尺林 雝上仲 雝四太 歆上仲 玆尺林 惟工南

乍 区 医 乍 区 医 匌 医 戾 乍

馨尺林 神上仲 馭四太 還尺林 復上仲 明六黄 禋工南 斯尺林 畢上仲 咸

区 医 匌 戾 医 屋 乍 区 医

工南 膺尺林 百上仲 福四太

氐 区 医 旬

指法

用指遠近疎密、各有所宜。如勾則兩手同勾、剔則兩手同剔、以至抹挑擘托皆然。要之、兩手同聲相應、內外和協、四清聲以右手專鼓之、尤見清中相濟、上下弼諧。按樂章譜、雖止用尸乚勹然須通習各法方盡琴音之善。大抵鼓瑟之法、大指向外曰擘、譜減作尸。大指向內曰托、譜減作毛。食指向內曰抹、譜減作末。食指向外曰挑、譜減作乚。中指向內曰勾、譜減作勹。中指向外曰剔、譜減作易。名指向內曰打、譜減作丁。名指向外曰摘、譜減作啇。連勾抹數絃曰拂、譜減作弗。連挑雙絃曰歷、譜減作丆。至歌有豚數字有遺音、或尸乚弗末帶一聲、其譜曰ク。

鳳簫譜

迎神

大(太四) 哉(南工) 孔(林尺) 聖(仲上) 道(太四) 德(仲上) 尊(林尺) 崇(仲上) 維(南工) 持(林尺)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六 十

王(仲上) 化(太四) 斯(林尺) 民(仲上) 是(黃合) 宗(太四) 典(黃合) 祀(太四) 有(仲上)

八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一 三 六

常(林尺) 精(南工) 純(林尺) 竝(太四) 隆(仲上) 神(黃六) 其(南工) 來(林尺) 格(仲上) 於(林尺)

八 十 八 三 六 十三 十 八 六

昭(仲上) 聖(黃合) 容(太四)

八 六 一 三

奠帛

自(太四) 生(仲上) 民(林尺) 來(仲上) 誰(太四) 底(黃合) 其(仲上) 盛(太四) 惟(南工) 師(林尺)

三 六 八 六 三 一 六 三 十

神(仲上) 明(太四) 度(黃合) 越(太四) 前(仲上) 聖(太四) 粢(仲上) 帛(太四) 具(仲上)

八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三 六

成(林尺) 禮(黃合) 容(太四) 斯(林尺) 稱(仲上) 黍(太四) 稷(南工) 非(黃六) 馨(林尺) 惟(南工)

八 一 二 八 六 三 十 十三 八

神(林尺) 之(仲上) 聽(太四)

十 八 六 三

初獻

大(太四) 哉(仲上) 聖(黃合) 師(太四) 實(南工) 天(林尺) 生(仲上) 德(太四) 作(仲上) 樂(太四)

三 六 一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以(仲上) 崇(林尺) 時(仲上) 祀(太四) 無(林尺) 斁(仲上) 清(黃六) 酤(南工) 惟(林尺)

三 六 八 六 三 八 六 十二 十 八

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

六 八 六 一 三 三 十 十二 八

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十 八 六 三

亞獻 終獻同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

六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一 十二

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一 三 一 八

罍仲上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

六 十 八 三 六 六 三 八 六

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仲上

十二 十 八 六

徹饌

儀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

六 三 六 八 三 六 一 六 三

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旣仲上芬林尺旣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

十 八 六 六 八 三 六 一 三 六

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

三 十 八 六 三 一 三 六 八

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十二 十 八 六

送神 望瘞同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

三 十 八 六 一 三 六 三 十二

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

十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十

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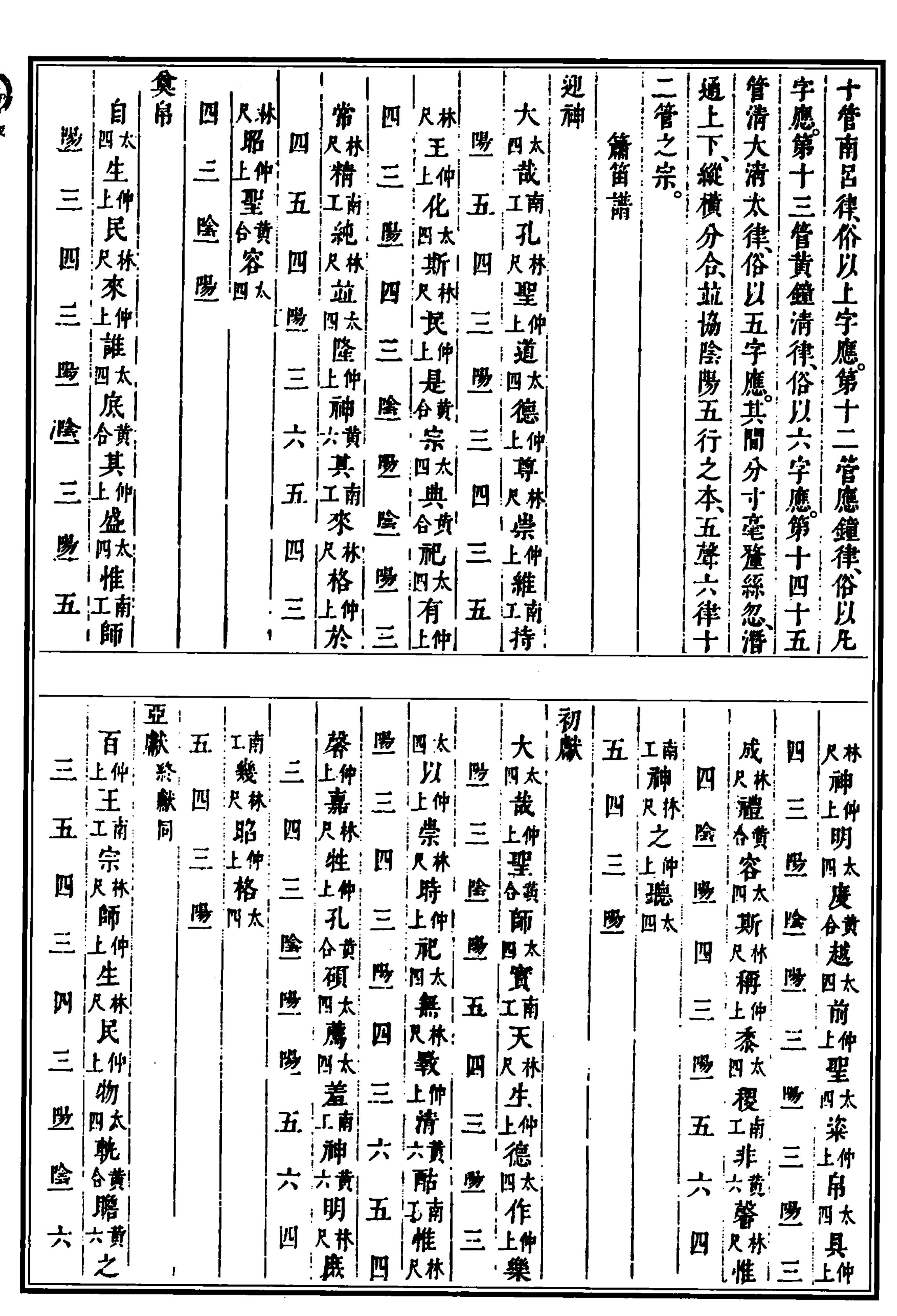
八 六 三 八 六 十二 十 八 六

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十 八 六 三

吹鳳簫法

自右吹起，第一管黃鐘律，俗以合字應。第三管太簇律，俗以四字應。第五管姑洗律，俗以乙字應。第六管仲呂律，俗以上字應。第八管林鐘律，俗以尺字應。第



十管南呂律俗以上字應。第十二管應鐘律俗以凡字應。第十三管黃鐘清律俗以六字應。第十四十五管清大清太律俗以五字應。其間分寸毫釐絲忽潛通上下縱橫分合竝協陰陽五行之本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宗。

簫笛譜

迎神

大 太四 哉 南工 孔 林尺 聖 仲上 道 太四 德 仲上 尊 林尺 崇 仲上 維 南工 持
陽 五 四 三 陽 三 四 三 五
林尺 王 仲上 化 太四 斯 林尺 民 仲上 是 黃合 宗 太四 典 黃合 祀 太四 有 仲上
四 三 陽 四 三 陰 陽 陰 陽 三
常 林尺 精 南工 純 林尺 竝 太四 隆 仲上 神 黃六 其 南工 來 林尺 格 仲上 於
四 五 四 陽 三 六 五 四 三
林尺 昭 仲上 聖 黃合 容 太四
四 三 陰 陽

奠帛

自 太四 生 仲上 民 林尺 來 仲上 誰 太四 底 黃合 其 仲上 盛 太四 惟 南工 師
陽 三 四 三 陽 陰 三 陽 五
林尺 神 仲上 明 太四 度 黃合 越 太四 前 仲上 聖 太四 粢 仲上 帛 太四 具 仲上
四 三 陽 陰 陽 三 陽 三 陽 三
成 林尺 禮 黃合 容 太四 斯 林尺 稱 仲上 黍 太四 稷 南工 非 黃六 馨 林尺 惟
四 陰 陽 四 三 陽 五 六 四
南工 神 林尺 之 仲上 聽 太四
五 四 三 陽

初獻

大 太四 哉 仲上 聖 黃合 師 太四 實 南工 天 林尺 生 仲上 德 太四 作 仲上 樂
陽 三 陰 陽 五 四 三 陽 三
太四 以 仲上 崇 林尺 時 仲上 祀 太四 無 林尺 斁 仲上 清 黃六 酤 南工 惟 林尺
陽 三 四 三 陽 四 三 六 五 四
馨 仲上 嘉 林尺 牲 仲上 孔 黃合 碩 太四 薦 太四 羞 南工 神 黃六 明 林尺 庶
三 四 三 陰 陽 陽 五 六 四
南工 幾 林尺 昭 仲上 格 太四
五 四 三 陽

亞獻 終獻同

百 仲上 王 南工 宗 林尺 師 仲上 生 林尺 民 仲上 物 太四 軌 黃合 瞻 黃六 之
三 五 四 三 四 三 陽 陰 六

(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

五　四　三　四　三　陽　陰　陽　陰　四

罍(仲上)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

三　五　四　陽　三　三　陽　四　三

(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仲上)

六　五　四　三

徹饌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

三　陽　三　四　陽　三　陰　陽　陽

(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

五　四　三　三　四　陽　三　陰　陽　三

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

陽　五　四　三　陽　陰　陽　三　四

(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六　五　四　三

送神　望瘞同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

陽　五　四　三　陰　陽　三　陽　六

(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陽　三　四　五

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

四　三　陽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五　四　三　陽

吹簫笛法

凡簫吹黃鐘、六孔皆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尾上第一孔爲太簇律、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乙字應。凡吹乙字開此孔竝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爲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開此孔竝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爲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開此孔幷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爲南宮、以工字應。凡吹工字、開此孔幷下三孔、餘皆閉。後一孔爲應鐘、以凡字應、若重吹則爲清黃鐘、以六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幷下第一上二孔、餘皆閉。若吹六字、只開此一孔、餘皆閉。凡笛輕吹、六孔皆閉、乃黃鐘律、以合字應。

尾上第一孔太簇律、輕吹以四字應、重吹則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惟吹輕重以別之、餘皆閉。第二孔姑洗律、以乙字應。凡吹乙字、開此孔幷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爲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開此孔幷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爲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開此孔幷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爲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開此孔幷下三孔、餘皆閉。第六孔爲應鐘、以凡字應、若重吹則爲清黃鐘、以六字應、只開此孔、餘皆閉。如吹凡字開此孔、幷尾上第二孔與第三孔、餘皆閉。

笙譜

迎神

大 太四 四八士　哉 仲上 十二　孔 南工 三圭　聖 林尺 四八壴　道 仲上 十二　德 太四 四八士　尊 仲上 十二　崇 林尺 四八壴　維 仲上 十二　持 南工 三圭
王 林尺 四八壴　化 仲上 十二　斯 太四 四八士　民 林尺 四八壴　是 仲上 十二　宗 黃合 古圭　典 太四 四八士　祀 黃合 古圭　有 太四 四八士
常 仲上 十二　精 林尺 四八壴　純 南工 三圭　並 林尺 四八壴　隆 太四 四八士　神 仲上 十二　其 黃六 古壴　來 南工 三圭　格 林尺 四八壴　於 仲上 十二
昭 林尺 四八壴　聖 仲上 十二　容 黃合 古圭　太四 四八士

奠帛

自 太四 四八士　生 仲上 十二　民 林尺 四八壴　來 仲上 十二　誰 太四 四八士　底 黃合 古圭　其 仲上 十二　盛 太四 四八士　惟 南工 三圭　師
林尺 四八壴　神 仲上 十二　明 太四 四八士　度 黃合 古圭　越 太四 四八士　前 仲上 十二　聖 太四 四八士　粢 仲上 十二　帛 太四 四八士　具 仲上 十二
成 林尺 四八壴　禮 黃合 古圭　容 太四 四八士　斯 林尺 四八壴　稱 仲上 十二　黍 太四 四八士　稷 南工 三圭　非 黃六 古壴　馨 林尺 四八壴　惟
南工 三圭　神 林尺 四八壴　之 仲上 十二　聽 太四 四八士

初獻

大 太四 四八士　哉 仲上 十二　聖 黃合 古圭　師 太四 四八士　實 南工 三圭　天 林尺 四八壴　生 仲上 十二　德 太四 四八士　作 仲上 十二　樂
太四 四八士　以 仲上 十二　崇 林尺 四八壴　時 仲上 十二　祀 太四 四八士　無 林尺 四八壴　斁 太四 四八士　清 黃六 古壴　酤 南工 三圭　惟 林尺 四八壴
馨 仲上 十二　嘉 林尺 四八壴　牲 仲上 十二　孔 黃合 古圭　碩 太四 四八士　薦 太四 四八士　羞 南工 三圭　神 黃六 古壴　明 林尺 四八壴　庶

南工三圭 幾 林尺四七壹 昭 仲上二十 格 太四四八士

亞獻（終獻同）

百 仲上二十 王 南工三圭 宗 林尺四八壹 師 仲上二十 生 林尺四八壹 民 仲上二十 物 太四四八二 執 黃合圭古 瞻 黃六壹古 之
南工三圭 洋 林尺四八壹 洋 仲上二十 神 林尺四八壹 其 仲上二十 寧 太四四八士 止 黃合圭古 酌 太四四八上 彼 黃合圭古 金 林尺四八壹
罍 仲上二十 惟 南工三圭 清 林尺四八壹 且 太四四八士 旨 仲上二十 登 仲上二十 獻 太四四八士 惟 林尺四八壹 三 仲上二十 於
黃六壹古 嘻 南工三圭 成 林尺四八壹 禮 仲上二十

徹饌

犧 仲上二十 象 太四四八士 在 仲上二十 前 林尺四八壹 豆 太四四八士 籩 仲上二十 在 黃合圭古 列 太四四八士 以 太四四八士 享
南工三圭 以 林尺四八壹 薦 仲上二十 既 仲上二十 芬 林尺四八壹 既 太四四八士 潔 仲上二十 禮 黃合圭古 成 太四四八士 樂 仲上二十
備 太四四八士 人 南工三圭 和 林尺四八壹 神 仲上二十 悅 太四四八士 祭 黃合圭古 則 太四四八士 受 仲上二十 福 林尺四八壹 率
黃六壹古 遵 南工三圭 無 林尺四八壹 越 仲上二十

送神（望瘞同）

有 太四四八士 嚴 南工三圭 學 林尺四八壹 宮 仲上二十 四 黃合圭古 方 太四四八士 來 仲上二十 崇 太四四八士 恪 黃六壹古 恭
南工三圭 祀 林尺四八壹 事 仲上二十 威 南工三圭 儀 林尺四八壹 雝 仲上二十 雝 太四四八士 歆 仲上二十 茲 林尺四八壹 惟 南工三圭
馨 林尺四八壹 神 仲上二十 馭 太四四八士 還 林尺四八壹 復 仲上二十 明 黃六壹古 禋 南工三圭 斯 林尺四八壹 畢 仲上一十 咸
南工三圭 膺 林尺四八壹 百 仲上二十 福 太四四八士

吹笙法

如吹合字、用右手中指單按第十四管黃鐘律內孔、餘皆開。四字、用右手食指單按第四管太簇律內孔、餘皆開。乙字、亦用右手食指按第三管姑洗內孔、餘皆開。上字、用右手大指按第二管仲呂外孔、餘皆開。尺字、用右手中指按第十五管林鐘外孔、餘皆開。工字、用左手大指按第七管南呂外孔、餘皆開。凡字、用

左手大指按第五管應鐘外孔、餘皆開。六字、用左手食指按第十三管清黃鐘外孔、又用左手中指按第十四黃鐘管內孔、餘皆開。五字、用右手食指按第四太簇管內孔、用左手大指按第八管清太簇外孔、餘皆開。惟五字、六字必用清中相和、八音斯協。

塤譜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三 二 四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

三 二 陽 三 二 陰 陽 陰 陽 二

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

三 四 三 陽 二 五 四 三 二

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三 二 陰 陽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

陽 二 三 二 陽 陰 二 陽 四

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

三 二 陽 陰 陽 二 陽 二 陰 二

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

三 陰 陽 三 二 陽 四 五 三

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四 三 二 陽

初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

陽 二 陰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黃六）酤（南工）惟（林尺）

陽 二 三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

二 三 二 陰 陽 陽 四 五 三

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四 三 二 陽

亞獻 終獻同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 陰 五

(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
四　三　二　三　二　陽　陰　陽　陰　三
罍(仲上)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
二　四　三　陽　二　二　陽　三　二
(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仲上)
五　四　三　二

徹饌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
二　陽　二　三　陽　二　陰　陽　陽
(南工)以(林尺)籩(仲上)旣(仲上)芬(林尺)旣(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
四　三　二　二　三　陽　二　陰　陽　二
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
陽　幽　三　二　陽　陰　陽　二　三
(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五　四　三　二

送神　望瘞同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
陽　四　三　二　陰　陽　二　陽　五
(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陽　二　三　四
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
三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四　三　二　陽

吹塤法

先以左右兩手無名指屈蟠塤底作環抱狀、而兩手大中食五指並閉五竅、平氣俯唇、輕吹則爲黃鐘、以合字應。微仰而吹則爲太簇、以四字應。又俯仰間唇微加氣而吹則爲姑洗、以乙字應。如吹仲呂、則啓左手食指、以上字應、餘皆閉。吹林鐘則啓左手中食二指、以尺字應、餘皆閉。吹南呂、前三竅俱啓、以下字應、餘皆閉。吹應鐘則啓左手大中二指、並右手食指、以凡字應、餘皆閉。吹清黃鐘則五指皆啓、以六字應。吹清太簇、只左手中指閉前下一竅、以五字應、餘皆啓。

篪譜

迎神

大四太 哉工南 孔尺林 聖上仲 道四太 德上仲 尊尺林 崇上仲 維工南 持
鼗 四 三 二 鼗 二 三 二 四
尺林 王上仲 化四太 斯尺林 民上仲 是合黃 宗四太 典合黃 祀四太 有上仲
三 二 鼗 三 二 鼗 鼗 鼗 鼗 二
常尺林 精工南 純尺林 莅四太 隆上仲 神六黃 其工南 來尺林 格上仲 於
三 四 三 鼗 二 五 四 三 二
尺林 昭上仲 聖合黃 容四太
三 二 鼗 鼗

奠帛

自四太 生上仲 民尺林 來上仲 誰四太 底合黃 其上仲 盛四太 惟工南 師
鼗 二 三 二 鼗 鼗 二 鼗 四
尺林 神上仲 明四太 度合黃 越四太 前上仲 聖四太 粢上仲 帛四太 具上仲
三 二 鼗 鼗 鼗 二 鼗 二 鼗 二
成尺林 禮合黃 容四太 斯尺林 稱上仲 黍四太 稷工南 非六黃 馨尺林 惟
三 鼗 鼗 三 二 鼗 四 五 三
工南 神尺林 之上仲 聽四太
四 三 二 鼗

初獻

大四太 哉上仲 聖合黃 師四太 實工南 天尺林 生上仲 德四太 作上仲 樂
鼗 二 鼗 鼗 四 三 二 鼗 二
四太 以上仲 崇尺林 時上仲 祀四太 無尺林 斁上仲 清六黃 酤工南 惟尺林
鼗 二 三 二 三 二 五 四 三
馨上仲 嘉尺林 牲上仲 孔合黃 碩四太 薦四太 羞工南 神六黃 明尺林 庶
二 三 二 鼗 鼗 鼗 四 五 三
工南 幾尺林 昭上仲 格四太
四 三 二 鼗

亞獻 終獻同

百上仲 王工南 宗尺林 師上仲 生尺林 民上仲 物四太 軌合黃 瞻六黃 之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鼗 鼗 五
工南 洋尺林 洋上仲 神尺林 其上仲 寧四太 止合黃 酌四太 彼合黃 金尺林
四 三 二 三 二 鼗 鼗 鼗 鼗 三
罍上仲 惟工南 清尺林 且四太 旨上仲 登上仲 獻四太 惟尺林 三上仲 於
二 四 三 鼗 二 二 鼗 三 二
六黃 嘻工南 成尺林 禮上仲
五 四 三 二

徹饌

儀(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

二　鼉　二　三　鼉　二　黿　鼉　鼉

(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旣(仲上)芬(林尺)旣(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

四　三　二　二　三　鼉　二　黿　鼉　二

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

鼉　四　三　二　鼉　黿　鼉　二　三

(黃六)籩(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五　四　三　二

送神　望瘞同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

鼉　四　三　二　黿　鼉　二　鼉　五

(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鼉　二　三　四

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成

二　二　鼉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南上)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四　三　二　鼉

吹篪法

六孔俱閉、調氣輕吹、爲黃鐘律、以合字應。底一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底上第一孔爲姑洗、以乙字應。凡吹乙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三孔爲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四孔爲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後一孔爲應鐘、以凡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并第一第四孔、餘皆閉。六孔皆開爲清黃鐘、以六字應。六孔皆閉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唯重吹之方合律。

擊鼓法

凡樂之作、必先鼓以動之。起鼓首以兩椎連雙擊鼓者三、而鼓一擊、又兩再作如前。凡三作、但末作鼓兩擊以別之。三次共四擊。第一通擊鼓、但以椎於鼓上先後二擊者三、三次共六擊。第二通又先後三擊者三、三次共九擊。第三通又急五擊者、而末緊加二擊以結之、三次帶末二擊共十七擊。通前共三十六擊、以當一歲之數。三通既畢、又從容三擊、而後翕然樂

作。

拍搏拊法

聽楹鼓一擊、即拍搏拊一聲。初用左手、次用右手、三則兩手齊拍。

擊柷敔法

起樂先以止擡底、復擊左右、共三聲以舉樂。樂闋則先擊其首三、繼逆櫟齟齬、亦三而樂止。

樂舞總圖

先師位

堂上樂

麾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瑟 瑟 瑟 瑟

編鐘 編磬

搏拊 搏拊

楹鼓

堂下樂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塤 塤 篪 篪 排簫 排簫

簫 簫 簫 簫 簫 簫

笛 笛 笛 笛 笛 笛

柷 敔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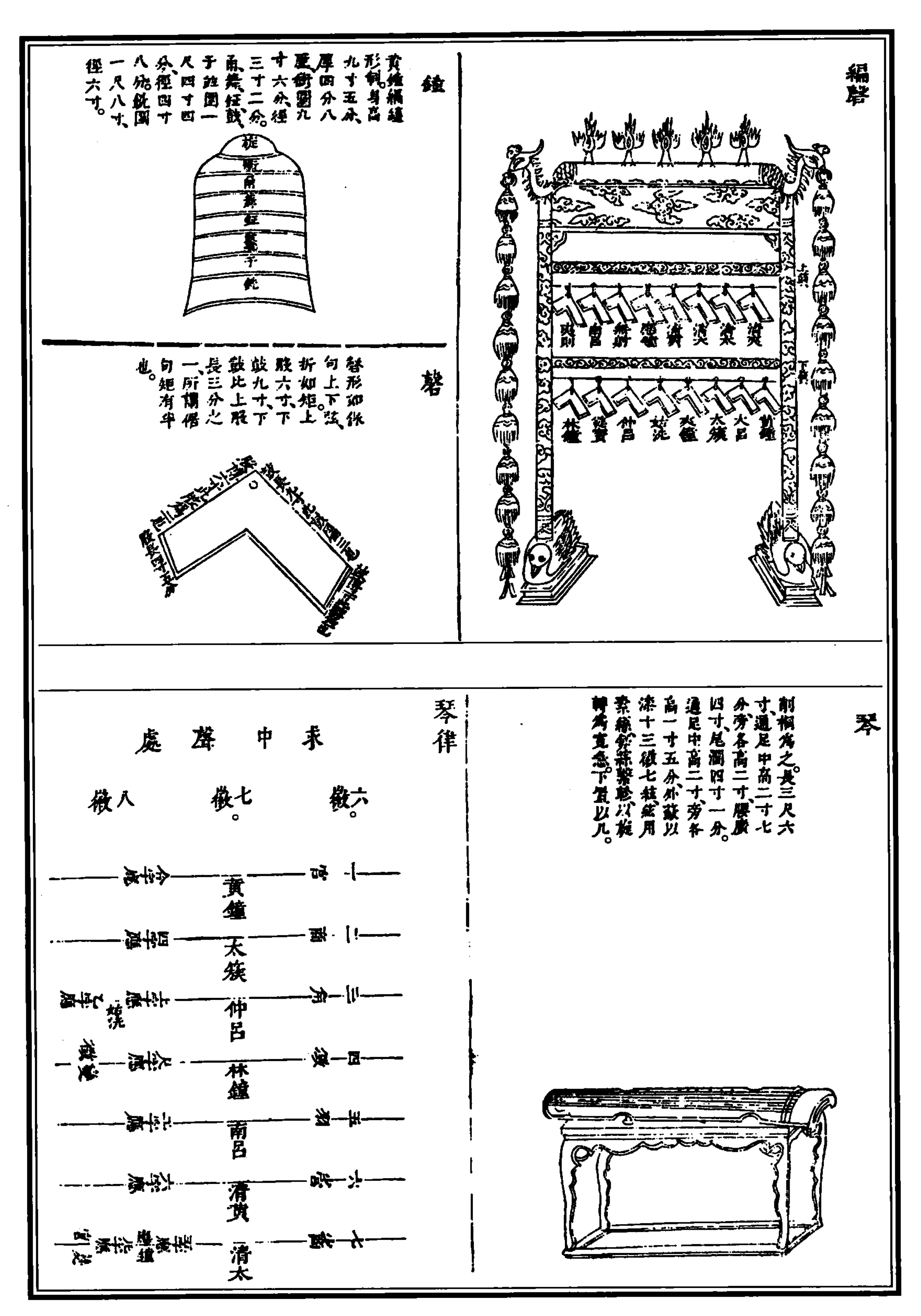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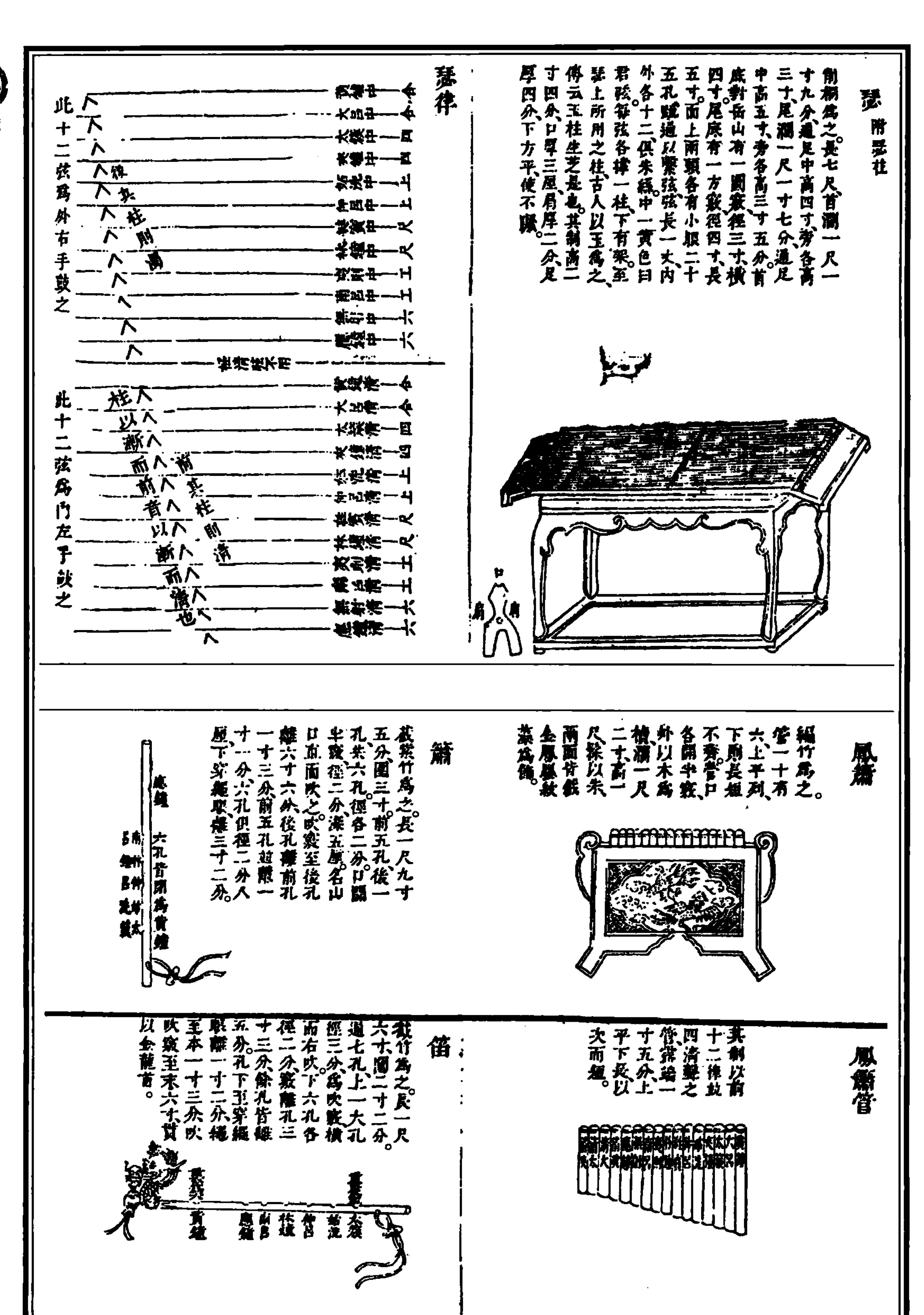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歷考樂舞總圖各本異同、其列工歌琴瑟笛笙與舞人各八者、蓋沿成化之舊固倍。肅皇更定儀制、或止改舞人從六、而樂器尚用八者、又有歌工北面不東西相向者、俱舛誤、今並正之。

編鐘


編磬
鐘
黃鍾編鍾形制。身高九寸五分、厚四分八釐、衡圍九寸六分、徑三寸二分。甬、舞、鉦、鼓、于鉦圍一尺四寸四分、徑四寸八分。銑圍一尺八寸、徑六寸。
磬
磬形卯係句，上下弦折如矩。上股六寸、下股九寸、下鼓比上股長三分之一，所謂倨句一矩有半也。
琴
削桐爲之。長三尺六寸、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各高二寸、腰廣四寸、尾濶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外蘇以漆十三徽七柱、絃用素絲、鈴綵緊聆、以旋轉爲寬急、下置以几。
琴律
表中聲處
六徽。
七徽。
八徽
一宮
二商
三角
四徵
五羽
六宮
七商
黃鐘
太簇
仲呂
林鐘
南呂
清黃
清太



瑟 附瑟柱

削桐爲之。長七尺、首濶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濶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中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首底對岳山有一圓竅、徑三寸、横四寸。尾底有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貫通以繫弦。弦長一丈、内外各十二、俱朱絲。中一黃色曰君弦。每弦各擇一柱、下有架。至瑟上所用之柱、古人以玉爲之、傳云玉柱生芝是也。其制高二寸四分、口厚三厘、肩厚二分、足厚四分、下方平、使不蹶。

瑟律

鳳簫

編竹爲之。管一十有六、上平列、下則長短不齊。管口各開半竅、外以木爲櫝、濶一尺二寸、高一尺、髹以朱、兩面皆飾金鳳縈紋藻爲飾。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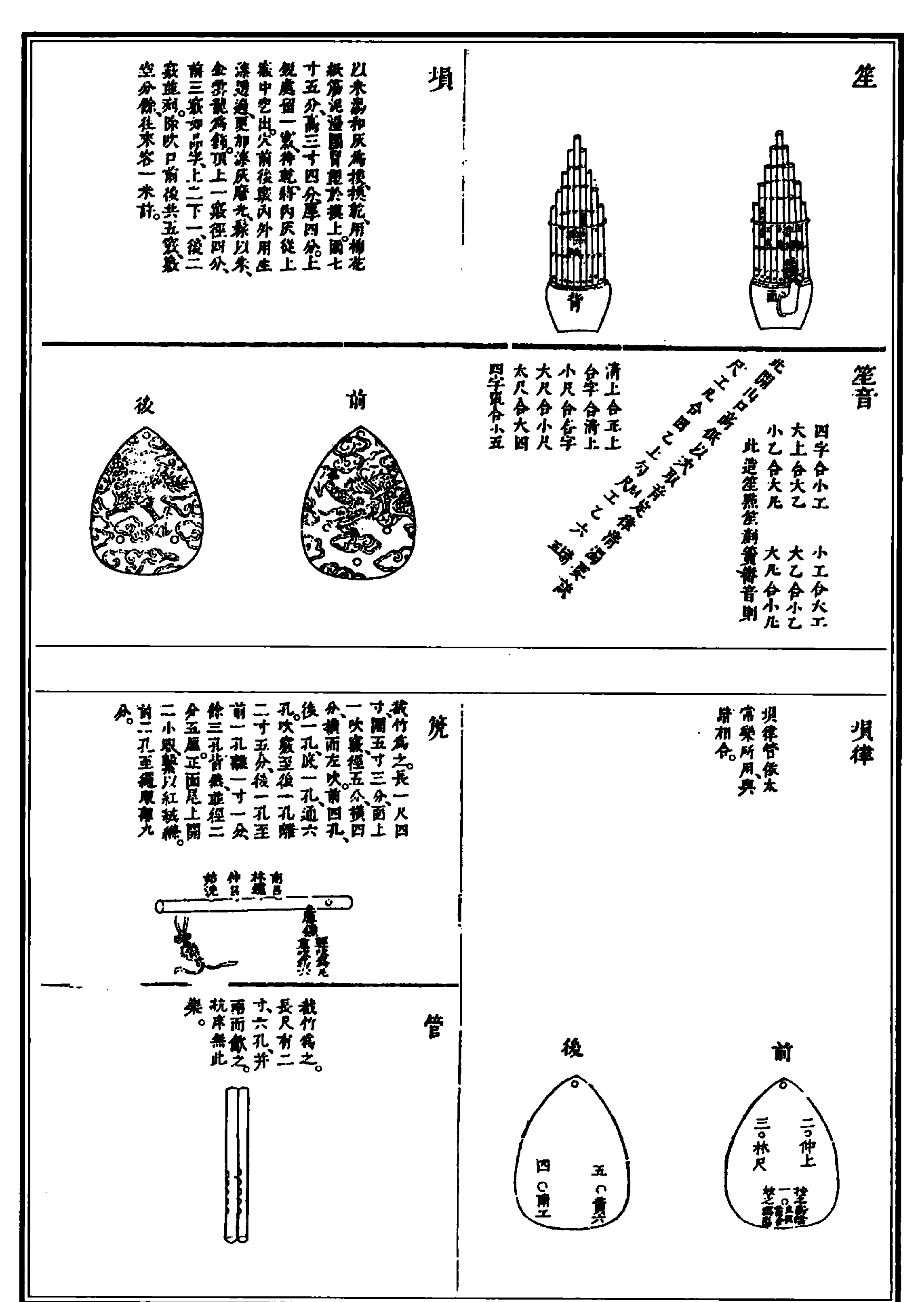
截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共六孔。徑各二分。口闊半竅、徑二分、深五厘、名山口。直面吹之。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離前孔一寸三分、前五孔遞離一寸一分、六孔俱徑二分、人屈、下穿繩、距竅三寸二分。

鳳簫管

其制以前十二律並四清聲之管、俱一寸五分、上平下長、以次而短。

笛

截竹爲之。長一尺六寸、圍二寸二分。通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爲吹竅、横而右吹。下六孔各徑二分、竅離孔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孔下至穿繩眼離一寸二分、繩至本一寸三分、吹竅至末六寸、貫以金龍首。


笙
背
面
塤
以米湯和灰爲模，模乾、用棉花紙篩泥漫圍貿捏於模上。圍七寸五分、高三寸四分，厚四分。上竅底留一竅，待乾、猝內灰從上竅中空出。次前後竅內外用生漆透過、更加漆灰磨光、䰍以朱、金雲龍爲飾。頂上一竅徑四分、前三竅如品字、上二下一、後二竅並列。除吹口前後共五竅、竅空分餘、往來容一米許。
笙音
四字合小工　小工合大工
大上合大乙　大乙合小乙
小乙合大凡　大凡合小凡
此造笙照笙譜簧音則
清上合正上
合字合清上
小尺合合字
大尺合小尺
太尺合大四
四字與合小五
後
前
篪
截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面上一吹竅、徑五分、横四分、横而左吹。前四孔、後一孔、底一孔、通六孔。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一孔至前一孔離一寸一分、餘三孔皆然、並徑二分五厘。正面尾上開二小眼、繫以紅絨繩。前二孔至繩眼離九分。
管
截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歙之。杭庠無此樂。
塤律
塤律管係太常樂所用、與塤相合。
後
四
五
前
三林尺
二仲上

楹鼓

搏拊

制如鼓而小，以韋爲之，實以糠。面徑四寸五分，繪雲彩，身高一尺三寸，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條。司樂者於項兩手拍之，畢則安頓架上。架漆朱。

鼗鼓

面徑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條。以朱漆架架之。柷序無此樂。

柷 附止

柷以梓木爲之，狀爲方桶，上闊二尺四寸，下闊半之，深一尺八寸。中虛有底，外三面繪山，一面畫水。穀徑四寸，設眼以竅向人。止，以梓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

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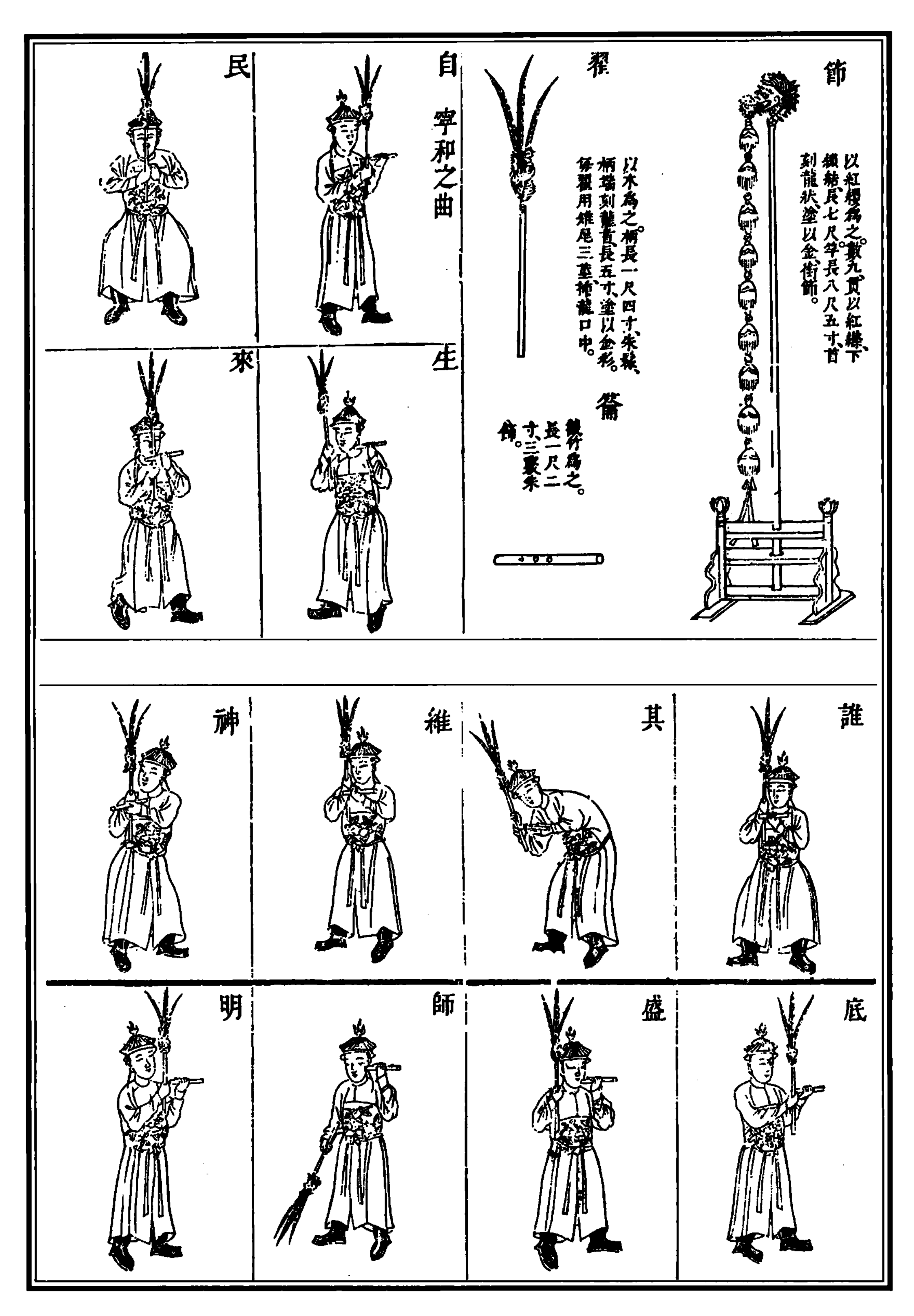
絳帛爲之。正面升龍，背面降龍，皆有彩雲從之。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以金，銜麾下垂。升龍向外，降龍向內。又刻木爲架，朱漆，閑則植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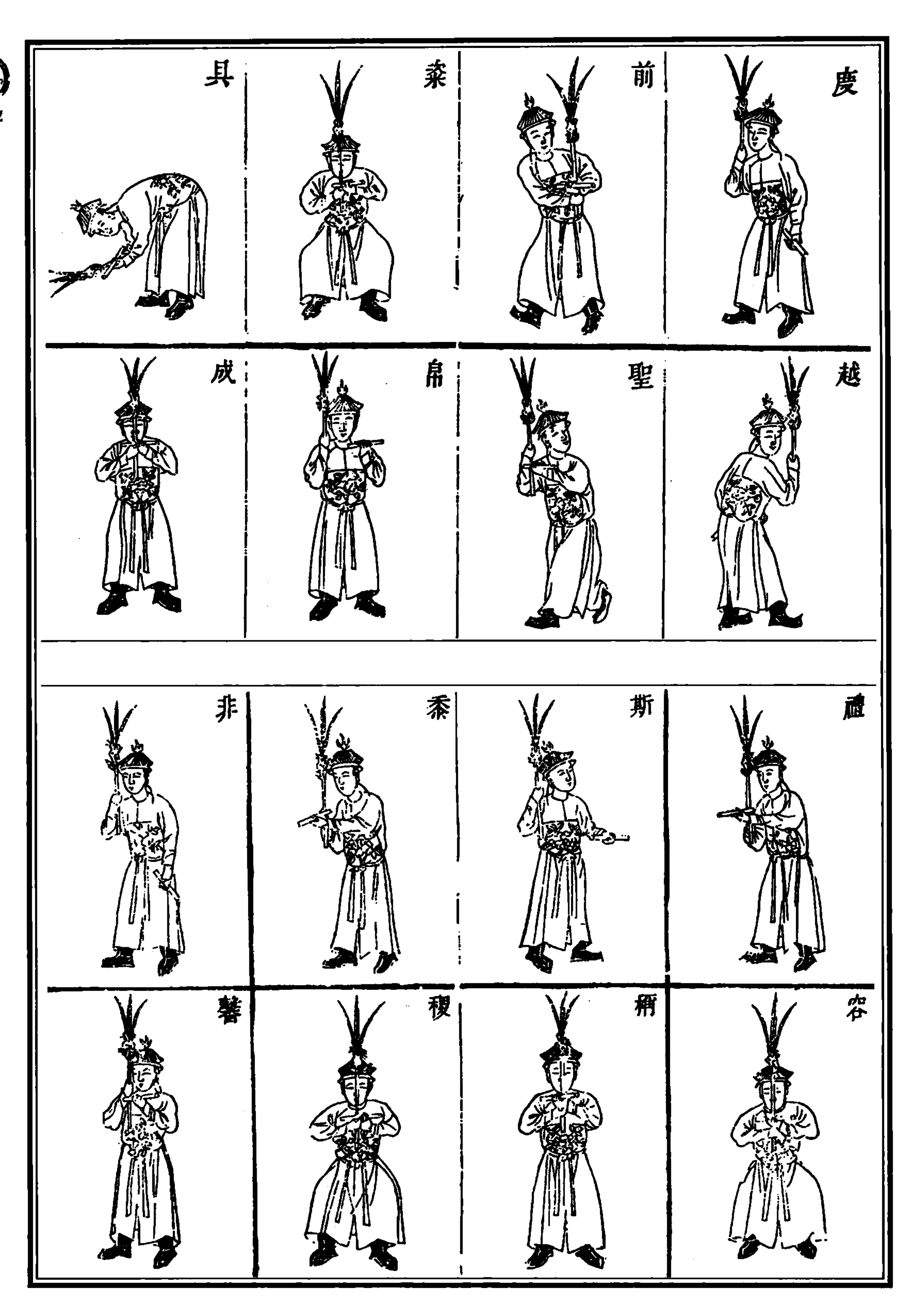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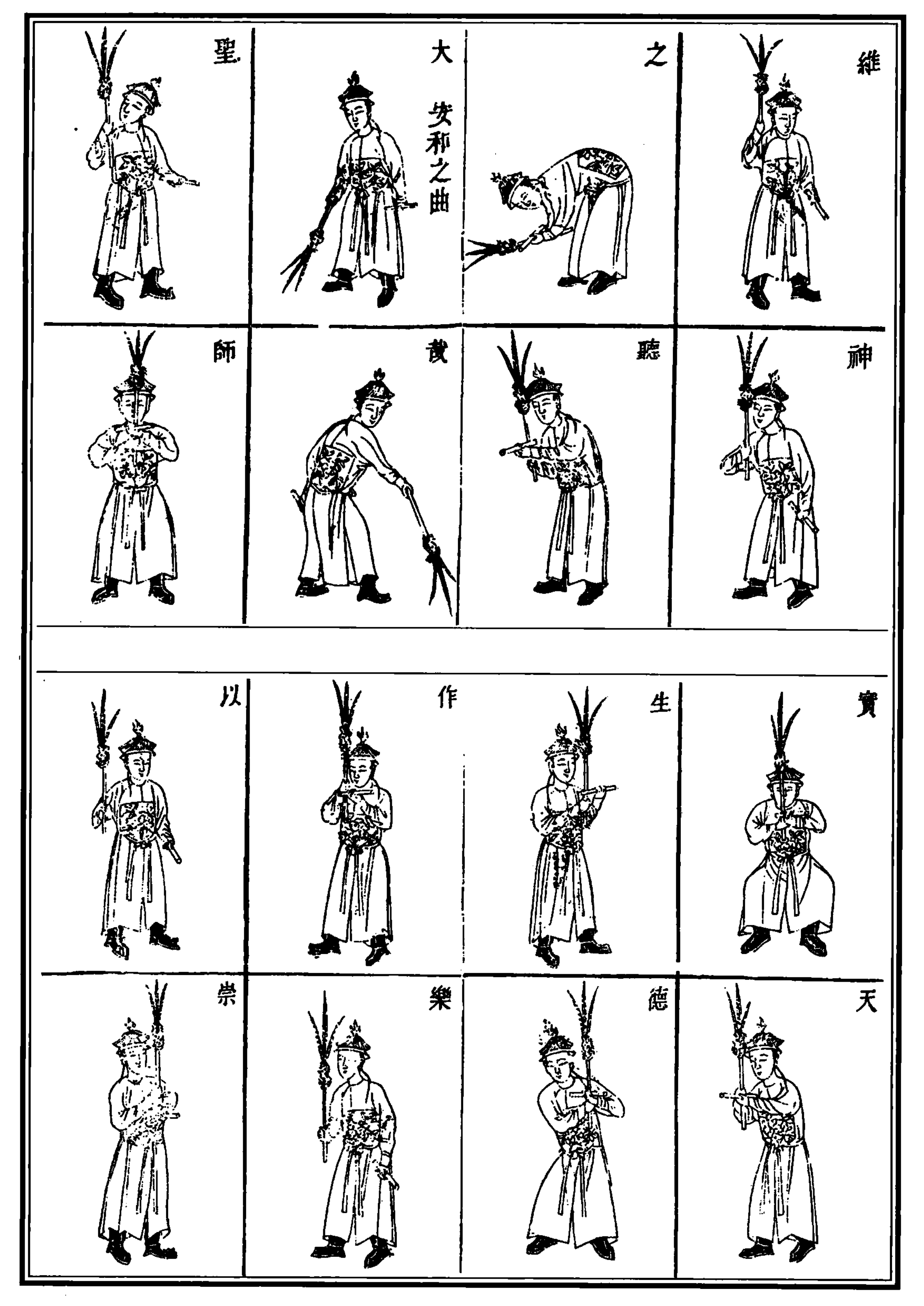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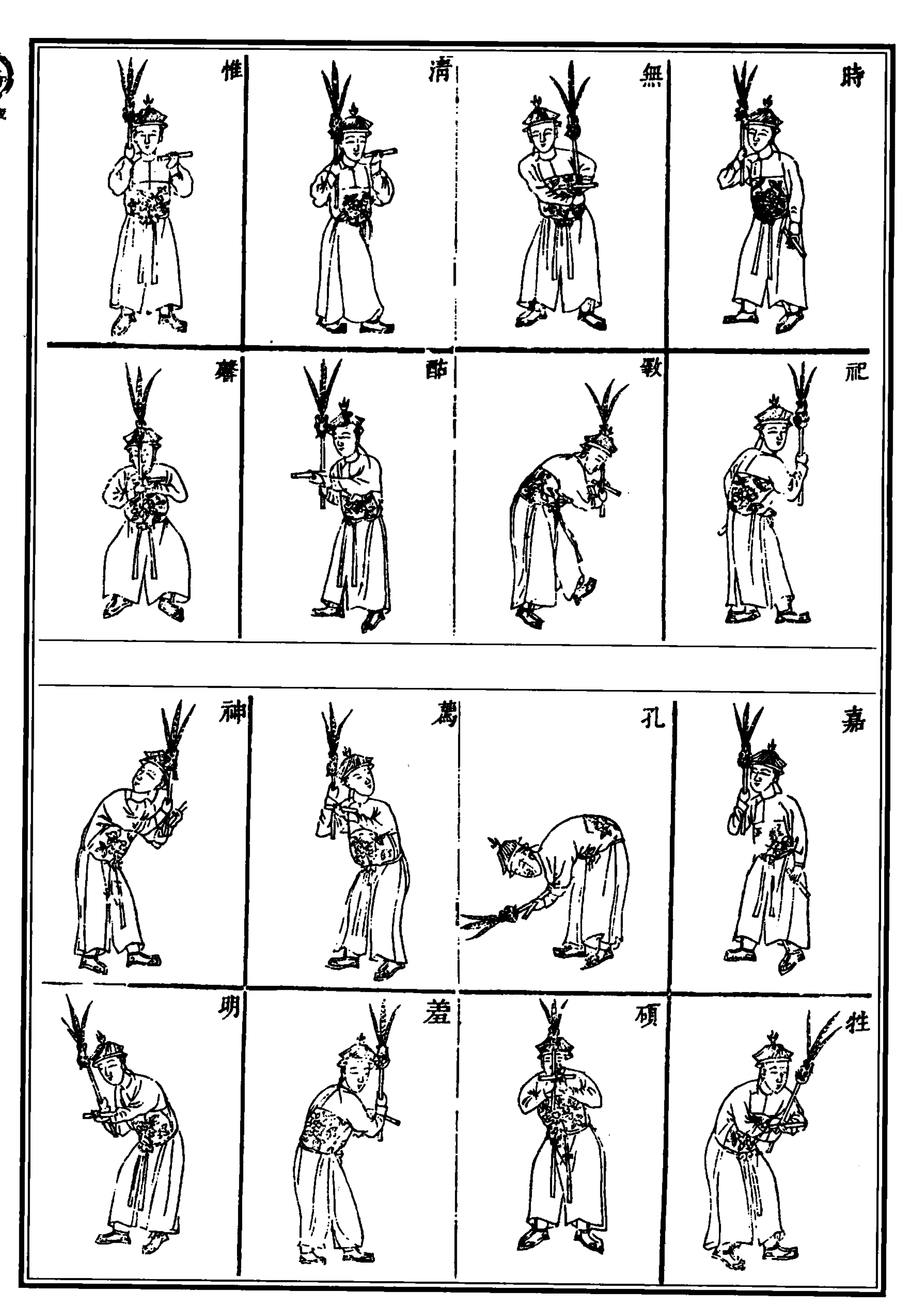
敔 附籈

敔以木爲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尾高一尺一寸。背上齟齬二十有七，刻繪黃色黑文。籈以方座，朱髹。籈截竹爲之，長二尺，分，中破碎。


節
以紅緞爲之。數九貫以紅絲、下纈結長七尺竿長八尺五寸、首刻龍狀、塗以金、銜節。
翟
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刻龍首長五寸、塗以金彩。係翟用雉尾三、莖插龍口中。
籥
截竹爲之。長一尺二寸、三竅朱飾。
寧和之曲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維
師
神
明


度
前
粢
具
越
聖
帛
成
禮
斯
黍
非
容
稱
稷
馨


維
神
之
聽
大
安和之曲
載
聖
師
實
天
生
德
作
樂
以
崇


時
祀
無
斁
清
酤
惟
馨
嘉
牲
孔
碩
薦
羞
神
明

庶　昭　百　宗

景和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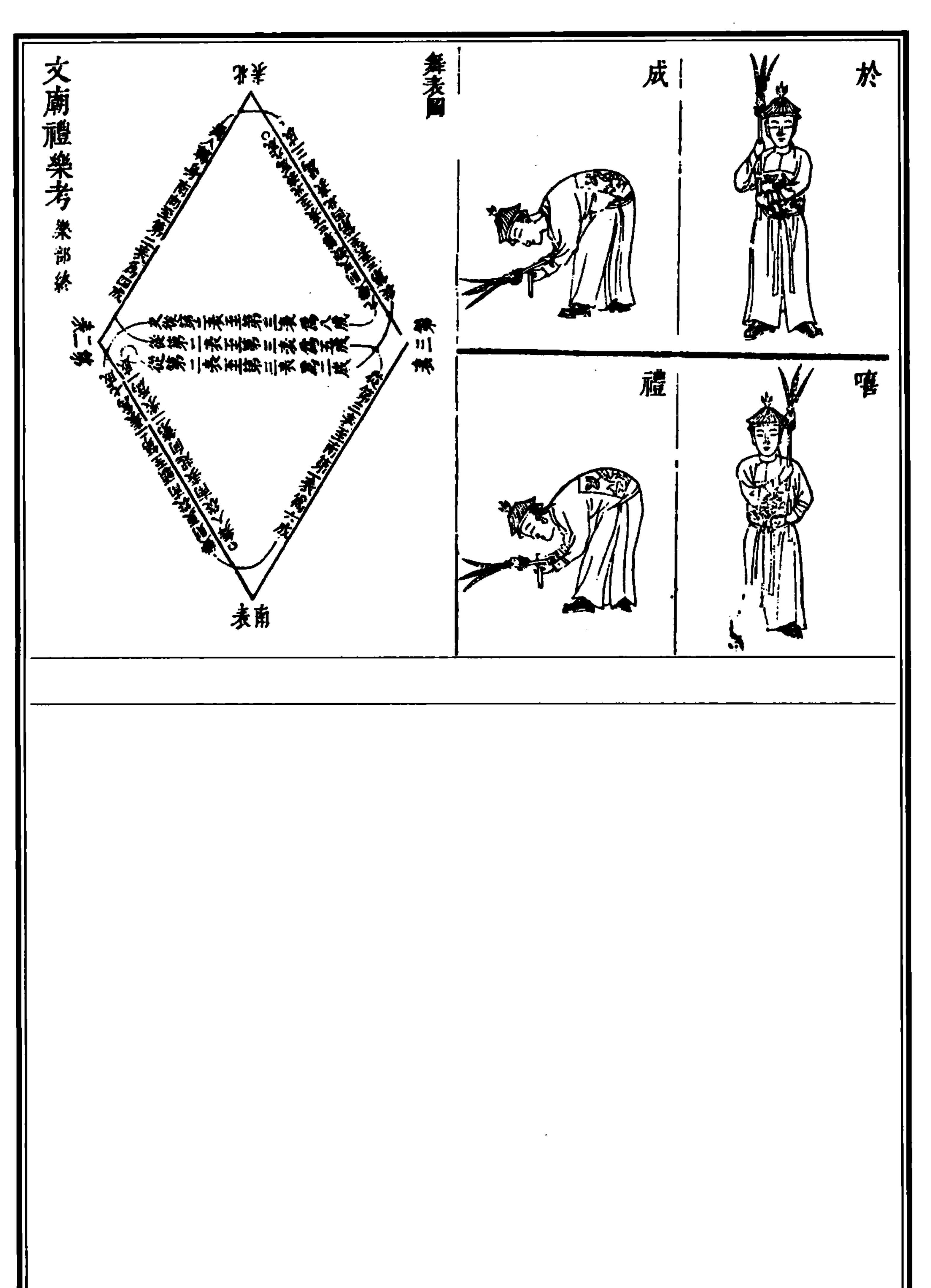
幾　格　王　師

生　物　瞻　洋

民　軌　之　洋

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惟三



文廟禮樂考　樂部終

文廟禮樂考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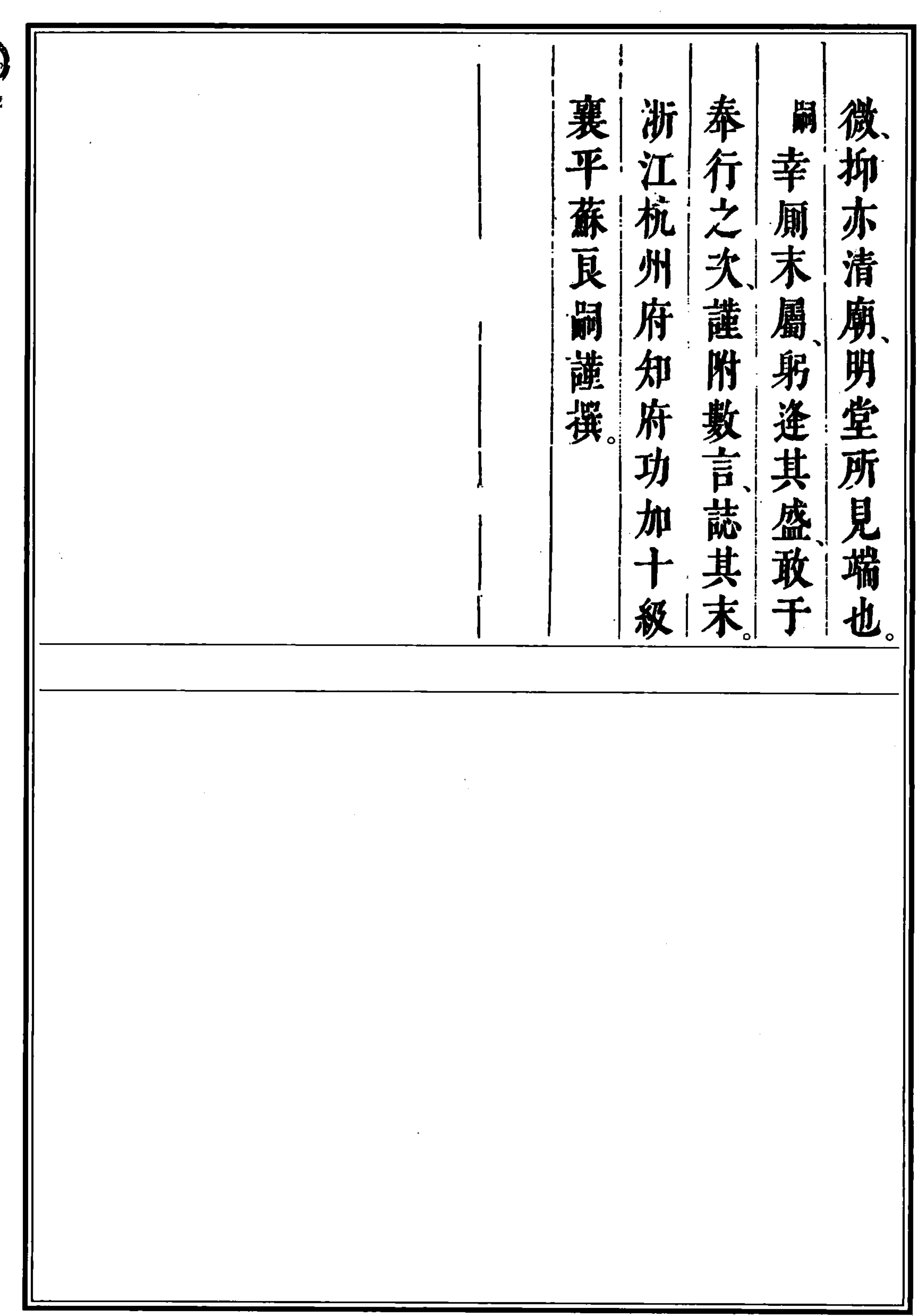
聖人爲禮樂所從出、故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往往等先聖于百王。而況執禮習樂、詔之師氏、又從來學校所有事者乎。曩時學與廟異、故釋奠在學、享祀在廟、截然不同。考之西漢之祀

孔子、祇在會廟。而東漢行釋菜釋奠之禮、則皆在國學。自唐武德初、詔立　孔廟于國學之中、而學與廟合、然且裁釋菜釋奠諸禮而定爲享祀、使春秋二仲所在裸薦、而于是、釐定典制、考據合樂、凛籩豆以飭舞綴、而名物典焉。此文廟禮樂之所爲作也。我

大中丞張公以禮樂範躬、其鎮撫越疆、悉本聲律身度、爲四民法則、所謂以禮視物而物成、以樂視志而志由以行。不數年間、而禮樂之效已有明著。乃于入廟告虔之頃、深慨夫簠簋未修、考擊未協、既

已範樽罍豆籩一禮器、而復
以合樂大事、徒託之灌壇羽
嶠之末、儕于輶褻、乃移文
闕里、請其典樂者至浙刻畫
箾籥、考析律呂、使學士小子
服習有素。始耴
聖門禮樂諸書刪定成帙、將以
式當時而嬗後世、煌煌乎立
成之大綱、明修之極事也。我
國家崇儒尊聖、超于列代。自
世祖章皇帝臨雍釋奠以來、我
皇上累御成均、進 諸王大臣而

而被以聖訓、然且
行幸闕里、表章盛大、而至于禮
樂之精、無不親爲釐定。嘗觀
太常樂器、如塤篪舊制、新經
改造、而中和殿上及黄門鼓
吹諸樂、皆已更定樂章而補
其闕失。近復
特詔近臣、修明樂錄。
公本從詞翰起家、修討論之
選、倘以茲殷薦微文上之宗
官。傳有云、王者將有事于上
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下庠雖



微、抑亦清廟、明堂所見端也。

嗣幸厠末屬、躬逢其盛、敢于

奉行之次、謹附數言、誌其末。

浙江杭州府知府功加十級

襄平蘇良嗣謹撰。

孔子言行類纂

邱進之　王開隊　選輯

《孔子言行類纂》二十九卷，邱進之、王開隊選輯並校點。

自有孔子以來，載有其言其行的書籍不啻汗牛充棟：《論語》可謂記叙孔子言行的專書，《孝經》集中了孔子對孝道的論述；此外，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行誼堪稱全面，《孔子家語》一書也記載了孔子關于儒學及政治的議論、與弟子時人的問答，以及許多軼聞逸事。然而這些書遠未將孔子的資料網羅無遺，許多有關孔子言行的文字同時還散見于各種典籍之中。《易傳》、《儀禮》、《禮記》及《大戴禮》、《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孟子》、緯書、《墨子》、《莊子》、《列子》、《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孔叢子》等書中都有大量文字，或記孔子之言，或述孔子之事，或詰難或引伸發明孔子之説；漢、唐諸家文集中，稱引或評論孔子的文字往往而有；他如水經地志，與各地孔廟或學宫的碑碣，也含有不少這方面的内容。此外，釋、道二家著述，如《抱朴子》、《弘明集》之類，也往往言及孔子或孔學。另一方面，如許林林總總的材料由于散見多書，翻檢既不易，且又雜亂無章，多呈零散的狀態，既非整體，也不系統，正如拆散了的七寶樓臺，不成片段；即使是《論語》、《孝經》、《家語》這幾種專書，雖説内容豐富，畢竟是儒者一家之言，且篇章卷帙多爲語録體或問答體段落的聯綴，似乎很難看出其間有何較然分明的内在聯系。這種資料不集中的狀況，對于人們深入研究孔子、認真探討孔子時代的儒學，都頗有不方便之處。

爲此，本書將散見于唐以前各種典籍的孔子言行資料加以搜採薈萃，重行纂輯，旨在利用歷代史料，以儘可能全方位多層次地展現孔子這位影響中華文化至鉅至深的偉大聖哲。

根據所輯録資料的内容，本書分爲論六經、論修身、論教育、論政治、論君臣、論民族及博物、軼事、傳奇、寓言、輯評等若干門類；各類之中，視其内容多寡，又或立小類。大體上以孔子原語或近乎總論的材料冠于篇首，以下或依成書先後爲序，或據所記言行之先後爲序，或兼顧二者爲序，略作編次。俾一編在手，便得以基本掌握唐代以前典籍有關孔子的所有資料，從而減輕研究工作中的翻檢之勞，同時也能由此領略和品味孔子的人格魅力。

本書所收資料以唐代（包括五代）爲斷。主要採自經、史、子、集各部典籍，凡屬唐以前産生的文獻，以及近年來之出土文獻，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孔子詩論》等，原則上都在輯録範圍。唐以後的典籍中，有關孔子言行的文字同樣所在多有，其中雖不乏富有新意的内容，然亦頗多沿襲前人之説者，故暫不之及。此外，本書旨在爲研究者提供盡可能全面的原始資料，故不重考據，亦不以重複爲嫌。如《莊子》「寓言十九」，其言及孔子的内容固不必視爲信史；緯書之説神秘色彩濃重，甚至荒誕詭異，然亦反映了當時的某些觀念，可以爲今人研究孔子提供一個特殊的參照系，其價值亦不可抹殺。又如諸書所記或同爲一事，然而内容詳略不同，視角亦未必一致，甚至看法針鋒相對，故兼收并録，以求客觀。即使如此，本書疏漏之處，亦仍所難免。

凡例

一、本書旨在搜集有關孔子的一切資料，故不重考據，亦不避複重。

二、本書資料，主要采自經、史、子、集各部典籍。

三、本書所收資料以唐代（包括五代）爲斷。凡屬唐以前産生的文獻，原則上都在輯録範圍；唐以後典籍自不乏有價值之文，然同時亦頗多沿襲前人者，故暫不之及。

四、本書所收資料，分爲論六經、論修身、論教育、論政治、論君臣、論民族及博物、軼事、傳奇、寓言、輯評等若干門類；各類之中，視其内容多寡，又或立小類。大體上以孔子原語或近乎總論的材料冠于篇首，以下或依成書先後爲序，或據所記言行之先後爲序，或兼顧二者爲序，略作編次。

五、屬同一主題的材料，一般以先出者居首，後出者以次列其下，并通低二格，庶不致與其他主題相混。

六、文字所出典籍及章目，明標于每則資料之首，無章目者則標明卷次，一般不出作者姓名；而「輯評」一門多有單篇專文，如碑銘廟記之類，則文首出篇題，文末以小一號字注明作者及所出之書。所録資料如有省略之處，以「（略）」字表示。

七、本書所據典籍的版本，除已經整理出版的標點本外，儘可能采用善本或通行之本。詳參《引用書目》。

八、本書以圈、點爲標點方式。如文獻原本有脱字或衍文，一律按原文照録。在保持原貌的同時，缺字以「□」表示，衍文及訛字用小一號字體、并加「（）」；其後如有所補脱字或正字，則加「〔〕」。遇有異文須出校者，其「校記」置于每卷之末，并採用完全標點式。

九、本書的編纂，曾參考李啓謙、徐志祥所編《孔子資料匯編》，特此鳴謝。

孔子言行類纂目録

孔子言行類纂卷一

六經一

易

論語述而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繫辭上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潛夫論巫列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又繫辭下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又文言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呂氏春秋壹行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說苑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韓詩外傳卷八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

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異族九十七人、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黨、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隘。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淮南子人間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史記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

以義。

又田敬仲完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

又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

漢書藝文志　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

大戴禮記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古微書易緯坤靈圖　丘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居西北、乾用事、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人之化。經曰用九。經曰震下乾上、無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丘括義因象助類、辭曰、天無雲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㪷口有位、雞鳴斗運行復始、莫敢當之。黄星第於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行文、玄武動事、莫之敢距。

又乾鑿度卷上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内也、光明四通、傚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炤(哲)〔晢〕。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

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破、大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

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

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兑、兑、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於無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炁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

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曰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也。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 孔子曰、(昇)〔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即(昇)〔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則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於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無咎。

䷩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於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　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於西山。

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剥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陰傷害爲行、故剥之爲行剥也。當九月之時、陽炁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剥、言不安而已。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剥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剥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爲元

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丘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亶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亨於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於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

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掇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

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録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絶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以爲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於赤紱也。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之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九五鼻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又困於酒食者、困於禄也。赤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鼻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於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丘記諸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又易坤靈圖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

論衡卜筮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

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法言問神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

詩

論語為政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八佾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又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子罕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又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又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孟子公孫丑上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又告子上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大學第三章　詩云、緡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中庸第三十三章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又第十五章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韓詩外傳卷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

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禮記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

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孔子家語論禮　子夏侍坐于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于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克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貢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于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貢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春秋繁露竹林　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孔叢子記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家語賢君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説苑敬慎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戄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

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說苑貴德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

孔子家語好生　邶詩①曰、執轡如組、兩驂如阸。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②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呂氏春秋先己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鹽鐵論執務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漢書楚元王傳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古微書詩緯詩含神霧　昔孔子歌云、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

校記

①邶詩：四庫本《孔子家語》作「儕詩」。

②道：四庫本《家語》作「政」。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

六經二

書

尚書大傳殷傳　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又周傳　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又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此孝子之道備矣。

又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又略說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爲户、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又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日月焉、所受於夫子

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顔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孔叢子論書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

孔叢子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别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

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誡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列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

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

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爲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春秋繁露祭義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

論衡正說　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略）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

禮一

論語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孝經廣要道章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

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一人、而千萬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禮記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又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又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又禮運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

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又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孔子家語問禮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①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罇②抔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鄉、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户牖、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

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爲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没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白虎通嫁娶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

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又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又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又祭義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又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又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又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又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又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國語魯語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

文伯曰、以歠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歠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略)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又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孔叢子嘉言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禮記鄉飲酒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説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

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家語觀鄉射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③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脱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又射義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又射義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禮記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

孔子家語觀鄉射　孔子觀于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酌④、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⑤。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⑥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⑦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風俗通義過譽　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

孝經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禮記檀弓上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又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又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又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

白虎通喪服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周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又檀弓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爲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又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⑧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也。

説苑修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又雜記下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禮記檀弓下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

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又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論語鄉黨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禮記檀弓上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禮記禮器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又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又曾子問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又雜記下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

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又檀弓上　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又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又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又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白虎通喪服　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

禮記檀弓上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説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説驂。説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脱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又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又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又　孔子惡野哭者。

又檀弓下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又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又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又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又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又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又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又雜記下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又檀弓上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白虎通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曰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亦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又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又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又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又祭義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

又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争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又檀弓上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國語魯語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又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韓詩外傳卷一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

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女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孔叢子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列女傳魯季敬姜　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敘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後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略)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内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寢門之内、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闖門而與之言、皆不逾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孔叢子記義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

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又雜訓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抱朴子外篇逸民　顔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論語先進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禮記檀弓上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又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又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又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孔叢子陳士義　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

孔子家語曲禮子公西赤問　孔子之母既葬、將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若覆⑨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⑩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潛夫論浮侈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椁。

論衡佚文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顔氏家訓書證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博物志史補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於鄹曼父之母、乃合葬於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

又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

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又檀弓上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又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

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潛夫論浮侈　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樟、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

抱朴子外篇譏惑　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又檀弓下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又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孟子梁惠王上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白虎通三教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俑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

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論衡薄葬 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

又實知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

又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說苑修文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又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于土焉。

論衡祭意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

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又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又祭義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　齊侯唁公於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於野井、曰、奈

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晏子春秋内篇雜上第五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呂氏春秋安死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

陷君。乃止。

論衡薄葬　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

校記

①坤乾：四庫本《家語》作「乾坤」。

②鐏：四庫本作「鐏」。

③降殺：四庫本作「降隆殺」。

④酌：據《詩·賓之初筵》作「的」，四庫本《家語》亦作「的」。

⑤「求中所以辭爵者」四句，四庫本作「求所中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

⑥射：四庫本作「試射」。

⑦四庫本作「序點又揚觶」。

⑧今：原作「公」，據四庫本改。

⑨若覆：原作「履」。據四庫本《孔子家語》改。

⑩大祥：四庫本無「大」字。

孔子言行類纂卷三

六經三

禮二

論語八佾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又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禮記檀弓上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又檀弓下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又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又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

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又祭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没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争利而忘義。

又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表記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又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又檀弓上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又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又見雜記下

又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又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又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又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後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又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後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後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又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論語鄉黨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禮記郊特牲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論語述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乎。

春秋繁露實性　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

又子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禮記緇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禮記表記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又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又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後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又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又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中庸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孔子家語好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説苑權謀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論語八佾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又述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又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又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又　子之所慎、齊、戰、疾。

又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論衡感虚　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

又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又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

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覆命曰、賓不顧矣。

又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没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又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又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又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又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又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又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又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又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又 食不語，寢不言。

又 席不正、不坐。

又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 寢不尸、居不客。

又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又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又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又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論衡感類 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

又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又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韓詩外傳卷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争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説苑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能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又子罕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又鄉黨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又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又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禮記玉藻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

又雜記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①、亦不飲而飡。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

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又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禮記雜記下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鹽鐵論刑德　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

禮記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又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又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孔子家語論禮　孔子閑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于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

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夫夔達于樂而不達于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又禮器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孔子家語郊問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璽，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

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又玉藻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又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織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祭義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又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禄而賤行。

又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又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又表記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後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後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又檀弓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從昆弟②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又檀弓下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又雜記下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

命焉爾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又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又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論語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衛靈公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荀子宥坐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過絶耶。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説、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吕氏春秋異用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禄乎。

新書容經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顔、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顔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

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褎、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白虎通封禪　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又社稷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又謚　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

又禮樂　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校記

①食：四庫本《孔子家語》作「食客」。

②從昆弟：四庫本作「從父昆弟」。

孔子言行類纂卷四

六經四

樂

孝經廣要道章　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說苑修文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論語八佾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又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又泰伯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又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又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說苑修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漢書禮樂志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隨、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絶。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古微書樂緯樂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嵇康集聲無哀樂論　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

禮記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史記樂書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

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嘆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

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禮記孔子閒居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説苑修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孔叢子記義　孔子晝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子家語辯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

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說苑修文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正中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史記樂書　仲尼（略）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

白虎通禮樂　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

又　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春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又文公二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又宣公二年　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孔子家語正論解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史記晉世家　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

又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又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略)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又成公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又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又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又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又昭公十二年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又昭公十三年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又昭公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又昭公二十年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又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雈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

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又昭公二十八年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又昭公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又定公元年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又定公九年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又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又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又哀公六年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又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略)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又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又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又哀公十二年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又　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又哀公十四年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又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又哀公十五年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

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又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春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耳。

春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　夏五。(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又哀公十三年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韓非子内儲説上七術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史記晉世家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水經注卷五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

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

又趙世家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說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古微書春秋緯春秋握試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又春秋命曆序　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考之交會、不與殷曆相應。

抱朴子外篇喻蔽　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

孔子言行類纂卷五

修身一

天道性命

論語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公冶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史記外戚世家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又三代世表　褚先生曰、（略）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

漢書外戚傳上　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史記天官書　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尚書大傳略説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論語先進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家語致思　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説苑辨物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風俗通義怪神　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

又憲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又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又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又堯曰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孟子告子上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説苑修文　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①。

新書保傅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大戴禮記保傅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

淮南子泰族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蘖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

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說苑敬慎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也。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之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

史記龜策列傳　孔子（略）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新序雜事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

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説苑復恩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孝悌

孝經三才章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又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又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

論語學而　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又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又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

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論語為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又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又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又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又里仁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又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又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又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禮記三年問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又子張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又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禮記祭義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又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又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又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又坊記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又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

言、言乃讙。

又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又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又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又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又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又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孔子家語困誓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

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又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争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争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則宗廟不毁。父有争子、不行無禮。士有争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尚書大傳唐傳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厸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

尚書大傳唐傳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韓詩外傳卷八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僕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僕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于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

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說苑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僕地、有頃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又卷九　孔子出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旁。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游諸侯、以歿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而晚事無成、失之二也。與友厚而中絕之、失之三矣。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

者十有三人。

孔子家語問禮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説苑敬慎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是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醪歟、曾不爾聊。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

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

又卷十　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略)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說苑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又致思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又曾子立孝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

新序雜事一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

五常一

論語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又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又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又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又學而　巧言令色、鮮矣仁。

公冶長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又述而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又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子罕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又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荀子子道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孔子家語三恕 子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②。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又子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又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又憲問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又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又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又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又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禮記表記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後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又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又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又衛靈公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又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又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又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又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又子罕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見衛靈公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又衛靈公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又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又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又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荀子法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家語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又季氏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又泰伯　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又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顏淵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又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

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勿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又學而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知己者。過則勿憚改。

又衛靈公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中論修本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又子路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又述而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又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又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又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尚書大傳略說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嵦然高。嵦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義山者也。

韓詩外傳卷一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孔叢子論書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

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孔子家語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彊、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春秋繁露 山川頌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説苑 雜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中論 夭壽　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又 修本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又 先進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

又 顏淵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

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又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又學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又八佾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又見禮記射義

中庸第十五章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身。

又里仁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又公冶長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又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又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又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又八佾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又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離婁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家語三恕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說苑雜言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貞。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又子罕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又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又子路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又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又衛靈公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又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又陽貨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又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又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又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又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又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又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戸、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又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中庸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漢書地理志下　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

禮記聘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荀子子道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

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

又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又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又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又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又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又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又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又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又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又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又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又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又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又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又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宿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又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

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説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又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又緇衣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又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又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又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又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又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中庸第九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

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又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説苑雜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呂氏春秋觀表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孔叢子陳士義　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

居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風俗通義過譽　魯有郈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侘宅而居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長乃反其璧。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

又貴公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孔叢子公孫龍　公孫龍曰、（略）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略）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孔子家語好生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説苑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

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凌物。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又卷八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又卷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顔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又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

吾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又　孔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說苑雜言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又賢君　顔淵將西游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說苑敬慎　顔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漢書藝文志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

潛夫論愼微　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中論藝紀　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

抱朴子外篇仁明　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略）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

校記

①《論語》作有若語，見《學而篇》。

②仁者若何：原脱。據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二補。

孔子言行類纂卷六

修身二

五常二

論語為政　見義不爲、無勇也。

又里仁　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　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又陽貨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又衛靈公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又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禮記表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又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又祭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争利、以亡其身。

中庸第十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孔叢子記義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又　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論衡幸偶　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論語泰伯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又子罕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鹽鐵論憂邊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

又八佾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又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又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又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鹽鐵論通有　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顔氏家訓治家　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衛靈公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又憲問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又六本　孔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説苑雜言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向之、可謂知時矣。

又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又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又子路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又雍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又顔淵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又陽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禮記表記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又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又祭義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又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

又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又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又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禄、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又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又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又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又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又表記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又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論語雍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又顏淵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又憲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又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又季氏　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衛靈公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又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中庸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孟子離婁上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孔叢子嘉言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說苑權謀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中論覈辯　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

又慎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論語為政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又衛靈公　君子貞而不諒。

又陽貨　鄉愿、德之賊也。

又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又里仁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又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禮記表記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尸子卷下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爲也。

孔子家語致思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潛夫論交際　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中論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又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成才

論語雍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又衛靈公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又顏淵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又子路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又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孔子家語顔回　顔回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①、德之盛也。

説苑辨物　顔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困誓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

説苑雜言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説苑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夫子自道

論語為政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公冶長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雍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又子罕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又陽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又述而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又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嵇康集與山巨源絶交書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又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又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呂氏春秋尊師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又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又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又子罕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又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

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白虎通聖人　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

又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孟子萬章下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又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又子路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憲問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又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又微子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又衛靈公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又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又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中庸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又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又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

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荀子宥坐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又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强學、老無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家語三恕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尚書大傳殷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說苑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孔叢子記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

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論衡龍虚　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濁。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校記

①原注：「禮」宜爲「化」。

孔子言行類纂卷七

教育

勸學

論語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又學而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又述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又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後漢書章帝紀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又泰伯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又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又子罕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又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又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又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又衛靈公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又季氏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又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又陽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又先進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史記魯周公世家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論衡藝增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

列子天瑞篇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

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荀子大略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韓詩外傳卷八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倦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孔子家語困誓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

學、困于道矣。願息于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尸子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

又卷下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又　仲尼曰、面貌不足見也。先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顯天下、聞於四方、其惟學者乎。

又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尚書大傳略説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

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

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萑蒲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孔子家語 致思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又卷六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又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說苑建本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失①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②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③。

說苑建本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謂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大戴禮記勸學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

潛夫論讚學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又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

中論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又修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施教

論語衛靈公　有教無類。

又述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又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新論啓寤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并至。

又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越絶書越絶外傳本事 聖人教授六藝、删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

又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又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又雍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又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又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學而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又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韓詩外傳卷三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

又為政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又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又先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又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又公冶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荀子子道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

維下流水多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慎於言者不華、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韓詩外傳卷三　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下流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

說苑雜言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尸子勸學　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

又　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書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未謂精微者也。

又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

孔子家語好生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説苑貴德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

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内、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圉、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孔叢子雜訓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又何請。

淮南子泰族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漢書地理志下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

論衡率性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摇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閭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説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

説苑建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内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又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漢書杜周傳　孔子曰、教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抱朴子外篇勗學　昔仲由冠雞帶㹠、㹠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没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

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游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略)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於罔極也。

又喻蔽　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

顏氏家訓風操　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略)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

為學

論語憲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又里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又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又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又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述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漢書溝洫志　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

戰國策秦五　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呂氏春秋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淮南子修務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金樓子立言篇下　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也。

論學取友

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又里仁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又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又子罕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又顏淵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又衛靈公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又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又季氏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又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又子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後漢書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命分流、爲否異適矣。

又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家語 六本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説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説苑雜言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説不如己者。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4]、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5]。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6]。

説苑雜言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説苑雜言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嵇康集與山巨源絶交書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中論貴驗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抱朴子外篇交際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楊泉物理論　仲尼四友、顔淵、子貢、子路、子張。

校記

①失：四庫本《孔子家語》作「釋」。

②栝：四庫本作「括」。

③四庫本作「敬而受教」，無上「曰」字。

④也：四庫本《家語》作「苞」，屬下讀。

⑤也：四庫本作「乎」。

⑥「長爲」二句：四庫本作「長爲善士而無犯于禮也」。

孔子言行類纂卷八

政治一

德治

論語為政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又里仁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又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又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史記文帝紀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

又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又衛靈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孝經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又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又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又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又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又離婁上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禮記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新語慎微　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孔子家語王言解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

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1]、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争、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

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悦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悦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稸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宫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利用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悦、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

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悦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大戴禮記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主内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徵、市鄽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徵、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争、上强

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内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

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説。天下之士説、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士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説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又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

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棰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于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内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

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又六本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大戴禮記千乘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遵、遵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内禄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禄、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

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家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壃。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强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賢餘、秀興閲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及君子曰不義。子女專、曰媄。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

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於倉、於時有事、蒸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强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禮治

論語八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又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

漢書律曆志上　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

論衡非韓　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又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又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中庸第十九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又陽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又為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中庸第二十八章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又里仁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又顏淵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季氏　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春秋繁露玉杯　（魯）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以不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漢書楚元王傳　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又子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後漢書梁統列傳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又憲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又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孔子家語正論解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

公。其義一也。

禮記表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又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又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静、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又禮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説、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奥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説、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

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豖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孔子家語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豖腊、脩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燕、即安其

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校記

①按：「征」，當作「徵」。

孔子言行類纂卷九

政治二

禮治二

禮記仲尼燕居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蒙矣。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

使、以爲亂源。

大戴禮記禮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

又誥志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内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此以省怨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丘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惟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禄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曆、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分。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於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里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而恕、在

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而進良、上誘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蟄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蝱虻不食夭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濱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竝優、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敷仁賓也。

史記夏本紀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又殷本紀　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宋書禮志一引魏文帝黃初元年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

說苑復恩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五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

經濟

論語先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國語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韓非子內儲説上七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孔子家語賢君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悦。

又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説苑政理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在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春秋繁露度制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又王道　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

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風俗教化

論語為政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孝經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禮記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孔子家語問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静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令①四時者、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

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②。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③。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中庸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呂氏春秋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淮南子道應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又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孔子家語致思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

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

説苑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矣。

尸子處道　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韓非子外儲説左上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尚書大傳略説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韓詩外傳卷六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善哉、由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故民不擾也。

孔子家語致思　子路治蒲、請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又辯政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

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説苑政理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漢書地理志下　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漢書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潛夫論浮侈　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没禮。

抱朴子外篇嘉遯　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政事

論語學而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為政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又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又雍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説苑修文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説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説、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説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又泰伯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又顔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又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又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又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又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魏書高閭傳　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高)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序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又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又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又憲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又衛靈公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又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叢子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又堯曰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新書等齊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

説苑修文　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禮記檀弓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新序雜事五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又表記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又緇衣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又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又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綍、其出如綸。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於儀。

又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又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又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又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又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後、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又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又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

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又雜記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家語觀鄉射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呂氏春秋具備　宓子（略）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韓詩外傳卷八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

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擧無敗功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擧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淮南子道應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孔子家語辯政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擧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説苑政理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又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説、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水經注泗水　（黄溝）又東逕單父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尚書大傳略説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孔子家語辯政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

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說苑政理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奸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興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

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

孔子家語辯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説苑政理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

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又致思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說苑政理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道之、則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又入官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于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

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强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

服必强、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搯、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攷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寛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寛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悦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悦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

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説、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是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絶、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虚其内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强矣。故非

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春秋繁露仁義法　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

大戴禮記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與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

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頤然、睪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之、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禄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禄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

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妨於政。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國脩政。公曰、善哉。

又虞戴德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惟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黄帝慕脩之。曰、明法於天明、開施教於民、行此、以上明於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

志端色容正、時以敫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徵則服、此惟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惟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袁準正書悦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

校記

①令：四庫本《孔子家語》作「有」。

②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③令聞：四庫本作「令問」。下「令聞」同。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

政治三

治戎

論語子路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漢書刑法志　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又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史記衛康叔世家　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

新序雜事五　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于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税、以惠百姓。

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

又正論解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

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于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大戴禮記用兵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胔、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夭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朝聘外交

論語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又憲問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晏子春秋内篇雜上第五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卷八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

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並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之外。

新序雜事一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略）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又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卷四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

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

吕氏春秋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産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産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産一稱而鄭國免。

又召類　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　工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宫而不止。工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經吾宫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工尹池歸、荆王適興兵欲攻宋。工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韓非子外儲説右下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毁。而後内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逼。虚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

韓詩外傳卷五　孔子曰、夫談説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别以

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説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説、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

又卷八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家語辯物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説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説者之拙也。

刑政

論語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禮記緇衣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漢書刑法志　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嚮非之曰、（略）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又里仁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又顏淵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大學第四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又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又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說苑政理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漢書董仲舒傳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又子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呂氏春秋當務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孝經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禮記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又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又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説、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韓詩外傳卷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人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

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陵遲故也。今世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虐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

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說苑政理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又哀公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韓非子内儲説上七術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一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尚書大傳周傳　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又　子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内外有别、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又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又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又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

又　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孔叢子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又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又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

又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

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又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

止。

又記問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淮南子泰族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辮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

孔子家語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①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②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③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

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弒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又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婬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④。

又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

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5]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

又子路初見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説苑政理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

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用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漢書刑法志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漢書董仲舒傳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潛夫論三式　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校記

①解：四庫本《孔子家語》作「懈」。

②弑：四庫本作「殺」。

③弑：四庫本作「殺」。

④按：此條湖北叢書本原缺，據四庫本卷七補。

⑤疑：四庫本作「告」。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一

人材

知人善任

論語泰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尸子明堂　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

又治天下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又卷下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孔子家語賢君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

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讐之。怨讐竝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說苑尊賢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竝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史記商君列傳　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說苑尊賢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之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竝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新序刺奢　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止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金樓子立言篇下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

莫能弗從也。

論語為政　子曰、君子不器。

又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又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漢書杜周傳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

又公冶長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又泰伯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又子罕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又先進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又子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又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又憲問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又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又衛靈公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又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禮記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

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静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孔子家語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

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徵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竝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

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禄、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静尚寬、底厲廉隅、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别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没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荀子哀公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邑邑、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

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又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

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斬衰菅①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宛②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

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大戴禮記主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

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莫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又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啍。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

韓詩外傳卷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慤又多知、譬之豺狼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3]。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説苑尊賢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鋭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厚重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又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虚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察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四　孔子見客。客去、顔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顔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其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其中、則眉睫亦不能匿之。

孔叢子記問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又記義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五帝德　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于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論語雍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澹臺滅明（略）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說苑佚文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

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漁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

抱朴子外篇清鑒　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略)知人之難、如此其甚。

法言修身　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抱朴子外篇正郭　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

論語子路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叢子記問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說苑尊賢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弟子品評

論語為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又公冶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又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又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孟子離婁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述而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尸子發蒙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又先進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

又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又子罕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又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易繫辭下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中庸第八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　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家語六本　子夏問于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于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于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

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又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彊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

說苑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

又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持身。

論衡定賢　或問於孔子曰、顔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

論語先進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又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顔)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又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又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先進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憲問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　南宫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原註、龍宜爲聾。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悦、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説苑政理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説、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新序雜事二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術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征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又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又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又雍也　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又憲問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

論衡講瑞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劉子心隱　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

論語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又公冶長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又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悅焉。

又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又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又雍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又子罕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又先進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又　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又顔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又先進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禮記禮器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禮記檀弓上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太平御覽卷一三引論衡佚文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亦復如之。

風俗通義佚文二十　雷不作瞀、俗説令人腹内雷聲。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故後人忌焉、以爲常也。

論語公冶長　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又雍也　季康子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又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又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白虎通壽命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又公冶長　孟武伯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又雍也　子華使于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又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又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漢書樊酈勝灌傅靳周傳贊　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

又公冶長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論語公冶長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又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孔叢子嘉言第一　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語先進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又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又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風俗通義愆禮　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而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

又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又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史記貨殖列傳　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鹽鐵論貧富　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又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又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越絶書越絶内傳陳成恒　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顔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又越絶外傳本事　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

吴越春秋夫差内傳　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孟子公孫丑上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乎。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顔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兹一人、應

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虚、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

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户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

說苑立節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又雜言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子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弗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校記

①菅：原作「管」，據四庫本《孔子家語》改。

②宼：四庫本作「寇」。

③哼哼：四庫本作「啍啍」。下同。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二

君德

仁愛

論語雍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又八佾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又泰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又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又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又憲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又衛靈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孝經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萬章上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又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又離婁上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禮記緇衣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又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綍、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

又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又哀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

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春秋穀梁傳桓公三年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孔子家語大婚解　孔子侍坐于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

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

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

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主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先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

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中庸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荀子王制　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尸子處道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

吕氏春秋先己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孔子家語賢君　衞靈公問于孔子曰、有語

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說苑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孔子家語賢君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略)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說苑尊賢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系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君道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

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説苑君道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争，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又貴德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

抱朴子外篇仁明　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

明德

孝經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漢書郊祀志下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論語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又憲問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賈鄒枚路傳　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

又子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又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中庸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又第十八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又第二十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

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尸子君治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荀子仲尼　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漢書董仲舒傳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新論王霸　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

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史記 陳杞世家　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略)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韓詩外傳卷三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孔子家語 五帝德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①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②、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

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黄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静淵之③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静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④。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及、莫不夷説。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⑤事親、寬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大戴禮記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

予聞諸榮伊令、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黄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説、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説、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説、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南至於蟠木、動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黄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説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説、民説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顔色

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孔子家語五帝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

食于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史記五帝本紀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又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又辯政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

說苑權謀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孔子聞之、曰、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又賢君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⑥之。又有士林國⑦

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説苑尊賢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説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史記楚世家　二十七年（略）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云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説苑君道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大戴禮記小辨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

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棊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又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説乎。子曰、説則説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惟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内、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

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悦、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既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説、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既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説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而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而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於生、又用

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惟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臣恐其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民亦如之。上失政大、及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繼以慑、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説苑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又政理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

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禄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又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禄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

新序雜事四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而歸。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漢書楚元王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

風俗通義十反　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略)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

潛夫論慎微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

虛己納諫

孝經諫諍章　子曰、(略)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晏子春秋内篇諫上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

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卷三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虚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虚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

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孔子家語三恕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説苑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淮南子齊俗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

者也。

孔子家語辯政　楚王將游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⑧、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⑨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游之、何也⑩。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子貢聞于孔子⑪、曰、夫子之于子産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産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説苑正諫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禄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

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祖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說苑正諫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校記

①少昊：四庫本《孔子家語》作「少典」。
②四庫本作「幼齊叡莊」。
③静淵之：四庫本作「淵而」。
④衷：原作「哀」，據四庫本改。
⑤漁：四庫本作「魰」。
⑥問：四庫本作「任」。
⑦士林國：四庫本作「士日林國」。
⑧觀：四庫本作「樂」。
⑨我今：四庫本作「今我」。
⑩何也：四庫本作「可也」。
⑪自「子貢聞于孔子」以下，湖北叢書本無，據四庫本《家語》卷三補。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三

臣道

寬仁

孝經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又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論語憲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家語致思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説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愧①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説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說苑善說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又公冶長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叢子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史記鄭世家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

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新序雜事四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略)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又衛靈公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越絕書越絕篇敘外傳記　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

又陽貨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潛夫論愛日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

禮記文王世子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

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又儒行　孔子曰、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韓非子外儲説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顔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孔子家語致思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說苑至公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金樓子戒子篇　高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追者罷、季羔將去、問刖者曰、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曰、曩君治臣以法、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顔、臣又知之、君豈私於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待君子。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

尸子勸學上　孔子曰、自娱於隟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

又卷下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晏子春秋内篇問上第三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又問下第四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又諫下第二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撲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

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又外篇第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擧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呂氏春秋去私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擧不避讎、内擧不避子。

韓詩外傳卷七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産。孔子曰、然。吾聞鮑叔之薦管仲也、子皮之薦子産也、未聞管仲子産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家語賢君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排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又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家語賢君　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

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說苑尊賢　孔子閑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又辯物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忠直

孝經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論語公冶長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八佾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又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又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韓詩外傳卷十　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

史記封禪書　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漢書郊祀志上　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潛夫論卜列　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

又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仲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逼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新序雜事四　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

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法言先知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論衡感類　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

又泰伯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又憲問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潛夫論本政　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又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見泰伯篇

又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又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又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又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又衛靈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又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又先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又顔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禮記表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又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又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又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又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又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又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又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又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又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又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又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叢子嘉言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

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孔子家語辯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説苑正諫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

白虎通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又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又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説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又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又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又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又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後、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又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又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又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趩之。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孔子家語正論解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吕氏春秋不苟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黄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韓非子外儲説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毁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

孔子家語致思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②不悦、往見孔子、曰、

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説苑臣術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人與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孔叢子記義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争、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家語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

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斅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内辭、足以没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内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禀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説苑臣術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

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風俗通義十反　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清慎

論語公冶長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禮記禮器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又　子張問曰、（略）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又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又雍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又憲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又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又為政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禮記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吕氏春秋務大　孔子曰、燕爵争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决、上棟焚、燕爵顔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禄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説苑建本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孔子家語六本　齊高庭問于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3]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干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説苑雜言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干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

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又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說苑雜言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事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又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說苑敬慎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事功

論語里仁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又憲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荀子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

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孔子家語困誓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校記

①愧：四庫本《孔子家語》作「醜」。

②然：原無，據四庫本補。

③直：宜爲「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十一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4
SS号=12315549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1-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1&pid=9E63B5D5D9EE8BDB8B439877E98854355173309678FF1B8D3
DA307CD8ED986EF52DADD64ECFF6E867612A7141FAFCB67F006C0857F44CD935B031A573CFB4AE6A94D2CB058AE516137952A2A1F
2519000048F579AC5B5669FE10A11B&jid=/
PDG=